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敘

余不佞亦嘗誦先生之文矣頃釋褐承乏豐士私竊幸遡前哲徽音獲寄仰止入境久之復耳三文公之蹟爲詳蓋相國文肅公子宣史館文昭公子開皆先生季仲而先生諱鞏字子固則世所推文定公者先生文舊刻縣署存者陶陰亥豕闕者首尾決衡余悵然欲一新諸梨而簿書倥偬居鮮暇日會邑庠士曾敏才敏道國彦敏行國祚等詣余請曰祖南豐先生倡道宋元祐間爲時儒宗所著元豐類稿若干卷學士大夫交傳頌之茲欲仰承雅意摹刻佳本藏之祖廟以志不朽乞賜一言之辱弁之首簡幸甚余維夙昔嚮往之勤孜孜誦法其又以不文辭蓋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經之羽翼人治之元龜自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盛者也天其矢口成謨摛詞樹幟彼曷嘗雕鎪鍛鍊字櫛句比規規然矜一隅工累黍哉辟之三垣九野嚮夕而光章萬鋆羣川歸虛而沛艾至錯經緯而渙淪瀰天地不爲文而不能使之不文亦其勢然也先生崑體浸淫之後洛學未興之前識抱靈珠神超象帝致知誠意之說率先啓鑰功艮偉矣嘗試取先生書詳讀之張皇幽渺則天地萬彙靡遁其情商訂運代則囊疇風俗曲盡其變條國家盈縮蓄眚隨計蠹耗圖回之安在規官守刑名法度壹令錢穀獄訟之兼籌旁至篇什賦咏罔不温潤舂容可紘可誦蓋先生於義理繭絲牛毛於學貫道與器故文成卓絕若此玫神宗時屬新官制除目塡委先生下馬口占勑詞日除數十人各極命官法意神宗簡注特隆有史學見稱士類之許踐更中外所至有聲郎父兄鼎貴中朝故人舒國秉均軸先生進止泊如也則先生自任寔貞且重獨以文章致大名耶故觀先生者於道不於文政以文論亦自歸然諸名家中何者昌黎貽論於格致柳州謬稱於罷侯舒國新經字說之見疵眉山縱横習氣之未遣唯是六一紆餘典重先生並之至爲人後議一出六一且有當時未見此論之嘆蓋追憶濮議云然則先生在諸公間有過之無弗及也儻所謂六經羽翼人治元龜直接孟氏之傳豈虛也哉宅時文昭公裔思孔氏爲余言厥先祖世藏先生隆平集數十卷別無副本未敢輕示人豐人士郎不知先生復有是書雅欲手寫全編傳之好事以困公車未能也則並梓以垂示來者非茲邑一快書與諸生祖諱惪先生再世孫死金將之難於越遺子宗事聞以恩澤補將仕郎終南安軍守由撫轉徙桑梓之查溪世建廟貌瞰溪流數武余道盱舟次往往爲之低回而謁其祠焉思孔氏業古辭賦已卓登作者之壇而諸庠士英奕濟濟咸質有其文可謂能世其家者余故樂爲之序弁致隆平集遺之

明萬曆丁酉歲季夏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知南豐縣事桐汭甯瑞鯉撰

重刻南豐先生文集敘

文以載道道管於性性定於一六經以一爲宗聖人以一爲極先師之一貫宗聖之一唯立言經世萬古不磨下此諸子百家樊言不一鑿性畔道不可以訓則文實未易言也吾豐據西江上游人文代有特競詞章而性學不明𢽾也久矣南豐曾先生諱鞏者其文章根自性學遠追泗祖宗聖一貫忠恕大學格致心法以六經繕性抱真守一蓋接乎參而達乎孔者也其有關道統豈淺鮮哉當時讀其文者或世數相懸或壤地相隔皆獵其詞而未馨其行誇其文而未得其性是採花而忘實者也予生先生數百年之後尤幸得近先生之居其性學淵源忠孝廉節滿著鄉評超於文章之表者得稔知而縷數先生蚤負英敏日計數千言而博學詳說反約之乎一心善養祖姑本於純孝以經術課子弟使知其一以定其性會其道以故諸弟以文學顯冢孫以忠義名歷任六州所在料理弭盜戢奸惠政四溢民風鼓鬯兩遷史館編次實錄斷自獨心不以貴倨遷就柰忠直忤時撓於新法相業未就遂解組歸田結與魯書院與歐蘇諸君子發明一貫定性之旨所著元豐類稿隆平金石羣史諸書總皆發自性靈真得孔門心法克紹宗聖家學者乎迄今子姓蔓延撫建各設廟祀而查溪後裔彬彬人文稱盛始信道脈所流也先時元豐類稿九世孫居查溪諱文受文忠者已經校刻第原本存縣久多殘缺予方捫心感慨倏裔孫才行道思儀彥等謀修先業來屬予言予雖不敏嘗怪世之毀道滅性專以定性主一之訓私心向慕而踵芳之志未諉也輒起而言曰爾諸士此舉甚盛心也然克振箕裘者不在浮慕其迹要在遠契其心誠以道爲型軌心爲嚴師則定性中自是法祖也宗聖之一先生衍之先生之一後胤當宗之則茲集爲傳心令典可也不爾無以暢明性道何以光昭祖德哉不佞爲先生後學愧未能盡性至道漫以一自持朝夕乾乾亦以此屬爾後士云

大明萬曆丁酉歲季夏月上浣之吉

賜進士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
欽差撫苗兩奉
勑提督學政知直隸太平府事戶禮二科左右給
事中使朝鮮國
賜一品服侍
經筵官題准纂修
世宗實錄翰林院庶吉士乾乾道人南豐里東後
學見竹王璽撰

序刻南豐先生文集

南豐先生之自敘文云爾其言以一道德同風俗爲盛由當理故無二由不當理故二後之評贊者亡慮十百其不知者風影形似知之者卮言無當蔓衍而反蓋厥指讀者輒病敘南豐曾氏者孰與其自敘文甚確也故今揭而論敘夫曾氏之文蓋庶幾乎孔門之文章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中也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喜怒哀樂之成章也達達其由中出也辭達而道達也故通之天地萬物無二也曾氏當理故無一以此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自七十子喪而微言絕其可得而聞者卑弱者溺近詖邪者荒遠百家舛錯如亡羊迷珠即可得而聞者猶然況不可得而聞者乎漢興庶幾乎道者得一董仲舒論政則明教化而重禮樂論學則崇道誼而詘功利而其指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天即天命之中道惟達故不變也當理無二非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請絕勿進非一德同俗歟是孔門文章之支流也由漢而宋數百年而後得南豐曾氏反約以闡其指詳整以明其法敘戰國策言道以立本法以盡變敘聽琴詳五禮六樂其用至於養才德合天地而後已筠州學記則詳次大學誠正修身而本之致知新序之作又深明學有統道有歸而斥衆說大較以一德同俗當理無二爲旨趣蓋二子者之文章可謂至正矣夫董仲舒之明一統學

海者也仲尼日月也水則海也南豐子亦水之江漢乎海之支委也星之斗乎是借日之光也是故偏全者智識醇駁者造詣其辭指一也未見大原之嘆非文王孔子之文之評則所謂道德禮樂教化者皆非歟噫諒哉難矣廉非敢以鄉曲後生與知公文事而深有慨於知之者難也

隆慶五年辛未秋八月之吉南豐後學邵廉謹題

南豐先生文集序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時　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敝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宋元豐八年三月朔日三槐王震序

元豐類藁序

昔濂溪周子曰文以載道也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聖賢者深於道者也六經之文所以載道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文焉第以文辭為能而不深於道雖奔放如遷固高古如柳韓沈着縱肆如歐蘇亦不免周子藝焉之譏尚得謂之文哉若南豐曾先生之文其庶幾於道者歟先生諱鞏字子固魯國復聖公之裔遠祖徙吾江右之南豐邑先生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二即能文日草數千言多驚人語甫冠遊太學歐陽幷齋一見其文即大奇之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外郡居多最後始擢中書舍人不踰年丁內艱以卒所至文章政事卓卓為人所傳誦欣慕惜時不能大用而徒昌其文先生之文雖未始六經之襲而未嘗不與六經合也善乎宋潛溪評先生之文謂如姬孔之徒復出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此可謂知先生之深者彼三軍朝氣猛獸江湖煙雲譬者尚得謂之知先生哉先生所著文有元豐類藁五十卷已板行於世屬者南靖楊石參來令南豐乃先生故邑因求全集正其訛漏將鋟梓以廣其傳乃介教諭句容王鐸求予文以引其端於戲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昔歐陽公作五代史陳師錫序之而半山誚焉以一夔而序先生之文其蹈師錫之誚必矣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雖然師錫之序五代史固不能免半山之誚師錫之名亦藉是以有

聞於今日先生文在天地間如景星如慶雲如麒
麟芝草而天下之人爭覩之者唯恐或後一夔之
名誠得藉之以有聞於後世亦何幸歟爲是不拒
其請而僭序之首簡
成化六年庚寅歲冬十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
經筵官兼脩
國史後學豫章王一夔序

南豐先生年譜序
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
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
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
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
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况於公之
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
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嘆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
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于篇

年譜序

南豐先生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已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寔不然葢熙寧初詔開寔錄院論次英宗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寔錄矣爲寔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於江漢之閒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況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又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其非是者焉

續元豐類藁序說

廬陵歐陽氏曰曾子固之學其大者固已魁壘而其小者亦足以中尺度也

臨川王氏曰曾子文章世希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眉山蘇氏曰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

朱子曰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迺爲非茍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爲何如者竊有感焉

又曰南豐先生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秘閣諸序好宜黄均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苑貫之奏議集序說得仁宗好

程氏曰朱子大學或問等文字皆用南豐體

史氏曰曾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爲歐陽脩重

臨川吳氏曰南豐先生之學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真詳切實體用兼該間有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

邵菴虞氏曰南豐先生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君子尤特以爲其一事云

潛溪宋氏曰南豐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

西涯李氏曰文定公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無有弗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無有弗備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

元豐類藁序說

少師文定公南豐先生遺像

贊

昔箴古字點父子有功仲尼世德中蝕至公重輝絕學之後踐履精思圭盟斯文上追唐虞噫實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與 益國公周必大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門生彭城陳師道

始而挺立朝廷遠跡權貴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中而閒關補外六秉州麾泰然無三慍之意晚而言事不合小人乘閒晏然有不爲之動之勇終身大節表裏無瑕此南豐之所以爲南豐也

後學閩川林駉

宋史傳曰曾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

即文公之書翰可以知其盡情而謹禮趙侯履常之說得之觀曾君之致力於艱阨可以知其爲人傳侯仲珍之說得之文公之盛德固學者所當法曾君之尚義其亦豈易及耶 西山真德秀

吾鄉文物之盛無踰曾氏一門南豐兄弟之後有艇齋景建焉艇齋之聞孫廣賢袖示先世遺墨讀竟爲之暢然噫樂其所樂憂其所憂安得復見斯人也哉 後學吳澄

曾氏出於鄫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文定文肅文昭遂以文章名天下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司農從孫季貍又能大肆于文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故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傳之盛使讀之者知其無忝前人云

後學宋濂

讀南豐先生遺稿

家傳文獻六經香櫝有驪珠日月光喬木陰陰人已遠秖應故笏是甘棠 豫章李大異

西風吹老鬢根霜幾度青山送夕陽回首淵明今已矣黃花猶帶晉時香 王霄滕斌

片言流落總吾師遺稿諄諄妙救時但恨故家三四紙起人無限後來思 旴眙周端禮

南豐兄弟之文自成一家嘗得玩誦其翰墨及湘潭帖今始見之道夫力學當世其家亦勉之而已

吳郡衛涇

一門翰墨森圭璧諸老題評粲錦花珍重雲仍好收拾夜虹貫月定君家 里人聶子述

南豐而後艇齋君忠義辭章萃一門手澤流芳凌刼火欽承猶得到來孫 前宮講陳隨隱

讀曾南豐詩

廣昌何喬新

韓公歿已久詩道日陵夷豈識渾雅作徒逞妖媚
詞有如苔砌蛩竟夕鳴聲悲又如倡家婦粉黛餙
陋姿寥寥數百載夫子起紹之一掃西崑陋力追
騷雅遺峻如登華岳石磴何嶔崎壯如雷電驚白
晝騰龍螭清如方塘水風靜綠漪漪澹如空桑瑟
枯桐絙朱絲雄拔追李杜奇澁薄宗師金陵與六
一嗟賞無異辭羣兒厭黍稷相與甘糠糜黃口恣
凌詬顧謂不能詩豈知韓公後何人能庶幾想當
揮翰時元氣盎淋漓渾涵實天造顧豈推敲爲我
願寫萬本卑卑喻羣兒千周燦彬彬大音初可窺
欲造風雅域斯文乃階梯勗哉追古作峻途極攀
躋毋爲拾紅紫點綴鬬妍媸

又過嘉禾懷南豐先生

嘉禾驛下暫維舟追感先賢淚欲流學術自應超
董賈文章元不讓韓歐讀書岩圮蒼苔滿洗硯池
荒暮雨愁故里只今多俊彥不知誰解繼前修

宋史悳公忠義傳

公諱悳字仲常南豐先生文定孫知棣州諱綰公
之子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
丞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
八爲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
匿不察覺者皆死公獨不往爲隣人糾察逮捕見
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於汝汝乃叛盟欺
天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
能貪生事爾狗奴耶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
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
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悳弟
朝散郎恳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裝大棺斂其骨葬
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忞子宓兄悊
子宮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宓甫四歲與乳母張氏
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扉見宓亦蘇間吮其乳郡
卒陳海匿宓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

譜敘附錄

朝請郎試御史中丞兼侍講清江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金魚袋謝諤題曾之先姒姓夏禹五世
孫少康封次子曲列于鄫因其封國而命之氏自
是子孫遂以爲姓焉歷魯僖公十九年諸侯會于
曹南鄫君不及與會宋襄公使之邾邾人執鄫君
而用之至魯襄公五年鄫世子巫復修先君之業
明年秋莒人滅鄫世子巫奔魯襄公官失其守更
仕於魯立爲桑梓巫因嘆曰國既亡矣邑亦宜避
遂去邑爲曾其後有參傳道孔門至西漢末有據
者徙江南子孫散處諸州而簪組之士歷世不乏
然終未盡盛也至
皇朝乃多顯達名者四族南豐泉贛吉也而南豐
之譜可見如此登桂籍者二十九度其幟有加無
已也予嘗與南安刺史宓同官于館其子邁錄譜
見寄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青氈故無恙不可
不勉以培其基乎於是述其本源之遠舉其家世
之盛而題其端云
大宋淳熙戊申秋九月廿又四日清江謝諤書于
士院之摛文堂

重修曾南豐先生祠堂記

文所以闡名理攄性靈者也惟壹以六經孔孟爲宗後世之學角逐聲利剽竊奇詭索之神理蕩然無存奚以明道而翼聖統也南豐先生諱鞏字子固世所稱文定公者系出郕國郕國獨宗尼聖格致誠正忠恕一貫無他術焉先生起宋隆盛時克纘箕裘振五代文風之敝與歐陽文忠公相倡和其言曰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學厥有宗旨矣以故心源意緒獨契六經摛文掞藻一軌於正令當世學者咸知尊經前以續孟學於不傳後以開程學於未顯洵如吳臨川所稱合乎程接乎孟而達乎孔者也歷六州而茂著鴻勛登史館而纂修實錄雖其直道忤時大業未就而起敝維風羽翼經學如日中天其功夏偉哉予居同先生之郡竊慕六經之學惟繕性明德爲兢兢庶幾無愧孔孟心法者先生裔敏道子就業明德堂請先生祠堂記於予夫先生道脉在心不在迹而後人率祖非祠無以展孝思也先時查溪祠始於宋乾道八年忠孫邁卜基址而創之淳祐中九世孫文忠就規制而廓之歲久圮塌故址具存

明嘉靖戊申裔孫淳勝等慨祖祠之傾頹協心修葺重搆前堂然門屋猶卑隘也萬曆戊寅諸裔孫增修門廈結砌階塗歷秋冬告成煥然一新軍峯聳其前珠山峙其後禾石翼其左魚洲塞其右堂寢之弘麗昭穆之森嚴千萬禩烝嘗于斯聚族于斯先生在天之靈愈久不磨蓋祀于鄉有司者所以崇文重道也祀於家子孫所以尊祖敬宗也查溪雖僻壤前此幾不振迄今人文輩出廟祀重光則先生歆饗自有在矣爾後裔尚顧祖德思紹哉不徒祀之以迹也予嘉先生世德之盛後胤之賢故述其巔末以垂不朽云

明萬曆己卯歲正月望日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前奉敕督本省屯田水利提刑按察司副使刑部尚書郎　南城後學近溪羅汝芳頓首拜譔

南豐曾先生粹言敘

宋三文公以文章彪炳一時而余宗遂有聲江漢間自我祖元紹公由後湖徙居田西實祖文昭公則不肖佩迺文定公從裔也余髮始燥即從先君子亹亹譚先世德業文章而撫余頂曰爾必亡忘先文公之業不肖少困舉子業比長備員臺史學殖幾落頃以建言亡狀杖戍雷陽會

新天子覃恩詔歸田迺得卒業文定公集作而嘆曰夫文章之垂於世也豈不以道哉藉不要於道即摛辭春華猶無益于殿最譬諸三家之市列組點采適足走鄉里小兒耳乃兩都之巨麗海外之譎詼政不在此今天下家握靈珠人人自欲追秦以上語及宋則掩口宋故卑疵不及格然抽精騎于什伍探玄珠於罔象亦有頗可采者何必上古文定公具在以今觀制詔則抵掌典謨詩歌則優孟漢魏固已參鞘前脩而冠冕宋代矣顏之推有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使人忽於特操果於進取文定公當元豐羣小之間進退泊如陳誼矯然絕無一切文士之態以故溫醇𢡟雅片語摹真便足千古豈與少年騁烟雲月露之華競壯語以相矜哉康樂氏謂得道須從慧業文人直玭糠視之然則公之文垂日月蓋有道焉進乎技矣會遭兵燹遺文散失夫湮前人之盛業遺千載之闕文余小子愳焉乃謀之公裔孫後湖松扞查溪以達等欲重訂正之僉曰唯唯于是余遂刻其粹言藏於家以俟後之人

隆慶元年丁卯歲秋八月穀旦

賜進士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奉

敕刷卷南京京畿道前

欽差巡按居庸三關福建等處從裔孫佩謹撰

南豐先生文集跋

敘曰是書也魯國之流裔道南之槖籥也蓋談道之書出而文與道二矣夫子之文章與性與天道一也子貢以文章學以博學多識而學夫子啓之曰予一以貫之至矣誠則明也魯國曾子獨契其密乃洩其機於大學之止曰止曰物則一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以貫乎一也明則誠也魯國子之文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南豐曾子生於孔學絶緒之後程朱未顯之前會厥流潤自見本原其敘聖學略曰思曰睿思以致知也知至矣而誠心以好之好矣而誠心以樂之知斯好好斯樂樂斯安凡以盡性也盡性則誠矣誠也者成也聖無思也其至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應物而已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故述禮樂以謂合內外而持養而貫禮樂於一述政教以謂適變者法立本者道而貫政教于一漢史遷唐昌黎殆未臻此旨卽其造詣有至有未至而脩言其庶幾哉會厥流潤自見本原因明以求誠南豐子之文也史謂斟酌遷愈本原六經然乎哉今去先王已久歟紫陽朱子評世以文章知公者淺而未竟其所以深臨川吳子評公學有漢唐所不得而聞而未指其所可聞翰與先生裔以達購求遺書得覩其全敢妄億之曰魯國之流裔道南之槖籥也顧南豐有先生則南豐重先生有集則先生重先生後裔世守其集則先生久而益重

南豐後學生李亘翰頓首跋

李元方校正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目錄

卷之一
古詩
冬望　一鶚　宿尊勝院
苦雨　里社　南源莊
論交　南軒　兵間
種園　歎嗟　寄孫之翰
豪傑　侯荆　黃金
楊顏　橙子　山檻小飲
胡使　上翁嶺　雜詩四首
欲求天下友　冬暮感懷　寄舍弟
至荷湖二首　詠雪
送徐竑著作知康州　寫懷二首
茅亭閑坐　靖安幽谷亭　青雲亭閑坐
卷之二
古詩
寄子進弟　喜寒　詠史二首
江湖　遂書懷别　詠雪
答裴煜二首　寄王介甫　上人
初夏有感　之南豐道上寄介甫
送人移知賀州
謝章伯益惠硯　送劉醫博
送陳商學士　雪詠　送錢生　送僧曉容
送叔延判官　山茶花
丁亥三月十五日
舍弟南源刈稻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瑯琊泉石篆
遊瑯琊山　歸雲洞　瑯琊溪
班春亭　庶子亭　石屏路
慧覺方丈　幽谷晚飲
卷之三
古詩
遊麻姑山　桃花源　丹霞洞
半山亭　顏碑　碧蓮池
流杯池　七星彩　瀑布泉
秋懷　送歐陽員外歸覲滁州舍人
一晝千萬思　送鄭秀才　荅所勸灸
菊花　荅石秀才月下
冬曉書懷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
送吳秀才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簡如晦伯益　高松　青青閒青青
洪州　詠史二首　泝河
尹師魯　北風
發松門寄介甫　過彭澤
江上懷介甫　讀五代史　庭木
發彭澤　菊花　落葉
舞鶴
卷之四
古詩
降龍　湘冠　地動
邊將　多雨　秋日
山水屏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食棃 追租 桐樹
九月九日 路中對月 聽鵲寄家人
讀書 雜詩五首
戲呈休文屯田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送宣州杜都官 東軒小飲呈坐中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明妃曲二首 喜二弟侍親將至
七月一日休假作 秋夜
李氏素風堂 秋聲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戲書 李節推亭子
秋夜露坐偶作 韓玉汝使歸
苦熱 過介甫
過介甫歸偶成 合醬作
送章婺州 瞿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卷之五

古詩

送程公闢使江西 遊金山寺作
荅葛蘊 南湖行二首 種牡丹
西湖二月二十日 北湖
百花堤 芙蓉亭 秋懷二首
送李撰赴舉 送韓玉汝 招隱寺
壽丘山 送豐稷 不飲酒
初發襄陽攜家夜登峴山置酒
高陽池 道鹿門不果 漢廣亭
聞喜亭 劉景升祠 隆中
蔡州 谷隱寺 萬山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漢陽泊舟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郎口
促促爲物役 鴻鴈 喜晴
酬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曉出
訪石傒岩杜法師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京師觀音院新堂

卷之六

律詩

郊祀慶成 詩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詩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送英州蘇秘丞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遣興
楚澤 西亭 盆池
羈遊 南軒竹
浮雲樓和趙嘏 照影亭
晚望 書閣 贈彈琴者
寄孫正之 簡翁都官
秋日感事示介甫 陳祁秀才園亭
上杜相公 胡太傅挽詞二首
酬林叔江西道中作 送雙漸之漢陽
孔明 閑行
贈安禪懃上人 贈護仁監院
送覺祖明上人 謁李白墓

送撫州錢郎中　送王汝使兩浙
簡景山侍御　丁元珍挽詞二首
送李莘太傅　遊天章寺　送關彥遠
送關遠赴江西　西園席上　送孫穎賢
送鄭州邵資政　看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會稽絕句三首　送趙資政　過高士坊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送沈諫議　酬王徽之汴中見贈
寄鄆州邵資政　和邵資政
和孔教授　喜雪二首
孔教授北園晚步
郡齋即事二首　憶越中梅
再賦喜雪　寄致士歐陽少師

卷之七

律詩

冬夜即事　詶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西湖二首　早起赴行香　席上
和陳郎中　雪後　舜泉
閱武堂　還波亭　鵲山亭
芍藥廳　水香亭　靜化堂
仁風廳　凝香齋
閱武堂下新渠　北渚亭
芙蓉橋　百花臺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霧淞
正月六月雪霽　寄顧子敦
二月八日北城閑步　詠柳
北園會客不飲　西湖納涼
喜雨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次綰得風字韻　次維得禽字韻
次維得花字韻　到郡一年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酬強幾聖　人情　寄王樂道
戲書　贈張濟　北渚亭雨中
送趙資政　趵突泉　金線泉
北池小會　送韓延評　鵲山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華不注山
靈岩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和孔仲平　郡樓　鮑山
鄆州新堂　垓下
離齊州後五首　寄齊州同官
庭檜呈蔣穎叔　甘露寺多景樓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金山寺

卷之八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彭城道中
送程殿丞還朝　送高秘丞
雨中王駕部席上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因話荊楚故事仍貺佳什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贈黃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招澤甫竹亭閑話　和鄭微之
送陳世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峴山亭置酒
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酬吳仲庶龍圖歲春感懷　陳君式恭軒
贈正倚大師庵居
詶江西運使蔣潁叔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詶
刁景純挽歌詞二章
寄留交代元子發
遊東山示客　大乘寺　聖泉寺
昇山靈岩寺　鳳池寺　上元
元沙院　酬柳國傳
旬休日過仁王寺
閏正月十一日以殿丞寄新茶
亂山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寄獻新茶　方推官寄新茶
嘗新茶　厚卿子中使高麗
出郊　蹇磻翁寄新茶二首
城南二首　寒食
夜出過利涉門
夜出城南禱雨　西樓
荔枝四首　北歸三首　和酬孫少述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寄趙宮保
和詶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和趙宮保別杭州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雪亳州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鶴林寺
送關彥遠赴河北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和御製上元觀燈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集英殿春燕呈諸同舍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池上卽席送況之赴宣城
題饒君茂才葆光庵
朝退卽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卷之九
論
唐論　爲人後議　公族議
講官議　救災議
卷之十
傳
洪範傳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太祖皇帝總敘
卷之十一
序
新序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唐令目錄序　南軒齋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鮑溶詩目錄序

卷之十二

序

李白詩後序　先大夫集後序
王深父文集序　王子直文集序
王容季文集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平甫文集序　强幾聖文集序
思軒詩序

卷之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類要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琹序
張文叔文集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齊州雜詩序
順濟王勑書祝文刻石序　敘盜
贈黎安二生序

卷之十四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送周屯田序
送江任序　送劉希聲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送趙宏序
送王希序　王無咎字序　送蔡元振序
送丁琰序　送司理寺序

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上歐陽舍人書　上蔡學士書
上杜相公書　上范資政書
上齊工部書　與撫州知州書
與孫司封書　再與歐陽舍人書

卷之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答范資政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王介甫第一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答李沿書
謝章學士書　答孫都官書
答袁陟書　謝曹秀才書
謝吳秀才書　與王深甫書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與王向書
回傅權書　福州上執政書

卷之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僊都觀三門記
禿禿記　醒心亭記
繁昌縣興造記　墨池記
菜園院佛殿記　宜黃縣縣學記
學舍記　南軒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鵝湖院佛殿記

之卷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兜率院記　飲歸亭記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清心亭記
閬州張侯廟記　歸老橋記
尹公亭記　筠州學記　瀛州興造記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卷之十九
廣德湖記　齊州二堂記
齊州北水門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徐孺子祠堂記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洪州東門記
道山亭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卷之二十
制誥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勑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制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珵戶部郎中制
王陟臣馬琉戶部員外郎制
劉摯禮部郎中制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穆珣司封郎中制
蔡京范峋考功員外郎制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晁瑞彥金部員外郎制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趙令鑠祠部郎中制
徐禧御史中丞制
何洵直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黃實太常博士制　趙君錫宗正丞制
林希著作佐郎制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邢恕校書郎制　李常太常少卿制
錢暄光祿卿
楊汲大理卿王袞韓晉卿少卿制
陳睦鴻臚卿
廉正臣童詵司農少卿制
賈青太府少卿制　李立之范子淵制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杜純大理正制
李義內殿崇班制
卷之二十一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幷妻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祖贄追封魏國公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父準追封漢國公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曾祖穎士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
祖伸贈太子少傅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徐禧給事中制　鍾浚將作少監制
蔡燡河東運判制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杜常兵部郎中制　許懋兩浙運副制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宗室克懼復官制
李德明遙郡團練使制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李舜舉等轉官制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卷之二十二

制詔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
西頭供奉官武遂等轉官制
曲珍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制
文思使張俊等遷官制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許安世都官員外郎制
皇伯宗諤贈太尉韓王制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菀副使阮陪太常博士制
皇伯宗惠新婦郭氏進封郡夫人制
賈昌衡知鄧州制
李艮輔知廬州張蚪陝州崔度蔡州王說徐州制
知泉州陳偁梓州吳幾復湖州唐淑問並任制
吳安持太僕少卿制　菊夔二右班殿直制
馮正符借職制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閤門使鄜延第一副將制

皇太后親姪高公繪通州刺史高公紀達州
刺史制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成卓閤門祇侯制
溪氊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景青宜党令支團練使阿星刺史制
論氊巴柯族軍主結廝雞柯族副軍主制
阿憐官擬廝鷄並本族副軍主制
温㬋知欽州制
劉安等中書省主事令史制
知潁昌府韓維再任制
米贇等轉官制
維王顥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范諤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彦泗州制
陳端翰林醫官制
沈士安西綾錦副使制
王瑛楊宗三班借職制
王從伾知岢嵐軍制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張太寧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制
中行知無爲軍制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蔡京起居郎制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封曹諭毋制　張知均州制

卷之二十三

制詔擬詞

冊
王制三　王制一　王制二
贈弟入皇子制　皇子制　王子制
韓琦制　相制一　相制二
相制三　節相制　侍中制
門下侍郎制　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給事中制　左右常侍郎制
左右諫議大夫制　二起居制
左右正言制　諫官制　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中書舍人制　知制誥制一　知制誥制二
尚書左右丞制　左右司郎中制

卷之二十四

制誥

吏部尚書制　吏部侍郎制　戶部尚書制
戶部侍郎制　禮部尚書制　禮部侍郎制
兵部尚書制　兵部侍郎制　刑部尚書制
刑部侍郎制　工部尚書制　工部侍郎制
禮部制　主客制　膳部制
駕部制　庫部　都官制
比部制　司門制　屯田制
虞部制　水部制　御史中丞制

知制誥授中司制
中司授大中大夫制　責御史制
御史遷郎官制　御史知雜制
監察御史制
卷之二十五
制誥
祕書監制　著作郎制　祕書郎制
正字制　殿中監制　殿中丞制
太常丞制　太僕卿制　大理卿制
衛尉卿制　國子祭酒司業制
太學博士制　少府監制　軍器監制
太宗正丞制　諸丞制　知開封府制
開府儀同三司制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　侍讀制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殿前都指揮使制　使相制
節度使制　節度加宣徽制
軍帥制　將軍制　都虞侯制
都知制　內臣制　責帥制
監司制　廣西轉運制
蜀轉運判官制　轉運使制
陝西轉運使制　提舉常平制一
提舉常平制二
卷之二十六
制誥
知州制　知河陽制　知軍制
通判制　賞功制一
罷館職加官制　賞功制二
團練使駙馬都尉制
磨勘轉官制二　磨勘轉官制一
軍功制二　軍功制三　軍功制一
新及第授官制　責將制
堂後官轉官制
詔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屬官詔　賜高麗詔
策
擬代廷試進士　策問三首
卷之二十七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齊州謝到任表
襄州到任表　洪州謝到任表
福州謝到任表　明州謝到任表
亳州謝到任表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賀克伏交阯表　謝賜唐六典表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卷之二十八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卷之二十九
疏
熙寧轉對疏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卷之三十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請減五路城堡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議經費劄子
卷之三十一
劄子
再議經費劄子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爲書
史館申請三道　請訪問高麗世次
高麗世次
卷之三十二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　請減軍士營教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英宗實錄院申請
卷之三十三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
郡狀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卷之三十四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授滄州乞朝見狀
乞登對狀　乞出知潁州狀
再乞登對狀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辭中書舍人狀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卷之三十五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荔枝錄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卷之三十六
啓狀
應舉啓　謝相杜公啓　回傳侍講啓
代人謝余侍郎啓
與劉沆龍圖啓　謝解啓
回李清臣范伯祿謝中賢良啓
回人謝館職啓　與北京韓侍中啓一
韓侍中啓二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賀韓相公啓　襄州與交代孫頎啓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賀東府啓
賀蹇周輔授館職　回泉州陳都官啓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賀趙太資致政啓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卷之三十七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與定州韓相公啓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授中書舍人謝啓
賀提刑狀　太平州回轉運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賀轉運狀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回樞密侍郎狀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回運使郎中狀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福州回曾侍中狀　移亳州回人賀狀
東府賀冬狀　西府賀冬狀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回人賀授舍人狀
卷之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王逵龍圖文
祭張唐公文　祭孔長源文
祭王平甫文　祭宋龍圖文
祭亡妻晁氏文　祭晁少卿文
館中祭丁元珍文　朝中祭錢純老文
祭季太尉文　祭致仕湛郎中文
祭亡妻晁氏文　代人祭李白文
祭王都官文　祭袁大監文
祭關職方文　祭黃君文
卷之三十九
祭文
先君焚告文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
皇妣昌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
太平州祈晴文　泰山祈雨文
泰山謝雨文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齊州謁夫子廟文　齊州謁諸廟文
泰山祈雨文　嶽廟祈雨文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襄州謁諸廟文
襄州諸廟祈雨文　大悲祈雨文
襄州嶽廟祈雨文　又諸廟祈雨文
薤山祈雨文　邪溪祈雨文
諸寺觀謝雨文　邪溪謝雨文
薤山謝雨文　諸廟謝雨文
卷之四十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雲溪洞祈雨文
又大悲祈雨文　大悲謝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寺院謝雨文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諸廟祈晴文
謝晴文　諸廟祈雨文
薤山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洪州謁諸廟文　洪州謁夫子廟文
諸寺觀廟謝晴文
祭西山王隆觀許真君
仲秋告祭諸廟文　諸廟觀祈雪文
諸寺觀謝雪文　祭順濟王文
福州謁夫子廟文　福州謁諸廟文
福州鱔溪禱雨文　諸廟禱雨文
謝雨文　題禱雨文後
明州僑城祭土神文　亳州謁廟文
亳州謁夫子廟文
卷之四十一
祭文
秋賽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祭勾芒神文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諸廟春祈文　祭土祈雨文
祭五方龍祈雨文　太淸明道宮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寺觀謝雨文
太淸明道宮謝雨文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哀詞
蘇明允哀詞　吳太初哀詞　王君俞哀詞
卷之四十二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戚元魯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王容季墓誌銘
卷之四十三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劉伯聲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張久中墓誌銘
祕書丞知成都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卷之四十四
誌銘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寶月大師塔銘
卷之四十五
誌銘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德淸縣君周氏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尤氏墓誌銘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
旌德縣太君薛氏墓誌銘
永興尉章佑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福昌縣君傳氏墓誌銘
沈氏夫人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六
誌銘
亡兄墓誌銘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銘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亡姪韶軍事判官墓誌銘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天長朱君墓誌銘
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曾氏女墓誌銘　二女墓誌銘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祕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
狀
卷之四十八
傳
徐復傳
洪渥傳
卷之四十九
本朝政要策
考課　訓兵　添兵　兵器
隍壘　宗廟　邊糴　偵探
貢舉　軍賞罰　雅樂　佛教
史官　正量衡　戶口版圖
任將　水災　汴水　刑法
管榷　曆　錢幣　宦者
學校　名教　銓選　禘祭
感生帝　西京郊配　祠太一
郊配　賦稅　契丹　拆中倉
左藏　賊盜　漕運　文館
屯田　水利　黃河　邊防
平糴　義倉　茶
卷之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常樂寺浮圖碑

九成宮醴泉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興國寺碑
韓公井記　晉陸禕碑
尚書省郎官石記
桂陽周府君碑𢍰碑陰
唐安鄉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江西石幢記　辱井銘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
卷之五十一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一
墓誌
神道碑　哀詞
挽詞二首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目錄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一

古詩

冬望

霜餘荆吳倚天山鐵色萬仞光鋩開麻姑最秀插東極一峯挺立高嵬嵬我生智出豪俊下遠跡久此安蒿萊譬如驊騮踏天路六轡豈議收駑駘巔崖初冬未冰雪蘚花入履思莫裁長松夾樹蓋十里蒼顏毅氣不可迴浮雲柳絮誰汝礙欲往自尼誠愚哉南窗聖賢有遺文滿簡字字傾琪瑰旁搜遠探得戶牖入見奧作何雄魁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灌養源源來千年大說沒荒冗義路寸土誰能培嗟予計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頹嘗聞古者禹稱智過門不暇慈其孩況今匹人冒壯任力蹶豈更餘纖埃龍潭瀑布入胷臆歎息但謝宗與雷著書豈即遠有補天下自古無能才

一鶚

北風萬里開蓬蒿山木洶洶鳴波濤嘗聞一鶚今始見眼駛骨緊精神豪天昏雪密飛轉疾暮略東海朝臨洮社中神狐倏閃内腦尾分磔垂弓櫜巧兎獰雞失草木勇鷙一下崩其毛窟穴呦呦哭九子帳前活送雙青猱啁啾燕雀誰爾數駭散亦自亡其曹勢疑空山竭九澤殺氣已應太白高歸來磔嵬載俎豆快飲百瓮行春醪酒酣始聞壯士嘆丈夫試用何時遭

宿尊勝院

朝寒陟山徂宵雨集僧堂蔽衣蓋苦短客臥夢不長鳴風木間起枯槁吹欲僵向來雪雲端葉下百仞隍起攀蒼崖望正受萬慮戕歲運忽當爾我顏安得芳傳聞羨門僊飛身憩蒼蒼誰能乞其靈相與超八方

苦雨

霧圍南山鬱冥冥狹谷荒風驅水聲秪疑日失黄道去又見雨含滄海生如催病骨夜寒入似送客心衰思驚楊州青銅不在照應有白鬓添數莖

里社

郊天社地君所重翦秸封匏微得供秦皇漢帝陋古初桀時殊壇傾力奉年年屬車九重出羽衛千人萬人從黄金日搜盡崖窟飛檣走筆華夷動馬蹄(一作烏啼)路南村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荒林破屋風雨入野鼠山狐狼籍共何言茅箸古瓦甌稻飯豚蹄人得用

南源莊

床上不廢看青山門前便踏南澗路繞牆頓失車馬喧岸幘日得滄洲趣嘗嗟秋蓬轉未有茆屋據對此耳目新始覺精爽聚滄溟未可泛舟入鴈蕩誰能胝足去醫閭在夷蠻羅浮苦煙霧子真自愛谷口家孔丘老亦洙泗住吾能放意遊八極此與久與前賢附悄然悕我思慮深已欲權倒聞猿樹眼前了了破青坂屈椽小棟隨時具野柔川深春事來筍蕨瞑戛青雲步秫田試犢耕早風茗圃分籃摘霄露竹林掃月散絺葛雪艇搜溪出魴鱮帽塵便可臨水濯里閭何妨閉門拒介推毋厭俗久

思顛崖仕不顧梁鴻妻亦高能快穿衣與藜茹成家儻已嫁諸妹有立不憂吾弟孺擾擾天地間萬類殊好惡歡合無一非睽窮有百牾吾獨安能逐毛髮飲泉食力從所慕

論交

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貧賤間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頗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乖忤

南軒

木端青崖軒慘淡寒日暮鳴鳩已安巢飛鵲尚求樹物情限與奪茲理奚以據諒知巧者勞豈得達所賦久無胷中憂頗識書上趣聖賢雖山丘相望心或庶

兵間

大義缺絕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爲兵間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邪復議吁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徼一身利

種園

於陵爲人灌園蔬我今園地不自種惰慵苟恃鄉井助緩急孰與朋友共支離有疾上雖恕陳平不事家焉用著書儻得一言利長者或許讎內訟

歎嗟

夜嘆不爲絺綌單晝嗟不爲薇蕨少天弓不肯射胡星攙搶久已躔朱鳥徐楊復憂羽蟲孽襄漢正病昭回杳力能懷畏未足憂憂在北極羣陰繞

寄孫之翰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誰爲胷中斡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敖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根深固社稷百年舊叟休田閭素識孤生愛茆屋久將老母求仙砠秋歸願事九江檴夜出未捲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孟子豈病王公疏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豪傑

老哺薇蕨西山翁樂傾瓢水陋巷士不顧無復問周公可歸乃獨知孔子自期動即重丘山所去何啻輕糠粃取合悠悠富貴兒豈知豪傑心之恥

侯荊

侯嬴夷門白髮翁荊軻易水奇節士偶邀禮數車上足暫飽腥羶館中侈師迴拔劍不顧生酒酣拂衣亦送死落磊高賢勿笑今豢養傾人久如此

黃金

陳侯坐收百戰楚呂氏行取萬乘秦田生立顧開兩國陸公微辭交二臣道旁白日忽再去囊中黃金如有神何須首陽二夫子不是九鼎輸西鄰

楊顏

楊雄纂言准仲尼顏氏爲身慕虞舜千里常憂及

門止爲山更欲一簣進小人君子在所蹈烈士貪
夫不同徇安得蠢蠢尙自恕百年過眼猶一瞬

橙子

家林香橙有兩樹根纏鐵鈕凌坡陀鮮明百數見
秋實錯綴衆葉傾霜柯翠羽流蘇出天仗黃金戲
毬相蕩摩入苞豈數橘柚賤芼鼎始足鹽梅和江
湖苦遭俗眼慢禁蘌尙覺凡木多誰能出口獻天
子一致大樹凌滄波

山檻小飲

變秋長雲豪洒雨北風壯餘熇尙爭威積晦頗異
狀山回攢楓顛屋立懸犹上飲檻聚石爲謌筵注
溪當歡言久諠譁罷興一悄悵旅人正飄飖豈得
諧放蕩

胡使

南粟鱗鱗多送北北兵林林長備胡胡使一來太
梁下塞頭彎弓士如無折衝素恃將與相大策合
副艱難須還來里閭索窮下斗食尺衣皆北輸中
原相觀歎失色馬騎日肥妖氣麤九州四海盡帝
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上翁嶺

放車秋崖望所得過舊聞初疑古軸畫山水秋毫
分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濯足行上側心憂踏
天文入荒正搖落獨餘草木薰但覺耳目勝未知
筋力勤顛毛已種種世患方紛紛何當嘯吟此日
與樵蘇羣

雜詩四首

張陳貧時交干戈忽相逐范蔡憎嫌人卒自歸鼎
軸害奪怨爲欣利毆愛成戮世間不可料人事常
反覆
日磾斷內訏坐享七世榮霍光徇所愛兩亡家與
名卓闕俱抗志纖微獨紆情得失萬世視長令壯
夫驚
皇皇謁荆人佖佖遵陽虎及覺一禮亡翩然遂違
魯全身有遜接直道無茍處故稱聖如龍屈伸玆
可覩
揮袂謝幽側騰身集崔嵬心胎太極氣手揚斗間
魁荒荆忽成桂蟄鱗冬有雷君看九州寶自入朱
門來

欲求天下友

欲求天下友試爲滄海行風來冥冥內擺觸怪浪
生突兀萬里怒勢疑九州傾鯨鵬不自保況此一
舟輕我徒幸來卽可留石根耕日將書上客共須
天地清

冬暮感懷

荒山未有雪野水不見冰一臘今已半浮陽壯猶
矜柰至一歲除未有嚴氣升坐思空峒間負雪山
千層雖受凜冽僵愈此穢濁蒸感激崑崙祇一氣
吹丘陵炎埃滅無遺古色萬里與我病一洗濯懷
抱失所憎因思大羽獵屬車上崚嶒六軍騎皆駿
爭先雪中登天時傾人意踴躍士氣增大義雖不
殺四方懾兵稜今此效安在東南塞猶乘將帥色
凋槁蚍蜉勢趫騰慘錯天運內止戈信誰能

寄舍弟

新霽洗窮臘東南始知寒驚我千里意覺汝征途難空江桂風席扁舟與誰安羇旅費亦久橐衣豈無單念汝西北去壯心始桓桓竟逢有司惑斥走懷琅玕士固有大意秋毫豈能干所憂道里困久無一罇歡我意生惻惻爲之却朝餐人生飄零內何處懷抱寬已期採芝藥握手青霞端無令及門喜淹留雪霜殘

至荷湖二首

鐵色對我馬林林路南山草根已變綠冰雪尚滿顏解鑣蒼煙脚我栖就柴關乖時遭飄蹟豈免生事艱夙意待周孔此士豈可還濁醪且斟酌收心一餅間

悲風我眼澁酸犹我耳愁我顛水沒馬我起雪滿袞百里不逢人豈有烟火投却倚青壁望白霧滿九州蒼蒼運乃爾何地寬我憂夜臥夢成魘猶疑拔山秋

送徐竑著作知康州

溪蠻昔負命殺氣凌南州城郭漲烟火堂皇嘯蜉蝣被髮盡冠巾吾人反縲囚行剽至抄忽歸載越山丘駈攘事雖定收合信瘡疣不有異澤霑何令餘患瘳寒風在林鳴君馬不能留初佩太守章慨然任人憂問俗灰燼餘咄嗟令人謀士材爲世用因難乃知尤煩苛一蕩滌幽遠偏懷柔四封鳴雞犬五穀被原疇里閭多娛宴歌鼓震溟陬明義每所希古人不難侔日月有常運志士無安輈山川自茲始努力千里遊

詠雪

北風蕭蕭鳴且歇短日悠悠生復滅朝含滄海滿天雲暮斷行人千里雪初通壑谷氣先冷漸蔽郊原路疑絕併包華夷德豈薄改造乾坤事尤譎驅除已與塵滓隔濯溉終令枯槁悅相持始信竹柏勁易取可嗟萑葦折條垂巧綴如自愛智井隨形呀且缺飛檐巘巘駕長浪巨壁林林倚精鐵樊衣或有軒猶凍荒宴誰能耳偏熱壯夫撫劍生銳氣志士扃門養高節已開襟胷絕煩憒更足湍陂慰空竭雖無酒醴發嘲笑亦有詩謠恣搜抉新陽髣髴送鑱鑿舊徑參差分曲折留當屐齒印崖石徙倚長松看寥泬

寫懷二首

羣生各有趣營慮自纏結名網智已羅利械愚所紲古今遞主客真贋兩興滅洗然大人意杳與能者别不必修蔓榮中自老根節曾非故饒培獨得較霜雪蛟龍無安舟虎兕有危轍將能此人追得匪合明哲

荒城絕所之歲暮浩多思病眼對山湖孤吟寄天地用心長者間已與兒女異況排千年非獨抱六經意終非常情度豈補當世治幽懷但自信盛事皆空議氣昏繁霜多節老寒日駛局促去朋友咄嗟牽夢寐將論道精粗豈必在文字

茅亭閑坐

荆門常晝掩不必雲山深豈敢尙孤絕自能收寸

心草萌被遠徑鳥語遍畨林散帙味新趣鳴絃嘆餘音脫粟幸可飽一瓢方獨斟顏徒緬雖卓非此誰爲尋盛服纓紫艾重印鑄黄金信使憂惴息詎無勤苦侵塵埃緇冠蓋霜露泫衣衿脅肩已自昔俛首微獨今豈誰智所拙曾是力難任爲樂聊在此焉知玉山岑

靖安幽谷亭

横江捨輕楫對面見青山行盡車馬塵豁見水石寰地氣方以潔崖聲落潺潺誰爲千家縣正在清華間風煙凜人心世慮自可刪況無訟訴嚚得有觴詠閑常疑此中吏白首豈思還人情貴公卿燁燁就玉班光華雖一時憂悴或滿顏雞鶩已爭馳驊騮振鑣鐶豈如此中吏日高未開關一不謹所守名聲別妖姧豈如此中吏一官老無癏愔愔謀謨消汨汨氣象孱豈如此中吏明心懾強頑況云此中居一亭衆峯環崖聲夢猶聞谷秀並可攀倚天巉巖姿青蒼露媥爛對之精神恬一作帖可謝世網艱人生慕虛榮斂收意常慳誠思此憂愉自應喜榛菅

青雲亭閑坐

一登此亭高敻脫藩廡擁開顏廣軒闢吹面驚飈動城回石崖抱山亂寒潮湧谷草晚更芳沙泉細猶洶崢嶸四封壯縹渺加氣捧連天廣衢走拂日長簷聳區區射聲利浩浩奔蹄踵趨榮衆所便冒涉吾久恐緬想山水宅環觀松檜拱屬耳天籟樂脫身人事宂幽閑味雖薄放蕩愚所勇窮凶勢猶競殺伐聲更訩揚揚斂臣貴燁燁官兵寵諒知草茅微無補社稷重牧放手幽鞭耕鋤躬瘦隴尚或此心諧豈云吾道壅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

古詩

寄子進弟

憶子去家日南風始吹衣今來日未幾蠅蚊已羣飛思子兼晝夜何啻如渴飢喜聞遠客至手自排荆扉客送書一紙翰墨子所揮上言山居惡夢寐接庭闈次言服畎畝禾黍膴以肥其餘業文字頗測隱與微題詩在紙尾語老意不非我喜何所似大似客得歸我與子事親未飽藿與薇常若去左右辛勤治鞿鞿子行何時反我眼日已眯應須畢秋刈相見尉依依

喜寒

純沌一作陽四時行無復氣節勁日火相吐吞乾離力還併玄冥失所安恇怯擅操柄我行東南野憒憒若酣醬喜逢青林長葉蔓可韜映正嗟天之高玉色萬里淨忽驚西山雲毫末生一鏡須臾油然合點滴飛雨迸颼颼漸相扶霧霈一何盛積陰類潛師形勢久已偵乘時出幽墟奮發精爽競亘天逐炎官顯頊修火令威加乾坤從洌洌氣貌正人無焦煩憂冰釋天下病豈須雪包林已壓朱鳥橫南方天精兵瘴濕灾可屏爭難奪刀殳發巧搜塹穽收功當在今殺伐順天政況云麰麥祥已覺閭里慶高歌叩吾轅上頌天子聖

詠史二首

京室天下歸飛甍無餘地國士憂社稷塗人養聲利貴賤競一時莪冠各鱗次子龍獨幽遠聘召漠無意子雲無由歸俛首天祿閣君乎獨西南抗顏觀廖廓無猜到沉冥有故驚寂寞用心豈必殊拘肆事終各

江湖

江湖俗畏遠幽好自相宜論迹異驚衆辭囂如避時優游可以學薇蕨易爲私胡然弃回櫂霜雪有驅馳

將之江淛延祖子山師柔會別飲散獨宿孤亭遂書懷別

蜀客向何處欲觀浙江潮擬舟吳門栅況會故人招置酒吳亭上無人吹紫簫浩觀萬物變颷爾生凉飈遂恐時節晩芳蘭從此凋功名竟安在富貴空寥寥鴻鵠舉千里鸞鳳翔九霄胡爲蓬蒿下日夜悲鷦鷯車馬夕已還行人亦飄飄浩然滄海志寂寞守空宵

詠雪

嚴嚴層冰塞川澤洶洶北風鳴木石黄雲半夜滿千里大雪平明深一尺兩儀混合去纖間萬類韜藏絶塵迹蛟龍岌起抱崗巒江海横奔控阡陌野林縹渺苦難狀庭樹鮮妍疑可摘開門更覺山市靜散帙偏宜紙窓白精光蕩射偏嚴谷氣象崢嶸見松栢少年登望就臺觀壯士衡凌向沙磧飢鴟嗥臥伏牙爪獵隼飛拏矜羽翮茆簷客聚滿幽缶桑徑人行沒雙屐高堂暖熱厭羅綺環堵蕭條尚絺綌何當仰見白日照坐看先從沙際釋漸涵溝

昳兆豐富洗濯閭閻消瘴疫便乘東北生氣起自駕疲牛理燒堉

荅裴煜二首

拙者羞强合因成杜門居豈知公相尊一室若有餘愛子富文行顧爲己不如所以子之黨頻見我僕車歡誠激孤緒合若水縱魚新詩八十言筆端産璠璵屑屑委地蓬清風爲吹嘘相期在規誨庶以輔頑疎

寥寥今非古感激事真妄曾誰省孤心祇以餌羣謗參差勢已甚决起意猶强親朋爲憂危議語數鐫蕩久之等聾眊兀矣坐閭巷長嗟貧累心更苦病摧壯微誠豈天與今晨子來貺顧慙小人愚未出衆夫上狂言屈子吟浩歌仍子唱相歡匪貌濟所得實心尚時節雖已晏梅柳幸欲放過從勿厭倦相持非罇盎

寄王介甫

憶昨走京塵衡門始相識疎簾掛秋日客庖留共食紛紛說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棟榦度量弃樗櫟振轡行尚早分首學壖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書策始得讀君文大匠謝刀尺周孔日已遠遺經竄墻壁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議論恣排闢如川流渾渾東海爲委積如躋極高望萬物著春色寥寥孟韓後斯文大難得嗟予見之晚反覆不能釋胡然蘊環堵不救謀者惑明朝渡江還念念非可抑如醞冒炎暑每進意愈塞維時南風薰木葉晃繁碧頹雲走石瀨逆坂上文艗欣聞被檄來窮閻駐鑣軾促榻叩其言咸池播純繹行身抗淵損及物窺龍稷綢繆指疵病攻砭甚鍼石淺沚有停沙亦可洗珠璧論憂或共嚬遇愜每同蟄正值祝融横金隅未提職高樓豁可望命載屢攀陟一不羅俗嬉怡然治紈墨露注尚忘疲更得蟾蜍具雅愛張與余挽之置茵席羣兒困不酬吽嚬聚譏摘仁義殊齟齬昧者尊惡音烏石一作跖霧草變哀黄吟蛩鬧朝夕君子畏饑書薄言返行役商歌孺子別失淚染衣襟自從促櫂去會此隆冬逼何神鼓陰韛萬竅動謞傲城顛睨江浪蛟恠助掀射仁賢保無恙所想挂驚惕煒煒多吏從良已饋藜鹽迫兹尺書至疑念始冰析蘭淆沓慈祥筠梧肆諧適繽紛衆胥士署壘各嬉息其餘書牘背栗密縷機織卷書勞來翰寸懷良士懌野泊轉平綠梅梢弄繁白金絡引柳荑芳氣滿原澤出門無所抵歸臥四楹寂術學頗思講人事多可惻含意不得發百憤注微臆搖搖詠顔色企足關途隔自慚兒女情宛轉抱悽慼吾念非吾私何當託雲翼奇偶轉如輪終期援焦溺

上人

金節横光馬珂鬧瑞鶻宮袍腰玉繞烟沙轣轆高軒過路上千人瞻羽纛瑤魁精彩浮蒼龍江城四面生春風城中壞屋書籤碧有客苦吟連旦夕麻衣塵暗抱書泣歲暮黄粱不供食白日曈矓望龍坂坐上一言寒口暖西入天關洒霖雨須惜窮鱗在泥土

初夏有感

我從得病臥閭巷三見夏物爭滋榮紅英紫萼逐風盡高幹密葉還陰成山亭水館處處好朱碧萬實相駢拏林烏梁燕各生子翅羽已足爭飛騰雉雞五色繡新翮鷕鷕慕匹相隨鳴冗蜂露蝶亦有類歘往復聚何翾輕箔蠶滿室事方盛繭綴下上如連星麥芒秧穎錯雜出高壠大澤塡黃青物從草木及虫鳥無一不自盈其情嗟我獨病不如彼胷氣臥立常怦怦筋酸骨楚頭目眩强食豈得飢膚盈我身今雖落衆後我志素欲希軻卿十年萬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藜羹愁勤未老鬢先白多學只自爲身兵自然感疾憊形體後日雖復應伶傳非同世俗顧顏色所慕少壯成功名但令命在尚可勉屑細詎足傷吾平

送人移知賀州

溪石膠船秋瀨微南山巉空勢峩巍風露氣嚴花草緋天色寥寥初鴈飛君子往守東南圻旗旝綵錯如翔暈象茜照地榮笏衣先後隸從何頎頎初君治縣參德威吾人涵濡樂以肥念今奪去失所依出者遮行居者希我思羣公坐天園心與星斗爭光輝薦賢絀否言無違迅若發石乘高機何此茂器時所稀噤無一語爲發揮敢作此什傳王畿旦暮璽書來勑歸

之南豐道上寄介甫

應逺冒煩暑驅馳山水間泥泉沃渴肺沙風吹汗顏疲驂喘沫白殆僕負肩殷仰嗟旱雲高俯愛芳陂潺空郵降塵榻淨館排霞關城隍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芰姹相照翠樹欝可攀野苗雜青黃雨露施土慳巫覡謁羣望簫鼓鳴空山憂農非吾職望歲竊所歎慰當午日烈行瞻月初彎星斗弄光彩羅絡龜火班跂履雖云倦桑梓得暫還林僧授館舍田客扳鞍轡吾心本皎皎彼詬徒嚬嚬方投定鑑照卽使征馬班相期木蘭檝蕩漾窮灣川

謝章伯益惠硯

人生對門東西陌口耳一間心誰傳況乃天地相去逺一在南海一在燕古今萬世復萬世彼亦居下此在前是非得失錯且繁以情相語何由緣造化豈不大且淵到此縮縮智且慳聖人智出造化先始獨俯仰吾坤乾一人詰曲意百千以文寫意意乃宣簡書軸載道相聯馳夷走貊通百蠻羲皇向今谷屢遷言語應接旦暮間聖人不死（一作能）術以此人與其類殊蚑蠕外之君臣內父子仁義禮樂定筆端硯與筆墨乃舟船論功次第誰能攀伯益於文敏且顓字向紙上生戈鋋與硯出入宜不捐胡乃贊我壁弃泉作詩知硯功小大報不充賜心焦然

送劉醫博

小人久病如愁感每嘆地僻無良醫窮居索寞俗事少對坐荏苒風光移深冬山城萬木落陰氣蕩射生寒颸東方吐日光入戶素壁閃閃含清輝臨汀劉君落落者六伎絕偉如天資潛心密與造化會布指㚆有精靈隨馬蹄所至病歷屈我於此時

忻得之一來握手與我話委曲衰旺肺與脾囊中珍丸撮星斗俾我咀嚼心顏怡洒然沉痾一日解始免未老爲枯骸越人諭腸術已緩仲景納餠術可卑劉君與我德至大拱璧巨鼎非酬禆我嗟劉君乃士類進退婉婉無瑕玭况又新承太守薦羈鞅日背東門馳禁林侍從務周慎君挾所有直相宜貴人四難眞可患去此足以爲時規

送陳商學士

柳黃半出年將破溪溜浸苔强萬箇溪頭蒲葦各萌芽山梅最繁花已墮物色撩人思易狂况躋別館清何那城東日晚公將去纛影未離愁四座公於萬事不彫鐫心意恢恢無坎坷來從奎壁光銓下笑倚樽筵成郡課嗟予齪齪才性下弃置合守丘樊餞公持姓名動人主祓飾寧嫌筆端挫從今清夜思江路夢送公船先北過

送錢生

天下學校廢師生無所依子來滿囊書璨璨璧與璣一字未得讀叩言忽言歸怜子甚有志事時與子違吾無一畝宮留子爲發揮去矣簪自立毋使嗣音稀

雪詠

雲花好潔白不待詠說知區區取相似今古同一辭誰能比衆作小去筆墨畦誰能出千載爲雪立傳碑四座且勿歌聽我白雪詩天地於降雪其功大艱難去年暖風日冬在春已還山屏盡深碧危溜聲亦潺草萌各已動梅花開最繁鑪火殆可謝衣絮誰復言推排臘已過一變天更寒飄風動木石激射難出關深房擁高燎領肘曾不温仰視雲壓疊垂欲藉屋山元氣不復呵飛鳥折羽翰誰排河漢流欲墮莽蒼間道爲黑風遮凝凍無任著紛紛成片縷六出非刻削初時漏餘滴雜雨猶可惡迤邐縱飛灑態狀不可名或稀若有待或密似相縈或溺久宛轉或狂自軒騰羣來信汗漫孤飄亦零丁屋角初漸班瓦溝忽皆平坳窪一已滿茅茨壓將傾樹木遍封裹岡山助崢嶸堦除斷纖穢池臺有餘清流塵寂已掩物象窅皆明廚煙或中鑊里表仍孤擎長街隱鈌甃荒城混觚稜沙水眇相合扁舟在圖屏啄草烏雀蹤篆字遺蹤橫頓驚宇宙內侈麗皆天成引望誰倚樓秀色亂目睛永懷衡門士辛苦守六經山藜不充腹筆硯久已冰柔茵坐中堂誰問公與卿世事泊無意燭換猶飛觥文犀壓朱箔陽春謝篹箏所處殊處所苦樂固異情誰致此不齊上天意何營蒼蒼不可問奕奕灑未停明晨起相視寒日已滿窻井甃破圓素砌苔還故蒼萬物去復冒顏色皆復常融爲大田水其流日滂滂方塘接深眀澄徹碧玉光豈惟癘疫消庶驗百穀祥願彼守經士幸可繼糗糧憂民既非職空致新詩章

送僧晚容

飛光無停芳歲闌羣陽不行寒氣動疎篁有韻窻含雪重幕無温筆捿凍蕭條山草葉始枯綽約江梅蕋先弄無人爲我取酒斟有客來前乞詩送多

情爲客不能已捲紙連書筆鋒縱七言百字拙且
卑俗眼方惛汝休重

送叔延判官

北風吹空雪花冷平鋪雲濤冒峯頂江長水闊飛
鳥絶沙樹參差動波影君子從戎碧油下綠髮清
瞳笏袍整大馬高車府中罷一船沿流背丁䲰
魚勝銀罇酒美物物當前若圖屏危帆健櫓醉中
去千里奔過猶一頃明年隨春到京國紅紫燒空
折桃杏獻書又謁蓬萊宮新斸豪曹試鋒穎况遇
朝廷方急材驥騄駃騠足當騁

山茶花

山茶花開春未歸春歸正值花盛時蒼然老樹皆
誰種照耀萬朶紅相圍蜂藏鳥伏不得見東風用
力先吹噓追思前者葉蓋地萬木慘慘攢空枝寒
梅數綻小顏色霰雪滿眼常相迷豈如此花開此
日絳艷獨出凌朝曦爲憐勁意似松栢欲攀更惜
長依依山榴淺薄豈足比五月霧雨空芳菲

丁亥三月十五日

茫茫月色如溪沙萬里不有纖雲遮今年寒氣爭
春來雪大如掌隨驚雷臨川城中三月雨城東大
丘汨爲渚天地慘慘無開時常恐蟄死和與義此
時謂月水中沒溺入蛙腸那復出豈知今夜月光
圓照徹萬物無遺偏人間有人司重輕安得知汝
有時明

舍弟南源刈稻

買田南山下禾黍忽已秋糟床待此注豈止衣食
謀窮陰迫霜霰不可遲揫收吾黨二三子晨行已
寒裘久苦城中囂至山諒優游况已除險穢新堂
置嵓幽窻軒衆峯出階墀水淙流良材未成種草
樹亦已稠寒花開照耀谷鳥樂啾啁心與珍境接
佳興固已遒而况饋朝夕甘美日可搜黄鷄肥落
俎清酤湛盈甌時鮮鱠冰鯽餘滋折丹榴此味何
以侑文辭頗賡酬晝務誠遺滯夜工督舂揄因觀
稼穡勞始覺奉養優此樂詎非幸人生復何求送
子固自起往意不可留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先生貶守滁滁小州先生爲之殆無事環州多
佳山水最有名瑯琊山近得之曰幽谷先生數
遊其間又賦詩以樂之鞏得而賡之者凡九章

瑯琊泉石篆

陽冰絶藝天下稱瑯琊石篆新有名初留泉涯俗
誰顧一日貴重繇先生古今書法不可數猶有字
本存於經我於八體未曾學雖得此字寧能評高
文老筆又所愛欲叙髣髴辭非精筆端應驅鬼神
聚筆妙夐與陰陽爭刻雕萬象出冥昧不見刀斧
曾經營奇形挺若聳崖巘險勢直恐生風霆雨來
莽蒼龍蛟起秋入寥沉星斗明先生七言載其側
爲地自與丘山平先生抱材置荒郡有若此字存
嵓局當還先生坐廊廟悉引萬事歸繩衡遂收此
字入祕府不使日灼莓苔縈高材重寶不失一唐
舜湯禹寧非朋

遊瑯琊山

飛光洗積雪南山露崔嵬長淮水未綠深塢花已開遠聞山中泉隱若冰谷摧初誰愛蒼翠排空結樓臺巘巘架梁棟輝輝刻瓊瑰先生鸞鳳姿未免燕雀猜飛鳴失其所徘徊此山隈萬事於人身九州一浮埃所要挾道德不愧丘與回先生逐二子誰能計垠崖所懷雖未寫所適在懽咍爲語幕下士殷勤羞甕醅

歸雲洞

洞遠人言接滄海洞幽晴始見莓苔天下顒顒望霖雨豈知雲入此中來

瑯琊溪

野草山花夾亂流橋邊旌斾影悠悠卽應要地無人見可忍開時不出遊

班春亭

山亭嘗自絕浮埃山路輝光五馬來春滿人間不知主誰言鑪冶此中開

庶子亭

瑯琊石泉清照人裏無泥沙表無塵風翻日炎夏潦盡古練一匹常瀰淪

石屏路

石屏不見刀斧痕石下初誰得行徑千騎來時停管絃月明更覺山中靜

慧覺方丈

七言老意蒼松蟠百金古字青霞鏤儒林孟子先生是墨者夷之後代傳

幽谷晚飲

先生卓難攀材真帝王佐皎皎衆所病蜿蜿龍方臥卷彼天下惠赴此一郡課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屢過旌旗拂蒙密車馬驚坎坷愛此谷中泉聲響遠已播槎横勢逾急雨點綠新破旁生竹相圍竦竦碧千箇遥源窅難窺盤古坦如磋遊鱗戢可數飛鳥嚶相和援琴薰風後結宇寒嵓左觥筵已得月金紈尙圍坐心如含逍遥語不綴招些一時聳傳觀千載激柔懦甘棠詩之懷峴首淚嘗墮況此盛德下襦袴人所荷不假碑刻垂棟牖敢曠挫當今甲兵後天地合坎坷先生席上珍豈忍溝中餓毋徐黑轓石當馳四方賀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

古詩

游麻姑山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橫千尋誰開一徑破蒼翠對植松柏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脩竹整整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如金遂登半嶺望城郭但見積靄縈江潯岡陵稍轉露樓閣沙莽忽盡橫園林秋光已逼花草歇寒氣況乘崑谷深我馳輕輿豈知倦倏忽遂覺窮嶔崟龍門誰來此中鑿玉斸不記何年沉泉聲可聽真衆籟泉意欲瀉無瑤琴斗迴地勢平如削穲稏百頃黃參差橫開三門兩出路却立兩殿當崖陰深廊千步抵崑腹桀木萬本摩天心碑文磊嵬氣不俗筆畫縹緲工非今世傳僊人家此地天風冷冷吹我襟令人豈解不老術可怪綠髮常盈簪根源分明我能說一室傾里輸瑯琳相高既不擁耒耜方壯又不持戈鐔我丁轗軻豈暇議直喜虛曠開煩襟清謠出口若先搆白酒到手無停斟山人執袂與我語留我饋我山中禽玲瓏當窗急雨洒窈窕隔溪孤笛吟未昏已移就明燭病骨夜宿添重衾神醒氣王目無睡到曉獨愛流泉音起來身去接塵事片心未省忘登臨

桃花源

來時秋不見桃花空樹寒泉瀉石涯爭得時人見鸞鳳不教身去憶烟霞

丹霞洞

麻姑石壇起雲霧常意已極高峯巔豈知造化有神處別聳翠嶺參青天長松桀栢枝嵬砢中畫一道如流泉林風颸飋滿丘壑山鳥嘲哳凌飛烟山腰古亭豁可望下見秋色清無邊忽驚陰崖勢回合中抱幽谷何平圜初誰鑿險搆樓觀更使遶舍開芝田令人到此毛骨醒欲搆老筆丹青傳羌夷干戈今未解天地瘡痏誰能痊大廈棟梁置沙莽肯復顧眄桷與椽吾徒於時直何用欲往未得心茫然

半山亭

樹杪蒼崖路屈盤半臺亭榭午猶寒平時舉眼看山處到此憑欄直下看

顏碑

碑文老勢信可愛碑意少缺誰能鐫已推心膽破姦宄安用筆墨傳神仙

碧蓮池

神仙恍惚不可明空有池蓮變紅碧清香冷落秋風前似被麻姑妬顏色

流杯池

行盡壇前石崖路忽見一曲清冷泉酒行到我不辭醉安用了了分愚賢

七星杉

古杉蒼蒼橫斗文其餘十圍陰蔽野應到夜深山月來林色天光迷上下

瀑布泉

飛泉一支天上來寒影沉沉瀉龍穴山靈欲以怪

動人山路先冬積霜雪

秋懷

天地四時誰主張縱使羣陰入風日日光在天巳蒼涼風氣吹人更僇慄樹木慘慘顔色衰鷰雀啾啾羣侶失我有愁輪行我觴顛倒回環不能律我本孜孜學詩書詩書與今豈同術智慮過人秪自讐聞見於時未裨一片心皎皎事乖背衆醉冥冥勢凌突出門榛棘不可行終歲蒿藜尚誰卹遠夢頻迷憶故人客被初寒臥沉疾將相公卿雖不爲消長窮通豈須詰聖賢穰穰力可攀安能俯心爲苟屈

送歐陽員外歸覲滁州舍人

病臥不出門非關避塵土深秋影雖清孤懷共誰語辱子問吾廬煇如就賓廡足音固可喜况久捉松麈子生何其祥家庭坐軻愈顧我齒諸生漸磨苦頑魯有如仰天潢勢豈識津渚又若馬牛然安能望熊虎空搖在門心常若風中羽羡子筋骨輕歸飛得其所從今夢無南隨子渡江艣

一晝千萬思

一晝千萬思一夜千萬愁晝思復夜愁晝夜千萬秋故人遠爲縣海邊句踐州故人道何如不間孔與周我如道邊塵安能望高丘又若澗與溪敢比滄海流景山與學海汲汲强自謀愁思雖爾勤故人得知否

送鄭秀才

鄭生雙瞳光欲溢我意海月藏其中齒清髮紺心獨老秋崖直聳千年松來趨學宮業文字進退珮玉何玲瓏一朝束書別我去馬蹄脫若風中蓬當今文人密如櫛子勿浪漫西與東處身不可不擇處一跌萬里無還蹤

荅所勸灸

灸灼君所勸感君書上辭勿難火艾痛要使功名垂我道世所背君知餘有誰筋骸倘且健學行肯教隳

菊花

菊花秋開只一種意遠不隨桃與梅遊人有幾愛孤淡零落野水空嵓隈層層露蕚間枝葉金靨萬箇團蒼苔直從陶令酷愛尚始有我見心眼開爲憐清香與正色欲搴更惜常徘徊當攜玉枕就花醉一飲不辭三百杯

荅石秀才月下

今宵月色明千里秋水與天無表裏樹木蟜蟜蛟龍蟠屋瓦鱗鱗雪霜洗林下病人毛骨醒目愛清光不知已秋風自作竽籟聲更送城笳夜聲起客衾初寒睡未能忽得子詩哦以喜子求我和何勤劬我知苦踈少知己子真愛我常存心安用蕪辭煩筆紙

冬曉書懷

羣鷄啁哳天始明東方吐日霜尚冰長簾高褰掃落葉短机背立吹殘燈昔時氣銳過奔浿今日病減真無蠅南箕翻翻世所效白璧皎皎誰非憎屠龍破產習已妄畫蛇著足棄未能不容當時孔何

病更譽衆列顔非朋坐知天下書最樂心縱塵土
酒可憑莫過二事賢且聖胡不學外常騰騰

代書寄趙宏

憶承昨歲致書召遂入江城同一笑羸奴小馬君
所借出犯朝寒鞅頻掉從來萬事固已拙況乃病
敦顔不少去隨衆後己自枉更苦世情非可料一
心耿耿淚誠直百口幡幡競訶誚獨君踴躍於我
顧譬於真玉火空燒別來未幾歲云換楊柳得春
還窈窕東溪最好水已渌桃李萬株紅白照當時
病卧不能出日倚東風愁同調逡巡紅白委地休
新葉可書陰可釣君持使傳入南師忽領貔貅過
蓬藋僧堂取酒就君飲不覺乘懽盞頻釂屋西明
月過簾白簾角有時飛熠燿明聞鉦鼓催軍發共
上高樓看旗旐日高行忽又別君從此閉門誰可
嘯秋風已盡始得書喜聽車輪返窮徼身欲追隨
病未能目斷珊瑚遮海嶠是時肺氣壯更惡日以
沉溟憂不瘳豈期艱苦天所憫晚節幸值巫彭妙
放心已保性命在握手猶驚骨骸峭今年霜霰雖
未重室冷尚無薪可燎一畝酸寒豈易言局促不
殊魚在罩勞君書劄數問訊深愧薄材無象肖君
心卓犖衆未識安得辨口闡廊廟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

荒城懶出門常掩春氣欲歸寒不斂東隣咫尺猶
不到況乃傍溪潭石險風光得暖才幾日不覺溪
山碧於染欣然與客到西岸衣幘不避塵泥點谷
花洲草各萌芽高下迸生如刻劃梅花開早今已
滿若洗新粧竟妖臉柳條前日尚憔悴時節與催
還荏苒沙禽翅羽亦已好爭趁午晴浮翠瀲從今
物物已可愛有酒便醉情何慊君廚山杏舊所識
速致百壺須灩灩心知萬事難刻畫惟有醉眠知
不忝預愁酩酊苦太熱已令洒屋鋪風簟

送吳秀才

一年過臘已十日餘日到春能有幾春來遠近不
可問冷碧先歸在流水梅花向今獨已繁玉豔都
占春風間草萌出土亦過寸衆芳次第掛清寒虛
堂盡日對風影我獨此守青琊玕故人遠來未一
醉車鞅欲去今誰攀憐君滿腹富文綵倦尾赤色
無波瀾連年禮部試多士白羽捨置操榛菅君今
忽忽負壯節我亦春色羞衰顔況逢離別可柰何
憶人日老情日多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東流抱孤城雨洗見春色風吹百草根道路千里
碧莫盡溪漫漫(去)波瀾散無跡遙林缺見山冉冉
蒼藹積沙禽有遺蹤文字不可識青松對桃李桃
紅李花白紅白勢方競青青守嵓側君意無不諧
研談欲俱得賦詩多所陳炳若觀龜拆城東不待
到衆物已歷歷

餉如晦伯益

一年孟春月已晦思去去騰如須臾春事競在二
月間急景豈與正月殊今看桃李花未出不知花
開能幾日日尋桃李不暫停恐未十回花已失筋
骸縱病心尚壯酒醴雖無隣可乞城東欲與君試

行莫嫌冷落逐書生

高松

高松高千雲衆木安可到湯湯鳴寒溪偃偃倚翠纛側聽心神醒仰視目睛眊風雨天地動一葉不敢倒豈同澗中萍上下逐流潦豈同墻根槐卷卷秋可掃鳳凰引衆禽此木陰可肅君求百常柱星日此可造般匠世有無方鍾野人好

青青閒青青

青青閒青青盡望密如罅風柔聲自和草蓐陰可藉遊蜂不暫去啼鳥時獨下繚牆隔深園高枝出虛榭貴人無餘事歡言持玉斝茅屋亦自好吾廬四如畫故人儻可遲倒屣不辭迓

洪州

洪州城中荒且遠每到弱馬常驅馳交朋顧我亦已厚謝詞有禮寧當違人生有累乃汲汲萬事敦迫如啣羇山中無塵水青白安得去吟梁甫辭

詠史二首

仲尼一旅人吳楚據南面不知千載下究竟誰貴賤賜也相國尊子思終不慕乃知古今士輕重復内顧

泝河

客舟泝河西北行日夜似與河流爭不知洶洶竟何為怒意彼此何時平但疑天地送秋至惡雨疾風相觸聲我病入寒饒睡思歸夢正美還遭驚東南水鄉我所住楊花散時春水生湖江渺邈不見岸汩汩自流無可憎石泉百丈落山嵴此縱有聲清可聽莫如此水極凶驚土木暫觸還轟轟吁嗟造化何厚薄惡物受稟無由更

尹師魯

衆人生死如塵泥一賢廢死千載悲漢初董生不大用厥政自此熈隆姬至今董生沒雖久語者為漢常嗟歎尹公素志任天下衆亦共望齊皐伊文章氣節蓋當世尚在功德如毛釐安知蔓草蔽原野雪霰先折青松枝百身可贖世豈惜訃告四至人猶疑悲公尚至千載後況復悲者同其時非公生平舊相識跽向北極陳斯詩

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發吹孤舟起視北極星辰稠曉開征帆破長浪挾以兩艣當中流松門東面見廬阜其上少日煙氣浮舟人指我極四望黑處無底蛟龍湫楮溪左蠡信浩蕩雨涘若粒分岡丘落星囷囷熟可狀清漢夜獨垂牽牛故人曾期此同載捨棹直抵雲山游念今五載負斯語心獨動蕩風中斿況聞肥遯須山在早時事力胡能謀所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畝操鋤耰此言此笑吾此取非子世孰吾相投今諧與子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

北風

北風動地江翻天我坐極浦維空船浮雲溟溟下無日老樹自擺相樛纏薰琴空聞不可見應已久絕朱絲絃遂令陰飈自回斡安得歲物無疵疠江頭酒賤且就醉勿復著口問陶甄

過彭澤

淵明昔抱道爲貧仕兹邑皤然復謝去肯受一官縶予觀長者憂慷慨在遺集豈同孤蒙人剪剪慕原隰遭時乃肥遯兹理固可執獨有田廬歸嗟我未能及

江上懷介甫

江上信清華月風亦蕭洒故人在千里樽酒難獨把由來懶拙甚豈免交游寡朱絃任塵埃誰是知音者

讀五代史

唐衰匪一日遠自開元中尚傳十四帝始告曆數窮由來根本强暴戾豈易攻嗟哉梁周間卒莫相始終與無累世德滅若燭向風當時積薪上曾寧廢歌鍾

庭木

庭中有佳樹清影四面垂往往風雨夜蛟龍此投依留之待鸞鳳未許燕雀窺誰謂烏鳥惡安巢最高枝不顧白日照直傍陰虹飛自恃棲託穩豈憂彈射危三春獨翺翔百鳥歛羽儀鳳凰不能爭況乃梟鴟微既務志意得都爲世可欺白晝攫鼎肉從容釋牲犧近人不肯避一怒終夜啼遭其瞰牆屋禍患豈可移聽之欲占赦婦人固已癡忿害乃其所何肯報福釐行路指之嘆童稚爭罵譏鸚鵡獻至尊言語固可奇翡翠輸太府器服所取資雉鷄美文章贄贈理亦宜鷹鸇逐惡鳥天威得施爲關雎於周室耿絜配后妃莫如此鳥頑飽食無所裨一毳不能有醜聲日交馳但知擇嘉處巍然治

其栖衆怒未易忽儆幸亦有斯安知無刀斧崩分弃毛皮且勿引蟲蝨使樹心本披亦有愛慱擊鉤連梟與鴟亦勿樂順己窟穴藏狐狸凡能致大患尠不自毫釐未知引避去此語足自規惜哉種樹意長與事乖違古來亦如此壯士徒嗟悲

發彭澤

臥聞擄聲知雨來起見江流與天合山回風吹霧不盡帆健船衝浪相沓歸雲難乘望空斷落日乍掩涼可納去家今夜一千里誰見愁來坐方榻

菊花

東籬菊花今已開萬物各自相驅催却尋桃杏郫復有舊樹慘慘空牆隈年光日日已非昔人世可能無盛衰朱顔白髮相去幾勢利聲名相抑排三公未能逃餓死九鼎竟亦爲塵埃乃知萬事皆自枉有便只宜持酒杯

落葉

秋雨與風相噴薄樹木可能無葉落琅玕散漫不可收野霧滿船誰掃掠垂楊千樹舊所惜顔色易衰由力弱空條尚舞不自休物意豈能知索寞菊花雖開能幾許新酒縱酸猶可酌朱顔久已摔銷減豈有功名堪寫皃衣冠塵土欲更洗其柰滿隄河水濁花開葉落須强醉壯士豈憂常落魄

舞鶴

蓬瀛歸未得偃翼清溪陰忽聞瑤琴奏遂舞玉山岑舞罷復嘹唳誰知天外心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

古詩

降龍

降龍左右施襟裾兩廊夾廟深渠渠禮下天子一等爾衣服居處何其殊文旛列戟照私第青紫若若官其孥先後熒煌首珠翠侍者百十顏温瑜凝寒墮指熱侵骨一宴百盞傾金壺窮民疾首望雨露太上欲倚攀姚虞君胡爲乎目時病橐鋮襆艾恬以愉生前赫赫淚自重身後沒沒寧非愚

湘冦

衡湘有冦未誅剪殺氣凛凛圍江潯北兵居南匪便習若以大船乘高岑傖人操兵快如鶻千百其旅巢深林超突溪崖出又伏勢變不易施戈鐔能者張弓入城郭連邑累鎮遭驅侵羣黨爭誇殺吏士白骨棄野誰棺衾貔貅數萬直何用月費空巳逾千金楚爲貧鄉乃其素應此調發寧能禁捷如馬援不得志强曳兩足登嶔崟烏蟻睢盱倚嵓險此虜難勝端非今較然大體著方冊唯用守長懷其心祝艮張儋乃真選李琢道古徒爲擒嗚呼廟堂不慎擇彼士齪齪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鑒養以歲月其憂深願書此語致太史獻之以補丹扆箴

地動

吾聞元氣判爲二升降相輔非相傷今者無端越疆畔陰氣熖熖侵於陽陽收剛明避其勢陰負捷勝尤倡佯地乘是氣抗於下震盪裂拆乖其常齊秦晉代及荆楚千百其堵崩連牆隆丘桀屋不自定翻若猛吹摇旌幢生民洶洶避無所如寄厥命於湖江有聲四出嘻可怕誰擊萬鼓何雷碾陰爲氣静乃如此天意昧密寧能詳或云蠻夷尚侵軼已事豈必垂災祥意者邪臣有專恣氣象翕翕難爲當據經若此非臆決皎如秋日浮青霜祖宗威靈陛下聖安得直語聞明堂朝廷肅穆法度治豈用懔懔憂胡羌

邊將

太祖太宗能得人長壘横邊遮虜塵太傅李漢超侍中何繼筠二子追接吳與孫鎮齊撫棣功業均卓哉祖宗信英特明如秋泉斷如石一朝出節合二子口付心隨斷纖悉靡竢之旁郡城下酒利商租若山積二子開庫啗戰士以屋量金乘量帛洪濤入坐行酒杯牛截羊蒸委若灰歲費巨萬不計籍戰士歡酣氣皆百二子按轡行邊隅牙纛宛轉翻以舒汎掃沙磧無纖埃塞門千里常夜開壯耕老餔安且愉桑麻蔽野華芬敷濟南遠清書樂石百井夜出摧穹廬神哉祖宗知大體趙任李牧真如是漢文齪齪豈足稱郎吏致激面汗騂當今羌夷久猖獗兵如疽癰理須決堂堂諸公把旄鉞碩策神韜困羈紲祖宗憲度存諸書燿若白日明天衢國容軍政不可亂薦此以爲陛下娱

多雨

嗟江之濱地多雨冬雷不收閉蟄戸陰氣濁晦化爲霧或雲於山水於礎雜花萬株紅與紫臘風吹

開不可數入春十日寒始至春氣欲歸寒格任羣
山巉空雪相亘摧折草木何可禦霖傾潦雨那復
止穹林大丘滅無渚及今孟夏理宜熱重裘無温
坐當午四時云然了安謂吁吾有愁誰可語

秋日

陰氣先羸縱秋熱時節有幾相與奪情知赫日不
可久須聽西風生木末浮雲滿天明復暗天意自
然如慘怛園林秀色已漸失次第豈能無葉脫南
山獨佳不可挫氣象更清連日月燕飛度海向何
處今去昔來真可劣繡簾錦幕不算重從此朱門
戒霜雪誰憐丱角歌者哀歲歲苦貧思短褐

山水屏

吳縑落寒機舒卷光亂目秋刀剪　新屏尺寸隨
折曲搜羅得珍匠徙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千里
在一幅定眎乃漸通紀一作悉數難迫促山亂若無
窮負抱頗重複高稜最當中桀大勢尤獨回環衆
峯接趨向若奔伏矜雄跨九州爭險挂星宿深凝
雪霜積暗覺烟霧觸泉源出青冥漲潦兩崖束歷
遠始紆徐派別輸衆谷輕舟漾其間泝沂無緩速
微尋得脩逕側起破蒼麓遠到無限極窮升犯雲
族遊子定何之顧盼停馬足盤石長自閑空源偶
誰築塵氛見荒林物色存古俗粲粲弄幽花蒼蒼
蔭嘉木遺牛上巖顛驚礐出樸腹鮮明極萬狀指
似才一粟雖從人力為頗類陰怪續深堂得欹眠
高枕生遠矚餘光耀衾幬清意凝幔褥愚訶世幸
略慵臥嗜尤酷因能助佳夢肯顧躋杲旭將相有
時材溪嵓真我欲儒林恥未博俗穽思自贖婚嫁
累苟輕耕釣吾已卜圖屏特自慰箬簶心思逐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陰陽在天地鼓吹猶橐籥煩蒸翕已盡灝氣乃浮
薄羣山翠相抱塵霾如洗濯川源亦虛徹派別歸
衆壑囂音滅蛙蚓勁意動鵰鶚蠅蚊自不容雖有
類鉗縛驅之舊苦衆忽去寧匪樂俯仰自醒然意
適忘體瘼天運雖已晏生物固未剝薑芋圃可掘
禾黍田始穫脫苞紫栗迸透葉紅梨渥幽花媚清
景鮮蘂耀新蕚西風動孤格露曉愈脩擢能終犯
寒沍詎可忽纖弱況當九日近家釀成已昨温顏
几杖適弱質衣冠恪閨門自可會非必千里約箏
匏出人指邐迤奮宮角初言小人獻終拜長者酢
清言喜自洽細故憂可略幸無職事顧況荷租賦
薄讀書有休暇得醉且吟噱

食梨

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最大樹屬此亦乾
朽當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實穰穰落
吾手忽驚冰玉敗不與膏澤偶清朝起周覽映葉
才八九閑居問時物此說得溪叟貧齋分寂絕塵
抱徒噎嘔寧知蕭條內把握忽先有食薪恐非稱
分少覺已厚開苞日星動落刃冰雪剖煙潯擇新
汲遠負盈素缶英華兩相發光彩生戶牖初嘗密
經齒久嚼泉垂口蠲煩慰諸親愈渴忻衆友肯視
故畦瓜寧論濁泥藕歲晚迫風霜人飢乏藜糗真
味雖暫御未許置樽酒

追租

耕耨筋力苦收刈田野樂鄉鄰約來往樽酒追酬酢生涯給俯仰公斂忘厚薄胡爲此歲暮老少顔色惡國用有緩急時議廢量度內外奔氣勢上下窮割剝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陂湖變埃壒禾黍死燒确衆期必見省理在非可略謂須倒廩賑詎止追租閤吾人已迫切此望亦迂邈奈何呻吟訴卒受鞭棰却寧論救憔悴反與爭合龠問胡應驅迫久已罹匱涸計須責强壯勢不存尫弱去歲已如此愁呼徧郊郭飢羸乞分寸斯須死笞縛法令尙修明此理可驚愕公卿飽天祿耳目知民瘼忍令瘡痍內每肆誅求虐但憂値空虛寧無挺掣鑊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吾卧避囂喧茲言偶斟酌試起望遺材霾風振墟落

桐樹

棄地瓦礫閒茲桐偶誰樹憶見擁西牆俄成劃烟霧得時花葉鮮照影清泉助當軒蔽赤日對卧醒百慮惜哉稟受弱妄使鸞凰顧商聲動猶微秀色觸已沮泫摧亂繁條逼迫畏清露暄晴幸未闋飄落儻可拒噫號衡飆回激射陰霰聚此勢復何言瞪視空薄暮

九月九日

凄凄風露滋靡靡塵靄屏已忻廬舍清未苦裘褐冷眠食味尤嘉起坐日尙永虛天照積水精鑑出幽礦石瑩見山稜林疎覺牎冏黃花宿蕋破豔豔晨粧靚頻尋遠逕香每愛蒼池影爲誰佳色鮮慰我貧齋靜寒醅出家法異果得他境甘腴饌新兎醜怪薦修蠯（蒲猛反）幽閑重時節老大珍物景獻酬興未薄比諷思猶騁况同親戚歡詎匪田野幸俱醉任栖鵶燭炬尙可秉

路中對月

山川困遊人而不斷歸夢其餘惟日月朝夕南北共日光驅人身擾擾逐羣動鄉思須暫忘世事那止重豈如月可喜露坐惜倥偬清明入襟懷萬里絕纖霧愛之不能殆但以目睛送想知吾在廬皎皎上脩棟慈親坐高堂切切兒女衆憐其到吾前不使降惟懞豈不映時節荏苒更季仲而我去方急其能計歸軫我非土木爲耳目異聾瞽念之扃由安腸胃百憂中何言月下喜喜意亦有用爲其同此時水木光可弄猶勝夢中事記之聊一誦

聽鵲寄家人

鵲聲喳喳寧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物情固不等人事爾意自驚思別離秋風粲粲正可愛黃菊芙蓉開滿枝春風千樹變顔色遠水靜照紅霞衣梧桐楊柳豈知數沙步露冷銀床欹新黃暗綠各自媚爛熳未減春風時誰言秋物不可賞人意自移隨盛衰山田正冷酒味美禾黍半收鷄鴈肥霜梨野栗處處有雪窑薦口清香隨鄉園物物可想見我意祇隨魂夢飛家人未用占鵲語應到歸時春亦歸

讀書（亦云辛卯歲讀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强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

堂荏苒歲云暮家事已獨當經營食衆口四方走
遑遑一身如飛雲遇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怪
靡不嘗落日號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
方進舟航所勤半天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
病軀久羸尫呻吟千里外蒼黃值親喪母弟各在
遠計歸恐驚惶凶禍甘獨任危形載孤艎崎嶇護
旅櫬緬邈投故鄉至今驚未定生還乃非常憂慮
心膽耗驅馳筋力傷況已近衰境而常犯風霜驅
之久如此負疴固宜長朝餔暫一飽百回步空廊
未免廢坐臥其能眎縑緗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
忘百家異旨趣六經富文章其言既卓闊其義固
荒茫古人至白首搜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著書
欲煌煌瑕疵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
畫隨其方後生以中才胸臆妄度量彼專猶未達
吾慵復何望端憂類童稚習書倒偏傍況令議文
物規摹詎能詳輪轅孰撓直冠蓋孰纁黃珪璋國
之器孰殺孰鋒鋩問十九未諭其一猶面牆幾微
言性命萌兆審興亡茲尤覺浩浩吾詎免倀倀因
思幸尚壯曷不自激昂前謀信已拙來效庶云臧
漸有田數畝春秋可耕桑休問就醫藥疾病可消
穰性本反澄澈情田去榛荒長編倚脩架大軸解
深囊收功畏奔景窺星起幽房虛窗達深暝明膏
續飛光搜窮力雖憊磨礪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
憂匱囷倉又如導涓涓寧難致湯湯昔廢漸開闢
新輸日收藏經營但亹亹積累自穰穰既多又須
擇儲精棄其糠一正以孔孟其揮乃韓賓朋顧緇

空館議論據方床試為出其有始如宮應商紛紜
遇叩擊律呂乃交相須臾極萬變開闔爭陰陽南
山對塵按相摩露青蒼百鳥聽徘徊忽如來鳳凰
乃知千載後坐可見虞唐施行雖未果貯蓄豈非
良何殊廐中馬縱齕草滿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
騰驤此求若未晚此志在堅剛

雜詩五首

三季已千載古道久荒榛紛紛東漢士飛鳴不當
辰經營救氛沴此志卒埃塵士生有進退何必棄
其身其道雖褊迫其行絕莊磷公心不吾誑復求
無此人

貧仕任固小會計未可失方今備千品內外有卑
秩孰當責在己施設能自必拘文已難騁避世固
多屈細云且可略於大復何實所就正如斯與古
豈同術雖非萬鍾富苟冒歸一律焉能示朋友學
士空自咄

韓公綴文辭筆力乃天授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
後謂為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厥耀無
與偶當之萬象瑩所照百怪走此其自然光萬物
安得有其人雖已歿其氣著星斗窮天破大惑更
覺功業久其餘施諸小未負風義厚當身止自善
所遇時則不致官九列齊此理嗟亦苟去就惟用
捨士固無常守孔孟非其稱斗祿應未取惜哉天
下才甘受外物誘

相去幾年今與古睢陽幾人朱與紫嗟哉二子獨
有名義烈乃能長不死當時美人歡未足一日倉

皇行萬里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爲眼耳丈夫感激世莫測二子引身高不起忠驅氣激鬼神動漠漠胡沙來此止

少年百事銳豈謂身力孱心笑古時士樹立勢苦難差池歲月邁自照失朱顏初心不復道齟齬常未安紛紛憂與勞幾不傷肺肝人自省己分靜默固其端詩書可自喜施設諒漫漫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涕淚昨辭親酸心今別子舟陸空相望摻袂即千里

戲呈休文屯田

陳侯儁拔人所羨歲晚江湖初識面已聞清論至更僕更讀新詩欲焚硯　天子無由熟姓名諸公固合思論薦烏韡況已踏臺省黑綬未得辭州縣落落逢人愈難合欣欣顧我能忘倦跬步龕官別經歲角巾廣坐今相見遶郭青山疊寒玉縈隄遠水鋪文練明紅靚白花千樹隔葉跳枝鸎百轉佳時苦雨已蕭索落蕋隨風還面旋縱無供帳出郊野尚有清樽就閑燕脫遺拘檢任真率放恣嘲諧較豪健東廊解榻不共語明日離亭空眷眷

送宣州杜都官

夜聞陵陽峯上雨曉見宛溪春水平畫船不待雙櫓挾歸客喜成千里行牧之文采宜未泯夫子風流今有聲篇什高吟鳳凰下翰墨醉洒煙雲生撥置簿書有餘力放意樽罍無俗情忠義非徒歡風俗愷悌固可交神明餘休比尸得涵泳嚚訟累歲皆澄清薦章交論付丞相士行如此宜名卿江湖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傾鶺鴒一枝亦自得去矣黃鵠高飛鳴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遺人耕紫烟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言言階脚插入斗牛間樛枝古木不記年空槎谺然臥道邊幽花自嬋娟林深爲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猿鶵禽乳鹿往往嗥荒顛却視來徑如緣絙千重萬疊窮巖巒下有荆吳粟粒之羣山又有甌閩一髮之平川奕棊縱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奇萬異可意得墨筆盡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達世路俯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霄插漢之夐起出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闔境年年枹鼓閑几按剸裁得休暇山水登躡遺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懸

東軒小飲呈坐中

二年委質繫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祿困垂首似見故人羞滿顏及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頃刻閑海魚腥鹽聊復進野果酸澁誰能刪談劇清風生麈柄氣酣落日解醉鬟瑰材壯志皆可

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悋去病體頓覺神明還簡書皇皇奔走地筦庫碌碌塵埃間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環不如飲酒不知厭欲罷更起相牽挽

明妃曲二首

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辭漢地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虜方滿眼皎皎丹心欲語誰延壽爾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蚩丹青有迹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爲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在天音信稀幾成新曲無人聽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人情無感慨何故衛女苦思歸

蛾眉絶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汙白玉向人不肯用黃金一辭椒屋風塵遠去託氊廬沙磧深漢姬尚自有妬色胡女豈能無忌心直欲論情通漢地獨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代有知音長安美人誇富貴未央宮殿競光陰豈知泯泯沈烟霧獨有明妃傳至今

喜二弟侍親將至京師書多言二弟爲縣之美

嗟予懷抱徒蠢蠢二弟胸中何落落政如魯衛各馳騁文似機雲飽磨琢坐曹風義動江淮爲縣聲名到京洛鴻雁羲羲並羽儀棠棣韡韡聯跗萼我於兩處抱饑渴恨寄一官如束縛周南留滯匆復論平陸可來無厭數慈親況不倦行役官長幸復寬期約似聞笑語已髣髴想見追隨先踴躍共眠布被取溫暖同舉菜羹甘淡薄山花得折隨好醜村酒可醉無清濁屈伸有命更勿疑細故偶然皆可略春風爲子送帆檣速放船頭來此泊

七月一日休假作

初秋尚苦暑歸沐乃君恩地閑少來客日晏猶閉門家乏念藜藿閑顔無一樽况復辭貌拙敢隨車馬奔盥濯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味古人言頗喜市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竊太官餐

秋夜

秋露隨節至霄零在幽篁灝氣入我牖蕭然衾簟涼念往不能寐枕書嗟漏長平生肺腑友一訣餘空床况有鵲巢德顧方共糟糠偕老遂不可輔賢真淼茫家事成蕿落嬌兒亦徬徨晤言豈可接虛貌在中堂清淚昏我眼沉憂回我腸誠知百無益恩義故難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高閣在清禁長軒憑廣虛御幄閟圖象依然臨幸餘翠蠶布天路黃簾分直廬一雨清景早稍涼秋興初解帶就君坐臨床閱素書山海所錯出飛潛類紛如此語果虛實遺編空卷舒自笑正豕亥更微注虫魚君材合遠用就此固已疎如我乃斯幸地閑容誤居竹影散良席花香浮廣裾俯仰自足適歸時更當徐

李氏素風堂

丞相事唐室獨馳三絶名家世在圖史詩書傳後生郎位逮流澤出令儕輩驚歲暮營燕坐高居遺

世情翠竹帶書幌青山臨酒觥已使襟韻適况聞吟誦聲自可化鄉里豈唯門戸榮果有過庭子頴然材思精抱璞已三獻驚人當一鳴風義故常在茲堂非偶成

秋聲

喬柯與長谷秀色故未凂秋風來吹之聲如振江海怒號無晨夕唱和若有待翏翏徧坳窪豈獨緣繭嵬百川亦相投取鬧不知悔竹籬更譪然呂律焉足釆蜩螿豈知微切切如怨懟惟人亦吟哦沸若烹鼎鼐八荒同一鳴靜裏安得在獨有虛空翁恬然故無改

戲書

家貧故不用籌算官冷又能無外憂交遊斷絶正當爾眠飯安穩餘何求君不見黄金滿籯要心計大印如斗爲身讎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白頭

李節推亭子

野江郭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羣峯連延倚天壁長林相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窗戸寒居者非咫尺子初得從誰有此煙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求深緩帶聊自適時花笑婀娜山鳥吟格磔家釀熟新樽歡言命艮席故已輕華簪寧論珍拱璧我亦有菑田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過從佇三益

秋夜露坐偶作

白雲飛尚低清露泫猶早風來亦依微濁暑焉得掃客堂虛四楹洒水根枯槁喜茲宵漏初露坐散襟抱河明帶飛觀月白通馳道顧眄塵慮銷瓶泉謝頻倒詩恨無同聲人詩義與探討踟躕拂方床歸臥夢亦好

韓王汝使歸

顧命逮殊鄰輶軒遵此道公府戒行期禁庭頒重寶積雪正東流度河鉞前導士勇踐胡塵馬驕嘶塞草玉節所鎮臨氊廬先汛掃赤爾示威靈坦然布懷抱國倚材實優虜得聲名早慷慨服天驕從容問遺老光華反原隰沆碭看西顥迎勞動都門旌旗風亦好

苦熱

憶初中伏時怫欝炎氣升赫日已照灼赤雲助軒騰積水殆將沸清風豈能興草木恐焚燎窗扉似炊蒸冰雪氣已奪蚊蠅勢相矜發狂憂不免暑飲詎復勝

過介甫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頗諳肺腑盡不聞可否言淡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况值秋節應清風蕩敲煩徘徊望星漢更復坐前軒

過介甫歸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合醬作

孺人捨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拙經營生理見侵迫海鹽從私求廚麪自官得楝豆連數晨汲泉候

將夕調澆遵古書煎熬需日力庶以具藜羹故將供膽食豈有寄徑憂提瓶無所適但慙著書非覆瓿固其職

送章婺州

方擁使君節篤言自東還又聞白丞相懷紱出九關遂縱大船去欲追詎能攀已喜所寄徑幽尋足谿山仍誇越西部逈在雲林間屋瓦徧高下青蒼更回環穿路竹裊裊鳴沙水潺潺會有樽酒適每需庭訟閑况席鼓琴舊政行故非艱歲暮當趨召馳歸復玉班

瞿祕校新授官還南豐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芳物盛未同故人遊叩門忽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兹始過家當少留中園何時到薇蕨亦已柔山翠入幽屐渚香浮逈舟阡陌有還往壺觴時獻酬應笑天祿閣寂寥誰見求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

古詩

送程公闢使江西

程侯昔使西山下金印出懷光滿把坐馳雷電破姦伏力送春陽煦鰥寡袴襦優足徧里巷禾黍豐穰磬郊野訟庭終日自虛曠德宇平生本蕭洒龍淵决水漲清沼鳥背株林開廣廈蒼顏擁檻四山出翠色横欄大江瀉掌平百里露州郭髮密千甍銜屋瓦雲裘數曲秀蘭蕙鳳蓋相摩擢梧檟客來尚喜井投轄主禮寧論燭飛灺三吳月出照金戟百越風來吹玉斝羽釵絶艷舞回雪寶劒諸儒談炙輠一尊放意受天籟萬累回頭真土苴我思飛步綴登躡又欲生綃乞圖寫身縻東觀願雖阻目注章門心豈捨過臨有幸破氛霧奮厲方欣入陶冶齋航又自日邊去信節初從天上假舊邦往靖寄揮塵新轂來輸付流馬遙知素譽在民口已有歡聲騰里社却尋泉石引幽士想憶沙塵笑勞者何當一解豫章榻强賦土風令中雅

遊金山寺作

候潮動鳴艣出浦縱方舟舉䈪見茲山巋然峙中流朱堂出烟霧縹渺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尋遊屐履上層閣披襟當九秌地勢已瀟洒風飈更颼飅遠挹蜀浪來旁臨滄海浮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久聞神龍伏况覩鷙鳥投行緣石徑盡却倚巖房幽頗諧雲林思頓豁塵土憂昏鍾滿江路歸榜尚夷猶自楊子渡以兩小舟夾引所乘舟故云方舟

答葛蘊

我初未識子已知子能文春風吹我衣暮召入九閽衆中得子辭默許非他人方將引飛黄使出萬馬羣差之在須臾氣沮不復論大明臨萬物我亦傍車塵相逢扶桑側一揖意自親屈子果由我相示以無言同行千步廊攬轡金馬門歸來客舍中未及還往頻東舟載子去千里不逡巡今者坐甌越相望若三辰忽有海上使問我及牆藩得子百篇作讀之爲欣忻大章已逸發小章更新清遠去筆墨畦徒識斧鑿痕想當經營初落紙有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闚靈均我老未厭此持誇希代珍朝吟忘日昃暮吟忘日曛發聲欲薦子自笑不足云

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百金市上裁輕羅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放舩縱櫂鼓聲促蛟龍擘水爭馳逐倏親忽遠誰可追朝在西城暮南溪奪標得雋唯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瓶取酒飲如水盤中白筍兼青螺生長江湖樂卑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波秀壁如奩四邊起蒲芽荇蔓自相依躑躅夭桃開滿枝求羣白鳥映沙去接翼黄鸝穿樹飛我坐荒城苦卑濕春至花開曾未知蕩槳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

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手中紅螺豈須勸輕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湔裙家住横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

種牡丹

經冬種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條始秀出蠹已病其芽柯枯葉亦落重尋但空槎朱欄猶照耀所待已泥沙本不固其根今朝謾咨嗟

西湖二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紛此獄訟地欣乘刀筆閑漾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顔春風隨我來掃盡冰雪頑花開滿北渚水淥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時往還吾亦樂吾樂放懷天地間顧視彼誇者錙銖何足言

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烟水永北隄復誰開長涵一川靜久幽緜地偏跬步人跡屏我初得之喜指顧闢榛梗種花延妙香插柳待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盡高卑開拓極壬丙洒然塵滓消怳爾心目醒與物振滯淹如人出奇穎日携二三子杖屨屢觀省念時方有爲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逍遥固知拙者幸

百花隄

如玉水中沙誰爲北湖路久翳荒草根未承青霞步我爲發其枉脩營極幽趣髮直而砥平騂騮可馳鶩周以百花林繁香泫清露間以緑楊陰芳風轉朝暮飛梁憑太虚嶢榭躡煙霧直通高城顛海岱歸指顧爲州乏長材幸歲足秔稌與衆飽而嬉陶然無外慕

芙蓉臺

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嬋娟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爲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臺上遊人下流水柱脚亭亭插花裏闌邊飲酒櫂女歌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屐緑柳墻連使君宅

秋懷二首

流水寒更澹虚窓深自明褰帷遠鐘斷擁褐晨香清油然素心適緬彼外物輕因時固有應在理復何營隱几公事退卷書坐南榮以茲遠塵垢何異山中情

爲州詎非忝卽事亮何成幸茲桑麻熟復示倉箱盈閭里凶黨戢堦除囂訟清日携二三子飽食中園行念非形勢迫免有彈弋驚幽閑固可樂勿慕高遠名

送李撰赴舉

湖水碧槐花黄山川摇落窓戶凉宿雲星稀日東出青冥風高雁南翔華堂昨夜讀書客匹馬今朝遊大梁風鞚拂塵見飛影把握驚人持夜光康衢四闢通萬里天駟得地方騰驤我留東山意頗卓屏棄外慮無毫芒子能相從味冲漠捉筆勿暫遅歸裝

送韓玉汝 春日城東送韓玉汝赴兩浙轉運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爲韻得生字

野岸漲流水名園分雜英旭景冠蓋集清談樽酒傾重此臺省秀駕言江海行已喜懷抱粹況推材實精衆許極高遠時方籍經營詎止富中廩固將澤東垗還當本朝用不待芳歲更功名自兹始匆嘆華髮生

招隱寺

一徑入松下兩峯横馬前攀緣緣羅磴飛步蒼崖巔昔人此嘉遯手弄朱絲絃想當林間月獨寫山中泉此樂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亦本蕭散至此更怡然偏憐最幽處流水鳴濺濺

延慶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納涼同觀建鄴宮中畫象翰林墨跡延慶寺者劉裕故宅中有壽丘山

禪方壽丘山平昔宋公宅好風吹雨來暑氣一蕩滌我與二三友歡言同几席神清軼埃壒趣合盡肝鬲嶺竹翠尙新水花紅可摘以此侑罇酒隤然岸巾幘建業舊丹青金鑾餘翰墨綽約桃李顏超遙龍虎跡紈矣霸王業信哉文章伯感古已躊躇慕奇復嘆息泊無勢利心自覺衿慮適起坐相拔牽遲留日將夕

送豐稷

桃葉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夜起勁艣亂江羣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閱村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氷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强學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據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雖知璞玉難强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迺知確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不飲酒

不飲酒不害諧少年醒眼看花開況從多病久衰耗自顧白髮垂毶毶縱遇花時少情思經春不曾嗡酒盃布穀但憂天雨少提壺謾聞山鳥催且坐蒲團紙窓暖兩衙退後睡敦敦

初發襄陽攜家夜登峴山置酒

維舟沔南岸置酒峴山堂入坐松雨濕吹衣水風凉烟嶺火明滅秋湍聲激揚乍釋塵垢累況餘燈燭光羊公昔宴客爲樂未遽央而我獨今夕攜家對壺觴頗適麋鹿性頓驚清興長歸去任酩酊詎期誇阿强

高陽池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酩酊更問幷州兒我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嘗持念豈公事衆又非筋力衰局束避世網低回紲塵羈獨慚曠達意竊祿誠已卑

遊鹿門不果

方舟下秋瀨已遠漢南城念昔在郡日苦爲塵網嬰低心就薄祿實負山水情鹿門最發秀十里行松樫宿幌白雲影入窗流水聲龐公昔抱道遯世此躬耕風雨塞天地伺晨獨先鳴故巖但聞說已覺醒朝酲及兹道途出謂諧猨鶴迎顧值深濘阻

獨憐幽思弃不踏蘇嶺石虛作襄陽行

漢廣亭

悠悠漢水長剡剡楚山密若與心目期爭從窗戶出太守朴鄙人迂無適時術治民務不煩得意偷暇日北城最頻高局促皆曠逸雲根辨毫芒鳥背臨嵂崒亦以樂賓遊豈惟慰衰疾欲寄别後情嗟無少文筆

聞喜亭

聞喜名自昔廣亭臨漢津飛甍出萬屋地絶無纖塵盤道城堞古遠林墟曲新靜覺耕釣勝幽宜鷗鷺馴賴此荒僻郡幸容朴愚人閤鈴晝常寂齋釀寒更醇一罇且勤設匆負頭上巾

劉景升祠

景升得二蒯坐論勝凶殘正當喪亂時能使憔悴寬繽紛多士至肅穆萬里安能收衆材助圖大信不難諸公龍鳳姿有待久盤桓得一固足與致之豈無端迺獨采樗櫟不知取梓檀蓋云器有極在理良足歎

隆中

志士固有待顯默非苟然孔明方微時息駕隆中田出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垂成中興業復漢臨秦川平生許與際獨比管樂賢人材品目異自得豈虛傳

蔡州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久埋沒荒烟起空林昔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轂深藏閟黃金構難琦琮閒咎責積已深終貽覆宗累苟得非所欽爲惡理當爾足懲誇者心

谷隱寺

峴南衆峯外窅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复出道安林習池抱鄰曲虛窗潄清音竹靜幽鳥語果熟孤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紲塵羈無繇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皐峯嶺頗秀發王粲舊居處荒草久湮沒解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氛藹歇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隄長槐柳若雲布連陰入虛堂架險注鳴溜分畦殖羣芳豈惟富桑柘蓋亦餘囷倉主人事幽屏不願尚書郎即此狥高志風騷恣徜徉强起追羲重還歸直明光清風凜然在素壁盈文章故栖匆回盼黃鵠本高翔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憶昔江西别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子遺萬事遂恬曠我繫一官常局促早衰膽氣自然薄多病顛毛那更綠人情畦畛阻肝膈世路風波悸心目每嗟太守兩朱輪寧及田家一黃犢幸逢懷紱入斗牛喜得披山收寶玉薄材頑鈍待磨琢舊學搶攘期反覆雲鴻可近眼先明野鹿尚麋顏自忸長鬚幸未阻誨存

下榻應容拜臨辱

漢陽泊舟

暫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峩岷氣萬里正東流鷩風孤雁起蔽日寒雲浮衹役雖遠道放懷成薄游輿隨滄洲發事等魚樵幽烟波一罇酒盡室載扁舟

鄖口 昔與宜興君同過此

我行去此二十年鄖水不改流潺湲風光滿眼宛如昨故人乘鸞獨騰騫今人隨我不知昔我記昔遊何處言淚向幽襟落如瀉況聞江漢斷腸猿

促促為物役

促促為物役區區追世情但嗟束縛急未覺章綬榮奈此兩鬢白顧無一壥耕所求亦云幾脫粟與藜羹

鴻鴈

江南岸邊江水平水荇青青渚蒲綠鴻雁此時儔侶多亂下沙汀恣棲宿羣依青荇唼且鳴暖浴蒲根戲相逐長無矰繳意自閑不飽稻粱心亦足性殊凡鳥自知時飛不亂行聊漸陸豈同白鷺空潔白俛啄腥汙期滿腹

喜晴

天晴萬里無纖風江平水面磨青銅光華逸發萬物上精氣敻與扶桑通我行江漢道苦惡十步九折遺西東况遭積雨駕高浪沙翻石走相撞舂操舟衆工立噤岸濕櫓鑽火磨星紅荒蹊成瀦尺寸礙永日四望無人蹤一時得意數蛙黽鳴躍振踞泥塗中陰消陽勝有先兆宇宙丹翠含冲融今晨霾曀一掃蕩羲和徐行驅六龍眼明意豁萬事快預喜來年麰麥豐

詶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聞君東南使攬轡雲松間皇華照楚甸吉玉投衡山幽尋得臨觀意豁窮躋攀顧我客斗牛三年跡往還低心念弱志引領望衰顏未共罇酒樂良嗟人事艱叱馭犯氷雪迴鑣馳九關何足慰離思德音鏘佩環

訪石僊巖杜法師

杜君袖嗇丹砂書一顧訶斥百怪除聲如飜河落天衢四方爭迎走高車方瞳秀貌垂白髮買船東南尋舊居石巖天開立精廬四山波瀾勢爭趨君琴一張酒一壺笑談衮衮樂有餘我今歸來尚跼蹐羨君決發真丈夫

曉出

曉出城南羅卒乘皁纛朱旗密相映貔貅距躍良家子鵝鸛彌縫司馬令奪標一一飛步疾槊槊兩兩飜身勁霸上今朝且兒戲衛青異日須天幸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蓬山有行客欲上北城舟學問本閎博言談非謬悠常陳帝王略得試紫雲樓一時驚豪捷况復富春秋朋遊所欣附爭欲致綢繆承明動鄉思歲久道苦脩忽懷淄川組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情歡期少留酒闌竟不至睠睠久臨流微我獨有咎此詩聊可求

京師觀音院新堂

九衢音韶亂人耳三市塵沙眯人目彼但未慣囊
寧嫌蒸鳥啄忘羨駱谷模無樓閣在清曠欲弄潺
湲急須撲道人雖氏斥佳境決溜彼嘗敞華屋斷
羅箨發三秀石罅迸蝟蝟兩條竹禦蓋兩泄彼巖
壑海倒河垂動林麓插鷺俯仰遠羃澗岩直形勢
攫驪束解交壓坐寂忘返飲水清狹心亦足丈夫
壯志須坦蕩幽士陰機蠟屐羅青鞋赤舄偶然爾
安用區區巧追逐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六

律詩

郊祀慶成 并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慎齋潔謹嚴始就帷宮則獨先羣臣宵興待事及至壇場則陟降陛級徹去裀藉至於薦獻之際則又端立以須不肯即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如此故得天地祖宗眷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喜惟初積陰久而未解及輅車既駕則天宇湛然日光明潤可謂能得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福合於天且不違之聖宜有歌頌被於聲律臣與在館閣以文字爲職不敢以菲薄自止謹作五言郊祀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

詩

即祚謳歌後欽柴禮數新威容超曠代樂貢盡殊隣宿戒臨行殿宵興絕衆臣立須空便次步進却柔裀外物雖多品天心在一純高靈終享德羣望亦依仁暗藹如無間遲延若可親欲知精意荅預覩太和臻積曀沉遙甸浮陽上綺闉靄雲生斐亹愛景駐逡巡厚慶歸清廟餘釐及兆人還宮動前蹕喜氣入韶鈞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牾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羣生異俗衣裳會諸儒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德詎能名

日轉歸人外天移入畫中冕旒餘澤在警蹕舊儀空卜宅三州繞方輿萬里通初寒石門路松檜颯悲風

滄海難回日青雲如送春服喪三月徧遏樂四夷均感格英靈在褒揚大號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範鎔歸獨化綱理付羣材禹會方無外虞巡遂不回空驚柏城仗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旦暮歸啓已謳吟畫手傳英氣書鈎見德音鑄銅餘故鼎瘞草付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柏深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并進狀

右臣伏以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身處宮闈聰明慈恕恭儉之德見於天下洽於衆論在仁宗時有輔佐相成之道在先帝及陛下之日非特始終孝愛兩義俱隆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在先帝之世從權當國既而還政以時明識獨見出處應理自二帝三代秦漢以來母后功德未有巍巍如此奄盡大期羣情痛怛陛下執喪哀慕外雖易月內盡至性報復大恩誠禮備極蓋從古所未聞今山陵有日臣愚淺薄無以自効謹撰成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繕寫上進臣無任悲哀感咽之至謹具狀奏聞謹狀

詩

祖烈鷹揚終食箕家聲泉湧舊輿譏人倫風化歸
三世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嚴餘羽衛閟宮崇
大列宗祧衣冠籍籍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永昭
山河德履孚潛顯江漢仁風被邇遐已輔乾坤成
化育終符日月繼光華和熹未寤還威柄明德猶
疎抑外家欲次徽音難髣髴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州蘇祕丞

遠民歌舞戴升平碧閣朱樓照眼明鄉饌兩餘收
白蕈客罇秋後對紅英瀧鳴眞水遙通海路入南
山不隔城村術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擁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艬舟金碧照溪沙帆上風吹五兩斜罷郡紫泥催
向闕過江紅旆引還家因將舊社人攜酒應喜新
林樹見花莫作山齋久留意中臺虛位有清華

遣興 安州十首

青燈鬬鼠窺寒硯落月啼烏送迥笳江漢置身貧
作客溪山合眼夢還家百憂忽忽丹心破萬事悠
悠兩鬢華誰與建帆先度鳥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荒涼白霧根盈虛無處問乾坤虫虫旱氣連
年有寂寂遺人幾戶存盜賊恐多從此始經綸空
建與誰論諸公日議雲臺上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他鄉愁坐思冥冥空羞避俗無
高節轉覺逢人惡獨醒歲月淹留隨日老乾坤狼
狽幾時寧欲知事事今何似萬里波濤一點萍

盆池

環環清泚旱猶深柄柄芙蓉近可尋蒼壁巧藏天
影入翠奩微帶薛痕侵能供水石三秋興不負江
湖萬里心照影獨憐身老去日添華髮已盈簪

羈遊

麄飯寒虀且自如欲將吾道付樵漁羈遊事事情
懷惡貧病年年故舊疎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誰
喜子雲書何由得洗塵埃盡恣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娟娟數十莖旱天蕭洒有高情風吹已送煩
心醒兩洗還供遠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陰微
破粉牆生應須萬物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樓和趙嘏

萬里聊供遠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尚拂陽
臺去羽獵曾圍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難
飲故人杯邅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縈檻色輝輝無數幽禽入鏡飛已映渚花紅
四出更涵沙柳翠相圍不欺毫髮公雖有太盡姸
蚩道恐非自笑病容隨步見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荆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
已盡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兩朝
雲又一時落日西樓憑檻久閑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誰許交情晚最親世路因仍憂

檻穽他鄉衰暮傍風塵惟將菽藿還求志未有秋毫可爲人一畝蕭然須暫得欲偷閑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合意滿堂傾耳十三絃

寄孫正之

貌癯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丘山惟筆力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學術窺尋豈一朝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煙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沙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耻論兵

餞翁都官

倦遊公府曳長裾笑上扁舟指舊廬自有文章真杞梓不須彫琢是璠璵浮蛆滿瓮嘗春酒垂露臨窓理素書況得君賓同壯節一鄉清問更誰如

陳祁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繞芳蹊病體輕烟樹疑從古畫見水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歸聽竹聲只恐主人難住此弟兄佳行滿鄉評

上杜相公

水爲舟楫旱爲霖社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黃閣議飄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老心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功被管絃音

胡太傅挽詞二首

讜言留篋冊恭德載閨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尊九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久自存

遠略參基命雄文入典章輤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象物陳虛寢哀歌寄奠觴惟應九原上松檜日蒼蒼

詶林叔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入陂野水冬來淺對樹諸峯雪後寒塢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行尋故友心無事不覺西遊道路難

送雙漸之漢陽

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牙檣出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州風物待春遊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孔明

稱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三顧尋常田里帶經人

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烏啼綠樹穿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己事儘從多難見人情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勲上人

詎知蕭洒吾廬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迸生剛節老秋山過抱翠嵐新惟憐季子歸來困自笑原思久更貧深識幽人風義厚掃軒開榻最相親

贈護仁監院

人貪舉世今爲甚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擾擾搆虛基險自峩峩誅茅改築君初有繫馬長吟我暫過但覺滿山金碧潤不知誰到爲煙蘿

送覺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豐堂壞殿起崔嵬鍾隨秋勢金聲壯佛隱寒雲玉坐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擁四山來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自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吊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幕管絃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勻翻雪滿甌應與謝公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詶

送王汝使兩浙

使傳東馳下九天此邦曾屈試鳴絃仁聲又向新年入惠澤猶爲故老傳翠巘煙雲生席上滄溟風雨到罇前經營智略多餘暇賞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温節廉貪愈見風義老彌惇舊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脩門

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鵩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煙

簡景山侍御

長年心事最相親一笑相疎忽數旬柏府地嚴方許國芸臺官冷但容身飢腸漫竊公廚膳病髮難堪客舍塵還有鹿門棲宿興想君他日肯爲隣

送李莘太傅

鄞道鳴絃去容臺抱蘂初塵沙開祖帳氷雪映征車久待連城價誰騰一鶚書君王覽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藍輿朝出踏輕塵拂面毿毿柳色新曲水豈能留往事南湖空解照行人最宜靈運登山屐不負淵明漉酒巾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關彥遠

莫辭爲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譽屢尚須念人道交親那可輕渚梅江柳弄佳色林鳥野蜂吟好聲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盃誰共傾

送關遠赴江西

食蘗飲冰廉士操敝衣穿履古人風溪堂興足登臨後滕閣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賓閣峻二龍俱化縣池空因過勝境須行樂驛召方當急詔東

西園席上

省閣名郎國羽儀瀛洲仙客衆著龜山蹊向日花開早海嶠經寒酒熟遲下榻笑談紅旆偃引觴醒醉玉釵隨唯慙別乘疎頑甚滿足塵埃更有詩

送孫穎賢在秦州

穰穰春州鐵馬羣青衫吾子仕猶屯高談消長才

驚世藐視公侯行出人古氣欲遒奔日月畏塗曾觸滯荆榛明夷夬決應斟酌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譽菑川第一才笑談成黼藻咳唾落瓊瑰紫氣鋒鋩露青冥羽翼開雋遊追幙府高步集蓬萊探討篇章洽硏磨術業該九霄新漢邸萬目注梁臺選擇眞儒用招延急詔催衣冠驚角綺賔友重鄒枚每右橫經席寧虛置醴杯八荒披日月萬里散雲雷始去東山榜俄參北斗魁廟堂奇計得羌虜驚心摧帝念人求舊朝須汝作梅避榮言屢切請外志難回際海歸封略連吳入剸裁夕氷承命出晝錦過鄉來許國風猷壯容民宇量恢節旄恩換鎭京室地稱陪賜覲親中扆通班接上台壺漿空度洧公位在三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探花開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賦妍華無健筆擬酬芳景怕深盃但知抖擻紅塵去莫問鬅鬙白髮催更老風情轉𤍠少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絕句三首送趙資政

花開日日去看花遲日猶嫌影易斜莫問會稽山外事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插花歸酒盞歌喉處處隨不是心閑無此樂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穀雨愁春晚況是江湖兩鬢華欲載一罇乘興去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士車騎幕中賔志節初皆壯風流久更新樞庭承遠派郎位襲清塵雅淡琴聲古温純玉性眞詩書來射策慈惠起臨人淮海褰帷久襃斜叱馭頻政平無橫吏刑省絕寃民汴路揚旌出吳門擁節巡持權心似水待物氣如春懋德垂承詔遺榮遽乞身行高寧繫俗道勝不憂貧地絕分琳館西歸近紫宸鴻飛開羽翼驥逸露精神却理烟霞宅重尋水石隣青嵩銷鶴怨碧落見鷗馴故友欣聯璧諸儒慕墊巾學兼鴻寶異興與赤松親激勸留方冊驚傳動搢紳浮雲雖抗意反席正逢辰秖恐尊廉退丁寧致軟輪

送趙資政

好問逢眞主能言邁古風犯顔天意沃造膝衆情通彈治心忘勢澄清誼匪躬朝廷推指佞都邑避乘驄白簡威方厲青規遇更隆析符霄漢上開幕斗牛中里聚追胥息階庭訟𬌗空紀綱官特峻帷幄地彌崇吏治連城肅倉儲絕塞充錦官清鎭俗玉壘靜臨戎膏澤涵荒阻春陽煦滯窮鈞衡求儁望龜筮協淵衷間出千齡合平居一德同股肱康事力舟楫濟川功遠大經綸略精微獻替忠夕氷分外閫晝錦過江東比戶仁聲入提封喜氣融信深銷衆僞明盛破羣蒙正洽謳歌美俄更節制雄保民追呂尚分土繼逢公淄水移幢碧牛山駐旆紅魚鹽方舸集綺綉萬箱叢少憩驅千騎行歸冠百工衮衣天下詠豈獨是悾侗

過高士坊

一畝蕭然絕世喧抗懷那肯就籠樊功名晚更爲餘事蓄異初嘗出至言郡閣已空徐孺榻里人猶識鄭公門斯文未喪如繇我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連章天上乞身閑笑入吳船擁節還一夜風雷驅旱魃始知霖雨出人間

旌旗東下路塵開六月風雲席上回正恐一方人暍死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英方底除書下漢庭將幕鼓旗驚白晝諫垣冠劍動青冥指揮甌越歸談笑鎮壓江吳出醉醒金鼎鹽梅須大用九霄應已夢儀形

訓王徽之汴中見贈

黃流渾渾來沙際佳氣葱葱近日邊河漢槎雖通遠客蓬萊風未縱歸船山城劇飲銷紅燭水驛高吟鬢彩牋老去相逢情自密不關清賞合留連

寄鄆州邵資政 蒙問敝邑山水之景見索新詩重意之辱謹吟二百字上寄

鉛筆讐書客朱轓守土臣素餐方側席黃髮已侵巾喜有山園郭仍憐水滿津清華閑耳目蕭洒長精神秀色秋來重寒聲雨後新宿雲依戶牖流月過松筠北圃分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新芡老含珠實魚驚躍錦鱗飛梁凌窅眇虛榭壓淪漪嶺對橫脩竹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拙閑覺道腴真器小難周物官微幸庇身簿書偷暇日杖屨想幽人泝險飛遊艇探奇漾釣緡形糜甘鶴怨心泰得鷗馴督府恩容久芳牋訊問頻門庭嚴衛戟尊俎從華紳却起烟霞興還思水石鄰自嗤田父樂那可薦鴻鈞

和邵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竊食聊須把一麾世路賤貧從所好老年留臆固無奇樊籠偶得滄洲趣蕪類難儔白雪辭督府繇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治煩方喜衆材同坐嘯南陽郡閣中几案有塵書檄簡里閭無事稻粳豐衣冠濟濟歸儒學俎豆詵詵得古風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蜚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茅蹊人起晚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潤色山川入有爲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佳兆可前知

雜雨零初急因風洒更狂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橫宛轉花飛密紆餘舞態長化財隨大小成器任圓方秀已滋山國清尤助水鄉色嚴齊上下明盛析毫芒潤屋情誇誕埋輪興激昂收功歸澤物全德在包荒預喜倉箱富潛知海嶽康蕭晨迎賀客歌吹趣傳觴

雪後同徐祕丞皇甫節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沙草正黄瀕海意江梅還白故園情循除遠水春前急繞郭空山雪後明林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雲平最慙佳客忘形契肯伴衰翁着屐行

郡齋即事二首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衰翁囷倉穰穰逢康歲閭里怡怡有古風晡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時大奸周高投海島而學校講說尚書）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緣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黄杏花開欲探春總是濟南爲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憶越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渚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雪地冷香幽艷向誰開

再賦喜雪

六花飛舞勢蹁躚點綴寒林態更妍山險龍蛇盤鳥道野平江海變畬田人狂奔月非關夜馬健乘雲別有天况值白羊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仕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諄諄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絶人抗懷輕紱冕瀝懇謝陶鈞耕稼歸莘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北闕恩知舊東宮命數新鸞凰開羽翼驥騄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勾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感獲麟激昂踈受晚冲淡赤松親龍臥傾時望鴻冥聳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策畫咨詢急儀刑矚想頻應須協龜筮更起爲生民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七

律詩

冬夜即事

印奩封罷閣鈴閑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倉廩實邑猺無警里閭安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澹千門霿淞寒聞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簾看（齊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堦庭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霿淞諺曰霿淞重霿淞窮漢置飯甕以為豐年之兆）

詶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早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籲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荒土欲生火涸溪容過車民期得霖雨吾豈灌園蔬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覆泰山鵶飽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更長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紫荷香

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燕坐涼滄海桴浮成曠蕩明河槎上更微茫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早起赴行香

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鴈欲深煙柳已藏鵶井轆聲急推寒玉籠燭光繁秉絳紗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

席上

市井蕭條烟火微兩衙散雪夜深時若無一曲傳金盞爭柰衰翁兩鬢絲

和陳郎中

材薄安時甘寂寞身閑乘興喜登臨每尋香草牽狂思曾向幽蘭費苦吟明月幾人非按劍高山從古少知音數篇清絕賡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葱蒨已抽萌風光苒苒流雙轂人事悠悠寄一枰射羿未應今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且將畫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清涵廣陌能成雨冷浸平湖別有天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闚光祿塞漢家常隸羽林兵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專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楊柳巧含烟景合芙蓉爭帶露華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誰信瀛州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峨峨插紫烟濼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太守自唫還自笑歸時乘月尚留連

芍藥廳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紫不勝妍肯為雲住陽

臺女恐逐風飛飾室仙洧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
直勢拘攣何如蕭洒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邊

水香亭

臨池飛構鬱岧嶢檻檻無風影自搖羣玉過林抽
翠竹雙虹垂岸跨平橋煩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
沙水滿橈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花堂

脩簷轍轍背成陰行盡松篁一徑深好鳥自飛還
自下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衙退常
攜靖節琴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興何長朱絃鼓舞逢
千載白羽吹揚慰一方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
雨泰山傍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遙經畫閣來洗耳厭聞誇
勢利濯纓羞去旁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已欲看
華泛酒杯却憶虎谿橋上過夜涼臨砌尚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
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
耳漱寒流沉烟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渚亭

四楹虛徹地無鄰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坐臨滄
海日半天陰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
連草木薰莫笑一樽留戀久下堦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鴈翅橫連杜若州碧欄干影在中流蓬萊日日遊
人到誰道偃風解引舟

百花臺

煙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釆州莫問臺前花
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竊食東州歲未朞蓬萊人問幾時歸憑闌到處臨
清泚開閤終朝對翠微兩印每閑軍市靜雙旌多
偃送迎稀一枝數粒身安穩不羨雲鵬九萬飛

霧淞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
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

正月六日雪霽

雪消山水見精神滿眼東風送早春明日杏園應
爛熳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欲回南湖分浪入城來空山過臘猶
藏雪野岸先春已放梅三徑未歸聊自適一尊尋
勝每同開如今試想長松下玉麈高談豈易陪

二月八日北城閑步

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
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

詠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
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高下花枝綠間紅嬾得春風人盡醉獨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涼

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戲一蒿新浪滿鳥啼千步綠陰成虹腰隱隱松橋出鷁首峨峨畫舫行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狥一官偷祿計便懷千里長人憂桑間舉筥蠶初繭隴上揮鐮麥已秋更喜風雷生北極頓敺雲雨出靈湫從今菽粟非虛禱會見甌窶果滿篝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巳知星好雨卜年方喜夢維魚從今撥置庭中事最喜西軒睡枕書

次綰得風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毛髮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紫桑椹熟轉新禽看花弄水非無事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收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目坐到城頭泊暝鴉

去年久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旱得雨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入得東州第一朝今日看雲舊時節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一年

薄材何幸擁朱軒竊食東風已一年隴上雨餘看麥秀桑間日永問蠶眠官名雖冗身無累心事長閑地自偏秪恐再朞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爲時人考圯上書從老父傳泮水笑談邀法飲高臺閑燕屬佳篇衰翁厚幸懷雙璧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强幾聖

俯仰林泉繞舍清經年閑臥濟南城山田雨足心無事水榭華開眼更明新霽烟雲飛觀出晚涼歌吹畫橋横寄聲裴令樽前客秪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學士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依憶舊遊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荆州南走困塵埃應喜文章意自開明世正逢多事日要塗須用出倫材不回霜雪天應惜未得風雲衆忍摧若向沙頭吊杜甫近詩懸望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爲郡誰言樂事多報答書題親筆硯逢迎使客聽笙歌一心了了無人語兩鬢蕭蕭柰老何還有不隨流俗處秋毫無累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沉淪一畝蕭然里舍貧節行久窮彌好古文章垂老更驚人詩書就我論新意冠劍投誰拂舊塵山驛荒涼煩枉道一觴相屬莫嫌頻

北渚亭雨中

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澗雲氣迥壓金輿山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耕桑千里正無事况有罇酒聊開顔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衆望傾玉書天上輟持衡春風不覺岷山遠和氣還從錦水生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陰成歸來促召調鑪冶莫爲兒童竹馬迎

趵突泉

一派遥從玉水分暗來都洒歷山塵滋榮冬茹温常早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鑑最憐沙際涌如輪曽城齊魯封疆會况託娥英詫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靈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霜一片天

北池小會

笑語從容酒慢巡笙歌隨賞北池春波間鏤檻花迷眼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溜急銀簧相合鳥聲新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謝庭冠蓋舊追尋倅郡相從喜更深進道由來輕拱壁傳經知不羨籯金騏驌要試風沙遠竹柏須忘霰雪侵別後壯懷應努力白頭傾耳聽徽音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豐碑亦易忘棗木已非真篆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虛擲大廈深簷且祕藏好事今推雪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瑯

鵲山

一峯孤起勢崔嵬秀色挼籃入酒盃靈藥已從清露得平湖長泛宿雲回翰林明月舟中過司馬虛亭竹外開我亦退公思蠟屐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水經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峯特起青崖翠發望點黛輿地志又云亦名金輿山）

虎牙千仞立巉巉峻拔遥臨濟水南翠嶺嫩嵐晴可掇金輿陳迹久誰探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丑父遺忠無處問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巒軒窗勢聳雲林合鐘磬聲高鳥道盤白鶴已飛泉自湧青龍無迹洞常寒更聞惠遠相從樂世道囂塵豈可干

和孔仲平

園池方喜共追尋正是槐榆夾路陰雙燭縱談樽酒淥一枰銷日紙窗深波濤萬字驚人筆塵土千鍾異俗心佳句從來知寡和愧將沙礫報黄（一作兼）金

郡樓

滿眼青山更上樓偶攜閑客此閑遊飛花不盡隨

風起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得更沙鷗黃金駟馬皆塵土莫靳當歡酒百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是矛戟山中那得叔牙城

鄆州新堂

百尺豐堂汶水濱魯侯清燕此逡巡谿寒素礫偏宜月壁瑩黃金不受塵引客笙歌行處是賞心花木四時新未應久作林泉主天子今思舊學臣

垓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拔山餘力爾徒矜泫然垓下真兒女不悟當從一范增

離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還對紙窗明

畫船終日扒沙行已去齊州一月程千里相隨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犀剡剡穿林筍翠靨田田出水荷正是西亭銷暑日却將離恨寄煙波

將家須向習池遊難放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席水聲秋醉入簾幃一帆千里空回首寂寞船窗秪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夜月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蔣穎叔

樛枝高下秀森森曾寄名卿郎一作異俗心草舍一時成往事松身千尺見新陰聲清不受笙竽雜氣勁能遺霰雪侵漢節從來縱真賞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欄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鍾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衿塵土在秪將心目羨冥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閎篇久擅場一函初得勝琳瑯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澤清閑興最長世外麒麟誰可係雲中鴻鴈本高翔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風欲自强

金山寺

塵外峞嶢鷲嶺宮架虛排險出青紅林光巧轉滄波上海色遥函白日東夜靜神龍聽咒食秋深蒼鶻起摶風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回廊顧盼中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八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一川風月高郵夜玉塵清談晝鷁舟未把迂踈笑
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白沙新岸湊舟車一時屠釣英
雄盡千載河山戰伐餘楚漢舊歌流俚耳韓彭遺
壁冠荒墟可憐馬上縱横略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
獻玉不欺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清門盛鴻鷺翻
飛紫殿深別後齋中掛塵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公退種花常
滿縣政成春雉不驚人指麾細柳通河外歌詠甘
棠付漢濱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樽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
丞自光化相繼遷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
朝預有惜別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爲僚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
吟意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精爽緊鷂行歸
去羽翰輕須知別後狂山簡夢寐清談鄙吝生

雨中王駕部席上

鳩鳴連日始成陰薄雨聊寬望歲心浴雁野塘新
泿細藏鵶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

辭酒滿斟英雋並遊知最幸名園偷暇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因話荊楚故事仍貺
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
文酒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高寧
許笑求田已聞品藻傳荊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憩林坰多情置驛邀
佳客好事磨鉛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
幌數峯青春醪有禁無繇寄誰爲江潭訪獨醒

贈黄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最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
能定欲正哇淫手自删頹水珠璣來席上郢城桃
李任人閒高齋掛榻驪謌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澤甫竹亭閑話

偶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鵷鶵頗自安雲壓楚山春
後雪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村難強酒聖還
諳量未寛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欒

和鄭微之

故人容下榻清讌得傳杯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
梅雲林千嶂出煙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
召催

送陳世脩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樵爨宿煙昏娟娟野菊經
秋淡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賞心應駐節客亭離
思暫開樽莫嗟問俗淹翔久從此頻繁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郟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握蘭風力冠中臺好音忽有雙魚至喜氣遙知五馬來黎顆玉腴含雨重菊房金粉傍寒開池邊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夙興招客與扳聯烟雲秀發春前地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耕桑臨富水暫拋魚鳥去伊川更追羊杜經行樂況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初白雪盡沙田麥正青馬屬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疎櫺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藍輿恨獨醒

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袞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握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精靈遠長誓山河寵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

錙銖赤舄無驕志咳唾黃金有古風覆冒荒遐知大度委蛇艱急見孤忠謀謨邴魏丹青力擁立昭宣柱石功御筆新詩在新隴哀榮誰得似初終

詶吳仲庶龍圖歲春感懷

瑣闈延閣腹心臣籍甚聲華動縉紳藥石言行天下雨袴襦恩達國中春召南去後餘思在緱氏歸來壯志新莫為流年嗟白髮濟時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恭軒

不要墻頭俗眼看故開蒼蘚種檀欒虛心得處從天性勁節知來在歲寒葉養風烟誇酒美枝留冰雪送歌殘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僧正倚大師庵居

蘭械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日破朝雲出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靜鳥闚清唄法筵開因過舊國枌榆地松麈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詶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摘尚新秀色未饒三谷雪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蕊蕭條跡更塵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更無因初惟此花與楊州后土廟瓊花天下一枝近年瓊花可接遂散漫而此花為獨出也

詶江西運使蔣穎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耆劃驚聞刃有餘驄馬已騰雙闕路木牛還實太倉儲多岐易感千名別置袖空榮一紙書欲佩左符甌越去更從南斗望單車

刁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郎闈得謝歸桓桓筋力未全衰園林笑傲笙歌擁山水追尋几杖隨尺牘百封虛有意文章十秩更傳誰餘花自出藏春塢一點青燈照繐帷陳遵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以為榮又云遵日作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白樂天無子其詩云文章十秩官三品身後傳誰與廕誰景純善作書亦無子故云藏春塢景純自名其所居也

八十登高步更輕殷勤愛客是平生能臨緩急敦風誼不向炎涼逐世情北岳雲烟思抗志東門冠蓋羨遺榮可憐昨日壺觴地鳴咽唯聞薤露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許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惜天

涯故舊稀預恐明年雙節召九霄鵰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虞寄庵餘辭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書少偶見憑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破日邊風從今准擬頻行樂且伴罇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藍轝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遠洞中花照水長閑樓臺勢出塵埃外鍾磬聲來縹緲間自笑麄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弃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腰閣碧野雲含石眼泉躡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門繫海東船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村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敦燒藥洞門深獨閱金版驚人語能到青霞出世心雞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中尋丹樓碧閣唐朝寺鍾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蠟屐方偷半日閑笑語客隨朱閣上醉醒身在白雲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岸輕寒去却還爲郡天涯亦瀟洒莫嗟流落鬢毛班

上元

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闌送目勞自笑伭心逐年少秖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元字避聖祖諱

昇山南下一峯高上盡層軒未厭勞際海煙雲常慘淡大寒松竹更蕭騷經臺日永銷香篆談席風生落麈毛我亦有心從此得琉璃瓶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常坦凛若冰霜節最高朱紱少留居客左白頭難敵是詩豪須知別後山城寺悵望歸艎送目勞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新最早者生處地向陽也

偏得朝陽借力催千金一跨過溪來曾坑貢後春猶早海上先嘗第一杯

旬休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綠陰成處處黃鸝百囀聲隨分笙歌與罇酒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

亂山深處轉山多此地棲身柰遠何莫問吾親在何處舉頭東岸是新羅福州際海東海即新羅諸國圖經亦云長溪與外國接界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嘿坐海邊何計是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處地靈偏得日摘時春早未聞雷京師萬里爭先到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壑源諸葉品尤新龍團貢罷爭

先得肯寄天涯主諾人

嘗新茶（丁晉公北苑新茶詩序云茶芽採時如麰麥之大者）

麥粒收來品絕倫葵花製出樣爭新一杯永日醒雙眼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

並使時推出衆材異方迎拜六城開宣封直到東西部仗節遙臨大小梅滄海路從三島去玉山人待二星回黃金白氎饒君用銅器應餘寄我來

出郊

葛葉催耕二月時斜橋曲岸馬行遲家家賣酒清明近紅白花開一兩枝

蹇磻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最憐溪岸兩旗新肯分方跨醒衰思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鬬處人間一水爭分得餘甘慰憔悴碾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橫塘雨過時一番紅影雜花飛送春無限情惆悵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麾飄泊在天涯寒食園林不見花唯有市亭酤酒客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涉門

紅紗籠竹過斜橋復觀羣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滿堤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上得藍轝是中夜雨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鈎疎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緣手落塵埃誰能有力如黃犢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戶誰曾得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縠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昭陽殿裏才聞得已道佳人不柰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寶奩解笑詩人誇博物秪知紅顆味酸甜（白樂天詠荔枝詩云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工部詩云紅顆酸甜秪自知此皆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閩越荔枝酸也）

王虞部惠佳篇叙述昔與湘潭亡弟遊從仍以亡弟舊詩見示

薄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棣華零落曾誰語鴻羽蕭條秪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泫然猶獲濟江篇慇懃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召判太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着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雖冷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遙望斗杓還從今步步行

平地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墻學士驚相問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猿鶴驚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自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薦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鈴齋燕席開臘在未消盈尺雪春歸先放一枝梅況無庭下書投鉆更盡筵中酒滿杯周召二南皆絶唱抑揚賡和媿非材

寄趙宮保

銅扉得謝從今日玉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讜言留簡冊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劍外仁風故老傳門外最應瀟洒客喜公平地作神僊

和詶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官雖寵鳩杖躋攀興已濃不變松篁心轉勁無邊江海量兼容磻溪縱老寧閑得會爲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米鹽親省尚嫌慵袞衣天上歸何晚霖雨人間望正濃三少官儀雖赫赫五湖心事肯容容角巾藜杖經行處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紞鼓留公豈是催（公詩云湖過魚船疊鼓催）湖山得意且徘徊更應准擬須乘興范蠡扁舟去却來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梨棗纍纍正熟時粟田鶉兔亦爭肥園亭盡日追尋遍只欠厭厭醉始歸

汴水溶溶帶雨流黄花艷艷亦迎秋看花引水園林主應笑行人易白頭

秫地成來多釀酒杏林熟後亦留錢不須置驛迎賓客直到門前繫畫船

雪亳州

欲下蒼凉日全低黯靈天飄颻投夜急瑣碎得風偎纖壞彌縫徧枯荄點綴姸繁英飛面旋艷舞起翩躚已壓穿林竹還冰落澗泉抵巇輕自肆乘隙巧爭先壅隔書郵斷侵凌客屨穿恐傾貧巷屋覺重泝溪船唶有顔空姣洵無質可鐫包藏兼海岳蒙蔽匝坤乾杖叟招何晚袁安臥正堅會須逢見晛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笑指家園是五湖畫船東下載圖書收功玉鉉丹青後得老銅樓羽翼初醒醉放懷從野服登臨乘興屬安車（一作輿公既謝事即田野服安輿優游從適）都門飲餞光華盛不獨當年有二疏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蕭洒背成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冷日臨經帙紙窗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轝客追尋

鶴林寺（李涉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即此寺也）

昔人春盡强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閑何似一樽乘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關彥遠赴河北

子明高誼衆人知苗裔清材世所推詩作士林誇刻燭賦成天路喜同時豈當白首淹風力自合青雲縱羽儀北部經營應不久玉堦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日天顏回處自生春行齊鵷鷺常隨仗步穩驊騮不起塵歸路青雲喧鼓吹樂遊從此屬都人（是時上服慈聖光獻皇后三年喪畢始聽樂及許然燈）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幰霓旌夾露臺夜凉宮扇月中開龍啣燭抱金門出鼇負山趨玉座來碭極戲添夷客喜（漢饗四夷之客作海中碭極之戲）柏梁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壽盃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僊仗豫游歸寶燭星繁換夕暉傳醆未斜清禁月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虬暖宮扇雙開彩鳳飛法曲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殿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烟浮法樂聲和酒味柔冠劍九重霄漢路鶯花三月帝王州重廊四合盤龍幕當殿雙高彩鳳樓歸去人人誇雨露揔含歡意躍驊騮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據鞭華林清集綴儒冠方塘淯淯春先漲密竹娟娟午更寒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並玉欄干君恩倍覺丘山重長日從容笑語懽

池上即席送況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綠淺時春風蕩漾水逶迤南州鼓舞歸慈惠東觀壺觴惜別離遠岫煙雲供醉眼雙谿魚鳥付新詩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寄題饒君茂才葆光菴

適意藜羹與布裘結廬人境地還幽清談汝水孤猿夜爽氣麻源一葉秋應有風騷歸健筆可無樽酒付扁舟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凉生細葛含風體更清官府吏閑時樂易市廛人喜政和平揮金蔌蔌宮槐蕊鳴玉淙淙御水聲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還傍綠陰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八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九

論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諸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

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其爲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緦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祖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

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踈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内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

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决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推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

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公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祖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毁敗者甚衆可

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戸計之戸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戸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戸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戸計之中戸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戸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

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戸如一戸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戸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

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遠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有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事時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何也武王歎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陻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廼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離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是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聽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

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己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聽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爲可從而已也言爲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衞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士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也克明峻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强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

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効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愼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己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爲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愼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彝倫之叙也不然則彝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爲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煢獨柔不中者至　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煢獨柔無畏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煢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蔽之教胄子皐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必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己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

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己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爲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爲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爲類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者所遇之變殊故所乂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爲德高亢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己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

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爲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爲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修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己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爲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

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蕪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爲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爲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徵凡言常者皆咎之徵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徵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徵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廼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徵無所當而於言爲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爲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爲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

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錄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寤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候勑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謬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

民者詔令勉厲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絶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輙蠲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强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謫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鬭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粤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晩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劃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守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東袵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粤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

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彊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已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

原
书
空
白
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一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

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

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釆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祕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椁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椁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

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一作不泯民）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

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譔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鉅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揜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

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至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

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時俗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至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脩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

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

鞏謹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一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

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楊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旣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强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旣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旣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尙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

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於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敘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宅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楊子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楊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敘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藁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媮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强次是說以爲容季文集序熙寧九年冬南昌郡齋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

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决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葢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瀕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内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强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强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戸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輙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爲吏未

嘗不以其間益讀書爲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爲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恊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地後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爲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大小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家而謂君之世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

九月日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揔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戸慶曆之間二戸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戸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溢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壞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

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需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

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揺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肇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贊名命入翰林爲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卽皇帝位是爲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爲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深也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秩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材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爲之論次以爲公書諸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

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丱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

而欲其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蹺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瓌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幷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勑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爲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漦于庭至周卒爲女禍蓋龍之爲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羞物故臣敢刻勑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敘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待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

託於壞隄毀埒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侯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侯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閲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四

序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茍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饈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韝鞠䩞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粮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

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菓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葢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鄉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敘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益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爲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聞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無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葢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甞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菓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毆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鎭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 字潛之

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皆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爲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爲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邪眎吾言不足進也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

道己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偕循歲月而授每舉

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村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村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謝司理字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爲者也於爲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闢複鍵穹墉奧屋爲之掩覆也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縝縝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茍爲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爲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四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飈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閒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醨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繢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爲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絶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自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鞏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閒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鞏

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客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撥禰耜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別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鞏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鞏既會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竢講晝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爲事二曰急裕民之爲事三曰急力行之爲事一曰急聽賢之爲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

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爲也茍有爲猶膏肓之不治譬癃痹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請試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爲也其爲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爲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爲之則如勿爲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爲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爲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爲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遞入而爲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汲汲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息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强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顧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茍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

子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鄰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况鞏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爲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况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弃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鐫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與夜而息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爲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其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氐雖如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

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茍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與也可不爲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幷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閤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

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與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耶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閤下爲宰

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閤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閤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閤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閤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閤下之門又當閤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閤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閒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

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閤下也故閤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閤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閤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閤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鞏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竊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然閤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别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閤下之所賤也故鞏不敢爲之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爲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吏之事也爲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士之事也三省鄰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爲部使者於江西鞏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爲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又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适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竢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尙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爲一人行不爲一人廢爲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爲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公世家南豐因奉祖母居臨川維時建昌隸屬撫州祖塋廟祀在南豐其後裔世居查溪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蘄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潔婞婞然而爲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

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爲哉鞏方愼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爲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鞏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戸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戸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

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不宣鞏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或亦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閎絶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己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録不宣鞏再拜

南豐先生元豐類藳卷第十五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閤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舄履於門下閤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煢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以煩覸施而自以得不韙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閤下樸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强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僃精疲思寫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鞏再拜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閤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閤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閤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閤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閤下之知者而拜別朞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閤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閤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濵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䘏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

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幷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狥不惑不狥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

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黄九各本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閒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胷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尚如黄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己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眡聽者己之治亂得

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皆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鄞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可為痛而介父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推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父書足以徵其言是乃深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為介父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强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推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弃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强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荅李沿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足下其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

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己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材而夷於皁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爲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戹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戹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爲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爲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怪閣下自處之過而爲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惶恐惶恐不宣鞏再拜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爲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己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己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爲吸吸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鞏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爲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荅所示詩序及荅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宣鞏頓首

謝曹秀才書

鞏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爲封彌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爲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爲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顧鞏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爲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鞏啓承足下不以大熱之酷爲可畏畏塗之阻爲可憚徒步之勞爲可病候問之勤爲可諱三及吾門見投以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闇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宣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敘己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疎以迄于今顧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乖謬若此不能不歉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亳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潁子直代歸與諸

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鞏此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娣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婣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誌文以爲楊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葬與以葬以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然則爲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爲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爲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宣鞏再拜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

蒙疏示鞏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

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謬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夷甫或以爲未盡願更疏示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既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强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怱怱奉啓鞏啓上

回傅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既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忘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强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

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泓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懽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閒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輙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

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糜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麵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卹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南豐先生元豐類藳卷第十六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講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桀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衎衎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曄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曄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己也夫八月日記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朞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閒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捽挽至廡下出爲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使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昪倫買塼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搆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搆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閒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固歲輒更

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庳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歴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搆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斂勑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羣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戸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為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己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

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貲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攟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

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黄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需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絶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諭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迹也得其閑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

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羮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隣之苐地蕃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陋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羮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閏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衡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岸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奧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

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詧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幷予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

兜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耞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窮墉奥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嚬呻而爲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葢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屠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擇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千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黄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圉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

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遘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茍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擒攻取之黨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塡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阸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鬭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

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寳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

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閒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任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閒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

南豐曾鞏記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

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

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芰爲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修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佪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閒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佪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籍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

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爲己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眞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卽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衞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衞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尙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庳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　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鸎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趍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闕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摠爲碶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摠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爲之書尚俾來者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

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衞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衞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衞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别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釃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爲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爲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旣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門絫石爲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揵扸爲二門扃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懷德

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爲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

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趍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爲己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爲佛殿山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總爲屋若干區總費錢二十餘萬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爲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爲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爲揚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粤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爲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爲大江江之外爲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爲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爲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爲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

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衞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爲宫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爲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偓尚書戸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兹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羡者其瓦甓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

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

制誥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錫之列壤顓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爭號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愼以察微之智綀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綸國體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敘助朕致此時迺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祕殿閱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于台袞極備物之恩榮於戲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獎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尚體眷懷往祇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爲職者也惟禁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待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諝拔出一時豈稱公選某純明脩潔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寓內嘉靖朝廷燕閑朕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簡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敘

敕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民事爲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嘆苦之聲有廉恥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開導羣情使通于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羣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脩潔慈祥仁篤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慢苛薄媮僞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祇厥敘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右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爲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參厥敘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戸部員外郎劉珵戸部郎中制左曹

勑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王陟臣馬珫戸部員外郎制右曹

勑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人固爲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爲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甚精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稽于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賞勸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

勑具官某爲郎居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之雋良俾佐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以稱厥官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宮室城埋程匠度材之事郎於隍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高遵惠改云副貳之選甚高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郡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欽哉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勑具官某論功烈定勳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計羣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殿最允而功用與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

曹典貳爲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寛齊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爲可

晁端彦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陟明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彦倉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禄廩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右曹爲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圖爾之勞可

趙令鑠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體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勑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强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擢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册府宜升階品往祗厥敘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黄寔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勑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玫序之政主以列卿不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爲重爾辭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交修官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可（王子琦改憲府作卿）

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勑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爲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欽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爲之爾敏茂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敘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予奬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勑具官某典校祕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奬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

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茲位其務稱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爲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祿卿

敕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予采爾明習吏事勞閱有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祇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袞韓晉卿少卿制

敕具官某參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選（少卿改云廷尉云）是用屬汝尚思明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

敕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祇飭以服朕恩可

廉正臣董誂司農少卿制

敕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往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祇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敕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往共厥服汝惟克諧其體朕恩尚思祇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敕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祇飭無忘訓辭可

黄莘職方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籍典以郎曹擢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貫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敕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參贊爲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敕具官某虞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一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幷　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勑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弼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禮豈非取其稱哉具官某曾祖某仁篤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爲積也厚則其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爲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章是用進爾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勑優禮大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卽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靜專躬蹈純德嬪于盛族壼彝是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定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贄追封魏國公

勑夫下之忠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體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懋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某明允純篤德業惟茂彝訓不倦彌遠益彰維時聞孫實輔予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受國于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可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勑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祿在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禰獎功錄善必揆所繇所以勸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于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質厥所原宜有加命一作嘉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勑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祿既俾集于厥躬褒大推崇則又施其禰廟所以遂吾大臣欲顯其親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材通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爲國宗臣參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屏蔽四方漢爲最大受茲封土承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勑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予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廊廟名秩既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爲壼彝動應圖法能教其子爲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啓名城漢惟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寵渥永祚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勑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爲稱施於世教

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淑茂柔明生于令族動靜以禮恊于經言相予宗臣愼其內行曾不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旣受方國有加追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幷進封妻制

曾祖頴士贈太子少保

勑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延登哲人俾祗厥敘愍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彌勵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予治東朝二品是用命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勑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盛貴賤之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蔽國論按圖考地俾定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勑人本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榮其先至于累世豈不緣人之情而制爲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內含純明外蹈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臺揔國綱轄善有所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傅位爲寵用賁幽宅尚其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勑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博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愼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土以定新封尚其如存膺此茂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勑夫位以德升禮以位敘不失其稱茲爲義榮今吾崇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嫕冲靜行孚于家祚爾之孫與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垂聲賛書尚其不歿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勑吾之大臣緜聰明材諝以有爵祿之榮予有命書愍贈賁其考廟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篤純明德履惟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予左轄司國紀綱惟流有原開跡自爾宮師之貳名寵秩尊以告幽扃尚其祇服可

母陳氏追封頴川郡太夫人

勑人子之於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褒大之心惟任重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祿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羡流祉在爾後人時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定新封服我命書尚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勑朕援用天下之材以爲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恩數禮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

於閨門蓋任屬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閑懿恭嬪于令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進秉國成相助之勤爾効彌顯改擇加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勑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攷而不敢自以爲足故設置講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于前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茲爲爾守其尚起哉可（蔡卞改講解作誦說）

徐禧給事中制

勑有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財進拔典執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慎於厥脩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勑具官某繕脩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尚其祗承以允收拔可

蔡燡河東運判制

勑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爲名然實在於摠庶務之予奪察羣吏之能否參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爲能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人知勸畏茲爲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誼干誅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摧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尚惟祗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勑提將之符顯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衆忠實紀於朝廷然後爲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任而西伐之卒比有逋亡繼形奏陳皆以疾苦無直繩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刺督考驗甚明而既更詔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循茲爲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願更寵典以啓爾封俾錫命書茲爲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朕爲保伍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屬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厥序夫能獎誘服田之人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勑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選用無懈厥修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勑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爲稱

然實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葢連數十城之地舉而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葢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熄擾可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歟以祗朕命可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敕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敕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施於閨壼茲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宗藩躬有馴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奬近屬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敕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祿以愆坐法亦既再期稽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稱此茂恩可

李德明遥郡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圖爾之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

敕某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虐致天之罰爰命六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葢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効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敕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葢巧僞繁興獄訟滋出贊治之任攷擇維艱以爾爲能俾祗厥服夫慈惠足以煦養愞弱剛嚴足以帖伏奸强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長其尚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敕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不錄況議勞數實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哉具官某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摧殪醜虜恢復故疆鼓行羌中屢以捷告攷按閥閱朕用寵嘉秘殿榮名便藩留務兼是茂渥以奬爾庸其往懋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敕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選用貞誠信實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祗服以稱朕恩可

李舜舉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冊故詔擇儒臣屬之論譔而爾於其官次與有祗事之勤

亦既書成例當褒錄進升位等其尚欽承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勑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甸之封以榮湯沐之號予惟惇序爾尚欽承可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一

原

书

空

白

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二

制誥

吴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

勑具官某朕進拔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私貨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故擇惟慎以爾幹敏閲試惟舊用是分兹東部屬以使事夫施於民者厚而刑罰清求於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流澤通而風化輯穆以稱朕憂憫元元而勵精庶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可

西頭供奉官武遂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王師西出以討不庭爾能殲擊兇殘恢復州聚錄功增位不以次遷勉服朕恩益思奮勵可

曲珍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制

勑具官某羌之獸心內相危害王師薄伐蓋將天威爾能躬將士徒摧堅殪敵斬捕甚衆鼓行無前周衛典軍之官名城禦侮之寄兼是寵數以疇爾庸尚有異恩待爾來效可

文思使張俊等遷官制

勑具官某朕爰命六師奉辭西伐爾能効其忠勇深入羌中獲醜摧堅以捷來上躐陞位等以懋爾勞其能繼於前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朕正百工之名而將責其實效其官吏考擇尤慎天官之屬僉曰汝能其往欽哉無忘勉勵可

許安世都官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徒隸傭役之人典其廢置而時其遷序主以郎吏其選甚高爾蚤以敏明升華儒館宜增階等往涖厥職尚思勉懋以稱簡求可

皇伯宗諤贈太尉韓王制

勑王者之於天屬覆之以光榮而恤其死喪之戚所以本人倫教天下也具官某以德則循理小心始終無悔以功則受命仁祖趣定儲極以位則渠門赤舄任兼相將以爵則躐於五等列爲真王以親則先帝之從父兄而余曰伯父顯名美實福祿之全可謂盛矣奄遘癘疾至於不起余聞震悼臨奠致哀再不御朝以伸情禮是用追加書贊進秩上公啓此大邦隆崇號稱余於親親之恩可謂備矣尚惟不昧服此寵章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勑某有司言爾滿歲當遷而奬進爾勞又當躐等是用加兹寵渥列於命秩往惟祇服以稱甄收可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陪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策名蕃服納貢王庭將事之勤朕用甄錄進其位等兹惟舊章往稱茂恩毋忘祇恪可

皇伯宗惠新婦某氏進封郡夫人制

勑具官某新婦某氏司宗於屬爲近於位爲重王於爵爲貴蓋禮秩之見於外者既寵則施於內者宜殊爾 德性淑慎稱其家室爰加象服之盛以

大鵲巢之榮其尚欽承茲爲異數可

賈昌衡知鄧州制

勑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攷擇往分彼土蓋穰淯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與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李良輔知廬州張竚陝州崔度蔡州王說

徐州制

勑具官某朕董正治官自朝廷始至於六服羣吏莫不考循其名以督課其寔夫宣恩德以逮下厚風俗以承上其選爲重者非長民之任乎爾惟其人屬以茲位蓋奉職遵禮以有循良之稱苟能自勉則寵勞錄最以明國家之典朕敢忘哉往欽厥司方稽爾效可

知泉州陳偁梓州吳幾復湖州唐淑問並

任制

勑具官某吏之奉職循理能附其民使之久於其官則上下相安而治化易洽今爾之材宜於既試俾仍舊服以懋厥庸尚體朕恩益思遠効可

吳安持太僕少卿制

勑具官某車府廐馬牧監之政典以卿士其選甚高念非得人曷贊其治爾材質明茂嘗更器使以憂去位既終喪紀宜更階等往貳厥官其勤夙宵以敏功寔可

菊囊二右班殿直制

勑具官某夷獠背恩賊殺命吏爾能擊刺醜類獻其首級宜陞位序以獎爾勞尚勵壯圖益思來効可

馮正符借職制

勑某西南夷背德獸心敢闚邊陲爾能通宣兩誼協助軍謀宜進官榮屬之守護勉思奮勵無替前功可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閤門使鄜延第一

副將制

勑具官某西討之兵有陳戰之功者朕無不錄爾能致其材武奮擊黠羌克敵摧鋒屢以捷報疇庸較實宜有異恩介上閤之使名貳連營之將領茲爲獎拔蓋匪常科尚勵壯謀益思來効可

皇太后親姪高公繪通州刺史高公紀達

州刺史制

勑具官某等朕有顯親之心欲形於天下故加恩母黨所以本人情隆世教也爾等皆於外家寔在近屬持身恭慎朕所識察刺臨州郡典視祠宮秩寵地優並膺拔用尚勵爾欽承之志以稱余廣愛之仁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勑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寔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敇某稽其醫事而制其食先王之典也屬以愛主之疾爾能調治有瘳是用寵以官榮進其服品往遵厥職無替恪恭可

成卓閤門祗候制

敇具官某長川廣谷之間與蠻夷壤接爾處徼巡之任能練達人情輯寧疆候守邊之臣稱爾之材謂難代易是用進爾職於上閤而俾恭其舊服朕於念勞奬善之心可謂至矣其思綏靖以稱朕恩可

溪氊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敇某守邊之臣屬爾奉其方物來獻闕庭朕惟爾嘉是用命爾還其種落典治一軍往勵忠勤益思來効可

景青宜党令支團練使阿星刺史制

敇某爾有摧鋒克敵之功而又奉其方貢來見闕廷寔勇且忠法當甄進兵團之任以寵爾勞往其祗服益思來効可

論氊巴柯族軍主結廝雞柯族副軍主制

敇某爾父有嚮慕中國之心歿而不遂其志屬爾于朕願備一官朕甚憐之是用加命爾秩往其祗服益勵忠勤可

阿憐官捉廝雞並本族副軍主制

敇某爾父效貢來庭因得進見以爾爲請願備一官朕嘉其尊嚮中國之勤是用錫爾命秩往思忠恪以稱朕恩可（內一段作爾父因其種人入脩貢職以爾爲請）

温嵩知欽州制

敇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進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劉安等中書省主事令史制

敇具官某等右省詔命之所出也吏治文書非習法令熟成事不能稱其任爾等皆以命秩往祗乃服無忘恭恪以慎厥司可

知潁昌府韓維再任制

敇朕待天下之士未嘗不篤於恩況於故舊之臣朕所加厚則於順遂其意夫何愛哉具官某昔在宮朝事朕左右今列職祕殿位寵且親而便其故鄉屬以州任　雖歲既再滿然重奪其志是用仍其舊服俾祗厥官以致朕求舊之仁尚勵爾在公之義可

米贇等轉官制

敇具官某爾以衆西出討擊羌虜斬獲首級有司以聞是用甄錄爾功躐陞位等往其勉矣益勵壯圖可

雍王顥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敇某氏惟雍王顥於國屬之親且愛而爾有乳養之勤故其生也錫之爵邑其歿也飾以恩榮是用追命爾封進於列郡以光幽穸尚服寵章可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敇具官某尚書正本而吏部天官所以綜敘羣材以成天下之治郎於典領其選甚高是用擢爾之

能俾參厥服朕方勵精政理而務在得人爾惟懋
於其官庶幾承朕之志可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領
列於左曹拔用爾能俾參厥位夫能善於其職固
將圖爾之勞可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刑者所以助治而聖人之所尤慎中臺
參綜郎選甚高爾曉達吏方宜在茲任夫惟篤於
明恕可以副朕欽恤之心其往懋哉以祗厥叙可

范諤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彥泗州制

勑具官某守土之官民事所屬朕方勵精庶政之
日尤務在於得人孜擇於朝爾往惟允夫能宣布
恩德以拊循吾民而綱理風俗則爲能稱其任爾
其可不勉歟

陳端翰林醫官制

勑某爾父易簡以醫入侍處劑湯液有勞可旌進
遷爾官用申奬寵往惟祗恪以稱朕恩可

沈士安西綾錦副使制

勑具官某明習禁方以醫入侍處劑湯液有勞可
旌進貳使名以申奬寵往承厥叙無替爾勤可

王瑛楊宗三班借職制

勑某爾等備吏屬治文書勤亦久矣是用從爾之
請錫之命秩往惟祗飭以稱朕恩可

王從伾知岢嵐軍制

勑具官某崇築壘培本以輯治軍旅及四方既平
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岢嵐谷並
邊寄屬尤慎爾以選擇往祗朕命夫能開示恩威
以惠養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於其職尙思爾
守無替訓辭可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勑具官某鄆有提封之廣生齒之衆於東爲極郡
賛貳政理選授惟艱爾蚤以藝文列於辭館宜更
階品往承厥叙無忘祗慎以服朕恩可

陳康民管勾永興等路常平張太寧提舉
秦鳳等路常平制

勑具官某等朕爲保伍之法寓耕戰之政典農之
官屬以兼領蓋分路而治險制或難固當從宜使
之易地是用命爾換部而使夫能利力田之民修
講武之令□□各奮爾庸不失其職則爲能體朕
意其尙懋哉往遵廼服可

□中行知無爲軍制

御史有言責之臣朕之所取信也言而欲遂其忿
鬩之私乃至於失是非之當豈獨朕於取信失其
所屬蓋汝之以言爲職誼豈當然俾去憲臺兼榮
職秩往臨軍壁宜體朕心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朕於姻戚之臣未嘗不篤於恩意然其積勤累善
不罹罪悔而七歲一遷其官則必循用舊章蓋爵
賞者天下之至公朕不敢以私撓法也具官某出
于景族選上貴主有淑慎之行無怠肆之失第其
閥閱宜得叙陞廉按一州以爲爾寵蓋爾自初仕

迄此再增厥位皆以歲滿應於遷格則朕之謹于信賞爾之安其常守上下之際豈不兩義俱得哉無忘勉勵以永保於榮名可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勑具官某乘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惡足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茲列益思祗恪以稱厥官

蔡京起居郎制

勑具官某王者言動必書豈獨思爲後嗣法哉施之於己固欲擇語默愼行止也執簡肆筆必也屬之其人爾之第卞既已列於右史今復不次用汝使記予事位於左省士之在此選者希矣而爾之叔季並直同升其於榮遇世罕及者朕恩若此則汝之自効宜如何哉其懋厥修以報所受可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奪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尚思報稱可

封曹諭母制

曹氏國之外屬而諭實爾之出諭既有列於朝亦有追榮及爾是以封之列郡秩以寵名茲爲異恩以光幽窆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壞錯內屬拊巡塡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于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繹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制誥擬詞

冊

惟宋祖宗集大命開蹟垂統傳繼在予賴天之靈海內和洽獲薦珪幣以爲祭主惟先哲王享國君民必有儲兩以相承翼所以奉天地嚴宗廟與民爲依長慮萬世也厥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某生材之卓絕倫拔類覃訏岐嶷成於自然緝熙光明不繇外獎濬德日茂數聞下士將旄王組藩衛京師神示所昆戎夏係屬宜執七鬯位以時定今遣某某立爾爲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務求諸己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孚爾能奮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充之爲難爾能服于訓辭以承我先后之流澤俾爾躬無疆惟休惟予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韙歟

王制一

昔大漢之興鑒孤秦之僘分土而開者九國當高祖之初同日而立者三王在孝武之世或支庶之疏屬或宗嫡之近親所以蕃輔京師承衛天子今朕按圖規地諏日定封推天性之厚恩本人倫之通誼以隆公室蓋率舊章某鍾氣至靈生材特異聰明先物不自於鐫磨孝愛絕人非繇於獎勵比服公圭之寵仍分將鉞之崇休有顯聞洽於時論是用疇其爵邑列以眞王建爾國家保茲東夏視祲威於宰席增衍食於爰田用强盤石之基實重維城之勢嗚呼冊之宗廟申戒因其土風式是大邦親臨定其名號爾尙無作匪德以追配前人之休無從匪彝以答揚皇祖之訓俾人預懷榮之慶而身兼燕譽之祥王其勉之朕命惟允

王制二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承衛天子所以强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冊進啓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冲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卲惟營丘之野臨淄之中太師呂尙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眞食備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繇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尙悉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繇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屏予一人塡拊方夏實誘在王時其勉之

王制三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姬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畜學樂善厥德日新王曹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

釁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任兼上將眞封衍食備致寵章於戲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衞實爲孟侯以保乂民今朕順稽于古以屬爾某爾尚念茲以祗厥服常棣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皇子制

朕受天命撫萬邦實承祖宗之盛德丕烈永惟先王之典人君在位必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爲天下萬世計也某粤初在毋祥應先見誕始能言則岐則嶷王封將位蕃輔京邑孝愛日裕温恭自然神靈所開人望攸屬攷剌六藝圭器以長生民之道不易之理也其立爲某於戲非朕私于子某惟宋高后之傳序垂統朕不敢忽惟四方上下之所注心朕不敢距嘉與海內同孚于休播告遐邇其諭朕意

贈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親人道之極蓋父有天下而隆名重位逮於其子此恩義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至於禮命未及奄遘淪亡申以哀榮朕何敢廢皇第八子某秀拔慧悟天質異甚不好戲豫安於靖恭謂及大成必爲國器蕃輔王室朕有望焉而屬疾久之醫禱備至不幸夭閼痛何可堪其於陳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傷悼莫愸朕懷今有司上聞揆于公議謂宜秩以三事今于中臺爵之眞王謚以佳號厥惟舊典朕豈能抑是用追錫備茲異數嗚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歿而有非常之寵所以厚其終服我命書尚其不昧

王子制

朕隆於親親非特私恩而已所以教天下厚人倫也爾家慶所鍾王室之出列於使領茲惟異寵往思報稱待爾成人

韓琦制

躬閎廓之材體純一之德翊亮三后格于皇天惟初登庸合志皇祖仁民愛物日陳上前進賢退奸陰利天下側陋幽隱靖譖庸回削滅無類及受末命甚濟艱難以己狥時坐定大議天望人事腦無間然市朝不驚按堵如素海內萬里外薄四夷率職駿奔無敢先後昔三代遺變繼世之初干戈警備陳及門廷書之史官以爲後法以至兩漢嗣位則又閉城屯兵以爲故事未有兵藏於庫士散於家而傳序繼統中外晏然如今日之盛也是緜列聖功德無窮之休亦惟廊廟之上遠略大度身任社稷克濟登茲者也

相制一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爲憑依若圜就規若正識墨今朕得士諗于在廷某廣博靜淵密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攷其事功効於已試爾爲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扶微朕竊有志尚懋朕佐圖惟設施參諸經訓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

慧以易大猷無伐己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不可以咈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相制二

有爲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兩常相須而相濟者少兩常相求而相值者寡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某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諝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簡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予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爲迂錯事者以苟爲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爲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數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忱不貳使千載之墜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纘爾舊服之顯庸

相制三

朕飭正三省綱理萬事號令所出本諸西臺閱審駮論屬之黄閣推而達之則在會府以其官之長貳皆爲任政之臣鼎足居中各遵其職分守則異合謀惟一時于俊乂宜就茲列某身篤學行自幽而顯宣力中外績用彌邵惟文昌政本揆敘百度介于左省考愼朕命圖濟厥服爾其往哉朕訓迪治官順稽于古使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不惟其文惟其實不惟其位惟其人爾允念茲以勤予翼蓋先代之法存於籍者既殘缺而難循當今之宜殊於昔者又舛違而易遠酌是彝憲成之甚艱尚迪庶工奉若惟新之則亦永來世預有無窮之聞

節相制

古者出軍之法始於一井之間遺將之常甫在六官之內師田共務文武同方蓋丁發召之期則士就戎行而卿行於外已征誅之事則衆遵農畔而帥旋於朝歷世雖殊茲致惟一逮後王之更造開阡陌以居民隸伍符者身不受於一廛仗齊鉞者位不連於九棘其於荷戈執鋭爲王之爪牙立纛設旄爲國之屏翰上下之任古今則同予得異能詔于在列某性資强毅識慮精通束髮脩身有恕己及人之志歷官行事有承流宣化之勤踐揚要極之司更閱歲時之久嘉謀讜論簡在朕心廣譽善聲洽於輿論有國之典以爵詔功宜疇厥庸爰啓爾宇建大將之旗鼓尸我一方賜諸侯之土田保茲東夏以董齊於軍旅以撫和於士民參帝傅之寵名益戶封之真食兼隆異數獎勵茂勳於戲昔吉甫典兵萬邦爲憲申伯作邑四國于蕃宜悉意於壯猷庶俾忠於前列答揚祖宗之訓予莫爲衆得人夾輔邦家之基爾尚爲時宣力

侍中制

舜用皐陶若股肱之承元首商咨傅說如舟楫之濟巨川蓋一體之相成或兩求而莫值肆朕纘極

寤寐雋良果得異能屬之大任用揚孚號明諭在廷某行蹈中和學通古今從容應物有適用之材慷慨立朝多據經之論比回翔於禁闥遂更踐於樞庭閱歲已深服勞惟舊朕惟紀官之敝久廢於正名分職之殊固難於覈實爲司徒之定制俾位號之無虛乃眷宗工宜加異數東臺管轄之任爰處於弼諧南宮喉舌之司仍躋於端右體加隆之注意當益懋於壯猷於戲秉國之均天下之所取正熙帝之載朕心之所仰成使萬物各遂其生而一夫無失其所以輔予治往惟汝諧

門下侍郎制

朕於天下之事以稟承處決屬之中書審閱駮正歸之門下而使尚書推而行之此三省所以異任而相成故長令僕射皆宰相之任而左右省侍郎所以貳之蓋謹其名者固將循之以稽其實也必使位無虛加人無虛受以脩國家之務然後稱朕意焉某明允脩潔學通今古以風力之敏見於續用以志行之篤重於朝廷擢自從臣預國機政多引大體沃于朕心維董正治官之初介東臺管轄之寄歷選在列汝往惟允夫堅一心以在王室康萬事以亮天功汝之任也其尚勉哉

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所以筦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以貳其長朕稽于古義以正官號故合是寵秩以命吾共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謀繫人之望者夫豈虛授某莊毅忠篤通于古今列於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選首使文昌左轄之任舉瑣闈參議之効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弼予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志無忘訓詞

給事中制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駮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發驛遣使申冤滯察苛嬈莫不總焉其任可謂煩且重矣朕董治正官之始思得其人以稱厥位以爾具官某忠篤强毅明於理體勞閱甚茂朕惟汝嘉列之東臺公議所屬惟精敏不懈可以統治要劇惟剛方不茍可以辨白是非爾尚慎于厥脩朕方觀汝之效

左右常侍郎制

左右之臣以騎從乘輿職在獻納可謂親且重矣非器識操行屬乎朕心夫豈輕受某老于文學練達治體舊惟共政勤烈在時某直諒多聞篤於自守先帝遺朕調護有勞皆以耆名列于祕殿是用考擇於衆寵以茲任朕惟爾之試用已效必能秉誼不渝惟爾之博通古今必能補朕之闕往祇厥服豈煩訓詞

左右諫議大夫制

諫議大夫掌議論舊矣今列于從官實有言責事無大小皆得開陳當其可從則爲之更命令易取舍固朕之所虛心而聽也朕方於天下之忠讜惟恐不聞則居是任者直己以事上夫何間哉某器

識强敏明于今古俾職獻替僉曰汝宜夫能通上下之情而使朕立於無蔽之地治道之所繇出在汝能任其任可不勉歟

二起居制

孔子稱言動以禮天下歸仁焉矧託于王公之上言而爲令動而爲法故必有左右史從而記之所以照得失明勸戒能稱兹任蓋難其人某文學優深操行慎潔執簡簪筆有列於朝今朕順于古義以考定官儀是用正爾之名俾仍舊服其尚謹于書法以無曠于厥司

左右正言制

左右之臣以言爲職事有得失關於理體利害繫於人情或方兆於幾微或已施於命令論皆可及誼無不從選用特殊寄屬惟重正官之始得士尤艱某綽有時材通於世用獻替之位宜服寵名夫上之求乎下者患乎難知下之求乎上者患乎難達使耳目之任無蔽藥石之規必聞尚惟汝能以助予治

諫官制

某純明廣博信古知今用爾之長俾有言責夫言人之所難言爾無不盡而聞之如恐不及朕豈敢忘其尚懋哉無或容而已矣

中書令制

虞氏之咨四岳惟亮天功周家之建六官以爲民極朕參于古義質以今宜以右省典正於鈞衡以中臺總持於綱紀兼是重任時惟宗臣播告在廷其聽新命某敏于學術優有時材以經遠之謀彌綸治具以察微之智練達事幾繇展采於禁林遂陞華於宰路協宣勞力積有歲時朕惟授職以量能宜循名而責實稽先王之作則以正百官起多士之赴功庶康萬務眷言舊德申以異恩維化原實繫於內樞俾首弼諧之任維政本一歸於會府仍躋端揆之崇寵秩所加委成彌重豈獨儀刑於列位固將敘正於彝倫於戲成一德以格皇天輔予于治釐百工而熙庶績待汝有爲其務迪於壯猷尚思齊於前哲體兹注意維往懋哉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爲宰相之任舊矣自唐政不綱而失其守今朕董正治官使三省之長皆復其任而於尚書左右丞左右省侍郎秩有升降使貳吾任政之臣夫綱轄之地與御史更相察舉所以警官邪明憲度而侍郎於左右省無不統理則其所繫於體尤重非傑出之材不在兹選某官端方篤實學有本源預于政機人望惟允某强毅忠厚通于古今謀謨廟堂休有令聞是用命爾以爲選首其尚體余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使百工庶尹皆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而政令之自上出者罔不得宜以稱朕所以作則垂法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予有望焉

中書舍人制

朕稽于古以正百官使循其名以效其實惟舍人

中書之屬以典掌命令爲任而况列於侍從則又職在論思方朕明紀綱定憲度以爲民極之初非能見於文章何以究宣朕意非能通於世用何以彌綸庶務進在茲位不其重歟某官某忠正仁篤達于古今其文足以代王言其智足以謀治體斷自朕意以爲選首其尙尊爾之學以善于訓詞奮爾之庸以裨于政理使爾能稱厥職而朕預於知人其惟勉哉以祗厥服

知制誥制一

典掌書令之任爲左右之臣非獨在於潤色斯文而已固當論思治體以輔朕之不逮朕博考天下之材然後有所拔用則於付授豈不慎哉某强識敏學通于理要砥節勵行忠篤不回朕惟汝嘉使在茲選朕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慮汝則思輔以謀猷忠於獻納朕有作則垂憲施命以告四方之志汝則思達以文辭見於號令使汝爲稱任則朕爲得士豈不休哉尙其勉矣以服厥官

知制誥制二

贊爲名命之臣法當得（一作侍）從非獨在於討論翰墨發揮詔號而已必將講明治具思獻其可以弼予違故非其人夫豈虛授某敏有時材優於學術擢於不次俾典訓詞維能守其所聞可以輔予不逮維能明於體要可以見於文章其尙懋哉方觀汝効

尙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尙書也本尙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尙書纘其舊服以僕射爲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戾御史有不舉者得弃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敘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選首其尙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左右司郎中制

尙書天下政本左右司紀綱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非器幹望實有聞於時莫稱其任某明敏强濟通於世用宜在此位故以命汝創制之初舉墜與壞所以彌綸庶務者待汝有爲其尙懋哉以承厥敘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三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四

制誥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勳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曷稱玆位其忠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吏部侍郎制

尚書本天下之務而吏部典掌選舉至於所屬之曹有行封爵議勳庸稽功課之事咸以咨焉近世以來職分於他司而位爲虛器今朕董正治官使歸其名分者豈虛爲哉固將循之以求其實蓋明紀綱定制度以釐百工熙庶績此朕志也侍郎實二其長非獨當脩其官且將推明新制以行今而傳後則其選授豈不重哉某文學行義有聞於時列于從官獻納惟允是用命爾實首玆選其體予所以擇而使爾之意務祗厥服使政舉法行稱朕之意惟爾亦永有稱於後世可不勉歟

戸部尚書制

戸部之於中臺爲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斂煩與而使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強敏智慮精密董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材之術待汝有爲今歲入甚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敘

戸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授職俾服予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姿久更要劇之任往副民部孰如汝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蓄羨盈朕將觀爾之能爾其無懈于位

禮部尚書制

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幷爲宗伯之官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威儀度數之詳聲音律呂之別莫不屬焉精微之至所以統和天人順遂萬物其體可謂大矣矧今典領實又考擇天下之材夫能無曠其官以充吾所以寄屬之意歷選在位今得其人某明允直清知經信道制作之事舊惟討論春官古卿是用授汝朕承百工之敝方欲作則垂憲以成一代之典使五禮之節同於天地八音之和格於祖考天下智謀材諝之士得而用之待汝能稱其官庶幾輔予于治無懈于位以副朕

知

禮部侍郎制

夫禮之節文樂之和聲所以成三材而育萬物典掌之任秩亞春官朕方考正百工之名而大脩法度之政其於寄屬必惟其人某材出士倫學通經術宗伯之貳爾往欽哉其思先王制作之方而務知治民易俗之要其於理體非在於鍾鼓玉帛而已尚稱厥職以副予作則垂憲之心可

兵部尚書制

中臺政事所出兵部司馬之任所以典總師徒揚國威武至於按圖辨地駕乘庫兵司存之事莫不咨焉今朕考古以正官儀將使處其名者必効其實由是以推朕之志明紀綱成法度焉八座之貴夫豈輕以屬人某明達事幾好謀能斷列于侍從忠益居多夏官古卿是用顯授朕患今之兵不與農合故因保伍之法修閱試之令庶夫使民知兵近於古義夫究宣朕意使吏能奉承而民皆嚮勸以共武之服時汝稱職可不勉歟

兵部侍郎制

夫兵天下之備誰能去之自士不出於井地而將非六事之人歷世以來皆知古之宜法而患夫勢之難行朕獨慨然有志於是故修保伍之令明戰陣之教先王之跡庶或可幾經營之勤心亦至矣惟是夏卿之亞實參典領之司方正官儀尤慎推擇某材敏忠篤明習治體圻父之貳往惟汝諧夫能獎誘務農之民悅趍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疎惟無廢爾之勤可以輔朕之志尚思自勉以服訓詞

刑部尚書制

昔舜命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刑者所以助治而非致治之本也其縱入輕重得失之際人之舒慘繫焉此古之聖王所以未有不先慎罰也今朕悉心以正庶官之任而中臺八座典司邦禁選用之體得人惟艱某明允通博資以術學服釆于位厥聲顯聞秋官古卿是用命汝蓋前世之治斵雕爲樸破觚爲圜而憲網疎風俗美朕甚慕焉爾尚體朕之心折民以恕使辨訟自息而王政寖明可不勉歟以輔台德

刑部侍郎制

刑者所以禁人爲非而聖王之所尤慎中臺總領之任秩貳秋官之崇朕方正名以稽羣吏之治而古脩制度之文必惟其人俾服予釆某慈恕忠篤明習法令參執邦典莫如汝宜夫能使民無寃亦已善矣推之可以至於使民無訟爾尚勉哉以承予綱紀四方之志

工部尚書制

昔舜咨于衆疇若予工羣臣薦垂往祗厥序蓋繕修興造程衆藝飭五材國家之務不可以不屬之其人今中臺起曹實踐其任矧屯田虞衡平水之職莫不隷焉正名之初其選尤重某材力强敏周于計畫更閱內外時稱汝能俾服冬官蔽自朕志夫詳明品式以訓匠建事使費省於國力寬於人

至於墾地山林溝洫之政莫不畢舉皆汝守也其尙懋哉以率厥屬

工部侍郎制

夫飭五材程匠事國家之務所不可已也故共工之事任屬非輕朕方若稽舊章財正官號思得智能之士以副采擇之詳某開達敏强明習典故冬官寵列俾介厥司考究制度之文紀綱脩繕之政在爾能舉其職以稱吾經理萬事之心其尙懋哉往祗厥服

禮部制

朕正羣司之名而責其實歸天下之務而本之尙書故郎選甚高維春官之屬禮樂所出宜得智謀材諝之士以脩厥官某業履望實見於世用考擇於衆莫如汝諧其尙體予董正治官之意於夫創制之初明紀綱與曠廢惟知其要乃能圖其詳惟悉心以祗厥服

主客制

朕甚重郎吏之選欲以歛羣材責功實典客之任列於門曹維時右人宜服兹寵國家之有賞典所以待汝有爲

膳部制

牲豆酒膳辨其儀數而修其政春官之屬郎秩甚寵詢求材實爾允僉言尙思欽承以稱推擇

駕部制

輿馬輦乘之奉郵驛圉牧之治中臺要務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俾任吾事夫駉之頌養馬之詩也蓋其大旨曰思無邪然則爲政之方斯可知矣能識於是夫何遠哉

庫部

甲盾弓矢之器乘輿鹵簿之式武藏之任郎選甚高得士於朝屬任惟允夫稽功實以勸賞朕方必行悉忠力於事爲爾尙無懈

都官制

係累春饍之人恤其廩給而申其訴競主以郎吏國之舊章爾惟惠兹宜蒞厥職尙思奮勵以稱敷求

比部制

內外經費之事總於句考之司郎實主之位重省闥爾惟明敏宜能厥官惟時懋哉以服予訓

司門制

門關筦鍵之事啓閉出入之節總其籍賦而審其禁令郎官之任爾允詢求尙敏勞能朕將考察

屯田制

率屯戍之兵服畎畝之事所以益邊省饋佐國裕民郎於中臺揔其政令用爾之敏宜能厥官往服寵名無忘奮勵

虞部制

蒐田有時而澤梁有禁虞衡之守所以遂羣生而參化育中臺典領咸屬汝材其思順爲獸草木之宜以稱朕愛人及物之意

水部制

川瀆隄防宣其利而備其害四方萬里之遠郎實

總領秩甚寵焉爾以周材朕用選授夫知水之不以障而導之使行此成法也推而見之於事待爾能稱其官

御史中丞制

御史府持吾邦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輔予于治非秉義純篤望實敷于上下不稱其任某强毅肅括以禔其身博學精識通于世用是以考擇于衆寵以玆位夫有守正向公之志又有能辨是非之明抗論於朝使賢不肖忠邪不失其實此法之所以爲治具而能佐吾以善養人之意使汝能宜其官則朕爲得其所屬尙體予訓其惟懋哉

知制誥授中司制

典掌明命總持憲綱非博學有文强毅忠篤曷可以兼斯任哉某志行清夷材資敏達更幾內外試用惟允論思禁掖肅正朝端蔽自朕知拔於不次惟明於體要可以見於訓辭惟公於是非可以施於刺督尙懋厥守方觀爾能

中司授大中大夫制

朕正名以定百官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之臣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某强敏閑遠仁一作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進爾之階品在第四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衆工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

責御史制

中執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也其可以自爲欺且怠歟某拔於疏遠之中服在此位宜殫忠力以稱所蒙而按劾大臣旣非其實稽其分職則自餒焉朕爲之優容俾從薄責而進對之際公肆誕謾屬吏推窮獄辭明具論其情則懷詐比其治則瘝官夫身任紀綱之司而抵冒若此雖朕欲貸汝而如公議何斥守偏州尙仍階品往新厥志庶蓋前愆

御史遷郎官制

御史董攝紀綱肅正朝廷於政之有不當于理於臣之有不協于極皆得言之故吾甚重其選爾有列于此能勤厥職雖歲月未久而風望甚高今有司奏爾之課於法當遷吾不得留易之郎位使爾知自效能不擇官則吾於報功亦有異賞爾其勉矣無忘訓言

御史知雜制

臺無大夫中丞則御史之首當專決庶務實總邦憲朕選於衆然後屬之其人豈不重哉某敏茂直清通于學問輟自右史往踐厥司夫振擧紀綱以闡明法度糾繩姦慝以肅正臣工朕方虛心志在於與人爲善爾能苦口無患於不得其言其尙自强以允公論

監察御史制

御史持國紀綱所以糾官邪齊內外選衆而授厥惟艱哉爾好古知方强於自立刺察之任往其欽哉惟不回于爾心以無撓于余法在知所守可不勉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四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五

制誥擬詞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獎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問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效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

著作郎制

麟臺著作之任郎以詞學爲之必惟其人爾以材選惟能明於理要乃可見於文章其尚敏於厥脩朕方觀汝之効

祕書郎制

祕藏四部之圖籍郎所守也職清秩美必也屬之其人爾以材稱俾服茲選尚惟敏於畜德朕方觀汝之能

正字制

是正文字之官實爲儒學之選宜體育材之意勉思畜德之勤

殿中監制

分職殿內參侍左右監總六尚之官以供服御之事位視九列禮秩甚優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治勞閲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任往其祗飭無忘訓詞

殿中丞制

丞於殿內參總六尚之官而察其稽失出於公選首以材升尚務欽承方觀汝効

太常丞制

丞於奉常參揔禮樂之事祠祝之義惟學古知方乃能不失其守尚務秪飭以服官箴

衛尉卿制

典領宿衛之官地親責重位在九列禮秩甚隆考擇其人屬任惟慎某忠篤謹信濟以材敏周廬屯候之士武庫弓鎧之器往顓總治僉曰汝諧其尚懋哉以祗朕命

太僕卿制

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蓋親近左右有輔導之義矧車府廄馬牧監之政莫不咨焉非得其人曷稱厥位某材質敏明久更器使司馭之選汝惟克諧其祗厥官以服朕命

大理卿制

折獄詳刑之事朕所重也典領之官位在九列正名之始選用非輕某明習吏治通於法令廷尉之任僉曰汝諧往其欽哉以率厥屬

國子祭酒司業制

學校之法雖使之通經術治文字然要其大致則在於明上之教以導民養人之材以成俗故師氏之位必惟其能某質性粹冲術業通博訓誨之任宜正寵名夫行其所知以先游學之士使風化之

出自京師始待爾稱職可不懋哉

太學博士制

博士以文學爲官仕者列於成均其秩未正朕登之朝序所以尊庠序之教而勵士大夫也爾以經行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惟是懋哉

少府監制

百工伎巧之事展釆備物之政典領之任位視列卿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尙其祗飭以服訓詞

軍器監制

繕治戎械訓工程作之任置監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事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位尙其祗飭以服訓詞

大宗正丞制

司宗之於國族門内之治也然合遠近之屬而齊之有不得專於愛者其於斟酌緩急恩義之際信難處哉故其屬有丞以參聽其事而交脩其官考擇爾能俾在茲選夫親九族以刑萬邦此有國之先務也其體朕心往從而長服茲是訓以欽厥司

諸丞制

丞於有司參其政事而察其稽失以材選用尙懋爾勤

知開封府制

開封府朕建國焉天下所並湊衆大而俗雜尹正之寄非仁篤公勇材任煩劇不能稱其職今朕脩定官儀正其名號固將考求其實使効見於事則用人之際豈輕也哉某爽邁開達練習治體閱試惟舊功用顯白處以茲任莫如汝諧夫慈惠足以煦養惸弱剛嚴足以帖伏奸强然導民之方尙有可識使四方有以觀則而朕有以仰成在汝勉哉以稱朕命

開府儀同三司制

開府之於榮名重矣矧優其禮命視于三事故其品爲第一所以隆崇大臣古今之通制也朕順于舊典考正官儀惟是首於文階是用制其祿入秩莫厚焉非時宗工夫豈虛授某材資桀異識慮閎深莊重足以鎭浮精明足以成務熙帝之載有贊元經體之庸提將之符有折衝綏遠之效今百揆攸敘方内靖嘉時乃之功助朕致此是用峻其名秩申此寵章夫褒有功顯有德朕於尊獎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尙體至懷往承厥敘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

京師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至於智或侵愚强或凌弱巧僞滋出獄訟繁興統理之難爲日已久某明敏開達曉習吏事輟自禁近屬之尹正以公於奉上之志絕阿以附下之私摘發姦欺動而必中彈治豪右勇於敢爲使縲絏無非罪之嗟囹圄有空虛之效求之近歲罕能及此聞于朕德時惟汝加夫賞所以褒善而勸衆也進官一等疇爾之庸其尙懋哉以永來譽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典國樞要之臣協相帷幄之謀彌綸疆域之事夙夜不懈風力施於省決精明用於思慮蓋勤且煩如是而歷時且久豈朕優禮耆舊之意歟某忠加惠和德操惟卲先帝所遺以輔朕躬當國本兵庶言惟允而屢辭幾政每請彌確志不可易朕所重違是用改進文階延升祕殿乃眷東夏處以近藩衍食真封併加寵數朕於隆崇近輔時其勞逸使得自擇出入之宜可以爲有恩矣爾於迺心王室罔以内外無忘益勵始終之節其可以不勉哉

侍讀制

蓋用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非專誦習而已其列於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意嚮之某博通今古服在從官茲選甚高屬爾惟允朕以未聞於史者究觀前世之變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未嘗不反復焉其悉所知以輔朕志是爲爾守其往欽哉

殿前都指揮使制

朕擇材勇之士備宮屯之兵以宿衛京師填附方夏置帥殿陛屬之董齊非强毅忠勞閱試惟舊不在茲選豈非重歟某篤實沉雄明於策慮護邊制敵身有顯庸茲用命爾就列大廷典綏王旅建旄立纛爲國藩翰爰田真食並錫寵恩夫兵有擊刺射馭之能有坐作進退之法教習可以程其技節制可以閑其侮然能使之合心一力則在知所以附之能使之取威决勝則在知所以用之審如是焉厥惟艱矣蓋孰之於易所以圖其難得之於素所以應其變非造刑而後定計非合戰而後屈人故師飽於逸而朝廷尊馬肥於休而夷狄敘惟予之武以無敵於四方則爾之良亦有聞於來世往遵辭訓以服厥官

使相制

在昔大雅所歌成周之盛呂侯申伯並爲國藩休父太師實將王旅出入踐更之雖異中外屏毗而則均時予宗臣分保近服蓋循斯義以告在廷某精慮造微翹材絶衆崇論閎議富于文辭强識博聞飽於術學繇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弼諧浸更歲時休有功烈而屢形懇請願避煩幾雖敦譬之甚勤顧壯懷之難奪是用錫之土宇寵以節旄視宰路之等威益爰田之恩數往釐東夏外倡庶邦予有式羣辟之典彝爾其底迪予有覃四方之德澤爾其布宣以夾輔於本朝以阜康於生齒配于前哲屬在老成其代天工矧久聞於大政迺心王室尚思告於嘉猷

節度使制

有地千里治兵與民內衛京師外捍疆場非文武器幹望臨一時朕所寵嘉不在茲選某温良能斷沉靜善謀直道著於當官周材見於經務承流宣化善政有聞綏遠折衝壯猷彌顯是用錫之土宇授以節旄生齒寔繁屬爾以安輯師屯甚衆諉爾以訓齊以作股肱之良以爲國藩輔之重無忘忠力庶訖外庸惟亮天功待汝守四方之效無輕民

事副予安百姓之心尙體眷懷豈煩多訓

節度加宣徽制

維昔牧伯長師之官有土與民共于外服所以爲國藩輔今方鎭之任連數十城之地籍兵與衆而授之建旄立纛殿于大邦以作衛王室亦惟用稽于古非文武之特才擅一時孰能稱兹選哉厥有顯庸宜加寵命迺揚孚號以告庶位某莊毅足以任重肅括足以提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愼考于僉議付以成師宣化承流實裨治體折衝綏遠克暢武經故能紓朕之憂副人之望夫德茂者其賞異功隆者其報殊是疇其底績之勤錫以宣猷之號揆于常典非朕爾私蓋位重者其憂深祿富者其責厚名數禮秩朕既無忘爾勞功實事爲爾尙協朕之志矧夫塡臨塞路總領兵防班籍聯于輔臣謀畫參于國論其思勉勵以副眷懷

軍帥制

爪牙之臣典領周衛非特强主威以鎭內外也蓋禮彌盛者備彌飾上下之節然也則任吾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某沉勇忠實勞閱有聞蔽自朕心俾供厥服仍遷位等其尙敘承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鎭撫諸夏能使士齊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在廷其選甚重某忠勇仁厚將以致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屬今閱士之藝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其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待爾任職稱朕意焉

都虞候制

士之以材武宿衛左右者其選甚精而虞度候視於軍中者其任甚寵某忠勇有勞宜在此位進遷使號其往欽承

都知制

門闌房闥之間朝夕給事非謹信忠篤烏可處斯任哉某服勞左右閱歲已深淑愼厥躬朕所考察俾率厥屬往惟汝宜其思永于厥脩尙終綏于榮祿

內臣制

給事長秋服勤惟舊今其老矣思就便安祿爾之勞宜進位等尙思祇服以稱朕恩

責帥制

朕拊士於閑暇之時蓋將責其効也至於臨敵道亡朕雖假之以恩而將帥之臣則當濟之以肅使紀律章明然後威可勵而士可用也爾握兵之要宜知其職而潰卒之入煦煦受之勞問餉給如勞歸師使夫三軍之衆將何視焉有苟簡姑息之心無守正奉公之誼閫外之事朕孰賴哉議罪正刑有國之典奪其近職處以偏州尙自省循茲爲薄責

監司制

分部而使連數十城事之與奪吏之絀陟係焉古

方伯之任也其選甚重固無假人爾脩潔純明治行强敏剌督之寄往共厥服夫能使政舉刑清和樂交於上下人足家給富饒洽於公私皆汝守也可不念哉

廣西轉運制

自旣開百粵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爲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試而可用是用任屬進柔遠則能邇其務宣布上恩輯寧異土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蜀轉運判官制

西南之地延袤萬餘里外臨殊俗內雜谿谷諸蠻列州成縣以保安吾民境大人衆故屬部爲四而利居其一最遠且險參於使事其選甚高求於在廷是用屬爾夫保民以仁而懷遠以德茲朕所嚮其往欽哉

轉運使制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故命使部之臣推擇能吏使度材具舟以濟其役爾應其選歲課甚優是用遷秩京司以爲爾寵朕於臣下之勤勞雖微且遠無所遺矣則爾之自效可不勉哉

陝西轉運使制

分部而使兼地數千里治兵與民與夫征賦之出入自陝以右則又與疆埸之事具於寄屬必惟其人察于在廷無以易爾夫使督課明而政事舉經晝當而財用足吏與士皆悅而勸兵與民皆贍而靖爾之任也其尙起哉

提舉常平制一

朕憫農之不易故擇材諝之臣分部四出以平其政令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屬其務知朕之意在於惠民往愼厥司慰彼黎庶

提舉常平制二

朕憫夫農之艱且勤故詳爲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以材聞預在茲選其思宣布朕恩使敦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爲能稱其職可不勉哉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五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六

制誥

知州制

昔先王之法導民以德齊之以禮而有恥且格後世不及然破觚以爲圜斲雕以爲樸禁罔疎闊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猶爲近古朕甚慕之今能與吾共成此理者其唯循良之吏乎以爾爲能與在玆選使刑罰清而風俗美爾能善於其職則明考察而公賞勸朕豈貳於必行其尚自强方觀爾效

知河陽制

盟津冀豫之域背河向洛成皐之間天下之重地也山川之固爲國屏翰分土而治非文武之特局可以當選授哉某以材進拔閱試已孚俾仍近班往祗厥服有生齒之衆屬爾撫和有連營之師待爾綏輯尚茂循良之效庶寬西顧之憂

知軍制

開建城壁本以輯治軍旅今四方既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朔北並邊寄屬尤慎爾以選擇往祗朕命夫能宣布恩威以拊循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

通判制

州有治中以欲助其長綱紀衆務舊矣今列城之守皆有貳焉蓋亦其任也爾以考擇往祗厥敘尚思稱職以報朕恩

罷館職加官制

夫爲官擇人處其名者必任其事而儒館之設有位號而無分職使學士大夫將何以效其實歟是用命爾進階一等而罷其虛稱其有異能朕將明試以功庶爾之材得施於用以成朕招俊乂康庶位之意焉其尚懋哉

賞功制一

王師西封爾能奮力行陣斬獻首馘稽諸賞典宜進官榮爾尚勉哉益圖來効

賞功制二

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爰整我師徂征西土大殲醜類來獻厥俘圖爾之勞進階一等尚思奮勵以佇異恩

團練使駙馬都尉制

大長公主吾姑也位號禮服褒崇光大國有彝章蓋其下嫁必得勳閥之門良能之士然後可以成先帝愛育之仁而稱朕隆崇之誼某貴舊家子內外行完是用選見于廷命之進尚團兵重任倅馬美名兼而授之蓋稽故事夫恭儉靖慎可以保令問而綏寵祿茲惟朕訓汝尚勉哉

磨勘轉官制一

吏之在位者積歲月之勤應有司之格必有甄進以明勸獎此國家之典也今序爾之勞遷位一等往思祗服以稱朕恩

磨勘轉官制二

朕謹名分正官守以董齊百工至其有試用之勞無踐履之玷則皆稽其歲月法有甄進所以使吾

勤事之吏知所勸也今有司比爾之課應於遷格宜升階品以允新書其服朕恩往思來効

軍功制一

惟羌猔惡世盜西疆理將殄除內自生變致天之伐非朕敢私爾躬提偏師摧陷醜類震動河外宣明國威破竹之功成在旦夕賞不逾月朕尙遲之用遷爾官以勵衆士能殲大憝當有異恩

軍功制二

河外之地我之舊服羌能靖綏則以畀之今其將亡自相戕害爰命討伐蓋將天威某沉勇有謀提兵以出獻俘斬馘屢奏厥功擢進使名以昭信賞能殲首惡尙有異恩

軍功制三

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殺致天之伐爰命六師止除罪人復吾故地而已爾握兵而出屢以捷聞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尙有不次之恩以待凱還之喜

新及第授官制

朕立學以養天下之材設科以進其造秀之士其於教導推擇欲成美俗於四方得羣能於庶位者可謂盡其意矣爾以經行文學選自朕躬命以一官將觀汝效往祗厥敘思稱朕恩

責將制

汝始以微功進朕不次用汝而屬之守邊乃冒吾法出蠻夷之中發人採金無出入之籍有侵盜之形朕惟不欲數使遠人煩於追逮繫獄也寧失汝罪不究窮之

堂後官轉官制

吾調兵于外而號令節制之繇中出者汝以宰屬與於治文書赴期會能辦吾事進秩一等以奬爾勞尙思恪勤無墜厥守

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脩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爲姦嚚訟鬨然駭于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洽于禮義磨礲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爲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具爲科條其於學者有奬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

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詒爾悔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菑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之因析以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擬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劭農之使爲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爲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爲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治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皋陶因羣臣之臣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

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戒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尙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恡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詒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諭朕意(一作懷)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爲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

詳略而聲教之盛東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款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加宜有異恩以稱勸恪而爾比緣養痾以醫爲請眷然東顧朕預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惠彼一方神明相祚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予聞欣慶方屬而遽馳僚從來致謝章覽以慰懷獎勸良厚爾乃自祖以來保乂彼土其尚頤精神強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預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策

擬代廷試進士策問三首

策問一

朕有志於卑漢唐之治而欲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故於書無所不學而通其意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講而極其本末於人之材長養成就之者甚厚求而用之者甚至於民之務憂勤思念者甚詳撫而綏之者甚力患風俗之敝也正己以先百姓而明於教示患政理之陋也稽古以定制度而謹於持循欲斥大疆土也勞於經武欲懷附夷狄也廣於推恩人之所欲者不敢違人之所惡者不敢強賞不敢以喜而濫刑不敢以怒而淫羣臣之進對者夕請而朝見之四方之奏事者旦入而暮報之未嘗有聲色之娛未嘗有畋遊之好不營宮室不崇苑囿衣服飲食取具而已兢兢業業不敢暇逸日慎一日十有六年于茲矣惟先聖王之烈雖自視歆然察其用心如朕者亦可以無憾矣然古之大有爲之君必有大效於天下至於小能小善亦各有小補焉奚獨至於朕也意彌篤而功未見於人行彌勵而德未見於世豈所謂是者非歟所謂能者否歟抑所行者爲可止歟所舍者爲可用歟將在位者奉承法令苟爲空文而不務究宣朕意歟意者今去古遠先王之政不可以復歟凡朕之所爲緜前者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先後施設其要如何唐虞三代之所以成功德者孰近於今可推而行之漢唐之卑者孰存於今可革而去之其悉心以對朕將自擇

策問二

夫有二南之化則有羔羊之大夫兔罝之士漢廣之女其成人之材則見於思齊其成物之性則見於行葦蓋王者之治緜近及遠其效如此何其風俗美而流澤深也今朕躬禮義以先天下恐其未諭也崇庠序以導之縻（一作靡）爵賞以勸之患其未從也以政率之以威董之可謂盡心矣然朝廷之臣未能有素絲之節正直之行中林之士未能有慎獨之心女子之誼未能有翹翹之絕況於有德有造成人之材牛羊勿踐遂物之性可望其髣髴乎朕於士民德精刻（一作克）意以待其善而天下靡靡便文苟偷而已何其習之難變也夫先王之教其本豈易於身先之其具豈易於崇庠序縻爵賞脩政刑以將之與今之所務者同也然以今方古違從之效異何也豈今之所知者不明所尚者不

審歟抑人散久矣不可以復化歟子大夫待問于廷其以經對

策問三

朕獲承祖考懼德不明故小大之事躬親省決以夜繼日不敢自暇而政未加善側身踐行兢兢業業不敢自逸爲天下先而俗未加厚崇庠序之化信賞罰之法以開導而士未加勵憫農惠商補其乏闕除其疾苦以勸助而民未加富礪器械教士卒所以經營之者甚具而武事未立也定制度正官號所以彌綸之者至備而文治未洽也至於百工未昭彝倫未敘四民未盡得其職萬物未盡遂其性中國之勢或詘於夷狄九州之地未一於舊服是一皆戾古豈朕之不敏所知者非其要所繇者失其統歟抑羣臣之在事者不稱其任不能輔任歟將乖繆之習久更革損益之始其功難見歟朕之待物者未嘗不以誠而下之應上者皆文具而已是何故也意朕之所爲與古之所以致治者無異而其效之不同何也二帝三王秦漢以來迄于唐及五代雖功德有間然其所以治且昌與夫所以衰亂失之者其跡可考其原必有在方其治且昌也所繇之路本末先後其一致歟抑有殊也其衰亂失之也浸漸積累所以致之一揆而已邪抑不然也知古今明治亂子大夫之職也其具著于篇朕將親覽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藳卷第二十七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綱理四方彌綸庶政肇惟新之王度備久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爲於希闊豈伊凡庶可測高深方當覺悟邇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內外用丕變於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爲邦典茲謂人文顧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超逾千載特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勸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可叨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强於名節耻陰附於貴權無因緣毫髮之扳援有積累丘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憐褒加特異於常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於一介之孤生已愧缺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寘近班敷導訓辭懼空疎之難强追參諷議憂蹇淺之易窮於風波流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循涯分局副恩榮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然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既抗顏而就列敢恕己以懷私謹當尋繹舊聞用闡揚於名命激昂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荅主知誓殫臣節臣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顧以諸生備茲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閫奧歷事聖君於三世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滿歲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維般陽之列壤實季萴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咨求於强吏蓋因能而任官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竭其材豈伊儒懦之資可副浩煩之用恐殫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繇積累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踈遠迂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其所長故令覆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忘夙夜勉盡疲駑行歸于周久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誓無易於初心仰望闕庭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勑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向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

治濟南最爲煩劇野有羣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强柔懦頗殫竭蹷之勞今者或就安閑少休疲鈍出觀美俗尤多漢廣之高入奉慈顔不憫汝墳之瘁玆爲竊冒厥有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獎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佚俯及孤蒙敢不附慰此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顧何功未忘投博之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勑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實兼於故里中謝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玆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朞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閑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脩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瘁於玆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仰望旒扆臣無任

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列職內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蹇薄多艱戇愚少與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朞常從外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玆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劇郡顧惟同氣亦預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厚然臣最爲寒族實奉偏親臣弟既適於遐陬臣愚固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輒奉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寬於僭黷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闈抱累年之宿疹牽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况親逢於孝治草茆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狎處於太寧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慚尸於廩食曷補報於寵靈皆出誤知致思冒處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躬神聖之姿而兼容小善履富貴之極而深達下情在於隱恤之心豈間么微之跡敢不誓殫勤瘁匪懈夙宵慰海徼之幽荒布德音之寬大承流寵寄方自效於驅馳反哺愚情冀尙蒙於憫惻仰望旒扆臣不任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准福州公文送到勑牒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據進奏官狀准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預於分土愧在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

不世出之琦行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閒以超曠之迹爲可追以苟簡之治爲無取甚盛德之事敏於絶倫大有爲之君審於在己所以更張庶政憂憫百姓之心至於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須其志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甄序羣材蒐揚衆論偏寸一作長一曲之善半辭片說之工遠自巖穴之幽深旁暨草萊之疎賤莫不從容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收其用可謂三代以後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嘉會而臣濫中臺之優秩玷內閣之美名然而荏苒十年周流六郡當陛下闢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未得一望於清光遇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蓋兹遠跡最爲多奇故雖抱於愚忠每自安於靜晦竊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爰自江吳就更閩粵嗜有畏塗之阻藐無將母之因賴上威靈致寇攘之熄滅屬時休慶獲稼穡之豐登旣此蒙城且將滿歲輒露由衷之請果紓及遠之仁召自天涯還之闕下已慰循陔之念更諧拱極之誠方攬轡以在行復分符而補外維鄞江之列壤寔浙右之名邦素號寬閒可容尸素尋敷陳於奏牘冀迎奉於輕輿紓是微情未回洪造已宵行而祗命甫夕惕以當官眷是遐陬邇此昭旦來廷之國實爲出入之途表海之城方始經營之緒仰荷選掄之寄敢忘策勵之勤矧皆稟於成規庶可圖於薄効再念臣比更遠守久去偏親出自推恩幸兹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邇於舊封仰睎天日之光未覲戶牖俯計晨昏之戀尙隔庭闈眇是羈單了無黨助每益堅於己志獨有待於主知自効驅馳敢廢資忠之義庶依長育未愆致養之私傾葵藿之一心極蓬茆之丹懇論醻有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比從閩粵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强表海之勢闢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召之役以至屬村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庀徒已略具於科條可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遽蒙於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稱中謝臣竊觀前籍所載千載以來大道鬱而未彰莫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兹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去五代八姓寖微之弊肇自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謨實在陛下蓋繇體粹精之睿質執剛健之純誠運獨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不殺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起百工越熙庶績追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所難使天地人神莫不順序雨暘寒燠罔或違時厥戴德者田耕井飲之倫蓋游泳於遐邇之內其蒙澤者蟄潛嫗伏之類無殰殈於胎卵之中寶鼎靈芝聲流於樂府來麰嘉穀實物於太倉至於武庫斂藏之兵羽林閱習之伎匠

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銳軼於近代威靈所覆夷貉允懷是以扶桑戴斗之區度索尋橦之國來於四海之外曾無一歲之虛蓋令不待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阜安可謂不世之宏休難名之盛烈夫應之福者既極其厚則報其貺者必盡其隆方當秩盛禮大樂之文薦諸清廟采增封廣禪之義類于名山於以較著日新拔出之顯庸闡布天錫永昌之大業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獨於輦流素嗜文學如得鏤諸金玉述陛下赫赫之功播在筦絃紀陛下巍巍之德措之六藝而無愧告諸百世而無疑庶幾不後古人可以昭示來者存於肺腑積有歲時然臣籍雖預於內朝身屢更於外服已彫零於齒髮久轉走於東南曾未得廁望塵於清蹕之間參第頌於從官之後惟堅悃愊欲効毫分今者獲便養於親闈預分憂於輔郡上體焦勞之意敢忘夙夜之勤宣化承流方盡駑駘之力望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仰冕旒臣無任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奉承聖考升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宮推大恩於率土（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質有恭儉愛人之誠兢畏萬機仔肩一德燔柴展報既昭告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越成釐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皆令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懷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滯想望旒扆臣無任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赦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効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搢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汚邪之收充於倉廩關通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聲（一作音）鳥獸忻蹈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廷龍媒納於閑廄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闚前世議泰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疇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一作王）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

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冲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蚑蟜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寖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加頌未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仰宸扆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總章之正位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躬夙夜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起之大猷而虛心廣覽振千齡之墜緒紹三代之遐蹤霈澤之所涵濡太和之所煦嫗華夏蠻貊無一夫不獲其宜草木蟲魚無一物不遂其性爰求祭典用告王功蓋諸儒之說爲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爲非古則取法於周公罷黜異端推明極孝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宮以配帝恩義兩得其當情文皆盡其詳徹俎云初均釐甚廣君哉皇矣實難遇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熙洽未奉燕閒一違前蹕之音四遇親祠之慶青雲多士皆預橋門之聽觀黃髮孤生獨歎周南之留滯仰望旒宸臣不任

賀克伏交阯表

伏覩進奏院報安南招討司已克伏交阯其首領李乾德具表乞降者螻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憲敘正民彝鬯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喈海隅之昧俗肆井底之狂謀聖恩所懷凶氣自失雕題交阯心服於威靈大路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武是稱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聞捷奏永懷竊抃實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稱慶闕庭臣不任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今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奄棄宮闈者承問震驚失容號慟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伏以太皇太后表儀三世德首於人倫保佑兩朝功存於王室遽違孝養未究遐齡無間近踈實均歆慕伏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伏恨方守印章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唐六典表

伏蒙聖慈賜臣唐六典一部者冒貢微誠敢徼寵賚獲盈私望特出異恩中謝竊以繼正觀之造邦繼開元之稱治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聞於經禮行之當世垂及方來伏遇皇帝陛下接五聖之休期振千齡之絕業號令風采卑秦漢而不言綱紀文章體唐虞而特起爰因廣覽俯逮遺編俾加鏤板之傳賜及在廷之士顧最踈之庸下忘輒請之妄逾猥荷弃容預均蕃錫敢不

自强衰退悉意闚尋竊典故之緒餘少裨寡陋審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駑臣不任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七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曆日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曆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藐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行大道惇敘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坯冶之仁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曆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曆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虫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茲告朔宜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祗奉庶召和平之氣用裨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曆日一本者顧慚孤拙與被寵靈（中謝）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曆象虞氏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存於垂憲尤重頒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曆日一本者竊以治曆于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于有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羣生合二儀而成萬化洒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熙寧十年曆日一卷賜臣者竊以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曆度人事所以財成故頒朔之舊章爲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兼載幬仁及昆蟲體履中和敘九疇而開物欽明象數齊七政以導民臣獲奉王正親承聖詔念闕庭之方遠藐然江上之身感星晷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仰望旒扆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曆日一卷者一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凋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敘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虫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者竊以脩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曆爰從頒布俾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甿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扆臣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鷲嶺興化禪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鍍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禹撫期蓋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爲歸故預託於坏鎔皆永思於戴肅（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嬴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脩英宗皇帝實錄今月十四日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慚負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疎誤當屬任甫磨鉛而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郡司幸踰素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封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袞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玷冒若臣者侗然固陋眇爾穉蒙雖甫逮勝衣習爲容於趨拜而方思就傅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之通方知國家之大體施於爲己可以持循必也當官覬無違曠已叨分於將鉞復誤假於公圭虛冒鴻私未伸薄效敢圖獎渥荐及讓徽視儀數於三台超爵名於五等既加真食仍益爰田固非錄善而量能又異校勞而數最將安稱此自顧缺然而況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之際每狥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答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閱誨諭彌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爲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

雖無好弄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
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縁績用
荐被寵靈遂兼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
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
顧玆冲昧尤積震惶伏遇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彜
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
其於明信賞罰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
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
之施不累於私親則塵露之微庶幾於報上臣不
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
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
答不允仍繼來章者祇膺詔版彌積靦顔蓋崇大
於宗藩以盛强於帝室豈伊獎渥可假幼冲 中謝
伏念臣器匪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
炙於高明欲善在身忘髧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
佔畢之相從庶繇受教於童蒙覬獲成能於壯大
敢意攬攸司之密啓循歷世之彜章寵以官儀體
均於丞弼垂其爵列秩右於公侯揣稱何堪踰涯
已甚知隆名之難冒迫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震
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
推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大公之義以篤於君
臣故舊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間致玆異數猥及
譾能臣敢不仰體聖懷勤遵慈訓省躬擇術庶不
蹈於匪彜臨事知方或可收於近用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
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
廷强形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獎渥屬在親賢
誤及幼沖倍深兢惕 中謝 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
慈闈未閱六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
無特異之資知善可遷竊有自强之志已塵高位
愧乏微勞詎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躋
爵列於眞王自顧空疎將安報稱此蓋伏遇皇太
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
光於穉齒致玆異數猥被譾能敢不自勵童蒙嚮
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
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
以爵名極王公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攷察於
人材假是幼沖非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
念臣性非蚤悟學未少成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
髫之始已蒙休於帝所獲備位於宗藩豈意慈憐
更加褒進夫位崇者德厚祿重者功高而臣無可
錄之勞能冒非常之禮秩此蓋伏遇皇后殿下彌
綸內治則象坤元惇鞠育之至仁推獎成之素志
致玆渥澤誤及童蒙敢不盡子職之微勤無忘砥
礪荅母儀之大賜庶補毫分謹奉稱謝以聞臣以

感以懼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備官無效竊寵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謝伏念臣器非閎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寖推移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鼇坰牧之蕃參莅神州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惟兹典禮屬在奉常猥用滯蒙首當總領悉心謀慮雖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乖於素論實干昭憲奚逭嚴科荷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慙溢於顔何僥冒之使然實矜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坤厚兼容躬親庶政而炤之以明付用羣材而養之以恕故俾兼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民一作祗順簡書以一作誓布宣於上德庶收來效少答鴻私仰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頹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諛材文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謂清塗獨偏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蔑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而過厚致災疢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澌盡幸髮膚之無毁得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志猶及能言伏願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享萬年之祚永庇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恩之可丐敢祈仁睿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暐孫男某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親薄技葑菲不棄儻微禄之獲霑魚一作永菽可供庶游魂之未餒伏望聖慈並於文資内安排妄兹干澤愧在忘廉保存歿之孤蹤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於喘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扆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飢之餘任在拊循懼無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勢甚微竊郎位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茍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而得州以親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恩復還舊印江湖孤蹇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兹即安敢忘盡瘁自惟蕞爾何以及兹兹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日月之光旁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致妄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寛惠上副至仁惟少假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勑書表

進奏院遞到勑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

生成發政施仁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
刑謙不自專動遵故事眷幅員之至廣軫囹圄之
未空申明詔以丁寧飭守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
時令固足感召於人和臣與被德音當宣上意惟
盡哀矜之理庶符欽恤之心臣無任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八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宗祖）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

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超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所一作）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勉一作）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蔽一作）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内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圃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士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惘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遑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搢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熈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説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説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説作相其命説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説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説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

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藂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偏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警一作）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

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固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以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轉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受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

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而之祚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使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

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疎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爲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爲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爲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太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

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爲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疎數一以特舉爲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概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爲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爲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爲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勢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爲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爲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彍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東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緇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敺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埸非獨爲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

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有百里之地爲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絶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元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

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尙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條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幷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年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爲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爲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棊善奕者置棊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不善奕者置棊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鎭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爲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埸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棊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爲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邊之備故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算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況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

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叡聖有非常之大略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算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一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一作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茍簡之敝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修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羣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敘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

之區處自立敘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
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
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
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
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
於尚書爲六官之首試郎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
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常歸之誠因今
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
書侍郎　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煩簡
使省書審决某當屬郎員外郎某當屬尚書侍郎
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
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
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
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
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
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
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
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
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
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
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
知其敘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
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
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
吏部之任仕一作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
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
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
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敘行於下內
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
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
斷惟陛下之所裁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
籍等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
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
方顒顒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
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
漏略檢防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
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
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
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
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略散逸
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之
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爲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
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
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緜
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
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
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

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羣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羣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爲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道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

隨便今略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爲定例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爲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爲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略具條目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已上更不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㕜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略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㕜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爲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

力繕寫即官爲委官以官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略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文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扎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錄外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麗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爲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爲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爲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爲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爲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黄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麗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外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豐四年滅朝鮮置元菟郡以高句驪爲縣屬之騶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遂皆出塞爲寇歸咎於騶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王號史不著其名莫來裔孫宮立殤安

之間冦遼東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成死子伯固
立北史云宮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
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類冦遼東弗利死子釗
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爲平州牧晉孝武大元十年也釗曾孫璉
立晉太武時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南史云
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神龜中安死子延立延死
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中皆伐之元
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祖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
子藏立建武爲蓋蘇文所弒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
書令之職正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
分途觀高麗之釁乾豐三年李勣拔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城執藏拔其地蓋朱蒙至藏有
國九百年矣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武后聖曆二年也後稍自爲國至元
和末遣使獻樂工同光天成間高麗國王高氏累遣使朝
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德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
六十四年通上九百年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三年
權知國事王建遣使朝貢明宗拜爲主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
三年四年開寶五年來貢昭死子伷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來貢
伷死弟治立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爲王九年端拱元年來貢淳化二
年遣使求印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五年來乞師優詔答之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
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
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誦鈿函詔六年來貢乞師優詔答之誦死弟詢立大中
祥符七年天禧元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一

原

书

空

白

页

劄子

論中書録黄畫黄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録黄畫黄弁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録黄畫黄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録黄畫黄弁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況録黄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爲別異執政乎則録黄畫黄弁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决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駮論若惟書詔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況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卽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攷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元豐五年七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攷定取旨餘兩省官弁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下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爲分撥人吏弁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卽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卽未有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

并省務並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瑋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瑋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

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爲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無賴之人卽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顏情蓋庇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爲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爲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鄰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擿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爲籍記係籍之人凡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舍止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內有本處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況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內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卽收領送官則是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時告報本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卽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卽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追捕如入別保遞相告報襲逐舊有鋪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守宿未有處願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卽遞相擊鼓報應襲逐並置鋪屋及鼓仍輪保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後世置鄉亭儌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勑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廨宇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將旬申與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竊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

右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　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

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劵差人押來臣尋爲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劵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勑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爲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卽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遑寧處是用再干旒扆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謭才當陛下卽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於執政之內不爲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迫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强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卽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陽爲沴經涉冬春

朧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內疾癘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己憂人見於顔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羣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尚得晏然雖陛下大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證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況應天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臣無任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録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録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曆至於時政記起居注亦皆未備今此論次實憂疎略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傳使無闕遺今取到脩撰仁宗皇帝實録行遣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探取借應干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至而事業勳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擬遇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録內立傳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入內內侍省閤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録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在刺史閤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並乞付中書遍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悉仍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録經所在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疎略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中書剗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實録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

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
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正月八日已前應虫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
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
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榷
酒等凡干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
報當院
一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
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
太常寺禮院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
遇戶口陞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
本院不得漏略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奉修撰
官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
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
慮差去分手不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
檢到照證事件乞傳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
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各件令合行分手等
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奉御寶批依
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實錄院亦奏合依

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聖
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
後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
見當院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
收接檢尋應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
字官及乞於三司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內選
差一員各令應副檢文字今來本院合要中
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脩欲乞依天聖
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
至治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
伴官等正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
院照證脩纂仍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
職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
位姓名勑黃照證修纂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二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篚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爲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輒用土毛敢參庭實第從臣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扆臣不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爲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參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紀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參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頎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秖有數月竊念臣爲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爲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据拾兼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爲母親見在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揚廉退旣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爲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

回徐復李覯爲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閑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剸治煩劇必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況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勑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傍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勑牒臣未敢祇受已牒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爲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愊仰干旒扆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羡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爲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

至仁比來羣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況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爲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子二人皆違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最居長犬馬之志豈敢苟安況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來或致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爲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心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矜許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繇唐室之寖昌矧屬熙朝實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土之歡心祝後天之遐算庶偕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鳦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與矧屬休辰實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

大恩愛戴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爲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算前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睎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羣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勑命就差知亳州旣近輦轂又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卽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卽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已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具狀奏聞候勑旨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三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令僕射侍中爲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爲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爲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等奉勑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爲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修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羣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爲職宜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閑尚可牽强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羣情顒顒孰不自願爲能以托名於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願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王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敝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

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竄在外服十有二年無銜玉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絶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疎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羣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涸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羣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禮三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彝倫庶績皆得其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别幽明信其賞必其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别以陛下之所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者欲進其妄意之滞見庶有毛髪之補然心之委曲難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毁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歴七郡雖有愛君嚮國之心託勢疎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宫之深臨萬官之

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附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絶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别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顧潁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惷冥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詧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絶衆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竄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跡得參於御隷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嚴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備驅馳而處疏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詧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茆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己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邇法坐之凝嚴耳不接德音之温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　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

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效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修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未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閒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鞏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於累己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鞏添展期限緣五朝典章本末闊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能兼況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閤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與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爲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逺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詔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爲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粃斁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爲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逺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爲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瞀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瘝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爲謨訓彰示海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寔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疎

遠必有殊絶特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
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敕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
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
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
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
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質高明究極
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
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兹選況攽累歷州郡
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
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四

原书空白页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幷荔枝錄）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絶產閩粵者比巴屬南海又為殊絶閩粵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絶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蓋為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絶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後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顧以常品其尤殊絶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往往屬厭而太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蓋荔枝尤殊絶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脩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絶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絶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粵之產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一二）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蓁家紫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核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澀出福州惟一本玳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城東琉黃以色類琉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作一二）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長可

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微澀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蔕雙實真珠荔枝圓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穂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内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荅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荅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荅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為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於强虜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祚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强胡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

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屬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一作二十萬受之者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為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

之意臣是以祗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榮遇況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殫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尊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況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況五朝舊史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呂失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寖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愊罷臣史事別與臣一差遣臣

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聽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五

啓狀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廹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强起葢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瓌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藴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況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藐是羇孤最爲滯拙仰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鶩之贄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緊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策礪性寔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遠瀆高明已難期於省覽況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叙謝其爲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爲邦國善保寢興

回傅侍講啓

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德粹冲受材閎廓遘盛辰而開迹席膴仕以陞華善政流風以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幄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遊遽先流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疎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譴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爲之地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乖報德激衰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敻遙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右鞏啓伏念鞏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謀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爲懷忘後進

之至微假温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奬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獲安實由爲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况此餘麻可均敝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靡敝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顧惟私計當議遠遊世俗險艱豈諳嘗之不熟性靈疎拙寔齟齬之可憂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鞏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虚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顧生理之難周廹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以爲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疎皆自單平得蒙收齒退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奬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披飾以律吕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荅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禄謝中賢良啓

右鞏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維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强詞嚴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絶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集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林傑出玉璞混成遘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温雅第榮科於祕殿蚤邁等倫陞膴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龍之麗藻利架鼇之祕局果被明綸式符輿頌方展牘書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一

右鞏啓伏念鞏顧以諸生守兹劇郡撫敝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遥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縢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覺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進達屬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蓍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爲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嚴石之望趣正袞衣之歸敢冀上爲宗祊善綏寢餗

二

鞏啓伏念鞏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追胥尙恃餘庥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騖於門閎而候

問不通於幕府仰緊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旱霜旻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明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歛嘉謀於一面贊羣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爲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叢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餗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祕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爲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貢登瀛之遊侍從邇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貺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略方且誼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虫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茲舊物自慚簪履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爲忻抃實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頎啓

右鞏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寔愚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違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須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間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閒燕之宜自請蕃宣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爲廟朝善綏寢餗禱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鞏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既不能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閎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緜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羣能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寛大爲拯救瘡痍之要以安静爲休息疲瘵之端紬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隣絶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鞏蚤游墻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稽古果緜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内之書竊惟寵數之行兹寔要塗之漸佇隮法從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隽遊之末其爲欣慶曷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祗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膴仕以彌優齎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謡恬退之風足敦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勑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效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敻追於三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爲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己之無堪故羣材衒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騁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兹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祗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兹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粤之東偏浮海之航槩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膺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兹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腸方賴兼容之度草茹之質使遂於向陽菽水之歡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宫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以致政宫保大資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

成之重難回壯節閔有官職之勞蹤陞儲寀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志寔何愧於昔人鞏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忻躍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疎蓋聰明之難强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器使茲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遥就庭闈而甚便夫何蕞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幷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顓愚及於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埏鎔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荅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今者抄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閑之喜伏惟某官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茂勳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名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旣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七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學士敏識兼人英辞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貴名玉杯繁露之篇多名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隣禁戸凡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内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托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煒如黼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更欽於善下其爲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脩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飢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間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侯之偹革金厄暫殿方維周公之衮衣綉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倌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韋平之慶閥忠純之操節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閫之勤便易鄉邦之便偹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衮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鞏處勢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爲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討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闊所以訓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顓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爲人之學分甘棄捐顧(一作嘆)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諛能之可稱況策名於近要責實於論思揣己以慚瘝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茲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荅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祇奉詔恩揔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爲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爲端於此鞏獲分郡寄得與公庥幸喜之深敘陳罔旣

太平州回轉運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覲止辱爲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顧訪軫艱難於郎路則許之假寵於舟艎憫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享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鞏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徯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爲朝廷善綏寢餗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鞏伏審祇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温文章爲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年之豐耗已實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獄繫使仁聲之旣洽則嚚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寔允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爲禱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祇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閎遠植性粹冲風猷爲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果用祥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以猶稽實輿誠之所係鞏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爲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敘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鞏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含德粹純壯京國之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冊袞衣竚履（一作復）三公之位旂常鼎彝當傳萬世之功鞏祇服官箴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肇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爲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爲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冊復登翊於嚴廊肇限守印章阻趨墻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

右肇竊審祇被明綸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要地方兼榮於祕殿用均逸於价藩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甘盤洒陞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絶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未繇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肇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恩形意愛之拊循枉題評之奨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祕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準繩言爲蓍蔡肩一心之忠誼弼三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肇啓伏念肇久玆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爲京師之書以此亦跡左右之問分當棄置理絶收憐豈期尙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栢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長日御躔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覬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指陳難旣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肇伏念自違墻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衆動之勤至於曠絶敢謂曲敦雅舊尙記庸虛賜勞問於華牋致恩勤於親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以慰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踈覬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閣之初偃藩甚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鎭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佇膺圖舊之求更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餗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肇啓伏念肇仰高所至馳思爲深戀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過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稱其爲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

祁寒將盛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祗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鞏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冊府徒竊食於累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歛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闌荐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爲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沍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仁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于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獎錄言爲黼藻飾陋質以爲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爲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祈□保攝用竚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爲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敘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鞏方祗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爲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鞏限此守邦未緣爲壽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鞏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寖沉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於僉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私之

厚特迂慶問之勤矧奬飾之踰涯俾賁縁而借重其爲感幸難既敷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鞏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鞏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爲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髪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處叚用媿顔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爲感佩曷罄敷陳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頻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櫝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飈斂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華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猊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憖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顥冥不敏早蒙振祓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欝西望轜車莫持紼維公舉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敘心曷究髣髴

祭王逵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閩楚按節江淮止如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急難於水火下雋傑於蒿萊越拘攣而不惑豈淺狹之能偕至於稱物引類與言寓懷遠參騷雅近雜嘲諧麗兼組藻美軼瓊瑰皆足以聲駕多士望隆九陔然而位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委蛇一壑豈人事之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歔欷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惟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實訏實堅實茂彼嗜而爭我有不惑彼嫵爲朋我肆而持我抗其辭維彼之默始煒其華儒林禮官迺碩其寔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告疾于朝迺長南服里無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俶其歸裝車御未驅訃聞四方維余先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姪又託婚媾實殽于豆實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永傷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勵力升德自幽迺不家食燕其壽母歸養以色與其士友跂我淳則微獨考古載辭于策亦從爾知有婉軍畫爲長以舒爲將不亟迺使荊粵銓材著職滅熄苛嬈蘇僵博瘠會稽之治里無猝迫初以詆去民實載德卒還省部廷論之直維曰將歸東符之析孰云不幸奄與

生隔有親九十世爲楚惻維其篤行匪矜匪飾其彪爲文其霈爲澤天與厥後賢能交蹟有實有華光長譽白詧豈無勸慶焉玆得維我與公綢繆平昔詩書討論相求以益我試于鄉自公考擇彌久彌親情隆意獲聞公之訃泫然心盡馳奠千里寓陳悃愊

祭王平甫文 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嗚呼平甫决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呑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强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桀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飈馳計皎皎而猶疑淚洸洸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文道公之一無之字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爲蓍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正繆辨訛公爲耳目今公忘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况公行不絶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彌卲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尙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隣然而蚤蹈厲於儒官晚委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鸞儀而鵠峙忽飈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絶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素淚淋浪而莫收情忉怛而奚愬嗚呼唐季五君史曠其錄公蒐亡而集竄蓋旁羅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册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毫芒纂餘哀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能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爲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始笄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踈悅慕稚艾嗟咨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諧我屬人又篤以私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己約乃以爲宜衣有穿弊珥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爲紛綸世務倡乃羣疑子陳得失効若蓍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閑深謐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繼資脫粟藜藿具無鹽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曰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𨓜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之方壯疾疹中傷孰云此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宜然自秋至春有益無瘥迎醫市藥我力爲殫術寧非善不勝于天將逝之昔逆知其

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徧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
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喪嚴師吾虧益友時
歲雖往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一樽教養二子
期獲子心時㫖返子託葬先林言如不復誰爲我
人長號叙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鞏蚤以孤蒙與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繾綣
相與義厚情親會合乖闊則有書問開紙披辭猶
若際遇不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戲欷涕隨聲發
海濵獨哭心與誰言仍聞歸旐旅次餘杭隔此濤
江寓陳薄奠公乎知否已矣柰何

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别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爲
人渾厚平夷不阻爲崖不巧爲機朋僚悦附族黨
懷依其動恂恂必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從
事之晝吾無妄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鈞石
其出銖錙惟夫學問富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
辭春陽滿野萬物榮滋匪營匪飾疊異弃奇既精
衆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爲儔讀之灑然可
破百憂哀烏之秩天禄之遊謂淹已久既晚方收
孰云未幾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訃已來投衆爲哀
傷况於吾屬初疑終駭哭淚滿目莫紖子棺莫繸
子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兼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
晷篤好無倦華顛愈勵强記多識箱書屋㫖閣議
崇論河垂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
帷三職寒苦自至無憑與翼銓綜再試士曰予歸
尹正三歲衆曰予依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
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鮮能安彼爲惴惴公獨
桓桓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贅虧公爲衡石世
所並逐公有不求彼囂我靜則莫我尤曾不三事
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殲國之良在列嗟
咨隤民之望耋艾戲欷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恤
煢孤賵賻乏匱凡我同朝紖曰同志哀由感觸孰
知失涕寓馬在庭薦羞在几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碩大于久毋宋仁祖維莊懿后公維后
姪考異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
慈㫖昭陵未遠公奄云亡輤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早以郎潛安於養志晩而家食曾不待年治
績紀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淪亡未遠窀穸有期
竊仰高風敢陳薄奠

又祭亡妻晁氏文

鞏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迺致
旅櫬未就先塋夙夜思惟心顔愧怍今蒙恩補外
道出東南敢啓故宫進登舟御間關回阻將致鄉
園而鞏比至淮瀕迫趨官守其於奉承靈轝經涉
大江方復假人經營護視永惟見亮尚賴有靈若
夫觸冒川途幾數千里使保清謐則惟餘休至於
推擇吉辰脩嚴葬禮俟得時日敢不躬親惟其鑒

之故以情告

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麗瓌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儁偉飛黃駃騠軼羣絕類攡弃覊馽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玆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駈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于閩聲駕其長淸江之謀矯矯逾壯于韶于昇條教出己伺公所爲萬目齊駈奪奸于幽臺吏喪膽悍黨睢睢根抵卒斬里謳戶歌惟悍寡獨在右惟監在下惟屬在側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局赴局歸忽殞無還公於先人實歡實厚至公諸子聟辱親友於公家行表裏洞知於黨不校於尊不違出升公堂不撓毫髮退從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此臨委虵舄履今子六人葬公于此銘聟之爲辭貧事偉千里寄誠以玆一篹

祭袁大監文

於乎越蜀荊吳三方萬里公馬騑騑幞印而使蠻墟海聚獄無濫辭峨峩邛棘貨走京師東南之粟風颿手筰歲塡太倉萬艘尾錯遂副會府肆其心畫出屏于宣以我假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晃弁入里昔時布衣進退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翼翼其行坦坦其衷隤然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未隨笑言在耳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孰如公尤先人不幸託載公舟我生方屯戴德莫疇羞醪則微以陳我悲

祭關職方文

嗚呼關公以文中科以材爲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終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郎官以歸鄉士大夫觀望嗟咨孰爲公居竹水之寰孰爲公園正據湖山公出公休八子侍側仕者大半同時共籍其聲顯揚其習順慈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而況公年躋于八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履勞撫少其意桓桓拜公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機訃已及門福祿之全在公奚憾念昔思來族親之感吊廬在東遠不及會泣敘斯文千里之外繾綣之情已於一酹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萬里姦臣黜除尤者擯死嚴材里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當世之官有微有盛盛者廟堂斟酌王命千隸百司進竢退聽出長四方玉斧金乘邦侯衆將傳牒而令微者紛紛或陪或正千品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於求以死終病同時之人勤營簪蓄

萬嬴儲金萬襲藏玉遺餘野積不能匵櫝君獨一
身衣食常㱪茲非其命曷以至茲君能自達可以
無悲親戚念君能不歔欷我之老姑歸君爲婦與
君歷年顛沛同有今對其孀寧匪我傷來問來吊
屨至其堂葬君南山冬氣已烈薄醪時羞觴豆肅
設侑以茲文與君一訣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八

原书缺此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九

祭文

先君焚告文

鞏蒙昏不肖不能稱先君教誨養育之意賴遺德所及嗣有官禄以世其家今天子始見郊廟加恩朝臣以及其先而先君先夫人咸有官封追榮之賜鞏繫官京師謹遣弟布鞏奉告第至墓次以告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黄文

鞏薄陋獲守緒業常懼失墜賴先君先夫人餘澤有列位于朝今天子始郊加恩羣臣皆得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命書贈官封邑鞏伏念厥繇不任感慕隸職京師遣弟布鞏奉告第黄詣墓次以告　謹焚

皇妣昌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維先君先夫人積德累善鞏獲蒙餘澤備位于朝今天子始郊加恩羣臣皆許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贊書命官封邑而鞏方羈於職事不得躬至墓下謹遣弟布鞏奉告第以告

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

鞏去春在江西蒙恩予告得省視松楸今自福州被召還朝又得便道展拜墓下敢陳薄薦用申感慕仰惟降鑒俾蒙福於無疆

鞏自福州被召還朝得便道展墓敢陳薄薦以下同上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天子不以某不敏使有茲土凡境之內鬼神能福于人敢不恭事今得日之吉始茲薦見惟神之賜使民宜其家及其歲事則某敢不繼自今具酒醴牲牷以報于神神其鑒之

太平州祈晴

去歲之水其爲害大矣民之免於死亡而不爲盜賊亦幸而已矣水之既去民於完隄防脩疆隴以從事於田其艱且勞亦甚矣使今歲大穰恐未足以復其力今苗始蒔而雨不止若將又病之民有轉死之憂吏之不能事神治民以降茲沴不敢逃其責然沴之既降非吏之所能扞而止也惟神舊依吾民而食于此土扞患除菑固神之職敢不以告使雨速止而歲有成亦惟神於此土永有依歸惟神其圖之

泰山祈雨文

維泰山歷古至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瑋殊尤神明之地故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與魯獲仰而事粒食纓衣莫匪陰施今二邦不雨自四月已訖于茲積水之澤塵起冥冥粟將槁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罪宜見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尙能與民爲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澤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託麗顧不能憐殆莫之或告告或不虔夫民之生蓋亦艱矣無儲與藏重歛煩使歲一不登多濱於死奸强無知或起乘時聚爲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閒之民亦與俱亡奚可不傷鞏受命天子

守藩于東敢齋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閔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雨變沴爲豐尙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窮

泰山謝雨文

臣愚行爲時之所背言爲時之所輕寡儔少和眇眇煢煢奇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屬東轅而進謁託斯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鎮之崢嶸苦旱魃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瘠於溝壑或椎埋而死兵冀聰明之嚮荅霈膏雨之宵零言丁寧而上訴心惝怳而潛驚顧不能以諧世將何動夫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爲徒雖窅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聽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吏得以上徹利澤爲之旁行或噫爲風或震爲霆隱然雷出靄然雲蒸洒甘霔以兼夕滅害氣於無形蓋西極于甸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芃芃而擢秀粟薿薿而敷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鬴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刑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抽思之非精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嶽廟云維神以豐功盛德作鎮此方宜有以福民望）

維帝側微之初躬耕此土歷數千載盛德彌新傳于無窮享有廟食鞏受命出守敢陳薄薦維帝常垂陰施惠此困窮庶使遺民永有依賴

齊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言行之所以（一作及）蓋不可得而學者師仰各以其（一無其字）材之所及而已鞏潛心久矣茲者受命撫封進謁廟下敢陳薄薦式遵典禮

齊州謁諸廟文

維神以功德之美列于祀典受命守土敢陳薄薦惟神常垂陰施以惠此邦

泰山祈雨文

惟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羣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已兼旬念此疲民獘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災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羣生顧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至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尙其降鑒無作神羞

嶽廟祈雨文

去歲之旱有請于神蒙畀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萬更迭齎送衆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者幾半迨其反室維夏之初勞費既深又違穡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儆之如此其幾尙完今二麥方包而亢陽爲虐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尙其念之故敢以告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鞏獲承餘教列職書林來守此邦敢遵常禮躬謁

祠下尚其臨之

襄州謁諸廟文

惟靈功德在人廟食茲土鞏到官之始敢脩禮謁尚期降惠以佑吾民

襄州諸廟祈雨文

今麥苗方出而時澤尚愆冬令久行而寒氣未應嗟吏治之不善以奸陰陽惟神理之無方能興雲雨是用兢惕以任咎蠲祓以乞靈尚期降休以荅人望

大悲祈雨文

維歲孟冬盛陽猶亢旱暵滋久陰寒未興吏非循良敢不任咎佛有慈惠則宜降祥是敢躬瀝懇誠虔祈覺蔭俾風雲之奮作致雨雪之漸涵田畝順成里閭安輯仰期真理俯狥輿情

襄州嶽廟祈雨文

自秋不雨方冬尚溫麥田苦於旱乾民室憂於病癘永惟責任內集兢惕惟神作鎮岱宗著靈南夏敢瀝由衷之懇冀回降鑒之仁遂俾膏澤以時祈寒式序𣈆晦克諧於豐富里閭皆保於靖康尚其垂訓副此羣望

又諸廟祈雨文

去歲今冬時雪不厚今茲春晚膏澤尚微農於稻田待水而種苦茲旱涸人用焦然吏不能有惠於民而惟歲之善則刑清事簡尚有望焉是用瀝懇有禱于神惟神依人尚其降鑒使霈然下雨以大濟于此邦則人於事神亦曷不盡

薙山祈雨文

自去秋之始至于今春之暮雨不霑霈今麥苗將病稻種未布農事急矣而禱請未効惟神靈應在人是用奔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此邦使民獲善歲而不罹于艱阨則人於報神之賜亦曷敢不虔

邪溪祈雨文

自去秋至今雨常不足今麥苗將槁稻種未布而春既盡矣若又不雨至於十日則麥必盡死稻不可種民將安所寄命乎吏知其急而不知其所以爲神知其急而力能爲雨者也其亦何惜數尺之澤救民於無所寄命之急乎故敢以請神其鑒之

諸寺觀謝雨文

向者以大田之稼雖多而西郊之雲方密輒伸虔禱葢以爲民甫及夏初霈然蒙潤茲展至誠之謝式遵舊典之傳欽惟明神鑒此精意

邪溪謝雨文

吏能奉法令治獄訟督賦斂而已導和氣致豐年則力不能德不及也故一有水旱則犇禱於鬼神幸蒙降荅則自恕以竊食此鞏之所不敢不自訟也今茲請雨不能異此獲神之賜敢不虔報惟神之靈德既足以驚動澤施于此民尚終畀之有年則神之依人亦有永賴

薙山謝雨文

迺故秋至今雨不霑足麥苗將槁稻不可種民將無以爲命吏不知其所爲維神能出雲致雨記於古經信於百姓之耳目是用犇告果蒙降荅迺戊

辰雲起西北至夕大雨達於甲戌四境告足麥則滋榮稻可播種民得以託命吏得以竊食維神之威靈大顯于此土澤施大及於斯民敢不嚴報尚其終惠俾歲大穰則人於事神永永其不敢怠

諸廟謝雨文

吏治不能順陰陽時風雨而以歲之旱𡹙告于神賴神之靈時賜甘雨敢不嚴報尚其鑒之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九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迺四月以旱禱于邪溪雞山應時得雨麥以豐成稻可播種獨異於他境實維其賜今稻田又乾矣此邦之人皆謂龍虎之河五龍之神禱雨輒應余敢不告神其降鑒大施澤于斯民使獲有年則人於報神亦維無斁無俾雞山邪溪專美于此邦以作神羞

靈溪洞祈雨文

吏不勝任荐致旱菑禱于山川為𪓐已甚然稻田日瘁民命所託夙夜憂懼不知所為維爾有神世載靈德是用靦顏有請忘其慼羞尚其降祥時賜甘雨俾歲無害維神之休

又大悲祈雨文

盛夏在辰常暘為沴稻將萎瘁人用嗟憂繇吏治之不明致奸和氣維佛乘之無礙善濟羣生是敢同祓精誠虔祈覺蔭覬滂沱於膏澤俾浹洽於原田用救焦枯實依慈惠

大悲謝雨文

民無常心惟安於足食佛有慧力善救於含生比緣盛夏之辰久苦驕陽之沴懼傷稼穡將致凶饑故仗節之雋良暨守藩之孤陋俱陳精懇虔對晬容果蒙感答之慈立致雱霈之澤滌除害氣勃起良苗變瘁為榮物遂更生之理易憂以喜人諧望歲之心維是鴻私敢忘昭報尚期降鑒常畀有秋

諸廟謝雨文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愧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鞏者任職於外六年于玆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牷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諸廟謝雨文

積是驕陽莫救稻苗之悴獲玆嘉霔尚滋秋物之榮是荷靈休敢忘祗報

諸寺院謝雨文

比以常暘仰祈真蔭果獲滂沱之澤大蘇焦旱之田敢擇佳辰特申嚴謝尚期降佑常畀有秋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天子以歲久旱所被者廣分命守臣禱其境內鬼神之有靈德在于人者維靈有志于民舊矣故敢以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四方以稱天子憂人閔雨之意

諸廟祈晴文

從涉歲以來自春徂夏久陰不解積雨日多今麥待燥而成粟待暘而種而雲屯尚密土潤方升民皆竊憂吏用深懼百姓之困甚矣惟神得無念乎尚其開除山川相導出日俾歲無害為民之休

謝晴文

比苦雨淫懼為歲害蒙神之德賜以時暘今蠶麥

將成里閭相慶敢不嚴報尚祈終惠

諸廟祈雨文（諸寺改作敢干真覺伸布虔誠惟佛至慈與人爲歸）

今歲之初未愆雨澤然而麥纔薄稔蠶不甚宜則民之窮蓋可知矣今茲農望惟在秋成而溫風方騰旱氣彌盛是用側身以懼有禱于神尚其降衷時賜甘霖俾歲無害亦神有依

雞山祈雨文

誌言衆山雲起此山無雲終不降雨衆山無雲此山雲起必降大雨是能爲雨能爲不雨在神而已今歲數不登而旱氣又作吏之不良無所逃罪民貧可憫神能爲雨而不爲是何情哉神其爲民出膚寸之雲致數尺之雨使凶爲穰以救民之急則此邦之人所以報事神者子子孫孫其孰敢怠尚其念之無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比苦亢陽具陳致禱實蒙甘澤敢不昭報

洪州謁諸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肇守藩之始敢脩禱謁尚祈靈德常庇斯民神於無窮亦永有賴

洪州謁夫子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肇守藩之始敢脩禮謁永惟聖德覆被無窮尚其聖德啓牖學者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佛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穡事之將成而雨淫之不止朕然省懼豈敢皇寧蓋茲疲癃之民已出旱菑之後室家凋弊閭里愁嗟如復荐饑將焉託命今蚤稼甫畢晚苗方興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地實懼浸淫是敢虔對睟容仰陳淨懇伏望廓山川之曀滯回日月之光華諧此順成湛然澄霽實其慧蔭感慰輿情（諸觀云道實無方物來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爲先虔對上靈實繫真蔭謹詞諸廟云神實無方物來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爲先虔對至靈實繫妙蔭謹告）

諸寺觀廟謝晴文

比虞水溢將敗歲功不自皇寧敢陳懇迫果蒙陰施卽俾時暘田里歡呼粢盛有望惟神靈所以賜于人者豈愚足以當之尚冀餘休終成多稼民能自保神則有依

祭西山玉隆觀許真君

陰功及物靈德在天緬惟真馭之升實以中秋之序人承餘烈歲卽遺祠故茲守土之微致體愛民之素俾往陳於薄具尚永庇於羣生

仲秋告祭諸廟文

歲在仲秋祀有常典維神邁德實庇此邦敢率舊章用陳明薦

諸寺觀祈雪文

窮臘未雪方冬尚溫人有疾癘之憂地無膏澤之潤職在綏撫心焉震慚敢祈膚寸之雲播爲盈尺之瑞盪除陰氣順致時寒使閭巷消癘瘥之菑田疇成多稼之利實依孚佑俯狥微誠

諸寺觀謝雪文

比緣窮臘之期久苦亢陽之沴敢徼靈施仰布愚誠蒙膏澤之應時致祈寒之協序人無疵癘之患

物有豐成之祥實賴洪休敢忘昭報更祈密雪尚及餘冬

祭順濟王文

維爾有神克相王師章示見象皇帝侈神之德俾錫號位秩尊禮盛非以序升今州遣從事即神之祠致皇帝命尚其欽哉以對休寵

福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之德仰之彌高夫子之言窮之益遠學者潛心庶幾髣髴某守邦之始躬即學宮敢脩禮謁尚其降鑒

福州謁諸廟文

維神作德自幽信于茲士人用報事秩祭有常肇甫此守邦敢修禮謁尚其降福攸賚斯民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曰嗟乎旱也誰則爲之芃芃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局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㒸逺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踉出沒負力乘巇亦有爲渠諸偷所推相望某布未受畀羈室家莫寧遠近竝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纏徽逺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騤騤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一作艱）饑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闕式于末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爲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祗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寧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彌霓播爲甘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諸廟禱雨文

常暘爲沴將害農功夙夜懷憂不皇啓處敢徼靈貺時賜膏澤俾人獲濟惟神亦永有依

謝雨文

維閩之人前歲苦饑去歲苦盜足食而安期自今始而方夏旱暵懼害穡事茲余用稽于衆蓋可以徼福於民者罔不馳告不敢愛力不敢寧居賴神之仁畀以膏澤自未至酉遠近周浹維歲大熟可立而需敢飭豆籩報用典禮吏無明德而但知告其困急於神神既賜之其尚終惠

題禱雨文後

福州元豐元年戊午自四月甲子至五月辛巳凡十有八日不雨田已憂旱太守率屬吏士分禱諸佛祠迎像能致雨者陳之通路用浮圖法爲道場率屬吏士羅拜以請丁亥夜五鼓出禱鱔溪屬吏士分禱羣望己丑率屬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將爲壇祭龍庚寅蔬食如己丑夜三鼓就壇壝封鵝祭龍辛卯夜五鼓就視牲血以法推之當得雨壬辰就紫極宮壇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呪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禱諸祠未徧者取黃蘗山龍潭水置道場率屬吏士往請甲午又往

乙未夜二更得雨連三日夜遠近皆有餘蓋自辛巳至丙申凡十有六日無日不致禱自丙戌至甲午四境多得雨至丁酉乃皆有餘是日罷道場還所迎像及水蜥蜴南澗之濵庚子遍祭謝欲知閩粤之間兼旬不雨則已憂旱而請禱之爲不誣也故刻其祝辭於石而弁識之

明州脩城祭土神文

州有帝命繕治城墉得日之良肅工始事斯人允賴維爾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亳州謁諸廟文

維此譙都年歲順而風俗厚者雖人之力實神之助肇獲守此土敢薦罇爵與人爲福實待神休

亳州謁夫子廟文

維人之生尊卑長幼知有其序悖于理者知有所畏何以致然實自夫子肇長人於此敢不嚴事是用寅薦罇爵式遵典禮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

祭文

秋賽

歲既順成時方揫斂神能施澤以及物人能備物以事神玆惟舊章夫豈敢怠庶其爲福無斁於人

諸廟祈雨

今者盛秋已晚庶物將成矧玆麥苗實待雨澤而驕陽尚熾畏暑未消野有焦枯之憂人懷膏澤之望敢祈靈德俯狥輿情蕩蘊隆之菑以升嚴氣霈滲漉之施以遂嘉生實賴神休允諧衆志（道觀道雖至寂感無不通人雖甚愚誠無不獲祭詞同前改靈德作沖蔭改神休作真工　佛寺佛莫大於慈悲在於利物人莫艱於稼穡必也趨時是仰神休用康歲事祭詞同改靈德作覺蔭改神休作慧心）

諸廟謝雨文

比籲衆情仰祈靈施果蒙薄雨小潤焦原已袪畏暑之煩遂適戒寒之漸敢忘祗報更俟餘休克終播澤之祥俾獲有年之望

諸廟祈雨文

時寒未若雨雪尚愆麥有立苗之艱人違墐戶之適敢依靈德瀝致勤誠惟順導於大和俾霈施於膏澤克諧衆望實賴陰休

諸廟謝雨文

比苦愆陽再徼靈施蒙報如響得雨應時澤潤焦枯蕩除煩鬱物有豐成之望人無疢癘之憂敢忘大恩尚覬終惠

祭勾芒神

宿官於木用事在春敢奉歲祠庶爲民福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至恩難稱欲報者惟盡於精誠大覺可依有禱者必蒙於善應敢緣慧力輒罄愚衷伏以大行太皇太后淑聖在躬聰明先物儀刑宮壺德大而不矜鎮撫國家功崇而不載未窮遐筭奄背盛辰皇帝陛下務極孝思永懷慈蔭內遵喪紀不緣易月而斷恩外異寢園特以因山而建號矧惟臣庶寔自生成雖銜有慟之情未識論酬之所是資佛果少卽人心伏愿克配坤元寧至神於不測寖昌天極介景德於無疆寔賴梵因允諧衆望

諸廟祈雨文

民之艱於稼穡賴歲屢豐得以足衣食而償其力吏亦得以無所事於勤而偷祿今玆春仲麥苗滿野得雨而成則民得以繼其豐年之樂而吏亦得預其幸神之食於此土爲能澤於斯民也故敢以告尚其賜之以稱人望

諸寺觀祈雨文

春氣已中農功方急而膏澤未洽土脉尚乾敢恭致於精誠用仰祈於覺（道改覺作真）蔭尚其降雨俾獲有年

諸廟春祈文

神之於人能康歲時而阜庶物故人得以歲時備物以事神今玆春仲敢遵常典神可不懋以無廢其康阜之功則人敢不盡以無斁於事神之禮

祭土祈雨文

農勤甚矣歲既暮春麥待雨而成菽粟待雨而種而旱暵爲虐人用憂嗟今將爲壇象龍以禱是用先事告爾土神尙其降休無咈人望

祭五方龍祈雨文

龍之變化無方而其有功於人者則在於能興雲雨嗚呼今旱甚矣是用稽古爲爾某龍之象位于某方薫祓以禱爾尙圖厥職其亟以時肆爲膏澤以大施于此土無忝厥應俾有後羞惟爾有神亦尙永有依歸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

旱踰時矣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皇帝憂勞遣吏分禱尙其致雨無俾歲害允茲東睠寔在靈德

諸廟謝雨文

維歲大旱蒙賜甘雨遲邪之麥冀可以蘇菽粟之田有望自此實神之德敢忘昭報尙其終惠俾獲有秋

諸寺觀謝雨文

氣之不若旱實爲菑蒙在正陽昇之甘澤維靈休之所自豈昭報之敢忘俾獲有秋尙賴終惠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旱久未解詒上之憂得雨應祈曾不旋日焦萎可起種藝可施實惟靈休副此東睠尙其終賜俾獲有秋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維季秋辛巳天子宗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既成禮乃詔天下徧祭于羣神故州得以衆羞醪酒祗薦祠下神其誕降嘉福無有不暨以稱天子所以事神愛民之意

哀詞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

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温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閲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决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吕兮和宮商羽峩峩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吳太初哀詞

吳太初象先兮爲單州單父人父祐之從事廣州勤事死州瘴沴地象先以喪至州下亦死年三十一歲三試於禮部不中余與之善後七年其弟景初來視余於臨川慶曆六年也余思象先如初失之爲之追考其爲人爲辭以哀之曰

越山如鱗兮達海而窮勢弭以偪兮毒潛其中子之自重兮卒與予逢我知子初兮其父之從爲其子孤兮吾未之恫孰神之苛兮又速子終嗟嗟乎然兮維戚吾衷維子之生兮順祥于宮父母之歡兮兄弟以雍出與人遊兮有守有容其材甚良兮剞劂又工一日而棄兮卒偶蒿蓬云誰不死兮萬古一空吾辭傳子兮無有春冬子夭且屈兮猶壽而隆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繇此名稱多歸之而主陞絀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兆門外不交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趣孜孜忘晝夜寒暑之變其爲辭章可道恥出較重輕漠然自如繇此名與位未充也慶曆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余於家居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别常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休未嘗慢在衆中恂恂或不知其爲朝士也至相與言天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間言畜妻子不驕爲家不問田宅平居無褻私流侈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始丞相冀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誠奉之兹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奪君俞之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爲大恨歟夫爲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况重以相知其悲塞可勝乎作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寅亮官至殿中丞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兮擇嗣于宗君禔而秀兮乃立于宮廟門有戟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託兮君無墜忝庭闈樂康兮妻子不驕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剪剪兮趨慕要津我躬處方兮不夸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毅我講其疑兮往趨于中雖裕於心兮不耀其華維友則信兮其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于世孰尸變化兮亟畀之凶沕穆無端兮莫敢責辭維舊及知兮哀攬余胷老母無撫兮少婦失依賴有息子兮可望其隆嗚呼哀哉兮予悲曷勝託辭于牘兮恨與天終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一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自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舜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累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德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貰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諼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阨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傳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蝘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歘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闡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眞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踈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于墓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數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爲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爲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奬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迺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爲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爲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己所至必興學

校以教化爲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爲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黄宜黄在窮絶山谷之閒舊令無顯者至君爲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鬱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絶橋閉門留君以聞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爲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爲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下上數千載所列敘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記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愼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夔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黄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卽位恩遷祕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還太常博士今上卽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斆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

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强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脩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

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幷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儁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豪奸仆强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重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爲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隤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旣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照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逵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爲濮陽人曾祖考温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警絶人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爲廣濟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綺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爲例晏殊爲三司使奏君爲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公具材治宮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還祕書著作佐郎王駿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還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

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爲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爲德入爲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謂君禍自此始也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爲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處州池州福州楊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湖北路轉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論之曰前事君職也於人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日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徐州知州是時山東大飢君所活數萬人收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爲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爲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歲飢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兗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兗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于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阜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州黃梅令李綱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班殿直侍吳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邵鄧州穰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侁君爲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躓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者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其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州之某鄉某原

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羈畢見事爲萬之一形
則潛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策書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爲屬草藁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卽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

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二州蜑戶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爲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爲市須負重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使官屬弃孥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讙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爲轉運使罷鼎州六塞歲戍士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爲不可乃止之召爲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滿歲爲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爲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撥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強也方徹時已數顚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強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日廢也工於爲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爲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人嫁襲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與君爲最舊來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于外不源于內于內曷以以其豈弟其立桓桓不回不倚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問閟辭幽阡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考充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循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權知楚州歷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

强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出衆右其家故貧然君爲人節廉自重罷吏歸常闔門居不與人事或日昃不得食晏如也爲吏平恕質慤務在愛人不爲刻察所歷縣稱治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於民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賤予價貴計其嬴取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爲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伎者錮於官禁不得私粥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命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君益不合卒以他法罷既去而楚人思之既死楚之人迎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爲不可及也君平居恂恂持卑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熙寧九年四月癸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裔景融景初蚤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中陳卞母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俛而隨山陽之治違世所馳有挾之强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尚告厥志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冋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侯官徙侯官者五世矣曾太父諱廷金仕閩王爲遠安軍使太父諱居正贈祕書丞考諱平爲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義營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内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敘深甫之文復數年耳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敘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二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三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爲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六遷爲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爲文章又謹畏廉潔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爲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爲通判判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爲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于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己無遺在人有賜我志之戾孰曰非遂我材之亢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墓誌銘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予遊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顓意以學問磨礲浸灌爲事居三年迺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于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托銘於余故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爲人質厚沉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營疏屬之葬

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紘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東明今爲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二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比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倪旻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彥博余爲之叙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己尚行寡言篤於求古廣見多聞有既畀之而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是時君年未四十游余父子間相好也後十餘歲君爲臨安遇余於浙西道舊故喜甚又十餘歲君已退而家居復見之山陽又九歲而君年七十有一以卒明年其孤仲熊自山陽抵京師拜且泣曰願得銘也余惟君游余父子間四十年矣銘其可辭君姓李氏諱丕字子京初名真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某贈光祿卿母丁氏仙源縣太君繼母王氏仁壽縣太君海州朐山人家故寒也學爲士自君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楚之淮陰簿歲凶轉運使調軍食用君主宿州糴他州皆强賦民猶不足君隨便開誘糴者悅趨糴最他州去爲虔州司法參軍能隨用見聲出衆上薦者十四人不用遷寧國軍節度掌書記轉運使屬君市翎毛優致如主糴所市以赤數之至十萬復最他州又屬君主作院君考校程度所作兵器總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皆精且利他軍州事有不能决者多屬君君所决者二十有八事蓋復太平州囚管壽活之明通判歙州林瑀無罪釋之類如此於是能益白薦者十三人遷祕書著作佐郎用薦者監興元府稅急吏寛商課贏十有七萬歲中以歲次遷祕書丞以課遷太常博士以覃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杭州臨安縣召爲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魚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蜀州蜀少事然他州訟有積歲不能决者轉運使以屬君君所决八事民信服之遷尚書職方員外郎監在京內衣庫樞密使田况奏用君刪定馬軍司條貫既成詔加賞賚濱州有獄久不能決辭連大臣家子遣吏治之輒辭詔遣君乃决累遷尚書職方郎中以母老出通判杭州坐法免復爲尚書比部郎中監沂州承縣鹽酒稅未逾月自罷歸又監陝州集津梁鹽務不行以本官致仕元豐三年九月己卯以疾卒山陽之私第十一月甲寅葬安樂之揚輿里君娶葛氏仙居縣君再娶喬氏壽安縣君子男七人曰仲熊衛州軍事推官曰仲謨以進士再試禮部曰仲將曰仲傑曰仲倩曰仲昌皆未仕也女六人嫁吳好禮子銳皆奉議郎馬察子鏜皆進士餘幼也君既自奮拔立其家蓋仕四方惟蜀去其親其事兄撫孤弟姪皆盡恩意其爲吏不獨能自任其官蓋他吏之不能任其事者或屬君兼任之辨且裕也不幸一

跌世無力振達之者故以坎壈終銘曰
海區氏李有啓厥世富辭與能自約而後曰父與子郎官卿士曰妻及母翟衣象揥謂勢方利孰輻以毀施不盡有故也則胄尙佑爾裔以追厥始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公諱充字公度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爲邵武軍之邵武尉又爲應天府之下邑尉丁母夫人河間縣太君周氏憂服除爲越州司理參軍天平軍節度掌書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洪州奉新縣祕書丞知遂州小溪縣改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度支司封員外郎歷監在京都進奏院羣牧判官知絳州又爲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公事至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澧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之西原公爲人好自潔清平居衣冠容貌肅然及其臨事以沉默愼靜爲主故自起家至於其終凡三十餘年歷內外官任事無纖芥之失其與人遊始若淡然無足動其意者及其久人人皆退自喜謂公真長者也其爲尉參軍掌書記人始以廉節知公及爲奉新小溪絳州其政又以平恕不擾聞至其在羣牧荆湖數更置諸事人皆服其能其於越州屬將佐交惡府中多向背公獨挺立無所與後將又以貪坐法官屬多不能自全事亦卒無汙公者於戎州屬瀘州叛蠻攻淯井監轉運使用公調兵食禦之兵遂以濟於絳州州歲市羊數萬供京師公奏減之至今賴其法於荆湖旣周知官屬善惡於善人多薦籍成就之而於惡人無所貸其法公旣能自章顯其材故薦公者尤多蓋王沂公曾王鄧公詒永與今富丞相弼之居鄆也皆薦之而鄧公之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也又奏公爲判官其爲當世之大臣所知如此初公年十三喪父家貧尤自克苦養其母及仕未嘗廣田宅喪歸借屋以居曾祖諱恭祖諱道隆父諱旦以公恩贈尙書屯田員外郎世家南城故爲南城人娶鄭氏累封宋城縣君子八人曰冠卿祕書省著作佐郎曰端卿鄭州原武尉曰文卿曰徽卿曰宋卿曰喬卿曰子卿曰孺卿公歿詔官其一子蓋公不獨能以其有施於身又能力以其餘教於家故公之歿也冠卿以村尤知名端卿而下皆謹嚴能世其家者也女二人嫁邵武尉陳涉進士陳之邵冠卿等將葬公以銘屬公故人子曾鞏銘曰

司封抱能屈初齡秉旄懷紱晚始亨沙墟莽崖肆經營馬羊茁肥獄訟平凜然氣志潔以清自微起隆用兢兢風流餘徽被家庭子多以才後方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

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葢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欽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葢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没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葢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葢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覊勞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君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既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爲狀授使者使告於鞏曰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爲之誌其墓而銘之其敘曰惟范氏傳敘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甯之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爲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爲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

餘巻强力篤學爲人恭遜質儉能自修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爲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觀其內者亦少也始爲江都會歲旱張若谷爲楊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爲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爲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爲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悟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爲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卑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爲雲安主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爲臨江以興學教人爲先而廚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語訕君君不爲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太君父尙書工部侍郎虛己元配某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尙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參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佺期餘尙幼孫男六人萃叟岩叟渭叟商叟蒙叟眞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旣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脩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篤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爲之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温温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爲一世之棄君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己有常在官無疵曷以知之眎此銘詩

張久中墓誌銘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illegible]伯虎慶曆三年來自曲江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居臨川始識之君爲人深沉有大度喜氣節重交游一時所與之遊者甚衆而君所尤稱者廣漢張貢以爲年少可進以學者莆陽陳惇蓋君之學多貢發之而於惇以師友自處也凡君之與人交喜窮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茍止也至其與衆人接尤温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到不病以其所不爲故君之友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之盡衆人之得君遊者亦皆喜愛而未嘗有失其意者其語曰士生於今勢不足以持世而遊於其間當如此也於臨川出其文章因學予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於爲心持身得失之際於其義余不能損益也後二年死於興國軍某月某日也明年其弟來江南以力之不能將獨負君之骨以歸是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君之弟曰吾忍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爲吏力能以君之柩

歸其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禮事吾嫂者可以爲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賑惇與君之相從憂窮齟齬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久矣其有之或非此也然則君之事其有取於世教非邪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君之葬地而屬予銘其辭曰

嗚呼久中不如其志孔孟已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固爲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衢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劍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虔州雩都銀場又爲泰州司戸參軍用薦者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母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爲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畐葬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居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館券而已爲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爲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及也其爲南城雩都取[illegible]尤難治者三人皆繩以法君既見惡果於繩而之故其餘皆斂跡不敢犯君法此君之行己居官已試者也所試者大將豈止於是歟銘曰

婉婉爲人嶷嶷爲吏此有愛慕彼無怨議孰厚其有孰覯厥施維銘昭之以諗來裔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二

誌銘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琅邪人嘗徙家于蜀至君之考又徙家于揚故今爲揚之江都人曾祖諱錫祖諱得中爲真定府獲鹿縣令贈尚書刑部侍郎考諱汝能爲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少以父仕爲太廟齋郎養其父不忍一日去左右至卒喪年已四十餘始出爲南劒州司戸參軍歷監劒州銀銅場和州司戸參軍用薦者監潁州稅去爲越州山陰縣尉滑州錄事參軍隨州唐城縣令其爲銀銅場冶者復業而歲課大溢爲尉能發奸偷爲錄事能治獄不撓爲令能有惠愛於人其試於事者如此其爲人居家孝友遇人和易質厚不爲聰明機巧以譁世動俗故知之者少而君亦自若也至年七十遂上書還政遷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遷殿中丞賜緋衣銀魚卒於熙寧五年之五月甲辰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乙酉葬于江都之東興寧鄉馬坊里以其配永嘉縣君周氏祔有子二人曰幾大理寺丞曰深潤州丹徒縣主簿皆有文行能世其家有女一人嫁陸氏有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尚幼也寺丞娶余之仲妹以書來乞君之墓銘余不能辭也銘曰

養心以和動己以直不爲世巧安於自得顯不在躬寔詒爾子欲鴻厥聲勒銘于此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君姓杜氏澶州濮陽人卒於皇祐元年十月庚申葬於熙寧八年十月丁酉其墓在濮陽縣桂枝里之欒村以夫人僊居縣太君潘氏祔君曾王考祐王考延嗣考珣子男三人曰言曰宗諫皆蚤世曰宗誨殿中丞女二人嫁馬氏欒氏孫男二人曰艮輔餘未名也君諱瑩字德温贈大理評事又贈大理寺丞爲人孝友温良以清靜爲學而以淡泊自足行脩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壽考見於身其有餘者流澤見於後故其年至於八十而有子能大其門言理之士以此多君也宗誨爲人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爲有不爲者余爲襄陽宗誨實僉書節度判官公事愛其所守而知其有所受也其以君之銘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有以養其内克遐者壽有以行於遠克昌者後帝原厥初追錫命書余與此銘賁于幽墟

胡君墓誌銘

君名敏生於天禧之戊午卒時皇祐之辛卯也既卒之明年葬於其所家撫州金谿縣之東某里某原字某姓胡氏父名晏教君學已爲之求師又爲之求四方善人君子與之接致其力不敢懈至於老以死不敢變君亦能奉其意故君之爲進士其强學其廣記其博問其能文辭於其業可以謂之修其事親其居家與人遊不見其缺虧其約其質其不苟其寡言於其行可以謂之脩夫積其勤以至於業之脩而止薦於鄉積其謹以至於行之脩而不克顯於世此世之所以哀君也然君有可以

懟其親而不疚於其內比於得其欲富貴於一時
而有愧於其心者其得失何如固易知也毋某氏
妻某氏子某某弟某某君嘗學於余也故銘之銘曰
慰其親學也勤短而屯塞不伸震無垠琢斯珉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具書載其子業官
世行治屬余曰吾子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幸得
名信後世則某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思也余爲
之述曰維吳氏以文學直道繼有顯人其家子晚
出並茂亦多以材能見於世君居其間孝友篤學
有大志未見其止其不幸蚤死故君既自重無所
試而其家蓋識君之事亦略也君以父任守將作
監主簿今上即位恩遷太常寺奉禮郎是歲進士
及第僉書廣濟軍判官公事上書言時事有人之
所難言者部多盜君請取酒場羨錢益賞購轉運
使難其言君以聞詔用君議盜以衰息君以母濟
陽郡君蔡氏憂去官服除遷光祿寺丞通判太平
州州賴以治行部中視河還不入其家將行廣濟
圩度姑熟溪橋壞以水死年三十有三熙寧八年
四月某甲子也朝廷聞而官其一子君娶陳氏尚
書職方員外郎亢之女前君一年死子曰塤郊社
齋郎曰圻未仕女一人始五歲君初名秉禮字子
鈞其先興國軍某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贈戶部尚
書仲庶名中復以君卒之二年正月某甲子葬君
南康軍都昌縣沐浴保之龍回山以陳氏祔銘曰
家紀其行官紀其能收科于少是紹是承維曰未
試方勃而起云胡不遐一跌而逝命則誰爲昧不
可稽畀爾萬年式諗以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疆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
稱吳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
立溫用事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
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昪
溫己子知諫事昪爲將死昪追以爲中書令臨淄
王知諫子遜事昪子璟爲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
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秘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
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爲太
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爲殿中丞監揚
州稅以死子天錫爲秘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
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
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
氏於楊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
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寔任其國至
昪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
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
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
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
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
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
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
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尤
多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

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楡字偃村好學善屬文吏部賈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旣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丘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杭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序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爲黟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旣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鎭寔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忘以止旣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志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卽其家拜衞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觀公所爲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笞罰唯豪劇吏耳以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閩縣爲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爲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動搖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視至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知新繁縣縣有宿奸數人公旣繩以法其餘一以恩信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爲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苟有萌孼一切擿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爲頌以獻公使歸之曰

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爲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刼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時爲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爲後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爲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二人安石今爲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曆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爲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歛色下氣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志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爲之銘其尤可哀者也

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今上皇祐二年祀明堂推恩羣臣祕書丞金君得以其父爲大理評事致仕五年郊金君爲太常博士又得以其父爲衛尉寺丞惟衛尉府君諱某字温叟浮梁人初君之考贈大理評事諱某有三子伯曰鼎臣爲某軍節度掌書記仲曰汝臣爲太常博士季即君兄弟俱舉進士書記與仲既起家君因不復肯就舉曰吾兄弟不可俱去吾親也後三十餘年卒以有子爲丞云君有四子曰君著曰君佐曰君卿博士也曰君佑兄弟又皆舉進士博士既有名秩于朝三子皆復養於家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何其相似也當是時宋興已百年博士方以材自起於賤貧欲以其所爲爲天下慨然有志者也君獨自得於大山長谷之間日從子孫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詩書樽席之側嘯歌息偃以忘其年隤然遂其志者也遭天子既宗祀明堂顧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欲以風示天下命書寵章降于其家顯榮一時壽考康寧有孫有曾以承以翼何其祥也君爲人簡易無町畦能事父兄衣食奉養自與者嘗取其薄嘗有盜其牛羊已又盜其所乘馬者君知之皆不校盜卒自悔以伏蓋君之質與其恕又有足多者如是也生於淳化之庚寅卒於嘉祐之丁酉遺命三月而葬從薄遂以其年十二月四日葬于饒州浮梁縣萬戸山之前夫人徐氏累贈壽安縣君君之歿也有子四人女六人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金氏或曰出少昊金天氏或曰出漢侍中秺侯傳

至孫則亡至曾孫復侯而稅侯有弟倫倫子若孫四世六人皆侍中以忠孝名尊顯於世世稱金氏云至君之先皆家京兆唐僖宗時有令浮梁者遭黃巢亂徙人築險自保所活人以數萬因留治之凡十有七年遂家浮梁以功至檢校尚書右僕射昭信軍節度使諱某君曾祖也子諱某君祖也博士以君之外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臧論道之狀來屬曰子爲我銘吾親吾死足矣鞏不敢辭銘曰

卑少恭老惟物之常卽强棄父迺理之亡帝用慨然尊祀明堂顧褒耋壽風示九有君勢之亨與享其榮擁笏巍巾於家以息有子有孫嚴嚴我側志無不得君子之祥銘以發之君子之光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嘉祐元年虔州安遠縣令建安徐洪以撫州金谿主簿攝安遠事明年八月十一日死安遠十二月其父尚書屯田郎中舉以書告君之故人南豐曾鞏曰子爲我銘洪之墓遂考次君世序行己歷官卒葬之終始銘於其墓曰君曾大父某某官大父某某官君字孺輿爲人有大志讀書好其治亂得失之大旨爲文長於辨說其奔放馳騁上下反復之際有足壯也未冠聲號聞四方初中進士除洪州司戶參軍不就退居大江之南好倜儻非常之奇節不肯少屈於人居八年以父命始强出爲主簿非其好也君居家遇人無親疎豁如也樂赴人之急爲主簿不以非其好故怠其意其治能有愛於人金谿富人錮山林之利數十年君始奪之而縣之貧人賴其利蓋君之所試者小其爲日又近而其所既立如是也享年三十有二死之若干日葬饒州鄱陽東門外母某氏某縣君妻麥氏黃氏男一人曰還孫始二歲女四人尚幼也銘曰

嗚呼儒與志果而大不勝于柔以窒其外不隕其剛以亨于內胡短其施而多其與父老失子兒嬰失父維銘告哀以納于墓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濮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䘏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　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暐曰畹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

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茴曰師軻時洒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媚于林丘不蘊爲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寶月大師塔銘

君名脩廣字叔微杭州錢塘人姓王氏九歲出家學佛居州之明慶院十一歲落髮爲僧景佑二年詔賜紫衣五年又賜號寶月大師治平某年州選爲管內僧正熙寧元年十月感疾癸丑會門人與常所往來學佛之人告以將終其夕沐浴易衣正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一門人曰慈化大師了性曰崇照大師了然曰賜紫衣了蘊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爲塔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君爲人樂易慈祥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怒讀五經略知大義頗喜爲詩少羸多病始學爲醫既成而有疾者多歸之無貴賤貧富皆爲之盡其術未嘗有所厚薄尤貧者或資之衣食以其故自京師至于四方自公卿至于學士大夫多知其名既見皆樂從之游而鄉邑之人至于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君於接之雖勞未嘗有懈倦不欲之色於資之藥物衣食雖窮無未嘗有所計惜其應外者如此及退而處夫貧富死生之際又有所不累其心故至於不能自給而未嘗動意至於且死而未嘗變容改色噫是非可銘也歟銘曰

不以貧故累其心此學士大夫所難至於遭死生之變而不驚又難也君之學不同而自得者則然固不可以無傳况於名聞於世行信於人故爲之書尚使長存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四

誌銘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嫁王氏爲侍御史諱平妻姓曾氏泉州晉江人祖諱穆殿中丞追封魏國公考諱會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追封楚國公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黄氏楚國太夫人未嫁承順父母盡子道既嫁夫家貧養姑盡婦道輔其夫盡妻道夫死寓食於潁以勤儉積日大其家以誘教不倦成其子又可謂盡母道也蓋其子五人回向固同冏皆有學行回有道爲儒宗向冏尤有文三人皆身在隱約而聲震天下於是時夫人兄魯公公亮實爲宰相當國然夫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爲泰及其後回向同冏皆蚤世人以爲難處夫人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教養其孫至男有立女有歸熙寧之間魯公告老以太傅侍中就第夫人少魯公一歲食其子禄皆居京師二人白首相顧怡然元豐元年春魯公薨四月丁卯夫人亦以疾終春秋七十有九夫人以夫恩封金華縣君以魯公恩賜冠帔子回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向峽州硤石縣主簿固大名府軍巡判官國子監主簿同陳州宛丘縣令冏蔡州新蔡縣主簿女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陳臻古孫五人泌汾汶沂潰汾郊社齋郎汶試將作監主簿夫人既卒之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潁之汝陰縣懷音鄉南高村祔御史之兆其將葬也固以狀來乞銘惟夫人爲子若婦

爲妻若母皆盡其道於艱阨流寓之中能立其家成就其子所以自處於通塞之際者無不當於理是其智術德性過人遠甚宜得銘且余實與其子遊最舊乃不辭而爲銘曰

曾禹之苗氏自鄫子或言厥志有稱闕里或以孝顯於經實紀或守所聞羞踐霸軌遙遙千載歷世有聞自荆祖粤篤生夫人楚公之子魏公之孫魯公維伯御史是嬪迺立厥家自墜而興迺教厥子自幼而成象服翟冠伯也在廷子也在幽碩實洪聲莫親己宗莫重夫氏兩有其盛世誰與媲維能既試維德寔孚尚寵爾從列銘陰墟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權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予爲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閤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疏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

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祕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鈞州某人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難其豫緜虒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千古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姓黃氏福州福清縣人祖諱某考諱倫皆仕閩越夫人嫁同縣林氏爲殿中丞諱某之家婦尙書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妻有子曰槩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有孫八人曰希宣州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曰旦明州象山縣令曰邵杭州南新縣令曰顏許州臨川縣令曰稽曰雄未仕也其二人早卒有曾孫十有二人曰睿慮虞虡虔膚據處其三人亦早卒夫人年七十有七治平四年正月癸丑卒於京師之昭化坊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始殿中府君與其配福清縣太君鄭氏皆春秋高安其鄉里不肯出屯田府君乃從事漳州泉州興化軍踰二十年終養而後去夫人能盡其力治飮食衣服以進及喪能盡其哀皆如其夫之志其子既就學夫人常夜治絲枲居其旁以勉之至其後其子遂以文學名天下既而其子不克壽屯田府君亦卒于官諸孫皆幼夫人已老矣乃栖吳郡斥賣簪珥以經理其家絲蓄粒聚至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平居日夜課諸孫以學有不中程輒朴之及長遂多知名連以進士中其拜涇縣復校書集賢世其父職夫人乃顧諸孫謂曰吾始得事祖姑今得弄曾孫遂保有汝家起于既墜吾老且死不恨矣涇縣既服夫人之喪以其柩歸吳郡寶華山某年某月某日附屯田府君之兆而屬余銘銘曰

女職在宮行止于柔扶微救阤則匪我謀勢有孔棘義不得寧任重于己振壞爲興我儲我積乃續烝嘗我字我飭乃襲印章蒼顛秀眉燕其作止其燕伊何維終受祉莫仁且智疇濟登茲播告無極視此銘辭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爲異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孥婦異甚而身爲字其孤兒忘其力之

僡也其處內外親疏之際一主於恩有譏訕踞罵己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己者急或分衣食不爲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己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己族葢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强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强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爲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旼旼之配黄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黄氏兼喜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其說七子者曰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司戸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次適楊州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雱旉旁旊斻防斿旂放孫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翊次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

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脫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委命志彌卲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經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許氏蘇州吳縣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國史夫人讀書知大意其兄所爲文輒能成誦父母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既嫁惇行孝謹宜于其家其夫爲吏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春秋高於內外屬爲高曾　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疏懷附無有惡斁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後世以古爲迂爲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奬成其事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苟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則夫人之事其可使無傳也哉夫人嫁沈氏其夫諱周太常少卿贈尚書刑部侍郎其舅諱某贈兵部尚書杭州錢塘人夫人封六安縣君壽昌縣太君年八十有三熙寧元年八月丁巳卒於京師二年八月某甲子合葬杭州錢塘縣龍車原子曰披國子博士有吏材曰括楊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有文學其幼皆夫人所自教也女二人蚤卒

銘曰

生民之治必本于身教行于家餘以爲人世獘俗偷恕于在己內替常度外彊于理淑惟壽昌學與心成篤于孝慈匪勤而能有翼于夫有迪于子尚類古人其傳以此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湖州長興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

父諱某嫁同縣陳氏爲祕書省著作佐郎諱某之妻爲人柔嫕靜莊在父母家至歸于夫氏本於自脩而卒於能孚于屬人陳氏有姒婦寡居當家事夫人常曲意下之於事常退避不敢與姒婦以其故顧夫人甚懽而親疏觀者莫不悅著作有田數千畝而愛士好施夫人常悉力助之以其故至不能自給而夫人處之自若遇子之非己出者與己子無毫髮厚薄意人以爲過人而夫人若有所不及也享年三十有五封德清縣君子曰樞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楷曰權未仕也卒於慶曆五年之二月辛丑葬於熙寧三年之三月庚申其墓在長興縣永昌鄉卞山之陽銘曰

嗟淑人體明德外惟均內自克不永年隕嬪則兆親宮藏石刻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琬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史好爲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爲詩旣嫁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諧屬人行其素所學皆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其文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者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茲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來乞銘予與之親且舊故爲之序而銘之蓋夫人之王父諱協爲尚書刑部郎中父約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青州益都人也夫人嫁關氏爲徐州豐縣令景仁之妻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尚書都官郎中諱魯之子婦生一男二女年二十有六卒於治平二年之九月某甲子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葛松原實某年某月某甲子關氏錢塘人也銘曰

女有圖史傳于師氏其勸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他繇學而已王政之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媛學繇自好終之不倦言循于矩行循于典尚配古人輝光日遠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故衛尉寺丞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某鄉某原旣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參軍曰安道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沆荊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安禮其曾孫曰某曰某曰某其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由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始起家爲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至于工部父子遂皆進于朝爲聞人其世浸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于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旣與夫人之

諸孫遊而嘗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爲婦順爲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于諸侯大夫之妻內脩法度輔佐其夫而其効之見則免罝之人至于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固歎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資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于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

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于私其有孰窺嚴嚴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眎此銘辭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其先燕人而今家許州之長葛贈太子太傅諱譚之曾孫贈禮部尚書諱運之孫贈刑部尚書諱昌言之女而母晉平縣君聶氏也夫人嫁駱氏駱氏亦家許州之長葛其夫諱與京爲某官檢校某官知某州享年七十有九封永安縣君有子男四人長吉逢吉元吉皆三班奉職早卒嘉福今爲右班殿直女三人亦早卒夫人以嘉祐八年十一月丙辰卒于其家之正寢而以熙寧二年十月葬於許州長社之舞鸞鄉白兎里祔駱侯之塋夫人仁孝慈恕言動必擇義理事父母不違其教事舅姑不違其志事夫順而有以相其善遇子至于內外屬人一以恩而不違於禮初刑部之兄昌齡當太宗真宗時輔朝政李氏族大而貴然刑部嫁女常擇寒士而至其後多爲名臣范文正公仲淹鄭文肅公戩與駱侯是也夫人之弟光祿少卿禹卿余妻父也實葬夫人故屬余銘銘曰

性有能否行有失得一當於理士有不克淑哉夫人秉是壺彝周旋大小無過無虧貴不稱德壽則謂遐維藏在許永裕厥家

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迂字明遠姓李氏爲人孝友慈恕讀書務大旨生五代之際再試明經不合退居楚丘有田百餘頃皆推與其族人獨留五頃而已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宋初祕書監彭君薦其行義詔以爲試祕書省校書郎而君終不肯强起淳化三年壬辰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有四維李氏遠出於臯陶而其後李耳之孫曇爲秦司徒曇子璣璣子牧事趙始家趙郡牧子汨汨子左車於趙號廣武君廣武君子遐涿郡太守遐子岳諫議大夫岳子秉潁川太守又徙家潁川秉七世子膺河南尹膺子瑾復家趙瑾曾孫楷晉治書侍御史有子五人曰輯晃芬勁叡以所居巷東西自別故勁稱西祖勁子隆後魏阜城令隆後九世棲筠唐御史大夫贊皇文獻公文獻公子吉甫相憲宗吉甫子德脩楚州刺史德裕相文宗武宗楚州子煜宋州宋城令君曾祖也又徙家宋之楚丘故今爲楚丘人宋城子確萊州膠水令君祖也膠水子譚磁州邯鄲令君考也邯鄲之少子運爲太常少卿有子曰昌齡太宗真宗時爲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故膠水贈太子少保邯鄲贈太子少傅君

娶丁氏王氏王氏有子曰昌震爲建州松溪令贈尚書駕部郎中駕部有子曰漢卿今爲諸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虞部有子曰彥龍彥龍復有子四人矣君卒後七十四年治平三年丙午四月某甲子虞部葬君於開封府開封縣保安鄉永寧里之原以王夫人從銘曰

不累於物全吾質兮不羈於世遂吾志兮作宅新原維孝孫兮納銘幽扃永淑聲兮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太原人嫁趙郡李氏爲磁州邯鄲令贈太子少傅諱譚之冢婦試秘書省校書郎諱迂之妻爲人明識强記博覽圖籍子孫受學皆自爲先生其行仁孝慈恕始於爲女中於爲婦終於爲母無不盡其道享年八十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十二月己巳卒於虢州盧氏縣其子之官舍子曰昌震建州松溪令贈尚書駕部郎中駕部子曰漢卿今爲諸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虞部嘗爲李氏九世譜其博而詳多夫人之所爲言也治平三年丙午四月丁酉虞部以夫人之喪從校書君葬於開封府開封縣保安鄉永寧里之原銘曰

嗚呼夫人既有其質又肆爾力古有遺辭罔不采獲克踐以躬亦畀爾息維瘞有銘尚以載德

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誌銘

夫人姓元氏錢塘人祖諱德昭事吳越國王錢氏宋興贈太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某官嫁吳興沈氏其舅爲尚書屯田郎中諱某一作玉其夫爲池州貴池縣主簿諱播夫人在父母家內外上下親疎長幼皆宜之年十有七而嫁既嫁如在父母家時貴池君早世無兄弟太夫人春秋高諸子尚幼夫人年三十餘於羇旅單獨之中闔門事姑能盡其孝教養諸子至其後皆爲成材能世其先人方其憂戚顛阨之時人恐其不能堪夫人既奮厲經理以保有其家又退能自安不亂其志是人之所難而其後世之不可以無述者也夫人年七十以治平三年某月某日卒卒之若干日葬眞州楊子縣甘泉鄉三城里北山之原子男四人皆進士曰伯莊未仕曰季長越州司法參軍曰叔通秘書省著作佐郎曰次通試將作監主簿貴池君於先人爲同年友而諸子又與余遊故爲銘銘曰

元出於危於東得姓有保有郎重世之盛允淑夫人集享家慶來嬪沈宗作德維令處平不盈在險能正姑曰微婦余老誰據子曰微母余幼誰怙自振單弱卒持艱急老肆而安幼强以立實保沈宗自替而昌有烈如此何愧烝嘗後世原美孰可無述刻辭幽宮庶幾不沒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

夫人邢氏無爲軍巢人也嫁爲贈大理寺丞姓雙氏諱華之妻封萬年縣太君子男三人曰漸爲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吉州軍州事餘未名皆早夭夫人年八十有六嘉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宣州之官舍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無爲軍

巢縣無爲鄉憚艮里之原方大理府君之在隱約屯田始就書學夫人能經理其家使無內憂以卒就其志及屯田有列於朝夫人食其祿養就封大縣實受成報天之施與善人豈非信哉夫人之在疾也屯田之配長壽縣君陳氏供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州上其事天子聞而嘉之勑州使致粟帛賜其家於是人知夫人之善不獨能成其子又能化其家也銘曰

允淑夫人秉是壼彝有韡車服維寵嘉之葬有卜壤其吉在斯推求美實眎此銘辭

旌德縣太君薛氏墓誌銘

夫人姓薛氏累封旌德縣太君爲故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贈右監門衛將軍姓段氏諱某之妻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禮賓副使名某之母某州某縣人也大父諱某當吳越錢忠懿王時娶王女爲王國官父諱某祥符初爲東頭供奉常將屯宮門而監門之父右班殿直諱某者屯三陽二人者以意氣喜相得也遂以夫人歸段氏夫人性柔淑能和其屬人自珮服櫛珥凡資己者常出於儉而有餘好施雖盡費不以爲侈也生男一人禮賓也女二人長適開封黃思問次適吳郡潘孝孫皆進士夫人年四十有二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某甲子以疾卒於京師之敦教坊某年某月某甲子祔其夫人柩葬於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前葬禮賓稱夫人之行與其世序封號之詳託銘於南豐曾鞏爲述而銘之曰

約乎己厚乎人發其積在子孫韡兮翟列封君硈兮石琢銘文

永興尉章佑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建安人父諱士龍舉進士嫁同郡章氏爲永興尉佑之妻所出三男四女曰造适述皆舉進士造及第爲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女嫁俞瑾徐立之陳震亦皆舉進士其一蚤死初永興府君起家二十年止於爲尉及死三男尚幼造既起又蚤死已而适亦死夫人維能忘其貧所以使其夫能屈於小官而說維能務其生所以使其子能安於幼學而成維能順其性所以居流離顛頓之間而不爲悲哀愁憂亂其志也其爲人卑極於順其爲人尊極於慈推於其疏宗遠屬之間極於愛男之有不能葬者爲葬之女之有不能嫁者爲嫁之忘其力之匱而爲之也此皆古今學士儒者所難而女子之善能如此此非可銘者歟嘉祐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洪州之私第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洪州某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彼以吾窮我以吾仁二者皆天吾樂而因壽止七十豈不得年維其有之愈遠彌傳

福昌縣君傅氏墓誌銘

福昌縣君姓傅氏會稽人尚書職方員外郎霖之女同郡尚書職方員外郎關公魯之妻後關公五年至和三年二月丙申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子男八人景蔡景元景仁希聲杞景山景宣景艮女一人景華嫁著作佐郎史叔軻福昌君在家爲父母

所器異既嫁而夫屬無退言布衣惡食身治細微故闞公之祿及其疏昆弟姊妹之孤其事闞公正以從其教子慈以肅闞公起進士爲郎爲池台兩州年八十以歸曰吾少得盡力于官而老得自休于家不以家事累吾志者以有夫人也八子學行脩立景芬希聲杞同時皆中進士夫人之卒景芬爲江陰尉希聲寶應尉杞和州判官景元亦以父恩爲廣德尉皆能其官景仁而下皆有聞於人實受教於夫人也始闞公旣貧而孤其仕與婚又皆後至其終有百口爲大家福昌君維厚勤薄養所以經理其微維可否以明行止以公善訓能使誠恕愛人所以使其家有節法以有其成也某月甲子從葬錢塘之某源其子來屬以銘景宣予妹壻也宜爲銘其辭曰

闞氏爰昔始如萌芽台州奮拔垂實敷華進勤退佚不卹其家繇媲有人作其內治孰致其休不懈于勤孰致其隆不節于細高明純約坦坦其夷無怨無疵小大化之有容有則婦子順之公爲朝老子宦以成象衣華軼我止我行巍冠文笏我翼我承公曰微子誰據誰依子曰微母莫濟登茲云誰無母其孰無妻爲妻爲母如我誰亡生雖有止存也其長鴻鴻號聲垂此銘章

沈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沈氏其先家于越之會稽曾祖仁諒令海州之朐山徙家于和州歷陽故今爲歷陽人祖平贈尚書刑部侍郎父立今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母馮氏濮陽縣君董氏仁壽郡君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楊州進士朱延之有子三人寅萬廣女五人尙幼夫人年四十有五卒於熙寧元年十一月之庚辰葬於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楊州天長之秦蘭里夫人爲人柔閑靜專事父母盡子道事姑長與縣太君賈氏盡婦道事夫盡妻道爲母及與內外屬人接一皆盡其道故其處也愛於其家其嫁也夫之屬人上下遠近皆愛之而其歿也哭之者皆哀是不宜無銘而朱君余舅也屬余銘銘曰

嬡維沈女經德以身柔嫕靜節閑一作孚于屬人維祉在後有子詵詵璩詩告美愈遠彌新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濟州鉅野人嫁爲同郡尙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晁公諱遘之夫人而爲贈太傅諱佺之子婦有子男四人曰宗曜進士曰宗恪光祿少卿曰宗愿眞州軍事推官曰宗懿尙書司門員外郎女一人嫁進士桑況夫人初封清河縣君累封清河壽安縣太君年八十有七卒於熙寧二年之十一月某甲子葬於某年之某月某甲子其墓在開封府祥符縣旌孝鄉合儀同之兆卒時子宗曜宗愿皆已死旣而光祿居喪以疾亦死而諸孫男女凡三十人男多已仕女多已嫁矣夫人爲人仁厚莊靜自爲女及旣嫁處內外親尊卑長幼親疏之際無不當於禮而恩稱之其長者皆以爲善事我而平居爲等夷及少者莫

不願以爲歸也雖老未嘗懈而雖疾未嘗有惰容
維其初終受養被封既壽而康實備成福可謂盛
矣余之亡妻於夫人之孫女爲第三而光祿之長
女也知夫人之行爲尤詳故爲之銘曰
女婉張氏處躬以厚來嬪晁宗太傅維舅儀同維
夫卿士維子有孫詵詵亦紹厥美累封備養維康
以壽德則既成福亦多有納詩新藏尙告爾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藳卷第四十五

原书空白页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六

誌銘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曅字叔茂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爲生事或毛窬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贍瓌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陻窮頓委於巖墻閭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辨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釁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爲其銘曰世或須人中士爲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己爲足而材與世爲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于彭城五代之亂徙于淮南今爲淮南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刑部尚書父某贈殿中丞君嘗試于祕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奉君之喪葬天長縣之秦蘭里於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官以材名餘皆爲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爲我銘之而以狀言公之爲人有智計喜施與少從師學問已而捨學業其家家之食口數百仰於君君能資之皆出乎衣食嫁娶皆有餘法殿中之弟工部侍郎巽初舉進士數困欲不復往君勸之曰第行無以廢爲念故侍郎得曲就其志至爲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既居官以材稱其爲身務於廉臨獄訟務爲恕母某氏旌德縣太君娶耿氏又娶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柳州馬平知縣陳許池州推官李樞其季歸于曾氏某之先君博士也舅氏實命鞏銘其敢辭銘曰

推心於家其愛已孚用力於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五十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試校書郎楊州江都縣主簿王無咎妻曾氏建昌南豐人先君博士第二女也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人法度之事巧鍼縷刀尺經手皆絕倫先君選其婿於里中以歸王氏王氏家故貧曾氏爲冢婦而其姑蚤世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爲撙節各有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賓祭奉養撫其門內皆不失所時將以恭嚴誠順能得其屬人其舅喜曰吾不以家爲卹矣

其夫歎曰我能一意自肆於官學不以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生二女年三十有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以疾卒十二月葬建昌南城曹大考尙書水部員外郎諱仁旺大考右諫議大夫諱致堯先君太常博士諱易占將葬江都告其兄鞏使誌其墓天乎吾哭伯姊姑踰朞又哭吾妹而誌之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景暉妻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曾孫尙書戸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太常博士諱某之女而鞏之長妹也始吾妹爲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弄及長喜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能爲人進退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見其喜愠之色內外屬皆嚴重之性儉素於紛華盛麗之際無所好其在父母及夫之家或蔬食不給處之晏然其推之於人雖貧身之物不爲秋毫顧惜計也其治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家人之業雖煩細皆有條理養父母姑舅皆至孝姑久疾晝夜候省未嘗須臾去其側藥食非親調不以進其於內外屬親疏皆盡恩意人皆以謂宜富貴壽考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嗚呼其豈非命也歟嘉祐二年鞏與二弟得進士第南歸而吾妹從景暉視余於淮南至眞州得疾七月某日卒於余之舟中年三十有二矣有女一人曰某始五歲景暉以其喪歸六年十月丁酉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龍升原景暉之王考諱某考諱某皆尙書職方員外郎而越之山陰人也吾妹既歿之六年景暉得進士第於是時余校史館書籍皆會京師而余於其間再哭妹又哭女與哭妻憂患之接於余者可謂多矣景暉之始葬吾妹也來請銘不及余與之皆恨焉而其會京師以歸也乃爲之書吾妹之事以遺之而使表之於其墓上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君諱祥字某姓吳氏事宋爲太常博士年六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以官卒于家卒之若干日葬眞州楊子縣之某鄉某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爲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爲開封府開封縣縣丞大臣稱其材遂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爲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除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眞州眞州君家也初君之屢斥於進士也既自力學問充其業又率其弟務刻苦養其親入其門內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及從事於吉州弟已死君夫婦痛自節衣食遂能嫁其孤女若干人皆不失所時其在開封衣食常不自足而親戚舊故之至京師者多以君爲歸其喪父也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親戚或憂其貧欲出錢爲基址謂君一强可以取其贏君歎曰吾不敏旣位於朝貧吾素也喪乃欲爲利乎平居恂恂不與犯者校及其自守人亦不能移也官歸常僦屋以居旣卒幾不能葬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以君之恩爲大理評

事妣某氏某縣太君太君之喪君致其哀有過人者妻朱氏某縣君余姨也有助於君子曰某女嫁亳州觀察推官張天經既葬某爲碣於墓而與天經來乞銘於鞏天經以村名人皆曰其尙能存君之家者銘曰

維吾先君太王之嫡禪聖圖民於東竄跡其後孔蕃以國爲氏君紹厥宗其德則類儉著于家勤著于身不苟其贏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士大夫縞冠素蓋爭利於塗曾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欷較于銘章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厚如何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知處州青田縣事天長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郵戴氏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于楚州監倉之官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之考諱奎娶徐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教於始笄從事於既嫁少而行修於身老而教行於家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賴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仁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之孤女爲收嫁者蓋二人云既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某某州錄事參軍監楚州裝卸米倉某衢州西安縣令皆及進士第好古而有文夫人於某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銘銘曰

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于身爲下肅祇爲上惠慈安意處貧薄己裕人其承有子以文起仕秀髮垂領享有多慶卜壤之良乃兆新堂刻此幽文美實長存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用石本校

覺姓曾氏吾兄之子也吾先人六子吾兄諱曄爲最長有材而不試以死覺自少則勵志力學問知道理善於屬文及長慨然慕有爲於世不肯碌碌爲人恭謹循循寡言治平二年及進士第爲吉州司法參軍有能吏名用薦者爲韶州軍事判官行至虔州得疾卒於驛舍熙寧三年十一月己丑日也年三十有七覺字道濟建昌軍南豐人高皇考諱致堯太常博士曾皇考諱易占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覺母李氏妻鄧氏夏氏范氏有子修偃熙寧四年八月壬申葬于南豐龍池鄉之源頭吾哀其若將有成也而止於斯故爲銘其墓曰

德累則厚方濟而隕材引則達未試而泯志氣不獲誰云非閔墓石有文尙永來信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公姓晁氏其家先濟州之鉅野今爲開封祥符人皇考諱遘尙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皇祖佺贈太傅皇曾祖諱憲贈某官公諱宗格字世恭少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謚文元諱迥恩補將作監簿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單州應天府酒稅知蘇州之常熟婺州之蘭溪縣事

通判安州杭州事知通州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又知信州泉州享年六十有三熙寧二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官四年某月某甲子與其夫人某縣君閭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縣之廣陵鄉公爲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有爲人亦罕能及者其爲常熟修學校理溝防人賴其利爲蘭溪繩姦字窮境內和洽通判安州安州政待公而決通判杭州州將矜己自肆上下莫能變公徐與之論可否語平而氣和將畏且從也繇是上下倚公以治至今杭人稱之其爲虔州州近鹽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督姦疆威信盛行盜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用法常寬而欲人自避曰治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視部吏孜孜恐失一善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爲通判如廣南爲信州泉州如虔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去常思之蓋公之行己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其大抵則於仁厚最隆也母張氏壽安縣太君子男二人曰仲景海州司理參軍曰仲孺試將作監主薄孫男三人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未仕也女六人長適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公墓者也次適某官劉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濟今存惟燕氏婦餘早世閭丘夫人爲身治家皆應儀度卒於公歿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公歿家無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厚自刻勵能世其先人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也銘曰

晁世來西大有文元有卿有公繼屬綿綿曰卿謂誰時維光祿作其德音先于外服其光伊何有善自身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治有恩威時其張弛彼畏此懷吾寧一理于虔于泉于嶺之南里安戸擾罔有不咸宜壽而昌胡不百齡尚茲介祉維後之成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兄也姓曾氏沈靜謹約不妄笑言遇人一以恕於其內外屬之間孝友慈順無不當於理故與之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嗚呼爲女如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來教行於其家也夫人考諱某皇考諱某尚書戸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曾王考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建昌軍南豐人夫人嫁爲同縣朱君某之妻有子曰軾曰某軾以文行稱於鄉有孫曰京曰彥京爲真州司法參軍亳州教授夫人享年若干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寢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南豐之某鄉某原將葬軾以書來請銘余曰銘莫如余宜爲迺爲其辭曰

女德在幽而始人倫詩有顯揚以立生民尚類于古淑爲夫人壺有彝則仔肩以身曾不蓄寵畀其子孫曾不遐年善則長存維仲薦美列辭墓門

天長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某其先彭城人今家於揚州之天長縣曾祖某贈尚書右僕射祖某贈尚書工部侍郎考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君年若干卒于熙寧六年六月之丙申葬於某年某月

之某甲子其墓在天長之同人鄉秦蘭里君聰明敏悟少力學問爲文章數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與其屈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不復言仕方是時朱氏世以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尤孝謹慈良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茍合既果於自爲而其治見於家者規畫纖悉備具推之知其可任以事然卒於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父死歲久其喪寓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窮經營卒能使之返葬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多君也君娶沈氏諫議大夫立之女早卒再娶王氏殿中丞鼎臣之女子男四人寅萬廣寓皆有學行女五人許嫁進士滿希遠太廟齋郎馬某餘尚幼君余舅也故爲之銘其墓其辭曰

勢不云泰志則非屯彼轂之丹豈易吾仁廩有餘粟及里與鄰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已則無憾尚畀後人識美幽堂日遠彌新

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庠字明升建昌軍南豐縣人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及第歷邵州司理參軍用薦者爲衡州常寧縣令福州福清縣丞以疾自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卒於熙寧九年十月某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南豐龍池鄉之源頭母吳氏妻黄氏朱氏有子曰擴曰某曰某女四人君少孤自感勵好學能文章爲人聰明敏達喜事有大志

不肯少屈爲吏以材稱治獄能盡其情爲令丞易敝與壞綱紀具修吏不敢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聞薦者自許得人不幸不壽不克盡其用將葬擴來告曰願有紀也迺爲其銘曰

發其華見於文收其實見於事于其小綽有聞于其卓屈不試尚不没慰後昆矢以辭列幽隧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文柔姓晁氏諱德儀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余余時苦貧食口衆文柔食菲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内外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於櫛珥衣服親屬人所無輒推與之不待己足於燕私未嘗見其惰容於與人居未嘗見其喜慍折意降色約己以法度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爲人聰明於事迎見立解無不盡其理其槩可見者如此蓋天畀之德而夭其年遺以相余而奪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慟也文柔以嘉祐七年二月甲子卒于京師年二十有六余時校史館書熙寧四年追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爲洪州文柔有子男曰綰太廟齋郎曰綜未仕也女慶老三歲而死晁氏世家澶州清豐縣今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文柔曾祖佺贈太師中書令祖遘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宗恪光祿少卿余南豐曾鞏子固也銘曰

人孰不貴子逢其窮世誰不壽子罹其凶維德曰躋生不見其止維聲日遠歿不見其終子能自得

懟者在人遺以輔余曾不逡巡歲云其逝予悲孔新其孰昭之琢此幽珉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熙寧十年春予蒙恩予告葬其弟子翊於南豐維子翊姓曾氏諱宰字子翊世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抄書連榻累笥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纖息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意其爲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爲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鐃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壽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子翊嘉祐六年進士及第歷舒州司戶參軍潭州湘潭縣主簿所居官理其去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未嘗試也有子經綬紳約女適饒州軍事判官曹居彌次尚幼也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先太夫人吳氏吳興郡太君今太夫人朱氏南昌郡太君妻張氏子翊熙寧元年四月乙巳卒於湘潭十年三月庚申葬於南豐龍池鄉之源頭銘曰

好學不倦以及其詳力行不已亦蹈其常見於遺文華袞之章含其淳德璞玉之良于舒于潭非試其有方疆而盡又奪其壽畜而不施則既已矣潛而益明尚監于此

曾氏女墓誌銘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公之第八女諱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不學而能於孝愛天成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九月戊寅以疾卒于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之源頭其兄鞏爲銘曰

孰訑爾質而伐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

二女墓誌銘

南豐曾氏葬其二女其父鞏爲誌曰予校書史館凡九年喪女弟喪妻晁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數如此二女曰慶老吾妻晁氏出也生三歲而夭實嘉祐六年十一月壬申方是時吾妻晁氏病已革慶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勉𢢀如成人中夕而疾作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也曰興老吾繼室李氏出也卒時始二歲實治平三年九月甲寅是時余方鎖宿景德寺試國子監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而值予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所謂命非邪熙寧十年予爲洪州始以三月庚申瘞二女於南豐之源頭同穴慶老在右興老在左是爲誌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既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賴先人遺休嫁之皆以時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昌以延光榮于父母家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

盛德也吾妹之懿也曾不章顯於世而夭吾故不知夫哭之之慟也諱德操字淑文者吾之第九妹也嫁江都王氏爲殿中丞贈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子婦殿中丞幾之妻封仙源縣君爲人柔㜲靜顓動止以儀度平居溫溫一言笑不妄也與人羣居自處者常取其後與人共衣食自與者常取其薄王氏故貧垢衣菲食未嘗以爲歎恭大慈小輔其夫以義無不得其宜者不幸年三十有一以死有子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二人皆幼也曾氏其先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吾妹爲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女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女卒於熙寧七年三月庚子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元豐四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既艱其生又不介之壽維篤于仁尚克臧厥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六

原书空白页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聃與其宗親屬人謀曰公歿所以原大追功既有大史之狀幽宅之銘維墓道有碑可以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眎萬世以假寵陳氏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誼謂何迺相與來請於余余辭不能既不獲迺論具公胄出位序行治之寔以爲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先虞舜之後封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爲氏世爲顯姓見於記錄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之德化曰知公曾祖考也曰彥璩公祖考也曰累贈禮部尚書俊公考也公諱巽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盜卒不得死以尚書憂去位服除補武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偕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轉運使陳從易以公爲材獄有久不決者皆屬公治之凡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妣嘉興郡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舉監潭州茶米倉天聖初潭州茶課視景德虧十之六公謹於繩吏而果於去民之所素不便者茶視舊課歲增九百萬斤用薦者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盧陵縣盧陵人喜鬬訟械繫常充縣庭公除其害政者人心大變月餘囹圄空虛而人自得田里之間樞密副使姜遵嘗爲盧陵民便之至是有前姜後陳之謠移知資州資陽縣遷祕書丞用薦者通判戎州州將武人以州任屬公民夷悅附政以大和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潭州溪洞諸蠻犯約知州事劉夔劉沆繼出行邊公實總州任內脩民事外奉師費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八萬兵械稱之用足於軍而賦役不加於民沆及荊南王居白岳州滕宗亮與湖南北部使凡十有二人請即用公爲轉運判官會轉運判官廢故不行遷都官員外郎知撫州恩信行部中奸疆擾服貧細得其職遷職方員外郎明堂恩遷屯田郎中賜服金紫去知安州以寬靜順其俗教民通溝洫趨農桑遷都官郎中知蜀州大興學校遷職方郎中太常少卿知蘄州居半歲以目疾請老遷光祿卿致仕始家江州英宗即位遷祕書監今上即位遷太子賓客公少長閭巷能自感發彊志力學爲進士一出遂收其科爲吏明悟敏捷見義敢爲不少屈以求合蓋從事於州郡久之不進而其志彌厲其治於惡人無所貸至其過失則無所不容而於善人惟恐失其所也遇人豁然不爲畦畛於其所長未嘗不薦藉成就之於其急難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賙而助之公既好學至於聲音星曆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休日有晚迺長書省迺賓宮朝寵則日躋身焉逍遙世狠而爭公裕有之世惴而持公恬處之公有賓事鼓瑟吹竽公退燕私左詩右書年則大耄氣

蓋坐人笑談待終曾不頻呻有歸墓隧豐碑螭首
勒辭告休尙慰爾後

祕書少監贈吏部尙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祕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于位以聞天子官其二子以卹寵其家天聖中今天子修先帝功臣記之于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訪公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以書于冊已又有詔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無絕嘉祐三年公子三人謀曰吾先人之所旣立記德之史藏于有司褒公之詔傳于天下維墓有碑後嗣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懼無以飭其子孫于千萬世以爲己羞則相與來乞銘文以刻於石其敘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時陳爲舜後嬀汭之封國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之散亡者因爲氏姓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丘令寔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劒州之沙縣公諱世卿字光遠南劒州沙縣人也曾太父裊大父昻父文餘公貴贈其父尙書駕部員外郎公爲兒時書木葉爲詩其父見之大驚遂始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雍熙二年進士爲衡州軍事推官改靜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園靜安公應變爲箭筈兵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圍旣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閒謂州長張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兩全雍聽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可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圍事聞即其軍以公爲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與小吏勢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爲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爲有以少勝衆此材智烈丈夫之所爲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此出哉公在靜安七年還爲祕書郎眞宗即位召公欲以補御史而張鑑守廣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尙書度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廣州知建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勾院復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諸蠻畏悅皆還就溪洞而歸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州二塞以備蠻詔書嘉獎公去久之而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輒復入盜天子問公前所以服蠻者何爲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刊其藁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爲祕書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海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小大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弊止煩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某縣君繼母夫人

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子五人曰儼尚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尉寺丞曰偉同學究出身曰偁殿中丞佩偉皆早世而儼偁之進于朝累贈公吏部尚書公事繼母行純篤其進膳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奬人之善所薦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立也已其銘曰

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土公在圍城隣有破亡公守不傾往賑蠻荆其得孰窺蠻來受職若與爲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茫楚野人復耕織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內治何爲與人休息外治何爲賓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于人實告于冊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山陰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甫選上其狀拜大理評事監尉氏酒踰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專達既至歎曰吾常所欲爲此幾可試也縣以治聞就改寺丞久之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拔府君自贊遂通判其軍府李公去寇萊公代之詔易府君鳳翔萊公雅知其賢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嘗不爭聽乃止璽書擬之還殿中丞錢思公惟演李三司士衡薦任佐益州避親嫌不拜授鄜州遷太常博士尋換晉州今上卽位以屯田員外郎緋衣銀魚知漢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駭譁入府府君徐出獨械四卒掠之趣作誣狀徇兩營以安之至明鞫得乃實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己甲捕兩營因自以爲叛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久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來番代之行之至今擢拜都官還朝莊獻太后面嘉之聯拜職方度支判官契丹國信使荆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黃金于太后得奉職監鄂州稅知州歐陽穎事之曲恭武昌置場中市民炭常時吏先署入抄文爲足而實尚留民家不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以爲故穎暴又欲資異謀使按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荆南乘單船六日夜入鄂直之笞守吏數人而已同時漢陽俚民販茶得知軍駱與京誣民忤巡檢應首死者二十人隨者百餘人與京暴甚穎又莫敢相曲直府君遂亂江往慮之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貫漢陽距江爲城潦至隄輒毀歲調薪石發民完之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省護作者工費半隄完至今還祠部郎中滿歲更兩浙轉運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既疾作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歲以景祐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猷鄉之先塋張氏世爲顯姓府君先居齊之禹城及考諱制官至庫員外郎贈吏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君娶彭城劉氏樞密直學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定察彥博仕

有治聲最少彥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以察爲鄂州推官府君甚愛考城劉侍制劉亦厚結之子娶府君女慶曆三年彥博爲撫州司法爲予言府君平生端重不惰燕閒未嘗見其懈容爲治威嚴不擿細事爲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府君迄代不問至劍門昌追獻畫二幅曰前太守舉從昌取又應朝貴人求汲汲昌以技嘗自苦德公不擾敢獻府君疆受之而歸之直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未嘗致一器一物歷問其治己雖小者如此立稱其官次施設狀如前而曰今史館脩撰王贄銘其德於壙中校書郎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必顯章於墓道之左者其辭不立懼無以昇四方人視聽請予文張之於碑予不讓銘曰爲天下之道本諸得人公卿內庸諸侯部使者外治其體兩重也易知矣今常患材難不足布此位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豈世所謂賢天固嗇邪抑其求弗切耶蓋宜放而登當取而遺其施爲繆然也如府君鍾材甚美而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緒行既卓矣使極其設修可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方今敝郡彫部相望如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凡蔡里之耋齔惡得不嚴其墓耶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賁皇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曆二年杜公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爲祕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斂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士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郭邈山等刼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永洛城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滬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

而通秦渭之援宜不廢其功而赦滬之輒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爲參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爲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簡廚傳之費陝人安之鄰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於己至今遂爲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爲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爲待制遂爲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睎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妄賸不飾玩好不與酣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爲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爲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永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滬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爲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以謂己之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爲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寔實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七

原书空白页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顔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爲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閻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畜書蓋其强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爲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位成曆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爲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復久遊吴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吴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愼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懽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黄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

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驚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八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九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戸口增耗爲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興國初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贄縢正中雷德驤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欲擇用人而患不能徧知羣下之材始詔德驤以羣臣功過之迹引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州縣官考課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是御史弋子元郞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自宰相條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行焉然親書課最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至於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閑暇則自爲生業將乘勢重則取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習焉取其尤者爲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益精其法壯銳者升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眞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爲疑而簡練之綱遂踈黜廢之法益恕矣雖天子丁寧欲救其敝而羣臣莫能本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爲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寧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楊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養之既廢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國兵制始條列焉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條教習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故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痍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鬬志河朔震搖悉科鄉民爲兵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爲兵而西北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

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衞兵亦可抽減其如衞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升為禁兵號振武軍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羣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睽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公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劍刀鋸器械箭箙箙皮笠弩撞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劍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征鼓炮炒鍋鏉行檜鍬钁鎌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未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內都知秦翰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東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乾寧補壞防闕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遇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隳舊州遷於榆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北二百里地號故軍溪谷險絕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帥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可考者也

邊糴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糴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熟增價

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瑢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冤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悟卒誅贊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五年召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旬浹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賑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綠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奮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脩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

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狥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傾土疆爾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勑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固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及聞川班殿直之訴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便為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地太祖平五強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否惟所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定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一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備者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

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歸之著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荅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顯慶中郎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羣臣薨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錄大和九年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閤日齎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錄爲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脩日曆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中扈蒙爲脩撰以謂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慮漏洩而史官限疎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錄以送史官使脩日曆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興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佖之請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藏吏緣爲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爲新法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四十銖爲兩度之法起於忽一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分分爲一絫四絫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爲錢

十錢爲兩自分釐毫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爲十萬忽因取毫髮計之皆有準自一錢至半錢爲衡以較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爲十五斤可施用幷以絲忽毫釐銖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爲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戸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戸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戸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閏爲限三歳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險易戸口之衆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縣戸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爲郭進治第悉用甋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

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㩁場規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又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衂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當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楊州四年收湖南北

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伷請吏嚮化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揖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與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門外皆浮罌栰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價踴貴秋斂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潁宋亳之間盜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淖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間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溫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太祖卽位尤重用典刑哀矜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又以聞始命論蓋其重愼之備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旣平五强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

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斂少而用約也自時以來兵薄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言礬課則劉熙古深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從而助之者寖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爲是也

曆

察天時以授民事則曆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之曆明皇有大衍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宗有五紀之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觀象之曆穆宗有宣明之曆昭愍有崇元之曆自時以後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錡有調元之曆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曆當朴之成曆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之曆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有乾元之曆至道淳化之間王睿鄭昭晏之徒屢校其疎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錢幣

興國初絀江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後以鉛錫雜鑄雖歲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齊賢始淳化之間趙安易請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爲不可而安易之辯不可屈既鑄非便天子卒斷而罷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黄門院爲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彥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爲宣徽使天子以爲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爲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相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視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勑羣臣用通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爲賜錢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事於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遂下稱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格

䄍祭

博士和峴言䄍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䄍祭之名䄍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

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
及五祀以致孝盡虔晉魏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
際尙用前寅䄍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
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
之宋興推應天行以戌日爲臘而獨以前七日辛
卯䄍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䄍百神祀社稷享
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爲感生每歲
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
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從祀禮殺失
所以致崇極意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圓丘之位以四月郊祀
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春官正楚
芝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爲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
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禮又小損之天子使加伶官
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
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爲王業所興自太
祖始故興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
泰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
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
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
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
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
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
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潁州刺史
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
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
課之法興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
或離爲二司已又復之爲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
䟽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
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
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祿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
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倚益俸之令太祖猶以
爲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
之有餘而無內顧之憂然後於義德備焉蓋其任
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南蠻

南蠻於四夷爲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
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敝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
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爲政者不得不

戒焉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爲疆埸害也蓋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與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爲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略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既勝晉歷漢周爲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綸之體尊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南所屬任皆天下之材委任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强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當世以爲黠虜既屈服於是叩關請吏修書幣之使天子見羣臣謙讓不自以爲德也其後向之宿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虜連兵既破虜而平晉遂用事於燕不克而還自此虜復爲中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祁溝之敗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虜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民將吏依壁自固虜輒掠坰野收子女之俘掊金帛之積而去自鄚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屢請益兵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民猶不足則取後兵爲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爲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爲大將虜既入塞塞上皆飛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督戰又爲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虜乘其隙也連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爲戎衣濟河而虜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爲乘其敝痛殺幽薊可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矢石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傳矣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爲徼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榷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阯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關市犀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榷易之場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有加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爲三錢與金帛皆別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斂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爲適然

故盜起輒轉刼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璟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開州何郯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爲不義屈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侯贇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卑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舊府圖籍與吳蜀之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擇當世聰明魁礨之材處之其中食於太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荆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鄰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熙之間彊胡屢爲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鷄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爲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脩耕屯之業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涇水李沐以區區之蜀脩二江之利漢興文翁穿前渡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兒寬奏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盧之浸自是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荆兗之水張闓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淖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當雍熙之間以下並同屯田篇但改欲脩耕屯之業作欲水之浸灌者舊迹皆可理

黃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釃爲二至大陸又播爲九然後爲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導之莫能爲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河之爲敗自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

者尤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商解光之說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說是也有以爲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說是也有以爲宜空水衝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關並賈讓之說是也有以爲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戎之說是也有以爲宜徙之寬平者王横之說是也有以爲宜計爲隄防又以爲隄防非古義者王延平當之說是也凡此數者各乖異總之隄防之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復二渠則水之害去絕屯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爲敗與國之間房村之決爲甚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爲賦詩比瓠子之歌屬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爲隄防壅塞闇於用倣禹之迹爲可然水之爲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州遂自滹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開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與葺鎮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寨自劉遇太宗既平晉隳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矣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脩之魏以富强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爲法一也當盛宋建隆之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孫平修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疏闊而義倉遂廢殆盡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罷輸轉之困又罷之至今上而舊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宋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德中嘗乘邊備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下入粟之虛直易江淮茗荈之實其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爲便而商者不通用

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貨居積停滯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利爲四說雖公家虧於半而賈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去然調視小失固未免於乖迂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眞君固定錄眞君衷保命僊君皆漢景帝中元閒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錄眞君衷爲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逵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偏學寺禪院碑

襄州偏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郞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郞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偏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緒遂眞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姸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偏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袞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鎭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

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黄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禕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紛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爲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强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迺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眞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眞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二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允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

進奏任河南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幷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輿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霣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鑴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阸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瑊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

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僞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鄘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嶠嶔西狹鄘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十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惁恴愈悬怤憩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鐸始也初箴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耻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生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救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懲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爲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司法論决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

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酒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狥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智力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刼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粤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亳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頹壞鬭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卽日縱去幷釋者百餘人州人譟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寃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

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侯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與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賈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爲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閩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槖爲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爲門樓十故甓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爲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爲樓二收故甓十之六募人鬻棄甓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弃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

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迺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爲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絶人遠甚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爾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

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吊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奬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竢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爲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録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集其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寔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爲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輙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輙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於經微言

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爲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閻絶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爲英宗實録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饉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刼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儕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敚橫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宼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决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卽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爲之區處溪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宅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劍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illegible]者幾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其工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繇是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劇處然公爲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頹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爲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爲法後終不可改寮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

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發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脩撰管句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爲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悊意愈㥯怹𢡟公既卒上以綱爲承務郎悊爲假承務郎勑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

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爲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奔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爲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爲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爲之相弔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慎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蔵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睞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計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

存者言有遺者直惟兹之銘是謂不沒

神道碑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戸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閲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鼓腹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强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閲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爲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

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脩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勑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涖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先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綗右承務郎監常州税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悥愈恳怤憩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

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父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温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彌彌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廢藥殤抉昏剔瞶波濤沄沄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栖遲掾曹翺翔書府如鷙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勑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既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秦觀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汩其南征祖騫翔而續著兮考踡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兮而去速兮固前脩以跋躠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卽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貢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卽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纔斯須兮遽電滅而欻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脩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塡膺而茀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挽詞

陳思道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卷五十一

原书空白页

重刊元豐類藁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當是時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能丕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南豐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行之其言之而爲文亦雄偉奔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爲何如於戲先生所際如是所學所行如是所從來所抱負又如是其文足以鳴世而並稱歐蘇王曾四大家又豈偶然哉洪家食時嘗覩先生元豐類藁於邑之元氏欲手鈔之而未暇及期則已爲有力者所取去矣其後宦游京師閱館閣雖有此書目而其帙皆留玩於他所因又竊嘆不獨其文不偶然雖讀之亦不可偶得也歲之四月洪疾得告南歸過宜興訪友人鄒大尹孟旭宿留累日爲洪道其始得類藁寫本於國子司業毘陵趙公琬謀刻之繼又得節鎮南畿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忱示以官本彼此參校刻梓成矣試爲我序之洪曰嗟夫是書之行亦豈偶然哉有數存焉耳蓋唐自韓柳至宋三百餘年始有歐蘇王曾出而繼之自宋歐蘇王曾至

今

大明又五百餘年矣而我

列聖誕布文命于四海亦八十年於茲所謂文運與氣運正當會合亨嘉之日也得無名世者出以繼歐蘇王曾歟此先生之文所以始於周趙二公而刻成於大尹以盛行於世而爲世學者之楷範也豈復有區區不得讀斯文之歎哉洪不能序斯文亦有不待序而行者獨惟大尹之刻本不爲無補於世無功於學者不可使其無聞也故忘其淺陋爲僭書此於篇耑焉大尹名旦孟旭字也世爲樂安故家知碭山宜興二縣事所至多惠愛及民而律己尤嚴若大尹可謂賢也矣時

正統十二年歲舍丁卯夏五月辛亥

賜進士翰林修譔樂安姜洪序

元豐類藁後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常欲抽瓣香脩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旣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爲魁樞千峯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𦬊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官諸生訪舊本謂前邑令黄斗齋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烏得辭其責迺致書雲仍留畊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不汲汲於宅務者憫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

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𦬊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

昔南豐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顧今歐蘇王三集世有印本獨曾集散逸無傳近世士大夫家蓋少得見其全集者予鈔録此本藏之巾笥久矣嘗議重刻諸梓與三集並傳而力不逮比宜興縣尹樂安鄒旦孟旭考秩來京訪予太學間論及曾文而孟旭亦以世不多見爲憾予因出所藏以相示孟旭閱之而喜曰宜廣其傳遂屬其回任取梓刻焉板成徵言以識其後嗟乎曾氏之文粲然如日星之麗天而光耀不可掩焉者固無俟乎予言然後之君子不爲古文則已苟欲爲之要不可不取法於此猶離婁公輸子之欲成方圓而必以規矩也孟旭尊崇先正篤意斯文而爲此義舉其好善懿德何可以不書哉庸題末簡以識其成云

正統十二年七月七日毘陵後學趙琬識

王臨川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臨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焉而不以己與者乎未嘗無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無所長而慊然其不敢恃虛懷夷氣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轉運嘗行於韜光挫銳之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覩之情撓乎其閒則雖有不肆之名涉似之迹猶受而甘之益外礱其所未融而內濬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己與焉則阻隘閡隔不聯不貫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國經殊才積勢取給於贊決有非以一己能偏察而獨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瑋孤特之行竣於矜己以收其聲持剸決督厲之用必於責人以速其效是卑處散地效一官者則可爾據宰相之尊將奉其君以釐新大業天下方狃其舊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氣能收其形於外而潛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廁於胸臆則幾微不能自掩聲音笑貌無以漬灌於物始而矜中而勝終而固爭迨夫情憤惋而詞乖激才易事憒而天下始不勝其弊矣矜己而卒於謗責人而卒於叛背於道而求濟宜其難矣宋荊國王文公嘗相神宗憫日弱之勢覩積弊之時方欲變法更制舉其主於堯舜而公以平生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其時每一法出則天下皆駭而爭攻擊疏分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雖其所嘗薦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爲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郵於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猶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爲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後世幾稱過乎嗟夫如公者豈非所謂瑰瑋孤特之行欲勝天下以長而剸決督厲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與公既以其高自處而視天下莫並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與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閒而入反復排擊之餘法制數易民眩於聽官易其常始囂然索其平和敦龐之氣獨程淳公嘗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語誠深知公所爲病若是而歸基禍之過於公於情未稱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抵六經而貫徹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錯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畎畝翻然之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德安吉陽何先生巡撫江西悉釐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於撫州而命

沐爲序沐嘗從先生得聞天地萬物一體之學輒以
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後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前奉
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書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敘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
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
藝祖神武定天下
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
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
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
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
而無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
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
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
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
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讎正
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
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
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皐蘇不世出
天下未嘗廢律劉楊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
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
士夫披閱終無昔矣明牕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
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

得雖劉楊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敘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總目錄上

第一卷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後元豐行
夜夢與和甫別因寄純甫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
徐熙花
燕侍郎山水
陶縝菜
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詩寄天隲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同王濬賢良賦龜
示元度
仲明父至宿明日遂行
杏花
奉酬約之見招
寄吳氏女子
贈約之
寄楊德逢
再次前韻寄楊德逢
仲明父不至
與呂望之上東嶺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要望之過我廬
聞望之解舟
法雲
彎碕
月夜二首
兩山閒
第二卷
古詩
題南康晏史君望雲亭
洊亭
光宅寺
春日晚行
新花
四皓二首
真人
寄蔡氏女子二首
夢黃吉甫
遊土山示蔡天啓祕校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示安大師
示寶覺
定林示道原
我所思寄黃吉甫
寄朱昌叔
與僧道昇二首
贈彭器資

贈王居士
贈李士雲
第三卷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定林寺
題定林壁
移桃花示俞秀老
對棊與道原至草堂寺
書八功德水庵
放魚
飂風
偶書二首
即事二首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自遣
自喻
古意
吾心
無營
病起
獨歸
獨臥有懷
無動
夢
車載板二首
跋黃魯直畫
過楊德逢莊
秋熱
秋旱
第四卷
古詩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望鍾山
思北山
上南岡
謝公墩
秋夜泛舟
和耿天騭同遊定林
次韻約之謝惠詩
次韻舍弟江上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荅俞秀老
清涼寺送王彥魯
送惠思上人
老景
雜詠八首
張良
司馬遷
諸葛武侯
讀墨
讀秦漢間事

幽谷引
明妃曲二首
桃源行
食黍行
歎息行
送春
兼弁
第五卷
古詩
和吳御史汴渠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酬王伯虎
荅虞醇翁
送潮州呂使君
寄曾子固二首
虎圖
次韻信都公石枕蘄簟
和吳冲卿雪
和冲卿雪詩并示持國
送石賡歸寧
送張拱微出都
寄題睡軒
冲卿席上
塞翁行
白溝行
河間
陳橋
澶州
第六卷
古詩
北客置酒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送吳仲庶出守潭州
雜詠三首
即事三首
送鄭叔熊歸閩
寄二弟時往臨川
李氏沅江書堂
休假大佛寺
別謝師宰
解使事泊棠陰時二弟皆在京師二首
驊騮
寄朱氏妹
贈陳景初
贈張康
送程公闢守洪州
鳳凰山
夢中作
彭蠡
牛渚
東門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第七卷
古詩
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
和酬
用王微之韻和酬卽事書懷
和仲求卽席分題
出韋縣
書任村馬鋪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西風
久雨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和吳沖卿鵶鳴樹石屏
送李宣叔倅漳州
送裴如晦宰吳江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寄吳沖卿
韓持國見訪
思王逢原
登景德塔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寄王逢原
寄正之
思古
惜日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二首
第八卷
古詩
兩馬齒俱壯
春從沙磧底
晨興望南山
結屋山澗曲
朝日一暴背
黄菊有至性
少狂喜文章
三戰敗不羞
少年見青春
白日不照物
草端無華滋
一日不再飯
秋枝如殘人
青青西門槐
天下不用車
山田久欲拆
聖賢何常施
散髮一扁舟
道人北山來
今日非昨日
秋日不可見
騏驥在霜野
悲哉孔子沒

秋庭午吏散
秋日在梧桐
我欲往滄海
前日石上松
日出堂上飲

第九卷

古詩

孔子
楊雄二首
漢文帝
秦始皇
韓信
叔孫通
東方朔
楊劉
臧倉
田單
戴不勝
陸忠州
開元行
相送行效張籍
陰漫漫行
一日歸行
汴水
陰山畫虎圖
杜甫畫像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荅揚州劉原甫
寄鄂州張使君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悼四明杜醇
哭梅聖俞
遊章義寺
飯祈澤寺
荅瑞新十遠
送文學士倅卭州
送宋中道通判洺州
送張公儀宰安豐
送陳諤
送孫長倩歸輝州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
雲山詩送正之

第十卷

古詩

和甫如京師徼之置酒
別孫莘老
寄丁中允寶臣
示平甫弟
憶北山送勝上人
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馬上轉韻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

過劉貢甫
估玉
信都公家白兎
車螯二首
與平甫同賦槐
甘棠梨
獨山梅花
同昌叔賦鴈奴
老樹
賦棗
飛鴈
寓言九首
舟中讀書
和王樂道讀進士試卷
自訟
彼狂
第十一卷
古詩
寄題郢州白雪樓
聖俞爲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蒙亭
和王樂道烘蝨
和聖俞農具詩十五首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酬沖卿月晦夜有感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送董伯懿歸吉州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平甫歸飲
荅陳正叔
過食新城藕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愛日
荅裴煜道中見寄
餘寒
孤城
和微之藥名勸酒
客至當飲酒二首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未已
强起
飲裴侯家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二首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脊山
車螯
疥
第十二卷
古詩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信陵坊有籠山樂官
收鹽
省兵

發廩
感事
羙玉
寄曾子固
同杜史君飲城南
有感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別馬祕丞
到郡與同官飲
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
招同官遊東園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遂遊東園
秋懷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飲城南
試茗泉
躍馬泉
白紵山
七星硯
九鼎
九井
寄題衆樂亭
書會別亭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第十二卷

古詩

泊舟姑蘇
崑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如歸亭順風
垂虹亭
張氏靜居院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荅客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
顧林亭
寒穴
吳王獵場
始皇馳道
柘湖
陸瑁養魚池
華亭谷
陸機宅
崑山
三女岡
大白嶺
禿山
贈曾子固
鮑公水
寄李士寧先生
僧德殊水簾
杭州僧廣師法喜堂
復至曹娥堰寄丁元珍
荅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寄贈胡先生
得子固書因寄
寄虔州江陰二妹
登越州城樓
憶昨詩寄諸外弟

第十四卷

律詩五言八句

欣會亭
東皐
歲晚
半山春晚即事
欹眠
露坐
鴈
題寶公塔院祠堂
山行
送張甥赴青州幕
定林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
鴈
送鄧監簿南歸
送贊善張軒民西歸
即事
秋夜二首
過故居
晝寢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二首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自府中歸寄西庵行詳
贈上元宰梁之儀承議
贈殊勝院簡道人
懷吳顯道
靜照堂
重遊草堂次韻三首
題齊安寺山亭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
宿定林示無外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獨飯
草堂
示耿天騭
光宅
示無外
北山暮歸示道人
懷古二首
與寶覺宿精舍
中書偶成
華藏寺會故人
求全
秋風
次韻昌叔歲莫
次韻酬昌叔羇旅之作

第十五卷
律詩五言八句
次韻唐公二首
烏塘
欲歸
發館陶
王村
長垣北
冬日
壬辰寒食
雨中
宿雨
乘日
秋露
還自河北應客
將次洺州憩漳上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涂共泛
送契丹使還次韻荅淨因老
送吳叔開南征
遊棲霞庵約平甫至因寄
和棲霞寂照庵僧雲渺
宜春苑
春日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晚興和沖卿學士
秋興和沖卿
次韻沖卿除日春
題友人郊居水軒
遊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江亭晚眺
金山寺
揖仙閣
舟夜即事
何處難忘酒二首
送孫子高
送董傳
寄深州晁同年
白雲然師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題朱郎中白都莊
史教授獨善堂
寄福公道人
身閑
還家
題湯泉壁示諸子有欲閑之意
和唐公舍人訪淨因
沂溪懷正之
荅許秀才
第十六卷
律詩五言八句 五言長篇附
次韻景仁雪霽
次韻范景仁二月五日夜風雪

次韻沖卿過睢陽
荅沖卿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舟上汴
初憩和州
瘧起舍弟尚未已示道原
送杜十八之廣南
崑山慧聚寺次張祜韻
吳江
江
江南
賈生
還自舅家書所感
世事
寄純甫
招丁元珍
遊杭州聖果寺
京兆杜嬰大醇卒以詩二首傷之
江上二首
夏夜舟中頗涼因有所感
孤桐
遲明
陪友人中秋夕賞月
慎縣修路者
河勢
送河間晁寺丞
暮春
遊北山
吳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其
韻
陳師道宰烏程縣
冬至
湯泉
讀鎮南邸報癸未四月作
擬和　御製賞花釣魚
和吳沖卿雪霽紫宸朝
和吳沖卿集禧齋祠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雙廟 張巡 許遠
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見遠亭上王郎中

第十七卷

律詩七言八句

歲晚懷古
段約之園亭
又段氏園亭
回橈
酴醿金沙二花合發
次韻公闢正議書公戲語申之以祝助發一
笑
次韻致遠木人洲二首
次韻龔深甫二首

次葉致遠韻
次韻酬朱昌叔五首
次韻送程給事知越州
次韻酬徐仲元
詩奉送覺之奉使東川
次韻奉酬覺之
送程公闢得謝歸姑蘇
送項判官
次韻張德甫奉議
北山三詠
登寶公塔
重登寶公塔復用前韻二首
紙暖閣
雨花臺
北牕
小姑
欒上人遽欲歸以詩留之
呈陳和叔并序
招呂望之使君
公闢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叙歎仰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菴僧者墁之悵然有感
嶺雲
蓼蟲
莫疑
第十八卷
律詩七言八句
示俞秀老
外廚遺火示公佐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
八功德水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酬俞秀老
次韻吳沖卿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二首
次韻沖卿上元從 駕至集禧觀偶成
次韻陪 駕觀燈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和蔡樞密孟夏日西府書事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
次韻奉和蔡樞密南京種山藥法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
謁曾魯公
駕自啓聖還內
集禧觀池上詠野鵝
次韻東廳韓侍郎齋居晚興
酬和甫祥源觀醮罷見寄
和 御製賞花釣魚二首
次楊樂道韻六首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詳定試卷二首
奉酬楊樂道
奉酬聖從待制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
荅張奉議
第十九卷
律詩七言八句
次韻和吳仲庶池州齊山畫圖
次韻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春風
永濟道中寄諸舅弟
道逢文通北使歸
將次相州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
尹村道中
次韻王勝之詠雪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次韻宋次道憶太平早梅
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
送劉和父奉使江西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
送吳龍圖知江寧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送真州吳處厚使君
送李質夫知陝府
題儀真致政孫學士歸來亭
次韻吳季野題岳上人澄心亭
送彥珍
寄張先郎中
汜水寄和甫
寄黃吉甫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示長安君
和平甫招道光法師
和祖仁晚過集禧觀
程公闢轉運江西
次韻微之即席
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次韻王微之登高齋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李君昺弟訪別長蘆至淮陰追寄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惻因成小
詩
沖卿席上得行字
示董伯懿
第二十卷
律詩七言八句
思王逢原二首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

和文淑湓浦見寄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次韻平甫贈二靈山人程惟象
次韻和甫詠雪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詩呈節判陸君
留題曲親盆山
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
偶成二首
雨過偶書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上西垣舍人
退朝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二首
和晚菊
景福殿前柏
四月果
牆西樹
度麾嶺寄莘老
狄梁公陶淵明俱為彭澤至今有廟在焉刁
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嘉祐中題點江東刑獄時
作
寄沈鄱陽時為江東提刑
送裴如晦宰吳江
次韻樂道送花

籌思亭在江東轉運司南廳後園
愁臺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鄭子憲西齋
寄題思軒
陳君式大夫恭軒
寄黃吉甫
高魏留
丁年
第二十一卷
律詩七言八句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送周仲章使君
送王蒙州
送龐簽判
送潘景純
送僧無惑歸鄱陽
送遜師歸舒州
寄育王大覺禪師
寄無為軍張居士
次韻酬鄧子儀二首
送李璋
送章宏
別葛使君
送王龍圖守荊南
次韻酬宋中散二首

和宋太博服除還朝簡諸朋舊
次韻酬宋玘六首
寄吳正仲蒙馬行之梅聖俞和寄依韻酬之
寄平甫
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同陳伯通錢材翁遊山二君有詩因次元韻
夢張劍州
酬慕容員外
次韻張唐公馬上
和王司封會同年
次韻酬子玉同年
和舍弟舟上示沈道源
過山即事
酬裴如晦
酬鄭閎中
寄余溫卿
寄郎侍郎
送道光法師住持靈巖

第二十二卷

律詩七言八句

奉酬永叔見贈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送何正臣主簿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上元戲呈貢父
次韻楊樂道述懷
和楊樂道見寄
寄吳沖卿二首
酬沖卿見別
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
次友人三首
寄張襄州
次韻昌叔灊樓讀書之樂
酬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
寄張鶚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
送別韓虞部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呈柳子玉同年
次韻陸定遠以謫往來求詩
李璋下第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平山堂
示德逢
示四妹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次韻奉酬李質夫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
寄致政吳虞部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送何聖從龍圖
送趙學士陜西提刑
丙申八月作
登西樓
即事

第二十三卷

律詩七言八句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始與韓王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復相近
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
春寒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
酬王太祝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寄張氏女弟
奉寄子思以代別
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今平甫往遊因寄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次韻耿天騭大風
法喜寺
長干寺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清風閣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慶老堂
寄陳宣叔
寄張劍州并示女弟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和微之林亭
酬微之梅暑新句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并見寄及相見
得詩次韻二首
金陵懷古四首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次韻昌叔詠塵
石竹花
古松
玉晨大檜鶴廟古松最爲佳樹
次韻董伯懿松聲
次韻荅平甫
次韻質夫兄使君同年

第二十四卷

律詩七言八句

金明池
葛溪驛
泛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張劍州至劍一日以新憂罷
次韻子履遠寄之作
送李太保知儀州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送純甫如江南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送沈康知常州
安豐張令修芍陂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送經臣富順寺丞
送張卿致仕
送梅龍圖
送李祕校南歸
送蕭山錢著作
送靈仙裴太傅
送趙燮之蜀永康簿
酬吳季野見寄
和平甫寄陳正叔
送王太卿致政歸江陵
送叔康侍御
寄朱昌叔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到舒次韻荅平甫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次韻荅丁端州
荅劉季孫
次韻酬王太祝
寄吳成之
寄曾子固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寄王回深甫
次韻荅彥珍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第二十五卷

律詩七言八句 七言長篇附

鍾山西庵白蓮亭
贈老寧僧首
次韻陳學士小園即事
次韻舍弟賞心亭即事二首
寄友人
登大茅山
登中茅山
登小茅山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贈李士寧道士
次韻春日即事
次韻荅陳正叔二首
送崔左藏之廣東
苦雨

江上
午枕
寄石鼓陳伯庸
送熊伯通
送王覃
送明州王大卿
姑胥郭
嚴陵祠堂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丈學士
太湖恬亭
蒙城清燕堂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初去臨川
讀史
讀詔書
王太丞邑事之暇過訪山館兼示佳篇
王浮梁太丞聽訟軒有水禽巢于竹林
寄虞氏兄弟
除夜寄舍弟
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
和錢學士喜雪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第二十六卷

律詩五言絕句 回文 六言詩附

聊行
染雲
溝港
霹靂溝
午睡
題齊安壁
招文齋
臺上示吳愿
示道原
傳神自讚
題何氏宅園亭
草堂一上人
題黃司理園
北山滸亭
題永昭陵
詠穀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
五柳
移松皆死
山中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被召作
南澗樓
南浦
題定林壁懷李時
離蔣山
江上

春雨
歸燕
和惠思波上鷗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次青陽
代陳景元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山雞
雜詠四首
臥聞
秋興有感
題八功德水
口占
偶書
送陳景初
泊姚江
樓上
春晴
淨相寺
將母
朱朝議移法雲院蘭
晚歸
題舫子
惠崇畫
蒲葉
芳草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送望之赴臨江守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
送王彥魯
送呂望之
別方劭秘校
梅花
紅梅
病起過寶覺
書定林窻
題徐浩書法華經
回紋詩
碧蕪
夢長
逆月
泊鴈
六言詩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西太一宮樓
第二十七卷
律詩七言絶句
歌元豐五首
棊
題畫扇
夢
清明

東岡
春郊
元日
九日
初晴
南蕩
芙蕖
溝西
東皐
一陂
園蔬
修然
杖藜
圖書
老嬾
移柳
誰將
雪乾
南浦
竹裏
隨意
秋雲
春風
陂麥
木末
進字說二首

窺園
嘲白髮
代白髮荅
外廚遺火二絶
初夏即事
干蹊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和耿憲天隲以竹冠見贈四首
和郭功甫
葉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四首
次昌叔韻
次張唐公韻
次俞秀老韻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送耿天隲至渡口
永慶院送道原還儀真作詩要之
送方劭祕校
芙蓉堂二首
長干釋普濟坐化

第二十八卷

律詩七言絶句

送黄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
過法雲
光宅寺
題勇老退居院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
清涼白雲庵
自定林過西庵
歸庵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謝安墩二首
東陂二首
山陂
欲往北山以雨止
耿天騭惠梨次韻奉酬二首
北山有懷
定林院
封舒國公三首
北陂杏花
五更
與薛肇明奕棊賭梅花詩輸一首
又代薛肇明一首
溝上梅花欲發
江梅
耿天騭許以浪山千葉梅見寄
與天騭宿清涼廣惠僧舍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二首
北山
詠菊二首
楊柳
北山道人栽松
山櫻
償薛肇明秀才櫁木
馬斃
出郊
懷府園
蔣山手種松
江口二首
中年
寄四姪旊二首
寄吳氏女子
寄蔡天啓
呈陳和叔二首
招葉致遠
招楊德逢
和叔招不往
和叔雪中見過
俞秀老忽不見
與耿天騭會話

第二十九卷

律詩七言絕句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庚申正月遊齊安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壬戌正月再遊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書定林院牕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悟真院
傳神自讚
定林院昭文齋
經局感言
鍾山晚步
散策
書靜照師塔
記夢
勘會賀蘭溪主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過劉全美所居
書何氏宅壁
題永慶壁有雱遺墨數行
江寧府園示元度
金陵郡齋
戲示蔣穎叔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麗澤門
示公佐
示俞秀老二首
示李叔時
示寶覺二首
仲元女孫
示永慶院秀老
示王鐸主簿
戲城中故人
戲贈段約之
示俞處士
懷張唐公
憶金陵三首
離昇州作
望淮口
入瓜步望揚州
泊船瓜洲
重過余婆岡市
秦淮泛舟
中書即事
萬事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贈外孫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荅以四句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作此詩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二首
第二十卷
律詩七言絶句
金陵即事三首
烏塘
柘岡
城北

金陵
午枕
州橋
觀明州圖
九日賜宴瓊林苑
壬子偶題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鍾山卽事
南澗樓
京城
隴東西二首
斜徑
暮春
雨晴
日西
禁直
御柳
祥雲
題中書壁
禁中春寒
試院中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見鸚鵡戲作四句
池鴈
六年
世故
邵平
中年
王章
神物
文成
讀漢書
賜也
重將
載酒
楚天
江上
春江
春雨
初到金陵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與北山道人
過外弟飲
若耶溪歸興
烏石
定林
定林所居
臺城寺側獨行
遊鍾山
松間

雨未止正臣欲行以詩留之
第二十一卷
律詩七言絶句
題張司業詩
同陳和叔遊北山
次吳氏女子韻二首
即席
遊城南即事二首
寄沈道原
哭張唐公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八公山
過徐城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二首
和惠思韻二首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懷鍾山
江寧夾口三首
寄碧巖道光法師
省中二首
崇政殿後春晴即事
省中沈文通廳事
吳任道説應舉時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夜直
試院中四首
人閒
後殿牡丹未開
春日
寄韓持國
荅韓持國
出城
涿州
出塞
入塞
書汜水關寺壁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和惠思歲二日二絶
赴召道中
江東召歸
平甫如通州寄之
寄顯道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三品石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北山
適意
辱井
題金沙
夜聞流水

詠月三首
第二十二卷
律詩七言絶句
次韻杏花三首
杏園即事
宋城道中
對客
愍儒坑
遇雪
殊勝淵師示寂
懷舊
訪隱者
海棠花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雜詠五首
書陳祈兄弟屋壁
郊行
破冢二首
題景德寺試院壁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題正覺院簟龍軒二首
相州古瓦硯
望夫石
山前
江雨
揚子二首
獨臥二首
孟子
商鞅
蘇秦
范睢
張良
曹參
韓信
伯牙
范增二首
賈生
雨生
謝安
世上
讀後漢書
讀蜀志
讀唐書
讀開成事
別和甫赴南徐
寄茶與和甫
寄茶與平甫
戲長安嶺石
代答
促織
臘享
第二十三卷

律詩七言絕句
杏花
城東寺菊
拒霜花
燕
吐綬雞
黃鸝
蝶
暮春
真州東園作
過皖口
發粟至石陂寺
別皖口
別灊皖二山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舟過長蘆
金山三首
泊姚江
遊鍾山
龍泉寺石井二首
興國樓上作
別灊閣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王汝樂道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臨津
汀沙
西山
和文淑
春入
暮春
烏江亭
漢武
諸葛武侯
望越亭
春日席上
句容道中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祁澤寺見許堅題詩
送陳景初陳善醫
巫峽
徐秀才園亭
中茅峯石上得徐鍇篆字題名
欲雪
上元夜戲作
石竹花
黃花
木芙蓉
精衛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黃河
東江
北望

驪山
縣舍西亭二首
鐵幢浦
臨吴亭作
蘇州道中順風
第三十四卷
律詩七言絶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松江
秋日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靈山
荷花
殘菊
竹䆫
出定力院作
寄育王大覺禪師
送僧遊天台
次韻張仲通水軒
送陳令
無錫寄正之
謾成
初晴
釣者
將次鎮南
出金陵
酬王微之
題玉光亭
贈僧
嘲叔孫通
和淨因有作
張工部廟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首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觀王氏雪圖
韓子
宰嚭
郭解
古寺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魚兒
離鄞至菁江東望
信州廻車館中作二首
天童山溪上
鄞縣西亭
寄和甫
寄伯兄
別鄞女
真州馬上作
登飛來峯
讀漢功臣表
詠月

金山
壘翠亭
默默
達本
寓言二首
偶書
揚子
讀維摩經有感
春日卽事
贈安大師
送李生白華嵒修
寄道光大師
示報寧長老
紅梨
鵖
驢二首

臨川先生文集總目錄上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總目錄下

第二十五卷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正肅吳公挽辭三首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正憲吳公挽辭
孫威敏公挽辭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馬玘大夫挽辭
宋中道挽辭
王中甫學士挽辭
王逢原挽辭
葛興祖挽辭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二首
王子直挽辭
孫君挽辭
處士葛君挽辭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
致仕邵君挽辭二首
葛郎中挽辭二首
悼王致處士
蘇才翁挽辭二首
悼慧休

第二十六卷

集句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
送吳顯道南歸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贈寶覺幷序
金山寺
化城閣
明妃曲
懷元度四首
招元度
示黃吉甫
送張明甫
贈張軒民贊善
望之將行
招葉致遠
獨行
江口
戲贈湛源
與北山道人

梅花
即事五首
春風
春雪
花下
春山
金陵懷古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三首
示蔡天啓三首
烝然來思并序
示楊德逢
示道光及安大師
老人行
離昇州作
倉頡
第三十七卷
集句
胡笳十八拍
虞美人
甘露歌
歌曲
桂枝香
菩薩蠻
漁家傲二首
清平樂
浣溪沙
浪淘沙令
南鄉子二首
訴衷情五首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第三十八卷
四言詩
潭州新學詩并序
新田詩并序
獵較詩并序
雲之祁祁荅董傳
古賦
龍賦
歷山賦并序
思歸賦
釋謀賦
樂章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上梁文
景靈宮修蓋　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銘
蔣山鍾銘
明州新刻漏銘
伍子胥廟銘
璨公信心銘

讚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
梵天畫讚
維摩像讚
空覺義示周彥真
第三十九卷
書疏
上　仁宗皇帝言事書
上時政疏
進戒疏
第四十卷
奏狀
乞免就試狀
辭集賢校理狀四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辭赴闕狀二
辭知江寧府狀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舉錢公輔呂公著自代狀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勑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第四十一卷
劄子
擬上殿劄子
上五事劄子
議入廟劄子
言尊號劄子
論罷春燕劄子
論館職劄子二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第四十二卷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論許舉留守令勑劄子
乞朝陵劄子
乞免修實錄劄子
乞改科條制劄子
廟議劄子
議服劄子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議郊祀壇制劄子
議郊廟太牢劄子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燎燔劄子
進鄴侯遺事劄子
第四十三卷
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道

進字說劄子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論改詩義劄子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改撰詩義序劄子
乞以所居園屋為寺劄子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謝宣醫劄子
第四十四卷
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六道
謝手詔慰撫劄子
謝手詔訓諭劄子
荅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荅手詔令就職劄子
荅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辭僕射劄子二道
乞宮觀劄子五道
求退劄子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四道
宣諭蘇子元劄子
第四十五卷
內制 冊文表本青詞
郊祀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皇帝冊
文三道
朝享　聖祖大帝　仁宗　英宗皇帝冊文
二道
皇后冊文
先天天貺降聖冬至節內中露香表四道
南郊青城　皇帝問　太皇太后皇太后聖
體表
太皇太后皇太后回荅　皇帝問聖體書
寒食節起居永定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中元節八月一日起居諸后永昭陵表二道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冬至節上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　太祖諸帝表
中元節起居諸帝神御殿諸陵表二道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先天節奏告　仁宗皇帝表
南郊下元節奏告　聖祖大帝表
南郊禮畢　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南郊禮畢奏謝　英宗皇帝表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
表
集禧觀開啟為民祈福道場歎表
鴻慶宮延祥觀崇先觀開啟　皇帝太皇太
后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四道
靈釐內殿西太一宮龍圖閣開啟太皇太后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四道

廣聖宮開啓　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福寧殿罷散開啓二長月道場青詞五道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第四十六卷

內制青詞密詞祝文齋文

景靈宮二殿開啓中元節道場青詞
景靈宮保寧開下元節道場青詞
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年交道場青詞二道
洪福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處祈雪謝晴青詞二道
坊州秋祭　聖祖大帝青詞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二道
北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青詞
集禧崇先觀開啓祝　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二道
延福宮開啓　皇太后　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二道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
開先殿奏告　太祖皇帝孝明皇后祝文
應天禪院奏告　太祖　太宗　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永隆殿奏告　太宗皇帝　元德皇后祝文
太廟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英德殿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延昌殿權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應天禪院圻修　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景靈宮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奏告祝文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奏告祝文
西太一中太一宮立秋祝文二道
九宮貴神祝文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
天地社稷宮觀五嶽四瀆等處祈晴祝文二道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文德殿告遷　御容祝文
南郊青城畢功上開啓保安祝壽齋文二道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性智殿開啓　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齋文
十月一日資薦　仁宗皇帝道場齋文
福寧殿資薦　英宗皇帝道場齋文二道
廣愛殿資薦　章惠皇后忌辰道場齋文
延昌殿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道場齋文
温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啓冬節道場齋文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謝雨道場齋文二道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泗州塔謝晴齋文
後苑天王殿拆修了畢齋文

第四十七卷

內制詔書

勑牓交趾
提轉考課勑詞
韓琦加恩制
李璋加恩制
皇伯祖承亮加恩制
李日尊加恩制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南郊禮畢表
德妃苗氏上賀南郊禮畢表
賜梁適張昪特赴闕南郊陪位詔
賜允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
賜允張昪不赴南郊陪位詔
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
賜允韓琦乞相州詔二道
賜韓琦依所乞詔
賜韓琦乞相州不允詔二道
賜韓琦乞致仕不允詔
賜韓琦湯藥詔
賜富弼乞判汝州詔
賜富弼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賜允富弼乞假養疾詔
賜允富弼乞赴安州避災養疾詔
賜富弼赴闕詔二道
賜富弼赴闕幷茶藥詔
賜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詔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允詔
賜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陳升之赴闕朝見茶藥詔
賜歐陽修上表乞致仕不允詔二道
賜歐陽修辭知青州不允詔二道
賜荅曾公亮詔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賜邵亢乞郡詔
賜皇伯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賜蔡挺茶藥詔
賜蔡挺奬諭詔
賜高賦奬諭詔

第四十八卷

內制　詔書　批荅　口宣

賜齊恢奬諭詔二道
賜勑奬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二道
賜勑奬諭蔡冠卿
賜燕度待罪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賜特放韓贄待罪詔
賜特放傅卞待罪詔
賜荅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賜荅修儀楊氏等賀南郊禮畢詔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詔二道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使副茶藥詔二道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皇太后書二道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勑書

賜溪洞田元宗等進奉勑書
賜古城楊卜戶利律陁般摩提婆勑書
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不允
二道
批荅富弼
批荅曾公亮文彥博等賀壽星見二道
批荅不允皇伯祖承亮辭免　恩命四道
批荅韓絳邵亢陳升之等辭免　恩命仍斷
來章二道
宣荅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南郊禮畢
二道
賜皇伯祖王元弼生日口宣
賜皇伯祖承亮加恩口宣
賜皇弟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賜皇弟高密郡王生日禮物口宣
賜韓琦加恩口宣
賜韓琦生日禮物口宣
賜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二道
賜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
賜富弼赴闕茶藥并賜詔口宣二道
賜陳升之赴闕朝見并賜茶藥口宣
賜富弼加恩口宣
撫問韓琦口宣
撫問陳升之兼賜夏藥口宣
撫問鄜延路延州沿邊臣寮口宣二道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
撫問并代州路臣寮并將校口宣
撫問高陽關路諸軍口宣
撫問送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口宣
撫問白溝驛賜北朝人使御筵口宣
賜大遼國人使已下生餼口宣
賜大遼國人使瀛州御筵口宣
賜大遼國人使就驛賜酒果口宣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雄州賜大遼人使御筵兼撫問口宣
就驛賜大遼人使酒果口宣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
賜召馮京入院口宣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第四十九卷
外制
召試二道
節度使加宣徽使制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
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皇姪宗實可起復舊官知宗正寺制
皇姪知宗正寺宗實可岳州刺史充本州團
練使制
司馬光知制誥制
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制
馮京權知開封府制
范鎮加修撰制

趙抃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韓縝改殿中侍御史制
沈立李大臨朱壽隆可三司戶部度支鹽鐵
判官制三道
李壽朋陸經張洞開封府推官制三道
王陶皇子伴讀制
施昌言知渭州沈遘知杭州李兌知鄧州制
二道
李東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王緯知徐州鞠真卿知壽州何郯知永興軍
潘夙知桂州制四道
余靖司馬光張瓌加恩制四道
賈黯蔡襄王珪范鎮馮京余靖李東之轉官
加勳邑食邑制七道
呂公弼工部侍郎制
司馬光禮部郎中制
周沆右諫議大夫制
沈遘起居舍人制
掌禹錫趙良規並祕書監制
王緯祕書少監制
李丕緒少府監制
宋任呂公孺馬從先解賓王並太常少卿制
三道

第五十卷

外制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衛尉少卿制
郭永光祿少卿制
林億司封薛求司勳郎中制二道
齊恢度支張景憲金部郎中制二道
陳述古司封郎中趙抃戶部員外郎張壽刑
部郎中制三道
朱處約孫抗孫琳並祠部郎中制三道
王陶杜千能祠部張壽兵部郎中制三道
苗振職方王舉元刑部郎中制二道
王緯刑部郎中制
胡況周燮都官宋孝孫比部郎中制三道
錢暄比部王繹工部郎中制二道
李章周延儁竇綱卜紳朱從道晁仲綽鄭隨
並屯田郎中制七道
杜訢屯田員外郎制
薛仲孺虞部郎中制
楚建中邢夢臣王昇張師顏晏成裕並司封
員外郎制五道
蔡抗度支員外郎制
蘇寀王益柔並兵部員外郎制三道
錢公輔祠部員外郎朱延世虞部鄭紳駕部
員外郎制三道
許遵陳汝義章俞韓繹劉牧王易知並職方
員外郎制六道
謝景初何世昌陳安道晁仲約唐諲林大年
並都官員外郎制六道
胥元衡李處厚並屯田員外郎制二道

呂元規可駕部員外郎制
吴充劉敞轉官制二道
劉覺等轉員外郎制
王伯恭王允李正臣劉叔寶轉官制四道
第五十一卷
外制
周革轉官任迥等加勳制二道
張慎修徐師回等改官制二道
磨勘轉官制二道
明堂宗室加恩制
皇姪孫世永改隴州防禦使皇姪從古登州
防禦使皇姪曾孫令磋右千牛衛大將
軍制三道
鄭穆錢衮周孫楊南仲姚原道晏崇讓劉溫
並太常博士制七道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邵亢太常丞制
蔡說晁仲熙王元甫並殿中丞制三道
高應之國子博士張俅太常丞范褒胡掖殿
中丞制二道
王介毛篪許懋傅顏陳舜俞句士良並祕書
丞制五道
商傅張璘王峋王佺並光祿寺丞制四道
郎几孫琪衛尉寺丞張次元並大理評事制
二道
柴元謹陳巨卿並衛尉寺丞孫琬大理寺丞
制三道
張服尹忠恕張慎言孫昱薛昌班雷宋臣太
子中舍劉師旦殿中丞制二道
方蘋高安世張湜傅充黄汾王塾並太子中
舍制三道
王中等太子中允雷宋臣太子洗馬制二道
熊本高日孫思恭並著作佐郎制三道
王廣廉孫覺姚闢游烈張公庠高膺敏崇大
年潘及甫阮逸並著作佐郎馬好賢大
理寺丞制八道
劉仲章施遜周同吴安操高定林宗言徐縝
李文卿陳仲成張諲鄭民表韓煒吳太
元劉公臣白贄錢藻段叔獻于覯馮翊
辛景賢朱柬之並大理寺丞制十八道
陳確大理寺檢法官制
魏絪石祖良蘇軾何景先何景元張瑨並大
理評事制五道
許將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第五十二卷
外制
孫寶大理評事制
韓鐸王任徐瑗王夢易並充節推知縣制二
道
廖君玉陳周翰並奉禮郎制二道
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耿允恭包文顯可並
太常寺太樂署副正制

英宗即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
直學士制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卿監館職京官館職制二道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郡
制
皇兄叔弟姪大將軍以下制二道
覃恩杜皇后賀皇后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張德溫任迥宋輔國等舊官服闋制二道
劉辯孫公亮王忠臣張諷舊官服闋制二道
元居中張詵張扶李安期張德淳舊官服闋
制四道
馬文德康璹舊官服闋制二道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詧服闋舊官制
韓琦奏親姪孫怙祕校親姪女之子曹復戶
曹制二道
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蔡抗男澤並試將作監
主簿制二道
龐籍遺表男元英屯田元常大理寺丞孫保
孫寅孫外孫陳仲師將作監主簿制四
道
田況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吳育遺表孫男儼依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孫松
年延年頤年並將作監主簿制二道
崔嶧遺表親孫男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
文張方遺表親男平易並守將作監主
簿制三道
呂評簡遺表次男昌宗張鑄遺表親次孫彬
試將作監主簿余良孺遺表曾孫渙張
溫之孫基張元遺表孫在至並將作
監主簿制五道
魏琰男太廟齋郎紓張應符男通徐仲容男
公輔李卓男元之並試將作監主簿制
四道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
簿制
王孝叔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李執中可察推制
呂開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富翱葛頤趙君序齊景甫並縣令制四道
李燾李昌言並錄事參軍制二道
賈逵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錢晦霸州防禦使李端愨眉州防禦使周翰
嘉州團練使制二道
程榮充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制
轉員制
落權團練刺史制

劉永年知代州制
趙滋依前充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第五十三卷
外制
李端慤東上閤門使制
石遇賓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二道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宋良王嵩禮賓副使制二道
李景賢穆遂石用休文思副使制三道
夏偉內園副使制
譚德潤楊宗禮張繼渥朱漸王欽李惟正並
供備庫副使制五道
崇班胡珙等攺官制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王保常靳宗永內殿承制制二道
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楊元張建中內殿崇班制二道
慕恩北作坊使制
陳奇孫戻太子中允致仕制二道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李肅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周濤太常太祝梁搆光祿寺丞致仕制
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商瑗趙九言張搆董安龍輿鄭日太子中舍
致仕制六道
馬房衞尉寺丞袁仲友太子洗馬東野瓘太
子中舍致仕制三道
王正臣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二道
李琳國子監丞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二道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王餘慶率府副率
致仕制二道
殺獻右清道率府副率劉友俊右清道率府
率致仕陳惟信左驍衞將軍袁政李周
道並左監門衞將軍致仕制三道
馮維禹施章于太子中書趙伯世左清道率
府率朱涇等太子洗馬李昌言許州司
馬致仕制四道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皇后三代制十道
第五十四卷
外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吳奎亡妻趙氏胡宿亡妻吳氏追封信都蘭

陵郡夫人制二道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李氏仁
和縣君依舊御侍制二道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試大理評事制
苗賢妃親姊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
制
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歐陽修女樂壽縣君文彥博女安福縣君制
二道
宋庠親孫女永寧縣君制
龐籍遺表長女安康郡君第五女德安縣君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二道
允初長女嘉興郡君制
宗說第十八女永泰縣君制
克洵第二女等並特封縣君制
世永第三女金城縣君制
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皇兄承簡追封安定郡王皇弟承俊追封樂
平郡公皇姪孫世芬追封廣平侯制三
道
李詵父贈司空兼侍中制
王凱贈節度使制
馬從先父震贈尚書工部侍郎句諶父希仲
贈工部尚書制二道
何若谷亡兄若沖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宋士堯等贈官制

第五十五卷

外制

彭彝特授祕書省校書郎制
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劉元規通利軍司法顧立守漢陽軍司理李
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制二道
張宗臣亳州司法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
主簿王祁青州益都縣主簿黃景先守
常州宜興縣主簿李資濰州北海縣主
簿制五道
皇姪宗懿改鄆州防禦使邢王孫宗望舒州
防禦使餘如故制二道
呂溱吏部郎中蕭固司封員外郎陳昭素都
官員外郎制二道
陳憲臣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安保衡都官員
外郎制二道
王起太常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二道
王拱己太常博士沈士龍祕書丞制二道
任慶之大理寺丞趙僅改大理寺丞制二道
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

制二道
張及孫復舊官制
徐并奉禮郎周延年光祿寺丞制二道
李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簫注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宋安道責授衡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
事制
王用內殿承制劉舜臣禮賓副使制二道
崔懷忠內殿承制胡東之守祕校制二道
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彭士方容州別駕張銳守荊南府參軍制二
道
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余靖蔡襄奏醫人王沂李端試四門助教制
二道
程戡胡宿范鎮奏醫人房用和夏日宣王獻
臣四門助教制三道
歐陽修趙槩奏醫人夏日華武世安試國子
四門助教制二道
馬懷德道表吳戛試將作監主簿制
何郯奏謝愈試四門助教制
仇鼎充翰醫官副使制
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陳日利州司戶
參軍依前充職制二道
魏昭永恩州錄事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
特授將仕郎制二道
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衞進之青州司
戶參軍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江縣主
簿制三道
王亨鄭州司馬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二道
魏賈充中書守闕主事張世良中書錄事制
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周成務金吾衞長史制
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袁舜卿濰州北海縣
尉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三道
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張文仲蓬山縣主
簿依前充職制二道
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基制
青州奏張贊獨孤用和年一百一歲並本州
助教制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
酒監武制
壽州稅戶李仲章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宿州市戶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第五十六卷
表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賜玉帶謝表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進熙寧編勑表
賜元豐勑令格式表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進字說表
進洪範表
進修南郊勑式表
除知制誥謝表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除翰林學士謝表
賜衣帶等謝表
勑設謝表
第五十七卷
表
辭免參知政事表
除參知政事謝表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二道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遷入東府賜　御筵謝表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二道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辭免左僕射表二道
除左僕射謝表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道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進聖節功德䟽右語四
第五十八卷
表
封舒國公謝表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朱炎傳　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封荆國公謝表
賀貴妃進位表
賀生皇子表六道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康復表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第五十九卷
表
賀冬表八道
賀正表五道
辭免南郊陪位表

辭免明堂陪位表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加食邑謝表二道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給祭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傳宣撫問幷賜湯藥謝表七道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中使宣醫謝表
差張諤醫男雱謝表
賜曆日謝表二道
第六十卷
表
兩府待辠表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乞罷政事表一十三道
手詔令視事表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辭免司空表二道
乞致仕表
第六十一卷
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升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
表二道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朞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太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謝翰林學士笏記
知常州謝上表
南郊進奉表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二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明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院表

第六十二卷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第六十三卷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第六十四卷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楊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第六十五卷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第六十六卷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第六十七卷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第六十八卷
論議
夔說
鯀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第六十九卷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閔習

第七十卷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第七十一卷

雜著
先大夫述并集序附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錄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仲子正字

第七十二卷

書
答韓求仁書
答龔深父書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答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答劉讀秀才書
第七十三卷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答曾子固書
第七十四卷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與劉原父書
答吳孝宗書二
答錢公輔學士書
與崔伯易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與吳特起書
與曾子山書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二
第七十五卷
書
與王逢原書
與劉元忠待制書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答黎檢正書
與丁元珍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答王伯虎書
答段逢書
答姚闢書
答李參書
答史諷書

上邵學士書
第七十六卷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答李秀才書
答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第七十七卷
書
上張太博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孫少述書
答王該秘校書二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梠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第七十八卷
書
答郟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復圭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秘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答王逢原書
答王致先生書
回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答范峋提刑書二
答孫莘老書
答俞秀老書

荅宋保國書
荅熊伯通書二
荅蔣頴叔書

第七十九卷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政趙少保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鎭回謝啓
謝皇親叔敖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第八十卷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二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荅交代張廷評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覲書

第八十一卷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假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定海知縣啓
答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荅馬太傅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
賀樞密相公啓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賀昭文相公啓
謝及第啓
第八十二卷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第八十三卷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
第八十四卷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後序
張刑部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第八十五卷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第八十六卷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束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第八十七卷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第八十八卷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第八十九卷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
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第九十卷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州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第九十一卷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秘閣張君墓誌銘
第九十二卷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第九十三卷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第九十四卷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第九十五卷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第九十六卷

墓誌

十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第九十七卷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第九十八卷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錄事墓誌
郡公宗辯墓誌銘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華陰侯仲龐墓誌銘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將軍仲夔墓誌銘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第九十九卷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黄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第一百卷

墓誌

鄞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臨川先生文集總目錄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後元豐行
夜夢與和甫別因寄純甫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
徐熙花
燕侍郎山水
陶縝菜
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詩寄天隲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同王濬賢良賦龜
示元度營居半山園作
仲明父至宿明日遂行
杏花
奉酬約之見招
寄吳氏女子
贈約之
寄楊德逢
再次前韻寄楊德逢
仲明父不至
與呂望之上東嶺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要望之過我廬
聞望之解舟
法雲
彎碕
月夜二首
兩山間

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皐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挂梁梠鯽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蹋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敧眠過白下逢人懽笑得無愁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

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落會合尚悽其況乃夢乖闊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攜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畹蘭佇歸憩遶屋正華滋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

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旱雲六月漲林莽移我翛然墮洲渚黃蘆低摧雪翳土鳧鴈靜立將儔侶往時所歷今在眼沙平水澹西江浦暮氣沈舟暗魚罟欹眠嘔軋如聞櫓頗疑道人三昧力異域山川能斷取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綃變寒暑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真漫與大梁崔白亦善畫曾見桃花淨初吐酒酣弄筆起春風便恐漂零作紅雨鸎流探枝婉欲語蜜蜂掇藥隨翅股一時二子皆絕藝裘馬穿羸久羇旅華堂豈惜萬黃金苦道今人不如古

徐熙花

徐熙丹青蓋江左杏枝偃蹇花婀娜一見真謂值芳時安知有人槃礴羸同朝衆史共排媢亦欲學之無自可錦囊深貯幾春風借問此木何時果

燕侍郎山水

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秪有粉墨歸囊褚

陶縝菜

江南種菜漫阡陌紫芥綠菘何所直陶生畫此共言好一幅往往黃金百北山老圃不外慕但守荒畦斸荊棘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能爲物役

己未耿天騭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騭辛酉冬天騭復來誦之遂書于壁請天騭書所酬于右

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荊當未暝與子出東岡墻西掃新徑

招約之職方弁示正甫書記

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蕖馥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方坻最所愛意謂可穿築欲往無舟梁長年寄心目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消搖欄宇新攬結蹊隧熟更能適我願中水開茆屋鬼營誅荒梗人境掃喧黷濠魚淨留連海鳥暖追逐豈無方外客於此停高躅憶初桑落時要我豈非夙蠶眠忽欲老一个未言速當緣東門水尚澀南浦舳吾廬雖隱翳賞眺還自足橫陂受後瀾直塹輸前瀆跳鱗出重錦舞羽墮輕玉碧篛遞舒卷紫角聯出縮千枝孫崿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蔌尚復有野物與公新聽矚金鈿擁蕪菁翠被敷苜蓿蝦蟆能作技科斗似可讀檽軒俯北渚花氣時度谷耘耡聊效颦絺撰行可續荒乘儻不倦一晝敢辭卜雖無北海酒乃有平津肉翛翛仙李枝城市久煩促寄聲與俱來蔭我臺上穀

同王濬賢良賦龜得升字

世傳一尾龜百齡此龜逮見隋唐興雖然天幸免焦灼想屢縮頸愁嚴凝前年赴海不量力欲替鼇負三峻嶒番禺使君邂逅見知困簸蕩因嗟矜疾呼余且設網取以組系首縋穿繩北歸與俱度大庾雨夫舁羸苦不勝蟻舩秦淮擔送我云此一可當十朋昔人

寶龜謂神物奉事槁骨尤兢兢殘民滅國遞爭奪有
此乃敢司黎蒸於時覲甲别貴賤太卜藏法傳昆仍
豈如元君須見夢初知歡喜得未曾自從九江罷納
錫衆漁賤棄秋不登卜人官廢亦已久果獵誰復知
殊稱今君此寶世莫識我亦坐視心曹曹槠牀纔堪
比瓦礫當粟孰肯捐斗升糝頭腥臊何足嗜曳尾汚
穢適可憎盛溲除韓豈必驗蹈背出險安敢憑刳腸
以占幸無事卷殼而食病未能如聞翕息可視效乃
往有墮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亦得難老如岡陵
諒能學此眞壽類世論妄以蟲疑冰嗟余老矣倦呼
吸起晏光景難贍承但知故人所玩惜每戒異物相
侵陵唯憂盜賊今好卜夜半扃請無威㦖復恐饞夫
負之走并竊老木爲薪烝淺樊荒圃不可保守視且
寄鍾山僧

示元度 營居半山園作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搆吾廬碧水寒可漱
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扶疎三百株蒔楝最高茂
不求鵷鶵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搆
五楸東都來斸以遶簷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
贖魚與之游餧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
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仲明父至宿明日遂行

初登張公門公子始冠幘於今見公子與我皆鬢白
山林坐語笑宛我在公側豈惟貌如之侃侃有公德
憶公營懶鄉許我歸作客我歸公既逝悁悵難再得
得子如得公交懷我忻慼漂搖將安往稅駕止一昔
寤言且勿寐庶以永今夕何時復能還裹飯治城宅

杏花

石梁度空曠茅屋臨清炯俯窺嬌饒杏未覺身勝影
嫣如景陽妃含笑墮宮井怊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

奉酬約之見招

君家段干木爲義畏人侵憑軾信厚禮踰垣終褊心
川坻寧有此園屋諒非今雨過梅柳淨潮來蒲稗深
種芳彌近渚伐翳取遙岑清節亦難尚曠懷差易尋
子猷憐水竹逸少愜山林況復能招我親題漢上襟

寄吳氏女子

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常歸寧
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綖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
女復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
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既嫁可願懷孰如汝所丁
而吾與汝母湯熨幸小停丘園祿一品吏卒給使令
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車軿山泉皐壤間適志多所經
汝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
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實瀰漫爭溝涇
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舲姑示汝我詩知嘉此林坰
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靈

贈約之

君胷寒而瘠我齒熱以搖無方可救藥相值久無憀
欲尋秦越人魂逝莫能招但當觀此身不實如芭蕉

寄楊德逢

山樊老憚暑獨寤無所適湖陰宛在眼曠若千里隔
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占歲以知子將勤而後食

穿溝取西港此討當未獲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掛壁
晤言久不嗣作苦何時息炎天不可觸悵望新春白

再次前韻寄楊德逢

一雨洗炎烝曠然心志適如輸浮幢海滅火十八隔
俯觀風水涌仰視電雲坼知公開霽後過我言不食
翛然陂路長泥淖困臧獲明明吾有懷如日照東壁
莫逢田父歸倚杖問消息渠來那得度南蕩今已白

仲明父不至（張名軒民仲明父其字也）

月出映溝坻煙升隱墟落寒魚占窟聚暝鳥投枝泊
亭臯閑晚市隴首歸新穫佇子終不來青燈耿林壑

與呂望之上東嶺

靖節愛吾廬猗玕樂吾耳適野無世諠吾今亦如此
紛紛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
追隨上東嶺俯仰多可喜何以況清明朝陽麗秋水
微雲會消散豈久汙塵滓所懷在分衿藉草淚如洗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念方與子違憹悅夜不眠起視明星高整駕出東阡
聊為山水遊以寫我心悁知子不餔糟相與酌雲泉

要望之過我廬

念子且行矣要子過我廬汲我山下泉煮我園中蔬
知子有仁心不忍鉤我魚我池在人境不與濱獺居
亦復無蟲蛆出沒爭腐餘食罷往遊觀鰷鰷藻與蒲
清波映白日擺尾揚其鬚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
擊壤謠聖時自得以為娛

聞望之解舟

子來我樂只子去悲如何謂言且少留大舸已淩波
闇黮雖莫測皇明邁羲娥脩門歸有時京水非汨羅

法雲

法雲但見脊細路埋桑麻扶輿度陂水窈窕一川花
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深於草汲泉養之花不
老花底幽人自衰槁

彎碕

殘暑安所逃彎碕北䆫北伐翳作清曠培芳衞岑寂
投衣挂青枝敷簟取一息涼風過碧水俯見遊魚食
永懷少陵詩菱葉淨如拭誰當共新甘紫角方可摘

月夜二首

山泉墮清陂陂月臨靜路惜哉此佳境獨賞無與晤
埭口哆陂陰要予水西去呼僮擁草坐復使東南注

二

蹋月看流水水明搖蕩月草木已華滋山川復清發
褰裳伏檻處綠淨數毛髮誰能挽姮娥俯濯凌波韈

兩山間

自予營北渚數至兩山間臨路愛山好出山愁路難
山花如水淨山鳥與雲閑我欲抛山去山仍勸我還
秖應身後塚亦是眼中山且復依山住歸鞍未可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

題南康晏史君望雲亭
洊亭
光宅寺
春日晚行
新花
四皓二首
真人
寄蔡氏女子二首
夢黄吉甫
遊土山示蔡天啓祕校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示安大師
示寶覺
定林示道原
我所思寄黄吉甫
寄朱昌叔
與僧道昇二首
贈彭器資
贈王居士
贈李士雲
題南康晏史君望雲亭
南康父老傳史君疾呼急索初不聞未嘗遣汲谷簾

水二歲只望香爐雲雲徐無心澹無滓史君恬靜亦如此飄然一去掃遺陰便覺歊煩悵千里歸田負戴子與妻圃蔬園果西山西出門亭皐百頃綠望雲纔喜雨一犂我知新亭望雲好欲斷比鄰成二老莫嫌雞黍數往來爲報襄陽德公嫂

洊亭

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洊亭衆山若怨思慘澹長眉青迸水泣幽咽復如語丁寧豈予久忘之而欲我小停歇鞍松柏間坐起俯軒欞秋日幸未暮奈何雨冥冥

光宅寺

翛然光宅淮之陰扶輿獨來止中林千秋鍾梵已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昔人倨堂有妙理高座翳遶天花深紅葵紫莧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

春日晚行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僮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緣岡初日溝港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裊裊垂佇立怊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沙晴正好渡興盡無人檥迎我却隨倦鵶歸薄暮

新花

老年少忻豫況復病在牀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秪須臾我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可忘

四皓二首

四皓秦漢時招招莫能致紫芝可以飽粱肉非所嗜谷廣水渙渙山長雲泄泄與其貴而拘不若賤而肆

秦毆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策頗知聚秦民
頹然此四老上友千載瑰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
靈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餘風迴至尊
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廢興豈所存

真人

予常值真人能藏毒而寧能納穢若淨能易擅使馨
能解身赫赫能逆知冥冥日唯汝心攖而汝耳目熒
廓然而無營其孰擾汝靈神奇實主汝厥通莫之令
嘻予豈不知黃帝與焦螟死心而廢形乃可少聞霆
顧今親遘之於吾獨剽聆剞心事斯語自儆以書銘

寄蔡氏女子二首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遙遙兮
纚屬綠宛宛兮横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
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
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班兮伏獸
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二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苫蓋綠陰陰兮
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
白雲臨清流而長嘆

夢黃吉甫

夢傳失之妄悲一作晝冀見而想豈伊不可懷而使我
心往山林老顛晌數日占黃壤舟輿來何遲北望屢
憔悅西城薺花時落魄隨雨槃歲晚洲渚淨水消煙
渺莽躊躅壁上字期我無乃迂

遊土山示蔡天啓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艓
朝予欲獨往扶憊強登涉蔡侯聞之喜喜色見兩頰
呼鞍追我馬亦以兩點挾斂書付衣囊裹飯隨藥笈
脩脩阿蘭若土木老山脅鼓鍾臥空曠龕簴雕捷業
外堂廓無主考擊誰敢輒坡陀謝公冢藏槨久穿劫
百金買酒地野老今行饁紆懷起東山勝践比稠疊
於時國累卵楚夏血常喋外寶備艱梗中仍費調燮
公能覺如夢自喻一蝴蝶桓温適自斃苻堅方天厭
且可緩九錫寧當快一捷彼哉斗筲人得喪易矜怯
妄言屐齒折吾欲刊史牒傷心新城埭歸意終難愜
漂搖五城舟尚想浮河檝千秋隴東月長照西州堞
豈無華屋處亦捉蒲葵箑碎金諒可惜零落隨秋葉
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清談眇不嗣陳迹悅如接
東陽故侯孫少小同鼓篋一官初嶺海俯視飛鳶跕
窮歸放款段高臥停遠躞牽襟肘卽見著帽耳纔壓
數椽危敗屋為我炊陳浥雖無膏污鼎尚有羹濡筴
縱言及平生相視開笑靨邯鄲枕上事且飲且田獵
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躐或叫號而寤或哭泣而魘
幸哉同聖時田里老安怗易牛以寶劍擊壤勝彈鋏
追憐衰晉末此土方岌嶪強偷須臾樂撫事終愁慄
予雖天戮民有械無接摺翁今貧而靜內熱非復葉
予衰極今歲儽與雞夢協委蛻亦何恨吾兒已長鬣
翁雖齒長我未見白可鑷祝翁尚難老生理歸嗇攝
久留畏年少譏我兩咕囁束火扶路還宵明狐兎懾
蔡侯雄俊士心憭形亦諜異時能飛輕快若五陵俠
胡為阡陌間跛足僅相躡諒欲交轡語怯子不能喋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翛翛一囊衣偶以一書笈
定林朝自炊有七或無筴時時羹藜藿鑊大苦難燮
驕頑遂敢侮有甚觀駢脅澹然山谷中變色未嘗輒
始見類欺魄寒暄粗訓接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
奇經可治疾祕祝可解魘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
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疾若髭赴鑷
天機信卓越學等何足躐縱談及既往每與唐許協
揚雄尚漢儒韓愈真秦俠好大人謂狂知微乃如諜
惟知造文字人或鬼愁懾秦愚既改皐新旣仍易疊
六書遂失指隸草矜敏捷誰珍檀山刻共賞蘭亭帖
東京一祭酒收拾偶予愜少嘗妄思索老懶因退怯
侯方習篆籀寸管靜嘗擪深原道德意助我耕且獵
昔功恐唐捐異味今得饁京口媚學子追師嘗劫劫
陸羸淮汴糧水僦湖海艓遠求而近遺如目不見睫
僞鳳易悅楚真龍反驚葉聞予再三歎往往心不厭
或自逸而走或呿而不嗋或嗤元郎漫或詆白翁囁
鑠金徒欲消韞玉豈愁浥賢愚有定分咄汝無喋喋
跨鞍隨我遊曳屣聯我跕照泉挹清泚跂石緣嵬嶪
東陂數儵魚西崦追蛺蝶翳林窺搏黍藉草聽批頰
黃尋遠蓮鬚紅閱鄰杏靨荏苒光景流楊園忽無葉
扶痾歸未久吾見喜寧帖褰裳告我去祿仕當隨牒
蕭晨秣款段歸騎得追躡謂言循東路覆出西城堞
行矣忍羈旅無魚勿彈鋏天閑久索驥駿足方騰蹀
長驅勿驕矜小踠亦勿惵鵬飛九萬里勿借風一箑
溟波浩難窮勉自養鱗鬣爵祿實天械功名爲接摺
寧能復與我搖漾秦淮檝附書勿辭頻隔歲期滿篋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累葉
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懾
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檝開胷出妙義可發矇起魘
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鋏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嗋
搏飛欲峨峨鎩墮今跕跕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
若金靜無求在冶惟所挾載醪但彼惑饋漿非我諜
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棊經看在手棊訣傳滿篋
坐尋棊勢打側寫棊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擿溝港艓
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箑反嗤褦襶子但守一經笈
亡羊等殘生朽筴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七筴
縱橫子墮局膈膊聲出堞樵父弛遠擔牧奴停晏饁
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惵
孰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鬣微吟靜愔愔堅坐高帖帖
未快巖谷叟斧柯嘗爛浥趨邊恥局縮穿腹愁危業
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擪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
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伐事先和燮
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
或開拓疆境欲幷包總攝或僅殘尺寸如黑子著靨
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懟如告亡或喜如獻捷
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悔悞乃批頰
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劫劫
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
晉臣抑帝手棱侯何啻涉冶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輒
爭也實逆德豈如私鬬怯藝成況窮苦此殆天所厭

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躐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捨陰而坐露

示安大師

道人深北山爲家宴坐白露眠蒼霞手扶棿杖雖老矣走險尚可追攀巖踞堂俯視何所有窈窕樛木垂榠樝深尋石路仍有栗持以饋我因烹茶

示寶覺

宿雨轉歊煩朝雲擁清迥蕭蕭碧柳輭脉脉紅蕖靚默臥如有懷荒乘豈無興幽人適過我共取牆陰徑

定林示道原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所從來濕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晻靄中疑有白玉臺是夕清風興煩雲豁然開常娥攀桂枝顧景久徘徊杖藜忽高秋陳迹與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

我所思寄黃吉甫

我所思兮在彭蠡一奩寒晶徑千里天低紺滑風靜止月澹星停尤可喜亦復可憐波浪起琉璃崩嵌湧顛然萬斛之舟簸一葦超邑越都如歷指岸沙雪積山雲委雲半飛泉挂龍尾跳空散作平地水牛乳芳甘那得比蘿蔦冥冥蔭演迤稍上尋源出奇詭像圖釋迦祠老子臺殿晻靄相重累石槽環除逗清泚松竹靚深無虎虺其徒翛然棄塵滓雖未應真終適己黃侯可與談妙理視棄榮宦猶弊屣每採紫芝求石髓我欲從之勸游徙穀城公孫能若此五老聞之當啓齒寄聲五老吾念爾相見無時老將死

寄朱昌叔

西安春風花幾樹花邊飲酒今何處一盃塞上看黃雲萬里寄聲無鴈去世事紛紛洗更新老來空得滿衣塵青山欲買江南宅歸去相招有此身

與僧道昇二首

昇也初見我膚腴仍潔白今何苦而老手腳皴以黑聞有道人者於今號禪伯將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汝觀青青枝歲寒好顏色此松亦有心豈問庭前柏

二

跋陀羅師能幻物幻穢爲淨持幻佛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幡香果助設施茫然悔欲除所幻還爲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何恭昔何慢十方三世本來空受記豈非遭佛幻

贈彭器資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兩崖間邂逅與我相往還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於波瀾放言深入妙雲海示我僊聖本所寰楞伽我亦見髣髴歲晚所悲行路難

贈王居士

武林王居士與子俱學佛以財供佛事不自費一物

贈李士雲

李子山水人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我聞大梵天擎跨雞孔雀執鈴揚赤幡浩刼淨無作佳哉子能圖可以慰寂寞相與驗其真他年在寥廓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定林寺
題定林壁
移桃花示俞秀老
對棊與道原至草堂寺
書八功德水庵
放魚
玺風
偶書
卽事二首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自遣
自喻
古意
吾心
無營
病起
獨歸
獨臥
無動
夢
車載板二首
跋黄魯直畫
過楊德逢莊

秋熱

秋早

題半山寺壁二首

我行天卽雨我止雨還住雨豈爲我行邂逅與相遇

二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卽是衆生

定林寺

衆木凜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於此傲人羣
城市少美蔬想今困啖焚且憑東北風持寄嶺頭雲

題定林壁

定林自有主我爲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移桃花示俞秀老

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蔫綿花爛
熳美錦千兩敷亭臯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
漁舠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髣髴秦人逃攀條弄芳
畏晼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
屬樵蘇手我衰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
紺絶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君能酩酊相隨否

對棊與道源至草堂寺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投局日未
晩從此亦復不吟詩

書八功德水庵

幽獨若可厭眞實爲可喜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
翛然無所爲自得而已矣

放魚

捉魚淺水中投置最深處當暑脫煎熬翛然泳而去

豈無良庖者可使供七箸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

霾風

霾風摧萬物暴雨膏九州卉花何其多夭闕亦已稠
白日不照見乾坤莽悲愁時也獨奈何我歌無有求

偶書

惠施說萬物桀特忘一句寄語讀書人呶呶非勝處

卽事二首

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

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馬若不絡頭隨宜而起臥
乾地終不涴平地終不墮擾擾受輪迴秪緣疑這箇

二

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
我若真是我秪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爲物使
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己

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
不知今是夢道我能畜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
既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四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
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機抽
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正脩
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寃讎

五

若言夢是空覺後應無記若言夢非空應有真實事
燔燒陽自招沈溺陰自致令汝嘗驚魘豈知安穩睡

六

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過
鋸也解不斷鎚也打不破作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
若問無眼人這箇是甚麽便遭伊纏繞鬼窟裏忍餓

七

我讀萬卷書識盡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誰信爾
奇哉閑道人跳出三句裏獨悟自根本不從他處起

八

幸身無事時種種妄思量張三袴口窄李四帽簷長
失脚落地獄將身投鑊湯誰知受熱惱却不解思涼

九

有一卽有二有三卽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
如火能燒手要須方便智若未解傳薪何須學鑽燧

十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己歸來自悔責分別亦非理
今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習佛法無多子

十一

傀儡秪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
方知棚外人擾擾一場獃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十二

季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問渠前世事荅我燒炭來
炭成能然火火過却成灰灰成卽是土隨意立根栽

十三

衆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脫衆生若無我已死應不活
衆生不了此便聽佛與奪我無我不二四天王獻鉢

十四

莫嫌張三惡莫愛李四好既往念卽晩未來思又早
見之亦何有欻然如電埽惡既是磨滅好亦難長保
若令好與惡可積如財寶自始而至今有幾許煩惱

十五

失志難作福得勢易造罪苦卽念快樂樂卽生貪愛
無苦亦無樂無明亦無昧不屬三界中亦非三界外

十六

打賊賊恐怖看客客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謾
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既無賊可打豈有客須看

十七

有一種貧兒不能自營生若不作客走卽須隨賊行
復有一種貧常時腹彭亨若有亦不畜若無亦不營

十八

汝無名高者以見利貪叨汝無行實者以取著名高
行實尚非實利名豈堅牢一朝投土窟魂魄散逃逃

十九

勇有孟施舍能無懼而已若人學佛法勇亦當如此
休來講下坐莫入禪門裏但能一切捨管取佛歡喜

二十

利瞋汝刀山濁愛汝灰河汝癡分別心卽汝澹魔羅
圓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徧了一切法不如且頭陀

自遣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愁不住

自喻

岸涼竹娟娟水淨菱帖帖緩搖浮遊鬚魚鼓嬉戲鬣
釋杖聊一愒褰裳如可涉自喻適志歟翩然夢中蝶

古意

采芝天門山寒露淨毛骨帝青九萬里空洞無一物
傾河略西南晶射河鼓沒蓬萊眼中見人世歎超忽
當時棄桃核聞已撐月窟且當呼阿環乘輿弄溟渤

吾心

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知不早
初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危悟身非所保
猶然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晩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

無營

無營固無尤多與亦多悔物隨擾擾集道與翛然會
墨翟真自苦莊周吾所愛萬物莫足歸此言猶有在

病起

稚金敷新涼老火弛殘濁桃枝爨淟涊散髮晞曉浞
煩痾脫然愈靜若遺身覺移榻欹獨眠欣佳恐難數

獨歸

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岡半黃青疲農心知水未
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
爲聽而我官閑幸無事北窗枕簟風泠泠於時荷花
擁翠蓋細浪嬲雲千娉婷誰能欵眼共此樂秋港雖
淺可揚舲

獨臥有懷

午鳩鳴春陰獨臥林壑靜微雲過一雨淅瀝生晩聽
紅綠紛在眼流芳與時競有懷無與言佇立鍾山暝

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有流種種生住滅念念聞思修
終不與法縛亦不著僧衣

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
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車載板二首

荒哉我中國珍果所不產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
楚人聞此聲莫有笑而莞[illegible]
視遇若挼者好音而覬睨環環生死夢久知無可揀
物弊則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歟汝隨我可相蒿里挽

二

烏有車載板朝暮嘗一至世傳鵩似鴞而此與鴞似
唯能預人死以此有名字疑即賈長沙當時所遭值
洛陽多少年擾擾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
吾衰久捐書放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爲異
憐汝好毛羽言音亦清麗胡爲太多知不默而見忌
楚人既憎汝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遊吾不汝羹胾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鶴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者百年幅紙無所
直公每玩之常在把

過楊德逢莊

攜僧出西路日晏昧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
稚子舉按出嗟見盤蔬飯新秔有香煮菜旨且柔
暮從秀嶨歸秣蹇得少留捧腹笑相語果然無所求

秋熱

火騰爲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檐
宇架以松櫟之條枚豈惟賓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
陪臺衍陽陵秋更暴橫歘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礫
何足怪鳥焚魚爛爲可哀憶我少時亦值此翛然但
以書自埋老衰奄奄氣易奪撫卷豈復能低徊西風
忽送中夜濕六合一氣蕭新開簾窗幕戶便防冷且
恐霰雪相尋來

秋旱

書尋祭壇西獨覺秋尚早山路萍卉繫野田風日好
禪林鳥未治經屋塵初掃欒藤五花實復足休吾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詩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望鍾山
思北山
上南岡
謝公墩
秋夜泛舟
和耿天騭同遊定林
次韻約之謝惠詩
次韻舍弟江上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荅俞秀老
清涼寺送王彥魯
送惠思上人
老景
雜詠八首
張良
司馬遷
諸葛武侯
讀墨
讀秦漢間事
幽谷引
明妃曲二首
桃源行
食黍行
歎息行
送春
兼并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寒雲靜如癡寒日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
新甘出短綆一酌煩可滌仰攀青青枝木醴何所直

望鍾山

佇立望鍾山陽春更蕭瑟暮尋北郭歸故遶東岡出

思北山

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庵迎我青松路

上南岡

暮塢屋荒涼寒陂水清淺捐書息微倦委轡隨小蹇
偶攀黃黃柳却望青青巘幽尋復有興未覺西林晚

謝公墩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
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屐齒痕
想此紆長檣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狼籍盤與罇
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藏羊曇骨放淚李白魂
亦已同山丘緬懷蒔蘭蓀小草戲陳迹甘棠詠遺恩
萬事付鬼籙恥榮何足論天機自開闔人理孰畔援
公色無懼喜儻知禍福根涕淚對桓伊暮年無乃昏

秋夜泛舟

池塹秋水淨扁舟遡涼飈的皪荷上珠俯映疎星搖
深尋長魚淰中路且回橈冥冥菰蒲中乃復有驚跳

和耿天騭同遊定林

道人深閉門二客來不速攝衣負朝暄一笑皆捧腹

逍遥烟中策放浪塵外躅晤言或世聞誰謂非絶俗

次韻約之謝惠詩

魚跳桑柳陰烏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脫尚方舄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迹地偏人罕至心遠境常寂我行西州旋稅駕候顔色相随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公時指岸木謂此可尋尺伐之營中沚持用自怡懌懽言俟其成邀我堂上食百憂每多違一諾還自惕春風欄楹新坐久膝前席翛然忘故約北郭疑有適長謠舒永懷佇想對以臆摛辭甚有理竊比書石鷂知公不欺我把玩果心惻嘉肴既夙設麗藻仍虛擲左車公自迎右券吾敢責聞說芼羹羅芬香出鄰壁婦休機杼事兒失刀槧職何膠膠擾擾而紛紛籍籍攜持欲一往繼此方如織元龍但高眠司馬勿親滌幾能孩童舊握手皆鬢白有輿即聯轡東阡與南陌

次韻舍弟江上

岸紅歸欲稠渚綠合猶晚晴沙上展輕暖水隨帆遠吹波戲魚動掠葉飛禽返著意覓幽蹊桃花悞劉阮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松

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爲常人道人能百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爲老我移兩松苦不早豈望見渠身合抱但憐衆木揔漂搖顔色青青終自保兎絲茯苓會當有邂逅食之能壽考不知篝火定何人且看森垂覆荒草君詩愛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山栲復謂留侯不及我人或笑君無白皁求僊辟穀彼誠悞未見赤松饑已槁豈如强飯適志遊封殖蒼官蔭華皓赤松復自無特操上下随烟何慅慅蒼官受命與舜同貞可從之忘髮縞詩雖祝我以再黑積雪已多安可掃試問蒼官值歲寒戴白孰與蒼然好

泉

宋興古刹今長干靈躍臺殿荒檀欒二泉相望棄不渫西泉尚粲三石罌其流散漫爲沮洳稍集小礫生微瀾東泉土梗久蔽塞穿治乃見甃甓完道人慈哀波及遠溝蕩兩取合土山山前灌輸各自足轆轤罷轉井口閑取遙比甘覺近美與舊爭冽知新寒蟲蟲夏秋百源乾抱甕復道愁蹣跚疾傾橫逆勢未足嗟此害利何時殫慮長易脆有大檀伐堅羌盧窟孱顔金多匠手冐出巧風水千里安知難沒羽之虎行林間籦龍失職因藏跧循除靜投悲瑟瑟映瓦微見清潺潺三年營之一日就有口共以成爲懽論功信可多後觀何似當時萬竹蟠

荅俞秀老

諸偶緣安有實相非相偶雖神如季咸終亦失而走

清涼寺送王彥魯

空懷誰與論夢境偶相值莫將漱流齒欲挂功名事

送惠思上人

黃鶴撫四海翻然落中州一聽笙與鏞低回如有求飛鳴阿閣上好與鳳皇遊顧憐魯東門無事反悲愁歲晏忽驚矯問胡不少留因知網羅外猶有稻粱謀

老景 哀古人名

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楮先生蕭蕭何所直

每嫌柳渾青追悵李太白多謝安石榴向人紅蘂拆

雜詠八首

萬物余一體九州余一家秋毫不爲小徼外不爲遐不識壽與夭不知貧與賒忘心乃得道道不去紛華近迹以觀之堯舜亦泥沙莊周謂如此而世以爲夸

二

神龍豢可致猛虎擾亦留變生父子間上聖不能謀常情在欲得義養或成仇他人恩更輕患禍信難周

三

古風致遜悌班白見尊優薄俗謬爲恭獨在勢權尤伏波迷俯仰愛禮坐成仇斷斷洙泗間豈是老者羞

四

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鸇巧者具機弋鷙猛還拘攣論功莫如神論大莫如天悲哉區區人乃欲逃其間

五

黄雀死彈丸厥辠在啄粟翠鷸不近人何爲亦窮辱材爲世所利高下同僵仆能逃天地間蠛蠓無不足

六

關雎后之淑棫樸王之明兔罝尚好德況乃公與卿所以彼行葦敦然遂其生誰能絃者歌爲我發古聲

七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甘棠下嗟今千室長已恥問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世爲化

八

任公蹲海濱一釣飽千里用力已云多釣緡亦難理巨魚煖更逃壯士饑欲死遊鯈不可數空滿滄浪水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爲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黄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司馬遷

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刀鋸閒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領略非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明不失孟子直彼欺以自私豈啻相十百

諸葛武侯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黄群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臥獨摧藏掉頭梁甫吟羞與衆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爲悲傷豎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

讀墨

誰爲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孔子尚有言我則異於是兼愛爲無父排斥固其理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退之嘲魯連顧未知之耳如何蔽於斯獨有見於彼凡人工自私翟也信奇偉惜乎不見正遂與中庸詭退之醇孟軻而駮荀楊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己化而不自知此語孰云俚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

讀秦漢閒事

秦徵天下材入作阿房宮宮成非一木山谷爲窮空

子羽一炬火驪山三月紅能令掃地盡豈但焚人功

幽谷引

雲翳翳兮谷之幽天將雨我兮田者之稠有繩于防兮有畚于溝我公不出兮誰省吾憂日暉暉兮山之下歲則熟兮收者穲吾收滿車兮棄者滿筥誰吾與樂兮我公燕語山有木兮谷有泉公與客兮醉其間芳可搴兮甘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歸而醉兮人則喜公好我州兮殆其肯止公歸不醉兮我之憂豈其不懌兮將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歲歲兮來遊公完亭兮使勿毀以慰吾兮歲歲之愁

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佪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桃源行

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爲情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欻見隴上黃離離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歎息行

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辠當死誰云寃路傍年少歎息汝正觀元元之子孫

送春

武陵山下朝買船風吹宿霧山花鮮萬家笑語橫青天綺窗羅幕舞嬋娟小鬟折花叩船舷玉琖寫酒嚼金錢朱甍飛動浮雲巘天外莞蕭來宛轉斷橋人行夕陽路樓觀瑠璃影中見酡顏未分驊騮催燭入坐客猶徘徊豈知閶闔門邊住春盡不見芳菲開日月紛紛車走坂少年意氣何由挽洞庭浪與天地白塵昏萬里東浮眼黑貂裘敝歸幾時相見綠對啼黃鸝榮華俯仰憂患隨命駕吾與高人期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黠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

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詒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

古詩

和吳御史汴渠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酬王伯虎
答虞醇翁
送潮州呂使君
寄曾子固二首
虎圖
次韻信都公石枕蘄簟
和吳沖卿雪
和沖卿雪詩并示持國
送石賡歸寧
送張拱微出都
寄題睡軒
沖卿席上得作字
塞翁行
白溝行
河間
陳橋
澶州

和吳御史汴渠

鄭國欲弊秦渠成秦富彊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長
維汴亦如此浚源在淫荒歸作萬世利誰能弛其防
夷門築天都横帶國之陽漕引天下半豈云獨荊揚
貨入空外府租輸陳太倉東南一百年寡老無殘粻
自宜富京師乃亦窘蓋藏征求過夙昔機巧到莛芒
御史閔其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傷
救世詎無術習傳自先王念非老經綸豈易識其[illegible]
我懶不足數君材仍自强他日聽施設無乃棄[illegible]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illegible]
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推其子而爲[illegible]
當時所經營今十巳毀九其一雖幸在漂搖亦[illegible]
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illegible]
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爲安能辨賢不
區區欲捄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
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友
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至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
智矣富阡陌哀哉此無糗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
豈無濟時術使爾安畎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
永惟東南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
輸將一不足往往死鞭杻販陳彼雜惡强賣曾非誘
已云困關市且復搔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知可否
出節付羣材詢謀欲經久朝廷每若此自可躋仁壽
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士遴使自朝右
聰明諒多得爲上歸析剖王程雖薄遽邦法難鹵莽
顧君博諮諏無擇壯與耇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
獨當征求任尚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
譬欲輕萬鈞當令衆人負强言豈宜當聊用報瓊玖

酬王伯虎

吾聞人之初好惡尚無朕帝與鑿耳目賢愚遂殊品

爾來百千年轉化薄愈甚父翁相販賣浮詐誰能審
睢盱猴纓冠狠籍鼠穴寢滄海恐值到誰論魚鼈沴
鷄聲雖云惡華去在食甚嗟誰職教化獨使此風稔
恬觀不知救坐費太官廩予生少而戇好古乃天稟
念此俗衰壞何嘗敢安枕有時不能平悲吒失食飲
唯子同我病亦或涕沾衽謂子可告語密以詩來諗
爛然辭滿紙秋水濯新錦窮觀何拳拳靜念復凜凜
賤貧欲救世無寧猶拾瀋說窮且版築尹屈唯烹飪
逢時豈遽廢避俗聊須噤徂年幸未暮此意可勤恁

答虞醇翁

輟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
臨餐恥苟得冀以盡心疇萬事等畫墁雖勤亦何收
揚揚古之人彼職乃無憂感子撫我厚欲言秪懟羞

送潮州呂使君

韓君揭陽居戚嗟與死隣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
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
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
同朝敘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余所陳

寄曾子固二首

巖巖中天閣藹藹層雲樹爲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
平生湖海士心迹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低佪如有慕
傷懷西風起心與河漢注哀鴻相隨飛去我終不顧

二

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豈無馬
時恩謬拘綴私養難乞假低佪適爲此含憂何時寫
吾能好諒直世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廛相隨問耕者

虎圖

壯哉非羆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
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
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
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
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
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噣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憑
婦遙看亦下車

次韻信都公石枕蘄簟

端溪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
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
黃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歊然各疲劇形骸直欲
坐棄忘冠帶安能强修飾特公寬貸更不疑箕倨豈
復論官職留材平瑩家故藏硯璞㧛清此新得掃除
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
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私卻顧天日長炎赫
公才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
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議
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頹尾爲潔清賢愚以
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翛然
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
戮力就太平卻上青天跨箕尾

和吳沖卿雪

陽回力猶邅陰合勢方鞏填空忽汗漫造物誰從
輕於肇絮紛細若吹毛氄雲連晝已瞀風助宵仍洶
憑陵雖一時變態亦千種簾深卷或避戶隘闢猶擁

滔天有凍浿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挾富委翳等辭寵
穿幽偶相重值險輒孤聳積慘會將舒羣輕那久重
紛華始滿眼消釋不旋踵槁樹散飛花空簷落縣湩
還當困炎熱以此滌煩壅共約市南人收藏不爲冗

和沖卿雪詩幷示持國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漢湧北風散作花巧麗世無種
霾昏得照曜塵滓歸掩擁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隴
分纔一毛細聚或千鈞重飛颺窺已眩摧壓聽還兇
漁舟平繫舷樵屩沒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塗壅
爭光姮娥妬失色羲和恐賴逢陽氣烝轉作水波溶
舞庭稱賀嚴掃路傳呼寵衝遊謝壯少避臥甘閑冗
吳侯絶俗唱韓子當敵勇勝負觀兩豪吾衰但陰拱

送石賡歸寧

虛名誤長者邂逅肯經過所操十餘篇浩蕩決江河
側身朝市間樂少悲慼多文章舊所好久已廢吟哦
開編喜有得一讀瘳沉痾褢飯北城陰永懷從晤歌
又欲及歲晚空堂掃絲窠稍出平生言道藝相琢磨
忽隨鴈南飛當此葉辭柯去去黎嶺高想見青坡陁
黃花一杯酒爲壽樂如何微詩等瓦礫持用報隋和

送張拱微出都

歸臥不自得出門無所投獨尋城隅水送子因遠遊
荒林纏悲風慘慘吹颼颼捉手共笑語顧瞻中河舟
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腸胃繞鍾山形骸空此留
念始讀詩書豈非亦有求一來裹青衫觸事自悔尤
誤爲世所容榮祿今白頭塞責以區區一毛施萬牛
不足助時治但爲故人羞寬恩許自劾終欲東南流

子今涉冬江船必泊蔡洲寄聲冶城人爲我問一丘

寄題睡軒

劉侯少忼慨天馬脫羈馽一官不得意州縣老委蛇
新居當中條牆屋稍補治疏軒以睡名從我遠求詩
朝廷法令具百吏但循持又況佐小邑有才安所施
賦租如簿領獄訟了鞭笞翛然卽高枕於此樂可知
王官有空谷隱者常棲遲拂榻夢其人亦足慰所思
嗟予久留連竊食坐無爲浩歌臨西風更欲往從之

沖卿席上得作字

咨予乏時才始願乃丘壑强走十五年朱顏已非昨
低回大梁下屢歎風沙惡所欣同舍郎誘我文義博
古聲無慆淫真味有淡泊追攀風月久貌簡非心略
君恩忽推徙所望頗乖錯尚憐得經過未比參辰各
留連惜餘景從子至日落明燈照親友環坐傾杯杓
別離寬後悲笑語盡今樂論詩知不如與至亦同作

塞翁行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魚長如人水滿
眼桑柘死盡生芙蕖漢家新堤廣能築胡兒壯馬休
南牧北風卷卻波浿聲秖放田車行轣轆

白溝行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來射狐
兔漢兵不道傳烽燧萬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葉暗
川原棘門灞上徒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

河間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胡麻生蓬中詰曲終自傷
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見戕乃知陰自脩彼不爲傾商

區區三世家廟冊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陳橋

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烟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卻新年一半春

澶州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天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

古詩
北客置酒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送吳仲庶出守潭州
雜詠三首
即事三首
送鄭叔熊歸閩
寄二弟時往臨川
李氏沅江書堂
休假大佛寺
別謝師宰
解使事泊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師二首
驊騮
寄朱氏妹
贈陳景初
贈張康
送程公闢守洪州
鳳凰山
夢中作
彭蠡
牛渚
東門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北客置酒

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韝稻飰隨粱饘引刀取肉割啖客銀盤擘臑薨與鮮殷勤勸侑邀一飽卷牲歸館觴更傳山蔬野果雜飴蜜獾脯豕腊加炰煎酒酣衆史稍欲起小胡捽耳爭留連爲胡止飲且少安一杯相屬非偶然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游海船破散身沈浮抱金滿篋人所寄吹簸偶得還中州贏身歸金不受報秖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盛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鄮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泊船香爐峯始與子相識寄書邗江上詒我峯下石緣以湘水竹攜持與南北永懷故人歡不顧百金易竹枯歸樵蘇石爛棄沙礫東門得邂逅綠髮皆半白追思少時事俛仰如一夕老矣無所爲空知念疇昔常思一杯酒要子相解釋出門事紛紛歸臥意還郄聞當上湓水持詔守嶺阨方爲萬里別執手先慘戚茲游信浩蕩山水多所得爲我謝香爐風塵每相憶

二

蒼黃離家問南北中路思歸歸不得風濤何處不驚人雨雪前村更欺客舊交旌旆此盤桓見我即令兒解鞍荒山樂官歌舞拙提壺沽酒聊一歡行藏欲語眉不展互歎別離心繾綣行年半百勞如此南畝催

耕未宜晚

送吳仲庶出守潭州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歲後
平明省門開吏接堂上肘指搖談笑間靜若在林藪
連牆畫山水隱几詩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
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荊人口
自古楚有材酃淥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

雜詠三首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為
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二

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操竽入齊人雅鄭亦復殊
豈不得祿賜歸臥自欷歔寥寥朱絲絃老矣誰與娛

三

商鴟殺二人每輒不忍視亦云食君食報禮當如此
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永懷南山阿慷慨中夜起

即事三首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
交遊義相好骨肉情相親如何有乖睽不得同苦辛

二

昏昏白日臥皎皎中夜愁明月入枕席涼風動衾幬
蛬蟬相鳴悲上下無時休徒能感我耳顧爾安知秋

三

日月隨天旋疾遲與天謀寒暑自有常不顧萬物求
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上古曆回環今幾周

送鄭叔熊歸閩

鄭子喜論兵魁然萬人敵嘗持一尺箠跨馬河南北
方今邊利害口手能講畫疑師穀城翁方略已自得
天兵卷甲老壯士不肉食低佪向詩書文字鋭鑴刻
科名又齟齬棄置非人力黃塵彫蜀裘逆旅同偪仄
秋風吹殘汴霰雪已驚客浩歌隨東舟別我無慘惻
閩生今好遊往往老妻息南陔子所慕天命豈終塞

寄二弟時往臨川

蕭條冬風高吹我冠上霜我行歲已寒悲汝道路長
持以此一作犬馬心千里不得將使汝身百憂辛苦冒
川梁青燈照詩書仰屋涕數行不有親戚思詎知遠
遊傷

李氏沅江書堂

沅江水有梁與罾沅田樹桑可蠶耕君於其間恥射
利獨岸清沘留朱甍詩書當前日開闔冠帶滿坐相
逢迎勉求高論出施設無以私智為公卿

休假大佛寺

罷憊得休假衣冠倦趨翔挾書聊自娛解帶寺東廊
六龍高徘徊光景在我裳冬屋稍暄暖病身更强梁
從我有不思捨我有不忘問誰可與言攜手此徜徉
婉婉吾所愛新居乃鄰牆寄聲能來遊維用寫愁腸

別謝師宰

閶闔城西地如水雞鳴黃塵波浪起窮年一馬望扶
桑東得省門身輒止簿書期會老紛紛邂逅論心喜
有君數日未多還捨我相看愁思亂於雲

解使事泊棠陰時二弟皆在京師二首

始吾泊棠陰二子不在舟今當捨之去二子還遠遊

茫然千里水今見荻花洲俛仰換春冬紛紛空百憂
懷哉山川異往矣霰雪稠登高一涕泗寄此寒江流

二

泊船棠陰下灘水清且淺回首望孤城浮雲一何緬
久留非吾意欲去猶繾綣馳心故人側一望三四反
蕭蕭東堂竹異日留息偃無恩被南國疑此行當翦

驊騮

龍德不可係變化誰能謀（一本無此二句）驊騮亦駿物卓犖
地上遊怒行追疾風忽忽跨九州轍迹古所到山川
略能周鴻蒙無人梯沆漭遶天浮巉巖拔青冥仙聖
所止留欲往輒不能視龍乃知羞

寄朱氏妹

昔來高郵居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閒已足見奇偉
行尋城陰田坐釣渠下沚歸來同食眠左右皆圖史
入視爾諸幼歡言亦多祉當時獨張倩遠在廬山趾
沈君未言昏名已習吾耳安知十年來乖隔非願始
相逢輒念遠悲咤多於喜今茲豈人力所念皆聚此
諸甥昔未有滿眼秀而美低佪吾親側亦足慰勞止
嗟予迫時恩一傳日千里尔舟亦已戒五兩翩然起
蕭蕭東南縣望爾何時已空知夢爲魚逆上西安水

贈陳君景初

吾嘗奇華佗腸胃真割剖神膏旣傅之頃刻活殘朽
昔聞今則信絶伎世嘗有堂堂潁川士察脉極淵藪
珍丸起病瘠艙蟲隨泄嘔攣足四五年下針使之走
一言儻不合萬金莫可誘又復能賦詩往往吹瓊玖
卷紙誇速成語怪若神授名聲動京洛蹤跡晦黄莠
相逢但長嘯遇飲輒掩口獨醒竟何如無乃寡俗偶
顧非避世翁疑是壁中叟安得斯人術付之經國手

贈張康

昔在歷陽時得子初江津手中紫團參一飲寬吾親
捨舟城南居杖屨日相因百口代起伏呻呼聒比鄰
叩門或夜半屢費藥物珍欲報恨不得腸胃盤車輪
今逢又坎坷令子馳風塵顛倒車馬閒起先冰雪晨
嗟我十五年得祿尚辭貧所讀漫累車豈能蘇一人
無求愧子義有施慙子仁逝將收桑榆邀子寂寞濱

送程公闢守洪州

畫船插幟搖秋光鳴鐃傳鼓水洋洋豫章太守吳郡
郎行指斗牛先過鄉鄉人出郭航酒漿炰鼈鱠魚炊
稻粱芡頭肥大菱腰長醽醁喧呼坐滿牀怪君三年
寓瞿塘又驅傳馬登大行纓旄脱盡歸大梁翩然出
走天南疆九江左投貢與章揚瀾吹漂浩無旁老蛟
戲水風助狂盤渦忽坼千丈强君聞此語悲慨慷迎
吏乃前持一觴鄱州歷選多儁良鎮撫時有諸侯王
拂天高閣朱鳥翔西山蟠繞鱗鬣蒼下視城塹真金
湯雄樓傑屋鬱相望中戶尚有千金藏漂田種秔出
穰穰沉檀珠犀雜萬商大舟如山起牙檣（一本無此一句）輸
瀉交廣流荆揚輕裙利屣列名倡春風蹋謠能斷腸
平湖灣埼煙渺茫樹石珍怪花草香幽處往往聞笙
簧地靈人秀古所臧勝兵可使酒可嘗十州將吏隨
低昂談笑指麾囘雨暘非君才高力方剛豈得跨有
此一方無爲聽客欲霑裳使君謝吏趣治裝我行樂
矣未渠央

鳳凰山

驅馬信所適落日望九州青山滿天地何往爲吾丘貧賤身秪辱富貴道足羞涉世誠如此惜哉去無由

夢中作

青門道北雲爲屋大壚貯酒千萬斛獨龍注雨如車軸不畏不售畏不續

彭蠡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柁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哈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牛渚

歷陽之南有牛渚一風微吹萬舟阻華戎蠻蜀支百川合爲大江神所躔山盤水怒不得泄到此乃有無窮淵朱衣乘車作官府操制生殺非無權陰靈秘怪不欲露燬犀得禍豈偶然

東門

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葩淺沙杙素舸一水宛秋蛇漁商數十室門巷隱桑麻翰林謫仙人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揚白花楊花飛白雪枝裹綠煙斜舞袖卷煙雪綺裘明紫霞風流翳蓬顆故地使人嗟迢迢陌頭青空復可藏鴉

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

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篩衡門兼旬限泥潦臥聽窾木鳴相挨蕭辰忽掃纖翳盡北嶺初出青嵬嵬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盤堆想攜諸彥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舳船淋浪始快意忽憶歸雲胡爲哉念君少壯轂游衍發揮春秋名玉杯書成不得斷國論但此空語傳八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君知富貴亦何有詔譽未足償譏排風豪雨橫費調變坐使髮背爲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罇俎無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況乃故園名池臺能招過客飲文字山水又足供歡咍剩留官屋貯酒母取醉不竭當如淮

二

六朝人物隨煙埃金輿玉几安在哉鍾山石城已寂寞秪見江水雲端來百年故老有存者尚憶世宗初伐淮魏王兵馬接踵出旗纛千里相摧挨當時謀臣非不衆上國拔取多陪臺龍騰九天跨四海一水欲阻爲可咍降王北歸樓殿坼棄屋尚鎖殘金堆神靈變化自真主將帥何力求公台山川清明草木靜天地不復屯雲雷使君登高訪古昔傷此陳迹聊持杯因留嘉客坐披寫鄙淺笑語傾如篩酒酣重惜功業晚老矣萬卷徒兼該攢峯列巒動歸興憂端落筆何崔嵬餘年無歡易感激亦愧莊叟能安排青燈明滅照不寐但把君詩闔且開

三

干戈六代戰血埋雙闕尚指山崔嵬當時君臣但兒戲把酒空勸長星杯臨春美女閉黃壤玉枝自(一作白)藥繁如堆後庭新聲散樵牧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九州坼遺種變化呼風雷蕭條中原碭無水蜒

强又此憑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穿築艦畝爲池臺
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秦人鏇珠犀磊落萬艘
入金壁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發交廣東
温台中間業業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靈旗指麾
盡貔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船蔽川莫敢動扶伏伹
有謀臣來百年滄洲自潮汐事往不與波爭迴黃雲
荒城失苑路白草廢時空壇垓使君新篇韻險絶登
眺感悼隨嘲咍嗟予愁懷氣已竭對壘每欲相鬭挨
揮毫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

古詩

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
和酬
用王微之韻和酬即事書懷
和仲求即席分題得庶字
出鞏縣
書任村馬鋪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西風
久雨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和吳冲卿鵶鳴樹石屏
送李宣叔倅漳州
送裴如晦宰吳江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寄吳冲卿
韓持國見訪
思王逢原
登景德塔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寄王逢原
寄正之
思古
惜日
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

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和酬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無一諧盜傷中丞偶不死利劍白日投天街裹瘡入相議軍旅國火一再更檀槐上前慷慨語發涕誓出按撫除睽乖指撝光顏戰洄曲鬬如怒虎搏虺豺愬能捕虜取肝鬲護送密乞完形骸笞兵夜半投死地雪濕不敢燃薪蕘空城豎子已可縛中使尚作嚱兒哇退之道此尤儁偉當鏤玉牒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唐從天寶運中圮廊廟往往非忠佳諸侯縱横代割據疆土豈得無離仳德宗末年懲戰禍一矢不試塵蒙轂憲皇初起衆未信意欲立掃除昏霾追還清明救薄蝕屢勅主府拘窮蛙王師傷夷征賦窘千里亦忌毫釐差小夫偷安自非訐長者遠慮或可懷桓桓晉公忠且壯時命適與功名偕是非末世主成敗烜赫今古誰譏排賢哉韋純議北赦倉卒兩伐尤難皆重華聲明彌萬國服苗于羽舞兩階宣王側身內脩政常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經綸初若緩欲棄此道非吾儕千秋事往蹤跡在嶽石款記如湘崖文嚴字麗皆可喜黃埃蔽沒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傑想此兵禱陪祠齋君曾西遷爲拓本濡麝割蜜靚劂揩新篇波瀾特浩蕩把卷熟讀迷津涯褒賢樂善自爲美當挂廟壁爲詩碑

用王微之韻和酬即事書懷

秦惜逝者耋晉嘉良大休古人皆好樂哀此歲月遒嗟我抱愁毒殘年自羈囚但爲兔得蹄非復天上鷗

雖知林塘美欲往輒回輈名園一散策笑語隨觥籌探題遶梅花高詠接應劉宿雨洗荒壍寒蛟沈老湫汹洄信畫舸歸路子城幽冬風不改綠忽見新陽浮歡事去如夢嘉時念難留明發得君句謂將續前遊語我飲倡樂不如詩獻酬淮洲秦鍾磬雅刺德不猶文墨有真趣荒淫何足收來篇信時女窈窕衆所求茲理儻可諧華簪爲君抽

和仲求即席分題得庶字

刀筆漫無營圖書紛不御平生攜手人邂逅賞心處名卿邵朱邑膚使超嚴助都官富篇章博士熟經據豈特好微言又多知大慮從容故天幸倜儻盡人譽千艘來交荆萬舸去揚豫良無此嘉客式飲吾所庶

出鞏縣

昭陵落月煙霧昏篝火度谷行山根投鞭委轡涉數村寤出鞏縣城東門向來宮闕不可見但有洛水流渾渾

書任村馬鋪

兒童繫馬黄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日暮滎陽驛中宿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今平陸秋黍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冰盤　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爾來百口皆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巫山高十二峯上有往來飄忽之猨猱下有出沒瀺灂之蛟龍中有倚薄縹緲之神宮神人處子冰雪容吸風飲露虛无中千歲寂寞無人逢邂逅乃與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櫳象牀玉几來自從錦屏翠幔金芙蓉陽臺美人多楚語秪有纖腰能楚舞爭吹鳳管鳴鼉鼓那知襄王夢時事但見朝朝暮暮長雲雨

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於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爲波濤其巔冥冥不可見崖岸斗絕悲猨猱赤楓青櫟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陽臺彼神女朝朝暮暮能雲雨以雲爲衣月爲褚乘光服暗無留阻崐崘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萊多伴侶塊獨守此嗟何求況乃低佪夢中語

西風

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況乃捨親友抱病獨遠行中夜臥不周惻惻感我情起視天正黑弱雲亂縱横似有霰雪飄不復星斗明時節忽如此重令壯心驚諒無同憂人樽酒安可傾

久雨

煤炲著天無寸空白沫上岸吹魚龍羲和推車出不得河伯欲取山爲宮城門晝閉眠百賈飢孫得糟夜哺翁老人慣事少所怪看屋箕踞歌南風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泥水填馬不受轍瓦雪得火猶藏溝宿霧紛紛度城闕朔氣凜凜吹衣裘窮閻閉門無一客剝啄驚我有前騶强隨傳呼出屋去鼻息凍合髭繆繆投轡馬蹴任欹側欲出操箠手還抽行思江南悲故事溪谷冬暖花常流前年臘歸三見白霽色嶺上班班留杖藜

此時將邑子登眺置酒身優游豈如都城今日事秪恐一蹶爲親憂因知田里駕款段昔人豈卽非良謀君家洛陽名實大談笑枯槁回春柔平生意氣故應在白髮未敢相尋求從容退食想佳節豈無歌聲相獻酬奈何亦作苦寒調歎息朝夕無驊騮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爲我書窮愁相如正應居客右子路且莫乘桴浮

和吳沖卿鵶鳴樹石屏

寒林昏鵶相與還下有跂石蒼孱顏曾於古圖見髣髴已怪刀筆非人間君家石屏誰爲寫古圖所傳無似者鵶飛歷亂止且鳴林葉慘慘風煙生高齋日午坐中見意似落日空上行君詩雄盛付君手云此非人乃天巧嗟哉渾沌死乾坤至造作萬物醜妍巨細各有理問此誰主何其精恢奇譎詭多可喜人於其間乃復雕鑱刻畫出智力欲與造化追相傾拙者婆娑尚欲奮工者固已窮夸矜吾觀鬼神獨與人意異雖有至巧無所爭所以虢山間埋沒此寶千萬歲不爲見者驚吾又以此知妙偉之作不在百世後造始乃與元氣并畫工粉墨非不好歲久剝爛空留名能從太古到今日獨此不朽由天成世人尚奇輕貨力山珍海怪採掇今欲索此屏後出爲君得胡賈欲價著不識吾知金帛不足論當與君詩兩相直

送李宣叔倅漳州

閩山到漳窮地與南越錯山川鬱霧毒瘴癘春冬作荒茅篁竹間蔽虧有城郭居人特鮮少市井宜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用客誰與分杯杓朝廷尚賢俊磊砢充臺閣君能喜節行文藝又該博超然萬里去識者爲不樂予聞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禦外物得地無美惡似聞最南方北客今勿藥林麓換風氣獸蚍凋毒蠚如漳猶近州氣冷又銷鑠珍足海物味其厚不爲薄章舉馬甲柱固已輕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楂梨酢逢衣比多士往往在丘壑從容與笑語豈不慰寂寞太守好觴詠嘉賓應在幕想卽有新詩流傳至京洛

送裴如晦宰吳江

霜（一作震）澤與天杳旁臨無限情他時散髮處最愛垂虹亭飄然平生遊捨我戴吳星欲往獨不得都門看揚舲到縣問疾苦爲子求所經當知耕牧地往往芟蒲青三江斷其二淞水何由寧微子好古者此歌尚誰聽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韓侯氷玉人不可塵土雜官雖衆俊後名字久訇磕并州天下望撫士威愛愜千金棄不惜賓客常滿閤遙聞餘風高爲子置一榻親交西門餞百馬驕雜遝子材宜用世談者爲嗚唈匆今名主人氣力足呵欲推賢爲時輔勢若朽易拉會當薦還朝立子在閶闔惜哉秣騏驥賦以升龠合咨予栖栖者氣象已摧塌他年佐方州說將尚不納況於聲勢尊豈易取酬答有如持寸莛未足感鞺鞳顧於山水間意願多所合匡廬與韶石少小已嘗蹋風遊會稽春雪宿天柱臘淮湖江海上慣食蝦蟹蛤西南窮岷嶓東北盡濟漯身雖未嘗歷魂夢已稠沓荊溪最所愛映燭多廟塔

溪果點丹漆溪花團繡罨扁舟信所過行不廢樽榼
一從捨之去霜雪行滿領思之不能寐蹷若蚕蚋嚼
方將築其濱畢景謝噂喈安能孤此意顛倒就衰颯
唯子余所嚮嗜好此鶼鰈何時歸相過游屐尚可蠟

寄吳沖卿

物變極萬殊心通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
與君語承華念此非不夙恨無數頃田歸耕使成熟
當官拙自計易用忤流俗窮年走區區得謗大於屋
歸來汙省舍又繼故人躅相逢秖數步吏案常填目
切磋非無傷阻闊嗟何速孤危失所助把卷常恨獨
虛名終自誤謬恩何見蹷清明有沖卿奥美如晦叔
時謂當選升屈指尚五六揆才最不稱饕寵寧無恧
殷勤故人書紙尾又見勗君雖好德言我自望忠告
易稱動不括傳論大明服進為非成材罪恐不容贖
歲殘東風生陜樹塵翳麴何緣一杯酒談笑相追逐

韓持國見訪

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弱力憚耕稼衣食當周流
起家始二十南北今白頭愁傷意已敗罷病恐難瘳
江湖把一節屢乞東南州治民豈吾能閉僻庶可偷
謬恩當徂冬黽勉始今秋豈敢事高蹇茫然乖本謀
撫心私自憐仰屋竊歎愀強騎黃飢馬欲語將誰投
賴此城下宅數蒙故人留攬衣坐中庭仰視白雲浮
白雲御西風一一向滄洲安得兩黃鵠跨之與雲遊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為故人撫心良自悲
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
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
仰屋臥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紛披
婉婉婦且少煢煢一女婺高義動閭里尚聞致財貲
嗟我衣冠朝略能具饘糜葬祭無所助哀顏亦何施
聞婦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
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
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
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
渺渺江與潭茫茫山與陂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

登景德塔

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巴屋如蟻冢蔽虧塵霧間
念此屋中人當復幾人閑雞鳴起四散暮夜相與還
物物各自我誰為賢與頑賤氣卽易凌貴氣卽難攀
愧予心未齊俛首一破顏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馮侯天馬壯不羈韓侯白鷺下清池劉侯羽翰秋欲
擊吳侯葩蕚春爭披沈侯玉雪照人潔蕭灑已見江
湖姿唯予貌醜駭公等自鏡亦正如蒙倛忘形論交
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時心親不復異新舊便脫巾
屨相諧嬉空堂無塵小雨定濃綠翳水浮秋曦高談
四坐掃炎熱木末更送涼風吹此歡不盡忽分散明
月照屋空參差平明餘清在心耳洗我重得劉侯詩
劉侯未見聞已熟吾友稱誦多文辭才高意大方用
世自有豪俊相攀追吝予後會恐不數魂夢久向東
南馳何時扁舟卻顧我還欲迎子遊山陂

寄王逢原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敢出地上獨有寒雀嵬披衣起行愁不愜歸坐把卷闔且開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爲哉申韓百家爇火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焰空煤炲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楩柟豫章聚白日秪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閑暇宜能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取萬古光芒迴

寄正之

少時已感韓子詩東西南北俱欲往新年尤覺此語悲恨無羽翼超忽恍肺肝欲絕形骸外涕洟自落衣巾上此憂難與世共知憶子論心更惆悵

思古

古之士方窮材行已云貴大臣公聽采左右不得蔽或從蒿藜間入據廊廟勢小夫不敢望云我非其稟朝遊儁者羞暮出逢者避所以後世愚人人願高位

惜日

白日照四方當在中天留春風地上行當與時周遊和氣所披拂槁乾卻濕柔愛欲傳萬物勢難停一州棲棲孔子者惜日此之由不能使此邦利澤施諸侯豈若駕以行使我遇者稠當時三千人齊宋楚陳周小者傳吾粗大能傳與幽道散學以聖衆源乃常流吾初如匏瓜彼亦孰知丘唯士欲自達窮通非外求暨必相天子乃能經九疇行雖恥强勉閉戸非良謀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三首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

飄然五湖長昨日國子師綠髮約略白青衫欲成緇牽舟推河水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能復記此飲詩成酒淋漓

二

十月敎水冰問君行何爲行不顧斗米自與五湖期平生湖上遊幽事略能知此後君最樂窮年得游嬉彩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鳴鼓上洞庭笑看紅橘垂漠漠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故人愁回首一相思

三

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持便應取酩酊萬事不足惟平明蔡河風回首成差池獨我漫浪者尚得行相追磨刀鱠嚴冬宿昔少陵詩還當捕鱸魚載酒與我期甫里松菊盛洞庭柑橘垂文章爲我唱不數陸與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

古詩

兩馬齒俱壯
春從沙磧底
晨興望南山
結屋山澗曲
朝日一㬥背
黃菊有至性
少狂喜文章
三戰敗不羞
少年見青春
白日不照物
草端無華滋
一日不再飯
秋枝如殘人
青青西門槐
天下不用車
山田久欲拆
聖賢何常施
散髮一扁舟
道人北山來
今日非昨日
秋日不可見
駃騠在霜野
悲哉孔子沒
秋庭午吏散
秋日在梧桐
我欲往滄海
前日石上松
日出堂上飲

兩馬齒俱壯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里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媒一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銜轡奔嘶逸風雷立豈飽芻豆戀棧常思迴奔豈欲野齕久羈羨駑駘兩馬不同調各爲世所猜問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春從沙磧底

春從沙磧底轉上青天際靄靄桑柘墟浮雲變姿媚游人出暄暖鳥語辭陰翳心知歸有日我亦無愁思所嗟獨季子尚客江湖澨萬里卜鳳凰飄飄何時至

晨興望南山

晨興望南山不見南山根草樹露顛頂摎枝空復繁銅瓶取井水巳至尚餘溫天風一吹拂的皪成璵璠

結屋山澗曲

結屋山澗曲挂瓢秋樹顛鳴不中律呂時時驚我眠吾兒亦惡聒勠力事棄捐止我爲爾歌不如恣其然狂風動地至萬竅各啾喧一瓢雖易除豈在有無間皪皪山下石泠泠手中弦臨流寫所愛坐聽以窮年

朝日一㬥背

朝日一㬥背欣然忘夜寒樵松煑澗水既食取琴彈彈作南風歌歌罷坐長歎寤彼栖栖者遺世良獨難

黃菊有至性

團團城上日秋至少光輝積陰欲滔天況乃草木微

黄菊有至性孤芳犯羣威采采霜露間亦足慰朝饑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心始欲老鑿耕
低佪但志食邂逅亦專城仰歎冥冥士俯愧擾擾甿
良夜未遽央青燈數寒更撥書置左右仰屋慨平生

三戰敗不羞

三戰敗不羞一官遷輒喜古人思慰親愧辱寧在己
於陵避兄食織屨仰妻子恩義有相權潔身非至理

少年見青春

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賓客醉
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時更覺日月駛
聞歡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
寄言少年子努力作春事亦勿怪衰翁衰强自然異

白日不照物

白日不照物浮雲在寥廓風濤吹黄昏屋瓦更紛泊
行觀蔡河上負土私力弱隋堤散萬家亂若春蠶箔
仍聞決數道且用寛城郭婦子夜號呼西南漫爲壑

草端無華滋

草端無華滋陰氣已盤固暄妍卻如春歲晚曾不寤
一裘可以暖貧士終難豫忽忽遠枝空寒蟲欲坏戶

一日不再飯

一日不再飯飯已八九眠忽忽返照間頓羸不可還
筋骸微纏束肺腑鼎鐺煎長往理不惜高堂思所牽

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人顔色先憔悴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
寧當記疇昔葩葉相嫵媚歲行誰使然好殺豈天意

青青西門槐

人情甘阿諛我獨倦請謁尤於權門疎萬事亦已拙
平生江湖期夢寐不可遏青青西門槐少解馬上暍

天下不用車

天下不用車人人乘馬馳王良雖善御攬轡欲從誰
漢武伐大宛殺人若京坻孝文卻走馬獨行先安之
萬物命在天取舍各有時陰陽更用事冬暖豈所宜
卞氏强獻玉兩刖亦已癡幸終遇良工已剖得不疑

山田久欲拆

山田久欲拆秋至尚求雨婦女喜秋涼踏車多笑語
朔雲卷衆水慘淡吹平楚横陂與直塹疑即没洲渚
霍霍反照中散絲魚幾縷鴻蒙不可問且往知何許
敧眠露下舸側見星月吐龍骨已嘔啞田家真作苦

聖賢何常施

聖賢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齊萬物
喪非不欲富言爲南宫出世無子有子誰敢救其失

散髪一扁舟

散髪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
愛此露的皪復怜雲綺靡諒無與歌絃幽獨亦可喜

道人北山來

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
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復來耘鋤尚康强
死狐正首丘遊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忘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勿悲
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朝聽尚壯急暮聞已衰遲

仰看青青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氣固知當爾爲
我友南山居笑談解人頤分我秋栢實問言歸何時
衣冠汚窮塵苟得猶苦飢低佪歲已晚恐負平生期

秋日不可見

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黄杖藜思平野俛仰畏無光
栗栗澗谷風吹我衣與裳娟娟空山月照我冠上霜

駏驢在霜野

駏驢在霜野低佪向衰草入櫪聞秋風悲鳴思長道
黄金作鞭轡粲粲空外好人生貴得意不必恨枯槁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千歲無麒麟蚩蚩盡鉏商此物誰能珍
漢武得一角燔烹誣鬼神更以鑄黄金傳夸後世人

秋庭午吏散

秋庭午吏散予亦歸息偃豈無嘉賓客欲往心獨懶
北窗古人篇一讀三四反悲哉不蚤計失道行畹晚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轉陰如急轂冥冥蔽中庭下視今可暴
高蟬不復嘒稍得寒鴟宿百遶有衰翁行歌待春緑

我欲往滄海

我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
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崐崘歎息謝不能相看涕瓢盆
客止我且往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目存

前日石上松

前日石上松斸移沙水際青青折釵股俯映幽人砌
蟠根今兾茂落子還蒼翠二年一楮葉世事真期費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
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
所託願求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鍛
丹青空外好鎮壓已甚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
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
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詩
孔子
揚雄二首
漢文帝
秦始皇
韓信
叔孫通
東方朔
揚劉
臧倉
田單
戴不勝
陸忠州
開元行
相送行效張籍
陰漫漫行
一日歸行
汴水
陰山畫虎圖
杜甫畫像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答揚州劉原甫
寄鄂州張使君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悼四明杜醇
哭梅聖俞
遊章義寺
飯祈澤寺
答瑞新十遠
送文學士倅邛州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送張公儀宰安豐
送陳諤
送孫長倩歸輝州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
雲山詩送正之

孔子

聖人道大能亦博學者所得皆秋毫雖傳古未有孔子蟣蠓何足知天高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草搖蟠桃顏回已自不可測至死鑽仰忘身勞

揚雄二首

子雲游天祿華藻鋭初學覃思晚有得晦顯無適莫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嘲出異己傳載因跡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叩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況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

二

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以爲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女數

漢文帝

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諫露臺惜百金灞陵無高丘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

秦始皇

天方獵中原狐兔在所憎傷哉六孱王當此鷙鳥膺搏取已掃地翰飛尚憑凌遊將跨蓬萊以海爲丘陵勒石頌功德羣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蚩蚩彼少子何用辨堅冰

韓信

韓信寄食常歉然邂逅漂母能哀憐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捄兵半楚濰半沙（一作搏兵擊楚濰半涉）從初龍且聞信怯鴻溝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氛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爲孔費兩將軍

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爲兩生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羣豪果知肅黃金既徧賜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爲反初服

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絕倫談辭最詼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子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堙時時一悟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楊劉

人各有是非犯時爲患害唯詩以譎諫言者得無悔汾王昔監謗變雅今尚載末俗忌諱繁此理寧復在南山詠種豆議法過四罪玄都戲桃花母子受顛沛疑似已如此況欲諄諄誨事變故不同楊劉可爲戒

臧倉

位在萬乘師孟軻猶不遇豈云貧與賤世道非吾趣意行天下福事忤由然去命也固有在臧倉汝何與

田單

潛王萬乘齊走死區區燕田單一卽墨掃敵如風旋舞烏怪不測騰牛怒無前飄飄樂毅去磊砢功名傳掘葬與劓降論乃愧儒先深誠可奮士王蠋豈非賢

戴不勝

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懷祿詎有恥知命乃無憂此士自可憐能復識此不

陸忠州

虞人以士招御者與射比當時尚羞爲況乃天下士英英陸忠州學問輔明智低佪得坎坷勳業終不遂

開元行

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儁傑披姦猖幾年辛苦補四海始得完好無疽瘡一朝寄託誰家子威福顛倒那復理那知赤子偏愁毒秖見狂胡倉卒起茫茫孤行西萬里傴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故物社稷陵夷從此始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豺狼

相送行效張籍

一車南一車北身世忽忽俱有役憶昔論心兩綢繆那知相送不得留但聞馬嘶覺已遠欲望應須上前坂秋風忽起吹泥塵雙目空回不見人

陰漫漫行

愁雲怒風相追逐青山滅沒滄江覆少留燈火就空床更聽波濤圍野屋憶昨踏雪度長安夜宿木瘤還苦寒誰云當春便妍暖十日九八陰漫漫

一日歸行

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平生歡意苦不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瑟施繐帷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

汴水

汴水無情日夜流不肯爲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州人物不相似處處蟬鳴令客愁可憐南北意不就二十起家今白頭

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鞚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横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磧上流丹看來濕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包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搏兵走戎羯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

杜甫畫像

吾觀少陵詩爲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死所羞所以見公畫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魯公之書既絶倫歲久更爲時所珍荒壇壞冢朽崖屋剝落風雨埋煨塵斷碑數尺誰所得點畫入紙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親六書篆籀數變改訓詁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使學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出遇世難親經綸揮毫卓犖又驚俗豈亦以此誇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强方通神詩歌甘棠美召伯愛惜蔽芾由思人時危忠誼常恨少寶此勿復令埋堙

荅揚州劉原甫 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

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爲生晚更拙懷祿尚遲留黽勉詎有補强顏包衆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正綢繆胥矣哀此民華簪寧易投

寄岳州張使君

昔人寧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來建業每自如亦復不厭武昌居武昌山川今可想綠水逶迤煙莽蒼白鷗晴飛隨雨檗岸蘼茸茸映魚網投老留連陌上塵思公一語何由往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海隅山谷閉人物最多處平日息相吹連城黕如霧閩王舊宮室丹漆美無度今爲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峩峩中天閣鳴玉新改步

銜詔出梨嶺方爲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
四坐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
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

悼四明杜醇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
藜杖牧鷄豚筠筒釣魴鯉歲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
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
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
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爲己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哭梅聖俞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
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作者始
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
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
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遒貴人
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
能乞錢助饋餾疑此有物司諸幽悽悽孔孟葬魯鄒
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强達誠無
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阨以
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
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
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

遊章義寺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
岑蔚鳥絶迹悲鳴唯一蜩歡言與僧期於此共簞瓢
斬松八九根窻壁具一朝伏檻何所見蒼蒼圍寂寥
巖谷寒更靜水泉清不搖安得有車馬尚無漁與樵
神茂真觀復心明衆塵消陰嶺有嘉客儻來不須招

飯祈澤寺

篤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蘂長林黃柳芽短
笭箵沙際來略彴桑間斷春映一川明雪消千壑漫
魚隨竹影浮鳥誤人聲散翫物豈能留干時吾自懶

荅瑞新十遠

遠水悠然碧遠山天際蒼中有山水人寄我十遠章
我時在高樓徙倚觀八荒亦復有遠意千載不相忘

送文學士倅邛州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
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爲郎
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
時平無諭檄不訪碧雞祥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
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方

送宋中道倅洺州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爲可爲
余嘗憐洺民舄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爲談者嗤
高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送張公儀宰安豊

楚客來時鴈爲伴歸期秪待春氷泮鴈飛南北三兩
回回首湖山空夢亂秘書一官聊自慰安豊百里誰
復歎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熳

送陳諤

有司昔者患不公翻名謄書今故密論才相若子獨
棄外物有命真難必鄉閭孝友莫如子我願卜隣非

一日朱門弈弈行多慚歸矣無爲惡蓬蓽

送孫長倩歸輝州

溪淵得雨潦奔溢不可航江海收百川浩浩誰能量溪淵之日短江海之日長願生畜道德江海以自方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

薄飯午不羡空爐夜無炭寥寥日避席烈烈風欺幔謂予勿惡此何爲向予歎長年客塵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我弟纔將冠邅迴歲又晚想見淮湖漫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换田園在莪力且欲歸鋤灌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翫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

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隉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諧熙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

古詩

和甫如京師徵之置酒
別孫莘野
寄丁中允 寶臣
示平甫弟
憶北山送勝上人
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馬上轉韻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
過劉貢甫
估玉
信都公家白兔
車螯二首
與平甫同賦槐
甘棠梨
獨山梅花
同昌叔賦鴈奴
老樹
賦棗 得燭字
飛鴈
寓言九首
舟中讀書
和王樂道讀進士試卷
自訟
彼狂
衆人

和甫如京師徵之置酒

季子將北征貂裘解亭皐使君擁鳴騶出餞載酒醪
作詩寵行色坐客多賢豪信知大夫才能賦在登高
陟屺憂未已強歌反哀號問言歸何時逮此冬風饕
川塗良阻脩箠鑾慎所操黃屋初啓聖萬靈歸一陶
詢謀及踈賤拔取皆時髦往矣果有合可辭州縣勞

別孫莘老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
把手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
寥寥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雞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
含意不自得強顏聊爾為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
往往並衾語至明不言疲忽忽捨我去使我當從誰
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
隨子至湖上逢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
已懷今日愁更念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寄丁中允 寶臣

人生九州間泛泛水中木漂浮隨風波邂逅得相觸
始我與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義乃綢繆
我於人事踈而子久矣修磨礱以成我德大不可醻
乖離今六年念子未嘗休豈不道相逢但得頃刻留
歡喜不滿顏長年抱離憂古人有所思千里駕車牛
如何咫尺間而不與子遊顧惜五斗米無辜自拘囚
念彼磊落者心顏兩慙羞剡山碧㯅㯅剡水日夜流
山行苦無蹤水淺亦可舟使君子所善來檄自可求
何時子來意待子南山頭

示平甫弟

汴渠西受崑崙水五月奔湍射黃矢高淮夜入忽倒流碕岸相看欲生糞萬檣如山矻不動嗟我仲子行亦止自聞留連且一月每得問訊猶千里老工取河天上落伏𥗼邅沙卷無底土橋立馬望城東數日知有相逢喜牆隅返照媚槐穀池面過雨蘇筐葦欣然把手相與閑所願此時無一詭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閉門爲謝載酒人外慕紛紛吾已矣

憶北山送勝上人

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車馬跡絕人長閑雲埋樵聲隔葱蒨月弄釣影臨潺湲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

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

馬上轉韻

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儘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雌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

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紅沉渚上日蒼起樣中霧卽事有哀傷山川自如故

過劉貢甫

去年約子遊山陂今者仍爲大梁客天旋日月不少留稱意人間寧易得天明徑欲相就語雲雪塡城萬家白冬風吹鬣馬更驕一出何由問行迹能言奇字世已少終欲追攀豈辭劇枕中鴻寶舊所傳飲我寧辭酒或索吾願與子同醉醒顏狀雖殊心不隔故知今有可憐人回首紛紛斗筲窄

估玉

潼關西山古藍田有氣鬱鬱高拄天雄虹雌霓相結纏晝夜不散非雲煙秦人掀斤上其巔視氣所出深鑱鐫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泠然持歸市上求百錢人皆疑嗟莫愛憐大梁老估聞不眠操金喜取走踊躍深藏牢包二十年光怪隣里驚相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鍾鼓縣呼工琢圭寘神筵玉材細鎖不中權賈孫抱物詔使前紅羅複疊怕紫氈發視紺碧光屬聯詔問與價當幾千衆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眞（贗一作）與全

信都公家白兔

水精爲宮玉爲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疑兩瞳射日丹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罝罔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驚墮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亦得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險幽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令予得爲此免謀豐草長林且遊衍

車螯二首

車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燔殼以無味弃弃之能久存予嘗憐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怪其殼有功不見論醉客快一噉散投牆壁根寧能爲收拾持用訊醫門

二

車螯肉之弱恃殼保厥身自非身有求不敢微啓唇

尚恐攔者得泥沙常埋堙往往湯火間身盡殼空存維海錯萬物口牙且咀吞爾無如彼何可畏寧獨人無爲久自苦舍匿不纍陳豁然從所如游蕩四海滸清波躍其汙白日曬其昏死生或有在豈遽得烹燔

與平甫同賦槐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青歲行如車輪蔭翳忽滿庭秋子今在眼何時動江舲

甘棠梨

甘棠詩所歌自足誇衆果愛其凌秋霜萬玉懸磊砢園夫盛採摘市賈爭包裹車輪動盈箱舟載輒連柂朝分不知數暮在知幾顆但使甘有餘何傷小而楕主人指千金飣餖留四坐柑椑與橙栗在口亦云可都城紛華地內熱易生火問客當此時獨煩孰如我

獨山梅花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荊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顛頓守蒿蓬亭亭孤豔帶寒日漠漠遠香隨野風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顏色空

同昌叔賦鴈奴

鴈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爲奴至性能懇惻人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嗷嗷身百憂泯泯衆一息相隨入矰繳豈不聽者惑偷安與受紿自古有亡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

老樹

去年北風吹瓦裂墻頭老樹凍欲折蒼葉蔽屈忽扶踈野禽從此相與居禽鳴無時不可數雌雄各自應律呂我牀撥書當午眠能驚我眠聒我語古詩烏鳴山更幽我念不若鳴聲收但憂此物一朝去狂風還來欺老樹

賦棗 得燭字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爲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鄰家尚得饒婦逐況余秋盤中快噉取饜足風包墮朱繒日顆皺紅玉贄享古已然豳詩自宜錄紓懷青齊間萬樹蔭平陸誰云食之昏匿知乃成俗廣庭觴聖壽以此參肴蔌願比赤心投皇明儻予燭

飛鴈

鴈飛冥冥時下泊稻粱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值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

寓言九首

詵詵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羣游與羣飲仁義待揚榷心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世賢絕俗乃爲學

二

不得君子居而與小人游疵瑕不相摩況乃禍釁稠高語不敢出鄙辭强顏酬始云避世患自覺日已偷如傳一齊人以萬楚人咻云復學齊言定復不可求仁義多在野欲從苦淹留不悲道難行所悲累身修

三

周公歌七月耕稼乃王術宣王追祖宗考牧與宮室甘棠能聽訟召伯聖人匹後生論常高於世復何實

四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

物羸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幷

五

正觀業萬世經營豈非艱其子一搖之宗廟靈幾殫
開元始聰明一眚犇岷山功高後毀易德薄人存難

六

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滿八區
百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諒彼恥不仁戒哉惟厥初

七

鐘鼓非樂本本末猶相因仁聲入人深孟子言之醇
如何正觀君從古同隋陳風俗不粹美惜哉世無臣

八

遊鯨厭海濁出戲清江湄風濤助翻騰網罟不敢窺
失身洲渚間螻蟻乘其機物大苦易窮一窮無所歸

九

猛虎臥草間羣鳥從噪之萬物忌強梁寧獨以其私
虎終機械得鳥亦彈丸隨山雞不忤物獸與鳳凰期

舟中讀書

冉冉木葉下蕭蕭山水秋浮雲帶田野落日抱汀洲
歸臥無與語出門何所求未能忘感慨聊以古人謀

和王樂道讀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
變今嗟未能於己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論常見屈
故令俶儻士往往棄堙欝皐陶敘九德固有知人術
聖世欲爾爲徐觀異人出

自訟

孔子見南子子路爲不怡欲從公山氏勃鬱見色辭
道如天之蒼萬物不能緇弟子尚不信況余乏才資
明知古人仁語默各有時苟出不自慎果爲聽者疑
白圭尚有磨駟馬猶能追一言成不智雖悔欲何爲

彼狂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
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羲畫法作
後程漁蟲獵獸寬羣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
爲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夸賢尚功列恥榮蠱僞日
巧雕元精至言一出衆輒驚上智閉匿不敢成因時
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強取色樂要聾盲震
蕩沈濁終無清詼詭徒亂聖人氓豈若泯默死蠶耕

衆人

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
賢四國流言旦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
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古詩
寄題郢州白雪樓
聖俞爲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蒙亭
和王樂道烘蝨
和聖俞農具詩十五首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酬沖卿月晦夜有感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送董伯懿歸吉州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平甫歸飲
荅陳正叔
過食新城藕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愛日
荅裴煜道中見寄
餘寒
孤城
和微之藥名勸酒
客至當飲酒二首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未已
強起
飲裴侯家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二首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脊山
車螯
疥

寄題郢州白雪樓

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乃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朱樓碧瓦何年有榱桷連空欲驚矯郢人爛漫醉浮雲郢女參差躡飛鳥丘墟餘響難再得欄檻茲名復誰表我來欲歌聲更吞石城寒江暮雲繞

聖俞爲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虎豹不食子鴟梟不乘雄人惡甚鳥獸吾能與成功愛有以討留去有勢不容吾謀適合意幾亦齒姦銘時恩論九泉褒取異代忠堂堂社稷臣近世孰如公空使苗裔稱稱揚得詩翁一讀亦使我慨然想餘風

蒙亭

隱者委所逢在物無不足山林與城市語道歸一轂詩人論巨細此指尚局束頗知區區者自屏忍所欲孰識古之人超然遺耳目豈於喧與靜趣舍有偏獨命亭今何爲似乃畏驚俗至意不標揭小名聊自屬夏風簷楹寒冬雪牕戶燠春樊亂梅柳秋徑深松菊壺觴日笑傲裙屐相追逐此樂已難言持琴作新曲

和王樂道烘蝨

秋水汗流如炙輠敝衣濕蒸塵垢涴施施衆蝨當此時擇肉甘於虎狼餓咀嚙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輒自捫千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

强復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
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
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毆百惡死焦灼肯
貸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黠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
然臍郿塢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貨冢中燎入化秦
屍池上燬隨遷莽坐彼皆勢極就煙埃況汝命輕倖
涕唾逃藏壞絮尚欲索埋沒死灰誰復課（一本無此八句）熏
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蟣恨未除
自計寧能久安臥

和聖俞農具詩十五首

田廬

田父結田廬聊容一身息呼兒取茅竹不借鄉人力
起行廬旁朝歸臥廬下夕悠悠各有願勿笑田廬窄

樵斧

百金聚一冶所賦以所遭此豈異莫耶奈何獨當樵
朝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腰用捨各有時此日兩無邀

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
自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睆彼天上星空名豈余匹

水車

取車當要津膏潤及遠野與天常斡旋如雨自滲瀉
置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圓機者

牧笛

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芊綿杳靄閒落日一橫吹
超遙送逸響澶漫寫真意豈比賣餳人吹簫販童稺

颺扇

精良止如留疏惡去如擯如擯非爾憎如留豈吾吝
無心以擇物誰喜亦誰慍翁乎勤簸颺可使糠粃盡

田漏

占星昏晚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
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其時

牛衣

百獸冬自煖獨牛非氄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
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爾何以報離離滿東皋

耬種

富家種論石貧家種論斗富貧同一時傾瀉應心手
行看萬壟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慙在牛後

耒耜

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兼利端誰與開
神農后稷死般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揉斲無良材

錢鎛

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鎛百工聖人爲此最功不薄
欲收禾黍善先去蒿萊惡願同欹器悟更使臣工作

耰耡

□金以爲曲揉木以爲直直曲相後先心手始兩得
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耰耡耰耡勝鋒鏑

襏襫

采采霜露下披披煙雨中蒲茅以爲支短褐相與同
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慙邊城戍擐甲徂春冬

臺笠（史記索隱謂蓬累立也）

耕有春雨濡耘有秋陽暴二物應時須九州同我服
欲爲生少慕得此自云足君思周伯陽所願豈華轂

耘鼓

逢逢戲場聲壞壞戰時伍日落未云休田家亦良苦
問兒今壟上聽此何莽鹵昨日應官繇州前看歌舞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幷詩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咤今
樣魚網肯數荊州池霜紈奪色賈不售虹玉喪氣山
無輝方船穩載獻天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
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久寄金穀地方執賜
筆磨坳螭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 帝側書新儀不
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誅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
畫鏤空爾糜冰脂揮毫才足記姓字竊學又恥從師
宜忽忽點汙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爲辭篇終有意責
趙璧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
秦爲雌

酬沖卿月晦夜有感

夜雲不見天況乃星與月蕭蕭暗塵走坎坎寒更發
樓歌客尚飲酩酊不畏雪巷哭復有人鄰風送幽咽
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君方感莊周浩蕩擺羈絏
歸來亦置酒玉指調絃撥獨我坐無爲青燈對明滅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沄沄曲江水天借九秋色樓臺飛半空秀氣盤韶石
載酒填里閭吹花換朝夕笙簫震河漢錦繡爛冠幘
地靈瘴癘絕人物傾南極先朝有名臣臥理訟隨息
稍稍延諸生談笑與賓客子來適妙年謁入交履舄
寂寥九齡後此獨望一國虞翻禮丁氾韓愈俟趙德
孤岸鎮頹波俗流未易識我方文葆中旋逐旌旗蹟
去思今豈忘耳目熟遺迹吏舍殷勤言俛仰問乖隔
當時府中兒侵尋鬢邊白下帷雖著書不救寒饑迫
謂宜門闌士宦路久烜赫奈何猶差池更捧丞掾檄
驥摧千里蹄鵬墮九霄翮人生無巧愚天運有通塞
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榮華去路塵謗辱與山積
優游祿仕間較計誰失得送君强成歌陟岵翻感激

送董伯懿歸吉州

我來以喪歸君至因謫徙蒼黃憂患中邂逅遇於此
去年服初除聽赦相助喜看君數歸月但屈兩三指
茫然冬更秋一笑非願始籃輿楊柳下明月芙蕖水
僮饑屢闚門客罷方隱几是非評衆詩成敗斷前史
時時對奕石漫淚爭生死送迎皆幅巾設食但陳米
亦曾戲篇章揮翰疾蒿矢君豪才有餘我老憊先止
東城景陽陌南望長干紫欲斷三畝蔬於焉寄殘齒
經過許後日唱和猶在耳新恩忽捨我欣悵生彼己
江湖北風帆捩柂即千里相逢知何時莫惜縑與紙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幕愁衣單喧喧人語已成
市白日未到扶桑間永懷所好卻成夢玉色髣髴開
心顏逆知後應不復隔談笑明月相與閑

平甫歸飲

無田士相弔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
詩書向牆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讀之等糟粕
有如揚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真未博
叔今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緒餘不及客兒女聊相酢
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繁華子此趣由來各

荅陳正叔

天馬志萬里駑鹽不如閑壯士困局束不如弃之完
利行有阨轍勢涉無恬瀾明明千年羞促促一日歡
孰肯避此世引身取平寬超然子有意爲我歌考槃
予方慕孔氏委吏久盤桓得失未云殊聊各趨所安

過食新城藕

他年過食新城藕枕藉船中載親友今年卻到經行
處獨坐昏煙對舞柳甘酸向口無所適牢落盤餐與
樽酒冰房玉節漫自好欲御還休涕垂手曾參宦學
居常近陽城離別初不久人間此願兩未能西風落
日空迴首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艤船談笑政卽
成洗滌山川作嘉趣平泉浩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
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爲橋取孤嶼掃除荆棘
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版舫來看置
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期
羨門相與遊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
迹空令此地留

愛日

鴈生陰沙春冬息陽海遊冥冥取南北豈以食爲累
咨予愁病軀朴鄙人所戲無才治時難量力當自棄
豈知塞上霜飄然亦何事高堂已白髮愛日負明義
悲風吹平原秣馬聊一惕含懷孰與語仰屋思嘆喟
孟母知身從萊妻恥人制一肉儻易謀萬鍾非得計

荅裴煜道中見寄

君遊苦數歸苦晚一驛險有千里遠知君陟降日暮
間馬力不勁厭長坂兩脚墜地花枝低風頭入溪蒲
葉偃此處登臨不奈愁瓊樹森森遮壘巘

餘寒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鬚秖得凍敝面尚疑創
士耳恐猶墜馬毛欲吹僵牢持有失箸疾飲無留湯
曈曈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憐當此時不濕地上霜
冥冥鴻鴈飛北望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
豈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臧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

孤城

孤城回望（一作首）距幾何記得好處常經過最思東山
煙樹色更憶南湖秋水波百年顛倒（一作三年飄忽）如夢寐
萬事乖隔（一作萬事感激）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
頭明月多

和微之藥名勸酒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客珂馬留閑坊紫芝眉宇傾一
坐笑語但聞雞舌香藥名勸酒詩實好陟釐爲我書
數行真珠的皪鳴槽牀金罌琥珀正可嘗史君子細
看流光莫惜覓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歡華易
盡悲酸早人間沒藥能醫老寄言歌管衆少年趁取
烏頭未白前

客至當飲酒二首

結屋在牆陰閉門讀詩書懷我平生友山水異秦吳
杖藜出柴荆豈無馬與車窮通適異趣談笑不相愉
豈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至當飲酒日月無根株

天提兩輪光環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照我至白首纍纍地上土往往平生友少年所種樹磥砢行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無好醜冥冥誰與論客至當飲酒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

天旋無窮走日月青髮能禁幾回首兒呻婦嘆冬復春强欲笑歌難發口黃卷幽尋非貴嗜藜牀穩臥雖貧有二物長乖亦可憐一生所得猶多苟

强起

寒堂耿不寐轆轆聞車聲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數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推枕欲强起問知星正明昧日聖所勉齊詩有雞鳴嗟予以竊食更覺負平生

飲裴侯家

裴侯飲我日向中四坐賓客顏皆紅掃除高館邀我入自出糶麥憐民窮天邊眼力破萬里桑麻冥冥山四起野心探尋殊未已更欲湔衣北城水忽見碧樹櫻桃懸下馬恣食不論錢赤星磊落入我眼恐是半醉遊青天裴侯方坐塵沙裏役身救物當如此我曹偶脫簿領閑何忍愛惜一日閑且歸拂席飽眠睡明日更看滁南山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

珠玉不自貴故爲人所憐賢愚亦如此好惡有自然聞子欲東南使我抱幽悁炎風沙土中甘與子留連大梁非無客跪起廢食眠相看獨不厭以此知子賢衰氣已難强壯心方少年才高豈易得曷子在雕鐫

二

昆崙一支流向東七月八月船如風愛君少壯此行樂恨我留連成老翁神頭兩岸水無窮伏檻荷花滿地紅當時不得君攜手今日山川在眼中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脊山

宣城百山間文脊尤奇峯拔出飛鳥上圖畫難爲容聞昔有幽人捫蘿追赤松遺形此古室孤坐鹿裘重人去邈不反洞壑空藏龍側行蒼崖煙俯仰求靈蹤遊者如可得甘棄萬戶封安能久塵土傾倒相逆逢

車螯

海於天地間萬物無不容車螯亦其一埋沒沙水中獨取常苦易衛生乏明聰機緘誰使然含蓄略相同坐欲腸胃得要令湯火攻置之先生盤噉客爲一空鑾夏怪四坐不論殼之功狼籍堆左右棄置任兒童何當强收拾持問大毉工

疥

浮陽燥欲出陰濕與之戰燥濕相留連蟲出乃投間搔膚血至股解衣燎鑪炭方其愜心時更自無可患呼醫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樂即有苦愜心非所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古詩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信陵坊有籠山樂官
收鹽
省兵
發廩
感事
美玉
寄曾子固
同杜史君飲城南
有感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別馬祕丞
到郡與同官飲
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
招同官遊東園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遂遊東園
秋懷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飲城南
試茗泉
躍馬泉
白紵山
七星硯
九鼎
九井
寄題衆樂亭
書會別亭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楚越千萬山雄奇此山兼盤根雖巨壯其末乃脩纖去縣尚百里側身勇前瞻蕭條煙嵐上縹緲浮青尖徐行稍復逼所矚亦已添精神去亹亹氣象來漸漸卻席取近岸移船傍蒼蒹窺觀坐窮晡未覺晷刻淹江空萬物息四面波瀾恬峨然九女鬟爭出一鏡奩臥送秋月沒起看朝陽暹遊氛蕩無餘瑣細得盡覘陵空翠巘直照影寒鉎銛冢木立紺髮崖林張紫髯變態生倏忽雖神詎能占當留老吾身少駐誰云饜惜哉秦漢君黃屋上衡灊等之事嬉遊捨此何其廉我疑二后荒神物久已厭埋藏在雲霧不欲登昏憸又疑避褒封蔽匿以爲謙或是古史書脫落簡與籤當時備巡遊今不在緗縑終南泰之望泰山魯所詹天王與秩祭俎豆羅醯鹽苟能澤下民雖此遠亦沾方今東南旱土脉燥不黏尚無膚寸功豈免竊食嫌神莽吾難知士病吾能砭文章巧傅會智術工飛箝薦寶互珪璧論材自楩柟苟以飾婦妾謬云活蒼黔豈如幽人樂茲山謝閭閻穴石作戶牖垂泉當門簾尋奇出後徑覽勝倚前簷超然往不返舉世徒呫呫高興寄日月千秋伴烏蟾退追商洛翁秦火不能炎近慕楚穆生竟脫楚人鉗吾意竊所尚人謀諒難僉

誰謂九華遠吾身未嘗詹唱篇每起予予口安能簮
憶在秋浦北空江上新蟾光潔寫一鏡迴環兩堤奩
露坐引衣襟風行欹帽簷維舟當此時巨細得盡瞻
試嘗論大略次乃述纖纖此山廣以深包畜萬物兼
噓雲吐霧雨生育靡不漸巍然如九皇德澤四海沾
此山相後先各出羣峯尖毅然如九官羅立在堂廉
挺身百辟上附麗無姦憸此山高且寒五月不覺炎
草樹萋已綠冰霜尚涵淹頽然如九老白髮連蒼髯
此山當無雲秀色鬱以添姹然如九女靚飾出重簾
珮環與巾裙紺玉青紈縑遠之妍西施近或醜無鹽
變態不可窮詩者徒呫呫我初勇一往役世難安恬
淚荒不走職民瘼當誰砭乖離今數旬夢想欲窺覘
自期得所如何啻釋囚鉗念昔太白巔下視海日暹
揭來天柱遊屐齒尚苔黏猶之健飲食屢饗亦云饜
胡爲慕攀踏已憊且不嫌豈其仁智心山水固所潛
男兒有所學進退不在占功名苟不諧廊廟等閭閻
況乃掄椽杙其誰辨楩柟歸歟巖崖居料理帶與籤
得石坐兀兀逢泉飲厭厭取舍斷在獨豈必詢謀僉
子語實慰我寧殊邑中黔玉枝將在山當倚以葭蒹
詩力我已屈鋒鋩子猶銛扶復更一戰語放其無謙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雪釋沙輕馬蹄疾北城可遊今暇日濺濺溪谷水亂
流漠漠郊原草爭出嬌梅過雨吹爛熳幽鳥迎陽語
啾唧分香欲滿錦樹園剪綵休開寶刀室胡爲我輩
坐自苦不念茲時去如失飽聞高遲動車輪甘臥空
堂守經帙淮蝗蔽天農久餓越卒圍城盜少逸至尊
深拱罷簫韶元老相看進刀筆春風生物尚有意壯
士憂民豈無術不成歡醉但悲歌回首功名古難必

信陵坊有籠山樂官

萬里山林姿羽毛何璀璀鳴聲應律呂唯有知者愛
都門市井兒誰翫汝文采應須鎖樊籠勿受九矰害

收鹽

州家飛符來比櫛海中收鹽今復密窮囚破屋正嗟
欷吏兵操舟去復出海中諸島古不毛島夷爲生今
獨勞不煎海水餓死耳誰肯坐守無亡逃爾來賊盜
往往有劫殺賈客沈其艘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
與爭秋毫

省兵

有客語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
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寡雖危猶幸全
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胡來飲秦川
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惰習已久去歸豈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發廪

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
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
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營營
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惸
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
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貧富不難評

豳詩出周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

感事

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
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
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賕閉關幸見省笞扑隨其後
況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
鄉鄰銖兩徵坐逮空南畝取貲官一毫姦桀已云富
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揭來佐荒郡懍懍常慚疚
昔之心所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況乃余之陋
内訟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美玉

美玉小瑕疵國工猶珍之大賢小玷缺良交豈其絕
小缺可以補小瑕可以磨不補亦不磨人為奈爾何

寄曾子固

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為最君名高山嶽嵑嶭嵩與太
低心收憃友似不讓塵壒又如滄江水不逆溝畎澮
君身揭日月遇輒破氛靄我材特窮空無用補倉廥
謂宜從君久垢汚得洮汰人生不可必所願每顛沛
乖離五年餘牢落千里外投身落俗穽薄宦自鉗釱
平居每自守高論從誰丐搖搖西南心夢想與君會
思君挾奇璞願售無良儈窮閻抱幽憂凶禍費禳禬
州窮吉士少誰可壻諸妹仍聞病連月醫藥誰可賴
家貧奉養狹誰與通貨貝詩人刺曹公賢者荷戈祋
奈何遭平時德澤盛汪濊鸞鳳鳴且下萬羽來翽翽
呦呦林間鹿爭出噬苹藾乃令高世士動輒遭狼狽
人事既難了天理尤茫昧聖賢多如此自古云無柰
周人貴婦女扁鵲名醫滯今世無常勢趨舍唯利害
而君信斯道不閔身窮泰弃捐人間樂濯耳受天籟
諒知安肥甘未肯顧糠籺龍蟠雖蟠屈不慕蜩蟬蛻
令人重感奮意勇忘身蕞何由日親炙病體同砭艾
功名未云合歲月尤須愒懷思切劘劾中夜淚霶霈
君嘗許過我早晚治車軑山溪雖峻惡高眺發蒙聵
峯巒碧參差木樹青晻藹桐江路尤駛飛槳下鳴瀨
魚村指暮火酒舍瞻晨旆清醪足消憂玉鯽行可膾
行行願無留日夕佇傾蓋會將見顏色不復謀蓍蔡
延陵古君子議樂恥言鄶細事豈足論故欲論其大
披披發鞬櫜懍懍見戈銳探深犯巖壁破惑黜強獪
離行步荃蘭偶坐陰松檜宵床連衾幬晝食共麤糲
玆歡何時合清瘦見衣帶作詩寄微誠誠語無綵繪

同杜史君飲城南

山公遊何處白馬鳴翩翩檀那十畝碧五月浮寒烟
留客聽其間風吹江海懸出罇不見日竹外空青天
焚蠟助月出酒光發金船狂客惜不去醉翁舞回旋
何必吹簫人玉枝自嬋娟歸路借紅燭雨星低馬前

有感

憶昔與胡子戲娛西城幽放斥僕與馬獨身步田疇
牛豎歌我旁聽之為久留一接田父語嘆之勝王侯
追逐恨不恣暮歸輒懷愁顧常輕千乘秖願足一丘
子時怪我少好此寂寞遊笙篁不入耳又不甘醪羞
那知抱孤傷罷頓不能遒世味已鮮少但餘野心稠
乖離今十年班髮滿我頭昔與亦略盡食眠常百憂
每逢佳山水欲往輒復休方壯遂如此况乃高春秋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古人喜經綸萬事暫强聒時來上青冥俯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由來治亂體宿昔心已達肯隨俗好惡議論輕自决遺風何寥寥夢寐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召赴嚴闕長材晦朝倫高行隱家閭新除讜問望宿藴行施設念吾非忘形此理未易説

别馬祕丞

伯夷惡一世季也皆鄉人吾嘗論夫子有似季之倫人情路萬殊近世頗荆榛唯君遊其間坦坦得所循意君誠愷悌慕向從宿昔柰何初相懽鷄首已云北莓莓郊原青漠漠風雨黑冠蓋滿津亭君今去何適

到郡與同官 時倅舒州

瀉碧沄沄横帶郭浮蒼靄靄遥連閣草木猶疑夏鬱葱風雲已見秋蕭索荒歌野舞同醉醒水果山肴互酬酢自嫌多病少懽顔獨負嘉賓此時樂

自舒州追送朱氏女弟憩獨山館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

晨霜踐河梁落日憩亭皋念彼千里行惻惻我心勞攬轡上層岡下臨百仞濠寒流咽欲絶魚鼈久已逃暮行苦邅迴細路隱蓬蒿驚麏出馬前鳥駭亡其曹投僧避夜雨古檠昏無膏山木鳴四壁疑身在波濤平明長安嶺飛雪忽滿袍天低浮雲深更覺所向高

招同官遊東園

青青石上藥霜至亦已凋冉冉水中蒲爾生信無聊感此歲云晚欲懽念誰邀嘉我二三子爲回東城鑣幽菊尚可泛取魚繫榆條毋爲百年憂一日以逍遥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遂遊東園

暑往詎幾時涼歸亦云暫相隨東山樂及此身無憾聊回清池柂更伏荒城檻采采黄金花持盃爲君泛

秋懷

城南平野寒多露窗壁含風秋氣度鄰桑槭槭已欲空悲蟲啾啾促機杼柴門半掩掃鳥迹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有來還不拒

既别羊王二君與同官會飲于城南因成寄用藥名

赤車使者白頭翁當歸入見天門冬與山久别悲忽忽澤瀉半天河漢空羊王不留行薄晚酒肉從容追路遠臨流黄昏席未卷玉壺倒盡黄金盞羅列當辭更繾綣預知子不空青眼嚴徐長卿誤推挽老年揮翰天子施送車陸續隨子返坐聽城雞腸宛轉

試茗泉

此泉地何偏陸羽曾未閲坻沙光散射寶乳甘潛洩靈山不可見嘉草何由啜但有夢中人相隨掬明月

躍馬泉

古水縮蛟螭憎山欲隳突山祇來伐之半嶺跳齧膝玉珂鳴塞空組練光照日崩騰赴不測一陷常萬匹神戰異人間千秋爲倏忽泉旁往來客夜寄幽人室但聽鳴蕭蕭何由見神物

白紵山

白紵衆山頂江湖所縈帶浮雲卷晴明可見九州外肩輿上寒空置酒故人會峯巒帳錦繡草木吹竽籟登臨信地險俯仰知天大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

殘年苦局束往事嗟摧壞歌舞不可求桓公井空在

七星硯

余聞星墮地往往化爲石石上有七星此理余莫測持來當白日光彩不爲匿恍如起鴻蒙俛仰帝垣側當由偶然似見取參筆墨豪心蕩珍異樂以萬金得南工始爲僞僞傳合巧無隙亦時疑世人故自有能識

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龍竄藏魑魅伏心誌幽妖尚覬隙以金鑄鼎空九牧冶雲赤天漲爲黑鞴風餘吹山拔木鼎成聚觀變怪索夜人行歌鬼晝哭功施元元後無極三姓衛守相傳屬弱周無人有宜出沈之九幽拆地軸始皇區區求不得坐令神姦窺邑屋

九井 得盈字

沿崖涉澗三十里高下犖确無人耕捫蘿挽蔦到山趾仰見吹瀉何崢嶸餘聲投林欲風雨末勢卷土猶溪阬飛蟲凌兢走獸慄霜雪夏落雷冬鳴野人往往見神物鱗甲漠漠雲隨行我來立久無所得空數石上菖蒲生中官繫龍沉玉冊小吏磔狗澆銀餅地形偶爾藏險怪天意未必司陰晴山川在理有崩竭丘巒自古相虛盈誰能保此千世後天柱不折泉常傾

寄題衆樂亭

陵陽遊觀吾所好恨不即過衆樂亭嘗聞髣髴入夢寐吟筆自欲圖丹青千峯秀出百里外忽於其上崢嶸檻朝雲噓岳日暖暖夜水落澗風泠泠春花窈窕鳥爭舞夏木蔭鬱猿哀鳴獠收葉落天地爽海月影到山川明鑑輿晨出誰與適坐與萬物觀虛盈令思民事不忍後田間笑語催蠶耕吏休歸舍獄訟少墟落飲酒欲秋成唯愁一日奪令去出來老稚交逢迎彼民安知方祿仕徒喜使我寬逋征令知道義士林服遺愛豈用吾詩評

書會別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借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翱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古詩
泊舟姑蘇
崐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如歸亭順風
垂虹亭
張氏靜居院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荅客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
顧林亭
寒穴
吳王獵場
始皇馳道
柘湖
陸瑁養魚池
華亭谷
陸機宅
崐山
三女崗
太白嶺
禿山
贈曾子固
鮑公水
寄李士寧先生
僧德殊水簾
杭州修廣師法喜堂
復至曹娥堰寄丁元珍
荅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寄贈胡先生
得子固書因寄
寄虔州江陰二妹
登越州城樓
憶昨詩示諸外弟

泊舟姑蘇

朝遊盤門東暮出閶門西四顧茫無人但見白日低荒林帶昏煙上有歸鳥啼物皆得所託而我無安棲

崐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饑更清風藹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迮冠蓋場

如歸亭順風

春江窈窈來無地飛帆浩浩窮天際朝出吳川夕霅溪回首喬林吹岸蕭枕師高臥自嘯歌戲彼挽舟行復止人生萬事反衍多道路後先能幾何

垂虹亭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雜蜃氣欄楯相承翼初疑神所為滅沒在頃刻晨興坐其上傲兀至中昃猶憐變化功不謂因人役今君持酒漿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熒煌丹沙柱璀璨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喟予獨感此剝爛有終極改作不可無還當采民力

張氏靜居院

動者利進爲靜者樂止居物性有偏得惟賢時卷舒
張侯始出仕所至多名譽老矣歸偃休買地斸荒蕪
屋成爲令名名實與時俱南堂棲幽眞晨起瞻像圖
北堂畫五禽游戲養形軀燕有諸賓庭學有諸子盧
問侯年幾何矯矯八十餘問侯何能爾心不藏憂愉
問侯客何爲弦歌飲投壺問侯兒何讀夏商及唐虞
嵩山塡門戶洛水遶階除疾於山水間結駟有通衢
我念老退者古多賢大夫留侯亦養生乃欲淩空虛
閉門不飲酒豈異山中臞疏傳稍喜客揮金能自娛
不聞喜教子滿屋靑紫朱張侯能兼取勝事古所無
褒稱有樂石丞相爲之書而我不自量聞風亦歌呼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飛鳥

二

浮雲離披久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昨夜雨霧霏北風蕭蕭寒到骨

荅客

士常疑西伯何至羑里辱瞽鰥親父子尚脫井廩酷
昏主雖聖臣飛禍安可卜致命遂其志雖窮不爲戮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

顧林亭（野王所居也）

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疎
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

寒穴

神農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
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淸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
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始皇馳道

穆王得八駿萬事得期修茫茫萬載間復此好遠游
車輪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柘湖（湖中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云秦有女入湖爲神今有廟）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
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竄險阻禍福易欺人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紛水中游豈是昔時魚
吹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水行三百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淸淺松江能覆舟
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沉浮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
（華亭水自大盈入松江而北入海）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自生鍼
芊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崐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淸越有餘聲
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敧傾不如鶴與猿棲息尚全生

三女崗（吳王葬三女於此）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

三女共一丘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力傾人城

太白嶺

太白龍嵸東南馳衆嶺環合青紛披煙雲厚薄皆可愛樹石疎密自相宜陽春已歸鳥語樂溪水不動魚行遲生民何由得處所與茲魚鳥相諧熙

秃山

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誰使鄉人語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遊相匹乃生子子衆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攀挽上極高屈指亦窮幽衆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攘爭取一飽豈暇議藏收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嚙一毛不得留狙雖巧過人不善操鞠擾所嗜在果穀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顧無所投生生未云已歲晚將安誅

贈曾子固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媚柔羣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羣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

鮑公水

村南鮑公山山北鮑公水高穴逗遠源泠泠落山觜玉色與飴味不可他味比竹樹四蒙密翠藤相披靡漫郎昔少年幽居得之此臨窺若有遇愛歎無時已浮名未汙染永矢終焉爾奈何中棄入長安十載風塵化舊顏讙囂滿耳不可洗此水泠泠空在山

寄李士寧先生

樓臺高聳間晴霞松檜陰森夾柳斜渴愁如箭去年華陶情滿滿傾榴花自嗟不及門前水流到先生雲外家

僧德殊家水簾求予詠

淙淙萬音落石顛皎皎一派當簷前清風高吹鸞鶴唳白日下照蛟龍涎浮雲粣額自能卷缺月琢鉤相與縣朱門試問幽人價翡翠鮫綃不直錢

杭州修廣師法喜堂

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師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肝膽豁況乃宴坐窮朝晡憶初救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

復至曹娥堰寄剡縣丁元珍

溪水渾渾來自北千山抱水清相射山深水急無艇子欲從故人安可得故人昔日此水上鑄酒扁舟慰行役津亭把手坐一笑我喜滿懷君動色論新講舊惜未足落日低佪已催客離心自醉不復飲秋果寒花空滿席今年却坐相逢處怊悵難求別時迹可憐溪水自南流安得溪船問消息

答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吾子命世豪術學窮無間直意慕聖人不問閔與顏彼昏何為者誣構來嚬嚬應逮犯秋陽動為人所歎不卹我躬瘁乃嗟天澤慳令人念公卿燁燁趨王班泊無憫世意狙猿而佩環愛子所守卓憂子不能攀永矢從子游合如扉上鐶願言借餘力迎浦疎潺潺亦有衣上塵可攀禅太山大江秋正清島漵相縈彎

四聆浩無主日暮煙霞斑水竹密以勁霜楓衰更殷
賞託亦云健行矣非間關相期東北遊致館淮之灣
無爲襲窮羸悠然及温還

寄贈胡先生并序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書焉耳翼之先
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
又詳於書不待見而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
是詩

先生天下豪傑魁胷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
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
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
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蹻
跖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
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照
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
羣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

得曾子固書因寄

始吾居揚日重問每見及云將自親側萬里同講習
子行何舒舒吾望已汲汲窮年夢東南顏色不可挹
仁賢豈欺我正恐事維縶嚴親抱憂衰生理賴以給
不然航江外天寒北風急無乃山路惡僕弱馬行澀
孤懷未肯開歲物忽如蟄朅來高郵住巷屋頗卑濕
蓬蒿稍芟除茅竹隨補葺苟云禦風氣尚恐憂雨汁
故人莫在眼屢獨開巾笈忠信蓋未見吾敢誣茲邑
出關誰與語念子百憂集眺聽聊自放日暮城頭立
徐歸坐當戶使者操書入時開識子意如渴得美湆
驪駒日就道玉手行可執舊學待鐫磨新文得刪拾
重登城頭望喜氣滿原隰

寄虔州江陰二妹

貢水日夜下下與章水期我行二水間無日不爾思
飄若越鳥北心常在南枝又如岐首蛇南北兩欲馳
逝者日已遠百憂詎能追生存苦乖隔邂逅亦何時
女子歸有道善懷見於詩庶云留汝車慰我堂上慈

登越州城樓

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國可憐客子無定
宅一夢三年今復北浮雲縹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
回頭人間未有歸耕處早晚重來此地遊

憶昨詩示諸外弟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
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
差飛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閑弄筆
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
孟猶寒飢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明年
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寤青
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賤不自
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旻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
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皆血被面無時晞母兄呱呱
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
國趨王畿刻章琢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身着
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無山四封庳獨
有廟塔尤峩巍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飄旌旆騰書漕府私自
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二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
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横揮出門信馬
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事不自適却指舅
館接山扉當時髫兒戲我側于今冠佩何頎頎況復
丘樊滿秋色蜂蝶擢藏花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不
忍荅卒回驂騑留當開樽强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律詩五言八句

欣會亭
東臯
歲晚
半山春晚即事
欹眠
露坐
山行
題寶公塔院祠堂
定林
送張甥赴青州幕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
送贊善張軒民西歸
送鄧監簿南歸
秋夜二首
即事
晝寢
過故居
鴈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二首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自府中歸寄西庵行詳
贈上元宰梁之儀承議
贈殊勝院簡道人
懷吳顯道
淨照堂
重遊草堂次韻三首
題齊安寺山亭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
宿定林示無外名務周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獨飯
草堂
示耿天騭
光宅
示無外
北山暮歸示道人
懷古二首
與寶覺宿精舍
中書偶成
華藏寺會故人得泉字
求全
秋風
次韻昌叔歲莫
次韻酬昌叔羇旅之作

欣會亭

數家鄰水竹一塢共雲林晚食靜適己獨謠欣會心
移牀隨漫興操筴取幽尋未愛神錐汝猶憐妙斲琴

東臯

起伏晴雲徑縱横暖水陂草長流翠碧花遠沒黄鸝
楚製從人笑吳吟得自怡東臯與不淺遊走及芳時

歲晚

月映林塘澹風含笑語涼俯窺憐綠淨小立佇幽香
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半山春晚即事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
牀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欹眠

翠幙卷東岡欹眠月半牀松聲悲永夜荷氣馥初涼
清話非無寄幽期故不忘扁舟亦在眼終自懶衣裳

露坐

露坐看溝月飄然風度荷珠跳散作點金湧合成波
老失芳歲易靜知良夜多陵秋久不寐吾樂豈弦歌

山行

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製長耳嗣吳吟
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

題雱祠堂 在寶公塔院

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
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定林

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
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

送張錫赴青州幕

人情每期費之子適予心老餞城東陌悲分歲暮襟
少留班露草遂往隔雲林未覺青丘遠因風嗣好音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

會稽遊宦鄉海物錯句章土潤箭萌美水甘茶串香
今君誠暫屈他日恐難忘唯有西興渡靈胥或怒張

二

誰謂貴公子乃如寒士家真宜舉敦樸已自勝浮華
洲荻藏迷子溪篁擁若耶相望只在眼音問莫言賒

送贊善張軒民西歸

柴荊雀有羅公子數經過邂逅相知晚從容所得多
百憂生暮齒一笑隔滄波早晚西州路遙聽下坂珂

送鄧監簿南歸

不見驪塘路茫然四十春長為異鄉客每憶故時人
水閱公三世雲浮我一身濠梁送歸處握手但悲辛

秋夜二首

客臥書頻倒蟲鳴坐寂寥殘燈生暗暈重露集寒條
真樂閑尤見深禪靜更超此懷無與晤擁鼻一長謠

二

幔逗長風細窗留半月斜浮煙暝綠草泫露冷黃花
獨曳緣雲策仍尋度水槎歸時參夜半鄰犬靜中譁

即事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
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晝寢 甲子四月十七日午時作

井逕從蕪漫青藜亦倦扶百年唯有且萬事總無如
弃置蕉中鹿驅除屋上烏獨眠窗日午往往夢華胥

過故居

沂杝開新屋扶輿遶故園事遺心獨寄路辟目空存
野果寒林寂蠻花午簟溫難忘舊時處欲宿愧桑門

鴈

北去還爲客南來豈是歸倦投空渚泊飢帖冷雲飛垣柵雜長暖溝池鶩自肥憐渠不知此更隳野人機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桑楊（一作麻）已零落藻荇亦（一作復）消沈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强穿西（一作南）埭路共望北山岑欲見（一作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二

親朋會合少時序感傷多勝踐聊爲樂清談可當歌微風淡水竹淨日暖煙蘿興極猶難盡當如薄暮何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雲結川原暗風連草木萎遙瞻季行役正對女傷悲夢事中千變生涯老百罹更慚無道力臨路涕交頤

自府中歸寄西庵行詳

意衰難自力扶路便思還强逐蕭騷水遙看慘淡山行尋香草遍歸溁晚雲閒西崦分明見幽人不可攀

贈上元宰梁之儀承議（梁多留詩在江寧僧舍）

白下有賢宰能歌如紫芝民欺自不忍縣治本無爲風月誰同賞江山我亦思粉牆侵醉墨怊悵綠苔滋

贈殊勝院簡道人

早悟耆山善今爲洛社豪有生常寂寞所得是風騷露夕吟逾苦雲收思共高此懷差自適千社一牛毛

懷吳顯道

南郭紅亭冷西山白道曛江光凌翠氣洲色亂黃雲歲暮誰邀客情親故憶君天涯獨惆悵歸鳥黑紛紛

靜照堂

任公蹲會稽海上得招提淨觀堂新搆幽尋客屢攜飛簷出風雨灑翰落虹蜺投老黃塵陌東看路恐迷

重遊草堂次韻三首

垣屋荒葛藟野殿冷檀沈鶴有思顒意鷹無戀遁心禪房閑深竹齋鉢度遙岑寂寞黃塵裏金身倚一尋

二

僧殘尚食少佛古但泥多寒守三衣法飢傳一鉢歌寬閑每迸竹危朽漫牽蘿怊悵庭前栢西來意若何

三

野寺真蘭若山僧老病多疎鍾挾谷響悲梵入樵歌水映茅篁竹雲埋蔦女蘿拂塵書所見因得擬陰何

題齊安寺山亭

此山無躑躅故國有楊梅悵望心常折慇懃手自栽暮年逢火改晴日對花開萬里烏塘路春風自往來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

蹇驢愁石路余亦倦躋攀不見道人久忽然芳歲殘朝隨雲暫出暮與鳥爭還杳杳青松壑知公在兩閒

宿定林示無外（名務周）

天女穿林至姮娥度隴來欲歸今晚晚相值且徘徊誰謂我忘老如聞蟲造哀鄰衾亦不寐共盡白雲杯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都城羈旅日獨許上人賢誰爲孤峯下還來宴坐邊是身猶夢幻何物可攀緣坐對青燈落松風咽夜泉

獨飯

窗明雨不借榻淨一籧篨栩栩幽人夢夭夭老者居安能問香積誰可告華胥獨飯牆陰轉看雲坐久如

草堂

草堂今寂寞往事翳山椒蕙帳空留鶴蘿衣終換貂
生皆墮天袞隱或寄公朝疊潁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示耿天騭

挾策能傷性捐書可盡年弦歌無舊習香火有新緣
白土長岡路朱湖小洞天望公時顧我於此暢幽悁

光宅

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臺殿金碧毀丘墟桑竹繁
蕭蕭新犢臥冉冉暮鵶翻回首千歲夢雨花何足言

示無外

支頤橫口語椎髻曲肱眠莫問誰賓主安知汝輩年
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卻憶東窗簟蠻藤故宛然

北山暮歸示道人

千山復萬山行路有無間花發蜂遞繞果垂猿對攀
獨尋寒水度欲趁夕陽還天黑月未上兒童初掩關

懷古二首

日密畏前境淵明欣故園那知飯不賜所喜菊猶存
亦有牀座好但無車馬喧誰爲吾侍者稚子候柴門

二

長者一牀室先生三徑園非無飯滿鉢亦有酒盈樽
不起華邊坐常開柳際門漫知談實相欲辯已忘言

與寶覺宿精舍

擾擾復翩翩秋牀燭屢昏真爲說萬物豈止挾三言
問義曹溪室捐書闕里門若知同一妄目擊道逾存

中書偶成

忽忽余年往茫茫不自知慇懃照清淺邂逅見衰遲
輔世無賢業容身有聖時歸歟今可矣何以長人爲

華藏寺會故人 得泉字

百憂成阻闊一笑得留連城郭西風裏園林落照前
共知官似夢莫負酒如泉興罷重攜手江湖卽渺然

求全

求全傷德義欲速累功名玉要藏而待苗非揠故生
未妨徐出晝何苦急墮成此道今亡矣嗟誰可與明

秋風

拏斂一何饕天機亦自勞牆隈小飄動屋角盛呼號
漠漠驚沙密紛紛斷柳高江湖豈在眼昨夜夢波濤

次韻呂叔歲暮

城雲漏日晚樹凍裏春深慘密魚難暖巢危鶴更陰
橫風高矯弩殘溜細鳴琴歲換兒童喜還傷老大心

次韻酬呂叔羈旅之作

君方困旅食予亦誤朝簪自索東方米誰多季子金
高門萬馬散窮巷一燈深客主竟何事蕭條梁父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律詩五言八句
次韻唐公二首
烏塘
欲歸
發館陶
王村
長垣北
冬日
壬辰寒食
雨中
宿雨
乘日
秋露
還自河北應客
將次洺州憩漳上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涂共泛
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老
送吳叔開南征
遊棲霞庵約平甫至因寄
和棲霞寂照庵僧雲渺
宜春苑
春日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晚興和沖卿學士
秋興和沖卿
次韻沖卿除日春
題友人郊居水軒
遊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江亭晚眺
金山寺
揖仙閣
舟夜即事
何處難忘酒二首
送孫子高
送董傳
寄深州晁同年
白雲然師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題朱郎中白都莊
史教授獨善堂
寄福公道人
身閑
還家
題湯泉壁示諸子有欲閑之意
和唐公舍人訪淨因
沂溪懷正之
答許秀才

次韻唐公二首

東陽道中

山蔽吳天密江蟠楚地深浮雲堆白玉落日寫黃金渺渺隨行旅紛紛換歲陰強將詩詠物收拾濟時心

江行

材非當世用轂有故人推使節春冬換征帆日夜開
南遊取于越東望得州來試盡風波惡生涯亦可哀

旅思

此身南北老愁見問征途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
看雲心共遠步月影同孤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烏塘

地僻居人少山稠伏獸多怒猩朝搏鴈饞虎夜窺騾
籬落生孫竹門庭上女蘿未應悲寂寞六載一經過

欲歸

水漾青天暖沙吹白日陰塞垣春錯莫行路老侵尋
綠稍還幽草紅應動故林留連一盃酒滿眼欲歸心

發館陶

促轡數殘更似聞雞一鳴春風馬上夢沙路月中行
笳鼓遠多思衣裘寒始輕稍知田父穩燈火閉柴荆

王村

晻靄王村路春風北使旗塵催輕騎走寒咽短簫吹
攬轡聯貂帽投鞭各酒巵紛紛小兒女何事倚牆窺

長垣北

攬轡長垣北貂寒不自持霜風急鼓吹煙月暗旌旗
騎火流星點牆桑亞戟枝柴荆掩春夢誰見我行時

冬日

擾擾今非昔漫漫夜復晨風沙不貸客雲日欲迷人
散髮愁邊老開顏醉後春轉思江海上一洗白綸巾

壬辰寒食

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更傾寒食淚欲漲冶城潮
巾髮雪爭出鏡顏朱早雕未知軒冕樂但欲老漁樵

雨中

尚疑櫻欲吐已怪菊成漂紫莧凌風怯青苔挾雨驕
長閑故有味多難自無聊牢落柴荆晚生涯付一瓢

宿雨

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魚吹塘水動鴈拂塞垣飛
宿雨驚沙盡晴雲晝漏稀卻愁春夢短燈火著征衣

乘日

乘日塞垣入御風塘路歸胡皆躍馬去鴈卻背人飛
煙水吾鄉似家書驛使稀忽忽照顏色恨不洗征衣

秋露

日月凋何急荒庭露送秋初疑宿雨泫稍怪曉霜稠
曠野將馳獵華堂已御裘空令半夜鶴抱此一端愁

還自河北應客

媿客問謠俗舊傳今自如材難知驥馬味美賽河魚
塞水移民久川防動衆初北人雖異論時議或非疎

將次洛州憩漳上

漠漠春風裏茸茸綠未齊平田鵶散啄深樹馬迎嘶
地入河流曲天隨日去低高城已在眼聊復解輕齎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涂共泛

水遠浮秋色河空洗夜氛行隨一明月坐失兩孤雲
露髮此時濕風顏何處醺淹留各有趣不比漢二君

白樂天有二處成孤雲之句

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老

老欲求吾志時方撫我華強將愁出塞空得病還家
日轉山河暖風含草木葩勝遊思一往不敢問三車

送吴叔開南征

摻袂不勝情犀舟擊汰行倦遊無萬里惜别有千名
春草淒淒緑江楓湛湛清金陵多麗景此去屬蘭成

遊棲霞庵約平甫至因寄

渺渺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高陰涼易入閑貌老難增
官事真傷錦君恩更飲冰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

和棲霞寂照庵僧雲渺 平甫

蕭然一世外所樂有誰同宴坐能忘老齋蔬不過中
無心爲佛事有客問家風笑謂西來意雖空亦不空

宜春苑

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蘚移鞍一作鞍坐
緑陰樹疎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惜
費金

春日

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競華鶯猶求舊友燕不背貧家
室有賢人酒門無長者車醉眠聊自適歸夢到天涯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正月端門夜金輿縹緲中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
警蹕聲如在嬉遊事已空但令千載後追詠太平功

晚與和沖卿學士

剡剡風生晚娟娟月上初白沙眠緑鱗清浪浴鱏魚
竟欲從君飲猶便讀我書斜陽不到處牆角樹扶疎

秋興和沖卿

雲浮朝慘淡風起夜颼飀欲作冰霜地先迴草樹秋
征人倚笛怨思婦向砧愁爲問隨陽鴈哀鳴豈有求

次韻沖卿除日立春

猶殘一日臘併見兩年春物以終爲始人從故得新
迎陽朝翦綵守歲夜傾銀恩賜隨嘉節無功秖自塵

題友人郊居水軒

田中三畝宅水上一軒開爲有漁樵樂非無仕進媒
槿頭收晚釣荷葉卷新醅坐説魚腴美功名挽不來

遊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秀發千峯霽清涵萬里秋滄江天上落明月鏡中流
眼與魂俱斷身依影獨留爲憐幽興極不見爾來遊

江亭晚眺

日下崦嵫外秋生沆碭間清江無限好白鳥不勝閑
雨過雲收嶺天空月上灣歸鞍侵調角回首六朝山

金山寺

重經高處寺一與白雲親樹木有春意江山如故人
幽軒含氣象偏影落風塵日暮臨歸去徘徊欲損神

揖仙閣

結閣揖仙子疏塘臨隱屏水花紅四出山竹翠相圍
雲度疑軿下鳧驚恐舄飛蜀轀寧可恃投釣此忘歸

舟夜即事

火距臨遙岸餘光照客艖水明魚中餌沙暖鷺忘眠
感槩無窮事遲回欲曉天山泉如有意枕上送潺湲

何處難忘酒二首 擬白樂天作

何處難忘酒英雄失志秋廟堂生莽卓巖谷死伊周
賦斂中原困干戈四海愁此時無一盞難遣壯圖休

二

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皐夔
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

送孫子高

蕩漾江南客融怡席上珍一罇相別酒千里獨歸人
客路貧堪病交情遠更親自憐兒女意失淚滴衣巾

送董傳

悠悠隴頭水日夜向西流行路未云已歸人空復愁
文章合用世顏髮未驚秋一聽秦聲罷還來上國遊

寄深州晁同年

秀色歸荒隴新聲換舐毛日催花蘂急雲避鴈行高
駐馬旌旗暖傳觴鼓吹豪班春不知負短髮爲君搔

白雲然師

白首一山中形骸槁木同苦爭庵徑路雲補衲穿空
塵土隨車轍波濤信柂工昏昏老南北應謝此高風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木杪田家出城陰野逕分溜渠行碧玉畦稼臥黃雲
薄槿烟脂染深荷水麝焚夕陽人不見雞鶩自成羣

二

雨過百泉出秋聲連衆山獨尋飛鳥外時渡亂流間
坐石偶成歇看雲相與還會須營一畝長此聽潺湲

題朱郎中白都莊

蕭灑桐廬守滄洲寄一廛山光隔釣岸江氣雜炊煙
藜杖聽鳴艣籃輿看種田明時須共理此輿在他年

史教授獨善堂

湖海十年舊林塘三畝餘靜非談者隱貧勝富人居
列鼎亦何有幅巾聊自如猶應不獨善學子滿階除

寄福公道人

帝力護禪林滄洲側布金樓依水月觀門接海潮音
開士但歡語遊人多苦吟曾同方丈宿燈火夜沉沉

身閑

身閑宜晚食歲晏忌晨興人自嘲便腹吾方樂曲肱
睡蛇雖不去夢虺已無憑寄語中林客思禪病未能

還家

還家豈不樂生事未應閑朝日已復出征鞍方更攀
傷心百道水閱目萬重山何以忘羇旅翛然醉夢間

題湯泉壁示諸子有欲閑之意

吟哦一水上披寫衆峯間偶運非彭澤留名比峴山
君才今尚稷家行古原顏平世雖多士安能易地閑

和唐公舍人訪淨因

西城方外士傳法自南華高蹈玩一世旁通兼數家
來遊仁者淨傳詠正而葩乘興何時載還能託後車

沂溪懷正之

故人何處所天角淚漫漫寂寞斷音驛徘徊愁肺肝
世情紛可怪旅況浩難安顧化東南鵠高飛託羽翰

答許秀才

高陽有才子負笈求晨饘所趣少知者其辭多慨然
樵妻竟謝絕漂母嘗哀憐尚友古之人于今猶壯年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律詩五言八句　五言長篇附

次韻景仁雪霽
次韻范景仁二月五日夜風雪
次韻沖卿過睢陽
答沖卿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舟上汴
初憩和州
瘧起舍弟尚未已示道原
送杜十八之廣南
崐山慧聚寺次張祜韻
吳江
江
江南
賈生
還自舅家書所感
世事
寄純甫
招丁元珍
遊杭州聖果寺
京兆杜嬰大醇卒以詩二首傷之
江上二首
夏夜舟中頗涼因有所感
孤桐
遲明
陪友人中秋夕賞月
慎縣修路者
河勢
送河間晁寺丞
暮春
遊北山
吳正仲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其韻
陳師道宰烏程縣
冬至
湯泉
讀鎮南邸報癸未四月作
擬和　御製賞花釣魚
和吳沖卿雪霽紫宸朝
和吳沖卿集禧齋祠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雙廟張巡許遠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見遠亭上王郎中

次韻景仁雪霽

新聲生屋霤殘點着垣衣委翳無多在飄零不更飛坳中餘宿潤煖處自朝暉稍見青青色還從柳上歸

次韻范景仁二月五日夜風雪

何知此邂逅談笑接清揚對雪知春淺回燈惜夜長密雲通炫晃殘月墮冥茫故有臨卭客抽毫興未忘

次韻沖卿過睢陽

宮廟此神鄉留親泊楚艎天開今壯麗地積古悲涼

不改山河舊猶餘草木荒還聞足賓客誰是漢鄒陽

答沖卿

風作九衢黃南窗坐正涼破瓜青玉美浮斝白雲香
詩懶猶能強官閑肯便忘賢愚各有用尺寸果誰長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舟上汴

兒童聞太丘邂近兩心投與汝今爲伴知吾不復憂
園桃已解萼沙水欲驚舟一見南飛鴈江邊肯更留

初憩和州

衣足一囊弊粟餘二釜陳猶依食貧地已媿省煩人
塵土病催老風波愁過春詩書今在眼還欲討經綸

瘧起舍弟尚未已示道原

側足呻吟地連甍瘴瘧秋窮鄉醫自絀小市藥難求
肝膽疑俱破筋骸漫獨瘳慙君遠從我契闊每同憂

送杜十八之廣南

東南炎海外尋訪又輸君過嶺猿啼暖貪程馬送曛
清談消瘴癘秀句起煙雲及早來鄉薦朝廷尚右文

崐山慧聚寺次張祜韻

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
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秖桑門

吳江

莽莽昔登臨秋風一散襟地留孤嶼小天入五湖深
柑橘無千里魚鰕有萬金吾雖輕范蠡終欲此幽尋

江

靈源開闢有贏縮但相隨逆折山能礙奔流海與期
泥沙拆蚌蛤雲雨暗蛟螭欲問深何許馮夷秖自知

江南

江南春起柂秋至尚波濤問舍才能定呼舟已復操
行歌付浩蕩歸夢得蕭騷冉冉欲何補紛紛爲此勞

賈生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所論多感槩自信肯依違
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應須蹈東海不但涕沾衣

還自舅家書所感

行行過舅居歸路指親廬日苦樹無賴天空雲自如
黃焦下澤稻綠碎短樊蔬沮溺非吾意慨嗟聊駐車

世事

世事一何稠論心日已偷尚蒙今士笑宜見古人羞
老圃聊須問良田亦欲求非關畏獻冤無責易身修

寄純甫

塞上無花草飄風急我歸梢林聽澗落卷土看雲飛
想子當紅藥思家上翠微江寒亦未已好好著春衣

招丁元珍

默默不自得紛紛何所爲畫墁聊取食獵較且隨時
秋入江湖暗風生草樹悲黃花一杯酒思與故人持

遊杭州聖果寺

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
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

京兆杜嬰大醇能讀書其言近莊其爲人
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貴賤請之輒往
辛也以詩二首傷之

蕭瑟野衣巾能忘至老貧避囂依市井蒙垢出埃塵
接物工齊物勞身恥爲身傷心宿昔地不復見斯人

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
舊宅雨生菌新阡寒轉蓬存亡誰一問嗟我亦窮空

江上

潮連風浩蕩沙引客淹留落日更清坐空江無近舟
共看蒹葭宅聊卽稻粱謀未敢嗟艱食凶年半九州

二

書自江邊使鄉鄰病餓稠何言萬里客更作百身憂
補敗今誰卹趨生我自羞西南雙病眼落日倚扁舟

夏夜舟中頗涼因有所感

扁身畏朝熱望夜倚桅檣日共火雲退風兼水氣涼
未秋輕病骨微暑浣愁腸堅我江湖意滔滔興不忘

孤桐

天質自森森孤高幾百尋陵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
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願斵五絃琴

遲明

欹枕浩無情蘧蘧獨遲明霜繁紅樹老雲月素蟾清
倦鵲猶三市寒雞未一鳴故山何處所應有曉猿驚

陪友人中秋夕賞月

海霧看如洗秋陽望却昏光明疑不夜清瑩欲無坤
掃掠風前坐留連露下尊苦吟應到曉况有我思存

慎縣修路者

舂築今三歲康莊始一修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憂
勠力非無補論心豈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河勢

河勢浩難測禹功傳所聞今觀一川破復以二渠分
國論終將塞民嗟亦已勤無災等難必從衆在吾君

送河間晁寺丞

公孫富文墨名字世多知談笑取高第弦歌當此時
臨河薪石費近塞繭絲移緩急常愁此看君有所爲

暮春

春期行晼晚春意賸芳菲曲水應修禊披香未試衣
雨花紅半墮煙樹碧相依悵望夢中地王孫底不歸

遊北山

攬轡出東城登臨目暫明煙雲藏古意猿鶴弄秋聲
客坐苔紋滑僧眠樾蔭清賞心殊未已山下日西榮

吳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
其韻

越客上荆舠秋風憶把螯故煩分巨跪持用佐清糟
飲量寬滄海詩鋒捷孟勞甘飡飽觴詠餘事付鈞陶

陳師道宰烏程縣

嘗聞太丘長德不負公卿墟墓今千載昆雲亦一城
本懷深閉蓄餘論略施行故自有仁政能傳家世聲

冬至

都城開博路佳節一陽生喜見兒童色歡傳市井聲
幽閑亦聚集珍麗各攜擎却憶他年事關商閉不行

湯泉

寒泉詩所詠獨此沸如烝一氣無冬夏諸陽自廢興
人游不附火蟲出亦疑冰更憶驪山下歆然雪滿塍

讀鎮南邸報癸未四月作

賜詔寬言路登賢壯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煩占
衆喜夔龍盛予虞絳灌嫌太平詎可致天意慎猜嫌

擬和　御製賞花釣魚

雲暖蓬萊日風酣太液春水光承步輦花氣入鉤陳
伏檻留清蹕傳觴屬從臣霏香連釣餌落葉亂游鱗
鎬飲恩知厚銜樽賜願均更看追夏諺先此詠逢辰

和吳沖卿雩霽紫宸朝

虎士開閶闔雞人唱九霄雲移銀闕角日轉玉廊腰
箒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舞袍沾宿潤拜笏擁殘飄
賜飲人何樂歸嘶馬亦驕低佪但志食吟咏得逍遙

和吳沖卿集禧齋祠

緘封祝辭密占寫御名真帝坐遙臨物星圖俯映人
風含煙外節月點霧中茵沈藿升煙遠槐檀取燎新
羽衣歸寂寞金鈸立逡巡却想來時路還疑隔一塵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淥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荈正芳新
聚泛樽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入俗樂事始關身
橘柚供南貢楓槐望北宸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雙廟　張巡許遠

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
中原擅兵革昔日幾侯王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
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志士千年淚泠然落奠觴

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　幷序

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
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

金陵限南北形埶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
江山空幕府風月自觥船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
臺傾鳳久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墦廟域獨龍層塔顛
森疎五願木蹇淺一人泉梲杖窮諸嶺藍輿罷半天
朱門園淥水碧瓦第青煙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簡俊雲翼首離潛
德望完圭角儀形壯陛廉徐鳴蒼玉佩盡校碧牙籤
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
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談資石畫兵略倚珠鈐
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化穆蒼黔
進律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
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詹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
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紫艾衞甲綴朱緅
海谷移文省谿堂燕豆添班春回紺幰問俗卷彤襜
舟檝商巖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見遠亭上王郎中

高亭豁可望朝暮對谿山野色軒楹外霞光几席間
樹侵蒼靄沒鳥背夕陽還草帶平沙闊烟籠別戍閑
圃畦荷氣合田徑燒痕斑樵笛吟蛸塢漁帆出瞑灣
登臨及芳節宴喜發朱顏夾砌陳旌旆褰簾進佩環
觀風南國最應宿紫宸班康樂詩名舊蕪音詎可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律詩七言八句
歲晚懷古
段約之園亭
又段氏園亭
回橈
酴醿金沙二花合發
次韻公闢正議書公戲語申之以祝助發一
笑
次韻致遠木人洲二首
次韻龔深甫二首
次葉致遠韻
次韻酬朱昌叔五首
次韻送程給事知越州
次韻酬徐仲元
詩奉送覺之奉使東川
次韻奉酬覺之
送程公闢得謝歸姑蘇
送項判官
次韻張德甫奉議
北山三詠
寶公塔
覺海方丈
道光泉
登寶公塔
重登寶公塔復用前韻二首
紙暖閣
雨花臺
北窻
小姑
榮上人遽欲歸以詩留之
呈陳和叔 并序
招呂望之使君
公闢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叙歎仰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菴僧者墁之悵然
有感
嶺雲
蓼蟲
莫疑

歲晚懷古

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壁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袪惑者吾今欲辯已忘言

段約之園亭

愛公池館得忘機初日留連至落暉菱暖紫鱗跳復沒柳陰黃鳥囀還飛徑無凡草唯生竹盤有嘉蔬不采薇勝事閬州雖或有終非吾土豈如歸

又段氏園亭

欹眠隨水轉東垣一點炊煙映水昏漫漫芙蕖難見路脩脩楊柳獨知門青山呈露新如染白鳥嬉遊靜不煩朱雀航邊今有此可能搖蕩武陵源

回橈

柴荆散策靜涼颸隱几扁舟白下潮紫磨月輪升靄
靄帝青雲幕卷寥寥數家鷄犬如相識一塢山林特
見招尚憶木瓜園最好興殘中路且回橈

酴醾金沙二花合發

相扶照水弄春柔發似矜夸斂似羞碧合晚雲霞上
起紅爭朝日雪邊流我無丹白知如夢人有朱鉛見
即愁疑此谷容詩所忌故將樛木比綢繆

次韻公闢正議書公戲語申之以祝助發一笑

故人辭祿未忘情語我猶能作扞城身不自遭如貢
薛兒應堪教比韋平老羆豈得長高臥雛鳳仍聞已
閉生把盞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爲好賢傾

次韻致遠木人洲二首

迷子山前漲一洲木人圖志失編收年多但有柳生
肘地僻獨無茅蓋頭河側鮑生乾尚立江邊屈子槁
將投未妨他日稱居士能使君疑福可求

二

杌隉何年客此洲飄流誰弃止誰收無心使口肝使
目有幹作身根作頭暴露神靈難寄託禱祠村落幾
依投紛紛翦紙真虛負立槁安知富可求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

恩容楚老護松楸復得一龔從我游講肄劇談兼祖
謝舞雩高蹈異求由北尋五柞故未愁東挽二楊仍
有樛陟巘降原從此始但無瑤玉與君舟

二

握手東岡雪滿篸後期惆悵老吳蠶芳辰一笑真難
值暮齒相思豈久堪他日杜詩傳渭北幾時周宅對
漳南百年邂逅能多少且可勤來共草菴

次葉致遠韻

生涯聊占水中洲豈即乘桴逐聖丘身與鳧飛仍鴈
集心能茅靡亦波流由來杞梓常先伐誰謂菰蒲可
久留乘興吾廬知未厭故移脩竹擬延騶一作知君聊占水中洲去即東浮逐聖丘憂國無時須問舍得抵有興即乘流由來要路當先據誰謂窮鄉可久留他日五湖尋范蠡想能重此駐前騶

次韻酬朱昌叔五首

點也自殊由與求既成春服更何憂拙於人合且天
合靜與道謀非食謀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
壺頭嗟予老矣無一事復得此君相與遊

二

去年音問隔淮州百謫難知亦我憂前日杯盤共江
渚一歡相屬豈人謀山蟠直瀆輸淮口水抱長干轉
石頭乘興舟輿無不可春風從此與公遊

三

烏榜登臨興未休共言何許更消憂聯裾蕭寺尋真
覺方駕孫陵弔仲謀語罷每開歡笑口詩來仍悼苦
吟頭已知軒冕真吾累且可追隨馬少遊

四

白下門東春水流相看一噱散千憂穿梅入柳曾莫
逆度壍緣岡初不謀世事但如吹劍首官身難即問
刀頭長臨鍛竈真自苦有與復來從我遊

五

樂世閑身豈易求巖居川觀更何憂放懷自事如初

服買宅相招亦本謀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知君於此皆無累長得追隨壙埌遊

次韻送程給事知越州

千騎東方占上頭如何誤到北山遊清明若覩蘭亭月暖熱因忘蕙帳秋投老始知歡可惜通宵豫以別爲憂西歸定有詩千首想肯重來賁一丘

次韻酬徐仲元

投老逍遙屺與堂天刑真已脫桁楊緣源靜翳無魚淰度谷深追有鳥頏每苦交游尋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相看不厭唯夫子風味真如顧建康

詩奉送覺之奉使東川

三秋不見每惓惓握手山林復悵然後會敢期黃耇日相看且度白鷄年畏途石棧王尊馭榮路金門祖逖鞭一代官儀新藻拂得瞻宸宇想留連

次韻奉酬覺之

久知乘傳入西州雖黍從容本不謀戶外驚塵尺書至眼中飛淚片帆收山林病骨煩三顧湖海離腸欲萬周尚有光華賁岑寂篋中佳句得長留

送程公闢得謝歸姑蘇

東歸行路嘆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又王中甫會歌詞與相唱酬燕集）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

送項判官

斷蘆洲渚落楓橋渡口沙長過午潮山鳥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十年長自青衿識千里來非白璧招握手祝君能強飯華簪常得從雞翹

次韻張德甫奉議

知君非我載醪人終日相隨免汙茵賞盡高山見流水唱殘白雪值陽春中分香積如來鉢對現毗耶長者身誰拂定林幽處壁與君圖寫繼吾真

北山三詠

寶公塔

道林真骨葬青霄窣堵千秋未寂寥寶勢旁連大江起尊形獨受衆山朝雲泉別寺分三徑香火幽人止一瓢我亦鷲峰同聽法歲時歌唄豈辭遙

覺海方丈

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迹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牀陰

道光泉

龔龍將雨繞山行注遠投深靜有聲雲涌浴槽朝自暖虹垂齋鑊午還晴銅瓶各滿幽人意玉甃因高正士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枯槔零落筧苔生

登寶公塔

倦童疲馬放松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聲隨起鴉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重登寶公塔復用前韻二首

空見方墳涌半霄難將生死問參寥應身東返知何國瑞像西歸自本朝遺寺有門非輦路故池無鉢但僧瓢獨龍下視皆陳迹追數齊梁亦未遙

二

碧玉旋螺恍隔霄冠山仙冢亦寥寥空餘華構延風月無復靈蹤落市朝帳座追嚴多獻寶供盤隨施有操瓢他方出沒還如此與物何心作逍遥

紙煖閣

聯屏蓋障一尋方南設鈎簾北置牀側座對敷紅絮煖仰牕分啓碧紗涼氈廬易以梅烝壞錦幄終於草野妨楚榖越藤真自稱每糊因得減書囊

雨花臺

盤互長干有絶陘并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溆綿綿淨薄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忘草堂靈便輿却走垂楊陌已戴寒雲一兩星

北牕

病與衰期每强扶雞壅桔梗亦時須空花根蔕難尋摘夢境煙塵費掃除耆域藥囊真妄有軒轅經匱或元無北窻枕上春風煖漫讀毗耶數卷書

小姑

小姑未嫁與蘭支何恨流傳樂府詩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從文狸繽紛雲靄空棠檝綽約煙鬟獨桂旗弄玉有祠終或往飛瓊無夢故難知

欒上人遽欲歸以詩留之

道人傳業自天台千里翛然赴感來梵行毗沙爲外護法筵靈曜得重開已能爲我迂神足便可隨方長聖胎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崦斸莓苔

呈陳和叔并序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皮場街有園數畝中置二亭輒袤丈北戸臨溝略彴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句三班院間度彴飯車蓋下隨所有無坐臥輒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親以去時　永昭陵尚未復土也後與和叔皆蒙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禄居鍾山南和叔經略廣東道舊悵然某作詩以敘其事

毀車爲屋僅容身三歲相要薄主人晝寓亭輒常至夜冬沿溝彴復尋春南陔不洎公歸里蒼墓垂成我喪親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投老一傷神

招呂望之使君

潮溝東路兩牛鳴十畝漪漣一草亭委質山林如許國寄懷魚鳥欲忘形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誰鍾老栢青尚有使君同好惡想隨秋水肯揚舲

公闢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敘歎仰

青丘神父能爲政碧落僊翁好作詩舊事齊兒應共記新篇楚老得先知懷輒大峴如迎日供帳閶門勝去時若與鵾夷鬭百草錦囊佳麗敵西施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菴僧者墁之悵然有感

十年佋悵躡山阡終欲持杯滴到泉東路角巾非故約西州華屋漫脩椽幽明永隔休炊黍真俗相妨久絶弦遺墨每看疑邂逅復隨人事散如煙

嶺雲

嶺雲合處小盤桓人得敷衾馬解鞍寒莢著天榆歷歷淨華浮海桂團團交游渙散淵明喜吏卒蕭條叔夜寬方丈老翁無一髮更知來不爲皮冠

蓼蟲

蓼蟲事業無餘習芻狗文章不更陳隱几自憐居喪我倨堂誰覺似非人難堪藏室稱中士秖合箕山作外臣尚有少緣灰未死欲持新句惱比隣

莫疑

莫疑禪伯未知禪莫笑仙翁不學仙靈骨肯傳黃蘗燼真心自放赤松煙蓮華世界何關汝楮葉工夫浪費年露鶴聲中江月白一燈岑寂擁書眠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律詩七言八句

示俞秀老
外廚遺火示公佐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
八功德水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酬俞秀老
次韻吳沖卿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和酬二首
次韻沖卿從　駕至集禧觀偶成
次韻陪　駕觀燈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和蔡樞密孟夏旦日西府書事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
次韻奉和蔡樞密南京種山藥法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
謁曾魯公
駕自啓聖還內
集禧觀池上詠野鵝
次韻東廳韓侍郎齋居晚興
酬和甫祥源觀醮罷見寄
和　御製賞花釣魚
次楊樂道韻六首
後殿朝次偶題
御溝
幕次憶漢上舊居
後苑詳定書懷
上巳聞苑中樂聲書事
用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待制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詳定試卷二首
奉酬楊樂道
奉酬聖從待制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
荅張奉議

示俞秀老

繚繞山如涌翠波人家一半在煙蘿時豐笑語春聲早地僻追尋野興多窣堵朱門北向招提素脊隱西阿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

外廚遺火示公佐

刀匕初無欲清（七姓切）人如何竈鬼尚嫌嗔翛翛短褐方煬（一作圍）火冉冉青煙已被宸遐近焚巢連鳥雀倉黃濡幕愧比隣王陽幸有囊衣在報賞焦頭亦未貧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

若木昏昏末有鴉凍雷深閉阿香車摶雲忽散簁爲屑翦水如分綴作花擁篲尚憐南北巷持杯能喜兩三家戲挼弄擲輸兒女羔袖龍鍾手獨乂

神女青腰寶髻鴉獨藏雲氣委飛車夜光往往多聯
璧白小紛紛每散花珠網纚連拘翼座瑤池淼漫阿
環家銀爲宮闕尋常見豈即諸天守夜乂

三

惠施文字黑如鴉於此機緘漫五車皭若易緇終不
染紛然能幻本無花觀空白足寧知處疑有青腰豈
作家慧可忍寒真覺晚爲誰將手少林乂

四

寄聲三足阿環鴉問訊青腰小駐車一一照肌寧有
種紛紛迷眼爲誰花爭妍恐落江妃手耐冷疑連月
姊家長恨玉顏春不久畫圖時展爲君乂

五

戲搖微縞女鬟鴉試咀流酥已頰車歷亂稍埋冰揉
粟消沉時點水圓花豈能舴艋真尋我且與蝸牛獨
臥家欲挑青腰還不敢直須詩膽付劉乂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

靚粧嚴飾曜金鴉比興難工漫百車水種所傳清有
骨天機能識皦非花嬋娟一色明千里綽約無心熟
萬家長此賞懷甘獨臥袁安交戟豈須乂

八功德水

雪山馬口出琉璃聞說諸天與護持此水遙連八功
德供人真淨四威儀當時迦葉無塵染何事閔鄉有
上思道力起緣非一路但知瓢飲是生疑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吳楚東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華樓遙瞻旌節臨尊
俎獨臥柴荊阻獻酬想有新詩傳素壁怪無餘墨到
滄洲偶浯南埊重重綠章水還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灑掃東庵置一牀於君獨覺故情長有言未必輸摩
詰無法何曾泥飲光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
相忘猶貪半偈歸思索却恐提桓妄揣量

次韻吳沖卿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周南麟趾聖人風末有騶虞繫召公雅頌兼陳爲四
始笙歌合奏以三終討論詔使成書上休澣恩容著
耤通牆面豈能知奧義延陵聽賞自爲聰（沖卿詩云雪銷鳷鵲御溝融燕見殊恩綴上公晝日作鶖三接寵正風獲聽二南終解頭共仰天顏喜牆面裁容聖域通午漏漸長知禹錫侍臣何術補堯聰時修撰經義所初進二南有旨資政殿讀云）

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二首

得賢方慕北山萊赤白中天二府開功謝蕭規慙漢
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曾留　上主經過跡更費高人
賦詠才自古落成須善頌掃除東閣望公來

二

榮觀流傳動草萊中官賜設上尊開鼓歌窈窱聽疑
夢肴果聯翩餽有臺斧藻故應宜舊德棟梁非復稱
凡材虛堂欲踵曹參事試問齊人或肯來

次韻沖卿上元從　駕至集禧觀偶成

昭陵持橐從遊人更見熙寧第四春寶構中開移王
座華燈錯出映朱塵輦前時看新歌舞仗外還如舊
徼巡投老逢時追往事却含愁思度天津

次韻陪　駕觀燈

繡筤含風下玉除宮商挾奏斐然殊福祥周室流爲

火恩澤堯樽散在衢伏枕但能知廣樂揮毫何以報
明珠願留巾篋歸田日追詠公歡每自娛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承華往歲幸疇諮風月清談接緒餘並轡趁朝今已
老連牆得屋喜如初誅茅我夢江皐地澆薤公思洛
水渠斂退故應容拙者先營環堵祭牢蔬

和蔡樞密孟夏旦日西府書事

宮闕初晴氣象饒寶車攢轂會東朝重輪慶自離明
發內壤陰隨解澤消賜篚外廷紛錦繡燕庖中禁續
薪樵聯翩入賀知君意咫尺威顔不隔霄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

城郭名王據兩陲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
箭漢甲如今不解纍幕府上功聯舊代朝廷稱慶具
新儀周家道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次韻奉和蔡樞密南京種山藥法蔡詩并序云蒙見索南都種山藥法并以生頭數十莖送上輒成小詩青青正是中分天區種何妨試玉延卯見引須緣夏木定知如蘇薰冬筵谿之情雖嫌似疑潤還御水冰霜結蔭近堯雲雨露偏自裹自題還自媿揠苗應笑宋人然

區種抛來六七年春風條蔓想宛延難追老圃莓苔
徑空對珍盤玳瑁筵嘉種忽傳河右壤靈苗更長闕
西偏故畦穿斸知何日南望鍾山一慨然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來詩有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之句

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懷後殪戎胡地馬牛歸隴
底漢人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
將風文武佐時慚吉甫宣王征伐自膚公

翊戴三朝冕有蟬歸榮今作地行仙且開京闕一作洛
蕭何第未放江湖范蠡船老景已鄰周呂尚慶門方
似漢韋賢一觴豈足爲公壽願賦長虹吸百川

謁曾魯公公即會時赴

駕自啓聖還內

衣冠原廟漢家儀羽衞親來此一時　天子當懷霜
露感都人亦歎鼓簫悲紛紛瑞氣隨雲漢漠漠榮光
上日旗塵土未驚閶闔閉綠槐空覆影參差

集禧觀池上詠野鵝

池上野鵝無數好晴天鏡裏雪毰毸似憐暄暖鳴相
逐疑戀寬閑去却回京洛塵沙工點汙江湖矰弋飽
驚猜羽毛的的人難近嗟此謀身或有才

次韻東廳韓侍郎齋居晚興

齋禁雖嚴異太常蕭然高臥意何長煙含欲暝宮庭
紫日映新秋省闥黄壯節易摧行踽踽華年相背去
堂堂追攀坐歎風塵隔空聽鈞天夢帝鄉

酬和甫祥源觀醮罷見寄

竊祿祠官久見容每持金石薦宸衷鈞天忽忽清都
夢方丈寥寥弱水風知結勝緣人意外想尋陳迹馬
蹄中新詩起我超然興更感鍾山蕙帳空

和　御製賞花釣魚

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
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蘂暖含風浩蕩戲鱗清映日
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

二

靄靄祥雲輦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蔽虧玉仗宮花

密映燭金溝御水清珠蘂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次楊樂道韻六首

後殿朝次偶題

百年文物士優游萬國今方似綴旒發策東堂招儁乂回輿北苑罷倡優忽隨諸彥登龍尾尚憶當年應鵠頭獨望清光無補報更慙虛食太官羞

御溝

渺渺金河漲欲平數支分綠報清明常縈輦路漂花去更引流杯送酒行靜見金輿穿樹影清含玉漏過牆聲衰顏一照自多感迴首江南春水生

幕次憶漢上舊居

漢水泱泱繞鳳林峴山南路白雲深如何憂國忘家日尚有求田問舍心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超然便欲遺榮去却恐元龍會見侵

後苑詳定書懷

文墨由來妙禁中家傳豈獨賦河東平生聽想風聲早數日追隨笑語同御水新如鴨頭綠宮花更有鶴翎紅看花弄水聊爲樂不晚朝廷相弱翁

上巳聞苑中樂聲書事

苑中誰得從春遊想見嶄臺瓦欲流御水曲隨花影轉宮雲低繞樂聲留年華未破清明節日暮初回祓禊舟更覺至尊思慮遠不應全爲拙倡優

用樂道舍人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

聖從待制

東門人物亂如麻想見新鞴照路華午鼓已傳三刻漏從官初賜一杯茶怱怱殿下催分首擾擾宮前聽賣花歸去莫言天上事但知呼客飲流霞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殿閣掄材覆等差從臣今日擅文華楊雄識字無人敵何遜能詩有世家舊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勝真茶一觴一詠相從樂傳說猶堪異日誇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嬌雲漠漠護層軒嫩水濺濺不見源禁柳萬條金細撚宮花一段錦新翻身閑始更知春樂地廣還同避世喧不恨玉盤冰未賜清談終日自蠲煩

詳定試卷二首

簾垂咫尺斷經過把卷空聞笑語多論眾勢難專可否法嚴人更謹誰何文章直使看無纇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迴首顧張羅

二

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攻新詠知君勝弱翁

奉酬楊樂道

邂逅聯裾殿閣春却愁容易即離羣相知不必因相識所得如今過所聞近代聲名出盧駱前朝筆墨數淵雲與公家世由來事愧我初無百一分

奉酬聖從待制

班行想望歲空多知有龍門未敢過和近聖人師展季勇爲君子盜荊軻三刀舊協庭闈夢五袴今傳里巷歌復道諫書嘗滿篋不唯詩句似陰何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九衢京洛風沙地一片江湖草樹秋行數儵魚賓共樂臥看鷗鳥吏方休知君定有扁舟意却爲丹青肯少留

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内翰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學問比來多可喜文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眩真邂逅兩賢時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

答張奉議

五馬渡江開國處一牛吼地作菴人結蟠茅竹纔方丈穿築溝園未過旬我久欲忘言語道君今來見句文身思量何物堪酬對棒喝如今揔不親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律詩七言八句

次韻和吳仲庶池州齊山畫圖
次韻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春風
永濟道中寄諸舅弟
道逢文通北使歸
將次相州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
尹村道中
次韻王勝之詠雪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次韻宋次道憶太平早梅
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
送劉和父奉使江西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
送吳龍圖知江寧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送真州吳處厚使君
送李質夫知陝府
題儀真致政孫學士歸來亭
次韻吳季野題岳上人澄心亭
送彥珍
寄張先郎中
汜水寄和甫
寄黃吉甫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示長安君
和平甫招道光法師
和祖仁晚過集禧觀
程公闢轉運江西
次韻微之即席
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次韻王微之登高齋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李君昜弟訪別長蘆至淮陰追寄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惻因成小詩
沖卿席上得行字
示董伯懿

次韻和吳仲庶池州齊山畫圖 知制誥時作

省中何忽有崔嵬六幅生綃坐上開指點便知巖石處登臨新作使君來雅懷重向丹青得勝勢兼隨翰墨回更想杜郎詩在眼一江春雪下離堆

次韻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秪在兩楹間宮樓唱罷雞人遠門闕朝歸虎士閑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卻慙久此隨諸彥文采初無豹一斑

二

掖門相對敞銅鐶巘巘飛甍在兩閒潤色平生知地

禁登臨此日愧身閑浮雲倒影移窗隙落木回飈動屋山忽憶初來秋尚早紫微花點綠苔斑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諫書平日皁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驄漢節飽曾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爲重直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爲湘守即隨公

春風

一馬春風北首燕卻疑身得舊山川陽浮樹外滄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日借嫩黃初著柳雨催新綠稍歸田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

永濟道中寄諸舅弟

燈火忽忽出館陶回看永濟日初高似聞空舍烏烏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路光陰真棄置春風邊塞秖蕭騷辛夷樹下烏塘尾把手何時得汝曹

道逢文通北使歸

朱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欲報京都近消息傳聲車馬少淹留行人盡道還家樂騎士能吹出塞愁回首此時空慕羨驚塵一段向南流

將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騏驎埋沒幾春秋功名蓋世知誰是氣力迴天到此休何必地中餘故物魏公諸子分衣裘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予辭北使而唐公代往

留犂撓酒得戎心繡袷通歡歲月深奉使由來須陸賈離親何必强曾參燕人侯望空甌脫胡馬追隨出蹛林萬里春風歸正好亦逢佳客想揮金

尹村道中

滿眼霜吹宿草根謾知新歲不逢春卻疑青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萬里張侯能奉使百年曾子肯辭親自憐許國終無用何事紛紛客此身

次韻王勝之詠雪

萬戶千門車馬稀行人卻返鳥休飛玲瓏翦水空中墮的皪裝春樹上歸素髮聯華驚老大玉顏爭好羨輕肥朝來已賀豐年瑞更問田家果是非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朝來看雪詠君詩想見朱衣在赤墀爲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曲牆稍覺吹來密窮巷終憐掃去遲欲訪故人非興盡自緣無路得傳卮

次韻宋次道憶太平早梅

大梁春費寶刀催不似湖陰有早梅今日盤中看翦綵當時花下就傳杯紛紛自向江城落杳杳難隨驛使來知憶舊遊還想見西南枝上月徘徊

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

皖城終歲靜如山府掾應從到日閑一水碧羅裁繚繞萬峯蒼玉刻孱顏舊遊筆墨苔今老浪走塵沙鬢已斑攬轡羨君橋北路春風枝上鳥關關

送劉和父奉使江西

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上冢還須擊羊豕下車應不問狐狸無人敢效一作勸公榮酒爲我聊尋逸少池亦見嶺頭花爛漫更將春色寄相思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

潤水橫斜石路深水源窮處有叢林青鴛幾世開蘭

苔黃鶴當年瑞卯金敗壁數峯連粉墨涼煙一穗起檀沈十年親友半零落回首舊遊成古今

二

京峴城南隱映深兩牛鳴地得禪林風泉隔屋撞哀玉竹月緣增貼碎金藻井仰窺塵漠漠青燈對宿夜沈沈扁舟過客十年事一夢此山愁至今

送吳龍圖知江寧

才高明主睠方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簷坐隔雲千里柏壟初抽翠一尋東望泫然知有寄但疑公豈久分襟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青嵩碧洛曾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多畿甸雪隨衣無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己此去風流定慰人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不負鞏梅春

送真州吳處厚使君

江上齋船駐彩橈鳴笳應滿綠楊橋久爲漢史知文法當使淮人服教條拱木延陵瞻故國叢祠瓜步認前朝登臨莫負山川好終欲東歸聽楚謠

送李質夫之陝府

平世求才漫至公悠悠羇旅士多窮十年見子尚短褐千里隨人今北風戶外履貧虛自滿樽中酒賤亦常空共嫌欲老無機械心事還能與我同

題儀真致政孫學士歸來亭

彭澤陶潛歸去來素風千歲出塵埃明時僊老心無累故里高門子有才更作園林負城郭常留花月映池臺卻尋五柳先生傳柴水區區但可哀

次韻吳季野題岳上人澄心亭

高亭五月尚寒生回首塵沙自鬱蒸砌水亂流穿石底檻雲高出蔽山層躋攀欲絶人間世締搆知從物外僧腸胃坐來清似洗神奇未怪佛圖澄

送彥珍

挾策窮鄉滿鬢絲陂田荒盡豈嘗窺未應谷口終身隱正合菑川舉國推握手百憂空往事還家一笑即芳時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

寄張先郎中

留連山水住多時年比馮唐未覺衰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筩還肯寄新詩胡牀月下知誰對蠻榼花前想自隨投老主恩聊欲報每瞻高躅恨歸遲

汜水寄和甫

虎牢關下水逶迤想效飄然過此時灑血秖添波浪起脫身難借羽翰追留連厚祿非朝隱乖隔殘年更土思已卜冶城三畝地寄聲知我有歸期

寄黃吉甫

朱顏去似朔風驚白髮多於野草生挾策讀書空有得求田問舍轉無成解鞍烏石岡邊坐攜手辛夷樹下行今日追思真樂事黃塵深處走雞鳴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

昨日青青尚未齊忽看春色滿高低陂梅弄影爭先舞葉鳥藏身自在啼樵蹟踏雲歸舊徑漁簑背雨向前溪似知我欲逃軒冕談笑相過各有攜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畫舸幽尋北果園應將陳迹問桑門地隨牆壁行多

曲天著岡巒望易昏故國時平空有木荒城人少半爲村悠悠興廢皆如此賴付乾愁酒一罇

示長安君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鴈南征

和平甫招道光法師

鍊師投老演真乘像劫空王爪與肱於摠持門通一路以光明藏續千燈從容發口酬摩詰邂逅持心契慧能新句得公還有賴古人詩字恥無僧

和祖仁晚過集禧觀

妍暖聊隨馬首東春衫猶未著方空煙霞送色歸瑤水山木分香繞閬風壯髮已輸塵外綠衰顏漫到酒邊紅日斜歸去人間世卻記前遊似夢中

程公闢轉運江西

江西一節鑄黃金最慰章濱父老心長孺向來真强予次公今不異重臨餘風尚有歡謠在陳迹非無勝事尋豫想新詩能寄我十年華省故情深

次韻微之卽席

釀成吳米野油囊却愛清談氣味長閑日有僧來北阜平時無盜出南塘風亭對竹酬孤峭雪逕尋梅認暗香江水中濡應未變一杯終欲就君嘗

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齊山置酒菊花開秋浦聞猿江上哀此地流傳空筆墨昔人埋沒已蒿萊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尚得使君驅五馬與尋陳迹久徘徊

次韻王微之登高齋

臺殿荒墟辱井堙豪華不復見臨春北山漠漠雲垂地南埭悠悠水映人馳道蔽虧松半死射場埋沒雉多馴登高一曲悲亡國想繞紅梁落暗塵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叔寶傾陳術弊梁可嗟曾不見興亡齋祠父子終身費酣詠君臣舉國荒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天移四海歸真主誰誘昏童肯用良

李君昺弟訪別長蘆至淮陰追寄

怒水憑風雪壟高亂流追我衹魚舠忽看淮月臨寒食想映江春聽伯勞道義當成麟一角文章已禿兔千毫後生可畏吾知子南北何時見兩髦

小詩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慨因成

韶山秀拔江清寫氣象還能出搢紳當我垂髫初識字看君揮翰獨驚人郵籤忽報旌麾入齋閤遙瞻組綬新握手更誰知往事同時諸彥略成塵

沖卿席上得行字

二年相值喜同聲並轡塵沙眼亦明新詔各從天上得殘樽同向月邊傾已嗟後會歡難必更想前官責尚輕黽勉敢忘君所勗古人憂樂有違行

示董伯懿

穿橋度塹秖閑行詠石嘲花亦漫成嚼蠟已能忘世味畫脂那更惜時名長千里北寒山紫白下門西野水明此地一廛須卜築故人他日訪柴荆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律詩七言八句

思王逢原三首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
和文淑湓浦見寄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
次韻和甫詠雪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詩呈節判陞君
留題曲靚盆山
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
偶成二首
雨過偶書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上西垣舍人
退朝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二首
和晚菊
景福殿前栢
四月果
牆西樹
度麾嶺寄莘老
狄梁公陶淵明俱爲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
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
寄沈鄱陽
送裴如晦宰吳江
次韻樂道送花
籌思亭
愁臺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鄭子憲西齋
寄題思軒
陳君式大夫恭軒
寄黃吉甫
高魏留

丁年

思王逢原三首

布衣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才獨見君杞梓豫章蟠絕壑騏驎騕褭跨浮雲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

二

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湓水東來入酒巵陳迹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三

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凰羽短騏驎埋沒馬羣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

柵鏁城扉曉一開拖牙車軸轉成雷黃塵欲凝黿山

出白浪空分汴水來澄觀有材邀昧陋霽雲無力報好回騷人此日追前事悲氣隨風動管灰

和文淑湓浦見寄

多難漂零歲月賒空餘文墨舊生涯相看楚越常千里不及朱陳似一家鬢爲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唯詩與我寬愁病報爾何妨賦棣華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衣裘南北弊風塵志趣卑汙已累親流俗尚疑身察察交遊方笑黨頻頻遠同魚樂思濠上老使鷗驚恥海濱邂逅得君還恨晚能明吾意久無人

次韻平甫贈二靈山人程惟象

家山松菊半荒蕪杖策窮年信所如占見地靈非卜筮筭知人貴自陶漁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疎秖欲勤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

次韻和甫詠雪

奔走風雲四面來坐看山壟玉崔嵬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天上空多地上稀初寒風力故應微那能鎮壓黃塵起强欲侵凌白日飛邑犬橫來矜意氣窗蟾偷出助光輝都城只有袁安僃我亦年年幸賜衣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溪杏山桃欲占新高梅放蘂尚嬌春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玉笛悲涼吹易散冰紈生澀畫難親爭妍喜有君詩在老我（我一作老）脩然敢效顰

二

舊挽青條冉冉新花遲亦度柳前春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太真搖落會應傷歲晚攀翻膭欲寄情親終無驛使傳消息寂寞知誰笑與顰

詩呈節判陸君（名彥回）

中郎筆墨妙他年晚與君遊喜象賢款款故情初未愁飄飄新句捴堪傳英才但未遭文舉　明主寧當弃浩然投贈臨分加組麗小詩能不强雕鐫

留題曲親盆山（和州曲敘）

巧與天成未覺殊國工施手豈須臾根連滄海蓬萊闊勢壓黃河砥柱孤坐上煙嵐生紫翠影中樓閣見青朱爲山觀水皆良喻誰向君家識所趨

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

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峯環珮刻青瑤生才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二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履綦銷歸榮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偶成二首

漸老偏諳世上情已知吾事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勠力求田豈爲名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相逢始覺寬愁病搔首還添白髮生

二

懷抱難開醉易醒曉歌悲壯動秋城年光斷送朱顏去世事栽培白髮生三畝未成幽處宅一身還逐衆人行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爭

雨過偶書

霈然甘澤洗塵寰南畝東郊共慰顏地望歲功還物

外天將生意與人間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
簟閒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輦路行看斗柄東簾垂殿閣轉春風樹林隱翳燈含
霧河漢欹斜月墜空新蕋漫知紅簌簌舊山常夢直
叢叢賞心樂事須年少老去應無日再中

上西垣舍人

共說才高世所珍諸賢誰敢望光塵討論潤色今爲
美學問文章老更醇賦擬相如真復似詩看子建的
應親仍聞悟主言多直許史家兒往往嗔

退朝

門外鳴騶送響頻披衣強起赴鷄人火城夜闇雲藏
闕玉座朝寒雪被宸邂逅欲成雙白鬢蕭條難得兩
朱輪猶憐退食親朋在相與吟哦未厭貧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

漢宮嬌額半塗黃粉色淩寒透薄粧好借月魂來映
燭恐隨春夢去飛揚風亭把盞酬孤豔雪逕回輿認
暗香不爲調羹應結子直須留此占年芳

二

結子非貪鼎鼐嘗偶先紅杏占年芳從教臘雪埋藏
得却怕春風漏泄香不御鉛華知國色秪裁雲縷想
仙裝少陵爲爾牽詩與可是無心賦海棠

三

淺淺池塘短短牆年年爲爾惜流芳向人自有無言
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鬚裊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
能裝嬋娟一種如冰雪依倚春風笑野棠

和晚菊

不得黃花九日吹空看野葉翠葳蕤淵明酩酊知何
處子美蕭條向此時委翳似甘終草莽栽培空欲傍
藩籬可憐蜂蝶飄零後始有閑人把一枝

景福殿前柏

香葉由來耐歲寒幾經真賞駐鳴鑾根通御水龍應
蟄枝觸宮雲鶴更盤怪石誤蒙三品號老松先得大
夫官知君勁節無榮慕寵辱紛紛一等看

四月果

一春强半勒花風幾日園林幾樹紅汲汲追攀常恨
晚紛紛吹洗忽成空行看果下蒼苔地已作人間白
髮翁豈惜解鞍留夜飲此身醒醉與誰同

牆西樹

牆西高樹結陰稠步屧窮年向此留白日屢移催我
老清風一至使人愁紛紛暝鳥驚還合渺渺涼蟬咽
欲休回首舊林歸未得看看知復幾春秋

度塵嶺寄莘老

區區隨傳換冬春夜半懸崖託此身豈慕王尊能許
國直緣毛義欲私親施爲已壞生平學夢想猶歸寂
寞濱風月一歌勞者事能明吾意可無人

狄梁公陶淵明俱爲彭澤令至今有廟在
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嘉祐中提點江東刑獄時作）

梁公壯節就夔魑陶令清身託酒徒政在房陵成底
事年稱甲子亦何須江山彭澤空遺像歲月柴桑失
故區末俗此風猶不競詩翁歎息未應無

寄沈鄱陽 時爲江東提刑

離家當日尚炎風叱馭歸時九月窮朝渡藤溪霜落後夜過龐嶺月明中山川道路良多阻風俗謠言苦未通唯有番君人共愛流傳名譽滿江東

送裴如晦宰吳江

青髮朱顔各少年幅巾談笑兩歡然柴桑別後餘三逕天祿歸來盡一廛邂逅都門誰載酒蕭條江縣去鳴弦猶疑甫里英靈在到日憑君爲艤船

次韻樂道送花

沁水名園好物華露盤分送子雲家新糚欲應何人面彩筆知書幾葉花曾和郢中歌白雪亦陪天上飲流霞春風已得同心賞更擬攜詩載酒誇

籌思亭 在江東轉運司南廳後園

昔人何計亦何思許國憂民適此時寓與中園爲遠趣託名華榜有新詩數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淥水池坐聽楚謠知歲美想銜杯酒問花期

愁臺

頹垣斷壍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坼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却嘆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即黄花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茆堂竹樹水之濱耕稼逍遙似子真小吏一身今倦宦先生三畝獨安貧欲抛縣印辭黄綬來伴山冠戴白綸秪恐明時收士急不容家有兩閑人

鄭子憲西齋

漫搆軒窗意亦深滔滔浮俗倦登臨詩書千載經綸志松竹四時蕭洒心曉枕不容春夢到夜燈唯許月華侵行看富貴酬勤苦車馬重來拾翠陰

寄題思軒

名郎此地昔徘徊天誘良孫接踵來萬屋尚歌餘澤在一軒還向舊堂開右軍筆墨空殘沼內史文章秪廢臺邑子從今誇勝事豈論王謝世稱才

陳君式大夫恭軒

恭軒靜對北堂深新斸檀欒一畝陰膝下往來前日事眼中封植去年心每懷鑄學沾餘瀝獨喜弦歌有嗣音肯搆會須門閥大世資何用滿籯金

寄黄吉甫

學兼文武在吾曹別後應看虎豹韜欲問廟堂誰鎮撫尚傳邊塞敢驚騷旌旗急引飛黄下 時發騎士南征 烽火遥連太白高聞説荆人亦憔悴家家還願獻春醪

高魏留

魏留十七助防邊埋沒鹽州十八年衣屨窮空委胡婦糗糧辛苦待山田關河舊路頻回首腹背他時兩受鞭邂逅得歸耶戰死毋隨人去亦蕭然

丁年

丁年結客盛遊從宛洛氊車處處逢吟盡物華愁筆老醉消春色愛醅濃壚間寂寞相如病鍛處荒涼叔夜慵早晚青雲須自致立談平取徹侯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律詩七言八句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送周仲章使君
送王蒙州
送龐簽判
送潘景純
送僧無惑歸鄱陽
送遜師歸舒州
寄育王大覺禪師
寄無爲軍張居士
次韻酬鄧子儀二首
送章宏
送李璋
別葛使君
送王龍圖守荊南
次韻酬宋中散二首
和宋太博服除還朝簡諸朋舊
次韻酬宋玘六首
寄吳正仲蒙馬行之誨聖俞和寄依韻酬之
寄平甫
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同陳伯通錢材翁遊山二君有詩因次元韻
夢張劍州
酬慕容員外
次韻張唐公馬上
和王司封會同年
次韻酬子玉同年
和舍弟舟上示沈道源
過山卽事
酬裴如晦
酬鄭閎中
寄俞溫卿
寄郎侍郎
送道光法師住持靈巖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王孫舊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轓辭輦轂却分金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豈久孤去去便看歸奏事莫嗟行路有崎嶇

送周仲章使君

看君東下雲溪船廻首紛紛已五年簪筆少留吾所望剖符輕去此何緣高麾行路穿秦樹駿馬歸時著蜀韉子墨文章應滿篋承明宣室正詳延

送王蒙州

請郡東南促去程拍堤江水照紅旌仁聲已逐春風到使節猶占夜斗行箭落皁鵰甕兎避句傳炎海鱷魚驚麒麟不是人間物漢詔先應召賈生

送龐簽判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材況出羣一相開藩嘗負弩二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荊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送潘景純

東都曾以一當千場屋聲名十五年晚賜綠衣隨宦牒始操丹筆事戎旃明時正欲精蒐選榮路何當力薦延賴有史君能好士方看一鶚在秋天

送僧無惑歸鄱陽

晚扶衰憊寄人間應接紛紛秪強顏挂席每諳東匯水採芝多夢舊遊山故人獨往今為樂何日相隨我亦閑歸見江東諸父老為言飛鳥會知還

送遜師歸舒州

山川相對一悲翁往事紛紛夢寐中邂逅故人恩意在低佪今日笑言同看吹陌上楊花滿忽憶巖前蕙帳空亦見桐鄉諸父老為傳衰颯病春風

寄育王大覺禪師

單已安那示入禪草堂難望故依然山今歲暮終岑寂人更天寒最靜便隱蹟亦知甘自足憑心豈吝慰相憐所聞不到荊門耳人老禾新又一年

寄無為軍張居士

南陽居士月城翁曾習禪那問色空卓犖想超文字外低佪卻寄語言中真心妙道終無二末學殊方自不同此理世間多未悟因君往往嘆西風

次韻酬鄧子儀二首

青溪相值各青春老去臨流輒損神事事只隨波浪去年年空得鬢毛新論心未忍遺橫目干世還憂近逆鱗嘉句感君邀我厚自嗟才不異常人

二

金陵邂逅府東偏手得新蒲每共編采石偶耕垂百日青溪並釣亦三年君才有用方求祿我志無成稍問田一笑欲論心迹事白頭相就且歆眠

送李璋

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顛卻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為道方尋木鴈篇

送章宏

道合由來不易謀豈無和氏識荊璆一川濁水浮文鷁千里輕帆落武丘身退豈嫌吾道進學成方悟衆人求西風乞得東南守杖策還能訪我不

別葛使君

邑屋為儒知善政市門多粟見年豐追攀更覺相逢晚談笑難忘欲別前客幔雅遊皆置榻令堂清坐亦鳴弦輕舟後夜滄江北迴首春城空黯然

送王龍圖守荊南

壯志高才偃一藩吏嗟賢路此時難長幡欲動何妨屈老驥能行豈易閑沙市放船寒月白渚宮留御古苔班知公未厭還隨詔歸看功名重太山

次韻酬宋中散二首

初見彤庭賜履雙便參東閣寄南邦時聞正論除疑網每讀高辭折慢幢陳迹欲尋無復日舊恩思報有如江風流今見佳公子投老心旌一片降

二

超然京洛諒難雙處在家庭譽在邦道義門中窺戶牖風騷壇上見麾幢素書款款誰憐杜彩筆遒遒獨勝江信美賢公有才子篤誠真復類尨降

和宋太博服除還朝簡諸朋舊

呼門初起外廷臣秀氣稜稜動搢紳談論坐來能慰我篇章傳出亦驚人生芻一束他年闕伐木相求此地新便欲與君同樂處窮通餘事不關身

次韻酬宋玘六首

洗雨吹風一月春山紅漫漫綠紛紛褰裳遠野誰從我散策空陂忽見君青眼坐傾新歲酒白頭追誦少年文因嗟涉世終無補久使高材殢上聞

二

東風渺渺客天涯病眼先春已見花遠欲報君羞强聒老知隨俗厭雄誇窮通往事真如夢得失秋毫豈更嗟邂逅故人唯有醉醉中衣幘任攲斜

三

城中燈火照青春遠引吾方避糾紛遊衍水邊追野馬嘯歌林下應山君愁尋徑草無求仲喜對簷花有廣文邂逅一樽聊酩酊聲名身後豈須聞

四

遠迹荒郊謝儁豪春風誰與駐干旄故交重訴恩何厚新句連篇韻更高美似狂酲初啜蔗快如衰病得觀濤久知坏冶成天巧豈與人間共一陶

五

無能私願秖求田時物安能學計然鑿井未成歌擊壤射熊猶得夢鈞天遙思故國歸來日留滯新恩已去年攜手與君遊最樂春風陂上水濺濺

六

山陂晴昔從吾親諸父先生各佩紛零落長年誰語此遲回故地却逢君衣冠偶坐論經術襁褓當時刺繡文更怪高材終未遇有司何日選方聞

寄吳正仲却蒙馬行之都官梅聖俞太博和寄依韻酬之

山水玄暉去後空騷人還向此間窮小詩聊與論孤憤大句安知辱兩雄秦甲久愁荊劍利趙兵今窘漢旗紅背城不敢收餘燼馬首翩翩只欲東

寄平甫

少時爲學豈身謀欲老低佪各自羞乘馬從徒真擾擾求田問舍轉悠悠弦歌舊國平生樂鞍馬新年幾日留坐想搖鞭楊柳路春風先我入皇州

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

霜雪紛紛上鬢毛憂時自悔目空蒿桑麻秪欲求三畝錐利誰能筭一毫此地舊傳公子札吾心真慕伯成高飄然更有乘桴興萬里寒江正復艚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幾時重接汝南評兩槳留連不計程白浪黏天無限斷玄雲垂野少晴明平皐望望欲何向薄宦嗟嗟空此行會有開樽相勸日鶺鴒隨處共飛鳴

同陳伯通錢材翁遊山二君有詩因次元韻

秋來閑興每登臨因叩精藍望碧岑強策羸驂尋水石忽驚幽鳥下煙林同時覽物悲歡異自古忘名趣向深安得湖山歸我手靜看雲意學無心

夢張劍州

萬里憐君蜀道歸相逢似喜語還悲江淮別業依前

處日月新阡卜幾時自説曲阿猶未穩卽尋盜水去猶疑茫然却是陳橋夢昨日春風馬上思

酬慕容員外（嘗爲王宮教授以武舉入宮被）

初駕王門學者師晚漂湖海衆人悲吹毛未識腰間劒刺股猶藏袖裏錐衞霍功名還有命蘇張才氣久非時江尤亦見應須飲莫放窮愁入兩眉

次韻張唐公馬上

揭節初悲力不任賜身終愧謬恩臨病來氣弱歸宜早偷取官多責恐深膏澤未施空謗怨瘡痍猶在豈謳吟黄昏信馬江城路欲訪何人話此心

和王司封會同年

收科天陛頃同時回首相歡事亦稀追講舊遊犀麈脫交酬新唱彩牋飛直須傾倒罇中酒休惜淋浪坐上衣日暮主翁留客轄會稽聊滯買臣歸

次韻酬子玉同年（子玉詩云過盡金湯知帝策見求貂虎識軍儀男兒本有四方志秖在蓬瀛恐不知）

盛德無心漠北窺蕃胡亦恐勢方羸塞垣高壘深溝地幕府輕裘緩帶時趙將時皆思李牧楚音身自感鍾儀慙君許我論邊鎻俎豆平生却少知

和舍弟舟上示沈道源

還裝欲盡喜舟輕更喜嘉賓伴此行野飲不忘魚可釣旅羮何惜鴈能鳴西山壯馬先歸牧南穴殘梟欲就烹憂國自多廊廟宰與君詩酒盡交情

過山卽事

却過兹山已九年江湖身世只飄然曲城丘墓心空折鹽步庭闈眼欲穿慘慘野雲生隴底蕭蕭饑馬立風前轉多愁思催華髪早晚輕舟上秀川

酬裴如晦

二年羇旅越人吟乞得東南病更侵傷子未安莊氏義壽親還慰魯侯心鮮鮮細菊霜前蘂漠漠疎桐日下陰濁酒一杯秋滿眼可憐同意不同斟

酬鄭閎中

蕭條行路欲華顛迴首山林尚渺然三釜秖知爲養急五漿非敢在人先文章滿世吾誰慕行義如君衆所傳宜有至言來助我可能空寄好詩篇

寄余温卿

雲散風流不自禁天涯無路盍朋簪空馳上國青泥信誰和南山白石音平日離愁寛帶眼訖春歸思滿琴心終回一命翩翩駕獨過稽山鍛樹陰

寄郎侍郎

兩朝人物歎賢豪凜凜清風晚見褒江漢但歸滄海闊丘陵難學太山高放懷詩酒機先息迴首功名世自勞久願作公樽俎客恨無三畝劚蓬蒿

送道光法師住持靈巖

靈巖開闢自何年草木神奇鳥獸仙一路紫苔通窅窱千崖青靄落潺湲山祇嘯聚荒禪室象衆低摧想法筵雪足莫辭重趼往東人香火有因緣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律詩七言八句

奉酬永叔見贈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送何正臣主簿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上元戲呈貢父
次韻楊樂道述懷
和楊樂道見寄
寄吳沖卿二首
酬沖卿見別
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
次友人二首
寄張襄州
次韻昌叔懷濳樓讀書之樂
酬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
寄張鶚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
送別韓虞部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呈柳子玉同年
次韻陸定遠以謫往來求詩
李璋下第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平山堂
示德逢
示四妹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次韻奉酬李質夫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
寄致政吳虞部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送何聖從龍圖
送趙學士陜西提刑
丙申八月作
登西樓
即事

奉酬永叔見贈

欲傳道義心猶在一作雖壯強學一作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座中秪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貺豈宜蒙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諸賢發策未央宮獨得菑川一老翁曲學暮年終漢相高談平日漫周公君今壯歲收科第我欲它時看事功聞說慨然真有意贈行聊似古人風

送何正臣主簿

何郎氷雪照青春應敵皆言筆有神魯國儒人何獨少元君畫史故應真百年冠蓋風雲會萬里山川日月新可但諸公能品藻會須　天子擢平津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一逕森然四座涼殘陰餘韻去何長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冰霜煩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倫學鳳凰

上元戲呈貢父

車馬紛紛白晝同萬家燈火暖春風別開閶闔壺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盡取繁華供俠少秪分牢落與衰翁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

次韻楊樂道述懷之作

素心非不慕前修自怪因循欲白頭獵較趣時終瑣瑣畫墁營職信悠悠濠梁最憶知魚樂牢筴黐憖爲彘謀尚有故人能慰我詩成珠玉每相投

和楊樂道見寄

宅帶園林五畝餘蕭條還似茂陵居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窻室久虛孤學自難窺奧密重言猶得慰空疎相思每欲投詩社只待春蒲葉又書

寄吳沖卿二首

平生身事略相同二歲連牆左廡中更得謬恩分省舍又將衰鬢作隣翁聯翩久傍官槐綠契闊今看楚蓼紅不欲與君爲遠別沙臺吹帽約秋風

二　時吳晉州方得臯

塞垣花氣欲飛浮眼底紛紛綠漸抽悠遠山川嗟我老急難兄弟想君愁舊知白日諸曹滿試問紅燈幾客留時節只應無意思亦如行路判春休

酬沖卿見別

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兩地塵沙今齟齬二年風月共婆娑朝倫孰與君材似使指將如我病何升黜會應從此異願偷閑暇數經過

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

客路花時秪攪心行逢御水半晴陰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春聲樹外深香草已堪回步履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載酒相追處紅蕚青跗定滿林

寄友人三首

萬里書歸說我愁知君不忘北城幽一篇封禪才難學三畝蓬蒿勢易求欲與山僧論地劵願爲鄰舍事田疇應須急作南征計漠北風沙不可留

二

水邊幽樹憶同攀曾約移居向此間欲語林塘迷舊逕却隨車馬入他山飛花著地容難冶鳴鳥窺人意轉閑物色可歌春不返相思空復慘朱顏

三

一別三年至一方此身漂蕩只殊鄉看沙更覺蓬萊淺數日空驚霹靂忙渺渺水波低赤岸濛濛雲氣淡扶桑登臨舊與無多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寄張襄州

襄陽州望古來雄耆舊相傳有素風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故家遺俗應多在美景良辰定不空遙憶習池寒夜月幾人談笑伴詩翁

次韻呂叔懷灊樓讀書之樂

志食長年不得休一巢無地拙於鳩聊爲薄宦容身者能免高人笑我不道德文章吾事落塵埃波浪此生浮看君別後行藏意回顧灊樓秪自羞

酬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有疑君魂夢

在清都之句

道人心與世無求隱几蕭然在此樓坐對高梧傾曉月看翻清露洗新秋登臨更欲邀元亮披寫還能擬惠休顧我不知天上樂虛疑昨夜夢仙遊

寄張諤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我老願爲臧丈人君今少壯豈長貧好須自致青冥上可且相從寂寞濱深谷黃鸝驕引子曲碕翠碧巧藏身尋幽觸靜還成興何必區區九陌塵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

紫荊山下物華新只與都城共一春令節想君攜綠酒故情憐我踏黃塵泔魚已悔他年事搏虎方收末路身欲寄微言書不盡試尋僧閣望西人

送別韓虞部

客舍街南初著巾與君兄弟即相親當年豈意兩家子今日更爲同社人京洛風塵嗟阻闊江湖杯酒惜逡巡歸帆嶺北茫茫水把手何時寂寞濱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山下飛鳴黃栗留溪邊飲啄白符鳩不知此地從君處亦有他人繼我不塵土生涯休盪滌風波時事只飄浮相看髮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即自羞

呈柳子玉同年

三年不上鄴王臺鴻鴈歸時又北來水底舊吹波歲換柳梢新葉卷春回塵沙漠漠凋雙鬢簫鼓忽忽把一盃勞事欲歌無與和衰顏思見故人開

次韻陸定遠以謫往來求詩

牢落何由共一樽相望空復歎芝焚濟時尚負生平學尉我應多別後文可但風流追甫白由來家世出機雲行吟强欲偷新格自笑安能到萬分

李璋下第

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羣材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槩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客舍風塵弊絲衣悲吟重見鴈南飛荊山和氏方三獻太學何生且一歸曠野已寒諳獨宿長年多難惜分違巾箱所得皆幽懿亦見鄉人爲發揮

平山堂

城北橫岡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州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墟落耕桑公愷悌杯觴談笑客風流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示德逢

先生貧敝古人風緬想榮桑在眼中憐愍雞豚非孟子勤勞禾黍信周公深藏組纚三千牘靜占寬閑五百弓處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藉一劉龔

示四妹

孟光求壻得梁鴻廡下相隨不諱窮卓犖才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六月塵沙不相貸泫然搔首又西東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寒鴉對立西風樹幽草環生白露庭清坐苦無公事擾高談時有故人經思君異日投朱紱過我何時載淥醽及北江湖氣蕭爽最宜相值倒吾缾

次韻奉酬李質夫
逸少池邊有舊山幾年征淚染衣斑鴛鷺自飽方爭
路騕褭長飢不在閑雪漲江南歸浩蕩煙埋河朔去
間關勞歌一聽皆愁思況我心非木石頑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宜春城郭繞樓臺想見登臨把一盃濕濕嶺雲生竹
箇冥冥江雨熟楊梅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
使來錯莫風沙愁病眼不知何日爲君開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客有記翎經
冥二韻而忘其詩者因作四韻
不爲摧傷改性靈靜中猶見好儀形每憐今日長垂
翅卻悔當時誤翦翎醫得舊創猶有法相知多難豈
無經稻粱且向人間覓莫羨搏風起北冥
寄致政吳虞部
白鷗生意在滄波不爲風塵有網羅年抵馮唐初未
半才方疏廣豈能多孤清楚國知誰繼遺愛郴人想
共歌嗟我欲歸真未晚雪舟乘興會相過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漂流曾落此江邊憶與詩翁賦浩然浩然堂名鄉國去身
猶萬里驛亭分首已三年北城紅出高枝靚南浦青
回老樹圓還似昔時風露好只疑談笑在君前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
笛遠有樓臺秖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
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何聖從龍圖
射策曾稱蜀郡雄朝廷重得漢司空應留賜席丹塗
地誤責飛芻紫塞功二徑欲歸無舊業百城先至有
清風潞山直與天爲黨回首孫高想見公
送趙學士陝西提刑
遙知彼俗經兵後應望名公走馬來　陛下東求今
日始賀中包畜此時開山西豪傑歸囊牘渭北風光
入酒盃堪笑陋儒昏鄙甚略無謀術贊行臺
丙申八月作
秋風摧剝利如刀漠漠昏煙玩日高眼看南山露崖
嶷心隨東水轉波濤歸期正自憑著蔡生理應須問
酒醪還有詩書能慰我不多霜雪上顛毛
登西樓
樓影侵雲百尺斜行人樓上憶天涯情多自悔登臨
數目極因驚悵望賒一曲平蕪連古樹半分殘日帶
明霞潘郎何用悲秋色秖此傷春鬢已華
即事
河流南苑岸西斜風有晶光露有華門柳故人陶令
宅井桐前日揔持家嘉招欲覆盃中淥麗唱仍添錦
上花便作武陵樽俎客川源應未少紅霞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律詩七言八句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復相近
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
春寒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
酬王太祝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寄張氏女弟
奉寄子思以代別
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今平甫往遊因寄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次韻耿天騭大風
法喜寺
長干寺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清風閣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慶老堂
寄陳宣叔
寄張劍州并示女弟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和微之林亭
酬微之梅暑新句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并見寄及相見
得詩次韻二首
金陵懷古四首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次韻昌叔詠塵
石竹花
古松
玉晨大檜鶴廟古松最爲佳樹
次韻董伯懿松聲
次韻答平甫
次韻質夫兄使君同年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舊年臺榭掃流塵職閉朱門歲又新花影隙中看裊裊車音牆外去轔轔相逢豈少佳公子一醉何妨薄主人秖向東風邀載酒定知無奈帝城春

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

羇旅兒童得近鄰相知邂逅即情親當時豈意兩家子此地更爲同社人勳業彈冠知白首文章投筆讓青春萬金雖愧君多産比我淵明亦未貧

春寒

春風滿地月如霜拂曉鍾聲到景陽花底裌衣朝宿衞柳邊新火起嚴粧氷殘玉甃泉初動水澁銅壺漏

吏長從此暄姸知幾日便應䳱鴂損年芳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未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鏁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悠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黄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末路塵沙非少年强乞一官終未得秪君同病肯相憐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置將從來欲善師百城蹉跌起毫氂驅除久費兵符出按撫紛煩使節移恩澤易行窮苦後功名常見急難時孺文此日風流在直筆他年豈愧辭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來詩及予送沈常州之詩而卒有素壁鏡詩尚未泯之句

曾詠常州送主人豈知身得兩朱輪田疇汎濫川方壅廚傳蕭條市亦貧以我薄材思拊傴賴君餘教得因循詢求故有風謠在不獨鏡詩尚未泯

酬王太祝

一馬常隨世事馳豈論江徼與河湄已成白髮潘常侍更似青衫杜拾遺勳業儻來知有命文章聊欲見無期喜君材俊能從我力學何妨和子思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闕外尋君信馬蹄漫成詩句任天倪花枝到眼春相照一作映山色侵衣晚自迷今日笑談還喜共經年勞逸固難齊生涯零落歸心懶多謝慇懃杜宇啼

寄張氏女弟

十年江海別常輕一作經豈料今隨寡嫂行心折向誰論宿昔魂來空復夢平生音容想像猶如昨歲月蕭條忽已更知汝此悲還似我欲爲西望涕先橫

奉寄子思以代別

南北蹉跎成兩翁悲歡邂逅笑言同全家欲出嶺雲外匹馬肯尋山雨中趨府折腰嗟踽踽聽泉分手惜忽忽寄聲但有加飡飯才業如君豈久窮

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今平甫往遊因寄

華陽仙伯有茆卿官府今傳在赤城二鶴不歸猶地勝二君能到亦心清詩中慷慨悲陳迹篇末慇懃奬後生遙想青雲知可附坐看閭巷得名聲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窮冬追路出西津得侍茫然兩見春發冊久嗟淹國士起家初命慰鄉人行辭北闕樓臺麗歸佐南州縣邑新班草數行衣上淚何時杖屨却相親

次韻耿天騭大風

雲埋月缺暈寒灰颷發齊如巨象豗縱勇萬川氷柱立紛披千障土囊開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樂寇來終夜不眠誰與共坐忘唯有一顏回

法喜寺

門前白道自縈回門下青莎間綠苔雜樹繞花鶯引去壞簷無幕燕歸來寂寥誰共樽前酒牢落空留案上杯我憶故鄉誠不淺可憐䳱鴂重相催

長干寺

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文深柳條不動千絲

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
浮沈鞲人樂此忘歸思忍向西風學越吟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峯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呑日
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
易迴勝槩唯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清風閣

飛甍孤起下州墻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
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何妨靜赤日焦心不
廢涼況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故人名字在瀛洲邂逅低佪向此留鷗鳥一雙隨坐
笑荷花十丈對冥搜水涵樽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
欲流宣室應疑鬼神事知君能復幾來遊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鍾山漠漠水洄洄西有陵雲百尺臺萬物已隨和氣
動一樽聊與故人來天邊幽鳥鳴相和地上晴煙掃
不開悲眼看春長（一作唯）恐盡直須去取六龍回

慶老堂（陳繹）

板輿去國官三年華屋歸來地一偏種竹常疑出冬
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身閑楚老猶能戲道勝鄉人不
更遷嗟我强顏無所及想君爲樂更焦然

寄陳宣叔

扁舟欲動更徘徊一笑相看病眼開事忤貴人今見
節政行豪縣衆稱材忽驚歲月侵雙鬢却喜山川共
一杯落日亂流江北去離心猶與水東迴

寄張劍州并示女弟（時張以太夫人喪自劍州歸）

劍閣天梯萬里寒春風此日白衣冠烏辭反哺頻毛
黑鳥引思歸口血丹行路想君今昔瘦相逢添我老
悲酸浮雲渺渺吹西去每到原頭勒馬看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
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
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和微之林亭

爲有檀欒占雒陽憶歸杖策此徜徉觀魚得意還知
樂入鳥忘機肯亂行未敢許君輕去國不應如我漫
爲郎中園日涉非無趣保此千鍾慰北堂

酬微之梅暑新句

江梅落盡雨昏昏去馬來牛漫不分當此沈陰無白
日豈知炎旱有彤雲琴絃欲緩何妨促畫蠹微生故
可熏回首涼秋知未遠會須重曝阮郎裩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并見寄及相
見得詩次韻二首

寵參時宰道人琳氣蓋諸公弟季心勝踐肯論山在
險冥搜欲與海爭深搖搖北下隨帆影踽踽東來想
足音握手更知禪伯遠隔雲靈鷲碧千尋

二

漳南開士好叢林慧劍何年出水心獨往便應諸漏
盡相逢未免故情深檻窺山鳥有真意窗聽海潮非
世音一笑上方人事外不知衰境兩侵尋

金陵懷古四首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東府舊基留佛刹後庭餘唱落船窻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興亡近酒缸

二

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山水雄豪空復在　君王神武自難雙留連落日頻回首想像餘墟獨倚窻却怪夏陽纔一葦漢家何事費罌缸

三

地勢東回萬里江雲間天闕古來雙兵纏四海英雄得　聖出中原次第降山水寂寥埋王氣風烟蕭颯滿僧窻廢陵壞冢空冠劍誰復沾纓酹一缸

四

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破堞自生新草木廢宮誰識舊軒窻不須搔首尋遺事且倒花前白玉缸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時舍弟在臨川）

歸計何時就一廛寒城回首意茫然野林細錯黃金日溪岸寬圍碧玉天飛兔已聞追騕褭太阿猶恨失龍泉遙知更憶河濱友從事能忘我獨賢

次韻昌叔詠塵

塵土輕颺不自持紛紛生物更相吹翻成地上高烟霧散在人間要路岐一世競馳甘昧目幾家清坐得軒眉超然秪有江湖上還見波濤恐我時

石竹花

退公詩酒樂華年欲取幽芳近綺筵種玉亂抽青節瘦刻繒輕染絳花圓風霜不放飄零早雨露應從愛惜偏已向美人衣上繡更留佳客賦嬋娟

古松

森森直榦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萬壑風生成夜響千山月照掛秋陰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乏材應見取世無良匠勿相侵

玉晨大檜鶴廟古松最為佳樹

壇廟千年草不生幽真曾此蔭餘清月枝地上流雲影風葉天邊過雨聲材大賢於人有用節高仙與世無情秦山陂下今迷處苦里宮中漫得名

次韻董伯懿松聲

天機自動豈關情能作人間物外聲瞑聒一堂無客夢曉悲千嶂有猿驚廟中奏瑟沈三嘆堂下吹簫失九成俚耳紛紛多鄭衛直須聞此始心清

次韻答平甫

高蟬抱殼悲聲切新鳥爭巢諍語忙長樹老陰欺夏日晚花幽豔敵春陽雲歸山去當簷靜風過溪來滿坐涼物物此時皆可賦悔予千里不相將

次韻賀夫兄使君同年

樓堞相望一日程春風吹急似搖旌莫言樂國無愁夢賴把新詩有故情客舍五漿非所願私田三徑會須成青雲自致歸公等如我何緣得此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律詩七言八句

金明池
葛溪驛
汎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張劒州至劒一日以新憂罷
次韻子履遠寄之作
送李太保知儀州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送純甫如江南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送沈康知常州
安豐張令修芍陂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送經臣富順寺丞
送張卿致仕
送梅龍圖
送李秘校南歸
送蕭山錢著作
送靈仙裴太博
送趙燮之蜀永康簿
酬吳季野見寄
和平甫寄陳正叔
送王大卿致政歸江陵
送叔康侍御
寄朱昌叔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到舒次韻答平甫
舒州七月十七日雨
次韻答丁端州
答劉季孫
次韻酬王太祝
寄吳成之
寄曾子固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寄王回深甫
次韻答彥珍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金明池

宜秋西望碧參差憶看鄉人禊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常好綠髮朱顏老自悲跋馬未堪塵滿眼夕陽偷理釣魚絲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牀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疎桐葉半黃

汎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簿領紛紛惜此時起攜佳客散沈迷十圍但見諸營

𢬵九曲難尋故國溪牽𢖍欲隨流水遠放船終礙畫橋低子猷清興何曾盡想憶高齋更一躋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尤宜向此閑

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朝廷孝治稱今日鄉郡榮歸及壯時闗吏相呼迎印綬里兒爭出望旄麾北堂已足誇三釜南畝當今識兩歧獨我尚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無私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故人爲邑士多稱繇賦寬賒獄訟平老吏閉門無重糈荒山開隴有新粳方揮玉麈日邊坐又結銅章天外行此去料君歸不久挾材如此卽名卿

張劍州至劒一日以新憂罷

客舍飛塵尚滿韉卻尋東路想茫然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今日相逢知悵望幾時能到與留連行看萬里雲西去倚馬春風不忍鞭

次韻子履遠寄之作

飄然逐客出都門士論應悲玉石焚高位紛紛誰得志窮途往往始能文柴桑今日思元亮天祿何時召子雲直使聲名傳後世窮通何必較功勳

送李太保知儀州

北平上谷當時守氣略人推李廣優還見子孫持漢節欲臨關塞撫羌酋雲邊鼓吹應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稱來求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兒曹曾上洛城頭尚記清波遶驛流卻想山川常在夢可憐顏髮已驚秋辟書今日看君去著籍長年數我留二十六峯應好在寄聲多謝欲來遊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劉郎高論坐嘘枯幕府調驪用緒餘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嘗記五車書聞多望士登天祿知有名臣薦子虛且復弦歌窮塞上秖應非晚召相如

送純甫如江南

青溪看汝始蹣跚兄弟追隨各少年壯爾有行今納婦老吾無用亦求田初來淮北心常折卻望江南眼更穿此去還知苦相憶歸時快馬亦須鞭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手持官牒出神皐迎客遙知賀酒醪照映里門非白屋欺凌春草有青袍宦遊雖晚何妨久能顯從來不必高孝友父兄家法在想能清白遺兒曹

送沈康知常州

作客蘭陵迹已陳爲傳謠俗記州民溝塍半廢田疇薄廚傳相仍市井貧常恐勞人輕白屋忽逢佳士得朱輪殷勤話此還惆悵最憶荆溪兩岸春

安豐張令修芍陂

桐鄉振廩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傳日想僝功追往事心知爲政似當年鮒魚鱍鰕歸城市秔稻紛紛載酒船楚相祠堂仍好在勝遊思爲子留篇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槃礴西南江與岷石犀金馬世稱神桑麻接畛餘無

地錦繡連城别有春結綬相隨通籍久推車此去辟書新知君不爲山川險便忘吾家叱馭人

送經臣富順寺丞

故人爲縣楚江邊海角猶聞政事傳萬井已安如赤子一麾今去上青天應開醉眼酴醿下莫起歸心杜宇前報主代親俱有地幾人忠孝似君全

送張卿致仕

子房籌策漢時功身退超然慕赤松餘烈尚能開後世高材今復繼前蹤執鞭始負平生願操几何知此地逢竊食一官慚未艾緒言方賴賜從容

送梅龍圖

子真家世子雲鄉風力才華豈易當回首古人多隱約致身今日獨輝光謨明久合分三府治劇聊須試一方從此政成何所報百城無事秖耕桑

送李祕校南歸

四十青衫更旅人悠悠飢馬傍沙塵久留上國言空富卻走南州食轉貧自作詩書能見志應知時命不關身江湖勝事從今數肯但悲歌寂寞濱

送蕭山錢著作

才高諸彦故無嫌兄弟同時舉孝廉東觀外除方墨綬西州相見已蒼髯靈胥引水清穿市神禹分山翠入簾好去弦歌聊自慰郡人誰敢慢陶潛

送靈山裴太博

一官留隱太常中生事蕭然信所窮有力尚期當世用無求今見古人風邅迴舊學皆殘稾邂逅相看各老翁他日卜居何處好溪山還欲與君同

送趙燮之蜀永康簿

蜀山萬里一青袍石棧天梯箠轡高多學似君寧易得小官於此亦徒勞行追西路聊班草坐憶南州欲夢刀他日寄聲能問我應從錦水至江皐

酬吳季野見寄（時被召來詩以賈誼見方）

漫披陳蠹學經綸捧檄生平秖爲親聞道不先從事早課功無狀取官頻豈堪置足青冥上終欲回身寂寞濱俯仰謬恩方自歉慙君將比洛陽人

和平甫寄陳正叔

强行南仕莫辭勤聞說田園已曠耘縱使一區猶有宅可能三月尚無君且同元亮傾罇酒更與靈均續舊文此道廢興吾命在世間滕口任云云

送王太卿致政歸江陵

九卿初命亞三司朝吏相瞻得老師南闕便還新印綬東舟只載舊書詩漢庭餞客無佳句越水歸裝有富貲回首千年見疏范共疑今事勝當時

送叔康侍御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虚心待姦黨寧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畏皁囊還請上親開佇聞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寄朱昌叔

清江浸浸遶城流尚憶城邊繫小舟射虎未能隨李廣割雞空欲戲言游雲埋塞路驚塵合霜入春風滿鬢愁此日君書苦難得漫多鴻鴈起南洲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城上啼烏破寂寥思君何處坐岧嶤應須綠酒醻黄

蓊何必紅裙弄紫簫落木雲連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

到舒次韻答平甫

夜別江船曉解驂秋城氣象亦潭潭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問啇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聲落竟慳淅瀝未生羅豆水蒼忙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次韻答丁端州

莫嗟荒僻又離羣且喜風謠嶺北聞銅柱雖然蠻徼接竹符還是漢家分春書來逐衡陽鴈秋騎歸看隴首雲相見會知南望苦病骸今似沈休文

答劉季孫

偶著儒冠敢陋今自憐多負少時心輕軒已任人前後揭厲安知世淺深挾筴有思悲慷慨負薪無力病侵淫愧君綠綺虛投贈更覺貧家報乏金

次韻酬王太祝

塵土波瀾不自期飄然身與願相違衰根要路知難植病羽長年欲退飛高論已嗟能聽少力行還恨賦材微慚君後少今知我一見心如客得歸

寄吳成之

綠髮溪山笑語中豈知翻手兩成翁辛夷屋角摶香雪躑躅岡頭挽醉紅想見舊山茅徑在近隨今日板輿空渭陽車馬嗟何及榮祿方當與子同

寄曾子固

斗粟猶慙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溪谷㶁㶁嫩水通野田高下綠蒙茸和風滿樹笙簧雜霽雪兼山粉黛重萬里有家歸尚隔一塵無地去何從傷春故欲西南望迴首荒城已暮鍾

寄王回深甫

少年倏忽不再得後日歡娛能幾何顧我面顏衰更早憐君身世病還多聰聞暗淡月含霧船底飄颻風送波一寸古心俱未試相思中夜起悲歌

次韻答彥珍

手得封題手自開一篇美玉綴玫瑰衆知圓媚難論報自顧窮愁敢角才君臥南陽惟畎畝我行西路亦風埃相逢不必嗟勞事尚欲賡歌詠起哉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父兄爲學衆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但願一門皆貴仕時將車馬過茆茨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律詩七言八句　七言長篇附

鍾山西庵白蓮亭
贈老寧僧首
次韻舍弟賞心亭即事二首
次韻陳學士小園即事
寄友人
登大茅山
登中茅山
登小茅山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贈李士寧道人
次韻春日即事
次韻答陳正叔二首
送崔左藏之廣東
苦雨
江上
午枕
寄石鼓陳伯庸
送熊伯通
送王覃
送明州王大卿
姑胥郭
嚴陵祠堂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丈學士
太湖恬亭
蒙城清燕堂
次韻酬吴彦珍見寄二首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初去臨川
讀史
讀詔書
王太丞邑事之暇過訪山館兼示佳篇
王浮梁太丞聽訟軒有水禽巢于竹林
寄虞氏兄弟
除夜寄舍弟
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
和錢學士喜雪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鍾山西庵白蓮亭

山亭新破一方苔白帝留花滿四隈野豔輕明非傳粉秋光清淺不憑材鄉窮自作幽人伴歲晚誰爲靜女媒可笑遠公池上客卻因松菊賦歸來

贈老寧僧首

秀骨厖眉倦往還自然清譽落人間閑中用意歸詩筆靜外安身比太山欲倩野雲朝送客更邀江月夜臨關嗟予蹤迹飄塵土一對孤峰幾厚顏

次韻舍弟賞心亭即事二首

檻折簷傾野水傍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拔梗莽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盡江流萬里長

二

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凌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霽卻疑山月是朝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忘言醉客喧

次韻陳學士小園即事

牆屋雖無好鳥鳴池塘亦未有蛙聲樹含宿雨紅初入草倚朝陽綠更生萬物天機何得喪百年心事不將迎與君杖策聊觀化搔首春風眼尚明

寄友人

飄然羈旅尚無涯一望西南百嘆嗟江擁涕洟流入海風吹魂夢去還家平生積慘應銷骨今日殊鄉又見花安得此身如草樹根株相守盡年華

登大茅山

一峰高出衆山顛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尚師仙

登中茅山

俛然杖屨出塵囂雞犬無聲到泬寥欲見五芝莖葉老尚攀三鶴羽翰遥容溪路轉迷橫彴仙几風來得墮樵輿罷日斜歸亦懶更磨碑蘚認前朝

登小茅山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淮洲杳靄中物外真游來几席人間榮願付苓通白雲坐處龍池杳明月歸時鶴馭空回首三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赴辟書還遥知曼倩威行久赤筆應從到日閑

贈李士寧道人

季主逡巡居卜肆彌明邂逅作詩翁曾令宋賈歎車上更使劉侯驚坐中杳杳人傳多異事冥冥誰識此高風行歌過我非無謂唯恨貧家酒盞空

次韻春日即事

人間尚有薄寒侵和氣先薰草樹心丹白自分齊破蕾青黃相向欲交陰潺潺嫩水生幽谷漠漠輕煙動遠林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無助愧周任

次韻荅陳正叔二首

青衫憔悴北歸來髮有霜根面有埃羣吠我方憎猘子一鳴誰更識龍媒功名落落求難值日月沄沄去不回勝事與身何等近酒樽詩卷數須開

二

田宅荒涼去復來詩書顏髮兩塵埃忘機自許鷗相狎得禍誰期鶴見媒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何當水石他年住更把韋編靜處開

送崔左藏之廣東

怪石巉巉上泬寥昔人於此奏簫韶水清但有嘉魚出風暖何曾毒草搖今日淹留君按節當時嬉戲我垂髫因尋舊政詢遺老爲作新詩變俚謠

苦雨

靈場奔走尚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風助亂雲陰更密水爭高岸氣尤雄平時溝洫今多廢下戶京困久已空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人憂國願年豐

江上

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解衹裯春風似補林塘破野水遙連草樹高寄食舟車隨處辨行歌天地此身勞遲回自負平生意豈是明時惜一毛

午枕

百年春夢去悠悠不復吹簫向此留野草自花還自落鳴禽相乳亦相酬舊蹊埋沒開新徑朱戶欹斜見畫樓欲把一盃無伴侶眼看興廢使人愁

寄石鼓寺陳伯庸

鯨海無風白日閑天門當面險難攀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仁義未饒軒冕貴功名莫信鬼神慳郭東一點英雄氣時伴君心夜斗間

送熊伯通

歲暮欣逢蓋共傾川塗南北豈忘情事經官路心應折地入家山眼更明江上月華空自照梅邊春意恰相迎關河不鏁真消息野客猶能聽治聲

送王覃

分走人間十五年塵沙吹鬢各蒼然山林渺渺長回首兒女紛紛忽滿前知子有才思奮發嗟余無地與迴旋相看一作秦吳別身世何時兩息肩

送明州王大卿

大曆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幡游從來所至邦人喜真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時名跡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尚可揮毫敵李舟

姑胥郭

誤褫雲巾別故山抵吳由越兩間關千家漁火秋風市一葉歸舟暮雨灣旅病愔愔如困酒鄉愁脉脉似連環情知帶眼從前緩更恐顛毛自此斑

嚴陵祠堂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丈學士

蒜山東渡得林丘邂逅籃輿亦少留今日更知萊氏隱暮年長憶武陵遊欲營垣屋隨穿斸尚歎塵沙隔獻酬遙約向吳亭下路春風深駐五湖舟

太湖恬亭

檻臨溪上綠陰圍溪岸高低入翠微日落斷橋人獨立水涵幽樹鳥相依清遊始覺心無累靜處誰知世有機更待夜深同徙倚秋風斜月釣船歸

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庭下早知閑木索坐間遙想御絲桐飄然一往何時得俛仰塵沙欲作翁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時彥珍為教授學有右軍墨池）

君作新詩故起予一吟聊復報雙魚杖藜高徑誰來往散帙空堂自卷舒樹外鳥啼催晚種花間人語趁朝虛春風處處堪攜手何事臨池苦學書

二

篁竹荒茅五畝餘生涯山蕨與泉魚家貧殖貨羞端木鄉里傳書比仲舒白日憶君聊遠望青林嗟我似逃虛春風渺渺烏塘尾漫得東來一紙書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前事問漁樵苑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豪華秪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初去臨川

東浮溪水渡長林上坂回頭一拊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憂傷遇事紛紛出疾病乘虛亹亹侵未有半分求自贖恐塡溝壑更霑襟（一作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憂傷遇事紛紛出疾病乘虛亹亹侵手把空篇臥空屋欲歌商頌不成音）

讀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黮闇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眞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讀詔書　慶曆七年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每見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剸劇之暇能過訪山館兼出佳篇爲贈仰嘆才力因成小詩

我看繁訟頻搔首君富才明見亦常尚有閑襟尋水石更留佳句似池塘松苗地合分高下晁鶴天教有短長徐上青雲猶未晚可無音問及滄浪

王浮梁太丞之聽訟軒有水禽二巢于竹林之上恬而自得邑人作詩以美之因次元韻

水邊舟動多驚散何事林間近絕疑野意肯從威令至舊巢猶有主人知（見王太丞詩）不關飲啄春江暖自在飛鳴夏日遲覽德豈無丹穴鳳到時應讓向南枝

寄虞氏兄弟

一身兼抱百憂虞忽忽如狂久廢書疇昔心期俱喪勇此來腰疾更乘虛久聞楊羨安家好自度淵明與世踈亦有未歸溝壑日會應相近置田廬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憶百感翻然醉裏眠酒醒燈前猶是客夢回江北已經年佳時流落眞何得勝事蹉跎只可憐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風因泛潁溪船

荅熊本推官金陵寄酒

鬱金香是蘭陵酒枉入詩人賦詠來庭下北風吹急雪坐間南客送寒醅淵明未得歸三徑（金陵有舊廬）叔夜猶同把一盃吟罷想君醒醉處鍾山相向白崔嵬

和錢學士喜雪

手把詩翁憶雪詩坐愁窮海瘴煙霏誰令天上蒼茫合忽見空中散漫飛閶闔與風生氣勢姮娥交月借光輝山鷄瑟縮相依立邑犬跳梁未肯歸點綴丘園榮樹木埋藏溝壑亂封圻高歌業已傳都市逸興何當叩隱扉頗欲攜樽邀使騎幾忘溫席薦親闈公今早晚班春去强勸滂田補歲饑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西江望士衆長兼卓犖傳家在一男壯志異時開史牒妙齡終日對書龕桂堂發策收科選櫻苑頒詩豫宴酣大邑援琴聊試可小州懷紱果才堪分臺拜職

榮先入抗疏辭恩恥横覃勁操比松寒不撓忠言如藥苦非甘龍鱗直爲當官觸虎穴寧闚射利探朱轂歠頭終恊夢粉闈雞舌更須含均輸北轉荆門鵠勸課西臨蜀市鬻期信有兒迎郭伋食貧無地乞羊曇橐垂鈴棧駝鳴圜節擁棠郊虎視耽歸見廣㙂瞻斧藻對揚初服改朱藍進班華省財方阜出按窮邊虜稍戢帝命賈琮當冀北民歌姬奭次周南投壺饗客魚無乙伐鼓蒐兵馬有驒鯨鬣掀紅旗杳杳虬髯吒黑纛鬖鬖威加諸部風霜肅惠浸連營雨露涵大斗時時能劇飲輕裘往往秪清談乾龍已應天飛五晉馬徐觀晝接三道在君臣方自合德侔卿長亦誰慙便蕃肯較平生寵放曠皆知雅性妉委佩去辭廷殖殖揚紛來得府潭潭一尊客語從容盡千里人情委曲諳豈但搢紳稱召杜故多扶杖祝彭聃幕中俊乂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楚地怪須留汲黯蕭規疑欲付曹參從來貴勢公何慕自是賢名上所貪未信逸身今以老且當憂國每如惔論心邂逅膠投漆搔首低佪雪滿簪鎮撫未驚移歲月追攀曾許賞煙嵐餘歡遽隔新亭餞宿惠難忘舊館驂卷曲尚誰知散櫟嶸嶸空此詠枯楠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律詩五言絶句 回紋 六言詩附

聊行
染雲
溝港
霹靂溝
午睡
題齊安壁
昭文齋
臺上示吳愿
示道原
傳神自讚
題何氏宅園亭
草堂一上人
題黃司理園
北山洊亭
題永昭陵
詠轂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
五柳
移松皆死
山中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被召作
南澗樓
南浦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離蔣山
江上
春雨
歸燕
和惠思波上鷗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次青陽
代陳景元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山雞
雜詠四首
臥聞
秋興有感
題八功德水
口占
偶書
送陳景初
泊姚江
樓上
春晴
淨相寺
將母
朱朝議移法雲院蘭
晚歸
題舫子
惠崇畫

蒲葉

芳草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送望之赴臨江守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

送王彥魯

送呂望之

別方劭祕校

梅花

紅梅

病起過寶覺

題徐浩書法華經

書定林窻

回紋詩

碧蕪

夢長

迸月

泊鴈

六言詩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西太一宮樓

聊行

聊行弄芳草獨坐隱團蒲問客茅簷日君家有此無

染雲

染雲爲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溝港

溝港重重柳山坡處處梅小輿穿麥過狹徑礙桑回

霹靂溝

霹靂溝西路柴荊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

午睡

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題齊安壁

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

昭文齋（米獻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臺上示吳愿

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示道原

久不在城市少留心悵然幽芳可攬結佇子飲雲泉

傳神自讚

此物非他物今吾即故吾今吾如可狀此物若爲摹

題何氏宅園亭

荷葉參差卷榴花次第開但令心有賞歲月任渠催

草堂一上人

一公持一鉢想復度遙岑地瘦無黃犢春來草更深

題黃司理園

爲憶去年梅凌寒特地來閣前空臘盡渾未有花開

北山洊亭

西崦水泠泠沿岡有洊亭自從春草長遙見秖青青

題永昭陵

神闕澹朝暉蒼蒼露未晞龍車不可望投老涕霑衣

詠轂

可憐臺上轂轉目已陰繁不解詩人意何爲樂彼園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

故作酴醾架金沙秪謾栽似矜顔色好飛度雪前開

五柳

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亭往來無一事長得見青青

移松皆死

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君看赤松子猶自不長年

山中

隨月出山去尋雲相伴歸春晨花上露芳氣著人衣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

被召作

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北山頭

再題南澗樓

北山雲漠漠南澗水悠悠去此非吾願臨分更上樓

南浦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燎爐無伏火蕙帳冷空山

離蔣山

出谷頻回首逢人更斷腸桐鄉豈愛我我自愛桐鄉

江上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横笛吹過亂山東

春雨

苦霧藏春色愁霖病物華幽奇無可奈強酹一杯霞

歸燕

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迴

和惠思波上鷗

翩翩白鳧鷗汎汎水中游西來久不見夢想在滄洲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慇懃將白髮下馬照青溪

二

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

次青陽

十載九華邊歸期尚眇然秋風一乘傳更覺負林泉

代陳景元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豈堪此廬山歸去來

山雞

山雞照淥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爲世用適足累形軀

雜詠四首

故畦拋汝水新壟寄鍾山爲問揚州月何時照我還

二

已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章江昨夜月送我到揚州

三

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

四

桃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柴荆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臥聞

臥聞黄栗留起見白符鳩坐引魚兒戲行將鹿女遊

秋興有感

宿雨清畿甸朝陽麗帝城豐年人樂業隴上踏歌聲

題八功德水

欲尋阿練若曳屐出東岡淵谷芳菲少春風著野桑

口占

去歲別南嶽前年返溈潭臨機一句子今日遇同參

偶書

雄也營身足聃兮悞汝多捐書知聖已絕學奈禽何

送陳景初金陵持服舉族貧病煩君藥石之功

舉族貧兼病煩君藥石功長安何日到一一問歸鴻

泊姚江

軋軋櫓聲急蒼蒼江日低吾行有定止潮汐自東西

樓上

蕩漾舟中客徘徊樓上人滄波浩無主兩槳邈難親

春晴

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

淨相寺

淨相前朝寺荒涼二十秋曾遭滅劫壞今遇勝緣修

將母

將母邗溝上留家白紵陰月明聞杜宇南北總關心

朱朝議移法雲蘭

幽蘭有佳氣千載閟山阿不出阿蘭若豈遭乾闥婆

晚歸

岸迥重重柳川低渺渺河不愁南浦暗歸伴有姮娥

題舫子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

惠崇畫

斷取滄州趣移來六月天道人三昧力變化只和鈆

蒲葉

蒲葉清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爲誰紅

芳草

芳草知誰種緣堦已數叢無心與時競何苦綠忽忽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橫絕潺湲度深尋犖确行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獨臥南牕榻翛然五六旬已聞鄰杏好故挽一枝春

二

獨臥無心起春風閉寂寥鳥聲誰喚汝屋角故相撩

送望之赴臨江守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包苴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

風駛柳條乾駝裘未勝寒慇懃陌上日爲客暖征鞍

送王彥魯

北客憐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豈相忘臨路更情親

送呂望之

池散田田碧臺敷灼灼紅年華豈有盡心賞亦無窮

別方劭秘校

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別後應相憶能忘數寄書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病起過寶覺

執手乍欣悵霜毛應更新依然舊童子卻想夢前身

書定林院牕 問遠大師師云夜來夢與說十波羅蜜

道人今輟講卷械寄松蘿夢說波羅蜜當如習氣何

題徐浩書法華經

一切法無差水牛生象牙莫將無量義欲覓妙蓮華

碧蕪 回紋

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

夢長

夢長隨永漏吟苦雜疎鍾動蓋荷風勁沾裳菊露濃

迸月

迸月川魚躍開雲嶺鳥翻徑斜荒草惡臺廢冶花繁

泊鴈

泊鴈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柝隨風斂陣樓映月低弦

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鑿危通細路溝曲繞平田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六言

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 一作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 三十六陂流 一作宮煙 水白頭想見江南

二

三十年前此路 一作地 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

西太一宮樓

草際芙蕖零落水邊楊柳攲斜日暮炊煙孤起不知魚網誰家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律詩七言絕句

歌元豐五首
棊
題畫扇
夢
清明
東岡
春郊
元日
九日
初晴
南蕩
芙蕖
溝西
東皐
一陂
園蔬
翛然
杖藜
圖書
老嫌
移柳
誰將
雪乾
南浦
竹裏
隨意
秋雲
春風
陂麥
木末
進字說二首
窺園
嘲白髮
代白髮荅
外廚遺火二絕
初夏卽事
千蹊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和耿憲天隲以竹冠見贈四首
和郭功甫
葉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四首
次呂叔韻
次張唐公韻
次俞秀老韻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送耿天隲至渡口
永慶院送道原還儀真作詩要之
送方劭秘校
芙蓉堂二首
長干釋普濟坐化

歌元豐五首

水滿陂塘穀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二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鰕鰌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三

湖海元豐歲又登稆生猶足暗溝塍家家露積如山壠黃髮咨嗟見未曾

四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五

豚柵雞塒晻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棊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一作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題畫扇

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斜特地寒

夢

黃粱欲熟且留連漫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飛墮晚花前

清明

東城酒散夕陽遲南陌鞦韆寂寞垂人與長缾鮮芳草風將急管度青枝

東岡

東岡歲晚一登臨共望長河映遠林萬竅怒呺風喪我千波競湧水無心

春郊

青秧漫漫出初齊雞犬遙聞路却迷但見山花流出水那知不是武陵溪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爭插(一作總把)新桃換舊符

九日

九日無歡可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蔣陵西曲(一作面)風煙慘(一作澹)也有黃花一兩枝

初晴

幅巾慵整露蒼華度隴深尋一徑斜小雨初晴好天氣晚花殘照野人家

南蕩

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

芙蕖

芙蕖耐夏復宜秋一種今年便滿溝南蕩東陂無此物但隨深淺見游鯈

溝西

溝西直下看芙蕖葉底三三兩兩魚若比濠梁應更樂近人渾不畏春鉏

東臯

東皋攬結知新歲西崦攀翻憶去年肘上柳生渾不管眼前花發卽欣然

一陂

一陂（一作段）谿水蔣陵西含風却轉與城齊周遭碧銅磨作港逼塞綠錦剪成畦

園蔬

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

倏然

倏然三月閉柴荆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老年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杖藜

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牀堯桀是非時入夢固知餘習未全忘

圖書

圖書老矣尚紛披神劓天黥以有知茅竹結蟠聊一愒却尋三界外愚癡

老嫌

老嫌智巧累形軀欲就田翁學破除百歲用癡能幾許救吾黥劓可無餘

移柳

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臨流遇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慚

誰將

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筍輿追我莫辭遙

雪乾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

南浦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竹裏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隨意

隨意柴荆手自開沿岡度塹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迷鳥羇雌竟往來

秋雲

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欲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春風

春風過柳綠如繰晴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皐

陂麥

陂麥連雲慘淡黃綠陰門巷不多涼更無一片桃花在借問春歸有底忙

木末

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進字說二首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

詎豈能令鬼哭黃昏

二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謾將糟粕汙脩門

窺園

杖策窺園日數巡攀花弄草興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

嘲白髮

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

代白髮荅

從衰得白自天機未怪長青與願違看取春條隨日長會須秋葉向人稀

外廚遺火二首

竈鬼何爲便赫然似嫌刀机苦無羶圖書得免同煨燼却賴廚人清不眠

二

青煙散入夜雲流赤焰侵尋上瓦溝門戶便疑能炙手比鄰何苦却焦頭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千㠁

千㠁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煙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南郭先生比鶺鴒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秪舊時

和耿天騭以竹冠見贈四首

竹根殊勝竹皮冠欲著先須短髮乾要使山林人共見不持方帽禦風寒

二

無物堪持比此冠竹皮柔脆縠皮乾故人戀戀綈袍意豈爲哀憐范叔寒

三

玉潤金明信好冠錯刀剜出蘚紋乾不忘君惠常加首要使懽盟未可寒

四

冠工新意斲檀欒霧卷雲烝久未乾遺我山林真自稱何須貂暖配金寒

和郭公甫

且欲相邀臥看山扁舟自可送君還留連山郭今如此知復何時伴我閒

葉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二首

吟歎君詩久掉頭知君與不負滄洲土山欲爲羊曇賭且可專心學奕秋

二

若將有限討無涯自困真同筭海沙隨順世緣聊戲劇莫言河渚是吾家

又次葉致遠韻二首

庵城有興亦尋春風暖荒萊步始勻若遇好花須一笑豈妨迦葉杜多身

二

明時君尚富春秋豈比衰翁遠自投智略未應施畎畝上前他日望吾丘

次呂叔韻

寄公無國寄鍾山垣屋青松晻靄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

次張唐公韻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鷄

次俞秀老韻

解我蔥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未曾相識已相憐香火靈山亦有緣訓釋雖工君尚少不應忽務世人傳

送耿天騭至渡口

雪雲江上語依依不比尋常恨有違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

永慶院送道原還儀真作詩要之

歲暮青條已見梅餘花次第相爭開淮南無此山林勝作意春風更一來

送方劭秘校

南浦柔條拂地垂攀翻聊寄我西悲武昌官柳年年好他日春風憶此時

芙蓉堂二首

投老歸來一幅巾尚私榮祿備藩臣芙蓉堂下踈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

二

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秪將鳧鴈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長干釋普濟坐化

投老唯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闉百年俯仰隨薪盡晝手空傳淨戒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律詩七言絶句

送黃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
過法雲
光宅寺
題勇老退居院
與寶覺宿龍華院二絶
清涼白雲庵
自定林過西庵
歸庵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謝安墩二首
東陂二首
山陂
欲往北山以雨止
耿天騭惠梨次韻奉酬二首
北山有懷
定林
封舒國公二首
北陂杏花
五更
與薛肇明奕棊賭梅花詩輸一首
又代薛肇明一首
溝上梅花欲發
江梅
耿天騭許以浚山千葉梅見寄
與天騭宿清涼廣惠僧舍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二首
北山
詠菊二首
楊柳
北山道人栽松
山櫻
償薛肇明秀才榿木
馬斃
出郊
懷府園
江口二首
蔣山手種松
中年
寄四姪旊二首
寄吳氏女子
寄蔡天啓
呈陳和叔二首
招葉致遠
招楊德逢
和叔招不往
和叔雪中見過
俞秀老忽不見
與耿天騭會話

送黃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薫風洲渚薺花繁看上征鞍立寺門投老難堪與君別倚江從此望還轅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 元豐七年三月十九日

前時偶見花如夢紅紫紛披競淺深今日重來如夢覺靜無餘馥可追尋

過法雲

路過潮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金鈿一一花摽老翠被重重山更寒

光宅寺 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

齊安孤起宋興前光宅相仍一水邊蜂分蟻爭今不見故窠遺垤尚依然

題勇老退居院

道人投老寄山林偶坐翛然洗我心夢境此身能且在明年寒食更相尋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 舊有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老於陳迹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憶我小詩成悵望鍾山只隔數重山

二

世間投老斷攀緣忽憶東遊已十年但有當時京口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三

與公京口水雲間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清涼白雲庵

庵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

自定林過西庵

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煙中靜擁衾忽憶西巖道人語杖藜乘興得幽尋

歸庵

稻畦藏水綠秧齊松鬣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臥東庵殘夢午時雞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南州歲晚亦花開有底堪隨驛使來看取鍾山如許雪何須持寄嶺頭梅

謝安墩二首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二

謝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秪往時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東陂二首

東陂風雨臥黃雲滕水翻溝隔壠分春玉取新知不晚腰鐮今日已紛紛

二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壠上翛翛麥橫起寒風占作秋

山陂

山陂院落今挼種城郭樓臺已放燈白髮逢春唯有睡睡間啼鳥亦生憎

欲往北山以雨止

北山朝氣澹高秋欲往愁霑獨少留散策緣岡初見日與隨雲盡復中休

耿天騭惠梨次韻奉訓

故人家果獨難忘秋實初成便得嘗直使紫花形味勝豈能終日望咸陽

二

淮圃新陰百畝涼分甘每得助秋嘗張公大谷雖云美誰肯苞苴出晉陽

三

甘滋南北共傳誇栽接還如老圃家誰謂交梨非外奬因君澆灌已萌芽

北山有懷

香火因緣寄此山主恩投老更人間傷心躑躅岡頭路明日春風自往還

定林

窮谷經春不識花新松老柏自攲斜慇懃更上山頭望白下城中有幾家

封舒國公三首

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明恩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

二

桐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

三

開國桐鄉已白頭國人誰復記前遊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我流

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饒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絶勝南陌碾成塵

五更

青燈隔幔映悠悠小雨含煙凝不流秖聽蛩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强知秋

與薛肇明奕棊賭梅花詩輸一首

華髮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

又代薛肇明一首

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故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溝上梅花欲發

亭亭背暖臨溝處脉脉含芳映雪時莫恨夜來無伴侶月明還見影參差

江梅

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凌寒終慘澹不應搖落始愁人

耿天騭許浪山千葉梅見寄

聞有名花即謾栽慇懃準擬故人來故人歲歲相逢晚（一作能相見）知復同看幾度開

與天騭宿清涼廣惠僧舍

故人不惜馬虺隤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與君封殖浪山梅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醿架盛開二首

午陰寛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蘂似嫌塵染汚青條飛上別枝開

二

酴醾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踈雲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

北山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灎灎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詠菊二首

補落迦山傳得種閻浮檀水染成花光明一室真金色復似毗耶長者家

二

院落秋深數菊叢緣花錯莫兩三峰蜜房歲晚能多少酒盞重陽自不供

楊柳

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梁茅屋雨初乾綠垂静路要深駐紅寫清陂得細看

北山道人栽松

陽坡風暖雪初融度谷遙看積翠重磊砢拂天吾所愛他生來此聽樓鐘

山櫻

山櫻抱石蔭松枝比並餘花發最遲賴有春風嫌寂寞吹香渡水報人知

償薛肇明秀才榿木

濯錦江邊木有榿小園封植佇華滋地偏或免淵聖御名魋伐歲晚聊同庾信移

馬斃

恩寛一老寄松筠晏臥東牕度幾春天廐賜駒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閑身

出郊

川原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風日有情無處著初迴光景到桑麻

懷府園

槐陰過雨盡新秋盆底看雲映水流忽憶小金山下路綠蘋稀處看游儵

江寧夾口二首

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

二

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蔣山手種松

青青石上歲寒枝一寸巖前手自移聞道近來高數尺此身蒲柳故應衰

中年

中年許國邯鄲夢晚歲還家壙埌遊南望青山知不遠五湖春草入扁舟

寄四姪旊

數篇持往助歡咍想見封題手自開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空復夢中來

二

一日東岡上幾迴百重雲水隔蘇臺一作一日東岡望百迴迢迢雲

水隔蘇臺遥知別後詩無數黃犬歸時總寄來

寄吳氏女子

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眞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蔡天啓

杖藜緣塹復穿橋誰與高秋共寂寥佇立東岡一搔首冷雲衰草暮迢迢

呈陳和叔

數椽生草覆莓苔一作數椽牢落長莓苔一徑牆陰斷雪開王吉囊衣新徙舍杖藜從此爲君來

二

數椽庳屋茨生草三畝荒園種晚蔬永日終無一杯酒可能留得故人車

招葉致遠

白下長干一水間竹雲新筍已斑斑明朝若有扁舟與落日潮生尚可還

招楊德逢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臥看雲卻憶君雲尚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和叔招不往

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只欲往來相邂逅卻嫌招喚苦丁寧

和叔雪中見過

捐書去寄老山林無復追緣緣一作尋往事心忽值故人乘雪與玉堂前話得重尋

俞秀老忽然不見

忽去飄然遊冶盤共疑枝策在梁端禪心暫起何妨寂道骨雖清不畏寒

與耿天騭會話

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粱欲熟時萬事祇如空鳥迹怪君强記尚能追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律詩七言絶句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庚申正月遊齊安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壬戌正月再遊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書定林院窻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悟真院
傳神自讚
定林院昭文齋
經局感言
鍾山晚步
散策
書靜照師塔
記夢
勘會賀蘭溪主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過劉全美所居
書何氏宅壁
題永慶壁有雱遺墨數行
江寧府園示元度
金陵郡齋
戲示蔣潁叔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麗澤門
示公佐
示俞秀老二首
示李叔時
示寶覺二首
仲元女孫
示永慶院秀老
示王鐸主簿
戲城中故人
戲贈段約之
示俞處士
懷張唐公
憶金陵三首
離昇州作
望淮口
入瓜步望揚州
泊船瓜洲
重過余婆岡市
秦淮泛舟
中書即事
萬事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贈外孫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荅以四句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作此詩

送黄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三首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今日隱侯孫亦老偶尋陳迹到煙蘿（一作蕙帳銅屏皆舊事飄然陳迹在松蘿）

庚申正月遊齊安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即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遊

招提詩壁漫黄埃忽忽籠紗兩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風暖柴荆處處開雪乾沙淨水洄洄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黄雲稻正青它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坰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據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遥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獨龍東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涼

書定林院牕（與安太師同宿既曉問昨夜有何夢師云有數夢皆忘記）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鑪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

二

城郭紛紛老倦尋幅巾來寄北山岑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穿雲涉水心

悟真院

野水從横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傳神自讚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

定林院昭文齋

定林齋後鳴禽散只有提壺守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經局感言（罷相出守江寧仍領經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騏驥與駑駘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

鍾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散策

散策東岡亦已勞横塘西轉有亭皐絮飛度屋何許柳花落填溝無數桃

書靜照師塔

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百憂二十餘年事陳迹山林草野中

記夢 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峯爲長老已而坐化復出山南興國寺與余同臥一榻禪懷山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余弃弗取作詩與之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他時共一作供兩身

勘會賀蘭溪主 賀蘭溪洛京地名陳繹買地築居於郵中問之

賀蘭溪上幾株松南北東西有幾峯買得住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二

桑條索漠楝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

過劉全美所居

西崦晴天得強扶出林知有故人居數能過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

書何氏宅壁

有興提魚就公煑此言雖在已三年皖灊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題永慶壁有雱遺墨數行

永慶招提墨數行歲時風露每悽傷殘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

江寧府園示元度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篁竹中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金陵郡齋

談經投老拚悠悠爲吏文書了卽休深炷鑪煙一作香閉齋閤臥聽簷雨瀉高秋

戲示蔣頴叔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欲牽淮舸共尋源且踏青青繞杏園憶我舊時光宅路依然桑柳映花繁

麗澤門

麗澤門西日未俄水明沙淨卷纖羅綠瓊洲渚青瑤嶂付與詩工敢琢磨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

示俞秀老二首

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繰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示李時叔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南

尉藜杖緇巾得往還

二

千山訪我幾摧輈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傾蓋有綢繆

示寶覺二首

火暖窗明粥一盂晨興相對寂無魚超然聖寺山林外別有禪天好淨居

二

重將壞色染衣裙共臥鍾山一塢雲客舍黃粱今始熟鳥殘紅柿昔曾分

仲元女孫

雙鬟嬉戲我庭除爭挽新花比繡襦親結香纓知不久汝翁那更鑷髭鬚

示永慶院秀老

禪房借枕得重欹陳迹脩然尚有詩嗟我與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見栽時

示王鐸主簿

君正忙時我正閑如何同得到鍾山夷門二十年前事回首黃塵一夢間

戲城中故人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莫吹塵土來汚我我自有雲持寄君

戲贈段約之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踏于蔿何如雲臥唱松風

懷張唐公

直諒多爲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陌東阡獨往來

憶金陵三首

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

二

煙雲渺渺水茫茫繚繞蕪城一帶長蒿目黃塵憂世事追思陳迹故難忘

三

追思陳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聞說精廬今更好好隨殘汴理歸艎

離昇州作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相看握手揔無語愁滿眼前心自知

望淮口

白煙瀰漫接天涯黯黯長空一道斜有似錢塘江上望晚潮初落見平沙

入瓜步望揚州

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秖蒼然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秖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重過余婆岡市

憶我東遊未有鬚扶衰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魯叟當街六十餘

秦淮泛舟

强扶衰病牽淮舸尚怯春風泝午潮花與新吾如有意山於何處不相招

中書卽事

投老翻爲世網嬰低佪終恐負平生何時白上岡頭路渡水穿雲取次行

萬事

萬事黃粱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雞蟲得失何須算鵬鷃逍遥各自知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衰容一見便疑真李子揮毫故有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身

贈外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有按風伯奏天閽之語荅以四句

令尹犀舟失去期憮然凭几占文移勸君慎莫讒風伯會有開帆破浪時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作此詩

盧仝不出憎流俗我卜郊居避俗憎仝有鄰僧來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三首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

二

還家一笑卽芳辰好與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錦繡谷中春

三

歲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我如逆旅當去客復會有無那得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律詩七言絶句

金陵即事三首
烏塘
柘岡
城北
金陵
午枕
州橋
觀明州圖
九日賜宴瓊林苑
壬子偶題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鍾山即事
南澗樓
京城
隴東西二首
斜徑
暮春
雨晴
日西
禁直
御柳
祥雲
題中書壁
禁中春寒
試院中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見鸚鵡戲作四句
池鴈
六年
世故
邵平
中年
王章
神物
文成
讀漢書
賜也
重將
載酒
楚天
江上
春江
春雨
初到金陵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與北山道人
過外弟飲
若耶溪歸興

烏石

定林

定林所居

臺城寺側獨行

遊鍾山

松間

雨未止王臣欲行以詩留之

金陵即事二首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
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二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
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三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
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
好辛夷如雪柘岡西

柘岡

萬事紛紛秪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路花如
雪迴首春風最可憐

城北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城無限
思日酣川淨野雲高

金陵

金陵陳迹老莓苔南北遊人自往來最憶春風石城
塢家家桃杏過牆開

午枕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
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州橋

州橋蹋月想山椒迴首哀湍未覺遙今夜重聞舊嗚
咽卻看山月話州橋

觀明州圖

明州城郭畫中傳尚記西亭一艤船投老心情非復
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太官還惜
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壬子偶題 熙寧五年東府庭下作盆池故作

黃塵投老倦怱怱故遶盆池種水紅落日欹眠何所
憶江湖秋夢艣聲中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一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皤然秪應兩岸當時
柳能到春來尚可憐

二

逸少池邊有一丘西山南浦慣曾遊殘年歸去終無
樂聞說章江即淚流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櫳半掩無人
語鼓角聲中始欲愁

鍾山即事

㵎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南㵎樓（在江寧尉司）

㒒㒒烟嵐遶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陡起三千丈始奈重山複嶺何

京城

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怊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寄夢中身

隴東西二首

隴東流水向東流不肯相隨過隴頭秪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

二

隴西流水向西流自古相傳到此愁添却征人無限淚怪來嗚咽已千秋

斜徑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遥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暮春

北山吹雨送殘春南㵎朝來綠映人昨日杏花渾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雨晴

晴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雨後綠陰空繞舍總將春色付莓苔

日西

日西階影轉梧桐簾卷青山簟半空金鴨火銷沈水冷悠悠殘夢鳥聲中

禁直

翠木交陰覆兩簷夜天如水碧恬恬帝城風月看常好人世悲哀老自添

御柳

御柳新黃已迸條宮溝薄凍未全消人間今日春多少秪看東方北斗杓（一作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斗杓）

祥雲

冰入春風漲御溝上林花氣欲飛浮未央屋瓦猶殘雪却爲祥雲映日流

題中書壁

夜開金鑰詔辭臣對御抽毫草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禁中春寒

青（一作浮）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黃昏

試院中

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材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干里遥望鍾山與此同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龍甲虯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

見鸜鵒戲作四句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秖煩寃真須强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

池鴈

羽毛摧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萬里衡陽冬欲暖失身元爲稻粱謀

六年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西望國門搔短髮九天宫闕五雲深

世故

世故紛紛漫白頭欲尋歸路更遲留鍾山北繞無窮水散髮何時一釣舟

邵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繒屠狗尚雄夸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

中年

頹城百雉擁高秋驅馬臨風想聖丘此道門人多未悟爾來千載判悠悠

王章

壯一作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爲國深憂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即休

神物

神物登天攫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文成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萬里出師求寶馬飄然空有意凌雲

讀漢書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賜也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重將

重將白髮旁牆陰陳迹茫然不可尋花鳥揔知春爛熳人間獨自有傷心

載酒

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水交流黄昏獨倚春風立看却花開觸地愁

楚天

楚天如夢水悠悠花底殘紅漫不收獨繞去年揮淚處還將牢落對滄洲

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春江

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青旗催日下城頭

春雨

城雲如夢柳僛僛野水横來强滿池九十日春渾得雨故應留潤作花時

初到金陵

江湖歸不及花時空遶扶疎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

與北山道人

蒔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設要常關別開小徑連松路祇與鄰僧約往還

過外弟飲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

若耶溪歸興

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罷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馬石

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荊細路(一作徑)水雲間吹(一作拈)花嚼蘂長來往秖有春風似我閑

定林

定林青(一作修又作喬)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定林所居

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

臺城寺側獨行

春山撩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下路筍輿看得綠陰成

遊鍾山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

松間(一作被召將行)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雨未止正臣欲行以詩留之

紛紛應接使人愁與子從容喜問訓他日故將泥自庇今朝欲以雨相留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律詩七言絶句

題張司業詩
同陳和叔遊北山
次吳氏女子韻二首
即席
遊城南即事二首
寄沈道原
哭張唐公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八公山
過徐城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二首
和惠思韻二首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懷鍾山
江寧夾口三首
寄碧巖道光法師
省中二首
崇政殿後春晴即事
省中沈文通廳事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夜直
試院中四首
人閒
後殿牡丹未開
春日
寄韓持國
答韓持國
出城
涿州
出塞
入塞
書氾水關寺壁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和惠思歲二日二絶
赴召道中
江東召歸
平甫如通州寄之
寄顯道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三品石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北山
適意
辱井
題金沙
夜聞流水
詠月三首

題張司業詩

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

同陳和叔遊北山

春風蕩屋雨塡溝東閤翛然擁罽裘鄰壁黃粱炊未熟喚廻殘夢有鳴騶

次吳氏女子韻（吳氏詩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步）

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

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即席

曲沼融融泮盡澌暖煙籠瓦碧參差人情共恨春猶淺不問寒梅有幾枝

遊城南即事二首

神姦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螭魅合謀非一日太丘真復社士遲

二

泰壇東路遶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

寄沈道原

城郭千家一彈丸蜀岡擁腫作蛇蟠眼前不道無蒼翠偷得鍾山隔水看

哭張唐公

堂（一作棠）邑山林久寂寥屬車前日駐雞翹冥冥獨鳳隨雲霧（一作何處）知南陌空聞引葬簫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救黠醫剔世無方斷簡陳編付藥房祝我壽齡君好語毗耶一夜滿城香

二

寒逼清枝故有梅草堂先對白頭開殘骸已若雞年夢猶見騷人幾度來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鴻寶燒金竟不成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

過徐城

七年五過徐城縣自笑皇皇此世間安得身如倉庚氏一官能到子孫閑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二首

好去翩然丁令威昔人且在不應非淮雲豈與遼天闊想復留情故一歸

二

西州行路日蕭條執手傷懷不自聊遊子故鄉終念返豈能無意治城潮

和惠思韻二首

醴泉觀

邂逅相隨一日閑或緣香火共靈山夕陽興罷黃塵陌直似蓬萊墮世間

蟬

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去年今日青松

路亦自聞蟬第一聲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

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黃粱熟始覺人間是夢間

江寧夾口二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秪恰一作似春風柳絮時

二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店坼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青燈展轉中

三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楓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寄碧巖道光法師

去馬來車擾擾塵自難長寄水雲身碧巖後主今爲客何況開山說法人

省中

萬事悠悠心自知强顏於世轉參差移牀獨臥秋風裏靜看蜘蛛結網絲

二

大梁春雪滿城泥一馬常瞻落日歸身世自知還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崇政殿後春晴即事

悠悠獨夢水西軒百舌枝頭語更繁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喙喧

省中沈文通廳事

竹上秋風吹網絲角門常閉吏人稀蕭蕭一榻卷書坐直到日斜騎馬歸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縣瓠城南陂水深春泥滿眼路嶇嶔獨騎瘦馬銜殘雨前伴茫茫不可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夜直

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試院中

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臥竹向秋陰朝來鴈背西風急吹折江湖萬里心

二

咫尺淹留可奈何東西虛共一姮娥堦前棗樹應搖落此夜清光得幾多

三

青燈照我夢城西坐上傳觴把菊枝忽忽覺來頭更白隔牆聞語趁朝時

四

蕭蕭疎雨吹簷角噎噎暝蛩啼草根閑却荒庭歸未得一燈明滅照黃昏

人間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黃塵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後殿牡丹未開

紅襆未開知婉娩紫囊猶結想芳菲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鳥無端勸我歸

春日

柴門照水見青苔春遶花枝漫漫開路遠遊人行不到日長啼鳥去還來

寄韓持國

淥遶宮城漫漫流鵝黃小蝶弄春柔問知公子朝陵去歸得花時却自愁

答韓持國

知公尚憶洛城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知還有恨今為紅藥主人翁

出城

慣作野人多野興欲為時用少時材出城偶與沙塵背轉覺谿山入眼來

涿州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

出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

入塞

荒雲涼雨水悠悠鞍馬東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數行淚回身却望塞南流

書汜水關寺壁

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園公綺季閑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荒村日午未開門雨後餘花滿地存舉世位能旌隱逸誰人知道是王孫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懶讀書來已數年從人嘲我腹便便為嫌歸舍兒童聒故就僧房借榻眠

二

沙礫藏春未放來荒庭終日守陳荄遙憐草色裙腰綠湖寺西南一徑開

赴召道中

海氣冥冥漲楚氛汀洲回薄水橫分青松十里鍾山路秖隔西南一片雲

江東召歸

昨日君恩悞賜環歸腸一夜繞鍾山雖然眷戀明時祿羞見琅邪有邴丹

平甫如通州寄之

北山搖落水崢嶸想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事求田應不忤陳登

寄顯道

舟約刀頭止歲前故人專使手書傳出門江口問消息極目寒沙空渺然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霄千巖萬壑排風雨想對銅鑪柏子燒

三品石

草沒苔侵弃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士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屋山終日信飄飄似與幽人破寂寥爲有機心須强聒直教懸解始聲消

二

簾幕無風起泬寥誰悲精鐵任飄飄隨商應角知無意不待歌成韻已消

三

萬物能鳴爲不平世間歌哭兩營營君知此物心何欲自信天機自有聲

四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臥飜作幽窗枕上聲

五

南風屋角響蕭蕭白日簾垂坐寂寥愛此宮商有真意與君傾耳盡今朝

六

風來風去豈嘗要隨分鏗鏘與寂寥不似人間古鍾磬從來文飾到今朝

七

繫身高處本無心萬竅鳴時有玉音欲作鏌耶爲物使知君能笑不祥金

八

疏鐵簷間挂作琴清風纔到遽成音伊人欲問無真意向道從來不博金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自西到日桃花應已謝想君應不爲花迷

北山

刳木爲舟數丈餘臥看風月映芙蕖清香一陣渾無暑時有驚根躍出魚

適意

燈相伴十餘年舊事陳言知幾編到了不如無累後困來顛倒枕書眠

辱井

結綺臨春草一丘尚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恥不到龍沈亦可羞

題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高架層層吐絳葩咫尺西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花

夜聞流水

千丈崩奔落石碕秋聲散入夜雲悲州橋月下聞流水不忘鍾山獨宿時

詠月三首

寒光乍洗山川瑩清影遙分草樹纖萬里更無雲物

動中天只有兎隨蟾

二

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遥見一毫纎此時只欲浮雲盡窟穴何妨有兎蟾

三

一片清光萬里兼幾回圓極又纎纎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爲辛懃養玉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律詩七言絶句

次韻杏花三首
杏園即事
宋城道中
對客
愍儒坑
遇雪
殊勝淵師示寂
懷舊
訪隱者
海棠花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雜詠五首
書陳祈兄弟屋壁
郊行
破冢二首
題景德寺試院壁至和三年八月十日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題正覺院鑵龍軒二首
相州古瓦硯
望夫石
山前
江雨
揚子二首
獨臥二首
孟子
商鞅
蘇秦
范雎
張良
曹參
韓信
伯牙
范增二首
賈生
兩生
謝安
世上
讀後漢書
讀蜀志
讀唐書
讀開成事
別和甫赴南徐
寄茶與和甫
寄茶與平甫
戲長安嶺石
代答
促織
臘享

次韻杏花三首

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熳開野鳥不知人意

緒啄教零亂點蒼苔

二

心憐紅藥與移栽不惜年年糞壤培風雨無時誰會得欲教零亂強催開

三

看時高艷先驚眼折處幽香易滿懷野女強簪看亦醜少教憔悴逐荆釵

杏園即事

蟠桃移種杏園初紅抹燕脂嫩臉蘇聞道飄零落人世清香得似舊時無

宋城道中

都城花木久知春北路餘寒尚中人宿草連雲青未得東風無賴只驚塵

對客

窓壁風回午枕涼清談相對一胡牀心知帝力同天地能使人間白日長

愍儒坑

智力區區不爲身欲將何力助強秦只應埋沒千秋後更足詩書發冢人

遇雪

定知花發是歸期不柰歸心日日歸風雪豈知行客恨向人更作落花飛

殊勝淵師八十餘因見訪問之近來如何荅曰隨緣而已至示寂作是詩

寄託荒山鬼與鄰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盡隨緣去莫學緇郎更誤人

懷舊

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捫草百般香身閑處處堪行樂何事低佪兩鬢霜

訪隱者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臥落花裏春去人間揔不知

海棠花

綠驕隱約眉輕掃紅嫩妖饒臉薄粧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紅藥曾遊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尚有嬌春意不肯淩寒取次開

雜詠五首

勳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煙中漠漠江南岸更與家人一少留

二

白頭重到太寧宮玉珮瓊琚在眼中歌舞可憐人暗換花開花落幾春風

三

朝陽映屋擁書眠夢想鍾山一慨然投老安能長忍垢會當歸此濯寒泉

四

烏石岡頭躑躅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意曾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五

小雨蕭蕭潤水亭花風颭颭破浮萍看花聽竹心無

事風竹聲中作醉醒

書陳祈兄弟屋壁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郊行

柔桑採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尚凶飢

破冢二首

埋沒殘碑草自春旋風時出地中塵墦間夜半分珠玉猶是當時乞祭人

二

殘枿穿來欲幾春蕭蕭長草沒騏驎墦間或有樵蘇客未必他年醉飽人

題景德寺試院壁 至和三年八月十日

屋東瓜蔓已扶疎小石藍花破萼初從此到寒能幾日風沙還見一年除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簷花映日午風薰時有黃鸝隔竹聞香炧一鑪春睡足上方車馬正紛紛

二

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

題正覺院鏵龍軒二首

北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鏵龍還自有吟時

二

仙事茫茫不可知鏵龍空此見孫枝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苦歸來問葛陂

相州古瓦硯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望夫石

雲鬟煙鬢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下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山前

山前溪水漲潺潺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卽穿雲去臥山間

江雨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

揚子二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相如卻未工

二

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泝頹波討得源歲晚强顏天祿閣秖將奇字與人言

獨臥二首

誰有耡耰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欲尋春物無蹊徑獨臥南牀白日高 一作日自高

二

茅簷午影轉悠悠門閉青苔水亂流百囀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

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蘇秦

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

范雎

范雎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屍能報讎

張良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一作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束髮河山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

韓信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

伯牙

十載朱弦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故人舍我閉黃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二

鄛人七十漫多奇爲漢敺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兩生

兩生才器亦超羣黑白何勞强自分好與騎奴同一處此時俱事衞將軍

謝安

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

世上

范蠡五湖收遠迹管寧滄海寄餘生可憐世上風波惡最有仁賢不敢行

讀後漢書

錮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讀蜀志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爲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讀開成事

姦罔紛紛不爲明有心天下共無成空令執筆螭頭
者日記君臣口舌爭

別和甫赴南徐

都城落日馬蕭蕭雨壓春風暗柳條天際歸艎那可
望只將心寄海門潮

寄茶與和甫

綵絳縫囊海上舟月團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裏春風
晚分到并門想麥秋

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團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樓試水宜頻
啜金谷看花莫漫煎

戲長安嶺石

附巘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橫身勢欲填滄
海肯爲行人惜馬蹄

代答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四海不無容足
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促織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祗向貧家促機
杼幾家能有一絇絲

臘享

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門燈火
盡却尋殘夢獨多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律詩七言絶句

杏花
城東寺菊
拒霜花
燕
吐綬雞
黄鸝
蝶
暮春
真州東園作
過皖口
發粟至石陂寺
別皖口
別灊皖二山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舟過長蘆
金山三首
泊姚江
遊鍾山
龍泉寺石井二首
興國樓上作
別灊閣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絶
臨津
汀沙
西山
和文淑 張氏女弟
春入
暮春
烏江亭
漢武
諸葛武侯
望越亭
句容道中
春日席上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祁澤寺見許堅題詩
送陳景初 陳醫
巫硤
徐秀才園亭
中茅峯石上得徐鍇篆字題名
欲雪
上元夜戲作
石竹花
黄花
木芙蓉
精衛
戲贈育王虚白長老
黄河
東江

北望

驪山

縣舍西亭二首

鐵幢浦

臨吳亭作

蘇州道中順風

杏花

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
客倚牆斜日數枝紅

城東寺菊

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孤爾
去慇懃為折一枝歸

拒霜花

落盡羣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子千秋
節戚里人家承露囊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自欲追時
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吐綬雞

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
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娅姹不知緣底
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蝶

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
我豈能投死為韓憑

暮春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
意相逐晴空去不歸

真州東園作

十年歷遍人間事却遶新花認故叢南北此身知幾
日山川長在淚痕中

過皖口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迹今埋杳靄間白髮行藏空自
感春風江水照衰顏

發粟至石陂寺

驀水穿山近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乘田有秩難逃
責從事雖勤敢嘆嗟

別皖口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異日不知來照
影更添華髮幾千莖

別灊皖二山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灊皖更躊躕攢峯列岫應譏
我飽食窮年報禮虛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戴盆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
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舟過長蘆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船深閉雨中門回燈只欲尋歸
夢兒女紛紛强笑言

金山三首

北檝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丈滄波底除却蛟龍世不知

二

波瀾蕩沃乾坤大氣象包藏水石間秖有此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三

天日蒼茫海氣深一船西去此登臨丹樓碧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泊姚江

山如碧湏繇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

遊鍾山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龍泉寺石井二首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一作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二

人傳湫水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麤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臥龍無

興國樓上作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紅地上行人愁暍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別灊閣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邴曼容後夜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秖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絶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闔左扉但恨東歸相值晚豈知臨別更心違

二

幾年相約在林丘眼見京江更阻遊遺我珠璣何以報恨無瑤玉與公舟

三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複山長道阻躋怊悵老年塵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臨津

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汀沙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晻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有屏風

西山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謠淚滿衫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肯更憶江南

和文淑張氏女弟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恐君東望亦傷心

春入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攜

手何事低佪兩鬢霜

暮春

芙蕖的歷抽新葉苜蓿闌干放晚花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鴉

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諸葛武侯

慟哭何顒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望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袞袞滄江去復歸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今日樽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辭

句容道中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四年三往返一身多在百憂中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青壁松杉滿我前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藹藹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高人遺蹟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送陳景初 陳善醫

慘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飲奈離愁藥囊直入長安市誰識柴車載伯休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回抱楚宮樓朝朝暮暮空雲雨不盡襄王萬古愁

徐秀才園亭

茂松脩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濆笑傲一生雖自樂有司還欲選方聞

中茅峯石上徐鍇篆字題名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當年墨法存秖恐終隨嶧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欲雪

天上雲驕未肯同晚來雪意已填空欲開新酒邀嘉客更待天花落坐中

上元夜戲作

馬頭乘輿尚誰先曲巷橫街一一穿盡道滿城無國豔不知朱戶鎖嬋娟

石竹花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面芬敷淺淺紅車馬不臨誰見賞可憐亦解度春風

黃花

四月揚州芍藥多先時爲別苦風波還家忽忽驚秋色獨見黃花出短莎

木芙蓉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着，强擡青鏡欲妝慵。

精衞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却歸荒寺有誰知。

黄河

派出崐崘五色流，一支黄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屋閭無處求。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伐盡黄蘆洲渚空。南覩夕陽煙白起，西山漠漠有無中。

北望

欲望淮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爲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

驪山

六籍燃除士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却爲詩書發冢多。

縣舍西亭二首

山根移竹水邊栽，已見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無因長向此徘徊。

二

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黄花去却迴。到得明年官又滿，不知誰見此花開。

鐵幢浦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去，迴首山川覺有情。

臨吳亭作

補穿葺漏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謾勞使者報新書。

蘇州道中順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清早飛帆落虎丘。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律詩七言絶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松江
秋日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靈山
荷花
殘菊
竹窗
出定力院作
寄育王大覺禪師
送僧遊天台
次韻張仲通水軒
送陳令
無錫寄正之
謾成
初晴
釣者
將次鎮南
出金陵
酬王微之
題玉光亭
贈僧
嘲叔孫通
和淨因有作
張工部廟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絶句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觀王氏雪圖
韓子
宰嚭
郭解
古寺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魚兒
離鄞至菁江東望
信州迴車館中作二首
天童山溪上
鄞縣西亭
寄和甫
寄伯兄
别鄞女
真州馬上作
登飛來峯
讀漢功臣表
詠月
金山
疊翠亭
默默
達本
寓言二首

偶書
楊子
讀維摩經有感
春日卽事
贈安大師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寄道光大師
示報寧長老
紅梨
[illegible]
鸕二首
送僧惠思歸錢塘
淥淨堂前湖水淥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亦見餘杭
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松江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秪有松江橋下
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秋日
莫言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一
馬行看蕭索聽颼颼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浮雲吹盡數秋毫爚爚金波滿滿醪千里得君詩挑
戰夜壇誰敢將風騷
靈山
靈山寧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水玉比來聞長
價市人無數起相讎

荷花
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一舸超然他日
事故應將爾當西施
殘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攬得一枝猶好
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竹窗
竹窗紅莧兩三根山色遙供水際門只我近知牆下
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出定力院作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殷勤爲解丁香
結放出枝間自在春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
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送僧遊天台
天台一萬六千丈歲晏老僧攜錫歸前程好景解吟
否密雪亂雲緘翠微
次韻張仲通水軒
池雨含煙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愛君古錦囊中
句解道今秋似去秋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兩山把臂道人今在
否長官白首尚人間
無錫寄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須一曲千回

首西去論心更幾人

謾成

清時無路取封侯病臥牛衣已數秋日月不膠時易失感今懷昔使人愁

初晴

一抹明霞黯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峯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沈應知渭水車中老自是君王著意深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蟪蛄聲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酬王微之

一雨迴飈助蓐收炎曦不復畏金流君家咫尺堪乘興想岸烏紗對奕秋

題玉光亭

傳聞天下此埋瘞千古誰分僞與真每向小庭風月夜却疑山水有精神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强顔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閑

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緜蕝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腮塵禪客脩然感此辰更覺城中芳意少不如山野早知春

張工部廟

使節紛紛下禁中幾人曾到此城東獨君遺像今如在廟食真須德與功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絶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絃膝上桐默默此時誰會得坐凭江閣看飛鴻

二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錙銖醉鄉舊業拋來久更欲因君稍問塗

三

欹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錙銖醉鄉岐路君知否不似人間足畏塗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秪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棠棣鶺鴒詩

觀王氏雪圖

崔嵬相映雪重重茅屋柴門在半峯想有幽人遺世事獨臨青嶂倚長松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一本作默默誰令識道真）

宰嚭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

郭解

藉交唯有不貲恩漢法歸成棄市論平日五陵多任俠可能推刃報王孫

古寺

寥寥蕭寺半遺基遊客經年斷履綦猶有齊梁舊時殿塵昏金像雨昏碑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幕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野草自花還自落落時還有惜花人

二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秖空枝莫嗟身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魚兒

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寛

離鄞至菁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丹樓碧閣無處所秖有谿山相照明

信州迴車館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亂泉深水遶牀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

二

山木漂搖臥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西窗一榻芭蕉雨一作芭蕉枕西窗雨一復似當時水遶牀

天童山溪上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鄞縣西亭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栽花竹養風煙

寄和甫

水村悲喜拆書看聞道幷州九月寒憶得此時花更好舉家憐女不同盤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秖看春鴻北向飛安得先生同一飲蕨芽香嫩鮆魚肥

別鄞女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秖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

眞州馬上作

身隨飢馬日中行眼入風沙困欲盲心氣已勞形亦斃自憐於世欲何營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讀漢功臣表

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券丹書信誓長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葅醢賜侯王

詠月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雖在不堪行

金山

怪祕陰靈與護持重丹複碧煥參差滄江見底應無日萬丈孤根世不知

疊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峯幸有清樽堪酩酊忍陪良友不從容

默默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強追隨蒼髯欲出朱顏謝更覺求田問舍遲

達本

未能達本且歸根真照無知豈待言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原

寓言二首

太虛無實可追尋葉落松枝謾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

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卻爲參禪買得癡聞道無情能說法面牆終日妄尋思

偶書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

揚子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虛爲新都著劇秦

讀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

春日即事

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何用悠悠身後名

贈安太師

獨龍岡北第三峯逋客歸來老更慵敗屋數椽青繚繞冷雲深處不聞鍾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蔀屋望重霄遙知宴坐無餘念萬事都從劫火燒

示報寧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柀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

紅梨

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

鴟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驢二首

力侔龍象或難堪脊比仙人亦未慙臨路長鳴有真

意盤山弟子欠同參

二

雖得康莊亦好還每逢溝塹便知難由來此物非他物莫道何曾似仰山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正肅吳公挽辭三首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正憲吳公挽辭
孫威敏公挽辭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馬玘大夫挽辭
宋中道挽辭
王中甫學士挽辭
王逢原挽辭
葛興祖挽辭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三首
王子直挽辭
孫君挽辭
處士葛君挽辭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
葛郎中挽辭二首
悼王致處士
蘇才翁挽辭二首
悼慧休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
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
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
待日移巾幘饔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
帳殿流蘇卷鐃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軔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泬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
夏鼎傳歸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
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
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
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勤勞
聖淑才難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帷扆正攀號

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
遺衣還館御祖載出宮菆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正肅吳公挽辭二首（公嘗舉賢良終河南守葬鄭予舉進士時公知舉）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
搢紳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
書蠧平生篋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
謀讓裨諶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紆丞相
紱戎冠再插侍中貂閒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叛
黨銷東第秖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賈
傅佳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丹青審
象同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佩紫陽宮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
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二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
抗論辭多秘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三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
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髣髴寄丹青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
座親扶日轂上（一作繼）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哀繡三
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龜趺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
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勲在
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正憲吳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川
氣榮附中天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
金穰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栢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為蒼生起終隨逝水流
淒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許國言猶在姦諛可使羞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慶曆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
薫歇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二

藏室十二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
惠寄輿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攜手處清淚邈山河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
有風吹畫翣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如何去不歸
琴樽已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
略北來光祿擅詩名密章贈襚連三組畫翣喪車載
一旌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它日白衣霄漢
志暮年朱紱水雲身虛容劍几今長夜小隱山林秖
舊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馬玘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暮年悲
江月明丹旐湖風冷繐帷音容雖可想材力竟何施

宋中道挽辭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堂空作賦金匱不讎書
勝事悲疇昔清談想緒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
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
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蒿里競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
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葛興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猶主
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
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二首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鉤工壯麗金薤富清研
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晚壯時太史滯留終不
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車書昔
漫知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掛暮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名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
里謾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
六丁歸處仙龕終不遠新墳東見海山青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書能敘
事子雲於世不徼名丘墳慘淡箕山綠門巷蕭條穎
水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君挽辭名適

喪車上新壟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
無兒漫黃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

處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特擅山川秀相承歡冕華
猗君有清尚於世不雍夸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 鄧忠臣母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塋金葩冷鈿軸粉字暗銘旌
薤久露難濕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二

子引金閨籍身開石窌封靈輴悲吉路象服儼虛容
楚挽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劍自喜相逢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

謝朓城中守梁鴻基下歸素車馳吉路丹旐卷寒輝
撫几虛容在瞻圖實貌非無因置一酹空此嘆長違

二

杯酒邗溝上紛紛已十年音容常想見風跡每流傳
老去元卿位新開太守阡慶門當更大子弟固多賢

葛郎中挽辭二首

卷卷繐帷輕空堂晝哭聲衣冠遺故物杯案若平生
白馬有悲送赤車非古行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二

蠻荊長往地湖海獨歸時旅櫬蛟龍護銘旌鴈鶩隨
此生要有盡何物告無期一片幽堂石公知我不欺

悼王致處士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分遺
秉弱子松間拾墮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饘粥永
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蘇才翁挽辭二首

空餘一丹旐無復兩朱轓寂寞蒜山渡陂陀京口原
音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尚有故人淚滄江相與翻

二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
使節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集句古律詩
送吴顯道五首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贈寶覺并序
金山寺
化城閣
明妃曲
懷元度四首
招元度
示黄吉甫
送張明甫
贈張軒民賛善
望之將行
招葉致遠
獨行
江口
戲贈湛源
與北山道人
梅花
春風
即事五首
春雪
花下
春山
金陵懷古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二首
示蔡天啓二首
烝然來思并序
示楊德逢
示道光及安大師
老人行
離昇州作
倉頡

送吴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峯如連環上有横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褭窕冲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二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際張帷列樽俎公今此去何時歸我今停杯一問之春風兩岸水楊柳昔日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株能白紅落拓舊遊應記得插花走馬月明中荏苒荏苒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少壯幾時奈老何與君把箸擊盤歌歌罷仰天歎六龍忽蹉跎眼中了了見鄉國自是不歸歸便得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三

臨川樓上柅園中羅幃繡幕圍香風飭船一棹百分空看朱成碧顏始紅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舊事無人可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

四

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真可惜臨江把臂難再得江水江花豈終極

五

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淵明歸去來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二十八宿羅心胷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宅中青桑葉宛宛淵水流過田中路遙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紅亭驛路掛城頭憶君秪欲苦死留天際張帷列罇俎君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顏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船頭朝轉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聯緜皆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萬里衡陽鴈尋常到此迴行逢二三月好與鴈同來鴈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處謫官罇俎定常開

贈寶覺并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與趣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若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劇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汀州猶思理煙艇

金山寺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裊相拄大江當我前颭灩翠綃舞通流與廚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黿鼉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突兀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迢隔雲雨天多騰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舶夾雙艣顛沉在須臾我自檥迎汝始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憶昨狼狽初只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僂人事隨轉燭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楹盤萬礎高閣切星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吐誰言張處士雄筆映千古

化城閣

曾宮憑風回兩岸聞鍾聲百里見秋毫（一作開戶牖鑿一作翠）搆雲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奔衆山遙相迎（一作與天平茫一作茫）大江蟠欺根旋流（一作回波）自成淢却略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中山迴（一作杳）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回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渺難望擁掩難恕宥（一作驟百憂登）兹意欲鏈疊嶂登臨獨無

語一望一惆悵（一本無此二句）忽憶少年時孤嶼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明妃曲

我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穹廬為室旃為牆胡塵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明明漢月空相識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回看舊寫真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為漢宮妃暮作胡地妾（一作今日漢宮妃明朝胡地妾）獨留青冢向黃昏顏色如花命如葉

懷元度四首

秋水纔深四五尺扁舟斗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攜手正是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初醱醅不見秘書心若失百年多病獨登臺

三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淚橫臆長安不見使人愁

四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懷抱孤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石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招元度

早知皆（一作身）是自拘囚年少因何（一作何因）有旅愁自是不歸歸便得陸乘肩輿（一作籃轝）水乘舟

示黃吉甫

三山半落青天外勢比凌歊宋武臺塵世難逢開口笑生前相遇且銜杯

送張明甫

䑺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贈張軒民贊善

潮打空城寂寞迴百年多病獨登臺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

望之將行

江涵秋景鴈初飛沙尾長檣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長送釣船歸

招葉致遠

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葉（一作蘂）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獨行

朱顏日夜（一作漸）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江口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戲贈湛源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為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與北山道人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梅花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唯有春風最相
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卽事五首

漸老逢春能幾回蓬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
給更向花前把一杯

二

一樹籠鬆玉刻成遊蜂多思正經營攀枝弄雪時回
顧還繞櫻桃樹下行

三

幽棲地僻經過少鍾梵聲中掩竹門唯有多情枝上
雪暗香浮動月黃昏

四

遮莫鄰雞下五更願爲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
少顚倒青苔落絳英

五

春光冉冉歸何處細雨斜風作夜寒猶有數葩紅好
色老年花似霧中看

春風

春風吹園雜花開青天露坐始此迴一杯一杯復一
杯笑言溢口何歡咍古人白骨生青苔我獨不飮何
爲哉何時出得禁酒國𨼆麴便築糟丘臺

春雪

春雪墮如簁渾家醉不知泥留虎鬬跡愁殺路傍兒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落近疑是故人來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
依然舊童子要子竹西去歸時始覺遠草蔓已多露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漠然收煙濃草遠望不
盡物換星移度幾秋至竟江山誰是主卻因歌舞破
除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三首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鴈不勝悲床床屋漏無乾
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二

簷雨亂淋幔風悲蘭杜秋相看更促膝人老自多愁

三

片雲頭上黑淅淅野風秋室婦歎鳴鸛分爲雨地愁

示蔡天啓三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銛鋒瑩鸊鵜價重百硨磲
脫身事幽討禪龕只晏如劃然變軒昂愼勿學哥舒

二

蔡子勇成癖劍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穎銳物不隔
開口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傴仄何傴仄未見有一獲
蕭條兩翅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學堂上燕
絢練新羽翮

三

身着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
將卻是君王未備知

烝然來思 幷序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蘘麌饋我我飮餞之宿

西水滸故作是詩

念我獨兮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殽伊脯酌言醻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滸有客宿宿于時語語山有橋松江有諸式遄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倡予和女

示楊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遲遲有菀者柳在水之湄有鳴倉庚豈曰不時求其友聲頡之頏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六日不詹方何爲期期逝不至我心西悲跂予望之其室則邇一者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愛而不見云云何吁矣

示道光及安大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筍及蒲既生既育拚飛維鳥集于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既往既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巘或降于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爲老人調兩家挾詐自相欺四海傷真誰復誚飜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離昇州作

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倉頡

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乎多言秪誤後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虞美人
甘露歌

歌曲

桂枝香
菩薩蠻
漁家傲二首
清平樂
浣溪沙
浪淘沙令
南鄉子二首
訴衷情五首
望江南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媲簫史空房寂寞施繐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蕤雲旓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遙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水頭宿兮草頭坐在野只教心膽破更轄彫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迴抛鞚抱鞍橋往往驚墮馬蹄下

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廚絡繹送八珍明妃初嫁與胡時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强保天性

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眼明勸我酤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聲能斷腸如今正南看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鴻勸胡酒

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時還見鴈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冢路邊南鴈盡兩處音塵從此絶唯向東西望明月

七

明明漢月空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倚紅顏能騎射千言萬語無人會漫倚文章真末策

八

死生難有卻同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鶯飛燕語長悄然

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畏晼晚憂患衆兮歡樂鮮一去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目淚

沾衣華圭苑裏西風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十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兕吼詩成吟詠轉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鼻動成羣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十一

曉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事無過酒虜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恨奈何許饑對酪肉兮不能餐强來前帳臨歌舞

十二

歸來展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秦人（一作家）築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天過風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

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牀一初坐抱攜撫視皆可憐寧（一作誰）知遠使問名姓引袖拭淚悲且慶悲莫悲于（一作兮）生別離悲在君家留二（一作兩）兒

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谷裏腸斷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啼失聲依然離別難爲情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燒盡紛紛黎庶逐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怳然天地半夜白閨中秖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褭與騂騮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遂令再往之計墮眇芒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終笳一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輦隨君侍君側六宮粉黛無顏色楚歌四面起形勢叵蒼黃夜聞馬嘶曉無迹蛾眉蕭颯如秋霜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眼盡堪悲獨在陰崖結茅屋美人爲黃土草木皆含愁紅房紫莟處處有聽曲低昂如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今人犂田昔人墓虞兮虞兮奈若何不見玉顏空死處

甘露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

日是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可並萬里晴天何處來真是屑瓊瑰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

桂枝香歌曲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漁家傲二首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鳥尋遊伴 卻拂僧牀褰素幔千巖萬壑春風暖一弄松聲悲急管吹夢斷西看牕日猶嫌短

二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卻邯鄲道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閴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冶 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秖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兒沉淪秖為從來認識神 作麽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二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訴衷情五首和俞秀老鶴詞

常時黃色見眉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丹 憐水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宛似商山

二

練巾藜杖白雲間有興即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轂也曾丹 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周召窮似丘軻秖箇山山

三

芒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　掇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溈山

四

營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在一切天魔掃地焚香

五

莫言普化祇顛狂真解作津梁驀然打箇筋斗直跳過羲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識也是尋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歸依衆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越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

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衆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三寶共住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四言詩
潭州新學詩并序
新田詩并序
徵較詩并序
雲之祁祁荅董傳
古賦
龍賦
歷山賦并序
思歸賦
釋謀賦
樂章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上梁文
景靈宮修蓋　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銘
蔣山鍾銘
明州新刻漏銘
伍子胥廟銘
璨公信心銘
讚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
梵天畫讚
維摩像讚

空覺義示周彦真

潭州新學詩并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與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勤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還哉迫陋卑汚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梗楠櫧撤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荂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新田詩并序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來問敝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

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鍰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觥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獵較詩并序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義以之可否汙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誘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人之惏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其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雲之祁祁荅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之祁祁或雨于野有槁于田豈不自我耆兮其隮其在西郊匪我爲之我歌且謠蔚兮其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己而未始至乎喪己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歷山賦并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巖巖兮予汝耕之孰汝疆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巖巖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兮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思歸賦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孅風倐倐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兮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爲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馳兮不得塊獨處兮咨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親孰知予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予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尚冒養孰割兮方虧豈吾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信物默兮有制尚可併兮內外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予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塈

景靈宮修蓋　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晬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抛梁東　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賮引江潭

兒郎偉抛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抛梁上彷佛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帟年年享

兒郎偉抛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穜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纘祀之無疆

皇帝萬歲

蔣山鍾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鍾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

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與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顔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璨公信心銘

沔彼有流載浮載沈爲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璨公所傳等觀初心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

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自南自北弗句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惟食已寔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畫讚

梵天尚實厥乘孔雀雖知時語鈴戒沈濁皜身黃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真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真

覺不偏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偏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上時政疏

進戒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　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　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

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

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

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

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産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　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

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嵒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晩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誚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

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　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　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　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　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

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

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刱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刱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刱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刱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

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　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　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　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　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　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毁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　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　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　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　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

願　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　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　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竊以爲　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　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　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　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　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　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　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奏狀

乞免就試狀
辭集賢校理狀四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辭赴闕狀三
辭知江寧府狀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舉錢公輔呂公著自代狀二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勑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尚宜有辠幸蒙寛赦即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　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集賢校理狀四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辠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　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俟一年即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　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勑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

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辠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虚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　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勑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二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悉力以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除以爲校理則再三干紊朝廷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爲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爲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職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爲苟舉而臣爲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　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四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曾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更不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爲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爲迫下不承不爲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爲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迫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　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臣無任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　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黽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爲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

論伏望　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勑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　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勑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供職䟽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選擢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為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為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敢也念臣異時得以敘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緣辭避職事而不為朝廷所察今若又迫於敦諭黽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為言臣亦何顏以立於世蓋以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寧得辠而有不從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分守以辭其所不當得之寵榮必無方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　聖慈察臣如此早賜追還所授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敦諭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徼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饕寵授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進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寧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為浮偽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　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勑供職　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臣陷胸隕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為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實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為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為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為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　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下姦利之人窺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　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避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辠必不敢以身為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　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　聖恩深厚一至于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　聖恩不即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聽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絕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於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於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說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　聖慈即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願況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寧獎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刳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貧在臣前尚有未蒙選者臣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詘己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喪志以順命爲悅饕寵利者臣之醜行今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所不論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二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升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　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勑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能無異衆人入館最爲日淺向叨選擢嘗已固辭幸蒙　聖恩方賜聽許今同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尚多而又蒙誤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京師親老口衆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辠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勑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讓使令受勑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敢度越衆人以饕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　聖恩不以臣言爲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尚多遽蒙　聖恩有此除授

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
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
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
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
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凟
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
何以異於伯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產之所惡以
上昭　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
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
伏望　聖恩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
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
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　聖恩
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爲
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
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尚多故嘗自列至
於八九幸蒙　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祖無擇一人若
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
入仕磨勘選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恩踰
理分度越衆人官謗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
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
親老口衆久住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
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嘗
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
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　聖慈哀臣懇迫
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
臣無進越冒榮之辠所有同修起居注勑牒臣不敢
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四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便受勑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
懇已具前奏螻蟻微誠未能上動　聖聽臣誠惶怖
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
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
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
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蒙選擢卽
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
許纔及數月卽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
豈稱朝廷選擢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辠臣實
無顏以處伏望　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
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勑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
然不敢避逋慢之辠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
亦不敢上累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罪則朝廷亦
有選授失人之謗因啓天下奸利之士僞讓以要君
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懼也若　聖恩幸聽
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爲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
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隆寬廣

裕以曲盡臣志謂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辠戾則循次受遷自不爲遲當朝廷清明拔用賢儁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隆寬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即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　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　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三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　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辠逆餘生尚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即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即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　聖恩逮及自非抱疢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　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　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三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

仁宗拔擢備數從官當　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　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　先帝之遇致身於　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疢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即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即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强伏望　聖慈察臣懇迫令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勑牒蒙　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疢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黽勉典當領路大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逮侍　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宮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　聖德所有勑牒臣未敢祗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鞫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覩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寘

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沖深而能謀寬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衆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試其才必有績効不孤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撫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爲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通判温州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升擢繁難任使

勑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宣令臣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内具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軍州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大使臣即不見有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同舉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二班度臣二員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始謹具如前臣伏覩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蓋傳有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鎮巡檢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堪充邊上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不如舉狀臣甘當同辠其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節文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秦州古渭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鬬有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辠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資敘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今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尚闕一員見訪求別狀舉文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劄子

擬上殿劄子
上五事劄子
議入廟劄子
言尊號劄子
論罷春燕劄子
論館職劄子二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　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愢愢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窺在　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　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　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諝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　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

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　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　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孌倖諂諛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　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　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駑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　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 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 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 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 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 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 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 進止

言尊號劄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 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 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 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 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己遽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 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 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卽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 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二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 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 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 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　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　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　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　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　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　陛下之清光然　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　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　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　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　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　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　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　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　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　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　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祗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　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

其所在而從之者也　陛下自即位已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　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　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伏惟　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

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勑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　進止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論許舉留守令勑劄子
乞朝陵劄子
乞免修實錄劄子
乞改科條制劄子
廟議劄子
議服劄子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議郊祀壇制劄子
議郊廟太牢劄子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燎燔劄子
進鄴侯遺事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陜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陜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强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陜西搉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陜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陜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二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陜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陜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陜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舄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陜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陜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辠取　進止

論許舉留守令勑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　勑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擾而政迹尤異實惠及民有如係三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卽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辠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卽進呈取旨當議量

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勑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守令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　勑意有於方今事變尚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二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即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二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求差遣即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爲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爲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即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爲所有勑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爲允只乞於所降　勑語內除去如係二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　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欲備使冀得少紓螻蟻區區感慕之情伏望　聖慈特賜矜許取　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准閤門報勑差臣與吳充同修　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吳充爲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緝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　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勑牒臣未敢受取　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有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　勑命施行

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勑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

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朞年及緦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絶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絶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絶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絶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己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二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二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圜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圜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圜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圜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祇壇八角祭神州地祇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圜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祇神州地祇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祠礿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祫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　國朝開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

用犢一郊壇用犢三又詔其常祀惟　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　仁宗親祫卽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幷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黄竊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　聖旨唯親祠幷祫享每室用太牢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

伏爲北郊所祭皇地示幷神州地示秖合坎瘞自來郤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　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覩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卽無燔燎之文伏覩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郤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于神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别天神地示之異上副　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　勑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登煙祭皇地示埋瘞蓋燔柴則升煙于上瘞埋則達氣于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爲瘞坎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爲燎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坎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進鄴侯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　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然無别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尚有可取伏惟　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刱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謹隨劄子上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二道
進字說劄子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論改詩義劄子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改撰詩義序劄子
乞以所居園屋爲寺劄子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謝宣醫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臣今日伏奉 聖旨除男雱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臣雖已奏論非宜尚未蒙恩開允事有關於國體豈敢冒昧不言臣竊觀 陛下即位已來慎惜名器一介之任必欲因能講藝之臣尤爲遴選如雱學問荒淺加以未更事任試之筦庫尚懼不勝論經之地實非所據 陛下必欲誤加奬擢實恐上累知人任使之明伏乞 聖慈察臣懇款追還成命以合衆論之公取 進止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二

臣伏承 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蒙陛下知奬特以粗知承學比奉 聖旨撰進經義尚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 宣喻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 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 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二

臣伏奉 詔書以臣乞免臣男雱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款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聖聽早賜追寢誤恩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雱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誠已具前奏 聖恩深厚未即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叨昧尚所難勝況又賤息何名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 聖慈察臣父子皆荷 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而已謹二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 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曚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 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僨眊久不見功甘師顔至奉

被訓勑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熒爝所敢銜冒承命逡廵置懟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間千百有一儻符神指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扆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元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頃奉勑提舉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清燕之間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天威無任云云取進止

奉聖旨宜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

尚書義

臯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按其見惡

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牷完而無傷故謂之牷牷當作犧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爲宗故也五行猶未離于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刪去

又云陶復陶穴尚矣後世易之棟宇而其官猶曰司空因其故不忘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

周禮義

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冡人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

大馭有軓也軓當作軌

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四字今欲刪去

詩義

北風北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喈者聲也雱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爲威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爲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喈此以言其爲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雱雨雪之集也而以爲霏此以言其爲虐

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者服之盛也服之盛字下今欲添質宜之二字又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泄袢也者亦服之盛也亦服之盛字上欲減亦字服之盛字下欲添文宜之二字

定之方中說于桑田者者當作則

干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爲鄉黨之官所建

有女同車公子五爭爭當作爭
駟鐵駟馬旣閑駟當作四
墓門食椹而甘椹當作葚
七月去其女桑而猗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
十六字今欲删去改云承其女桑而猗之然後遠
揚可得而伐也
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
也故稱月焉
又云猗薪之也言猗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
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猗之也已上三十字今欲
删去
車攻言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奕棋然已上十二字今
欲删去
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
桑扈受福不郍郍當作那
生民麻麦幪幪麦當作麥
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
行而有所至篤之爲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
十四字今欲删去
卷阿藹藹然盛多然當作其又云故次以旣醉太平
也多太平二字今合删去
召旻昏非所以爲哲字上漏明字今合添
時邁政之所加孰敢不動懼今欲改云政之所加孰
敢不震動疊息
那磬管將將管當作筦
二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剝棗者剝
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删去如合聖
心亦乞付外施行取　進止

論改詩義劄子

臣子雱奉　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　聖覽故一
二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
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爲是旣承詔頒
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　陛下欲以經術造成
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
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　聖旨具錄新舊本　進
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删改處并略具所以删復之
意如合　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
舊本頒行小有删改即依　聖旨指揮取　進止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九月十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辠臣愚所不敢逃然　陛下旣
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
說有甚乖謬者責臣更加删定臣敢不祗承聖訓取
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
删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　聖訓再三
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　皇帝陛
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
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
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　詔旨
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

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臣無任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并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奬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　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　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雱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䅎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雱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所恩屏營之至取　進止

謝宣醫劄子

食浮挺災自取危疾敢籲　天聽上煩愍惻不圖聞徹特冒慈憐亟遣內臣挾醫馳降臣背瘡餘毒卽得仇鼐敷貼平完尚以風氣冒悶言語蹇澁又賴杜壬診療尋皆痊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沒　聖時朽骴更生實叨殊賜戴天荷地感涕難言臣瞻望闕庭不任屏營汎瀾激切之至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六道
謝手詔慰撫劄子
謝手詔訓諭劄子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答手詔令就職劄子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辭僕射劄子二道
乞宮觀劄子五道
求退劄子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四道
宣諭蘇子元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

臣以羇旅之孤蒙恩收錄待辠東府於今四年方　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臣實任其辠戾非賴至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蒙　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　陛下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　聖恩含貸而辠釁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　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辠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　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二

臣某螻蟻微誠屢煩天聽每蒙訓答未賜矜從惶怖征營不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卽非敢食其言以道事君誠爲臣之素守苟可强勉而免違忤之辠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浸加恐隳　陛下所付職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違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暫均勞逸非敢遂卽田里之安竊謂　聖恩不難賜許謹具劄子陳乞伏望　聖慈特垂開允

三

臣今日得望　陛下清光伏蒙敦諭奬激可謂備厚矣臣雖愚戇豈敢忘　陛下至恩盛德然臣之懇款亦已具陳實望　陛下照察哀憐使臣得休養其疲昏以免曠職之負而不累　陛下知人之明也臣干忤天威無任惶怖之至

四

臣今日伏蒙　陛下令呂惠卿宣道　聖旨又令馮宗道隨賜手詔趣令復位眷顧之厚非臣殺身所能上報然臣不才無補時事肝鬲狼狽已具面陳君臣之義實均父子苟尚可以黽勉豈敢輕爲去就誠以義不獲已須至昧冒天威　陛下至仁常恐一物失

所況臣特蒙奬擢久備驅策夙夜之勞簡在聖心豈容不思所以全安之而令終於顛躓也伏望哀憐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早賜處分臣無任瞻　天祈恩激切之至取　進止

五

臣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傳宣封還所上表不允所乞臣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竊念臣蒙　陛下恩德至深至厚方　陛下旰食焦思之時豈宜自求安佚實以疾疢所嬰曠廢職事若不早避賢路必且仰誤任使狠狠所懇具如前奏伏惟　陛下天地父母曲賜矜憐察臣干祈出於甚不得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謹再具劄子陳乞臣無任惶怖狠迫祈恩之至

六

臣伏奉　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略已昧冒　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敘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之所棄　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　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　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彊禦之爲可畏也然　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辠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與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　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　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勉尚能有補　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　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惓惓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　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干祈激切之至

謝手詔慰撫劄子

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宣　聖旨臣雖糜軀隕首豈能上酬奬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竊覩天錫　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與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誹欲以奉承　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搆合爲沮議專欲誣民以惑　聖聽流俗波蕩一至如此　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久妨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疢疾輒求自放　陛下不以臣狂狷賜之辠戾而屈　至尊之意反復誨喻臣豈敢尚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假即入謝區區所懷冀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知

謝手詔訓諭劄子

臣以不才久曠高位昧冒求解屢煩　聖聽曲蒙矜允實荷至恩繼奉手詔俯垂訓喻非臣隕首所能報稱伏惟　陛下躬堯舜盛德舉千載一隆之政以福

休斯民萬邦黎獻所願致死況臣疎遠疵賤首蒙察舉陛下任之至重而眷之至優一日違離誠非獲已苟異時陛下未賜棄絶而臣犬馬之力尚足以效則豈宜背負恩德長自絶於聖時哉臣瞻天荷聖無任激切之至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諭以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伏讀不勝螻蟻區區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數大臣陛下所以視遇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卽以變風俗立法度爲先今待辠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詖行邪說乃更多於鄉時此臣不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効也雖無疾疢尚當自劾以避賢路況又昏眩難以看讀文字卽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臣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　進止

答手詔令就職劄子

臣累奏乞解機務歸田里伏奉手詔令臣無復有請祗服聖訓便宜就職然臣所以致身許國正欲行事君之義而已若致身於辱殆之地以累陛下知人之明而令天下後世譏議及國則非臣所學事君之義也昔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宣王有任賢使能中興之功臣既不自知又昧於知人信己妄行以至今日免於大戮實陛下天地父母之賜也若猶冒恩不卽自弛終恐傷陛下保全臣子之仁是以不敢伏望陛下哀臣懇至特賜矜許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　進止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臣伏奉手詔欲留臣京師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咎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處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卽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之至伏取　進止

辭僕射劄子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諭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術叨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悃愊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

保危拙謹具劄子辭免以聞

二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區區所陳備出肝膈重煩睿訓以懼以慙伏念臣蒙恩自外召還復得與聞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仰惟駿德之日躋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自弛顧豈宜以非分妄還賞浮於勞實累國體豈惟私義所不敢安伏望　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為念早賜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睿訓丁寧豈宜逋慢顧惟懇款實有可矜干忤天威良非獲已伏念臣出於孤遠遭值聖時弱力而重任薄功而厚享夙興夜寐深懼顛隮豈敢非分更叨殊獎且方　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材而臣偶以乏人遂當器使遺經殘缺既不易知聖學高明又難仰副雖已強顏應詔實恐難以頒行豈意天度包荒藏疾褒崇獎勵在所難勝隆儒尚學誠　陛下盛德量能知分亦臣之私義伏望　聖慈俯照誠悃以其終難昧冒早賜追寢誤恩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乞宮觀劄子

臣某頃被召還復忝宰司行以亢滿易隳事以衰疾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尚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疢之餘復當辭劇就閑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黽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過蒙眷獎諭以毋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闕庭所苦日侵目眩頭昏背寒膈壅加之喘逆稍勞輒劇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卽恐瘳復無期輒敢昧冒天威具陳前日悃愊伏望　陛下特垂睿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得寧濟卽異時稍堪驅策誓復罄竭疲駑臣無任

二

臣某近輸悃愊仰丐恩憐干忤天威方懷憂畏伏蒙聖慈特遣使人賫賜訓敕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存歿負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懇實有可言伏念臣抱疾以來衰疲浸劇若黽勉從事必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閑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昧伏望　陛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驅策臣無任

三

臣某比因馮宗道還闕已具輸區區螻蟻之情繼蒙撫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感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終始眷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憂付屬乏人臣憂患餘生加之疾病喘焉朝夕難冀久存　陛下所以愛臣何啻天地父母令臣多尸廩賜重貽亢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閑使有寧瘳之福伏望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旅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效臣無任

四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解繁機而誤恩曲加寵祿幷過豈臣庸朽所可堪任況自涉春以來衆病並作氣滿力憊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祿則有食浮之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臣之分無一可爲故願乞其不肖之身休養歲月而璽書繼至訓勑加嚴雖 陛下示眷奬之意始終不逾而臣竊自度量終難黽勉以稱萬一徬徨踧踖不知所言輒復干冒 天威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若獲寧瘳顧雖晚節末路尚知補報惟所驅策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五

臣某近四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螻蟻之微頻煩寵諭臣之懇誠已具累表愚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數違訓勑以自取逋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無甚苦而神耗于中力憊于外一有動作卽不可支思慮恍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塞責且一方之任非獨簿書獄訟在所省察至於儆戒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實至重此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伏望 陛下加惠留聽察其所請出於誠然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 陛下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至願謹復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求退劄子

臣伏奉手詔令臣二十二日入見臣明日當入見然臣之懇款具如前奏所陳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實望聖慈必賜矜從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

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干凟天聽至于三四逋慢訓奬辠當誅殛伏奉勑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以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勳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昧且臣蒙 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當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隳素守而仰累 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兾蒙瘳復終誓糜捐所有 勑命臣未敢祗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天威臣無任

二

臣某伏奉詔書不允所乞祗荷 聖訓丁寧備至非臣庸朽所可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里乃分之宜尚恃眷憐私竊自恕而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于外於臣之義媿負已多而 陛下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仰戴恩德爲至厚矣而臣歷選前代近至本朝所以寵待勳舊之臣無有斯比況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豈可度越前人有此叨據是且上虧 陛下名器不以假人之道下傷愚臣知止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賜允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天下公論

爲協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二

臣某近以懇誠上干天聽伏蒙　聖慈特降中使賫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久逋明命辠譴之及所不敢辭而　陛下加惠寬矜慰諭備至仰荷天地厚恩非臣殞越所能報稱然臣之懇懇亦累具聞分義旣所難受臣亦何敢自已竊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隆而責重故委之高爵重祿而無媿此上下所以兩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旣以疲瘵退歸閭里尚恃陛下眷存謂其嘗預政事有夙夜之微勤故敢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于外已於理分爲所非宜而陛下乃疏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肖病不任事顧於　陛下勵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裨補萬一而坐尸名器如此其厚人臣之出力赴功方任隆責重而有勳勞者　陛下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敢也臣若苟貪仰副訓勑而不知慮此則非獨於臣私義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故復冒昧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　陛下始終念察早賜聽許則非獨臣爲幸臣無任

四

臣某近再以懇誠上干睿聽逋慢明訓方虞譴謫伏蒙天慈特差臣弟某賫賜詔書不允所乞傳諭德意撫存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隕首無以上報伏自惟念臣以衰病無勞之身得請于外雖能爲上陳力任一方之寄以忝將相尚爲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就燕閑豈可坐而尸此以養痾田里之中此臣所以不敢忘止足之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懇激已具累奏雖　陛下申加奬勵恩德有隆而愚臣竊自揣稱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望　陛下俯垂閔察早賜開允則非獨臣爲幸甚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宣諭蘇子元劄子

臣適已見蘇子元具宣　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時恐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有故稽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遞中賜郭逵等劄子更錄付子元令申諭曲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內制冊文表本青詞
郊祀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大祖皇帝冊文二道
朝享　聖祖大帝　仁宗　英宗皇帝冊文二道
皇后冊文
先天天貺降聖冬至節內中露香表四道
南郊青城　皇帝問　太皇太后皇太后聖體表
太皇太后皇太后回答　皇帝問聖體書
寒食節起居永定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中元節八月一日起居諸后永昭陵表二道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冬至節上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　太祖諸帝表
中元節起居諸帝神御殿諸陵表二道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先天節奏告　仁宗皇帝表
南郊下元節奏告　聖祖大帝表
南郊禮畢　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南郊禮畢奏謝　英宗皇帝表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表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默表
鴻慶宮延祥觀崇先觀開啓　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四道
靈釐內殿西太一宮龍圖閣開啓太皇太后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四道
廣聖宮開啓　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福寧殿罷散開啓二長月道場青詞五道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郊祀　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內用寧施及沖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稱秩惟時

郊祀　皇地祇冊文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猥以沖眇紹休前人絜承昭事不敢不察

郊祀配帝　太祖皇帝冊文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配天郊寶存舊典靈承圭薦其敢忘初

朝享景靈宮　聖祖大帝冊文

伏以靈德在天寶基皇命降依下土臨況後人方以眇躬進承郊廟神遊所御獻享惟時庶幾顧歆永有蒙賴

朝享　仁宗皇帝冊文

伏以體道邁德寵綏臣民休嘉垂延燕及于後肆以寡昧獲承郊宮祼饋有儀敢忘用舊

朝享　英宗皇帝冊文

伏以靈德美行寶北初潛神民所歆寶命自至祗紹
考服循而弗改用謚土宇以詒沖人登祔新宮歷玆
嘉月燎禋有舊祼享惟時

皇后冊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
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
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
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
來嬪藩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祗承內事
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
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
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
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
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併爾勵
朕相乃濟登玆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玆
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先天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眇躬無似寶膺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
之舊冀蒙僊聖俯監齋精

天貺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靈命告休嘉名紀節用露熏之故事酬乾施之
至恩仰賴監觀俯垂歆祐

降聖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昊天錫命寶佑永圖良月御時載臨嘉節率循
故事升薦至誠仰冀靈明溥垂庇貺

冬至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四氣隨旋一陽來復仰瞻穹昊祇薦芬香所冀
含生並蒙垂福

南郊青城　皇帝問　太皇太后皇太后
聖體表

臣名言自宮徂郊夙夜祗事方此寒沍闕於定省伏
惟比日寢食宜加

太皇太后回答　皇帝問聖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　皇帝奉祠郊宮爲國大事夙興
夜寐固已勤勞勉慎節宣以膺禧福

皇太后回答太廟　皇帝問聖體書

太后致書于　皇帝躬率羣臣肇見祖考孝思之至
何以自勝尚慎興居以保休福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

伏以榆火戒時栢城在望薦豆籩之新物弗獲躬親
象几席之平居實存館御彌烝有舊紓慕無窮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

伏以桐華伊始火令載嚴獲嗣慶圖仰蒙慈芘追淑
靈而莫逮歷時序以增思

中元節三陵起居諸后表

伏以素秋伊始華月既盈物御氣以夷傷心感時而
悽愴伏惟　尊謚皇后惠風無斁慈範有詒猥以眇
沖仰承慶裕瞻幽靈之所宅結永慕之至懷

八月一日永昭陵日表

伏以暑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惟
尊謚皇帝體道成乾施仁應物率土方涵於聖化賓
天遽愴於神游追龍駕於空衢莫知所税瞻烏耘之
新隴但有至懷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日表

伏以月乘該閟時御閉藏歲回薄以將更物盛多而
可享恭惟　尊謚皇帝德符穹昊功齊黎元方求大
隗之居遂兆成周之葬光靈在望感惻交懷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月從邁物更收擒之候人積悽愴
之懷恭惟　尊謚皇帝躬睿廣之材撫休明之運協
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方以眇躬嗣膺神器想
威靈之如在感氣序以增欷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后陵表

伏以哀恫在疚未盡通喪弦晦如流載更良月恭惟
尊謚皇后降釐嬀汭播美河洲著慈範以如存流徽
音而可想邈陵永望感節深追

冬至節上諸陵表

伏以氣復黄宮晷移北陸物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
之占恭惟　尊號皇帝睿廣應期休明作乂收功既
往垂範方來感時序之變流想威靈而慘結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伏以四時交御一氣潛萌慶雖屬於履長悲豈忘於
追慕恭惟　尊謚皇后升儷尊極協成休明德範有
詒方美王雎之摯容衣不閟尚瞻褕翟之華永想光
靈詎勝摧感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　太祖諸帝
表

伏以火禁肇修春祺溥被維是奉粢之禮適當濡露
之時恭惟　尊謚皇帝德協上穹功施後裔怵神鄉
而弗返厥聖像以如存緬慕威靈載懷感怵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　諸帝神御殿
表

伏以夷則御辰商聲甫協望舒戒節陰魄既盈伏惟
尊號皇帝道邁往初恩涵品稟於屬車之所御有原
廟之舊儀方此戒寒豈勝追遠

中元節起居諸陵表

伏以方秋厥初既月之望昊天始肅繁露未晞伏惟
尊謚皇帝若昔大猷受天明命躬有靈德燕及後昆
猥以眇躬紹膺慶緒　駿命之休釐事
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僾聖俯鑒齋精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　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徂歲如流甫更良月遺衣所御實有經祠方屬
投艱仰承錫羨瞻威靈而如在歷時序以增思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　諸帝表

伏以子位杓回黄宮氣應既北天正之始方扶陽律
之微恭惟　尊號皇帝體道邁仁膺時建極豫游所
次館御如存撫時序之變更仰威神而感閔

先天節奏告　仁宗皇帝表

伏以金氣銜時商聲應律仰閟火流之速俯沾露降
之淒伏惟　仁宗皇帝功協聖謀道侔乾則垂至仁

而丕冒慶實無窮感素節以深追悲何有極

南郊下元節更不於景靈宫朝拜奏告

聖祖大帝表

伏以帝繫所元僊遊如在載更令節當款殊庭以卜

禋祠將陳祼獻惟祭儀之難黷冀神監之具昭

南郊禮畢　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伏以獨烝廟祧潔告郊時實蒙芘貺以獲顧歆惟錫

福之無窮曷歸誠之有已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　英宗皇帝表

伏以膺命紹休諏時協吉告潔粢於廟室奠嘉玉於

郊丘雖祗奉聖謨獲無疆之慶賴而深追神眷重罔

極之哀摧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宫慈德

殿表

伏以慶靈回薄永芘後昆時序徂遷奄更諱日威神

在望感怵兼懷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祈晴道場歎表

伏以雨淫爲菑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

靈明遂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

南京鴻慶宫開啓　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寶命有詒以自求而致福至神無體隨所感而

應誠祗奉靈科實存故事冀蒙垂福俯暨含生

延祥觀開啓　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二道

伏以寶曆有詒眇躬實嗣獲承慈範仰荷神休方元

命之在辰按舊儀而庀事庶蒙慶祐永錫壽祺

伏以聖功輔世已大濟於艱虞神道示人用寵綏於

祉福敢因穀日祗奉靈科冀大錫於壽祺得永承於

慈範

二

崇先觀奉元殿開啓　皇太后本命靈寶

道場青詞

伏以克紹慶基實蒙慈訓遘兹元命若昔宗祈冀靈

鑒之俯昭垂壽祺之永錫

靈鼇內殿開啓　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青

詞

伏以壇席盛陳科儀肅設眷言慈廕祝此誕辰永綏

壽考之祺上賴神靈之祐

靈鼇內殿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集黄冠之勝衆仰紫極之真游按用科儀營祈

祉福仰求聰鑒俯應誠心

西太一宫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真聖在天式序照臨之位眇沖嗣歷永惟顧復

之恩敢因誕毓之辰祗薦熏修之事仰祈眷祐俯察

傾輸推純嘏以及親與羣生而均貺

龍圖閣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妙善可依每俯從於誠悃至恩難報唯仰祝於

壽祺祗奉靈科隆施淨供上賴監歆之力永綏顧復

之慈

廣聖宫開啓　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深追諱日祗奉靈科仰求神福之繁率用邦儀

之舊永惟道廕昭此誠祈

福寧殿罷散二長月祝 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順長嬴之嘉月按齋祓之靈科庶用熏修溥膺

眷祐精衷以薦釐事既成仰賴聖真俯昭誠悃

福寧殿開啓二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降年有永實繇陰騭之功嗣歷無疆必謹靈承

之志帥時典故若昔科儀仰賴監觀俯垂庇貺

福寧殿罷散二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監觀在上禳祝有儀祇率舊章仰祈況施茂惟

休福俯逮烝黎

福寧殿開啓二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皐月紀時凱風應律罄齋精而上禱冀真聖之

俯臨永賴監觀普垂庇祐敢忘寅畏仰荅顧歆

福寧殿罷散二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協用靈科宗祈永命惟神心之降格獲釐事之

告成冀與羣元並膺遐福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伏以欽柴宗祈爲國大事前期齋禱舊典有稽仰冀

靈明俯垂眷祐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內制青詞密詞祝文齋文

景靈宮二殿開啓中元節道場青詞
景靈宮保寧閣下元節道場青詞
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年交道場青詞二道
洪福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處祈雪謝晴青詞二
道
坊州秋祭　聖祖大帝青詞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二道
北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青詞
集禧崇先觀開啓祝　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二道
延福宮開啓　皇太后　皇后生辰道場密
詞二道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
開先殿奏告　太祖皇帝孝明皇后祝文
應天禪院奏告　太祖　太宗　真宗皇帝
御容祝文
永隆殿奏告　太宗皇帝　元德皇后祝文
太廟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英德殿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延昌殿權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應天禪院坼修　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景靈宮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奏告祝文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奏告祝文
西太一中太一宮立秋祝文二道
九宮貴祝文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
天地社稷宮觀五嶽四瀆等處祈晴祝文二
道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文德殿告遷　御容祝文
南郊青城畢功上開啓保安祝壽齋文二道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性智殿開啓　太皇　太后生辰道場齋文
十月一日資薦　仁宗皇帝道場齋文
福寧殿資薦　英宗皇帝道場齋文二道
廣愛殿資薦　章惠皇后忌辰道場齋文
延昌殿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道場齋文
溫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啓冬節道場齋文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謝雨道場齋文二道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泗州塔謝晴齋文
後苑天王殿坼修了畢齋文

景靈宮二殿看經堂開啓中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三元令節釐事有經祗薦潔誠宗祈祉福仰繄
庇貺覃及庶黎

景靈宮保寧閣下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殊廷外建嘉節俯臨夙設靈壇竊烝順祝冀蒙
真聖垂祐羣黎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道場
青詞

伏以聖真丕冒品庶具依當蕃啓之盛時用熏修之故事仰祈聰直俯鑒齋精溥垂庇祐之仁申錫壽康之福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

伏以像圖夙設壇席載嚴當此歲陰之交率時禳祝之舊仰惟庇貺俯逮黎元

集禧觀洪福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伏以旱暵成災懼物生之疵癘祓齋以禱荷神貺之顧綏載闢靈場式陳昭報尚冀涵濡之施以終庇祐之仁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處祈雪青詞

伏以華歲幾終同雲未兆物將疵癘咎在眇沖敢罄齋精上求嘉應冀蒙貺施孚佑含生

謝晴青詞

伏以密雲作雨暘不時若蒙神賜祐菑沴用除奔走祓齋以謝靈貺祀儀有秩不敢怠忘

坊州秋祭　聖祖大帝青詞

伏以祠城在望御館如存敢因揫斂之辰祗用吉蠲之薦冀蒙垂祐俯賜降歆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

伏以地德安靜震非其常陰陽厥愆以告咎罰禬禳有典仰賴監歆所冀方隅具膺庇貺

伏以自河以北坤載不寧敷置淨筵以祈後福仰惟
皇覺敷祐羣生監此齋精俯垂庇貺

北嶽廟爲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青詞

恭以地職持載靜惟其常今玆震搖以警不德涉河而北又用驚騷惟嶽有神芘綏厥壤祓除祠館按用祈儀請命上靈冀蒙孚佑敢忘寅畏以荅眷歆

集禧觀開啓保夏祝　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伏以時在炎烝物方蕃祉即祠庭之精閟竭清道之嚴祇仰冀監觀俯垂庇祐具綏福履申弭疾殃覃及羣黎永膺戩穀

崇先觀開啓保夏祝　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伏以眷祐無疆熏修有舊當朱明之紀候祈蒼昊之垂仁申錫休嘉外覃品庶敢怠靈承之志永膺丕冒之恩

延福宮開啓　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統洽后宮協承先廟誕辰俯及釐事有常惟萬德之博臨冀百祥之永錫

延福宮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協承寶命恩維拊育之深俯應羣情法有摠持之妙齋場夙設慶事備終敢祈西竺之威神永佑東朝之福履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

伏以蕃啓在時蘊隆爲虐罄齋精而上禱蒙膏潤之

旁流祗報靈休式陳淨供尚祈終賜無使後艱

興國寺開先殿奏告　太祖皇帝　孝明皇后祝文

伏以像設有嚴神游所御瞻衣冠而如在懼風雨之弗除庀事將興涓辰既吉永賴靈明之鑒俯昭怵惕之懷

西京應天禪院奏告　太祖　太宗　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告還奉安還本殿之意）

伏以殊庭有侐館御如存吉日既蠲繕修惟謹式陳嘉薦以妥明靈

啓聖院永隆殿奏告　太宗皇帝　元德皇后祝文

伏以威神所感營繕有期考禮舊章宜時潔告茂惟靈德俯鑒至懷

太廟八室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實昭大報前期潔告國有故常仰冀靈明俯垂鑒祐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伏以禋饗郊宮國之重事唯蒙慈庇以獲休成筴祝有經敢忘用舊

景靈宮英德殿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先聖舊祠祖宗所御嗣與寶構追奉靈游諏日既嘉具儀以妥徂惟在上永保厥寧

天章閣延昌殿權奉安　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相名山於洛宅既兆寢園倣原廟於漢儀將遷館御潔除祕宇嚴奉睟容冀靈蹕之少安副衷情之罔極

西京應天禪院坼修　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廟刹有嚴威神所御將改新於寶構永欽奉於睟容仰冀靈明俯垂鑒佑

景靈宮修蓋　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欽奉僊遊肇營寶構舉修梁而揆日具蠲餚以寧神祓此後艱仰繄大祐

慈孝寺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垂脊脫落奏告祝文

伏以雨淫告災垣屋或壞惟神所御有圮弗支諏用靈辰改新厥構蠲爲祗薦於禮有常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告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祖宗成法靈明所御繪飾有時方此僝工禮當潔告

西太一宮立秋祝文

伏以候火既流占次甫應真游所御靈時具存率循舊章作薦常事仰祈錫福大芘含生

中太一宮立冬祝文

伏以館御國郊庇貺天物祠宮筴祝在禮有初涓選吉時作薦常事敢祈孚祐施及羣黎

九宮貴神祝文

伏以卜用靈辰躬修禋享清壇所兆潔告有常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

伏以宗祈陽郊祗見神祖葆兹淨域夙賴真靈祗率舊章式陳嘉薦

天地社稷宮觀等處祈晴青詞祝文

積陰爲沴淫雨弗止蕩決漂墊將爲民菑懼德不類以干咎罰是用齋祓宗祈明靈冀蒙垂矜遂獲開霽休嘉之錫實被含生

五嶽四瀆諸廟祈晴祝文

淫雨弗止將爲民菑懼德不孚以罹咎罰是用奔走禱于明神惟神監觀惠以時暘非民獨蒙嘉福神亦永有休享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伏以自河以北暘出鎮陰人用不寧咎由菲德永惟聰直庇祐一方祗飭使人齋精以禱尚蒙歆鑒無有後艱

文德殿告遷　御容祝文

伏以綴冠卽事喪紀有終黼座厥神哀懷靡極度新宮而館御諏吉日以徂遷式冀靈明永歆豐潔

南郊青城紼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祝壽諷孔雀明王經齋文

伏以祀北方嚴齋場夙設實延淨衆開誦梵文旣蒙大施之仁助錫丕平之福

南郊青城紼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祝壽諷法華經齋文

伏以帷宮旣具皇邸將臨發誦祕文施其景福仰惟覺慈之覆俯綏禋享之成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伏以靈承在上懼休命之難　大報于郊惟盛儀之獲　祗循故事恪報厥成仰賴顧歆終垂庇貺

內中延福宮性智殿開啓　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齋文

伏以大陰協兆良月御時猥以眇躬獲承慈範敢因穀日祗集勝緣實賴等慈具綏景福

十月一日永昭陵下宮開啓資薦　仁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大明光藏上智之所發揮妙揔持門羣靈之所歸賴歲陰逝矣陵闕超然憑淨衆以有祈冀真遊之無礙

福寧殿開啓資薦　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憑几之言未遠滌場之候更新摧慕安窮攀號靡及旁招淨衆歸誠甘露之門仰祝靈游取證法雲之地

中元節福寧殿水陸道場資薦　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正等上緣含生永賴薦龍施之淨供助宿植於神游仰冀靈明俯昭哀懇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　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諱日俯臨祠庭外闢遴柬黃冠之衆宗祈紫極之神按用前科追營後福庶超升之莫禦繫庇貺之有加

天章閣延昌殿開啓權奉安　英宗皇帝

御容道場齋文

伏以翠旄所御玉色如存將攺溢於清閟少卽安於祕近旁招淨衆仰助勝緣憑妙覺之摠持冀皇靈之升濟

温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啓冬節道場齋文

伏以光靈所宅崇奉有儀因令節以熏修冀貝乘之祈助仰希錫福俯逮含生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肅設祠壇宗祈解澤膏潤之祥甫兆　炎之懼更深實恃靈明厚矜黎庶遂令沾足用格豐穰

金明池上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告罰將害粢盛夙設靈場載祈膏澤神休旣格昭報有儀尚惟孚佑之仁終保嘉生之享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伏以歲序就窮尚愆嘉雪能仁應世閔此含生冀佑上靈錫之休證式陳淨供以告齋誠

泗州塔謝晴齋文

天菑于民淫雨不止祓除齋戒並走以祈實蒙等慈俯應誠悃永惟庇貺其敢弭忘

後苑天王殿圻修了畢齋文

伏以擬辰居之奧密飭祆像之嚴威繕治告功祓齋祈福庶憑至善永保多盤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內制 詔書

勑牓交趾
提轉考課勑詞
韓琦加恩制
李璋加恩制
皇伯祖承亮加恩制
李日尊加恩制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南郊禮畢表
德妃苗氏上賀南郊禮畢表
賜梁適張昪特赴闕南郊陪位詔
賜允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
賜允張昪不赴南郊陪位詔
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
賜允韓琦乞相州詔三道
賜韓琦依所乞詔
賜韓琦乞相州不允詔二道
賜韓琦乞致仕不允詔
賜韓琦湯藥詔
賜富弼乞判汝州詔
賜富弼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賜允富弼乞假養疾詔
賜允富弼乞赴汝州避災養疾詔
賜富弼赴闕詔二道
賜富弼赴闕并茶藥詔
賜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詔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允詔
賜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陳升之赴闕朝見茶藥詔
賜歐陽修上表乞致仕不允詔三道
賜歐陽修辭知青州不允詔二道
賜答曾公亮詔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賜邵亢乞郡詔
賜皇伯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賜蔡挺茶藥詔
賜蔡挺奬諭詔
賜高賦奬諭詔

勑牓交趾

勑交州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　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

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提轉考課勑詞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勑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宣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宣力于外者皆安于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姦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韓琦加恩制

門下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勲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戸食實封五千戸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兹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間朝廷之兩社採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寶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即蕃屏之安衡紞紘綖備三公服飾之盛櫜兜戟纛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既崇修方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與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徽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奬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褒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戸食實封四百戸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勲如故主者施行

李璋加恩制

門下朕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褒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戸食實封一千戸李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爲帝室之隆棟入總營衞則兵師無譁出乘蕃維則吏屬不怠近付京都之籥外更方鎮之旄貢職惟修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疇服采之勤其協勸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驕之與期圖惟慶譽之終尚協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戸仍賜翊衞忠果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制

門下朕祼獻廟室燎禋郊丘內蒙祖考之居歆外獲神祇之顧饗嘉我近屬與有陪輔之勞揚於大庭使膺褒顯之福具官某德義自表爵齒兼尊魁然肅艾

之材尚矣神靈之胄世承厥慶有跗蕚之芬華朝賴以寧若翰蕃之嚴密乃相肆祀實綏思成進加真食之封申錫詔功之號於戲孝恭可以儀宗室信厚可以化邦人匪時親賢孰朕承翼往肩寵獎尚協榮懷可

李日尊加恩制

門下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祗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日尊躬懷德善世濟忠勤奠茲南邦居有扞城之效衞我中國使無疆埸之虞賜之大將之旄胙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知欣戴於寵章來獻其琛用協成於熙事陪敦采邑褒進文階載加真食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所助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顧循守於侯度率時新命保乃舊邦可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　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廟饎蠲烝郊柴昭報仰格神靈之饗俯均夷夏之歡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道協欽明德兼神武攬御今之皇策考嚴上之帝儀寖威盛容茂實存乎六世恩典徽數賚弁及於萬方妾備數先朝叨榮中禁親逢累洽竊用交欣妾無任

德妃苗氏上賀　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靈承廟祏祗載郊丘既來萬國之歡遂格三靈之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徇齊成性睿廣膺期神罔時恫方紹休於大業聖爲能饗乃獲考於上儀妾逮侍先朝親逢盛事觀瞻有煒欣賴實多妾無任

賜太子太傅致仕梁適太子太師致仕張昪特赴闕南郊陪位詔

朕肇稱圭幣祗見郊宮嘉得萬國之歡心以承配天之大事永念元老著勳　先朝當與辟公序于祠位冀能顯相綏我休成可發來赴闕南郊陪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允太子太傅致仕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

勑梁適省所上表遞到詔書一道令臣赴闕陪位者臣以久病不獲奔走前去事具悉朕肅將圭幣祗見郊丘嘉與舊臣協承熙事乃聞疢疾旅力尚愆優老寵賢義誠難強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昪不赴南郊陪位詔

勑張昪郊丘大事群辟具來舊老元勳所宜顯相乃以疾苦惻於朕心尚慎興居以膺康福

賜宣徽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

勑拱辰朕嗣命典神肇稱吉禮稽循故事不敢愆忘卿既率貢職以來助祭又求入覲陪侍郊宮緬彼都畿方須鎮撫永惟重寄難徇至懷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勑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群臣莫比雖羅疢疾冀即有瘳而章書

頻頻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加恩禮之間然何
敢薄重違懇惻姑即便安

賜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
韓琦再乞相州詔

卿當國家之多難任社稷之至憂實能忠勤以濟勳
績方均逸豫適此外虞煩我元功良非得已亦惟體
國義不辭勞今雖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
事坐臨諸帥固可優游何必舊邦乃能休養勉綏居
息以副倚毗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詔

便道之鎮朝廷故常來朝京師朕意所欲使事曲折
既當聞知忠言嘉謨又所飢渴雖知勤勤可不勉哉

賜韓琦依所乞詔

勑韓琦奏乞由河陰本路赴相州安泊骨肉行李詑
徑乘遞馬赴闕朝見奏事詑還赴本任稍從私便事
具悉舊德元功久於方面嘉言讜論所欲亟聞其來
造朝然後之鎮義當黽勉無或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
琦乞相州舊任不允詔二道

勑韓琦卿明德茂勳具書帝籍祖考所付以屏毗朕
躬比辭國均已會邊隙故煩元老屬此憂勤今羌雖
來柔彊事多弛經營科治政命爲難莫府坐籌制其
大略雖聞稍憊莫可少安義有固然朕言無戲

二

勑韓琦羌夷變態未易究知邊塞繕完所宜申飭以
卿望實分朕顧憂當弁羣策以有爲遂措一方於無
事乃來告疾冀得燕閒主爾忘身忠賢之義勉膺重
寄務體至懷

三

勑韓琦卿茂德儁功朝廷所賴方解政幾之劇重分
彊事之憂種落綏和酋渠嚮順永惟邊鎮猶恃老成
所須經武之遠謀及此暇時而備豫當思體國無却
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
琦乞致仕不允詔

勑韓琦朕初嗣位不敢暇逸惟畏天命亦惟閔民蠢
茲一方尚戒羌夷制變備豫扞蔽禦侮庶幾元老克
協朕心若其憚勤誰與謀此勉祇厥服用副至懷

賜判永興軍韓琦湯藥詔

勑韓琦任隆二事寄重一方比聞經制之勞或爽節
宣之序特馳使傳往諭朕懷宜有分頒以資衛養

賜允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新除集禧
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

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
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
留而引喻再二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即所安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乞致仕不允詔

勑富弼卿忠純亮直爲國元老朕所恃賴急於典刑
優游小邦足以養疾冀綏福履來副詢謀何必言歸
以孤眷矚

賜判汝州富弼乞假養疾詔

眷我元老數更悲傷比飭使人往宣至意乃觀來諗未即康寧姑順誠懷勉綏吉祿

賜判汝州富弼乞赴安州避災養疾詔

比飭使人具宣至意就令賜告冀遂寧瘳卿嚴祗朕命不敢違息顧念吏卒閔其滯留觸熱載馳用忘勤勩恭以事上卿實有之仁及賤微又能如此忠誠所惻豈獨朕心從容小邦姑以養福勉綏吉祿毋恤後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二道

勑富弼卿中解政機外分符守久於窮僻衞養或愆優游京師可以治疾謂當趣駕以副虛懷

二

勑富弼久解政機荐分符守元功茂德朕所注心渴聞嘉猷以輔不逮

賜富弼赴闕并茶藥詔

勑富弼適自州藩來還朝位眷馳驅之良苦懼衞養之或愆當有寵頒以昭勤佇

賜判汝州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詔

勑富弼省所奏免南郊支賜受釐于神賚及蠻貊卿勳德兼茂中外具瞻恩典所加當先羣辟區區一賜何足以辭當體眷懷共膺貺施

賜宰相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允詔

勑公亮等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受或辭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差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旣蕃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祗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刑部尚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辭免　恩命不允詔

勑升之設都置守綏御一方付得其材乃能往乂卿嘉謀美績簡在朕心選於羣臣用有畀屬申明紀律臨制事幾中外踐更效皆已試勉祗厥服於義爲宜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赴闕朝見茶藥詔

勑升之往司宮鑰來次郊闉炎蒸之序未徂跋涉之勤已至當馳榮賜以示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歐陽修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勑修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尚難之況年非告老之時而勳在受遺之籍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知亳州歐陽修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勑修卿勳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爲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諭至意莫知所言惟能勉留實副勤佇

賜知亳州歐陽修第三表并劄子陳乞致仕不允詔

勑修省所三上表并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翊戴三朝清明諒直有言有績著在朕心重違勤求外寄

藩屏邦之儁老不以遐遺所冀輸誠常存帝室而納祿與職至于再三雖潔身之風可激貪冒顧許國之義未協忠嘉姑體眷懷勉膺圖任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歐陽修辭知青州不允詔二道

勑修海岱名都太公舊履鎮撫一路朕難其材卿實元勳以忠許國謂當亟往臥以治之兾能優游寧此東土

二

勑修卿純誠直諒中外所知辭祿就閑志非有激進官治劇義乃無嫌矧茲東州可以居息方之守亳勞逸殆均朕命惟行謂當遄往

賜答曾公亮詔

眚烖變異以戒人君推之股肱朕所不取元勳舊德實賴交修譴告之來必緣象類明喻朕志使當天心庶幾君臣並受遐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讓是惟保身豈曰謀國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勑方平省所奏劄子陳免特支請俸事具悉卿躬肅艾之材豫辯章之論致喪無貳雖非謀國之時班祿有差是乃養賢之意抗言來諗引義甚明重盭素懷姑循近制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邵亢乞郡詔

勑邵亢卿先帝所命以翊朕躬升執事樞方觀勳效遽欲辭位殆非所宜衛養少愆何憂不已勉共厥服思協朕心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勑從式卿躬雋乂之材出神明之胄選於宗室則屬近而行尊聞在朝廷又年高而德邵膺茲褒顯人以爲宜勉服官封永綏吉祿

賜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茶藥詔

卿方用時材出分帥路適茲寒苦良已勤勞特推撫賜之恩以示睠懷之意

賜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獎諭詔

封疆之虞責在將帥厥有績效不忘于心卿久以才稱外分方任乘機踐事能北厥謀板築告功于疆就募保彼居圉可無後憂倚言若茲朕所嘉歎

賜知唐州光祿卿高賦獎諭詔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修陂堨績効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逮此閱奏歎美不忘于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內制 詔書 批答 口宣

賜齊恢奬諭詔二道
賜勑奬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二道
賜勑奬諭蔡冠卿
賜燕度待罪詔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賜特放韓贄待罪詔
賜特放傅卞待罪詔
賜答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賜答修儀楊氏等賀南郊禮畢詔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詔二道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使副茶藥詔二道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皇太后書二道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勑書
賜溪洞田元宗等進奉勑書
賜占城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勑書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不允
二道
批答曾公亮文彥博等賀壽星見二道
批答富弼
批答不允皇伯祖承亮辭免 恩命四道
批答韓絳邵亢陳升之等辭免 恩命仍斷
來章二道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南郊禮畢
三道
賜皇伯祖王元弼生日口宣
賜皇伯祖承亮加恩口宣
賜皇弟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賜皇弟高密郡王生日禮物口宣
賜韓琦加恩口宣
賜韓琦生日禮物口宣
賜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二道
賜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
賜富弼赴闕茶藥幷賜詔口宣二道
賜陳升之赴闕朝見幷賜茶藥口宣
賜富弼加恩口宣
撫問韓琦口宣
撫問陳升之兼賜夏藥口宣
撫問鄜延路延州沿邊臣寮口宣二道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
撫問幷代州路臣寮幷將校口宣
撫問高陽關路諸軍口宣
撫問送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口宣
撫問白溝驛賜朝北人使御筵口宣
賜大遼國人使已下生餼口宣
賜大遼國人使瀛州御筵口宣
賜大遼國人使就驛賜酒果口宣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雄州賜大遼人使御筵兼撫問口宣
就驛賜大遼人使酒果口宣

賜眞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

賜召馮京入院口宣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賜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勑齊恢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絶無見在事具悉卿以才被選典領祥刑蔽罪讞疑遂無留獄囹圄空之隆朕庶幾焉閱奏歎嘉不忘乃績

又賜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勑齊恢犴獄之留易以爲戒卿躬有美行服在近班典兹祥刑致用明愼濟之敏給廷讞用空吏稱厥官朕心所喜

賜勑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勑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絶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在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又賜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勑趙文昌等四方罪獄常患稽留豈唯呼嗟或以瘐死汝等能勤且敏論讞用單閱奏念勞朕心以喜

賜勑獎諭權大理寺少卿蔡冠卿

勑蔡冠卿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絶無見在天下之獄決於大理汝能審克不蔽厥成來讞之疑遂無留者惟明以敏朕實汝嘉

賜特放諫議大夫知潭州燕度待罪詔

卿受命方隅助宣德化姦凶弗率乃觸大誅引慝自歸謂當譴黜萬方有罪責在朕躬雖爾長民豈專任此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卿方以時材外分邦寄備修禧事來會誕辰廣伽梵之勝緣協華封之善意載惟勤至良用歎嘉

賜特放知成德軍韓贄待罪詔

夫婦相殘政之大恥引愆自劾於義爲宜然德化之美厥成在久任斯責者豈特長然

賜特放懷州傅卞待罪詔

勑傅卞先王教民長幼有序厥或不率歸之義刑卿受任方州罪人既得閔斯弗迪引責在躬美俗之成蓋非朝夕一夫抵冒未足以言

賜答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勑德妃苗氏列職內官逮承先帝祀儀獲考慶慰惟均比覽奏陳具昭誠意

賜答修儀楊氏等馮翊郡君連氏等賀南郊禮畢詔

勑修儀楊氏舊繇德選列職禁闈釐事之成實均慶賴摛文贊喜良慰朕心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勑卿以膚使之才將善鄰之禮川塗悠遠風氣沍寒永念馳驅當加勞賜

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夙駕使車遠將信幣方茲寒凓固已勤勞宜申
諭於至懷仍就加於寵錫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奉將書幣更涉川途方茲沍寒久於勤勩宜加
勞賜以示眷存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日副使茶藥詔

勅卿將幣造朝方申舊好建旜取道適會祁寒永惟
跋涉之勞當有匪頒之寵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書

嘉生備舍華歲幾終惟素講於鄰懽想具膺於時福
彌加葆衛永御吉康

皇帝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玉燭告和方御閉藏之候椒庭集慶載臨誕毓之辰
具飭使車肅將禮幣式脩舊好申祝永年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勅書

勅南平王日尊朕躬執圭幣禮成郊丘無有遠邇並
膺休福卿鎮撫南服功昭于時乃眷忠勤尚加褒顯
永肩臣節茂對寵章

賜溪洞知蔣州田元宗等進奉助南郊并

賀冬賀正勅書

勅田元宗附綏種落葆衛疆陲能來獻琛以贊𩆜事
忠勤之意良有可嘉

賜占城蕃王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勅

書

勅卿世荷百祿躬有一邦雖道阻荒遐而志存欽順
具書遣使航海獻琛載念忠勤豈忘歎尚因加褒賜
式示眷懷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第

一表不允

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
以熙衆治羣公卿士外曁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
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實揆時朕猶不取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　尊號第

二表不允

王者奉元以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人事以文制禮
作樂以武戢兵豐財以成萬物之性爲仁以得四海
之心爲孝惟聖時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祇有慙德
矧家多難創鉅未夷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
良非本懷

批答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
卿等寅亮帝工阜成邦采摛文告慶歸福朕躬書瑞
史篇已循故事星隆晷德尚賴交修

批答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穹旻見象以告壽昌嘉與臣民並膺茲福
卿等進繇德選登翊事樞敷奏兆祥請書史策忠嘉
之意朕所不忘

批答富弼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乎己有經邦信時之
業而用未究其能夫蓄久而積博者施之無窮慮深
而計熟則謀無不獲此朕所以有望於卿也矧卿正

直不回姦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弗及處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度于心外詢于衆自謂有得卿其何辭

批答不允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滎國公承亮辭免　恩命第一表

卿相予祠事既獲休成膺國寵章所宜祗受苟爲謙避未協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恩命第二表仍斷來章

卿位重朝廷望隆宗室駿奔郊廟助朕休成受錫爲宜可無確避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之受釐于神人與有慶矧惟近屬德齒兼尊膺此褒嘉於事爲稱往其祗命以副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之古者脤膰之福與同姓共之矧茲大賚外及蠻貊爲吾近屬相協休成恩典所加豈容固避

批答樞密副使韓絳邵亢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等辭免　恩命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祭有惠術賚及庶黎矧吾政事之臣當在褒揚之首膺斯恩典於體爲宜毋或終辭以勤訓告

批答韓絳邵亢陳升之等辭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卿等位爲臣宗躬相祠事膺斯褒顯於體爲宜往服寵章可無謙避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

有制朕升煙泰畤登就吉儀駐蹕端門布宣惠澤臣鄰協豫黎庶交欣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祼獻清廟燎瘞泰壇協相祀儀既嘉勤績旅陳賀禮彌見歡誠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親稱幣玉祗見郊宮能底熙成實繇顯相羣靈率籲黎獻交欣朕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賜皇伯祖東平郡王允弼生日口宣

有勑卿齒尊德茂屬近位崇惟時獻歲之期實兆元精之慶當加好賜以助燕私

賜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滎國公承亮加恩口宣

有勑朕躬率百辟褒封萬靈乃眷親賢實陪大事當懋寵嘉之數以昭褒錫之恩

賜皇弟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有勑卿地親魯衛德茂閒平方誕毓之嘉辰有匪頒之故事當馳膚使往諭隆恩

賜皇弟高密郡王生日禮物口宣

有勑卿德名方邵爵寵兼崇誕毓之辰甫當穀日匪頒之禮式示至恩

賜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加恩口宣

有勑卿位高朝廷德茂百辟相予釐事厥有成勞膺國寵章是爲常典

賜判永興軍韓琦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位重將旄望隆宰席方懋蕃宣之績載臨誕毓之辰當有匪頒以昭眷遇

賜樞密使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彦博　生日差內臣賜羊酒米麪等口宣

有勅卿明謨經國碩望冠朝方茲誕育之辰宜有燕私之禮當加賜賚以示眷懷

賜文彦博生日差男押賜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才隆國棟位極臣宗惟時盈月之良實兆元精之慶載臨穀日當致異恩

賜樞密使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爲皇世臣掌國幾命門弧告慶是謂嘉時臺餽致恩式昭厚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富弼赴闕茶藥口宣

有勅卿久辭劇位外寄方州惟召節之既嚴想朝旂之甚邇宜頒珍劑以諭至懷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富弼湯藥幷賜詔口宣

有勅卿屏翰元功台衡舊德數更悲釁有惻朕心因諭至懷宜頒珍劑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赴闕朝見幷賜茶藥口宣

有勅卿擁節過都皷關請覲方茲炎溽固已勤勞當有匪頒以資輔養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判汝州富弼加恩口宣

有勅卿望隆時棟德茂臣宗方茲釐事之成爰有命書之賜往膺褒顯當體眷懷

撫問判永興軍韓琦口宣

有勅卿內辭鼎軸出撫方垂載惟莅事之勤宜饗嗇神之福特申勞問以示眷懷

撫問觀文殿學士陳升之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久參台路方部將符輯瑞之來虛懷以竚宜加勞賜式示眷存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廷選外寄邊虞永念撫循備更勞勩方茲姸暖宜各寧安

撫問延州沿邊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因材選外寄邊虞方履盛秋想膺多福特申撫諭當體顧懷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等時方鬱烝氣或疵癘永惟黎獻方寄外憂當有分頒以助調養

撫問幷代州路臣寮幷將校口宣

有勅卿等方以材能外分寄屬當此沍寒之極永惟勞勩之多當飭使人往宣朕意

撫問高陽關路俵散諸軍特支銀鞋錢幷傳宣撫問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各以選掄外膺寄屬比更時序邈在邊防永懷扞禦之勞當致拊循之意

撫問送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沿路相逢賀大遼皇太后皇帝生辰使副口宣

有勑卿等抗旌出聘擁傳還朝方春尚寒涉道良苦當加撫勞以示眷懷

撫問雄州白溝驛賜北朝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並膺朝選實構鄰歡擁節在疆方豫稱觴之禮馳軺喻指姑推折俎之恩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巳下生餼口宣

有勑卿等奉將鄰聘來會歲元永懷跋涉之勞宜有餼牽之禮式昭勤遇當體誠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却迴瀛州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奉將書幣既獲驩成跋涉川途固更勤勩宜頒燕衎以示眷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見訖就驛賜酒果口宣

有勑卿等奉將鄰聘夙駕使軺既造見於闕庭方即安於舍館宜加好賜以致誠懷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有勑卿等奉幣造朝抗旌歸國紆懷使節方次都畿特示燕私以將勤遇

雄州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却迴御筵兼撫問口宣

有勑卿等抗旌歸國總轡在疆方茲炎歊亦既勤勩就頒燕衎式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却迴朝辭訖酒果口宣

有勑卿等奉將聘禮來會誕期惟鄰好之踐脩嘉使容之飭備當申頒賚以侑燕私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

有勑卿等水澤將堅風飆載厲永懷黎獻方寄外憂當飭使軺就頒篋服

賜召學士馮京入院口宣

有勑卿文備國華學該世務祥琴既御吉服以朝宜復禁塗往供辭職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有勑卿夙稱才敏久擅文華當解風憲之嚴以豫論思之密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外制

召試二道
節度使加宣徽使制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
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皇姪宗實可起復舊官知宗正寺制
皇姪知宗正寺宗實可岳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制
司馬光知制誥制
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制
馮京權知開封府制
范鎮加修撰制
趙抃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韓縝改殿中侍御史制
沈立李大臨朱壽隆可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判官制二道
李壽朋陸經張洞開封府推官制二道
王陶皇子伴讀制
施昌言知渭州沈遘知杭州李兌知鄧州制二道
李東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王綽知徐州鞠真卿知壽州何郯知永興軍潘夙知桂州制四道
余靖司馬光張瓌加恩制二道
賈黯蔡襄王珪范鎮馮京余靖李東之轉官加勳邑食邑制七道
呂公弼工部侍郎制
司馬光禮部郎中制
周沆右諫議大夫制
沈遘起居舍人制
掌禹錫趙良規並秘書監制
王綽秘書少監制
李丕緒少府監制
宋任呂公孺馬從先解賓王並太常少卿制二道

召試二道

節度使加宣徽使制

門下推轂授師擁旄乘塞擅生殺之柄于外繫安危之體于中厥有顯庸宜膺寵數誕揚孚號明示庶工具官某學足以通大方謀足以斷衆事有經天之業有扞城之材比以明揚屢更煩使遂躋膴仕良副訏謨維塞路之要藩實兵防之重寄職爾鎮撫紓予顧憂蓋爵賞之加不遺於近小豈藩維之任顧可以弭忘用是疇其展采之勞寵以宣猷之號繄人謀之衆允匪朕志之攸私夫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號名之美禮秩之崇非期假寵以擅榮茲用論功而取稱矧夫守國之圉謀王之師聯輔相之籍於殿中居士民之瞻於天下其思祗慎以副褒優可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

勑三司使天下之盛選也自尚書六官名存實去而

二司之職事所總居多則非夫仁明肅乂足以輔世濟物者奚宜任此哉具官某有疏通之才有直亮之操閔言崇議足以經綸王家高文典策足以鼓動當世遂以人望揚于禁林若夫施政之後先生財之本末蓋嘗深思而熟講殫見而洽聞則居天下之盛選主朝廷之大計詢考在位孰如汝宜夫聚天下之衆者莫如財理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維予任汝其聽勿疑法之不善者汝得以議而更吏之不良者汝得以察而去則夫調度之不時費出之無常邦用之不給元元困於征求而愁怨於下者直汝之恥也夫行己有恥而後可以爲士矧吾左右信任詢謀所同而觀聽之所在者乎往祗厥官其亡以寵利而爲士恥可

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勑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囿游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横求誠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制

勑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修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某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還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可岳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制

勑孝子之思慕無窮而送終有既者先王之禮也具官某祗慎克孝能良於喪去位家居三年於此矣其還位號復序內朝朕命維新往欽無斁可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制

勑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奥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修絜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諧朕志可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制

勑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先王以禮讓爲國士之有爲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爾具官某文學行治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于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可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勑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詢謀惟允其往懋哉可

范鎮加修撰制

勑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某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案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失使來者無所考稽可

右司諫趙抃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勑某朕置御史以爲耳目非更事久而能自稱職則不以知雜事也以爾嘗任言責有猷有爲行義之修士人所譽故遷郎位使在此官悉其誠心迪上視聽義之與比時乃顯哉可

屯田員外郎韓縝改殿中侍御史制

勑某朕使學士五人舉二人以爲御史又於二人擇取一人而以汝爲之汝名臣之子世載榮問愷悌忠信學知大方無蔽于憸人無撓于大吏無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而同乎流俗時汝稱職往其勉哉可

兵部郎中沈立可依前官充三司戶部判官制

勑某擅一道之財而開闔斂散之以給縣官之費而又察舉吏士之賢不肖問民之疾苦與夫入佐三司而四方之言利者必稽焉其職事之責等爾汝以才能屢試而行義加修使于東南歲月久矣還禪掌計之治所以慰將命之勞惟爾博學多聞固嘗知夫百姓與足之義古人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可不勉哉可

度支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李大臨三司度支判官制

勑某天下之食貨皆領於三司故朕常難於置使而又考慎其屬以稱之爾以文學爲官而政事嘗有所試清明敏達可使治煩往踐厥官其知所守矣可

金部郎中朱壽隆三司鹽鐵判官制

勑某取於山海之無窮以助縣官之不給所以開闔斂散之不可以無術也非夫廉辨敏明之吏孰能任

此者乎爾純行美材久於煩使往共厥服維是勉哉
可

度支員外郎李壽朋開封府推官制

敕某朕布大慶於天下惟士之有能有爲而不獲盡
者豈一日而忘哉爾以政事之材而濟之文學無所
避憚以修厥官昭于吏議失職久矣尹正畿甸四方
所瞻姑往佐之以永民譽可

殿中丞充集賢校理陸經開封府推官制

敕某天下無事休養生息百年於此而京師之人衆
矣獨開封以一尹治之故朕常慎擇材士以爲之佐
庶幾乎其不勞而治也爾材茂質美久於湮阨而智
能彌劭行義加修姑使治煩往其自勉可

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張洞開封府推官
制

敕某開封任重事叢故常擇才士以爲之佐爾以文
章學問列職校讎出試一州風績彌劭膺此遴選往
其勉哉可

左司諫王陶皇子伴讀制

敕某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
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爲言爾久在諫
工有聞於世茲惟慎選可不勉哉可

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知渭州制

敕夫出河祕文中嚴於禁閣臨渭分閫外肅於戎亭
進陪侍從之聯往膺經略之寄茲爲異數授受惟艱
具官施某才劭兼人問望映世早攄素蘊寖階清塗
南梱討庭禆贊之功可紀西廂樞府論思之効尤彰
洎出總於藩條且屢制於邊瑣事經畢舉政績用成
宜易餘杭之符就撫氐羌之塞爾其坐護諸將善固
吾圉而今而後無西顧之憂者繄爾之力可不勉哉
可

知制誥沈遘知杭州制

敕東南奥區杭越重鎮眷惟師帥之選屬于侍從之
良宜有褒優式示毗倚具官某風姿爽拔器宇閎深
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學擅乎
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羣動比抗章而請郡期調
膳以奉親曾未朞年已聞報政乃就更於淮海庶益
便於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虛銅虎之守宜共易
之命仍遵應宿之資服我新恩寵爾故里與夫引會
稽之綬又相萬也爾惟懋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李兌給事中依前
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制

敕鄧於京西爲一都會提兵以守常擇大吏且有加
命寵榮其行具官某寬和靜深方厚篤實嘗由御史
遂爲諫官延閣侍從之班方維帥守之任焯有績效
見於事爲序于東省之華寄以南陽之重按撫吏士
治軍牧民敷宣詔條鎮靖風俗繄汝能力往其勉哉
可

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刑部侍郎充集賢
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敕古之仕者難進易退陵夷至於後世而禮義廉恥
幾乎息恬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於朝
教之未孚朕甚患之顧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

古之仕者宜從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自修敕出備蕃維之任入爲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閑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特峻秋官之秩仍通麗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

知雜王綽吏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徐州制

勑某知雜御史於朝廷之士爲高選非精明彊直不能稱其任也爾更踐多矣有聞於時故從遠方召置此位乃以病告至于再三出臨大州進直嚴閣又增郎位以寵爾行其亦懋哉往共厥服可

集賢校理鞠真卿可光祿寺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壽州制

勑某付之千里之地能禁暴去悍拊循鰥寡使良民有以休息而吏不敢爲侵寃豈非所謂能者哉若爾之材歷選于朝而久試于外固時之所謂能者朕所加省而不忘今夫壽劇郡也故徙汝以治之而稽汝歲功當得遷位丞于光祿其往勉哉可

何郯知永興軍制

勑朕初卽位慎考俊乂之臣付之方鎮具官某廉清質直敦大詳敏藝文之學政事之材左右具宜以有聲績作國西屏雍維大都鎮撫一方老成是賴序遷厥位往牧其人其勸猷爲以膺任屬可

潘夙轉官知桂州制

勑某桂於西南爲一都會蠻夷荒忽鎮撫有宜故於用人常慎其選爾清明敏達寬博惠和更事有功簡在朝論遷序卽位往其勉哉可

尚書左丞余靖制

勑朕有大賚雖疏遠微細必加焉況於位序高任屬重寵章徽數其可略乎具官某政事之材藝文之學踐更中外光顯有聲濟登大官鎮撫荒服能率厥職相時休成衍食序勳往其祗服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制

勑陟降左右司朕躬之闕者至親篤信之臣也邦有大賚其可以後而忘乎具官某政事藝文操行之美有聞於世簡在朕心相時明禋庀事惟謹進階序爵其往懋哉可

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制

勑朕宗祀　先帝以配昊天而均福釐於在位疏遠微賤無遺者矣又況於侍從之臣乎具官某德厚資深志方行潔安於義命爲世寶臣考慎樂禮相時大事進階序爵其往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賈黯轉官加勳邑制

勑朕初卽位奉行　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剛毅篤實閎深博敏　先帝所遺以論思左右者也其遷厥位加賜恩典其往欽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三司使蔡襄轉官加食邑制

勑朕祗若　先帝之初大賚以勞天下職親地禁之臣皆　先帝所遺以助朕者也其可以後而忘哉具官某率德秉義以綏寵祿主國大計功昭于時班命有章往欽無斁可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

撰王珪轉官加食邑制

先帝投天下之艱以屬朕身永惟所與濟此者豈非左右之良哉具官某秉哲迪義士民所望論思潤色有補於時大賚之恩外通四海況於親近豈可以忘往服寵章愈其慎歟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范鎮轉官加勳邑制

勑朕雖哀恫永惟付託之重不敢忘　先帝寵綏海內褒厚羣臣之意具官某敦大閎博清明敏達職親地密爲國信臣遷序位等申之恩典惟慎厥服往膺顯榮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榮祿無替厥修可

集賢院學士余靖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博矣非文武之士協力中外何以致此哉在後之侗纂修成法敢忘大賚以勞衆工具官某敦大閎深清明敏達蕃屏帝室厥功茂焉恩典寵章往其欽服可

集賢院學士李柬之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棄天下不及班命以勞羣臣朕繼大統其承厥志具官某廉靜忠恕濟以詳敏能紹世美爲時名臣膺服寵章往其思勵可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呂公弼改工部侍郎制

勑褒德序功制爲祿位　先帝所以熙庶政也朕雖在疚所不敢忘具官某保身慎行舊有榮聞陟降左右是爲世臣惠綏西南風績尤顯冬官之貳其往欽哉可

待制司馬光禮部郎中制

勑左右侍從之臣皆　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爭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可

周沆右諫議大夫制

勑堯舜黜陟幽明之法其詳不見於經蓋其考績之次序必始於朝廷之貴者朕率是道進退百官故於邇臣無有私德以爾具官某忠厚謹絜惠和寬博嘗被方維之重任久參侍從之要官內外之勞皆宜有賞而以稱士失實控于吏議爲郎武部七歲于玆著論積功進位西省夫職在盡規之地官又以諫爲稱維是將明往其思勉可

右正言知制誥知越州沈遘起居舍人制

勑列名侍從分職方維厥有庸勳朕其甄序具官某端良足以有守精敏足以有謀爲時寶臣典掌明命出撫州部治聲流聞內外之勞進遷惟允序官二等以懋厥勤是謂寵榮往其祗服可

掌禹錫趙良規並祕書監制

勑秘書圖籍藝文之府而置監在光祿衞尉諸卿之右其材實德望當有以稱之以爾具官某等歷官玆多服采惟謹序于卿位簡在朝廷宜布詔條討論典故久於任使亦各有勞宜推增秩之恩以信懋功之法往從官次無或不祗可

王綽秘書少監制

勑朕初嗣位大賜天下文武在位各以序遷具官某出入踐更名聞休顯奉常之副用勞厥勤乃辭官榮以避親諱綬予孝子改貳秘書往服寵章靖共無斁可

光祿少卿李丕緒少府監制

勑少府古官於朝廷之位尊顯矣具官某行義祗飭材能敏達外更器使績用每成有司以聞又當增位往膺秩物無怠厥修可

司封郎中宋任太常少卿制

勑士以序遷至於卿位亦榮矣非才智有以任事行義有以保身豈能致此具官某中外踐更久於郎選明習衆事見稱於時往即厥官勉之無斁可

江南西路轉運使呂公孺太常少卿制

勑某太常兼夔與伯夷之事非夫蓺實德望有以過人孰宜爲之貳也爾名相之子以才見稱出入踐更休有風績序遷厥位其往欽承可

職方郎中通判太原府馬從先太常少卿制

勑某太常禮秩異於諸卿非文學入官則不得爲其貳也以爾行治之美才能之敏踐更多矣皆有可稱會課于朝躋登此位往求自稱惟既厥心可

解賓王太常少卿制

勑某今之太常兼夔與伯夷之官非夫寅恭淸明博習於禮樂則孰能爲之貳也今朕考行序勞而以爾爲貳於太常維爾嘗以材稱而屢更任使雖身在外而名位亦云顯矣所以稱此者可無勉哉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外制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衛尉少卿制
郭永光祿少卿制
林億司封薛求司勳郎中制二道
齊恢度支張景憲金部郎中制二道
陳述古司封郎中趙抃戶部員外郎張燾刑部郎中制三道
朱處約孫抗孫琳並祠部郎中制三道
王陶杜千能祠部張燾兵部郎中制三道
苗振職方王舉元刑部郎中制二道
王綽刑部郎中制
胡況周燮都官宋孝孫比部郎中制三道
錢暄比部王繹工部郎中制二道
李章周延儁寶綱卜紳朱從道晁仲綽鄭隨並屯田郎中制七道
杜訢屯田員外郎制
薛仲孺虞部郎中制
楚建中邢夢臣王异張師顔晏成裕並司封員外郎制五道
蔡抗度支員外郎制
蘇寀王益柔並兵部員外郎制二道
錢公輔祠部員外郎朱延世虞部鄭伸駕部員外郎制三道
許遵陳汝義章侖韓繹劉牧王易知並職方員外郎制六道
謝景初何世昌陳安道晁仲約唐諲林大年並都官員外郎制六道
胥元衡李處厚並屯田員外郎制二道
呂元規可駕部員外郎制
吴充劉敞轉官制二道
劉覺等轉員外郎制
王伯恭王允李正臣劉叔寶轉官制四道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衛尉少卿制

敕某考課黜陟之法雖疎遫未嘗不信又況於近而顯者乎具官某以才自奮能世其家出入踐更休有風績列卿之貳其往勉哉可

郭永可光祿少卿制

敕某外廷之位能至於九列者少矣具官某踐更衆職功善自昭年除歲遷以致卿位進寵一等往承惟休可

林億司封郎中制

敕某朕有官祿慶賞以序功而其施始於朝廷之近爾以藝文被選而多所踐更通籍禁中庀官闕下序遷郎位既極左曹往即寵榮愈其勵勉可

薛求司勳郎中制

敕某朕布大號在廷文武之士皆得進官一等而伐閱當遷者又各得以序遷爾中外踐更以才自顯膺此恩典往其勵哉可

權提點成都府路刑獄齊恢度支郎中制

敕某朝廷選賓才臣以使諸路而察庶獄之不辜厥有庸勳朕當甄序爾才能行義士論所稱會課有司

實應遷法往膺休顯其愈懋哉可

淮南轉運副使張景憲金部郎中制

勑某入佐三司出使諸路皆朝士大夫之高選有勞當錄其可忘哉爾行義之修才能之卲見稱當世簡在朝廷會課進官往其欽服可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朝奉大夫司封郎中三司度支副使趙抃戶部員外郎加上輕車都尉權三司戶部副使張燾朝散大夫刑部郎中制

勑某人等朕初嗣位奉行　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等行義稱於世才能見於朝佐國大計爲功多矣序遷位等其往欽哉可

朱處約祠部郎中制

勑某爾嘗爲御史持論不阿出守方州稍遷使任序功增秩邦法有常往懋厥修以須進選可

孫抗孫琳祠部郎中制

勑某人等都水之官廢久矣朕修之而用爾爲丞爾維才能懋建厥事有司論課當以時遷進序名曹往祗無斁可

提點福建路諸州刑獄公事王陶祠部郎中制

勑某朕選置使者清明于諸路所以待之非輕也爾踐更衆矣才美有稱備在遠方能修其職進遷位等往愈懋哉可

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杜千能祠部郎中制

勑某朕初即位羣臣朝者皆增位一等有功當遷又皆得以序進爾材諝行治見稱於衆奉使于外治聲流聞會課進官往其祗服可

三司戶部副使張燾兵部郎中制

勑某考績三歲進官一等　先帝所以勵羣臣也具官某秉哲迪義有聲于時能勵厥修以宜官政序功增位其往欽承可

苗振職方郎中制

勑某尚書郎中序列五品其於朝廷之位亦已顯矣爾用選擢嘗更任使積功久次得在此位所居三歲宜進一官至今而後得遷乃以爾嘗有讁朕於黜陟豈苟然哉自爾取之而已往思自勉以稱褒升可

王舉元刑部郎中制

勑某薦非其人而與其罰古之道也爾久以才實外更任使風績之卲靡人不稱而任舉有失法當坐免雖更教令猶褫一官以懲上報之稽而塞人言之衆膺踐厥服往其勉哉可

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王綽刑部郎中制

勑某御史皆吾耳目之官而折百工以法刑之中者也考其功狀在法當遷則吾豈可以忘哉以爾具官某忠厚諒直有稱於世踐更衆職皆以能聞故寘之臺中位次執法名實之善允于人言姑疇積功序進一等位亦顯矣往其勉哉可

胡況都官郎中制

勑某爾以才行自昭于時外分將符內序郎位致勤

厥職三歲于茲稽狀有司法當增位進遷一等其往懋哉可

周燮都官郎中制

勑某褒善錄勤邦有常法爾以才能行義登顯朝廷序正郎位三年於此矣進遷一等以懋厥勤勵治我民乃其能稱可

宋孝孫比部郎中制

勑某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共厥官服采惟謹久於郎選會課當遷愈其勉哉以稱新命可

監在京都鹽院錢暄比部郎中制

勑某古者官有職而命有數非有職不足以序羣才非有數不足以差衆功今官有品猶古之命數也命之數自一推而上之至于九官之品自九推而上之至於一大略蓋無以異而其詳如此不同唯其欲得賢者之在位則古今一也爾以才能行治進序於朝年除歲授既得列於五品久於職事法又當遷其亦可謂寵榮光顯矣其思自勉以稱吾欲得賢者在位之意哉可

三司戶部判官充祕閣校理王繹工部郎中制

勑某三司理財之吏與館閣校文之官皆朝廷儁乂之選也其於進秩有異數焉爾以藝文世家而祗慎謹飭久在此位有勞當遷序于名曹其往思稱可

李章屯田郎中制

勑某褒善錄勤朝廷之政爾才能行治比見推稱會考績之法當增位序進遷一等其往懋哉可

周延儁屯田郎中制

勑某郎中五品而司田以待藝文之士爾大臣之子強學贍辭出典一州序功當進往祗厥位其克懋哉可

職方員外郎竇綱可屯田郎中制

勑某漢明不以郎官假貴戚以出宰百里爲不可以非其人今之郎選其重非漢比也而郎中序于五品其授豈可以輕哉爾以文藝起家以吏能從政序遷此位嘉寵爾勞往服訓辭勉求報稱可

職方員外郎卜伸可屯田郎中制

勑某郎中序列三等其品皆爲第五非積功久次則不得至焉爾以文藝入官而濟之謹絜久於任使當得進遷茲維爾階其往祗服可

職方員外郎朱從道可屯田郎中制

勑某尚書郎選於今爲重而郎中列于五品爾精敏強果號爲才臣積功累勤以致此位往共厥服其愈懋哉可

晁仲綽鄭隨可屯田郎中制

勑某郎中序列五品非久於任使有勞而無罰則罕得至焉爾以文藝起家以才能爲吏稱功累善當得進遷往其懋哉思稱新命可

太常博士權御史臺推官杜訢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尚書郎位吾所畀也爾名臣之子行義修飭才能有譽而職事無過審官稽狀當以時遷新命維休往其祗服可

駕部員外郎薛仲孺可虞部郎中制

勑某郎中五品於朝廷爲顯位爾悉心爲吏才敏見稱嘗所踐更咸有功最進遷惟允其往懋哉可

提刑楚建中可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朕置使者以察天下之獄其選擇甚難而視遇之甚厚序功錄善其可忘乎爾行治才能有聲於世服官惟稱會課當遷以懋爾勞往其祗訓可

侍御史邢夢臣可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侍御史於御史之選爲高而尚書郎以司封爲前列爾才能行義嘗見推稱於有言職爲一臺高選任責未久序勞當遷往副司封愈其自勉可

都官員外郎充祕閣校理王异可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爾以藝文高第進仕朝廷廉靖謹良有稱於世校文祕閣典事方州甄序歲勞進遷惟允往共厥服其愈懋哉可

權梓州路提刑都官員外郎張師顏可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爾修潔精敏達於從政嘗更任使皆以十稱故以一路之庶獄寄之督察方行就事會課當遷往懋厥修以求稱職可

度支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晏成裕可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爾以文藝之學在討論之官丞于太常典掌禮樂有勞可錄其以序遷於世大家爾爲能保往思淑愼無廢厥勤可

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蔡抗可度支員外郎制

勑某序功錄最邦法有常惟敏厥修乃能自稱爾以校讎之選受吾蕃屏之寄材能行治見譽於時而會課有司番遷厥位官無虛授往可勉哉可

權利州路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蘇寀可兵部員外郎制

勑某朕欲明清于吏民而擇使以泄之非特使之轉貨財以贍有司而已也爾彊敏謹潔達於從政往充其選克有成勞序進一官愈祗乃服可

三司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可兵部員外郎制

勑某任賢使能而繼之以黜陟先王之所以治未有改此者也爾惟賢故序于校讎之職爾惟能故列于會計之官稽狀有司法當增位其遷一等以懋爾勞可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判三司度支句院錢公輔可祠部員外郎制

勑某序功黜陟邦法有常爾文章博美行義純潔施於政事又以材稱會課進遷蓋維常法往祗厥位其亦懋哉可

國子博士朱延世可虞部員外郎制

勑某尚書虞部掌天下之山澤而脩其時禁郎官職事雖廢而官名猶貴於時非歷試而有勞即不得以在此位若爾之潔廉畏愼蓋知所以自保矣其愈懋哉可

比部員外郎鄭仲可駕部員外郎制

勑某爾勤敏謹潔以脩厥官會課有司當得遷位司輿之副其往懋哉可

都官員外郎許遵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某爾進以藝文而兼通律令之學故於為吏常以才稱第課有司當得進位祇予新命厥往懋哉可

都官員外郎陳汝羲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某審官之法吏有勞而無罪至於二歲則遷位一等亦所以勸也爾文學政事有稱於世久吏任使會課當遷往服寵章愈其思勵可

都官員外郎章俞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某爾以藝文之學政事之材所更滋多皆有善最三載考績法當進遷往踐厥官愈其思勉可

韓繹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某三歲一遷審官馭吏之常法也然非智謀忠力能舉其職事者亦何以稱此哉爾纘德善之慶而以藝文自奮施於吏政強敏有聲膺此寵榮其知勉矣可

都官員外郎劉牧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某朕置使者以察諸路而選才士以佐之爾行義智能比見稱述往其職事會課當遷懋勉厥勤以稱官使可

都官員外郎王易知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某爾久於試用常以才稱出守一州可有為矣而有司會錄當得進官往既厥心以祗予訓可

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周官司士二歲則稽士任進其爵祿而方今審官之法用焉爾名臣之子操行修潔文學政事有稱於時審官序勞當以時進往踐爾位厥維懋哉可

屯田員外郎何世昌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尚書之寶多廢矣而郎位尚為朝廷所重爾藝文操行政事之材推舉進遷以至於此出佐州治論功應條改序中行往其祗服可

屯田員外郎陳安道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士夫奉法循理以共厥服至於二歲而無咎罰其可無進遷之法以慰勉之哉爾藝文起家而行義脩飭比更器使實以才稱往服寵章愈其思勉可

屯田員外郎晁仲約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褒善錄勤朝廷之政爾清明敏達士類所稱典治一州風政彌劭有司序績當得進遷往服寵章愈其思勉可

屯田員外郎唐諲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爾藝文行治進有可稱為郎尚書二年於此矣職事之最法當進遷愈其懋功以對新命可

屯田員外郎林大年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士之有為者豈必慶賞而後勸哉然黜陟者勵世之通法而為天下者所不能廢也爾被文蓄德從政有聲會課當遷序官一列往其勵勉膺此寵榮可

太常博士胥元衡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仕於朝廷者有勞而無罪至於二歲則遷位一等所以明有勸也爾名臣之世行義脩飭以才自奮從政有稱往服寵章愈其思勉可

太常博士李處厚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爾政事之材藝文之學潔身慎行皆以有稱試請利權是亦煩使序功錄最當得進遷列職南宫往其祗服可

比部員外郎吕元規可駕部員外郎制

勑某褎善錄勤邦有常法爾護軍糴將邊漕悉心營職才譽見稱會課序遷往其祗服可

吴充轉官制

勑某士之好德樂善而無求則爵賞有不足以勸焉而爵賞固不廢乎無求之士爾文章行義政事之實士友之所服朝廷之所稱然方試爾于外以觀爾爲而審官上爾歲月之勞法當遷位一等此雖不足以爲爾勸而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者也往其懋承之哉可

劉敞轉官制

勑某褎善錄最朝廷至公況吾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文章博美政事詳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義之行久於侍從實允詢謀付以方維又能鎮撫甄序乃績進遷厥官朕命惟休往其祗服可

劉覺等轉員外郎制

勑某官所以制祿位之等職所以敘才分之宜視職之廢舉與行之失得而下上其官此吾爲天下立法以廢置賞誅之大體也爾持其行而無失修其職而無廢二年於此矣不可以徒置也宜有賞焉序進一官往欽乃服可

王伯恭轉官制

勑某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祗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褎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可

王允轉官制

勑某爾能誦先王之言以得祿位施於有政又以才稱丞于殿中歲月久矣博士之選儒者所宜以爲爾官其往祗載可

李正臣轉官制

勑某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吾所以建審刑之職而擇取智能之士以爲詳議之官爾以藝文起家又能明習法令靖共厥位有伐當遷姑使序于太常而仍其覆讞之事往爲審克以稱欽恤之意可

劉叔寶轉官制

勑某士之修身慎行宣力四方豈皆以取爵祿之報哉蓋其志有以謂義當如此然而爵祿必稽行治勞烈而加焉今吾序進爾官以有積功之實義不可以無報也在爾自爲則欲知夫義當如此而無志乎寵利然後可以事君往其勉哉尚有終譽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外制

周革轉官任迥等加勳制二道
張慎修徐師回等改官制二道
磨勘轉官制二道
明堂宗室加恩制
皇姪孫世永改隴州防禦使皇姪從古登州防禦使皇姪曾孫令瑳右千牛衛大將軍制三道
鄭穆錢衮周豫楊南仲姚原道晏崇讓劉温並太常博士制七道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邵亢太常丞制
蔡説晁仲熙王元甫並殿中丞制三道
高應之國子博士張侁太常丞范褒胡披殿中丞制二道
王介毛篪許懋傅顏陳舜俞句士良並祕書丞制五道
商傅張璘王峋王佺並光禄寺丞制四道
郎几孫琪衛尉寺丞張次元並大理評事制二道
柴元謹陳巨卿並衛尉寺丞孫琬大理寺丞制二道
張服尹忠恕張慎言孫昱薛昌瑙雷宋臣太子中舍劉師旦殿中丞制二道
方蘋高安世張湜傅充黄汾王塾並太子中舍制三道
王申等太子中允雷宋臣太子洗馬制二道
熊本高旦孫思恭並著作佐郎制三道
王廣廉孫覺姚闢游烈張公庠高賡敏崇大年潘及甫阮逸並著作佐郎馬好賢大理寺丞制八道
劉仲章施遜周同吳安操高定林宗言徐縝李文卿陳仲成張諲鄭民表韓熚吳大元劉公臣白贄錢藻殷叔獻于觀馮翊辛景賢朱東之並大理寺丞制十八道
陳確大理寺檢法官制
魏絪右祖良蘇軾何景先何景元張瑨並大理評事制五道
許將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樞密院編脩周革轉官制

勑某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吾樞密之府自祖宗以至於今不啻百年捍患持危應變之大計與夫將相論議之臣密謀要策有補於世者皆具在此而文書貿亂淆雜而無紀亦何以待後事乎故擇能臣使序次焉而爾以才稱實當其任今遷爾位唯是勉哉可

屯田員外郎任迥等加勳制

勑某等朕獲休享于神而嘉與在位同其福禄爾等並由材選列在郎位相時釐事能勵厥勤甄序有差往其祗服可

張慎修等改官制

勑某等士之選於吏部者多矣以貌以言而取吾皆不足以得之此吾所以推耳目之任而付之刺舉之臣使各察其所部而以賢才告上今爾等從政于外而爲刺舉者所稱故吾召見于庭而秩以省寺之官往其勉思所以事君無使稱爾者受不任之咎可

徐師回等改官制

勑某等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蓋吏能夙夜不懈於其職事以無過失然後民得以服勤而有勸功樂業之意吾所以制爲祿位以待天下之吏以時論其功狀而進退之凡以爲民也爾等並列於朝而久於其職序遷爾位惟是勉哉可

磨勘轉官制二道

勑某等有司考爾等之伐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可

二

勑某虞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其爲法異而勸沮之意同爾之積功實應遷法序進厥位維以勸能書不云乎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爾則善也朕何愛焉可

明堂宗室加恩制

勑某朕旣肆祀於明堂而大賚以布神之福爾列名屬籍序位內朝肅雝在庭克相釐事以差受寵其往懋哉可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世永改隴州防禦使制

勑朕永惟　太祖皇帝德加於後世博矣而諸孫爵位莫有顯者甚非所以惇敘九族承宗廟之意也具官某躬率德義克承厥休方將營衛之屯而領兵防之任其正使號稱朕志焉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蘄州防禦使從古登州防禦使制

勑朕選於近屬以治親親唯賢與能宜在此位具官某躬率德善自昭于時以選攝事久勤不懈其遷使號而正其職服之名焉往踐寵榮愈思慎哉可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率令磋右千牛衛將軍制

勑某治天下自人道始而以治親爲先務爾序于屬籍率履不違遷率東宮十年於此矣進踐祿次往其欽承可

鄭穆太常博士制

勑某士之著籍審官者雖在疏遠猶三歲而一遷又況以才被選有職事於禁門之內者哉嘉爾言行發聞于世膺此恩典往其欽承可

錢衮太常博士制

勑某太常古宗伯之官而博士掌其掾法增損因革皆合於事久而不失先王之禮意然後可以爲能其任固已重矣今雖職廢而非文學出仕則不得以名官爾以敘進而膺此選其尚能勉以求稱哉可

集賢校理周豫太常博士餘如故制

勑某籍於審官之士雖身在外有司會其伐閱歲滿輒遷況於以才進選而列職祕近者哉爾維畯良膺此恩典往其祗勵以服寵榮可

楊南仲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文學藝能見稱於世服官惟謹克以有勞丞于太常是謂華選遷秩博士往其欽哉可

姚原道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以藝文出仕而才諝見稱備任遠方有勞當錄博士之選往其欽哉可

晏崇讓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名臣之子行義修飭能以藝文自奮而於職事有勞序遷厥官其往祗服可

劉温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丞祕書二年矣故稽爾功狀秩于太常爾行義才能有稱於世無曰官小往其欽哉可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勑某爾於爲吏才敏見稱會課有司當得遷位博士之選往其勉哉可

邵亢太常丞制

勑某古者尚賢而輕爵好藝而賤祿所以士樂羞其行而爲時用也爾列于東宮之職事二年於此矣羣牧之任開封之選皆能稱職遂佐二司其序爾功進官一等若爾之藝文政事吾豈有愛於爵祿乎哉往懋厥修以需其後可

蔡說殿中丞制

勑某宗祀之成慶覃疏逖爾久於常選丁此殊恩甄序有榮往其祗服可

晁仲熙殿中丞制

勑某爾以謹絜能不失其世守故積功久次致位於朝往佐一州又應遷法愈其懋勉以稱褒嘉可

王元甫殿中丞制

勑某吏之有籍於審官者三歲一遷所以勸勞也爾以才備任積課應條往服命書愈其思勉可

高應之國子博士張俅太常丞范褒殿中丞制

勑某等爾等親吾民于外而吾使有司會課于中皆能有勞以應遷法夫上之爵賞無私德惟以治人臣能率職以治人則可謂能報上矣各踐爾位惟時勉哉可

胡披殿中丞制

勑某汝官在東宮而得列於朝廷之位有司奏課當以時遷夫祿所以等功位所以序德朕所以命汝者每加厚矣汝所以報稱者亦可以勉哉可

王介祕書丞制

勑某朕設科以來異能之士而親發策問之爾言不阿而學問多中乎義理其遷厥位以嘉爾之能言夫士無不能有不爲爾若爾之修絜有志而濟之以明敏之才惟所施焉將無不至況於一官之小豈以不稱爲患也哉可

毛篪祕書丞制

勑某古人有言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夫所謂士者不以無常產而變易其心又奚俟於爵賞

而後勸哉然士之有功則爵賞加焉天下大公之法也爾以進士起而序於王官之列出長一邑之民有勞而無罪三年於此矣其使遷秩以信大公之法朝廷之位亦加顯矣所以爲士者可不勉哉可

許懋傅顔並秘書丞制

勑某爾雖任職于外而功罪之籍實在審官之府以時會課於法當遷夫三歲而序一官在會之所同然材實行治不有以稱其位則孰以爲非苟得也爾以藝文自奮而由稱舉以至於此其知之矣可不勉哉可

陳舜俞秘書丞制

勑某爾以賢良應詔朕嘗親冊而秩以京官幕府三年序遷一等此特有司之常法爾豈所以待異能之士哉往其勉之以俟時用可

句士良秘書丞制

勑某爾佐著作于秘書三年矣審官稽狀當進一官惟爾以文藝起家而以吏能爲邑往欽新命其克勉哉可

國子監直講商傅光禄寺丞制

勑某爾讀羣經而能通知其義故選於衆以教國子有司稽任當以勞遷往服爾官愈其思懋可

張瑧光禄寺丞制

勑某爾父爲吾執政之官而爾能夙夜祇飭以修其職事可謂能世其家矣今有司會課而吾以爾丞于光禄往思勵勉以永燕譽之終哉可

王峋光禄寺丞制

勑某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爲賢者之後功臣之世非有以存之則無以似續其前人也爾以蔭籍入官而能舉其職以應有司之遷法可謂知似續其前人矣丞于光禄其往勉哉可

王佺光禄寺丞制

勑某爾大臣之家賢者之後能自策勵不隳其官序勞當遷往踐厥位無忝爾祖乃惟顯哉可

奏舉人前陝州節推郎凡衞尉寺丞制

勑某選於吏部者多矣非使在位者舉其類則善人豈能自進乎爾能勵厥官以多薦者丞于衞尉其愈祇修可

孫琪衞尉寺丞張次元大理評事制

勑某等材施於一邑知效於一官至于三年而無職事之負焉不可以無報也序進一等往其懋哉可

柴元謹衞尉寺丞制

勑某商之有征久矣所以銷沮游末而勸之力本非特收其嬴財佐公上之急而已也爾勤其事以有累日之功序進一官以從大雅無德不報之義爾維世族尚克勉哉可

奏舉人前梓州郪縣主簿陳巨卿衞尉寺丞奏舉人前權復州軍事推官孫瑰大理寺丞制

勑某選於吏部者多矣非使在位者舉其類則善人豈能自進乎爾能勵厥官以多薦者丞于卿寺其愈祇修可

張服尹忠恕張慎言孫昱太子中舍制

勅某周官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夫吏者三歲能率職礪行而無罪悔是宜有賞序官一等以慰爾勞維爾良能宜加報稱可

薛昌弼雷宋臣太子中舍劉師旦殿中丞制

勅某審官考課之法成於　先帝之時朕維奉循以職名器無有親疏遠近使有司一是以待之嘉爾有勞序遷一等勉共爾位率志忘私庶乎能稱爵賞之公而終無尤於職事可

方蘋高安世張湜傅充並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吾於爵祿甚慎閔仁百姓甚篤爾等或專一縣或佐一軍而皆列於卿丞之籍蓋嘗有所試矣今有司序功當得遷位吾雖甚慎爵祿而於爾等無所愛焉其勉思拊循百姓以稱吾閔仁甚篤之意可

黄汾太子中舍制

勅某吾擢天下之才而立民長伯萬家之縣又有戎馬之任焉其稱甚難而爾能其事有勞遷秩毋廢爾成可

王塾太子中舍制

勅某爾丞于理亦既三年有職事之勞無行義之過使還厥位著籍外廷夫與於燕而坐於朝報禮亦云異矣往祇乃服其可不思可

奉舉人前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王申等太子中允制

勅某等皆以藝文起家而久於常選才能行義數見推稱揚于朝廷各命以位往共厥服可不勉哉可

雷宋臣太子洗馬制

勅某周人事神以諱而不諱嫌名持循至今遂著爲律爾以難避之諱而辭當拜之官自言冒榮有所不忍其更位號以慰孝思慎爾百爲勉求稱此可

熊本著作佐郎制

勅某吾歲取吏部之選者以爲宮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論者患其多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有天下者豈以士多爲患哉顧其所取何如爾汝藝文政事皆見稱述往踐祿次蓋將有補於時使人視吾所取而不以爲多在汝勉之而已可

高日著作佐郎制

勅某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考績之歲月與黜陟之方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勵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可

國子監直講孫思恭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才能行義有超卓之譽於時故遷於衆以教國子而又寵以校讎之官有司稽勞當得遷位列職東觀往其懋哉可

奏舉人前祁州深澤縣令王廣廉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用舉者爲縣又能修其職事而舉者衆多升序厥官屬之東觀夫士之有能有爲也豈必戒敕而

後勉哉爾以才稱其知自勸矣可

奏舉人編校昭文館書籍孫覺著作佐郎制

先帝置校讎之官所取皆天下望士爾惇行力學爲時俊傑治民有紀稱者衆多會課進遷往共厥服可

奏舉人姚闢著作佐郎制

勑某祕書省有著作之官所以待藝文之士爾贍辭博學而爲吏有聲甄績序材以登茲選往共職服其亦勉哉可

奏舉人游烈等著作佐郎制

勑某等皆以藝文起家而久於常選才能行義數見推稱揚于朝廷各命以位往共厥服可不勉哉可

奏舉人張公庠著作佐郎制

勑某爾嘗爲令而能以材諝爲在勢所稱寘諸京官以懋乃績往踐祿次愈其勉哉可

高賡敏宗大年並著作佐郎制

勑某爾等皆以才能序于莫府舉其職事稱者衆多會課超遷往其祗服可

潘及甫著作佐郎制

勑某等選於吏部久矣皆能以才自奮爲在位者所稱稽狀有司列官省寺往須器使無替厥修可

奏舉人阮逸著作佐郎馬好賢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省寺之有丞郎其名位高下不同而於今皆爲遴選爾等從事于外以能見稱有司書勞朕所親覽各踐厥位往惟慎哉可

直講劉仲章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方以經術教國子而有司會課當得進遷爾以通經發聞于世允蹈所學尚何訓哉可

施遜大理寺丞制

勑某三歲一遷朝廷之法爾共其職事在法當遷往懋厥修以祗朕訓可

奏舉人周同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能勤厥官以有舉者有司條奏在法宜遷使得傅籍於審官以爲大理之屬當知夫名器之不可以徒得也往思懋勉以稱之可

吳安操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名臣之家能自修飭考論功最當得進遷往服官成勿墮所守可

高定大理寺丞制

勑某朕布功賞之信苟有功可以中率則無擇小大遠邇而加焉今有司條奏爾勞在法當賞往丞于理其懋厥官可

林宗言大理寺丞制

勑某有司言爾當遷而朕視功狀如有司之言故使遷爾位一等吾嘗詔有司以時視士大夫功狀而敘進之毋使自言欲夫在位知有禮讓而不以官爲利也爾知之矣可不勉哉可

徐績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出於世祿之家而服勤筦庫之事行不愆於法才不曠其官遷以報功往其思最可

李文卿大理寺丞制

勑某吏之近民者莫如令故位非高也祿非多也而吾不輕以與人爾得爲之以有稱者往施於政又以才稱寘諸京官以待任使思永終譽厥惟勉哉可

奏舉人陳仲成大理寺丞制

勑某歙之爲州也窮於山谷之間吏常患乎州窮而刺舉者有所不知爾勤其官而稱者甚衆可謂能矣其進以爲京官往懋乃成以終有譽可

張諲大理寺丞制

勑某古之爵賞與士共之雖有衆譽而功實不副焉亦不可以幸而得也此吾所以閱稱舉之衆而又稽歷試之勞然後命爾以丞于大理也夫去吏部之選而有錄於審官能祗慎不懈以免於文吏之議則雖高位尚可以循而至可不勉哉可

鄭民表韓煒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服勞州縣才譽見稱甄序厥功使丞于理往祗休命惟既爾心可

吳太元大理寺丞制

勑某審官之法三歲一遷爾嘗有罪故使序于大理四年而後遷以爲丞賞誅黜陟吾無私焉皆爾自取也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奏舉人劉公臣白贄並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今吾大吏舉非其人有坐斥廢其於舉人豈顧不慎哉然而坐斥廢者時時有之此殆求舉者不一其始終以負之爾今爾等皆以衆舉故吾命以京官勉思一其始終以無負於舉者可

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錢藻大理寺丞制

勑某朕設科以招方正之士而爾應其求置局以儲儁乂之材而爾充其選有司會課當得進官若爾之諒直多聞方且善其行以爲時用往祗厥位可不勉哉可

段叔獻大理寺丞制

勑某以爾典京師之獄滿歲於此矣而未嘗有失丞于卿位以懋爾勞維朕哀矜庶獄之有不幸爾所知也守爾常操尚無誤哉可

奏舉人于觀大理寺丞制

勑某方今漕頻海之鹽以食東南而收其息以佐有司之急倉庾之官一失職而至於耗惡則足以匱國而傷民故稱舉能吏而待之厚賞所以勸也爾從其事能有成勞丞于理官往踐無懈可

馮翊辛景賢大理寺丞制

先帝使大吏推舉常選之士以補省寺之屬爾能脩其職事而舉者衆多率由舊章命爾以位往祗厥服以稱甄升可

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朱東之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以幹　謹潔能舉其職事而屢爲在位者所舉歲滿序功法宜有賞理官之屬其往懋哉可

陳確大理寺檢法官制

勑某朕制中典以刑四方非惟不失天下之姦唯以使人無犯有司而已今明試爾才之可使而後以爲屬於理官爾其知恤庶獄之不辜而求所以出之以

稱朕哀矜元元之意可

魏絪大理評事制

勑某爾備屬奉常亦已久矣序進厥等以旌有勞夫二歲一遷雖厚祿可以馴而致欲爲善者亦如此矣能積智累勤而不已則亦何所不至乎在爾勉之以求爲可進也可

石祖良大理評事制

勑某士之有籍於審官者皆二歲而一遷今爾歲滿故吾進爾位加爾祿夫祿以等功而不以志位以序德而不以勞爾世厥家其知勉矣可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大理評事制

勑某爾方尚少已能博考羣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强亦足以觀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强學贍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可

何景先何景元並大理評事制

勑某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今天下人民之衆賢者不爲不多爾得列于京官其賢於人宜如何也今爾累日之課又當遷序其位亦云不賤矣其爲賢也亦可以勉哉可

張瑨大理評事制

勑某吾推恩大臣之子爾得列於祠官能任事而有勞其以備士官之屬爾父起於閭巷以能大其家室者豈一日之力哉爾惟積勤累善法象而不違則豈特有慶于而宗又將有賞于而國可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先帝親第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思所以立往其勵勉以副朿求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外制

孫寶大理評事制
韓鐸王任徐瑗王夢易並充節推知縣制三道
廖君玉陳周翰並奉禮郎制二道
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耿允恭包文顯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正制
英宗即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卿監館職京官館職制二道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郡制
皇兄叔弟姪大將軍以下制二道
覃恩杜皇后賀皇后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張德温任迥宋輔國等舊官服闋制二道
劉辯孫公亮王忠臣張諷舊官服闋制二道
元居中張詵張扶李安期張德淳舊官服闋制四道
馬文德康壽舊官服闋制二道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晉服闋舊官制
韓琦奏親姪孫恬祕校親姪女之子曹復戸曹制二道
胡宿奏親兄之子宣守祕校制
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蔡抗男潛並試將作監主簿制二道
龐籍遺表男元英屯田元常大理寺丞孫保孫寅孫外孫陳仲師將作監主簿制四道
田況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吳育遺表孫男儼倈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將作監主簿制二道
崔嶧遺表親孫男兪范師道遺表第二男世文張方遺表親男平易並守將作監主簿制三道
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張鑄遺表親次孫彤試將作監主簿余良孺遺表曾孫渙張温之孫基張兀遺表孫在至並將作監主簿制五道
魏琰男太廟齋郎紓張應符男溝徐仲容男公輔李卓男元之並試將作監主簿制四道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王孝叔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李執中可察推制
呂開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富翺葛頤趙君序齊景甫並縣令制四道

李壽李昌言並錄事參軍制二道

賈逵充侍衞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錢晦霸州防禦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周翰

嘉州團練使制三道

程榮充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制

轉員制

落權團練刺史制

劉永年知代州制

趙滋依前充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孫實大理評事制

勑某爾名臣之子能飭身慎行强學自奮而有司會課當以序遷其進一等以爲士官之屬往共爾職其克懋哉可

韓鐸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遂州遂寧縣制

勑某爾用薦者爲令又以修治見稱試職士官序于幕府字人之任其愈懋哉可

王任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制

勑某爾任舉者爲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爲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南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强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爲民之意可

徐瑗試大理評事充保信軍節推知梓州射洪縣制

勑某有百里之地而人民社稷之事繫焉其任豈可以輕哉爾嘗試矣見謂辨治故又任爾以吾所重而寵以幕府之官往其勉哉無慢予訓可

王夢易試大理評事充永興軍節推知遂州青石縣事制

勑某朕嘗命汝以幕府之官使長百里之民而汝以喪自解今除之矣其就故官有社與民往其思勉可

縣尉廖君玉太常寺奉禮郎制

勑某爾職在追胥有功中率故褒序爾使得列于太常之屬朝廷慶賞之信如此爾其可不勉哉可

陳周翰太常寺奉禮郎制

勑某爾久於職事能以有勞命課于朝當得遷敘奉常之屬其往欽哉可

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署太樂正太常寺攝樂正耿允恭包文顯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勑某等太常上其屬有闕而以爾等聞惟爾等皆善於修聲而任職久矣其遷副正以爲署長而使攝正署副正往勵厥官無敢豫怠可

英宗即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勑永惟左右有能有爲之臣皆　先帝遺朕以熙衆功者也方惟大賚以勞天下其可以忘而不及哉具官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列職近侍實爲名臣褒序有加往欽乃服可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先帝享國四十餘年內外晏然克終天祿豈非獻臣

才士佽助之力哉不及班命以勞功而朕承厥志爾
奉將使指久以才稱膺此寵章往其思勸可

卿監館職制

敕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以勞天下其施及於
疏遠而可以忘於近者哉具官某序于書林伐閱多
矣率德迪義有稱于時膺踐寵榮往其思毖可

京官館職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即位纂修故事以勞羣臣爾等序
于書林皆以才選褒進有典往其欽承可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敕某等朕初嗣位敷錫庶工非特勞在事之勤亦以
禮天下之賢者爾等以才出仕登序王官或就里居
或分留務往膺寵數咸懋厥修可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
郡制

敕某等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
幽遐無所不及矣又況朝廷之近臣豈可以忘哉爾
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可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制

先帝顧哀宗親德念至深厚矣在後之侗其可以忘
哉具官某躬執義行序于屬籍承休席寵亦既顯融
褒進有章往欽無斁可

皇弟姪大將軍以下制

敕某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況於宗
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善問繩繩之慶協於聲
詩褒命有加往其祗服可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
后孫姪等轉官制

敕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寖替而不
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
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
遠之心可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敕某等朕大賚于天下有政有事者皆得以序遷爾
等各以選掄備官宰旅增位一等往其欽哉可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敕某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
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
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
能致其身而不徇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爲孝子
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可

前太常寺太祝張德溫舊官服闋制

敕某喪三年亦已久矣而人子之志無窮故欲爲不
善則思貽父母惡名而終於不果不如是則不足以
爲人子復爾祿次維時勉哉終於立身可謂孝矣可

前屯田員外郎任迥舊官服闋制

敕某汝有列於朝廷而以憂去位人子之事親終矣
則君臣之義其可以忘乎夫移於君而忠移於官而
治然後可以爲孝往共爾服惟是勉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宋輔國等並舊官服闋
制

敕某爾以親喪去位日月既除其來造朝復就官次

終身之孝可不勉哉可

前大理寺丞劉辯前衛尉寺丞孫公亮並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服縗去位順變當除二年之喪亦已久矣君臣之義其可廢乎趣還于朝使即舊秩勉思移孝之事以就顯親之名可

前大理寺丞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勑某御史言爾以喪釋位日月當除故吾下命書于御史以俟爾之來見爾雖舊官吾命維新其加勸勉求合於以孝事君之義可

前太子中舍張諷舊官服闋制

勑某喪三年天下之達禮也爾能率禮以至終喪其來造朝復爾祿次事君之義爾實知之無違厥初是謂能孝可

前職方員外郎元居中舊官服闋制

勑某尚書郎位二等而爾方以勞序于前列乃以喪去三年于家今既禫除其還祿次維爾才美有稱於時移孝事君當知勉矣可

前太常博士張詵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去位里居二年於此既除喪矣其就故官忠以事君是爲孝子爾惟知義可不勉哉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扶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遭齊斬之喪而去位釋祥禫之服而還朝班吾命書授爾祿次孝子之事終於立身施于有官可以勉矣可

前駕部員外郎李安期前殿中丞張德淳並舊官服闋制

勑某禮有三年之喪者無貳事也知喪而已矣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心此吾所以歸爾于家而不敢勞以事今日月除矣故吾班命書于御史而召爾以來往踐故官勉思終孝可

前內殿崇班馬文德舊官服闋制

勑某爾執親之喪二年於此矣其班新命以復故官維孝有終爾宜思勉可

供備庫副使康璹舊官服闋制

勑某三年之喪苴麻哭泣之哀一也而亦有權制以趣時此吾獨使武吏之有籍於樞密者得終喪于家之意也爾能率禮今服既除其就故官以承新命可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詧服闋舊官制

勑某送終者人子之大事也爾以喪釋位亦既二年能以禮自致而不犯詩人素冠之義於爲人子亦可謂孝矣還就祿次帥初無違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恬守秘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諶試秘校樞密使張昪奏親孫男戒守秘校參知政事歐陽脩奏男辨太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槩奏孫男尤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太祝次男環試秘校制

勑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慎哉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女之子
曹復真定府戶曹制
勑某維名與器朕未嘗輒以假人爾緣大臣相祀之
恩遂階一命之寵出而從仕可不勉哉可
樞密副使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勑某宗祀之恩仕之顯者皆得官其親族爾躬率善
行而有弟為吾政事之臣往服寵榮懋修無斁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
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羣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為近臣
往即厥官無墮世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男潛試
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
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男太常博士
元英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等爾考有庸　先朝致位將相歸安第室而以
壽終爾等服采于時實能嗣訓並膺恩典其往勉哉
可
龐籍遺表男內殿崇班元常大理寺丞制
勑某士之文武異用久矣爾世以儒學顯而有官籍
於內朝從爾父之遺言而以丞于大理往惟嗣訓乃
克保家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為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
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
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常為
將相於　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
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太子少傅致仕田況遺表男守祕校至安
太常寺太祝制
勑某儁哲之輔有勞於時福祿既成而爾嗣厥後於
其將死以爾為言膺此寵章宜知勉矣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
男儼依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
有愛焉況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
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為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為孝矣可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
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
勑某等爾考承密命于翰林而不幸至於大故眷懷
舊德甄序爾官往其有成祗服予采可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守將作監
主簿制
勑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
皆在沖幼而列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
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

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為言朕其甄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嘗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張旨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為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顧厥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或弗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且死而為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既往覃及子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敕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為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瑼遺表親次孫彤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為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可

司農卿致仕余良孺遺表曾孫渙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往慎猷為且膺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温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為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遺表孫在至𡍩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琰男太廟齋郎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世載榮祿而父以九卿去位推恩改命序位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遘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為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逮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亦庶幾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尚稱吾命爾之意哉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辭祿而為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意也經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事錄爾一官思世厥家往其無忘可

諸州軍幷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勑某朕始嗣位推恩宇內爾執方貢以來造朝加賜一官往惟祗服可

王孝叔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勑某南方荒遠之州吏多憚往而爾請行焉故優爾祿賜而以勸賞隨其後往其勉矣思乂我民可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制

勑某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於彊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不急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爲之廢格爾能除盜實舉其官遷以懋功往祗乃服可

呂開權淄州軍事推官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勑某爾有除盜之功故賞以一邑而序官于大府辭而有請以便爾私吾用不違往其祗服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覲潤州丹徒縣令制

勑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爲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爲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晉州襄陵縣尉葛頤單州武成縣令制

勑某爾職在追胥而能上功中率畀之一縣以懋爾能夫爲令之所事則不特追胥而已必也使人無盜是乃能稱其官可

杭州於潛縣令趙君序虢州玉成縣令制

勑某予嘉爾之有功於追胥也故畀爾邑於東南又從爾父之請焉而移爾於虢吾於用賞而顧恤爾私亦云備矣則爾之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信州鉛山縣尉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

勑某爾追胥有功遷令一邑百里之人視爾以爲休戚矣施於政事可不勉哉可

單州成武縣令李肅江陵軍錄事參軍制

勑某爾修其官能中賞率有司會課予懋爾功愈其勉哉以涖厥事可

潞州屯留縣尉李昌言徐州錄事參軍制

勑某爾能捕盜當得賞官遷督一州之郵往其思稱厥職可

殿前都虞候利州觀察使賈逵依前官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勑朕有貔虎熊羆之士以衛中國而制四夷考求其人以副統督具官某久更任使才武有稱扞城之勞宿衛之最簡于　先帝以暨朕躬思懋厥修往膺休顯可

衛州防禦使錢晦霸州防禦使制

勑朕初即位奉行　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雖疎且遠

無遺矣又況於朝廷之顯者哉具官某忠勞弈世簡在帝室能勵厥德自昭于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

東上閤門使陵州團練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制

勑朕初嗣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具官某清明敏達和慎祗修奉侍　先帝陟降左右厥勤茂矣其可忘哉膺服寵榮往欽乃服可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周翰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嗣位永惟武力忠勞之士爲國禦侮其功多矣豈可以忘哉具官某部督有方踐修無過營衛之最簡于朝廷膺此寵章愈其奮勵可

天武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程榮可蒙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制

勑某等熊羆之士爲國爪牙均其逸勤率用成法爾等忠勞之實簡在朝廷遷序有差往惟欽服可

轉員制

先帝遺朕熊羆之士以蕃帝室所使統督豈可以非其人哉爾等以扞城之材共禁衛之服忠勞武力皆有可稱各以序遷往欽無斁可

落權團練刺史制

勑某等忠勞之士武力之臣奬衛帝室其功多矣當序厥位以均逸勤爾等部督有方踐修無過兵團州刺還進有差往膺寵榮懋建勳績可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可齊州防禦使知代州制

勑代地邊要吾所重常擇將以守之以爾具官某武力智謀濟以馴謹踐更中外皆有可稱故進使號往共厥服禦侮之實爾其勉哉可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趙滋可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勑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祗服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外制

李端愨東上閤門使制
石遇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二道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宋良王嵩禮賓副使制二道
李景賢穆遂石用休文思副使制三道
夏偉內園副使制
譚德潤楊宗禮張繼渥朱衡王欽李惟正並
供備庫副使制五道
崇班胡珙等改官制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王保常靳宗永內殿承制制二道
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楊元張建中內殿崇班制二道
慕恩北作坊使制
陳奇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二道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李肅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周濤太常太祝梁搆光祿寺丞致仕制
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商瑗趙九言張搆董安龍輿鄭日太子中舍
致仕制六道
馬房衛尉寺丞袁仲友太子洗馬東野瑾太
子中舍致仕制三道
王正臣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二道
李琳國子監丞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二道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王餘慶率府副率
致仕制二道
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劉友俊右清道率府
率致仕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袁政李周
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三道
馮維禹施章于太子中舍趙伯世左清道率
府率朱涇等太子洗馬李昌言許州司
馬致仕制四道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皇后三代制十道

李端愨東上閤門使制

敕閤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令名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爲恩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敕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牙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還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可

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敕國家置帥兵以爲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

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勑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事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干正內以充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闥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于寵祿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勑某爾久於內侍承事有勞自求外遷以便醫藥超升位等往服恩榮可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勑爾忠力武敏有稱于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屏撫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躐遷位等茲實異恩往祗官成無廢吾事可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宋良禮賓副使制

勑某爾典制一軍有民有社論功考最當得序遷惟爾以才嘗更選擢往欽新命其愈懋哉可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嵩禮賓副使制

勑某爾以才智勳效自昭于時董督徼循實任邊要序勞當進以介諸司朕命維休往其欽服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勑某戎馬之寄常難其選爾以才諝久於任使一州之政比有可稱超進位等往膺寄屬勉思報稱無或不祗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穆遂文思副使制

勑某爾徼循蠻方爲日久矣吏書且下而使者乞留超進厥官以共舊服往惟勵勉膺此寵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勑某爾以才選比更任使有司會課當得進官往服訓辭無瘝乃事可

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偉內園副使依舊閤門通事舍人制

勑某賓贊受事之職吾以武吏爲之而甚難其選爾能祗飭以稱厥官會課有司序遷位等往祗休寵可

內殿承制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朕永惟陵寢之嚴而選使以護之爾往任事靖共厥職有勞可錄其以序遷祗服寵章勉求稱位可

內殿承制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監一路之軍而按撫其人又典一州之政非才能行治有紀于時孰可以稱此哉爾久于煩使能勤厥事故遷爾位以介諸司而使往焉其慎以防患而敏於趨功以稱推擇之意可

樞密院副承旨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勑爾典掌機要服勞歲久以疾自上求爲外官遷介諸司往膺器使可

內殿承制朱衝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賦祿序官邦有常法爾勤厥服會課當遷維器與名職思其稱乃其無罰可不勉哉可

承制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

勑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祗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可

崇班胡珙等改官制

勑某等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某監兵馬于外而使某典治材于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可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勑某等褒嘉忠勞被以祿秩一先帝有成法朕不敢違爾等序列禁中有宿衛之最外遷厥位以慰久勤進服寵榮往圖勳效可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勑某朕布大號於天下文武在位皆升一等序勞當遷者又皆得以時遷爾服采禁中積功有賞膺此休寵往惟勉哉可

靳宗永內殿承制制

勑某承制之官本朝所置非積善累勤之武吏則不得在此位焉爾服采有庸校年當進其往祗踐以稱寵榮可

閤門祗候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勑某爾名臣之子任事邊陲積歲有勞序官一等往其淑慎思世厥家可

楊元內殿崇班制

勑某爾爲廷臣奔走厥職有勞可錄序進厥官惟忠與勤所以報稱往踐祿次可無勉哉可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勑某爾總戎馬地濱不毛爲之三年能固吾圉遷秩一等往其懋哉可

慶州肅遠寨蕃官都巡檢崇儀使慕恩北作坊使制

勑某爾武力智謀有稱種落徼循扞禦勳效焯然莫府條陳允於衆論超遷使號往愈懋哉可

陳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勑士之疲癃老耄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蓋有之矣爾年尚強而疾不至乎瘝官刺舉之官未嘗以爾爲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己有恥而無負於周任之言寵爾以東宮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之子弟以所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可

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

勑某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爲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爲吏既聞夫古之禮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宜列序於朝廷使歸榮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爲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尚可以勉之吾亦不以爾老而無責也可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勑某德善之賫子孫與焉況於其親宜有崇獎具官某克生賢子教以義方協于詢謀掌國機密超遷厥

位以佐共工往服寵章就安榮養可

江陰軍錄事參軍李肅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勑某先王之政未有遺年者也故朕因宗祀之慶而有爵命之施焉爾躬率義方又能教子享其祿養以至耄期膺此寵榮往綏壽耆可

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勑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營居息古之老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可

前著作佐郎周濤太常太祝梁搆光祿寺丞致仕制

勑某爾嘗辭祿而在位以爾爲材寘諸京官使長一邑果能有績以見推稱將疇爾勞遽以疾告夫學士大夫之去位豈苟自佚而無爲古之仕焉而已者爾蓋聞其風矣丞于卿位維是懋哉可

殿中丞致仕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勑某爾謹廉爲吏得列朝廷不隳厥官以至告老宜有褒進用爲歸榮序于成均往服無斁可

前荆門軍當陽縣令商瑗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從仕久矣而不失廉稱方踐老境乃能知止東宮之秩歸服厥榮可

處州錄事參軍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以學入官老而能止踐更多矣不失廉稱著籍東宮以爲爾寵可

鼎州錄事參軍張搆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方仕于州縣而寵爾以東宮之官有列于庭亦云顯矣用嘉知止歸矣勉哉可

前江寧府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學古入官稱譽者衆方圖乃績遽欲歸休進秩東宮以嘉知止可

舒州錄事參軍龍輿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仕焉欲致其官故吾寵以東宮之秩歸安田里是亦顯榮其慎厥修以終燕譽可

復州錄事參軍鄭旦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某爾居官無疵而以病告知止不殆是維可嘉東宮之官其往祗服可

前南儀州推官試大理評事馬房衞尉寺丞致仕制

勑某京官吾所重也選於吏部者非有尤異之績與治行爲衆所稱則莫能得之爾旅力既愆而能自止承于衞尉其往欽哉可

前知連州連山縣袁仲友太子洗馬致仕制

勑某爾以經術中科久於銓集老而能已義有可嘉列職東宮以榮歸息惟慎所止克完厥終可

縣令東野瓘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某仕者七十而致事禮也爾年未至而願歸田里比夫旅力已愆而不知止者豈不賢哉進位于朝錫從居息可

主簿王正臣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敕某爾仕焉而欲去其位故吾寵以宮署之官夫還州縣之勞而就里居之佚無賦徭之役而有重祿之加惟慎厥終乃其不愧可

主簿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敕某爾以胥為吏請老于朝列職祕書以為爾寵歸安田里惟慎厥終可

主簿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某仕者七十而告老古之道也爾能率禮朕用褒嘉往即新恩勿忘初服可

縣令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敕某爾進士起家而久於州縣之職春秋未艾自請罷休列職東宮以榮歸息知止不殆愈其懋哉可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敕某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褒序厥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可

右侍禁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敕某爾能知止義有可嘉以東宮率府之官為爾居里之寵是亦榮矣往其勉哉可

右侍禁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西頭供奉官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致仕制

敕某爾久於官使請老于朝宜有進遷以為光寵歸安爾止惟慎厥終可

文思副使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敕某旅力已愆而不能自止者有矣爾能告老於義無慙遷將衛兵往綏榮祿可

內殿崇班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敕某爾服勞久矣奉事無過能自知止義有可嘉登進厥官以帥門衛歸安榮祿尚克勉哉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維禹文思副使前行漢陽軍錄事參軍兼司法事施章于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某仕焉而已者考其行治能以潔白自終宜有褒嘉以慰其意爾嘗學禮得仕州縣老而知止可謂有終遷位于朝往欽無斁可

東頭供奉官趙伯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敕某老眊有言曰知止不殆爾服勤于官久矣而能以疾辭位無負於老眊之言故吾命以東宮衛府之官以嘉爾之有勞而知止往哉居息思慎厥終可

主簿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敕某等爾等晚而出仕皆以廉稱老矣告休是能知止其各遷秩以為歸榮可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敕某掌書以贊討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賚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斁可

皇太后二代制九道

曾祖

勑位尊者享大德盛者流遠追崇之禮於國有初
皇太后曾祖某體仁蹈義不躬榮祿慶垂厥後光大
顯融乃生碩女坤育天下命書爵號申賁諸幽尚其
靈明嘉此休寵可

曾祖母

勑朕雖煢然在疚而不敢忘顧復之慈肆有命書以
上稱追遠顯親之志　皇太后曾祖母柔惠安婉來
宜大家垂休後昆作合　先帝追崇爵號其尚知榮
可

祖

勑惠術尚均而自親貴始古今一體也其可以忘哉
皇太后祖某明德大功簡于帝室配食宗廟始終哀
榮慶流于孫母育四海追褒有典庶或知歆可

祖母

勑邦有大賚夫人待於下流豈外戚之尊所當褒而
可以忘哉　皇太后祖母高氏承慶淑人來嬪巨室
蓄德之厚垂休無窮協兆塗山世滋以大追錫爵命
冀能歆嘉可

祖母

勑佐佑　先帝顧復朕躬追誦寒泉之詩永惟欲報
之義當有爵命以上副顯親之心　皇太后祖母劉
氏柔良靚專被服華問寵祿光大集于後昆啓佑碩
人比賢文母追褒大國其尚知榮可

祖母

先帝褒厚母黨致仁盡孝朕雖在疚而奉承故事不
敢忽忘　皇太后祖母劉氏內順外嚴罄無不淑德
祚流衍遠而彌興追命有章尚慰窀穸可

祖母

勑朕以薄德奉承大統永惟　先帝故事不敢有忘
皇太后祖母高氏溫柔靚深有婦之道相協君子卓
爲臣宗垂延後昆福祿滋大膺此休命尚知榮歆可

父

先帝奄忽弃捐萬邦不及推恩以勞幽顯予末小子
敢忘遺訓　皇太后父某循德秉義聞于當世發祥
流祉燕及後人篤生聖女母育天下褒封有數尚慰
于幽可

母

勑朕眇然之躬當奉七鬯以承宗廟大賚及於幽顯
矣永惟母黨之重可以後而忘哉　皇太后母志順
德嚴克配君子光大之福集于聖女有輔佐之功於
先帝而施及在後之侗命書追崇尚慰營魄可

皇后三代制十道

曾祖瓊皇任忠武軍節度使贈侍中累
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贈太
師

勑后率六宮以教天下之婦順其位尊如此則所以
褒崇其祖考禮不可以無稱也　皇后曾祖某忠勞
武力爲國虎臣慶集後昆比隆任姒追加位號以顯
厥魂尚其有知膺此休寵可

贈祖母潘原縣太君追封滕國太夫人

勑朕初即位褒厚異姓率由　先帝故事不敢有忘

皇后曾祖母李氏柔惠靜嘉能循法度來嬪巨室休
有淑聲慶流厥孫正位宮壼胙封名國其尚知榮可

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追封舒國太
夫人

勑朕奉循　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阻深疏逖皆有以
加之矣又況於外戚之貴哉　皇后曾祖母李氏嬪
于高門率德唯謹詒慶厥後是生頎人兆協厥祥登
儷尊極追襃有禮其尚知榮可

祖繼勳建雄軍節度使累贈太師中書
令可特贈兼尚書令

勑尚書錄天下之政而令一品也人臣位號於是爲
盛　皇后祖某忠勞奕世能壯厥猶爲國扞城有庸
休顯娀華之慶乃集後昆膺此追榮尚知嘉享可

祖母會稽縣君康氏追封祁國太夫人

勑朕承　先帝聖緒大賚及於幽顯疏逖以賤者加
之矣貴而戚者其可忘哉　皇后祖母康氏馴行婉
容協于儁德慶垂厥後坤育萬方追命有邦尚榮窀
穸可

祖母太原郡太夫人郭氏追封鄖國太
夫人

勑夫治內政修陰教以助朕調一天下者所以襃崇
其世可不厚哉　皇后祖母郭氏率德秉義協于君
子關雎之詠傳祉厥孫申錫贊書啓封名國尚其靈
淑嘉此追榮可

祖母金城縣太君王氏追封成國太夫
人

勑傳稱德厚者其流澤廣故今追命之數視其子孫
位號之卑尊矧夫後世登儷尊極則致隆其封爵豈
不宜哉　皇后祖母王氏來嬪大家率循德禮有開
後嗣協慶塗娀申錫名邦尚榮幽穸可

父遵甫皇任北作坊使特贈檢校太傅
保信軍節度使

勑春秋書季姜之歸而傳有襃紀之義崇寵異姓其
所從來久矣　皇后父某承世之慶列官于朝雖德
義有稱而不終榮祿祚流後世正位內宮追命有加
以慰窀穸可

母鉅鹿郡君曹氏特追封沂國太夫人

勑國有大賚凡在廷之士皆得追襃其父母而況於
異姓之貴哉　皇后母曹氏胄于名王歸得吉士率
禮蹈義有稱閨門迎渭之祥實開厥後膺此恩典尚
知歆榮可

母樂壽縣君李氏進封均國夫人

勑人主之所以風天下者豈非外戚之助哉故夫封
爵襃厚之禮其所從來久矣未嘗有改也　皇后母
李氏躬以德義嬪于令人能大厥家比隆任姒錫之
象服胙以名邦往卽寵榮勉綏壽耇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外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吳奎亡妻趙氏胡宿亡妻吳氏追封信都蘭陵郡夫人制二道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二道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試大理評事制
苗賢妃親姊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歐陽修女樂壽縣君文彥博女安福縣君制二道
宋庠親孫女永寧縣君制
龐籍遺表長女安康郡君第五女德安縣君第七女壽安縣君制二道
允初長女嘉興郡君制
宗說第十八女永泰縣君制
克洵第三女等並特封縣君制
世永第三女金城縣君制
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皇兄承簡追封安定郡王皇弟承俊追封樂平郡公皇姪孫世芬追封廣平侯制三道
李詵父贈司空兼侍中制
王凱贈節度使制
馬從先父震贈尚書工部侍郎句諶父希仲贈工部尚書制二道
何若谷亡兄若沖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宋士堯等贈官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曾祖

敕大臣有慶於國則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賢德廣褒勸也具官某曾祖某躬執義善發身揚名詒于曾孫集有福祿登踐樞極卓爲臣宗申命有加尚榮幽窆可

曾祖母

敕宗工之選所以寵儁良大國之封所以褒賢淑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足以有相嚴足以有臨來嬪名家詒祿厥後爲國元老儀刑萬方開號全齊既光大

矣徙之比國其愈知榮可

祖

敕列爵五等莫尊於公必有盛德之士然後可以膺此號具官某祖某秉哲迪義不躬顯榮祚流聞孫爲世碩輔追褒之禮旣極寵崇序爵啓封尚其嘉享可

祖母

敕天子之宰朕所恃以綱紀四方者也爵命加其祖妣豈不宜哉具官某祖母某氏蓄德在躬以成家室發祥于後以遺子孫申錫有邦蓋惟舊典魏大名也以是追封豈特爲窀穸之榮亦所以佑其後世可

父

敕士以有子爲榮子以顯親爲孝宗公元老世恃以寧當有追崇之恩稱其致孝之意具官某父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位不侔德乃生碩人寅亮　先帝寵綏四海方興就事佐佑朕躬申命有章兼榮幽顯可

士母

敕朕初纂服登用舊臣褒厚其親率循故事具官某母某氏顯相吉士篤生碩人壽善康寧考終福祿追榮新龕申命大邦尚其淑靈膺此休寵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曾祖郴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敕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豈顧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某曾祖某潛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延安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榮國太夫人

敕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與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尚克享哉可

祖贈某官

敕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蓋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則其寵祿之厚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褒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有至乎二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德累善施于後嗣爲予輔弼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旣以命汝增榮一品尚克享哉可

祖母

敕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慰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某氏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可

父

敕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

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母

勑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尚其幽窆知享此榮可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曾祖某贈某官

勑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博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予所以隆寵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爲時老成宰制密命帝傅之位厥惟尊榮今予爾嘉舉以追錫尚其幽窆知享此哉可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勑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祿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焉今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經未嘗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嬪于令人躬有馴德積善之施久而愈彰至于曾孫克協朕心爲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祿之來實維爾慶改封大國以寵淑靈尚其有知享此休命可

祖

勑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可

祖母

勑義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博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靜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改錫大邦以爲爾寵賁于窀窆尚克知榮可

父惠贈太師可贈中書令餘如故

勑朕有高爵厚祿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豈特崇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某潛德晦行榮于丘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爲吾宗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追褒之命登爾太師其還令于中書以極褒崇之數尚其窀窆享此休榮可

嫡母追封德國太夫人劉氏可追封許國太夫人

勑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即人情

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尚及乎子孫則名數之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某氏柔良之行温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予機密及親之寵厥有舊章顧爾位號既榮極矣其班新命寵以大邦賁于無窮尚克嘉享可

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國太夫人

勑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己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温柔惠和得嬪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既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尚其冥漠享此恩榮可

亡妻田氏可追封京兆郡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可追封彭城郡夫人

勑臣之德善勳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疇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責厚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温柔靜嘉嘗配君子遭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于朝爲爾請命考諸恩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窀穸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尚其有知享此休寵可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曾祖

先帝褒厚羣臣德施及乎窀穸朕奉承遺訓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曾祖某蓄德深博久而彌興焯有偉人出其後世佐佑　先帝以暨朕躬追命于幽尚嘉營魄可

曾祖母

勑大臣有賞於國則爵命上施乎三世　先帝所以褒功德也朕敢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齊嚴靚專柔嫕安婉集有祉福施于孫曾爲時宗工德望休顯膺此追命尚其知榮可

祖

勑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朕遵　先帝之法以勞賜大臣及其父母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祖某躬率令德以成厥家有孫而賢執國機要膺此休顯尚能嘉歆可

祖母

勑朕初即位遵　先帝故事大賚于四海而大臣之祖妣與焉具官某祖母某氏以順爲令妻以嚴爲賢母集有戩穀以詒厥孫爲時宗臣世祿滋大追錫休命尚其知榮可

父

先帝弃萬國朕初即位凡在廷者皆班爵命顯其親所以稱　先帝顧哀羣臣之意具官某父某蓄積德義以成福祿燕及厥後爲時宗工追錫之榮既光大矣褒嘉有數其尚知歆可

母

先帝有大賚必及羣臣之父母朕初嗣位不敢有廢也具官某母某氏以順爲婦而能正以嚴爲母而能慈肆有福祿集其後世徙封大國以顯厥魂可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父

勑朕初即位班爵命以寵諸臣之父母蓋惟　先帝故事不敢忽忘具官某父某德善之修有聞于世義方之教能大厥家序位朝廷既隆顯矣褒還有典其往欽哉可

母

勑永惟政事之臣天下國家所恃以安且治者也所以褒厚及其父母豈可忘哉具官某母某氏馴德淑行來寧巨室母有賢子爲時宗工班命于朝既疏名郡徙封之寵其往欽承可

皇故第十二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勑先王制禮有卑尊疏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二女方在襁褓尚其有成位號未正奄與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爲稱則雖天閼其可弭忘追命啓封胙之全楚以慰天性之愛且慰幽窔之靈焉可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勑雞鳴思賢妃而關雎樂得淑女永懷邦媛內助宮闈愍飾厥終當加位號故充媛董氏有德讓之美無險謁之私進登嬪婦之官率循保阿之訓奄忽至於大故茲用愴于朕心恩典寵章以賁幽窔尚其弗泯知享此榮可

樞密副使吳奎亡妻趙氏追封信都郡夫人制

勑追遠念舊而不忘者行之厚而大臣有求於此朕豈可以忘哉具官某亡妻某氏柔嘉在躬作配君子不克偕老茲惟永懷能辭生者之恩以丐追封之寵胙以名郡尚其知榮可

樞密副使胡宿亡妻崇仁縣君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制

勑婦人能相其君子終以休顯而不與享其福祿豈非人情之所愍惻哉具官某妻某氏躬率德善嬪于大家纘夫之榮肇啓爵邑方吾良弼登執事樞嗟爾淑人既營封壤賜之名郡追賁諸幽尚其雖歿而有知亦以慰夫生者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勑某氏爾爲妃所鞠而序于女御之數啓邑賜號以廣逮下之恩往服命書勉循陰教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勑某氏爾以徽柔備數女御賜封大邑用示褒嘉往服寵榮愈其淑慎可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勑某後宮之職各有等差必來淑女以贊內治爾惠和安婉服采維勤遷序厥官往欽休命可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勑某卿大夫之終于位者朕所以顧恤其家未嘗不備也永惟良淑有助宮闈序位既崇則推恩宜厚閱其遺表爲爾求遷超進厥官往求自稱可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勑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可

沂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布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昭于時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褒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先帝以孝治天下故因宗祀大慶施及諸臣之父母具官某母錢氏躬率德善來宜宗室雖不終榮祿而有子克家追錫寵章冀能嘉享可

大將軍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勑許氏朕於在廷之臣皆有以褒厚其親也況於近屬恩禮所先者乎爾順善和恭甚宜家室克生宗子實胙大邦當號爾封遽棄榮養進君一邑以慰孝心尚惟淑靈知享此寵可

大理寺丞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勑孫氏朕既肆祀於明堂而錫命以褒諸臣之母尚惟高年及養而禮秩有所不加故推異恩以慰其意爾年耄矣而有子列于王官其疏爵邑之榮以厚閨門之慶可

試監簿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勑某母丁氏爾嬪于名卿不預寵封之慶沒有良子乃蒙增秩之褒願移恩榮追慰顧復俾疏大邑以燕孝思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勑歐陽氏汝父爲吾政事之臣而緣國大賚丐恩及汝賜之封邑亦有故常祗戒勿違以承茲寵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女大理評事龐元直妻特封安福縣君制

勑文氏爾父爲時元老而爾母當得褒封辭其寵章爲爾求邑爾承德義之慶而嬪宗公之家膺茲顯榮可謂稱矣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親孫女特封永寧縣君制

勑宋氏朕有大封之慶而爾母與焉辭其寵章爲爾請邑爾惟名族率禮有常象服之宜是亦榮矣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長女南安縣君冀州支使陳琪妻安康郡君制

勑龐氏封爵吾所重也爾考嘗爲將相而其沒也以爾爲言加錫郡封蓋非常典爾維令淑往服寵榮可

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制

勑龐氏爾考嘗輔佐　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爲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往惟順淑以服寵榮可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勑龐氏女子從人者也故封爵視其夫子而已矣爾父嘗勤勞於國而爲　先帝大臣今其薨殂爲爾請邑考於恩典厥亦有初往服寵榮勉之无斁可

節度使允初長女殿直梁鑄妻特封嘉興郡君制

勑趙氏朕於宗室親疎有秩也今爾旣成婦矣而宗正爲爾請封爾維懿恭循禮無失以君大郡可謂顯榮其往懋哉爾宜欽服可

宗説第十八女右班殿直楚奎妻永泰縣君制

勑趙氏朕初卽位敷錫庶邦爾躬行柔嘉實維宗女賜封大邑往服厥榮可

右屯衛大將軍茂州刺史克洵第二女右班殿直宋玘妻等並特封縣君制

勑趙氏凡內女之嫁者爵邑不繫其夫所以廣親親也爾嬪于世族率禮有常錫命啓封是爲恩典思稱厥服愈其懋哉可

右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第三女左班殿直徐鎮妻特封金城縣君制

先帝褒厚宗室女子之嫁者爵命有不繫其夫朕初卽位不敢忘也具官某女某人妻趙氏夙承禮教率用祗德歸于世族婦順有稱錫以縣封往膺休寵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先帝布大慶於天下朕初卽位永惟嗣訓不敢有忘具官某妻陳氏順善和嫕嬪于宗室賜命大邑示均神釐率禮勿違以稱休顯可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贈彰化軍節度追封安定郡王制

勑欒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襃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慢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窀穸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尚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弟故右屯衛大將軍霸州防禦使承後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樂平郡公制

勑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以天下之貴富而得盡其親親之禮則榮名尊爵豈宜有愛於此哉具官某勵德謹行稱于宗室奄終厥命實悼朕心寵之以留後之官襃之以郡公之號尚其幽窔克享玆榮可

皇姪孫世芬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勑置使以扞防爲職建邦以察候爲名非親且賢何以堪此以爾具官某序于近屬舊有令名未加襃崇遂至窀穸其追賜命以慰厥靈尚克有知享玆休顯可

供備庫副使李詵父皇任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端懿贈司空兼侍中制

勑某朕有釐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

某纉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才業自昭于時壽善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尚克知歆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凱贈節度使制

敕將帥之臣出乘疆埸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摠營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具官某戰攻之多守衛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能悉心夙夜秪慎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襚葬之禮沒而有知也尚能享吾休顯之報哉可

太常少卿權判太僕寺馬從先父震贈右領軍衛大將軍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制

敕朕獲執玉幣以承　上帝燕及　聖考者豈非士大夫之助哉肆有大賚以稱其念親之志具官某父某資兼文武而用不極其材能以義方勖成厥子服在卿位相茲休成追命有加尚知榮享可

屯田員外郎句諶父希仲已贈吏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制

敕士以功善有慶而欲移之親苟無害於義則其可以不從乎具官某嘗以才名序于卿位慶集厥子有勞當還願推恩典以賁幽穸膺此顯服尚知榮享可

都官員外郎何若谷亡兄若沖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敕某爾躬率善行而不克自昭于時有弟在廷法當增位固辭恩典冀得追榮懋錫一官尚其能享可

故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押班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敕某所居之地禁所事之職親恩禮所加亦宜異數爾以忠力備任宮闈歷年滋多率履惟謹今其亡矣追惻厥勤考於故常當得褒序遷正位號尚能知榮可

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制

敕某等蠢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恫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褒善錄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懋錫而慰爾等窀穸之靈沒而有知其尚能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外制

彭彝特授祕書省校書郎制

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劉元規通利軍司法顧立守漢陽軍司理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制二道

張宗臣亳州司法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王祁青州益都縣主簿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李資濰州北海縣主簿制五道

皇姪宗懿改鄆州防禦使邢王孫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二道

呂溱吏部郎中蕭固司封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三道

陳憲臣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安保衡都官員外郎制二道

王起太常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二道

王拱己太常博士沈士龍祕書丞制二道

任慶之大理寺丞趙僅改大理寺丞制二道

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二道

張及孫復舊官制

徐升奉禮郎周延年光祿寺丞制二道

李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蕭注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宋安道責授衞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王用內殿承制劉舜臣禮賓副使制二道

崔懷忠內殿承制胡東之守祕校制二道

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彭士方容州別駕張銳守荊南府參軍制二道

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余靖蔡襄奏醫人王沂李端試四門助教制二道

程戡胡宿范鎮奏醫人房用和夏日宣王獻臣四門助教制三道

歐陽修趙槩奏醫人夏日華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制二道

馬懷德遺表吳戛試將作監主簿制

何郯奏謝愈試四門助教制

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陳日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二道

魏昭永恩州錄事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二道

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衞進之青州司戶參軍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江縣主簿制二道

王亨鄭州司馬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二道
魏貫充中書守闕主事張世良中書錄事制
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袁舜卿濰州北海縣
尉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三道
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張文仲蓬山縣主
簿依前充職制二道
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基制
青州奏張贊獨孤用和年一百一歲並本州
助教制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
酒監武制
壽州稅戶李仲章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宿州市戶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建州敦遣進士彭彝特授將仕郎祕書省
校書郎制
敕某朕惟衆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因赦令而委
諸路以特招爾以守節見稱而論議亦嘗試矣賜之
一命使力行者有勸焉往其增修以稱茲舉可
新授齊州章丘縣尉鄭珪瀛州司戶參軍
制
敕某爾嘗爲大臣所稱當得遷序自求一掾往事上
州其慎猷爲以膺器使可
御前五經及第劉元規通利軍司法參軍
制
敕某朕雖趣時爲法而其義亦考於經爾以經術決
科而試於法吏勉思所誦尚有合哉可
敕賜同進士出身顧立守漢陽軍司理參
軍制
敕某爾經明行潔特見推揚考覈以言有足稱者試
諸獄掾其往懋哉可
高州茂名縣尉兼主簿李伯英永州錄事
參軍兼司戶參軍制
敕某小人當平歲爲盜爾職當捕而能得之甄敘厥
勤國有常法往就祿次勉圖後功可
御前尚書學究及第張宗臣亳州司法參
軍制
敕某爾少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遂從官政往
共厥事可不勉哉可
御前三禮及第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
主簿制
敕某爾幼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往其從政有
猷有守惟慎厥初可
敕賜同進士出身王祁試祕校守青州益
都縣主簿制
敕某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而試之以事此自古
所以能得士也今汝言行皆見稱引姑使佐于大縣
以觀從政之材無曰民寡亦可以有爲矣可
太廟齋郎黃昺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制
敕某爾考以使事沒身於瘴癘故爾得序於有司往

踐一官其思所以保祿位而無失前人義方之訓可

李資繼州北海縣主簿制

勑某爾父以身死制而加爾以一命之榮今又以爾母有言而使得佐于大邑能以忠順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者士之孝也往其祗服可不勉哉可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孜鄆州防禦使制

勑原辠眚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乎遠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爵列爲貴造行不能無情以自困於煩言肆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咎寵以故官往思自修保此榮祿可

邢王孫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團練使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勑朝廷爵賞與士共之親愛之欲其富貴亦先王之道也具官某序于近戚服在顯官嘗坐小何自今久次能補前咎歷年茲多往以序遷勉綏寵祿可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呂溱吏部郎中制

勑某朕初卽位原咎眚振廢淹爾爲　先帝近臣以才敏諒直稱天下嘗坐吏議久於左遷稍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追官人前司封員外郎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勑某宗祀之慶外覃四海況於嘗任事之臣哉爾備使南方實以才選控于吏議用失厥官錫命示恩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前都官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爾嘗更任使而以才稱於世陷于吏議失職久矣再更赦令稍復故官夫士有智能固不可以一眚而終廢惟愼厥後以須選求可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爾嘗坐法用失厥官宗祀之成推恩博矣復爾祿次往其欽哉可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爾嘗坐譴何再更赦宥能自節勵以補厥愆序進一官往其祗服可

安保衡都官員外郎制

先帝有事明堂而大賚于四海爾嘗在郞選困於一眚膺此慶施序遷厥官往其愼哉以服休命可

未復舊官人殿中丞王超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挂文吏之議以失職久矣朕方推慶賜以勞天下疏逖幽賤並膺厥服矧爾智謀績用爲世所稱而特困於一眚之細哉其還故官以勸能者可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勑某士之可用者朕不以一眚而忘之也又況於以才任使而特以薦士爲累哉爾行義智能有聞于家久於使事績效可稱任非其人以坐廢斥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甄序厥官往惟祗服可

追官人前太常博士王拱己太常博士制

勑某爾以舉非其人而久坐斥廢宗祈之慶賚及萬方復爾故官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著作佐郎沈士龍祕書丞制

勑某嘗棄其官守而坐廢于家今宗祀之恩使之免者多復用矣況如爾之得辠特以有志於善乎其就故官以須器使可

未復舊官人檢校水部員外郎懷州團練副使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嘗譴何比更赦宥序進厥位往其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光祿寺丞趙瑾政大理寺丞制

勑某爾造行不謹陷于法理比更赦宥復序故官諶惟厥終無重前悔可

特勒停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某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爾嘗以才選典領州事不知淑慎以祗厥愆恩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宗社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用廢于家復即故官其知慎矣可

特勒停人前守將作監主簿張及孫復舊官制

勑某爾嘗坐斥免既更赦令其班新命使就故官惟慎以遠辠而敏於赴功則足以補前負矣可

追官人徐弁太常寺奉禮郎制

勑某朕初即位布大號於天下爾比以辠負久於廢斥既更赦宥當序一官夫士之嘗有譴尤而後以才復爲世用者衆矣往其淑慎以待異恩可

特勒停人光祿寺丞周延年光祿寺丞制

勑某爾坐廢于家爲日久矣宗祈之慶復就故官往慎厥修以須器使可

建州管內觀察使李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勑釐事既成慶流宇內簡于朕志當有異恩具官某以元舅之家膺下嫁之選飭身厲行休顯有稱嘗坐譴何外更藩屏付之舊節使得造朝往服寵榮愈其慎哉可

檢校水部員外郎充秦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蕭注依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勑某朕初即位肆大眚以勞天下爾嘗爲邊將以辠失職稍遷位號徙置大邦夫士之有能固不以瑕釁而終廢往其修省以服異恩可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勑某爾以州縣尺寸之功未閱數朞而官顯祿厚遂事一州之寄當思勠力以稱所待遇乃公爲姦汙不忌邊禁以至擅發丁壯采金蠻夷侵騷邊人廢業失職無鉤考之檢有盜攘之嫌朕惟遠方羈縻之義不欲重爲煩擾故寧失爾辠惡而不卒究窮副于團練之軍寘諸安閑之地其思自訟以服寬宥之恩焉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勑某人道貴讓而以巽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諝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

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歛望鄙爭果於慢上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襮前恩尚附輕典往其修省思補厥愆可

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勑某等班祿所以勸能制罰所以懲事爾等執技備官久矣一有所試而其效皆無可言竊位素餐之辠法不可以無懲也稍從降絀示有典刑往其深省厥愆以稱食功之意可

皇城使宋安道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勑某爾等以醫入侍　先帝疾殆至於弗瘳而皆莫能知居其官而不能與食焉而怠其事皆法刑之所當施深惟　先帝之仁故不忍加誅而宥爾等于外顧省厥辠往其戒哉可

追官人文思副使王用內殿承制制

勑某爾嘗犯禮以失厥官宗祀既成均休宥辠序于廷內其往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勑某爾嘗爲州坐法以免既更新令未即故官寵以命書介于諸使惟慎厥後以稱恩榮可

追官人前供備庫副使崔懷忠內殿承制制

勑某朕閔士大夫或以一眚之故弃而不錄故常因赦令使得復序厥官爾久以才能外更任使雖嘗廢免有足哀矜列職內朝往其祗服可

特勒停人守祕校胡束之守祕校制

勑某爾嘗坐小何既更大慶往就祿次以須器使朕於用士固不以一眚而廢材惟敏厥修以永終譽可

堂後官大理寺丞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勑某爾職爲宰屬名在理官祗慎無疵至于二歲進官一等有籍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可

右班殿直彭士方容州別駕制

勑某爾爲小吏自致廷臣能稱厥修至于告老列職州佐以爲歸榮可

攝荊南文學張銳守荊南府參軍制

勑某等異時設科以待武力智謀之士而爾等實應令焉嘗攝一官既更新令稍即序錄其往勉旃可

單州文學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勑某爾不勉厥修以取辠廢既更赦令復齒官聯善補悔尤尚有終譽可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余靖奏高郵軍醫博王沂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以方伎有聲淮南今方維按撫之臣以爾自隨而請加一命爾宜知夫名之不欲以假人也而能慎行以稱焉可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從事於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褒嘉可

程戡奏延州醫助教房用和國子四門助

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延州鎮撫一方而將吏皆吾扞城之用爾共醫事莫府所稱甄序以官往祗厥服可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夫論思勸講之臣實吾耳目腹心之賴而爾能執技調護其家請命于朝以爲爾寵吾其錫爾往矣勉哉可

范鎮奏成都府醫人王獻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有邦人爲吾近侍稱爾嘗學尤良於醫序試一官往其祗服可

歐陽修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天下安危治亂其責在乎政事之臣責之如此其深則遇之豈可以不厚故其有求於上吾皆聽許而不違今修以爾能醫而爲之請命吾其加錫以示不違於大臣爾往懋哉當知夫名不可假可

趙槩奏醫人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古者聖人爲醫藥以濟民命而又建官制祿考其所治之全失而上下以勸焉其於愛人也深矣爾能執技以濟衆而見稱於大臣使試一官以爲爾勸其思勉勵以稱褒嘉可

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遺表門客吳戛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制

勑某懷德嘗將衛兵而其卒也求官其客觀爾所主以知爾材往試一官勉思自稱可

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何郯奏梓州醫博士謝愈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勑某爾以方技自名爲邇臣所薦其於行藝必有可稱俾試一官以爲爾寵可

殿中省尚藥奉御直醫官院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勑某古者視疾醫之全失而上下其食所以明沮勸也爾以技事上久而有勞遷序厥官往欽無斁可

學士院孔目官梓州司戶參軍周元亨成都府温江縣主簿制

勑某爾服采禁林有勞可錄宗祈之慶外序一官往慎典刑保茲祿仕可

昭文館正名守當官陳旦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

勑某朕初卽位大賚四海爾役于書林久矣序官州掾往慎厥修可

朝堂知班引贊官遊擊將軍守右金吾衛長史魏昭永恩州錄事參軍制

勑某宗祀之成並蒙禔福爾儐贊朝事有年於此矣出長州掾往其勉哉可

朝堂正名知班驅使官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

勑某爾等駿奔于朝以給煩使致勤厥職爰及再期

甄序一官往共舊服可
都省正名驅使官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
主簿依前充職制
勑某爾以勤服采積有歲年外序一官往共初服守
爾祿次厥惟愼哉可
中書守當官鄆州司戸參軍衞進之青州
司戸參軍制
勑某爾給事相府服勤歲久因時慶賜求得外遷往
掾大州勉共厥服可
朝堂知班驅使官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
江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勑某等爾駿奔走以給朝廷之事久矣有勞可錄序
以一官往懋厥勤乃其無罰可
三司開折司守闕前行滑州別駕王亨鄭
州司馬制
勑某爾實掌書以佐計官之治老而知止予念爾勞
司馬于州往惟祗服可
學士院勸留官遂州司戸參軍莊詡青州
壽光縣尉制
勑某宗祈成禮覃澤萬方駿奔之吏遷有常法序爾
一尉往其勉哉可
中書錄事守成都府別駕魏貫游擊將軍
充中書守闕主事中書守闕錄事守大名
府別駕張世長中書錄事制
勑某等隸名中書能自祗飭今吏員有闕故遷以補
之往懋厥勤無瘝于職可

客省承受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戸參軍
制
勑某宗祀之恩覃於小吏爾服勤久矣宜序一官往
勵厥修以共舊服可
沿堂五院副行首左千牛衞長史周成務
金吾衞長史制
勑某等役于宰屬積歲有勞升秩衞官序遷職服往
共厥事惟既乃心可
沿堂五院正名驅使官鄭州司戸參軍呂
昭序常州宜興縣尉制
勑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于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
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可
祕閣選滿楷書充編修院權書庫官袁舜
卿濰州北海縣尉制
勑某掌書贊事積歲有勞甄序一官往其祗服可
尚書都省額外正名年滿令史邊士寧青
州益都縣尉制
勑某爾以書贊治積歲有勞請命于朝序官一尉往
共厥職無敢弗祗可
太常寺太樂署院官郭餘慶應州金城縣
主簿制
勑某爾隸于太常久矣吏員有闕當得進遷命以一
官往其祗服可
右街司正名孔目官張文仲蓬州蓬山縣
主簿依前充職制
勑某祗載厥職於今十年稽狀有司序于官簿往共

舊服無棄前勞可

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基制

勑某朕布神之惠而陪隸與焉爾服厥勤受茲甄寵名者先王所慎以與人者也往思淑慎以稱之可

青州奏壽光縣豐城村張贊獨孤用和各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勑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閱天下之故多矣寵以官號使助守令教馴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其欽服可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勑某聲教所覃爾惟祗服克有名位榮于種落又輸方物來效厥勤其錫異恩以嘉能享可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勑某淮人阻飢朕欲賙䘏爾能輸米來助有司賞以一官往其祗服可

宿州臨渙縣柳子鎮市戶進納斛斗人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勑某賙恤阻飢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一官往其祗服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勑某河水衍溢且爲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慎行以稱焉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表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賜玉帶謝表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進熙寧編敕表
賜元豐勑令格式表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除雱正言待制表
進字說表
進洪範表
進修南郊勑式表
除知制誥謝表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除翰林學士謝表
賜衣帶等謝表
勑設謝表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泯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　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既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烏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辨之朝贊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燿有加凌兢無措中謝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詘盈庭豫照知其無告以至綏兵筭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
皇帝陛下含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瘝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于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雲漢之光俯加賁冒菅蒯之賤仰誤詢求中謝臣聞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為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强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

豈逮室家之好過叨睿獎使緝舊聞永惟少作可弃之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　皇帝陛下矜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加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進熙寧編勑表

臣某等言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爲者事麤而不可不陳者法厥惟無斁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修飾潤色之難能顧匪其人與於此選中謝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唯聖爲能伏惟　皇帝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憲禁之舊或失防範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慙淺學莫副詳延屢彌歲年僅就篇帙删除煩複蒐補闕遺於趣時因民則粗採抗僘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大威姑塞明詔

賜元豐勑令格式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賜臣元豐勑令格式一部計四十策者新厥品章著之方冊雖孤眷寄尚冒分頒中謝竊以后辟之所訓裁臣工之所承守歷觀既往或仍踳駁之餘緒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
皇帝陛下操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刱法於羣幾之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愆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於有官聖制遂攄於無極部居虎列科指卯分雲漢之回甚昭日月之照方久臣進陪國論退卽里居在昔討論嘗負曠瘝之責於今尊閣更知被受之榮臣無任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儁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中謝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　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羲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强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既永垂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慙中謝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膴仕中參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弃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鄰躐冠論恩之列恩加子弟具膺慶賞之延有昧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叨於睿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

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既亢唯知
上報之難小己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
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
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
曲喻至懷永惟眷奬之殊實重兢慙之至中謝伏念
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
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况
如賤息厥有童心尚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
己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
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　皇帝陛下
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
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
揣實未安寄顏有愳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
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
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奬擢獲世
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
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
素守臣無任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　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勑不須辭免者孚
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
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氷炭交懷中謝臣出於
羇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
何藿蠋之能化　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
滔天之衆讒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
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酐瘍雖
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
慙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
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
朝併叨殊私甚駭羣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攬取
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
槃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奬四方之訓于我無競
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
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
同時雖愧臯陶濟美之材敢忘狐突教忠之義臣無
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
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
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
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
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
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
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
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
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
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
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

或攷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　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掫法紹天覺民乃惟玆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　神旨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　燕閒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志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進洪範表

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彜後先有倫敘者天之道敘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敘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己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嵬瑣而與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趣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動績不效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臣無任

進修南郊勑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玆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刪除其紛宂恭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薦信而無慙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椎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臣無任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　聖恩賜臣誥勑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中謝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瘝官尤爲累上臣羇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日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尚懷於私計臣無任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　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

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尚懼顛隮中謝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没没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疢彌年望絶寵光分投宂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閑閻殆弗廢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剏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祗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除翰林學士謝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舉舉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温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衣帶等謝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內廄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中謝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疢中與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何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効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醲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臣無任

勑設謝表

職與論思恩加稾餼禮雖有舊寵實難當中謝伏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光已汙禁林之廬重叨太官之賜蓋飲食有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原书空白页

表

辭免參知政事表
除參知政事謝表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二道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還入東府賜　御筵謝表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二道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辭免左僕射表二道
除左僕射謝表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道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四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中謝竊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優知方尤晚　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慙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　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　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它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藩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臣無任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輙敷悃款仰瀆睿明中謝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厥相趣舍施設相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二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　皇帝陛下以上聖之才修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謨所紀風雅所歌以今揆古未有慙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以爲己而昧於趣時聞以道事君而謬於合衆與聞大政已積疵瑕伏望　皇帝陛下量能賦任使無譴尤追還誤恩以協公議臣無任

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批答

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中謝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誘上而多慙竊觀聖制之所以褒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㓨切任遇稍歷歲時必欲詭責其後勳謂宜考觀於已事今內或怵奇衺之俗無喻德宣譽之忠外或扇苟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四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　皇帝陛下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利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誠憂官謗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天慈遂赦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臣無任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　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誘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己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趣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㓨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　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敕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　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臣無任

遷入東府賜　御筵謝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宮軍就賜御筵者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壅賢路上孤聖時伏惟　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上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諭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卽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饔官之享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已加於小己陰陽或謬未知燮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之賜臣無任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襃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 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籲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臣無任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

臣某言爲君所艱尤慎厥與命相不善將壞于成劉當責實之時敢替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以及遠學不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効稱萬一之襃揚止有多言煩再三之辨釋終逃譴負實賴保全恭惟 皇帝陛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今以禹之勤儉矜修積美山無一簣之虧因任致隆臺存九層之累小大祗若遐邇允懷畬而不菑雖或許其繼事灌以既雨豈不昧於知時況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 聖哲俯亮愚忠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批荅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聖志未移申加獎訓輙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威中謝臣聞冢宰之於周則曰統百官而均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撫四夷位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守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流宣化託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參侍從尚能罄竭小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極仰陪休運俯稱具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實之所任必且致棟橈於斯時伏望 皇帝陛下隨其器能付以職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熒爝末光不獲干時之咎榱櫨近用亦參構廈之功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悞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阤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僑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纘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勳庸弗效恩禮更加

託備外藩俯鄰朞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爵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既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勠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辭左僕射表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所被是爲至榮朽材難勝更以多懼輙輸危悃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雖置員而久曠蓋授任之常難臣晚值 聖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姦力困於負山敷繹微言蠡智窮於測海方譴訶之爲畏豈寵獎之敢圖忽此兼叨夐無前比深惟淺薄仰累休明伏望聖慈俯昭愚款斷從公論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獲安實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恩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更陳私義中謝竊以高秩厚禮以疇莫盛之勳勞綿力薄材豈稱非常之爵寵人之所畏物有固然臣議行見知而涉世多爲衆毀論材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顧惟屈首受書幾至殘生傷性逮承 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釋微言更悟南箕之無實疏榮特異揣分非宜苟叨昧以自安懼譴尤之隨至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嫌爲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臣無任

除左僕射謝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貳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嘗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陪敦厥邑數告于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中謝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之時僞說誣民是爲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之明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姦岻然孔氏以羇臣而興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沒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尚存逮更煨燼之災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詖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爲隱篤生 上主純佑下民成能協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害事故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既衆尚懼膠庠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群疑乃集師儒具論科指繕書來上褒典俯加臣趣操弗高知識尤淺少嘗勤苦但爲裘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輪人之議初備使令之乏卽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爲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道爲懷故易於縻爵因忘固陋特假龍光祗服訓辭深惟報禮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況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中謝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興運恕心量己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趣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既及眊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欲補完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伏望 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壟儻憐積歲叅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尚緊眷奬非敢干祈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批荅不允者寵私未慭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 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臣無任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黷方負憂兢聖聽未移更加獎勵顧仰闕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中謝伏念臣頃汙近司久虛大受晚罹疾疢自當辭祿而里居尚特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茂勳明德尚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寓惟均夙荷眷之特殊罔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儲有羡之祥永御無疆之曆臣無任

二

臣竊以星虹獻瑞實啓聖於嘉時鍾唄乞靈敢歸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群生人永怙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睠具依臣無任

三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偕昌三靈協慶永御無疆之寶歷丕承未艾之閎休臣無任

四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 皇帝陛下筭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表

封舒國公謝表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朱炎傳 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封荊國公謝表

賀貴妃進位表

賀生皇子表六道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賀康復表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封舒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飡舞手均歡拊心獨幸（中謝）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卽譴訶曠歲籲天尚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 皇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幷物之所包以蕆事備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中謝）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兢慙於非據輙冒昧以終辭伏蒙 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奬赦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閻之衰疾地崇祿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衰雖欲捐軀而曷報臣無任

朱炎傳 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 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 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將命之臣更諭推轂授方之意蹐履無用誠弗忍於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奬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

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　聖旨令臣便授勑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諭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祗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兢懟於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請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愼愛者囊封屢黷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中謝伏念臣久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憖於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於聖力伏蒙　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弃遐故雖簪屨之遺尚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臣無任

封荆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中謝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瘝身尚叨徽數此蓋　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醻於覆幬臣無任

賀貴妃進位表

浸盛之禮發於宮闈驩康之聲播於寰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六道

臣某言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　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韣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蕃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與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嘉慶係傳歡欣揔集中賀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　皇帝陛下凫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韣嗣燕禖之報旒旟仍羆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

方觀椒實之蕃臣嘗汙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皇運邦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中賀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姒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修乃繁厥祉恭惟　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既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祥臣嘗汙近司備叨殊奬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七月四日誕生　皇子者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暨鼓舞惟均中賀竊以莞寢告祥實帝臨之釐事宰祠錫羨乃神保於昌時伏惟　皇帝陛下追放堯勳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垂延方覃千子之衆維祺有俶俾熾無疆臣夙冒恩憐久尸榮祿適此驩嘉之會恭然趨造之難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歡外交於寰宇中賀竊以熊羆見夢穜稑獻祥厥撫會昌之期乃膺錫羨之福恭惟　皇帝陛下德高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胄浸蕃而福履之將未艾臣久尸多祿特荷異恩顧衰疢之滋多望清光而獨遠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　皇子者燕禖饗德方儲錫羨之祥羆夢生賢克協會昌之運輿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切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塈天所保佑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　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蓋芣苢之薄言采采衆皆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强執禦臣久叨眷遇適阻進趨覩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并周德妃進封

臣某言伏以明告治庭寵頒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荷天閎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改錫厥壤增褒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尚同於百獸臣無任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觀厥孚邦國之休中謝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間徽典有加臣叨昧殊憐衰瘵遠屏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臣無任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虵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鴈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賀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姻貫六行之中善與物昌

慶惟時賴恭惟　皇帝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尊禮重王姬之降慎所選尚燕及文母之慈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輿運獲覩盛儀雖句臚中絶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獸臣無任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寧三靈一心所共欣慶中賀竊以執契踐運寶命在躬無疆惟休何恙不已伏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聞惠于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慎衞養小愆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祐效驗甚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踊躍倍百羣黎臣無任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臣某言伏覩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中賀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覩熙事恭惟　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籩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裁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覩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　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日恩浹綿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寬之淺吶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抑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中賀蓋聞聖以享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弗專漢記諸神或竊禮而無實恭惟　皇帝陛下道包衆甫運會丕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孝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既至而正惟己獨萬壽攸酢而福與衆均臣久冒眷憐方嬰疢疾奉承籩豆乃獨後於臣工蹌舞笙鏞竊自同於鳥獸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表

賀冬表八道
賀正表五道
辭免南郊陪位表
辭免明堂陪位表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加食邑謝表二道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傳宣撫問幷賜湯藥謝表七道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中使宣醫謝表
差張譔醫男雱謝表
賜曆日謝表二道

賀冬表八道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告氣行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　皇帝陛下考敦復以大中籲朋來之衆俊剛健之德與陽皆亨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攖疾殊方阻趨獨後於在庭爵躍實深於存闕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以寶曆無疆嘉時有假物潛萌而赤色氣順動於黃宮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孚陽感體一元而獨復統萬寶以皆昌永御丕平備膺純嘏臣寖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於丘園志不忘於宸宇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以萬寶潛萌應黃宮之協氣百工胥慶亞正歲之上儀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體御至神詡揚獨智武烈丕承乎前載堯明光被乎多方茂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清光雖存闕之不忘尚造庭之未獲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以氣復黃宮茂對物滋之始晷移北陸寅賓日至之長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猶天運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陽長之期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造庭雖薦壽以無階顧馳心而曷已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以陰偕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報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與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以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觀臺之占瑞亞獻歲以陳儀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祗遹燕謀靈承休運先一陽而獨復斂諸福以朋來臣屬此養痾茶然在遠傾心舜日欣寶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久臣無任

七

臣某言伏以運與陽升晷偕日至儀亞三朝之會氣先五刻之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茂對斯時備膺諸福御至和之玉燭撫大順於璿璣臣竊望清光獨嬰衰疾徒有懷於率舞乃弗預於稱觴臣無任

八

臣某言伏以一陽氣復萬寶萌生天效五雲之祥律應三統之首茲為大慶允屬熙朝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泰犧軒德深堯禹文物聲明之昭爛神祇祖考之安寧適丁至治之期矧及履長之序萬靈隤祉四海交歡而臣身處江湖地遙宸極瞻天日之表阻獻於壽觴望雲龍之庭徒傾於雕頌臣無任

賀正表五道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曆俯頒乃憲百官之象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含德淵懿撫辰休嘉乘姤射之雲龍所更者化存胥敖於蓬艾各遂其生運與日升道侔乾始臣尚依枌社獨隔楓宸緬瞻朝著之班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二

獻歲初吉端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慶之會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體神蹈智抱一建中允迪蓍勳永膺孚祐德日新而有俶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寵光久嬰衰疾雲天在望惟緬想於句傳麋鹿與遊豈暫忘於率舞臣無任

三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月之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時萬體泰元而難老閱衆甫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紛郁想朝路以載欣傒日舒長與疇人而胥樂臣無任

四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永圖綏將純嘏撫五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日之華擊壤消搖樂得夏時之正臣無任

五

馭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斂諸福以代新方侔川至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臣無任

辭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駿奔焯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中謝伏念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苶然暮景攖以沈痾伏畎畝以負茲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為妨臣無任

辭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宮丕

享寰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中謝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監寐況宗祈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卽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於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於漢關臣無任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干旒扆雲天顯顯下賁丘園中謝臣憊矣微生頹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疢致隔清光伏蒙　皇帝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蔀昏難望尚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遺更獲堯雲之潤臣無任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駿奔弗獲內懷逋慢之誅寵答曰俞上荷眷憐之至中謝伏念臣久違祕近遂迫衰殘長負異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重煩矜允鴻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旅力已愆殞百身而何及臣無任

加食邑謝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誥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者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嘉中謝伏念臣尚負宿痾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祗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疎遂亦冒龍光此蓋皇帝陛下荷休駿庇斂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臣無任

二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祗服訓辭敢忘報禮臣無任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璽書加獎臺饋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榮耀中謝竊念臣才非秀穎勢又孤單方少也臣父教臣以爲己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以許國之節叨踰至此稱效缺然慈訓久孤每感劬勞之日恩頒薦至更慙明盛之朝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臣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斷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臣無任

二

慰藉溢言匪頒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以茫然中謝伏念臣謬簡神心叨陪大政以久孤之樸學當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裨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於劬勞臺饋有加更上煩於寵獎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施仁品物致禮臣鄰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憂樂所願輸勞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爲榮矧生己之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慙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書名閭史適在斯辰拜使家庭猥叨異數中謝伏念臣才非經國幸實遭時徒塵宰席之延初乏辰猶之告敢圖恩奬俯逮燕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寵厚近班率循前憲因令疵賤獲被龍光敢忘夙夜之勤以稱乾坤之施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臣男太子中允雱押賜臣生日禮物衣一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劬勞之感方愴於私懷寵奬之加更慙於異數中謝伏念臣早塵祿仕多歷歲年初無横草之勞但有敗林之愧進膺重任久曠隆恩敢圖誕毓之辰更冒匪頒之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惇修故事優眷近司屈聖制以褒嘉示殊私於錫予永惟叨昧彌積震驚撫己冥　亮難酬於盛德惟時忠慎竊自誓於愚誠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　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合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尚躐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寄屬仰誤眷憐已隳考翼之基重負母慈之教迫劬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駰駿靈珍琛奇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金卮淑旂多錫誠榮於既往鈒刀駑馬强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顧臣子敢忘於致死臣無任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伏蒙　聖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十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醫遣使已叨訓勉於褆身輟侍予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教言狎至感涕交流臣趣尚缺如遭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昧祿殖以挻災終貽罪疾伏遇　皇帝陛下地容天幬雲蔭露濡响吹晚出於更生拊偃申加於瀕死譬如造化難紀敘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臣無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膚使寵辭載華原隰寶奩珍劑加賁丘園臣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尚留聲履之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幬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臣無任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閑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絶捐大恩而不報彌所兢慙臣中謝伏念臣本出羇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閉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

微解澤頻繁於踈遨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上仁
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
戶坐蒙臨照之光苶然垂盡之病軀沱若横流之感
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
於九死臣無任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
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横草無功每恨棄軀之
晚負薪有疾仍慙制祿之優豈謂　陛下所摠萬機
不忘一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踦屨之遺仰荷眷私
唯知感涕臣無任

二

臣某言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軺便道復賜撫存（中謝）
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方宿疢
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慙於眷遇莫知上報徒永誓
於糜捐臣無任

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隆恩博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中謝）
臣久孤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付以便
安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窮問勞之恩先
至璽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冒
海隅寵綏臣庶簪屨之舊不忍於棄忘雲天之高每
存於庇幬永惟報効徒誓糜捐臣無任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第
士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晼晚餘年懼終莫報伏
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
重至仰煩眷奬特示閔憐中飭使軺備宣恩厚寵頒
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
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
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伏奉　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雱棺柩
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
比叨寵奬復以遺骨累恩臣（中謝）伏念臣舋積自躬
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
伏蒙　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
卽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
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欲報之心
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既衰之力莫知自効
之方臣無任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并別錄
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馬者慰藉溢言
上辜寵眷匪頒異數特荷慈憐臣晚以薄材嘗陪輿
運華原之簪未慭每辱矜收橋山之劍初遺獨悲淪
泪伏蒙　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遽被寵光
申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顧結草之殘魂
猶知報稱臣無任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攖癘敢意滄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卽
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

晌更蘇沓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愍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屢矜念厚軒幄眷深天弗籲而亦臨雲甫瞻而既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効顧未塡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汍瀾捫心躑躅臣無任

差張謂醫男雱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持差中使傳宣撫問幷賜臣男雱湯藥押沖靜處士張謂至本府醫治者蕞爾餘生備叨眷撫苶然賤息更荷哀憐中謝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賜曆日謝表

臣伏以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祿乃叨天指之加臣中謝竊以欽若昊穹靈承黎庶正時所以作事治曆所以明時恭惟 皇帝陛下道邁古初德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表敢圖幽屏亦誤寵頒徒尊閣以知榮曷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二

臣伏以清臺課曆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布四時之事閱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 皇帝陛下躬包曆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闔闢考觀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仰察觀之理概裁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先天誕告閏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不恭承 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天人和同之効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表

兩府待辠表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乞罷政事表一十三道
手詔令視事表
添差男旁勾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辭免司空表二道
乞致仕表

兩府待辠表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辠己以與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及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埸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瘝官若此即辠爲宜唯並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　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彞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志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退虜來朝當即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狥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無任

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　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　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己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刻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閽而再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採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犴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饔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彞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瞀可以叨居進言聰明罄陳危悃（中謝）伏念臣逮侍　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　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諏以萬機之事搆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　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

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
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疢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
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
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　皇帝
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
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
於異日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　手詔封還不
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　聖訓丁寧未蒙開
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
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
重罹於疢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
覯逢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
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慁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
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
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
下閔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
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
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封奏
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
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
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
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
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攖疢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
之詰誅何足汙上恩之奬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祗
荷顧憐重懷感悖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
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
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為朋將知所畏人宜盡
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尚冒寵靈之厚伏望
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既衰監近
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
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尚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
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
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
顧卑凡而自絕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
年而寖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　皇帝陛
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閔其積疢收還上宰之印章
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
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疢
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奬未賜矜從事有迫於
懇誠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
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
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
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
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

任矧復瞀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旅力或未憖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尚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謏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尚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瞀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　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瘝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愊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攖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總裁萬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瞀昏若由昧冒而無慙其必顛隮而不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獨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　陛下昭其悃愊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秉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　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含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　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　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羇孤旁無攸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

遭欲治之盛時實須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　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攘未就平成之敘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　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汙近司戇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瘵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躋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幷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至弊重爲疢疾之所攖偷假便州必負曠瘝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昧之慙伏望　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尚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三

臣某言軺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閻掃軌斯爲待盡之時莫府建旄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瘝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　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壇陛之鳥無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奬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軺係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尚恃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奬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王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

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　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郷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奬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竊言不忌詖行無慙論讋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為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　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瓿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靦以知慙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屨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緊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奬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　皇帝陛下俯徇所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者之園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愿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陘阨晚娛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為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繒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　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齎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軺馳授祗忝明恩家巷臥居敢叨虛奬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攖痾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緜力薄材適甘於屏弃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還令追寢贊書庶

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中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此表不曾奏發後檢見遺藁

臣某言竊以曠官嘗特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爲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升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二道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朞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謝翰林學士笏記
知常州謝上表
南郊進奉表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二道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明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二道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縟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閎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中謝恭惟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業祗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匱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傚實自睿謀歡成無彊乃惟衆志臣中謝竊以閟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志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祼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尚負宿痾聞釐事之既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

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
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
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
登麗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攖衰疾久隔清
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
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
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
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
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
惟　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
尤積悲惆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
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辦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
貊伏惟　太后比賢任姒纘慶塗莘秪協孫謀克襄
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
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
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
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
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聽含生臣符守所
攖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
宗之次哀號罔極退邇所同伏維　太皇太后功佐
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
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祏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
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
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
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
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　太皇太后諏辰協吉
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　皇帝陛下聖
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退邇一情臣無任

臣某言伏承　太皇太后神宫復土奄及返虞聖心
傷摧何以勝處恭惟　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
運輔佐保佑功施二朝粤自棄捐宫闈爰及襄事
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
報德内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欷臣伏限在遠無
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
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
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朞祥除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
朞祥仰惟　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
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
宫闈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
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
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寛釋俯慰
羣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
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郢王襄事有日靈輴即路伏惟　聖情
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
任

謝宰相笏記

祗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
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
聖功旁招儁良横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
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閎麗
賜以叨居中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
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　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
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
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悸眩之痾區區本懷
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
受禄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閑使有以臨
知罪其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寛惠四
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
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
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
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
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
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
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

任

南郊進奉表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斂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覯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旨於憲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讁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褫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 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會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繄薄材稱是煩使此蓋 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爝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蹈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瘝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筲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誅之憤眊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 陛下接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伏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膂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謝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匄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癃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悃愊無空敢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以　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棐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勑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郡章歸待辠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阸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尚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塡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癃昏憊耄可以久饕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　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　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强伏望　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壅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己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揔不一以臣審己誠不宜久叨權寵畏負　陛下任使之意伏惟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强力不足以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失而臣亦賴　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惓惓之私至于再三上慁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顓蒙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尚汚印紱爲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微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　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位者久跱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　陛下眷寵老臣之賜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圜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圜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偏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偏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荅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辠皆天命也人君能勑正則治不能勑正則亂所以勑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

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隳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　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諭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憧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辠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耻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耻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耻士大夫無廉耻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二年以敘磨勘之法以符

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二年以叙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辠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辠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

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旣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宂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宂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傜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皐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二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宂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

雜議封上取　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　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縁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强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汙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豶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汙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凴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頄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己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賁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己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

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與事之大者也弋與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臲卼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温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卽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袽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茀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

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恒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噬嗑者有閉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　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　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　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

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揚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敎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敎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

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

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毁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毁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

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絶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强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强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己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

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勑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詘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己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己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

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歛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歛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烝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敷能歛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孰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

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辠廢之而不畏也蓋煢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

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乎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辠五刑五用哉命有德

訐有辠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何也爕者和孰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彊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嚬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嚬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皐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冑子而皐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皐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

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士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為卜者五則其為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為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為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為禍者於文從咼咼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為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為强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為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為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為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為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為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

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

所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

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强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强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

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勑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勑法明罰勑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特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辠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辠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辠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

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兑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己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己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

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汚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强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

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蠱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

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跖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

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疏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為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

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恆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説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厎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閒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

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

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謏謏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二日而退二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

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

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

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夔說
鯀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勑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窮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臯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

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

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别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閒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趍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

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揚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强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

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楊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强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

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為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閔習

祿隱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

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

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遊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日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

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偏舉然其閒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幸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辰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頗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

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日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

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羮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

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皆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　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飲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䟽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

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倂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與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總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榷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己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己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鬻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刬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二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二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為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為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為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為己功烏在其為堯禹也又以為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二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

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後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郭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并集序附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錄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仲子正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擿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劫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

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執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為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群聖人之時賢後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拔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為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為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概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曰申曰呂曰齊曰許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士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與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二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

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與於汝南其後祖高
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
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
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
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
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
家令宂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
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
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
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
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
幹別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
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
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
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
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庾言告
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日同以身徇邊鄙賢者
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
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
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
之食已盡煑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
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
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
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
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觴宣歙間聞旁舍呻呼
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

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
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
皃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遊以規爲
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迥三
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祥符中　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
兄遂　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
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逖
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
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　太宗論邊事
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與元府起鄭侯廢
堰以利民治灃荊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
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
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
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
今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
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
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
章閣自　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
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如伯
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
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
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
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
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

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

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

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例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説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黄君所爲傳亦辯麗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吴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剎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説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絶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原书空白页

書

答韓求仁書
答龔深父書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答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答劉讀秀才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兔罝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襛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

祀爾非以謂北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辠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辠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衞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衞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辠行也以微辠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楊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士矣其行不可得而考

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顔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强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

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荅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命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辠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辠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辠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曰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荅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佗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 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 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 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荅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

息可平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苶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為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為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為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為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為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為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强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為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士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為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　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　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

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為經久之計而已　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埸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　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為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卨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强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强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强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

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諭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為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為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敘不宣

荅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為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荅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冰合此而成身衆生為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為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為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

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　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　聖訓徬徨跼踏無所容措某羇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皐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　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荅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與劉原父書
荅吳孝宗書二
荅錢公輔學士書
荅崔伯易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二
與吳特起書
與曾子山書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閤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膳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閤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閤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閑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閑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

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閤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閤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閤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閤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勢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勢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閤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為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為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為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為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

昏瞶不知所為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　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為也偷假歲月饕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為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閑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辠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瞭昏瞶侏儒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而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為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為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還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為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為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邅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

過蒙奬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褎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强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紛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閤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尚惟據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辠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奬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閤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騖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閤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荅吴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柰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楊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荅吴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

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荅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匭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辠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貺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匭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釁想能以理自釋

情累也某辠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爲逢原婿彼極多人欲婿之而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蚑蚑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七
與劉元忠待制書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答黎檢正書
與丁元珍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答王伯虎書
答段逢書
答姚闢書
答李參書
答史諷書
上邵學士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

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　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　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楊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皐鬱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瘖瘵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遊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皐鬱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遊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諜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敘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　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

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海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　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閒自愛

答黎檢正書 侁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即見爲恨饗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詗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辠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辠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

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閤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閤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辠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辠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日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弁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庇人以壯者之食而强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己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兹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荅李秀才書
荅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痼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痙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譏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　太祖武靖天下　真宗文持之

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躋天下屬己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日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奬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荅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二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荅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覩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閔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聳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攷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

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强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强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二月登舟而南浮江絶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兩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日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憖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寛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日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閤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

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閤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諮謨伏惟為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　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為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卽敘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為天下所嚮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為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惷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疏絕之罪者也然閤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敘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為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為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阨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還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謁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苟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

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兗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忘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閤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鄞於州為大邑某為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閤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閤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閤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閤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閤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閤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

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况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奬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吏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上張太博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二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孫少述書
答王該秘校書二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梲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憮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惷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兪跗疾毉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狠疾焉而不治則必欿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兪跗焉則少矣隱而虞兪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狠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狠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兪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

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訃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卽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不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

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閤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閤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兹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鈌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荅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値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强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别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敍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怖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荅王該祕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

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荅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荅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匱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絶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荅陳梲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荅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

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荅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輙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書

答郟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二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 復圭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答王逢原書
答王致先生書
回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答范峋提刑書二
答孫莘老書
答俞秀老書
答宋保國書
答熊伯通書二
答蔣頴叔書

答郟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令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秪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惕而痞喘稍瘳即苦瞀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疎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 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敘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

既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强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怍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鵩已領得感怍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怱怱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閤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

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已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十里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戸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柰何雨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内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己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黄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蘗之入今歲如何邑士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内此某所仰歎也

荅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柬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顔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僕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敘感日詷營從之東馳布悃愊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峋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諭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闕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敘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言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敘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惕餘非面敘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閒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虚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覲墓不獲追送瞻係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敘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諭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絶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卽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卽是無無卽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仕趙少保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敖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毁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屹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遽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洎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追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被悃悰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獎耆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聞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袞之歸豈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緜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晛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綸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迓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孚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二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綸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己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吝吏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荅高麗國王啓

伏以纖彊阻闊覲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旜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寀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歸賁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敖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强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輿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馳義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闊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負品題之賜每愧愚憧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汙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訏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　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騖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庇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瘝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　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柬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

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祗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懟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奬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借末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賓辨章之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怜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懟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懟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緡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翱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倍悃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悊尚屈謙虛况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沖守以對茂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噩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評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二儀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睎瞻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日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寖長惟動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耆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日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敘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日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奬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恧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毋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鎛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懃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

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節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汔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覩太平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苟禮之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衞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所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龎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二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　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儁偉　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悢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逞尚幸仁明儻存哀恕縻身於此望

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二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儁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眖華牋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評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疏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艴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荅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夠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問乃後門闌之廝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黴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絺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跳節以累含容之寛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賔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奬成將次郊闗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荅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敘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逑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既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曷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定海知縣啓
荅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詞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爲國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賫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日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吴都按部聳羣吏之廉隅陜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内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卽介圭而入覲佇參巖報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眞尚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蹐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剸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衛台衮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illegible]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illegible]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强濟出天姻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陛圖功卽膺於寵數屬闢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煩任磬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滕書而寵荅優爲禮兒略去等夷槩與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鎭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與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盲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嵓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疎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卽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衮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祲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秉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巖報旋屬圜虚耀很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憚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

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丕治一陶
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
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
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
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丕天懿
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
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
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
轓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
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顧
臻頤衞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
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
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
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
邦驟感神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
之孤風但傷閒闊恢台贊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
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
乏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
簡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
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

使臺峻右陜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晬召
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
肅宇蔭尚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揭來宄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
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簡
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
袞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
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
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奬
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枝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
雲尚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贄見敢謂
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賁塵容過形謙柄外惟
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
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
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稟連亦勞逸之均致
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覲鷗鸝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
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
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
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
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討思得壯猷曾無幾時
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顔使展獲拜於直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昭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寖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顔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己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颷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衮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傅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兹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温教獎以謙辭惟兹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還可拱而竢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剏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兹惷愚其卒芘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婿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姻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覿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卽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卽趨承惟加調護屽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愊敍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二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荅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畛叨綴戚姻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末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荅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悰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良副所望

荅戚郎中啓

阻闊風猷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屽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衮輔成欽四鄰之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光華之日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思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抃率同俯念空踈夙叨存記綰縣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侯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丏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徽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板即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愊進叩高明荷温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荅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至深叙陳不既

荅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覰以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筠天質純淪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為異數允荅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紱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為儀寖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質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膴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僉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逖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某啓辭闕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悚某官鄉材俊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翔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强濟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

之舘方指事以載功歧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熙天卽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頤海上之身寖爲俗吏瞻牓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敍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箾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遄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魄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宂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跫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 恩賜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己而慚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宫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微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屨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寶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閻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俛首干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與吒遂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輦試殊庭僅成骫骳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姸惡出成其稟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潔之尚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原书空白页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理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曆中甞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

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

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

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　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

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盛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　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　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至　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

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戸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二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迎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辛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徙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

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幷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愼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衞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衞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

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氿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甃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卭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毁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陂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

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膩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强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妓文記其年時妓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遊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遊閣焉使遊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遊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二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

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貲於宮之饒地取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二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

琢其章纘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秖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illegible]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illegible]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illegible]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姍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還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閒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皋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眂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己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責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　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娭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娭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娭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娭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庬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汙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汙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汙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為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

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己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己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㻞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壽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穎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二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閔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跪辭以賛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顔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蘩鬣分當先斃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晉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禭　無以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駉駉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遡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旐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執勤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晥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晝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

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
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
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
雲漢兮神昭晣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
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
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
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
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
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艤安知彌年乃見哭庭
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
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强明爲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
近畀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
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慭者則己行義既高位
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慭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
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襚
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奬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醻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醊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
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朞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藩帷有捄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强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倂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衆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子而不足以齒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兮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

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𡸕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㧺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泣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儁鶚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羇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閔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贏孰忤不强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膺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卽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二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末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鬣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躔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飜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二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强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嗇持門閫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寛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仵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愼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二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温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己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霔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曏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礴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懽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諭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汲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二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夭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賝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與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邅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襚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㮚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數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赦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為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信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二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赦還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赦還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還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尚中書門下建章事爲樞密使二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二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年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沂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旣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緣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沂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勑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二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籔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還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士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還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還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

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
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而公固求外鎭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
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
屛左右問事常聽用二年又求外鎭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鎭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鎭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
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蹔蹔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强以
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强必克維
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于良弼見國而已不
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蹔于一心綱紀庶物元
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
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
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耋天爲不謀德戴於年孰
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玞篆音作此銘詩陳
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為兒童狀貌凝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閱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為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還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　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　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　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　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勑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二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

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　天子而　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謚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真宗後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領領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虩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衞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嘉勞以手勑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錯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二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詑爾謀至疆勑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淛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讜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還自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泰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荊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幷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駮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掞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衞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衞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　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盧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盧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實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士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還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己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因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　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選饒州餘干縣令至

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　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内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二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衞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閒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聳身於家内外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
淮南江淛荊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銘并序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衞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 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壍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二年二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衞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日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适試秘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
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
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畫奇癧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
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
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
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　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
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
門衛大將軍逮　今上即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
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
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
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
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
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
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
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
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棻
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
使藻今爲右班殿直藥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
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
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
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
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淛荊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
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
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
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
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
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拯活甚
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
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
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
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
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即不均約
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

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𨤲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𨤲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淛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鶩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珏爭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淛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淛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淛荊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尚[illegible]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祁陽縣令故累贈至[illegible]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illegible]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illegible]

蕭氏[illegible]鄧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與唐[illegible]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illegible]禦戎有聲無諱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耆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絕然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荊淛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

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賷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戸食實封四百戸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懿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懿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瀾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
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
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
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辟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郞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淛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淛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　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　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　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　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

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强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瀾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北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 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瘉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還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 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己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儁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儁爲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閥閱行治

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儁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羣獻俁俁御于　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　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閉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牂牁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先生集卷第八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　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錄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櫬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定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

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
本官知渭州　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
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鎭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
衆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
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
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
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狠顧而憂方其國危子
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
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
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
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卽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
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
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還東上閤
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
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
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
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
還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强於平
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
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
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猒足其求必
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
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
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卽
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

以爲頵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
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卽皆
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
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
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
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
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
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二年召還
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
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鎭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
旣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
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
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
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
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
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
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
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　皇帝爲罷
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
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
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
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
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
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
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

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輙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　眞宗於兵事尤重愼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　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俁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譖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眞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　眞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　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還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還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二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還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己以非其事者城成　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

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還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衞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討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二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衞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鬭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二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二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次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　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

公知陳州過都　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　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二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　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爲四夷所憚而　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强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　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　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幷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　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諡字正臣之行治伐

閲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胚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柬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輙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壍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淞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己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遊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

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　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二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兹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諭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二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士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

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繄夫人之助夫人貧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蕃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兖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　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蘧璉捕答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餔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餔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

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

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

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

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還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還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辭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　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還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　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旣葬託邊事求見　上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　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還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還尚書禮部

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　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特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　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為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二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　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
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
乃興佐時宰飪調驪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
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
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
不終壽考揜詩於幽為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　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二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還爲太常博士移知端

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　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狠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旊斿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旊斿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

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瑇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賢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縕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二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礬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戸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戸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司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二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　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二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傭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戸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　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幷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言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

黄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士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男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宫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憚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諂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黄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殁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兹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彦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扆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彦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

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邛大邑告毋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居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偃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獄屋吏代之輸君爲抝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勑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　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讙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蟄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讞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陸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窾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　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士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二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嵩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二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衞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　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閉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感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　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二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還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　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冉陽吳氏生二男子長即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二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幷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論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鎭撫之以無事二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州讙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栲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悆志思恭愻憙悆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愖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　仁宗時度支君二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二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二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

月某甲子也與祖三男子藥蘊皆有文學藥許州臨
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㓜也四女子皆未
嫁云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憖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
德又將何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皐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皐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皐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歿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

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二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卽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日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二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

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欺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終　眞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秘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瓌玠珣爲進士二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旦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徂奮功以武詒祿子孫有蔚有文君以祖庇厥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竁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奬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旣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二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

死又遷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二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錞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旣爲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　能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二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淸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

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
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碣
內殿崇班錢君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閑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　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二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二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泂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蘄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

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埸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涕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

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强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强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二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二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强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强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强可扜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閉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顯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　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二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鑱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眂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二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

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　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旣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圮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酇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二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黄州黄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

國安富尊强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綧與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

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旣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詿一至訟庭及着械同詿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任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大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覊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强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
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
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
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
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
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
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二年四月丁亥卒
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
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
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
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
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　上恩及於無告
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也卽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
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
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
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
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
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
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
還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
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　太宗時自潞州錄
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
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
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　真宗之初而
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
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二男
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詵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
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真
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偁榮州錄事參軍
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
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昺及公之葬也以公
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
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
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
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
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
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
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
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
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
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
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
强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
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
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
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揔役者妄怒
以立威諸縣畏其紏劾莫敢校及笞公縣人公奪之

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忘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二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鼎潑賫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眞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卽得其姦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抜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旣歸　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豕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下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蓋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譏群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倣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旣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羇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二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

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執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爵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憖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滾滾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數曰吾既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强起之復數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二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頻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二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于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滾遂留家海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　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監察御史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太常博士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

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税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强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二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陵兮穴土以爲宫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　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戸至二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敕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

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

天子賜書奬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　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塹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士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疑疑之節因時乃發曰黜予咎匪仇予遏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二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摽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還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

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覩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爲江東掇發實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後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敎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敎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祗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予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韡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寔可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祕書丞年二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悒之亟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𣁿之少與其昆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　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寛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寃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彦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泰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二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寛民人施刻在己方飛方騫方升于天既錣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光其前作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彦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楊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祗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誣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賕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湑渥瀣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皐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二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

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廕爲楚州司戶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埜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二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二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鄆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稺穜秩穆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躊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衞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藉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愨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驪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强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顧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爲券應手即辨完蠹嘘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還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珉疾不治謁巫代毉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閲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閲最而除今 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種斂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

河避羅剎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俁彥俁歸而婺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鐩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賙族媚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麤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荊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荊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閱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譏之公察其言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二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

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斯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原

书

空

白

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昬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弃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為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札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為國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鏁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為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為特勑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

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　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勑有重於編勑而當改者數事　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乎如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殺之滅口　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貺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　仁宗即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潁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　今上即位還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攜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真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湜澄泳淵淑湘早卒漆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洙祕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祗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二年卜十月某日葬其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　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

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兖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强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辟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盧州朝廷弛茶摧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絶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寬字伯强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　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摧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

人曰是嘗泣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换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弃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為第一毋夫人終去位三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减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為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賕吏君第其課為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賕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即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初李氏既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為南人所慕君既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為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祕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二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鼎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鼎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為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弃閩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薅姦鉏彊以殖善柔均之利澤深蒔平耰乃登祿實尚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為韶州樂昌無為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晋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　今上即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為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為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

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爲銘銘曰

蘄曠平窾幽密工相方史諏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　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　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卽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治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璹試將作監主簿孫綖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熄而昌艱難徂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尚多顯服君勸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蘄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嘗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　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己獨拒之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大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詘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予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今銘以哀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錄事墓誌銘
郡公宗辯墓誌銘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華陰侯仲庬墓誌銘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將軍仲夔墓誌銘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　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荊南府王公為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為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為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　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　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為學者所歸至為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遷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已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為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荊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傜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　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已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為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己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為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為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閒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為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內修其大者為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為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為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為聞姓至唐之將士雄諸

孫頗陵夷始自鈌其譜士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伸伸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冏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絶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旣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于君播惠在畦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耶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瞻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徒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衞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

通事舍人祖諱廷温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
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
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　許王於
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
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
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
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强
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
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
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
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牐歲省卒二十一萬七
千人錢一百二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
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
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　宋與百年大
定於　太宗至　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
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
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
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
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
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
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
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
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强能吾嬴吾與之爲抗嬴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嬴
于强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
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
甸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
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
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
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
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
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
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
嫚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譎請求者又論不當
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
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
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恥以彈
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
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卞山至
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祔施氏生一子稚
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汶孫大正大成
大亨大鈞今尚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
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郛
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
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
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壠原之北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既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真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真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尚穉自將以下合貲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强頎而陽陽翼翼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珊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二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尚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閒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諷公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

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
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紬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
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
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
議上如公言於是 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
公寬厚卽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
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
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
公廉靜寬愼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二官
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
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檟有松
有鬱其岡不阤不騫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贄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
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廕
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
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
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後父母
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
忍貲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
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敎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
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
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
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令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孳
孳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
桐柏縣淮源鄉寶李祔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愼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
升太師平陽郡王謚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二子生數
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
獻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
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
之公旣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
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
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衞大將軍
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
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
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
黎州團練使仲縮右武衞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瑝右
武衞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右千牛衞將軍仲洐右
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
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
尚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貢明德能不外勤
維家之飭厥承訑訑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窀穸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迥之子贈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
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

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戸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佐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厖墓誌銘

公諱仲厖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　上爲不視朝一日内出司賔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尚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耆韓恭懿王諱元偓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康州刺史陳州團練使濰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　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内行治未嘗有讁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璆仲倣仲誘仲厎仲皜仲璆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彦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悦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illegible]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渤海郡夫人吴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扆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

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尚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韡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原书空白页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黄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二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閎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温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愠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悛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狠狠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满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飴背子祈以盡温凊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二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二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眂子慈眂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煦愉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縗絰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翺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顗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二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姒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硯開封府雍丘尉覢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覢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數莫能閒毀工詩善書强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鍊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二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敘曰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鳲鳩之德慈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勤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輿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

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閩余姓
母氏惟陳㷀㷀其行婉婉其仁嗇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二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臞事齋餕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
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
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
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
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諯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爲衞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爲國子博士嗣恭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爲尚書刑部郎中韓縝爲侍御史晁仲綽爲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傅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二云誰公配
嬀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
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既樹纛以相爲伯帝曰晉矣
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
出書五色玳首金葩褒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
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俾仁鳲鳩以母諸子
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錫維子之才
而錫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耆嗟此婉婉考終得願

作詩弁藏爲識新竁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黄裳之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還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　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還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匳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愠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曁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魂天游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嵩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閉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隮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咢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刲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衞太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

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二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鄞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黻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偁之母年八十二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姒慕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謙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二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揭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

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第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强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二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秘書丞蕡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參軍於是蕡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閑女子之方閔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二鞏牢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己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秘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雝雝上下順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二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有異狀爲　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　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二女男曰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迥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遨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逌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秘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齊州金鄉人商州團

練使守素者當　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　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既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隮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彼暴而興亦遡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梃梃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强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惲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爲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贄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之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　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藝其德公榮在朝　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爲大家自我承冀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婿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于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祗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灋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願者求以爲妻族人强之不可又强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二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轂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瀞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瀞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瀞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北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祗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于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衞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牛衞大將軍以嘉祐二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衞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

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專俯仰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賁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詵詵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遷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既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摛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粲兮容車之晥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摛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獬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遊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貲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饘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二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祗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原书空白页

王臨川文集後序

邑侯應君雲鶩刻荆公集成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鴈蕩而歸屬序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繄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覩也然而新法一行羣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爲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師郈費豈羣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況夷狄之逼中國豈啻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與哉世喪道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攣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覩遠意有所詑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寖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爲急猶人癰疽並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旣

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

加諸公是尙爲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忍之欲佚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貽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羣言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懥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禦擊恢復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爲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菴子序之詳矣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藴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優於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於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於臨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川敘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荊國王文公集成謂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於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圍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强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刓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夐别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糴穀賤則增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糴勢不免於借貸蘇潁濱曰天下之人無

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潁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旣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强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旣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冑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鬬聚而不散則偃蹇驕隋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掊刻之術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譏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抉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旣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閑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況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

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斂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籍使尤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脩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凉夏人右臂實維兹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解甲哉將

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慙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并軍營脩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己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鬨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買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構横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果皆善乎

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脩社約幷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幷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訏謨宜公槩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

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并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鹽筴委幣以斂州縣之轂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媢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居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

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寖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攣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蒭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蹄而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譽傾一世既已為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父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蠭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古人自脩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為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財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即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為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

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旦天未
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況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
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
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轘參夷之習未忘
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
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
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
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
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
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
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
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
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
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
況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
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
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
而公乃謂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
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
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
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
人槩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
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
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圮
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
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
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
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
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
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
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
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
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尤存不能不競不絿不剛
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
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
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
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

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汝明謹書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襍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哨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毋乃勦說時懟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脩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后學象山應雲鸑謹識